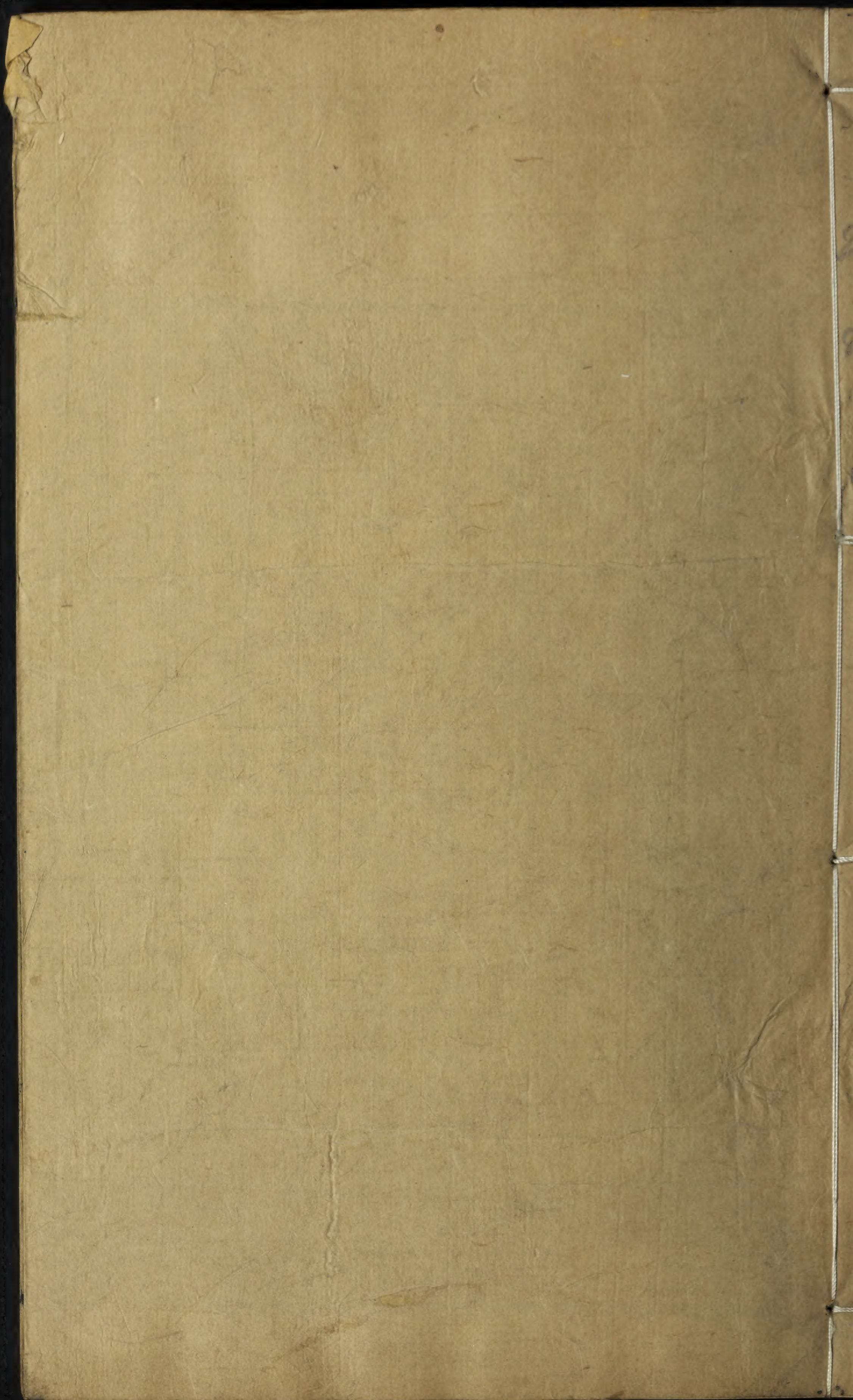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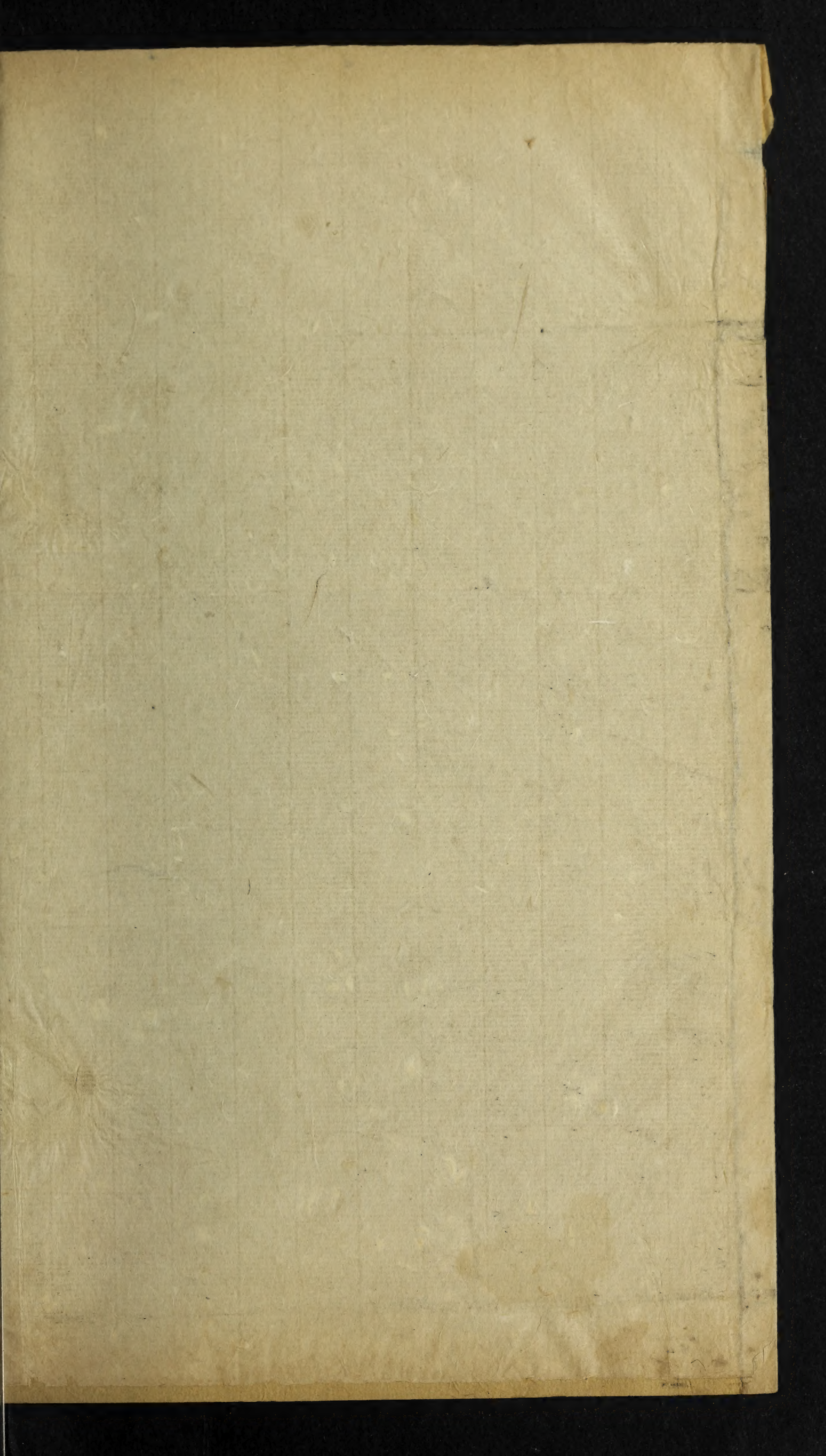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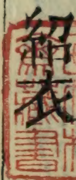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二

公是先生文鈔序

予嘗謂文章不本於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於機變權術至其虛憍恫喝之氣未流或一折而入於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於經者也而皆心折於公是先生蓋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於心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敵其文雄深雅健摹春

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爲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然聞先生垂殁戒其弟公非先生毋得遽出吾文百年後當自有知之者故其家藏遺集不肯輕以示人其後東萊水心始極口稱之列之歐王之閒先生之言似乎驗矣乃自元以來文章之道日衰先生之文復束高閣而幷其集俱不完然則不特以經術爲文之難卽取經術之文而知好之者亦難也先生春秋其傳於今者三種與七經小傳皆盛行總集七十五卷明文淵

閣已無足本相傳常熟錢氏嘗有公是公非仲馮三集而燬於火若吾鄉天一閣范氏江都葛氏崑山徐氏皆不過有原集之什一後得臨川侍郎李文穆堂本則視諸家倍之時方從永樂大典求前輩遺文得所未見者頗多因與侍郎合鈔訂爲二十四卷而命之曰文鈔從其實也先生尚有弟子記五卷乃學者答問之言皆有關於經學今亦不存其偶見於諸書所引者今爲編入附錄將以次緝公非之作幷及仲馮雖未免泰山豪芒之嘆然猶愈於幷此而失之也

唐說齋文鈔序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閒自爲朱子
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
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
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其以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
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幷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
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
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攷台州之案其爲
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
解於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削楊王韓回
書求爲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

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
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於善善之心也
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
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於朱子者也而津
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
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
於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
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言說齋自矜
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
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於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

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鄭峰眞隱漫錄題詞

史忠定王鄭峰眞隱漫錄五十卷天一閣范氏藏本也是在諸儲藏家俱未之有至予始鈔而傳之吾鄉宋人之集由忠定以前亦皆無傳當以是集爲首座矣忠定深於經學所著尚書周禮論語諸種予皆從永樂大典中鈔之而惜其不完也獨是集無恙至其直翁外集則不可得矣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

忠定蓄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茹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興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旣出而力薦之并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啓事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於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於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幸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

中耳吾故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留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搦爲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於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卽吹嘘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游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葢亦完人也已其詩文舂容大雅有承平之餘風所謂廟堂鐘呂之音也鄮峰眞隱者忠定家居時所署因築觀於月湖之南最稱佳勝卽竹洲也

明中葉後始廢先宮詹以爲別業去吾家不百步耳然則是集又吾湖上之文獻也

廣平先生類藁序

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公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遍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藁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

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淸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救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六百年以來遺稾脫落康熙中同里萬先生充宗求之其家得其奇零不完者四卷南雷寄之詩曰甬上舒公有舊文郵筒千里特相聞是也時南雷方輯宋儒學案爲撮其論道之精者以及常平義倉鹽法茶法保長學政諸科可以見之施行者其輯宋文鈔亦錄其尤予乃更釐定之是雖不足以盡文靖之文

然而其得存者亦幸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雖殘編要可寶也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四先生之後裔舒氏爲盛明嘉靖中建正學於府城者舒氏之後人也近巳頹矣予方謀重爲補葺而舒氏之後人復新之予喜其不忘先生之學統也乃勸以是彙付之梓人而序其首

二袁先生文鈔引

淳熙四先生之遺文惟慈湖之集尚完廣平則近世始得其殘編而絜齋先生父子與定川皆不可得予於永

樂大典中見二袁集大喜隨見卽鈔意謂可得還其足本而未及徧覽左降出都因念玉皇香案遙隔蓬萊未知他日尚得輟業焉否也乃卽所鈔而先編次之附以吾鄉志乘所載共得九卷絜齋居其五蒙齋居其四不猶愈於定川之無有耶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又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撥剡源之文統予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至爲史氏之私人而清容亦僅傳其文惜夫

黃南山先生傳家集序

南山先生遺集五十六卷藏於天一閣中予讀而歎曰是先正之緒言也先生所著之書爲儀禮戴記附注中庸脈絡大學旨歸經書補注道德經附注陰符經附注四明文獻錄寧波簡要志含山縣志其雜記爲海涵萬象錄予所見者二禮道德陰符之注四明文獻錄簡要志而已最後得是集據其孫存吾之序凡五編始就而其前此之散失者已不可收拾卽存吾所編云卷末附以經書補注含山志而今無有成化四明志又載有參同契綱領孫子綱領而今無有著述之不能保其必傳

如斯也明儒自成化弘治以前大宰篤實醇懋脫盡粉飾如月川敬軒康齋皆有躬行君子不激不隨之風至白沙出而氣象爲之一變先生之於諸公其伯仲也故讀其集信筆直道其胸之所有勤勤懇懇藻采盡落而以理勝其論大學古本武成詮次以及中庸三重之旨何嘗不異乎朱子而未嘗有意爲異正與後來諸公立意爭奇者迥然故先生雖不自預於能文之列而讀其文者不當以文觀之葢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虛剽襲之言顧世之所尚者文而已矣是以四百餘年以來泊如也存吾所編尚屬草本其中舛錯甚多予爲校理

而出之太羹腥魚之味非甘口腹者所知大帛大布之
冠衣非後文繡者所悉也先生由臺諫而爲監司皆以
剛正淸白有聲最後觸忤都御史李實左降合山致仕
築南山書院以講學亭年最高顧先生之聞道少時已
見其端其代父行役燕中也富室委産而不受力辭大
賈託女之嫌見者皆嚴事之而先生曰吾幸識理趣於
稺年者皆吾師遯翁先生之教遯翁名彥予族祖本心
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遯翁爲洪武中
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於先生故予讀先生之文未嘗
不三嘆於吾家之學統而茫然於弓冶之莫繼也

滎陽外史題詞

明廣信教授鄭先生千之所著滎陽外史一百卷吾鄉之以文章擅名於洪武時者也甬上文統自樓宣獻公始爲大家而王尚書深寧繼之深寧之徒爲戴戶部剡源剡源之徒爲袁學士淸容其與剡源並起者爲任山長松鄉是稱宋元五家迂齋本堂又其亞也暨於明初卽推先生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遂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昌其時楊徵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詭先生之文質以厚其於師

門稍爲轉手葢先生最留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於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先生嘗爲裴氏作著存堂記宋學士潛溪嘆曰使我執筆不能過之裴氏固請潛溪卒辭不作姚江趙古則於同輩尤服先生春秋之說其爲巨公心折如此先生所輯四明文獻至今流傳而其集希有朱檢討竹垞求明人集謂安得滎陽外史讀之者也予求之天乙閣范氏則在焉顧集本稱一百卷而成化郡志祇稱六十卷今范氏藏本則七十卷葢其孫假

之於人而失去不完予乃重爲詮次而序之明文莫盛於初年其醞釀於根柢者大率皆深厚而又恪守高曾之規矩所謂典刑未替者也其後漸衰漸变而别體錯出而不一彼其作者之心孰不有矜厲自高蔑視前人之氣而豈知其日趨而下也讀先生之文不禁爲之三嘆

呂語集粹序

洛閩遞興而後正學昌明語錄講義之書列屋兼車而明儒爲尤多其所發明皆各抒其所自得也然而渾涵平正一種或疑其爲正心誠意公家之言不足以竦發

靈機而語涉微奧者或不免出入二氏且非細參不足以見其妙也寧陵呂先生新吾明隆萬間醇儒也所著有呻吟語一書其言立身行己處事接物以及居官行政之道各明其生平所得力之處卽身說法洞徹乎物理人情能使迷者醒醒者懼懼者安如斯人及身痾癢之相關而怡然有所卽安也不以泥古者傷今復不以宜今者背古問學經綸一以貫之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而非世之張皇門戶哆陳頰舌者倫也予嘗讀姚江黃氏明儒學案言先生少時甚魯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豁然自是遂過目不忘

有是哉從事於口耳之無益而深造嘿成之神也先生揚歷中外胥人多所不悅加以閨範圖說之謗而世莫之信至誠足以自白也睢州湯文正公最愛讀此書博陵尹公因采其粹言梓爲四卷予愛之乃更勒於粵中以廣其傳先生之自序曰呻吟者病語也病語狂擇其未甚者存之予觀先生之論道體曰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茍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所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駭也又別錄曰明道之學蓋有得之佛老

者康節之學葢有得之莊列者然二公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亦非深於四氏者不能知此意也如斯二條其殆先生之所自以爲狂者乎今尹公之所采則無一語不近人情者而予復引此二條於題詞中以見先生之所自以爲狂者其實亦未嘗狂也

穉山先生殘集序

穉山先生殉節翁洲其遺集在補陀三元寺中浮屠敬中藏之以故紙反書磨糊汗漫不可識別萬農部履安求而手鈔之其四冊農部身後歸於叔子禂夫先生九沙編修之父也顧世未有得見者予不及侍禂夫先生

而九沙以忘分忘年之交待予最厚嘗請借鈔之九沙許諾顧以南北往來未及踐約而九沙家被火是集遂歸天上農部之得是集於補陀也尚有稗山叢談四冊其間過從雜沓之言紀聞紀夢靡所不載雖出率筆未盡成文而頗有關係者十之六農部未及鈔身後歸於少子石園先生予亦嘗得見之嘗語石園之子欲借歸摘鈔其中之可存者附之集後亦未及得而其子死家書蕩盡不知所之又嘗聞稗山先生在翁洲輯文史一書其中皆同時諸公之作足備桑海以來之史料者其部帙甚侈錢退山侍御兄弟曾及見之此尤勝國之寶

書而今亦不可問嗚呼兵火之際忠義之翰墨往往難
傳其幸而存者蓋百之一顧先生之集幸而傳者幾及
百年而復失之爲可恨也先生之殉節積薪文廟抱先
聖之栗主賦詩自焚浩然之氣復還太虛又何有於遺
集顧後死者之不能廣其傳於誰是問則予之罪也夫
今予家尚有先生詩文集一卷乃高隱君辰四物而先
贈公得之者又有歲寒松柏錄一卷乃陸隱君春明物
而先子得之者予乃合爲二卷序之而題曰稈山先生
殘集嗚呼此廣陵散之僅存者卽令斷曲單詞皆可起
愛而起敬也序成令錢君濬恭鈔一副本濬恭之尊公

太保乃先生門下而先殉者先生所錄文史其收太保之作最多皆今錢氏所無也濬恭鈔此集其應同此欷歔也已

吳少保文藁序

予鈔穉山吳公殘集惜其非足本五年之後得其文藁一卷於砌里李君甘谷其中尚有公之手筆焉喜其足以審證史事也爲編之集中而沈太保宸荃馮侍郎躋仲諸公所與公書亦附焉嗚呼海上之事殘斷者十九矣即以是卷言之閩人周侍郎之夔早年故與東林殊趣及亡國後皆言其殉難今讀公請卹疏則侍郎扼防

三山勞瘁而卒是其晩節固不可謂不善然非殉難也
歙人方侍郎端士本與孫熊諸公起江上最有勇錢忠
介公謂其能上馬殺敵下馬吟詩相傳其曾出師江上
大捷惜諸營無繼之者今讀公疏乃知其亦從亡海上
在閩以都御史撫上游在浙以侍郎副戎政至巳丑以
後始不見葢不知其所終矣禾人譚太常貞良挈家入
閩舉兵漳南以病卒今讀公請卹疏則其子吉璁是時
亦賜鄉貢進士爲中書舍人而其後諱之皆異聞也沈
督師廷揚贈戸部尚書以其本戸部侍郎也然則今明
史以爲兵部者非馬閣學思理諡忠宣曹尚書學佺諡

文忠王太常恩及謚忠忠襄皆出於公之所請李侍郎長祥亦從亡健跳然則野史以爲越中敗後卽行遯者非至如鄭彩之子以巳丑尚郡主讀之令人憤恨孫尚書延齡家屬盡爲　大兵繫於健跳讀之令人流涕更有大者監國以丙戌爲元年故野史皆於庚寅書五年辛卯書六年及讀公集乃知王自健跳入翁洲以諸臣之請更用庚寅爲元年有奉勅撰上詔書此所當爲表出者也公之請休在庚寅而是年尚有疏懇懇以王忽有內降之旨不由閣票正詞力諫可謂大臣矣嗚呼陸秀夫之日記鄧光薦之塡海錄後世惜其不可得見公書

雖不完要亦攷索之資也乃更爲之序

四明文獻錄題詞

吾鄉自鄭教授千之輯四明文獻集其於鄉先輩著述所存甚爲有功其後李處士孝謙預修永樂寧波府志畢又爲四明文獻錄以續千之之緒其書精博張制置之圖經非是錄幾不得傳然其書尚未分卷次葢垂成之作也予鈔自天一閣范氏重爲釐而次之自圖經後別爲二十四卷處士之至行見於舊志予不具錄其讀書則歷嘗受業於胡舜咨戴九靈楊彥常吳主一揭伯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尚有經書問難通鑑攷證許

心百忍箴注急就章解長律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其是錄之餘亦別有四明名賢記今亦不可得其後成化閒黃僉事南山亦有四明文獻錄葢因張太守之請而作則祗文種以下四十餘人之贊而已不比是錄之精博也

四明雅選題詞

明少參南江戴氏四明雅選三卷所輯吾鄉詩老五十七人葢廣宋高士宏之之集而爲之者也先是鄭千之有四明文獻集李孝謙有四明文獻錄皆兼言行而記之是後未有繼者宏之爲弘治中詩人乃專輯淇武以

來詩二卷而署之曰四明雅集嘉靖中李侍郎堇山既緝四明文獻志以掇二公之傳又思選詩而未就少參適得高士舊本乃令沈山人嘉則更論定而增多之共得五十七家更其名曰雅選其書未開雕而逝張尚書東沙從少參姪士光得之復增之爲四明風雅則所增者更數倍自東沙之選行而前此二本皆無稱矣予從范侍郎東明家得雅選鈔本乃知其前二卷即宏之之集也其後一卷則少參之選也詩閒有評薈綜羅輯晉亦具見前輩之留心於表章焉椎輪爲大輅之始則是書也詎非吾枌社之所當珍重者哉爰詮次其原委而

題之卷首

康熙寧波府志作少參傳謂少參於楊知州茂清得其父尚書碧川先生所輯先輩詩而增訂之攷之少參所自爲序無此語葢誤也少參又有四明文獻今亦不傳

永樂寧波府志題詞

成祖詔天下府州縣皆修志書時方修永樂大典天下之志皆入焉諸書皆以爲十七年所修攷大典成於永樂六年則志之修亦在六年以前也書專爲大典而作既貢書局未嘗付梓故今天下之傳永樂志者最少吾

鄉志書其爲吾家所藏者自宋以下無一不備所少者永樂志耳及鈔大典始得之是志也里人紀徵士宗德李處士孝謙爲之其書體例絕佳生平不喜袁淸容志謂其黨仕元之匪人沒前宋之遺事得此書以補之眞大快事也成化中楊實所修未見此書故過於略今而後枌社之志畢具矣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

予少時讀漢人平陵黃犢之謠以爲此一時義士生不能救死而謀葬之之作也若王子玠死諸義士有請尸之書有竊尸之舉溫公皆紀之通鑑文宋瑞死而張毅

夫亦以此垂名嗚呼是所謂附青雲而顯者矣錢忠介公之葬也諸義士合力營之其時閩南未盡底定海師尚在島中故豐碑幽誄以及啓攢祭告哀輓之作極盛亡國之大夫所未有也公既葬之數年閩之制府陳經征海道出黃巖嘗親往祭於墓下是非人心是非之公有脫略於忌諱者歟葬錄中人物之著者大學士劉公沂春忠介所薦同升相位者也都御史徐公孚遠忠介舊交也定西侯張名振平彝侯周鶴芝儀部紀許國忠介舊同事也尚寶葉進晟文忠公之孫海上曾改官翰林姚翼明曾官職方而是時爲僧卽所稱獨耀上人也

葬事出於葉姚二公之手最力闔僧預其勞者亦多俱詳錄中予嘗讀故都御史林公蘭菴集載甲午莊烈皇帝忽降神於浙所降之家驚問帝從何來則曰吾往臨故大學士錢肅樂之葬其家訝之已而聞公果以是日葬其事頗怪抑或忠臣所感信有之乎初公之卒也同里紀侍御衷文敔公弟子江上從公幕下丙戌以後隱太白山中鍵戸久矣至是忽失所在闕十旬始歸叩之則會公之喪也時侍御意欲爲公謀葬而不克公弟侍御肅圖官翁洲時亦嘗乞墓銘於大學士張肯堂未及作而翁洲陷閩中道梗至甲午而尚寶諸公卒成之吾

聞紀侍御之集家藏無恙其會喪之作有足以附之此
錄者行當訪而補之康熙丙子吾鄉陳公汝咸令漳浦
聞忠介墓田多被人據貽書古田令淸釐之繪圖以歸
錢氏予謂濬恭使皆附入葬錄中而倂紀其顛末焉

錢忠介公年譜引

錢忠介公事跡自乙酉六月以前皆譜以年乙酉六月
以後至戊子六月皆譜以月葢此三年中事跡繁多但
譜以年不能盡也史記年表之外別有月表今援其例
即於年譜之中寓月譜焉戊子六月以後無所用譜矣
而直引之附記其諸弟殉節之年及同事諸公殉節之

年以接於立後之年至丙戌益嘆忠介至是始有後亦幸其至是終有後也一綫之寄濬恭其勉之矣

楊氏葬錄序

楊氏四忠之喪謀其葬者始於王水功太常而不克卒成於石門曹給事遠思爲功甚巨竟其局者林太常藺菴與先贈公楊氏之族子始終有功於是舉者諸生式傅也葬錄一卷成於式傅述其事甚詳予少時求之式傅之後人不得歲在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曾孫貧甚困於屠顧能以表章先人爲急爲之起敬問以昭武遺書則散佚無有顧獨以楊氏葬錄來予驚

喜蓋楚石先生與昭武同被囚昭武獄中與楚石弟圓石爲兒女姻故是書存於李氏嗚呼楊氏兄弟死義其家靡有孑遺而遠思以圓石同年貢士地之相去八百餘里乃推愛於一門十棺同葬以同里諸公所未能者一人任之高義孰與京哉吾聞乙酉之夏遠思預於禾中城守之役僅而得免其後累以蠟書致海上頻遭不測蓋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時慕義強仁者比也嗚呼古今賢愚總隨大化以俱盡即鏡川之坏土今亦鞠爲荒邱惟是殉國之大節閔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終於不朽讀斯編者其尚有感於斯文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三

錢忠介公全集序

太保錢忠介公遺文舊分三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越中集則倡義以後畫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南征集則闕本也戊子以後公仲弟退山侍御藏之展轉柳車複壁之閒未幾季弟推官航海取正本以行僅存副本

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爲一集以付其子濬恭屬以謹收笥篋即至親密友不可出示故世莫得而見也而予家自先贈公崎嶇桑海所摭拾同事諸公文字其中頗有忠介之作予年來搜討故國遺音亦閒或得所未有於是濬恭捧其先集來與予互相讐校增補予驚喜不勝不知何以得此於濬恭也顧以爲卷帙不如仍前分集之善按年徵事惟分集易於有攷非敢妄改侍御定本乃依忠介之舊耳於是編次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碑記傳記及葬錄共四卷通爲

二十四卷以歸濬恭嗚呼文丞相指南集杜諸編後世奉爲德祐以後三朝史料陸丞相海上日錄君子惜其不傳忠介之集文陸之遺音也正氣堂集在未經倡義之先然讀丁孟榮傳則知公之蒿目於諸將也讀詩注所載福藩被禍宰執委諸氣數之說則知公之切齒於諸相也讀與堵牧游高之若書則知公之嘆息於諸牧守令長也至蘇松之民叛從逆諸家當事治之而公尚以爲當少原其心則公平日之所素定者何如歟而丙戌以後之作無論矣自明之季吾鄉號稱節義之區其可指而數者四十餘人而惟忠介暨蒼水二家之集得

傳其餘如眉仙彤菴躋仲篤菴長升嘿農竕安諸公益四十餘人中之表表者或不過斷簡殘編或并隻字不可得則是二家之集不亦與球璧同其矜貴也歟退之詆張許兩家子弟庸下不能表章先世名德今濬恭行年七十舌耕代食而凜然時以流於張許子弟爲憂蠅頭小字表章先世之遺文而名德所著因遺文而益爛使退之見之亦當爲之欣然更於三集之首弁以年譜使釐然有攷焉

張尚書集序

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後才筆横溢藻采繽紛大

略出華亭一派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於阨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顧其於王李之緒言稍參以神韻葢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爲節推於浙東行其敎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在海上徐都御史闇公故與人中同主社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雖然尚書之集日星河嶽所鍾三百年元氣所萃也而予以藝苑之巵言屑屑攷其源流之自陋矣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淒楚鬱結以肖其身之所涉歷葢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獨尚書之著述噌吰博大含鍾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

手一洗亡國之音故閻公之序欲以尚書所作而下唵嗑之可返此其故良有不可解者豈天地閒偉人固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蠣灘鼊背爲金湯以鮫人蜑戶爲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綫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於其閒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爲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鷺門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簽函二大簏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輩懼遺詭客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殘冊耿耿不可爇左右異而視之則尚

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間嗚呼尚
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粱父亢父所以成一
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祝融吳回所以呵護十九年之心
氣夫孰非天之所爲哉乃爲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詩
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已亥
紀事曰北征錄其十二卷附以鄉薦經義一卷予又爲
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
云

周先生囊雲集序

囊雲先生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公檗菴所以序之

已極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爲君子所譏囊雲貧乎上矣然吾讀其集則佛語何其多也曰此特其悲憤之放言耳夫屈子之爲文也其言至於杳冥荒誕而不可詰先生之佛語亦猶是也若其志哭太常墓則足以見其忠孝淵源終身自謂負師者亞其不肯負國者也志邵尚書墓直筆凜然其答王觀察書尤世人所傳誦其小者如不爲高祖東蕃府君乞入鄉校文字亦足以矯末俗予嘗見鄭所南謬餘集其中多佛語幾與先生同要之皆非釋門所得收拾先生詩亦自成一格舊

所定卷次未當今其雕本已焚於火予乃爲重定之文二卷詩二卷而序之於其端

觀日堂詩集序

春明先生觀日堂集六卷前太常林公序之董曉山先生又序之已足以盡先生之詩而先生之子經旦屬予重爲論定嗚呼宋謝臯羽作獨行之士月表又選天地閒集葢傳其人卽思傳其言也先生之人獨行表中人也先生之詩天地閒集中詩也今世好古之人其於臯羽一輩流連不置爲之攷索其生平搜尋其著作而如先生者其遺行固不甚表章於世其遺文亦無過而問

者可不爲之痛心歟華亭之二陸其才非流輩所幾赧焉入洛至使人大呼其祖父之名以問之而不自媿不知問者之深心也先生偕其兄力持苦節以不媿世臣之後今讀其詩淚痕隱隱行墨閒是豈華亭之所可及哉然而自先生喪失其家窶貧日甚經旦亦老病嘆諸孫之不學故以遺集屬予望爲傳之其亦可謂不忘其父者矣未知予文之力其能不負斯諾否也先生之與予家交誼最篤先族祖葦翁嘗貸金於先生因請以百尺西樓七閒歸之未及致而葦翁以國難死先生以其同袍澤也以券來歸益其義襟若此乃予爲先生作阡

表已備書其大節顧於吾家之事闕焉因序先生之集而見之

董戶部擘蘭集題詞

董戶部官江東其不屈於悍帥南雷先生作志銘詳之矣於其擘蘭集則略焉豈知戶部之大節讀其集尤令人淚淫淫下也戶部少受業於漳海講學大滌山房中其所著易學蓋猶漳海之緒言也倪文正公見其文大稱賞之七上公車不第會稽之棲令之司餉幾至殺身國亡遯跡荒郊甬上遺民極盛詩文亦極盛顧或筆力不足達其悲憤之意至於忼慨淋漓莫有過戶部者屈

宋之騷陶公之詩方謝之遊記皆荒唐綿渺故謬其詞
未嘗敢頌言不諱也而戶部恣其胸中所欲言是在古
今亡國大夫文字中獨成一格不祇同時諸公所不逮
也戶部於是集晚年手書裝潢極精題之曰擘蘭帖未
嘗示人其孫胡駿藏之篋中而胡駿出遊是集爲人攜
去予訪之未遇偶於陸丈書庫中得其藁本磨糊漫漶
亟喜而鈔之其五哀詩七哀詩舟山九歌六烈傳文筆
最壯餘亦皆哀輓之作爲多可當江東一小史也嗚呼
由丙戌迄甲辰戶部之偃息衡門者一十九年孰知其
昕夕悲慟如此者乎而戶部猶痛自刻責謂當時陳立

倩余武貞奮憤自溺何死不可共殉靦顏一誤謬於千里中夜耿之抑何其報國之歆然常不足也王雷之輩其亦可媿死也矣姚江邵給事之詹之任江東也諸野乘中無稱焉今讀戸部撓詩盛稱其建義之功借箸之策錢塘既破悲憤發疽而死哭之甚哀是又一異聞也幷紀之以質越中之熟於舊事者

馮侍郎遺書序

馮侍郎簞溪集已不傳而其所爲蘭易二卷蘭史一卷鞠小正一卷自課一卷眞至會約一卷先贈公書庫中有之或曰侍郎中興十二論尚有存者而求之未得乃

鈔得姚江黃氏所作墓志吾鄉董戶部次公所作簞溪始末皆并入焉蘭易以十二辟卦爲經故附之以十二月令而又有十二翼爲傳託言受之鹿亭田父其言蘭草今生大江以南者皆非屈騷所樹所紉然如漢高奮跡徒步系統三代天下所君則卽眞矣何僞之有必將求所謂九畹十畝者而種之皆反古之僇民也其言之憒而怪如此蘭史先之以九品之表有本紀有世家有列傳有外紀有外傳以爲使非蘭而擬於蘭者隸於蘭焉其言又與蘭易相反鞠小正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以秋九月爲正卽不奉宋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

晉所受代子減則思母故宋運當用魏德勝之抑鞠之爲言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徵嗚呼屈宋之悲鬱亦嘗荒唐其詞以自抒寫而侍郎之寄意則幾入於無何有之鄉而出之亦已過矣自課一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眞至會約一卷則其諸父都御史所爲而侍郎定其約者也附以上吳尚書箋則已丑所作也先贈公題其下曰此其晩年手定之藁及覆審別本果稍異焉侍郎之被戮也黃氏墓志以爲別將王昇來降請導軍以往侍郎以病不能行在灌頂山中昇竟得之高氏雪交亭集亦同而云不久王昇亦伏誅獨董

氏所記謂出於麾下陳甲既降復歸侍郎推心不疑遂爲內應被執於仗錫之三官寺予參攷舊聞則墓志是也嗚呼以侍郎之梗命

聖朝不得不戮之以警多方而要之亦諒其心故降將卒遭丁公之誅侍郎有知其亦可以瞑目矣

陸大行環堵集序

陸大行遺集散佚於兵火之餘者其嗣子攜入京未幾亦卒族父友仲先生故大行外孫也時亦客京亟攜之歸以與其孫又數十年而其家索予爲序向嘗聞之南雷先生以爲先生葢陳同甫辛幼安之流其古文詞鵬

鶩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其才多使天
假之年自見涯涘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伎生市交遊而
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之及讀先生遺集雖奇零非
完本然想見其磊落英奇如遇之眉宇也先生嘗言明
季士習之壞以爲少讀書吳中朋友親暱署其刺曰友
而止未幾而概名以社猶無乖於麗澤也未幾而更益
以盟其後噉名者日多踵事者日出聞聲肸蠁皆以此
稱謂張大其聲氣其盟主幾若齊秦之欲自帝於東西
署置同事名曰首勛擯排異已謂之屏放狂惑至此播
爲亂氣若瀾倒隄決莫之堙塞而登萊孔有德之難渠

魁遂亦以此相招集流寇因而倣焉夫人必身無亂氣而後可以理天下之亂故嘗馳書宣城沈眉生相期禁絕而狂惑不可戶喻可嘆也嗚呼由先生之言推之葢隱然此當時壇坫之徒於盜賊至以此動色相戒明季士風可以想見而先生以布衣諸生竊竊然懷天下之憂是豈徒抽青儷白求之文字閒者歟先生之死也以馮千戶之刺也當是時小朝廷如蝸戰武人大君莫可嬰也故朱閣部且死於方國安之手顧尚書死於賀君堯郎董戶部守諭亦幾死於王之仁以先生之芒角豈得免乎吾又嘆有明之儒者大率迂濶而乏才使得如

先生者早據時位而有爲未必無補於天下乃以三舍齋長困於賢書垂老得售而滄海揚塵書生報國不能以赤手搏虎狼身名與之俱斃豈不悲夫先生之文六卷詩二卷予稍爲沙汰其應酬之作定爲文四卷而詩無所刪焉先生嘗與先宗伯公子非堂先生讀書竹洲其後訂爲婚姻而集之得存亦以吾家則序之者莫予若也

朋鶴草堂集序

前大理寺左評事荔堂林公朋鶴草堂集共十二卷其中霜懷吟八卷則詩也葵向篇四卷則文也評事生平

著書於經學則有三易評林毛鄭會箋三易衍奧於史學則有明史大事紀聞明臣傳疏甲申以後丹史而甬東正氣錄蓋與徐監紀霜皐高員外隱學共爲之今其書多軼不可得矣朋鶴草堂集猶幸存僅失去文一卷甬東正氣錄亦存僅失去所選王評事文一卷予乃論定其詩精選得四百餘首文三十二首合爲六卷別求得王評事文補入正氣錄而評事之集即以編之正氣錄之後蓋評事固正氣錄中人也其著述亦正氣錄中一種也吾鄉當改步之時足稱忠義之區其幸而不死者皆不媿於古之逸民而風格最高者王太常水功與

評事也予嘗作評事墓表已述其大節兹者諦觀評事之書重其介未嘗不歎其愚夫天旣厭明人力莫可如何評事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潔巳不出其亦足以報國矣冠裳不改終身縞素其亦足以見先人矣而充其意似乎必欲揮魯陽之戈返西崦之日如醉如夢以相從於危機其所望於故家子弟必盡褢足不仕而後可是不亦愚乎南湖九子之集皆遺民也其一晚年稍通時貴之交評事與太常幾叱而絶之欲廢社其人謝過乃止其一巳逝或以其遺行可疑評事太息以爲前此弗之知特志之丹史中門人有官通參者正附要津評

事不之禮焉及其以罪投繯其家諱之而評事肇之以爲世戒自新朝之薦紳其不爲評事所拒者祗陳編修怡庭一人耳嗚呼其有不可及之愚也斯其所以有不可易之介也評事當甲申以前受業於戢山先生之門又從漳浦先生游歸而與華王二公爲鶴山書院之講斯朋鶴所由名也其可謂不媿師友者矣評事僅一孫今居天門山中微甚

雪交亭集序

前武部高公檗菴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閒著述也自

甲申以後分年爲紀至於癸巳而止又有特紀附紀凡忠臣義士烈婦皆有小傳并錄其人詩文之有關大節者而一時哀輓之作有關其人者亦預焉雪交亭者前閣部張公鯢淵之寓亭在翁洲其左爲梅其右爲棃每歲花開連枝接葉如雪閣部正命亭亦圮而浙東亡國大夫聡念不置故姚江黃都御史棃洲以名其亭於姚之黃竹浦武部以名其亭於鄞之萬竹嶼中武部生平著述極多其詩古文詞爲肘柳集其三度獄中得琴法於華公嘿農爲琴譜而所攷證鄉里故事爲敬止錄敬止錄部帙尤巨今聞氏所作鄞志辨黃公林辨大禹廟

皆本於武部顧藏於家無副本盡蝕於蠹琴譜亦不傳獨肘柳集尚無恙而雪交亭集手槀在陸先生春明家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雍正戊申予求故國遺事從陸氏得之爲之狂喜其後奔走京洛者十年乾隆戊午乃招武部之孫石華觀之石華肅拜手澤摩挲百遍潸然涕下因請鈔所有肘柳集見遺以易鈔此集予曰諾然石華年巳八十兩手不仁家貧甚不能蓄寫官雖有此約未及踐也而石華亦卒其子以大故無暇及此又不肯出其書將來肘柳集之得傳與否尚未可定則是集也武部之婆心碧血所成其可不廣鈔以傳之哉武

部之大節讀是集者如將遇之顧所紀止於癸巳其後如滇中死事諸公海上從亡諸公尚多武部卒於康熙初年當必有續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嗚呼故國喬木日以陵夷而遺文與之俱剝落徵文徵獻將於何所此予之所以累唏長歎而不能自已也

春酒堂文集序

鄭山先生以詩名甬上甲於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戶部次公謂其詩一晝二晝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以爲晨窻燈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宛春既乞予銘阡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爲去其十之五而存其有關於名

節者數十首次為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丈江樵最持標格其論先生尚嫌其未絕酬應遂以酬應而不無委蛇因有商容之誚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不交一人則持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尚書古卣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巳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於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魂斷他如謝氏宋槧漢書記石將軍廟碑睢陽廟碑柳敬亭傳觸目皆桑田之感

陸機陸雲鄭虔諸論悲憤尤深其上沈彤菴閣學書江瑤柱賦可謂不負知巳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刑於妻子者矣吾聞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被焚不存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沙汰雖嚴芒角愈出卽謂有光於其詩焉可矣

杲堂詩文續鈔序

李君甘谷出其王父杲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開雕命予任覆審之役予喟然歎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悕矣謝皐羽之卒也自其晞髮集游錄而外皆以殉葬故不存鄭所南沈心史於井底三百年而始出近有方韶父

之裔孫逢八頓首求其先集足本而不可得臯羽之幸而存者冬青之歲月西臺甲乙之姓氏尚成疑案所南之幸而得出者或且以爲姚叔祥之贋本由此觀之韶父之集之遇也難矣臯羽棄家客死所南無後其零落良不足怪韶父之後人賢矣而其生巳晚斯其所以爲好事之恨也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菴徐霜

皐范香谷陸披雲董曉山其祕鈔甚多然而半歸烏有

予苦搜得次公荔堂披雲三家於刼灰中水功隱學向

餘殘斷者存而象來正菴霜皐則不可得矣然諸公猶

非其絕無者若駱寒厓李玄象高廢翁則竟不可得即

以李氏而言戒翁碧臾其與先生其稱三李者也皆無

完集得貽於今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

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棲泊於虞淵咸池

之閒雖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所恃以為人所見

者此耳此即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而聽其消磨腐滅

夫豈竟晏然而已乎勃菀煩冤且將有所憑以為厲非

細故也甘谷表章舊德盡發羽陵之藏加以疏證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討論文獻者不至有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贋本之患詔後人之痛予益爲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
朝采薇采芝之音得以不終湮沒其亦賢子孫之樂也甘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予曰子能以此爲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濤也及其愈也始決意開雕然則先生之集之得傳也悕矣

礐樵先生集序

礐樵先生既出險貧不可支乃出遊尋倦而歸居城東

甪之薛蘿菴無日不讀書無日不鈔書有所得則次論之其著書之日見予所作先生墓表中今相去七十年耳先生子孫困於市井遺書無一存者并所著亦喪其十九予力求之得其賜隱樓古文要非足本祗鹿溪新語尚無恙而詩竟絕少到處捃摭不滿百首乃合編之爲八卷聊以存其一斑耳吾聞先生中年有春秋經傳纂注卽所稱魯書者也忽失去爰作大招廣招之此望思之詞以當臯復踰二十年而重得之南河狂喜祭以蒸豚酹以百花露酒同社諸公傳爲佳話豈意一返道山種種零落可爲流涕近者吾鄉後學茫然於桑梓典

型之望如先生者不過謂其能書豈知其詩古文詞縱稍耳食其詩古文詞要不知其經學史學之深沈博大至於故國大節足以麗日星而降霆電者則幾無一人能言之予留心者舊季漢獨行之士登月表者先生其眉目也先生對簿之詞忼慨光明足為臧洪一輩寫照底蘊且見原不僅在區區著述閒而於其著述亦正足窺其生平得力之所在釀之有素故一旦臨危遇難確乎不拔非匹夫卒然慕義因以成名者之比也然則因先生之大節而愈不能不惓惓於其著述者蓋亦斯人之同情而竟以叢殘厄之其亦如之何矣抑吾猶幸此

叢殘之不盡澌滅尚有足慰罔羅之願者方子之求先生書也幷得楊推官葬錄一卷中有先大父贈公與先生議葬推官兄弟始末予尤訢然樂而鈔之

耕石老人詩集序

耕石老人姓李氏名文純字一之又字姬伯鄞人也鄞之砌街李氏明室世臣國難後先生從父儀部頊於五君子之禍殉義其嗣子文亂僅而得脫同時九宗子姓樞部文杲農部文昱從亡而死樞部文纘亦以頊五君子之禍幾死評事文爟參軍允智坎壈以老先生同在諸公入幕之列顧別具保身之智不罹其難壽匿影奉

化之求郵事定始復入城亦不輕見一人其所唱酬止於兄弟時人稱為戒菴先生集中之詩以五律為長城深入唐人之室自其少時侍父宦蜀卽為撫軍都御史曠昭所賞訂忘年交晚歲律益細顧身後散失者十之五今僅存瓢貯四卷當時貯之於瓢者也先生嘗自歎曰昔人恨無知已欲以青蠅為弔客吾猶嫌其鬧未若枯竹頑石相與賞心風味殊不惡而先大父贈公諧之曰青蠅豈僅嫌之而已也夫北都之青蠅陽羨烏程武陵韓城井研是已夫南都之青蠅貴竹懷寧是已夫越都之青蠅戚畹之張毛閣臣之田謝是已是營營者乘

時而化不可方物或爲梟爲獍或爲鬼爲蜮方當投畀豺虎尚亟不食而謂但移牀以遠之閉門以拒之耶如吾戒菴者猶忠厚之論矣先生爲之欷歔流涕相對不語者竟日予讀先生之詩冲和雅淡絕無怨悱之音然亦尚有不能自禁者如新樂府秦舞陽一篇託辭於荆卿之降秦以詆故國諸臣之改節哭華嘿農王卣一詩二篇消魂於山陽之笛至若潮回京口風利石頭日月重開山川一洗則猶向丁鶴年海巢中有宣光綸旅之盼焉夫孰謂其守枯竹頭石以老者雖以是瓢爲中流之一壺可矣讀畢因述先贈公之語以序其端茫茫桑

海想見欷歔流涕時也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南雷先生之集累雕而未盡其稱南雷文案者凡四種而壬辰癸巳以前所輯曰始學菴集不預焉其稱南雷文定者又四種而壬申以後曰病榻集亦不預焉先生嘗欲合諸本芟定之爲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謂文約者慈谿鄭南谿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葢以有待不可謂其湮沒也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谿家盡取先生之草藁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爲據

於是義熙之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予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僞定爲四十四卷而廬山眞面目見矣先生之文果有更竄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其晚年手跡爲據惜乎南谿下世不得與其討論之

讀史通表序

在昔周秦之世百二十國各有寶書而又別有太古以來年紀則後世之年表也世本則後世之世表也皆與正史相輔而行是以旁行斜上之譜太史公猶及見之準以作史夫旣易編年爲紀傳則表尤重何也本紀世家總全史大綱其初如羣雄割裂合并之歲時其繼如

百官策拜罷免之事跡紛綸雜糅是非列行縈紆編字輯晉卿善會通者不能舉其要也以志而論宏若不關於表然予觀班氏百官公卿表勛階資格一一詳列而後備及其人之遷除是表中有志也其所載章采之制又兼輿服一門蔚宗於東漢百官蔑去邊韶崔寔延篤之表爲志則遷除闕如矣宋藝文志尚有東漢百官表一卷晉荀綽作百官表當屬舊史十八家所有而唐人去之遂以無徵新唐書方鎮表亦所以補地理志之不備以視五代史職方攷詳略懸遠巽巖嘗作江左方鎮年表不知尚有存否又有五代三衙將帥年表然則表固有足以兼志者而志不可以去表也其餘功臣

諸王外戚恩澤諸表封爵之籍賴以不泯故馬氏節略諸表載入封建攷中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世多詆其無補然未嘗不與官氏志相表裏也列傳所載更繁甲乙互混前後迭移大略以表正之或者名薄功微行事既不少概見姓氏又莫可附麗即籍本表以當附傳即其有傳者功罪事實傳中之所未備亦多於表見之故吳江朱處士鶴齡謂史既無表則傳不得不多傳愈多事愈繁而其中或反有漏而不舉者然則史之於表其所係爲何如也至於列朝史例不必相沿其因革離合之間當折衷以用之太史公依受命譜作秦楚之際月

表班氏并入異姓諸侯王表而月表之旨遂晦後世不復有作月表者皆班氏之失也漢魏隋唐之交不以月計之何能瞭然新唐書宗室世系表通敍諸房支葉然唐自天寶以前帝子之封王王子之封公者並有世爵可稽不比於宋天家子姓原以傳爵爲重不當混列遼史議公主不應作傳不知唐以安樂太平之故故特置之其餘史祇應如蔚宗附之后妃之末而刱爲表則又無謂也惟屬國蕃部表足與四裔列傳證明爲古人所未有而交聘往來古禮攸存又國事攸繫皆當追補元史三公之表但須歸諸宰相而以樞密院御史臺增入

之世有作通史者以檮昧之例求之當百世不易也予初讀二十一史即取諸表諦視略得其義蘊之所在以爲是固全史之經緯如肉貫丳非徒取充口耳雒誦三桓七穆以自夸者因思盡爲綜勒獨成一書但各史之未具者多以萬處士斯同所補爲據而萬氏之書尚多闕略因爲稍稍續葺更得如干其於前人所已有更爲疏證而審核之或閒遇訛錯則仿溫公攷異之例略加訂正聊以充讀史者之目錄

歷朝人物世表序

歐陽公表宰相世系讀者多以爲繁費無補不知唐以

前重族姓至勤宰相之力爲之講明歐公蓋有見於杜正倫李義府寡耻之徒故作此以別原委蓋范宣子之言世祿雖不可以當不朽而至於數典忘祖則古人笑之是可以見族姓之重原不自過江始也況故國之有世臣非徒喬木之謂封建既亡諸侯王之表不作而紀其系望以昭開國承家之旨君子尤於此感世運焉予撰讀史通表既竣別作歷朝人物世表二十卷合二千餘年之王侯將相卿尹牧守凡累世有見於史者卽牽連志其人代而儒林文苑亦附見焉其或陸陸無可書則雖蔭襲之烜赫門地之高華概削不錄懼蕪文也讀

者披覽之下若者家聲世接若者種惡代傳若者隕宗若者幹蠱是亦春秋之意已予友鄭篔谷檢討嘗語予科舉旣盛世家將替卽有明一代可見予於宰相傳中枚舉如崑山之顧合門仗節禾中之錢兄弟死事者凡十數家欲爲勝國系望生色嗟乎以九世之卿族預累朝之佐命此世家之極盛而陽源子弟之所嗤不知讀王謝世表者以其言爲然否也巽巖作王謝世表一卷

歷朝人物親表錄序

六朝重親表支系其見於史家者晉人有中表實錄齊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親表譜是蓋當時甄別族姓

之學所藉以相羽翼者平園謂天子以之定流品士大夫郎以之通婚姻也三唐以後科舉盛行於是世人不尚譜牒而此種書籍亦俱廢棄予謂爾雅於宗族之末卽以內外戚黨繼之葢數者雖非骨肉之親而其於五倫也如經之有緯故國家一代盛衰之運學業氣數强半由此而分雖或其中薰蕕雜出未嘗不有參錯然大畧可觀也予既撰歷朝人物世表因復仿前人之例作古今親表錄以補之其締姻帝室得預戚里者列之於首次則內外大臣皆以其於國事有關而推之至於儒林文苑因記魏楊遵彥謂魏收修國史論及諸家支葉

親姻過爲煩碎頗與前史之體不合收以中原喪亂譜牒遺軼是以具書其派斯亦宏長舊聞之意未可以穢史竟黜其言至子之所葺直爲古今人物起見非徒以存諸家之系望似較當塗更進一義而其書又孤行正史之外幷不必以遵彥所言爲嫌也其閒或參以議論者大率皆前人未發之隱如荀文若結連於常侍不特陽陵公世德之衰而可以見東京黨錮之餘氣節漸以墜地不待投身霸府而知之也張延賞不受李晟之昏則大歷以後朋黨之萌芽也荆公之有蔡卞其人本殊途而竟以成新法橫決之禍是又運會之有嘿主其閒

者也旁魄縱觀固不得以簿目之書盡之矣且夫江左河北門戸之習過甚乃至天子厭之爲之敢定甲乙猶有所謂禁婚之家支拄牢固是眞極重難返之勢若夫遭逢百六之世雜亂搶攘有如周伯仁之母則是錄也其所感不旣多乎哉是錄一以正史爲主其金石之遺文別集之錯見者亦附入焉葢溯濂溪之道脈者必推原於鄭向陸詵而愛山谷之詞翰者餘慶流於徐俯是雖正史之所不書要不謂非名教中之佳話也巳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王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

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巳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閒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良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開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曉曉攙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

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允者删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歎賞以為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前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為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

增補宋元兩上耆舊詩序

李隱君杲堂於甬上耆舊自謂用功多矣顧宋元諸公所佚者多殆未見其集耶杲堂向范侍郎天一閣求宋元人集乃史忠定王鄮峯漫錄在閣中有二部而亦失之豊清敏公補花詩載在宋文鑑而亦失之陳西麓之詩盛行於世而亦失之舉此三者其餘可知矣先公嘗手葺宋元甬上詩一十六卷以補杲堂之闕至數十家命不肖曰吾所見書不能備汝可隨所見續之不肖學殖荒落衣食奔走無以仰副先公之意謹再拜序之以俟後世之博雅者

帖經小課題詞

予主端溪講席未及期坊人裒諸生所業將以問世而乞言於予予歎曰粵中白沙泰泉諸先生講學之地也諸生勵勵從事於文非先正之所望也雖然文亦大有差等矣有見道之文有經世之文降而爲詞章之文而詞章之中差等亦正復不一又降而爲場屋科舉之文則本不可以文稱特以其依託遺經而推之而數百年來功名之徑所自出愚者遂以爲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端溪諸生前此亦未能脫然自拔於時風衆勢之中予至稍以經史之學導之其中亦多有志者雨聚笠宵續

燈相約不為世俗之文而曾未幾時其文果為之一變試以是集觀之不特不肯為場屋下劣之文若并不欲僅以詞章見者由是而進之未可量也諸生勉之矣夫粵中固白沙泰泉諸先生之講堂也

何餘士音序

吾鄉詩社其可攷者自宋元祐紹聖之間時則有若豐清敏公鄞江周公嬾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迂晁公之徒預焉建炎而後汪太府思溫薛衡州朋龜王宗正珩相與為五老之會以孝友倡鄉里敦龐之俗而唱酬亦日出乾道淳熙之閒丞相魏文節公杞史文惠

公浩並歸田張武子朱新仲柴張甫皆其東閣之彥寓公則王季彝葛天民之徒預焉綠野平原篇什極盛慶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忠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沚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爲詩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疏寮史友林別有詩壇則從事於苦吟者也史樞密宅之兄弟偕郎壻趙侍郎汝楳輩在湖上又爲一社咸淳而後甬上之士不見用禮部尚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州汪之林而下四十餘人一月爲一集顧其作少傳者宋之亡也遺老自相唱酬時則深寧王公爲主盟陳西麓尤工

詩寓公則舒閬風劉正仲之徒咸預焉已而有陳子翚
鄭奕夫徐本原章疊諸君嗣之淸容學士之家居也鹿
眠山人袁以兄弟相應和而蔣遠靜輩皆爲故家之良
其後則鄭以道蔣敬之王遂初稱繼霸焉是宋元三百
年中吾鄉社會之畧也人代日遠徵文徵獻誰有若正
考父其人者然而豪芒流落尚可收拾予嘗欲爲李杲
堂前輩補甬上耆舊錄首於此三致意焉明之詩社一
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尚書三舉於張東沙四舉於楊
泗陽五舉於先宮詹林泉之集是則杲堂序之詳矣六
舉則甲申以後遺老所會林評事荔堂有九人之序寓

公余生生有湖上七子之編高隱君鼓峰有石戸之吟其中詩稱極盛而尚未有人輯而彙之者承平而後詩盟中振鄭高州寒邨周卽墨證山姜編修湛園董秀才缶堂舒廣文後邨諸公爲一輩胡京兆鹿亭張大令萼山諸公又爲一輩雖其才力各有所至未盡足以語古人然要之高會之規矩所寓也數年以來前輩凋落珠槃之役將以歇絶予自京師歸連遭荼苦未能爲詩除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有眞率之約盃盤隨意淡旬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之遺事缺失多標其節目以爲題雖未能該備然頗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其敢謂

得與於斯文亦聊以志枌社之掌故亦未必無助乎爾會予又將有索食之行未能久預此良會同社諸公因裒集四月以來之作令予弁首予爲述舊聞以貽之而題之曰土音以志其爲里社之言也

重修桓溪全氏宗譜序

吾家宗譜肇自元代王先生應鳳所爲序至明則重修於直道介菴兩府君在弘治中而成於菊莊芹塘兩府君在正德中則楊尚書碧川序之然體例猶未密工部公重修在嘉靖中體例備矣宮詹公續之在萬歷中宮詹卒成於兼山府君釐爲二十八卷凡狀志碑傳之類

無不畢載正本藏於宮詹書庫副本藏於先贈公國難作贈公入山其書被火而宮詹書庫之本亦流傳於宗人無收拾者遂失其半所失在正德以前不可復輯宗人死幷其半亦幾失之先公急購而歸焉禱於列祖之靈魂搜夢卜以求所失之半頗聞其歸於錢唐宗人而再三求之不可得雍正甲辰以展墓入桓溪不肖侍行桓溪宗人多務力田茶鐺藥竈之間忽見有紙墨甚舊則正德中草譜也大喜然其書已斷爛盇始祖侍御公以下分爲東西前後中田南北八宅工部公以下南宅也今惟東宅田宅之譜完好無恙而其餘多有闕者先

公徧取影堂栗主首尾覆審始得粗備嘗太息謂萬編修九沙曰籍父數典忘祖識者知其無後然眉山蘇氏之先自渤海府君後失其世系者再正不敢如沈約魏收之誣祖以自欺也蓋自唐以來譜系之衰久矣夾漈號博物而序吾全氏世系自祥符登科全安石始吾家譜系之衰更久矣今吾闕其不可攷者存其可攷者後有人焉成吾志而竟其緒其庶幾乎於是方排纂文獻之爲舊譜所遺者又欲續萬歷以後五世家傳而不肖負戾牽連大故悲夫予家自宋以來父兄子弟所相詔相勉者皆重不言而躬行故咸淳八徵士之高風義田

宗老之卓行本然本心二先生之理學遯翁王翁修齋之詩詞皆傑然可傳而圖經所載無及之者不肖嘗以問之先公則曰蓋嘗聞之上世斯民之直道久已泯矣志乘之著錄大率以祿位聲勢爲主非是者弗預也本然先生嘗讀延祐志書而歎曰袁氏號賢者其狥私曲筆一至於此何況其餘因戒後世子孫不必求人作傳故自正德以前吾家皆以潛德自勵非是譜也不知先世之厚積如此也嗚呼爲善而不求聞於人斯其爲眞君子也然則是譜之傳所以示吾子孫之圭臬而當恪守而弗失者豈淺鮮哉桓溪之譜八百年矣服則已窮

姓則已殺屬則已竭而其未窮未殺未竭者舊德雖衰規矩尚存先疇雖減阡陌未散斯先公之所以惓惓而不能自已也於是不肖抆淚含豪百拜而爲之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鄞之董氏居於西廂者最大蓋自東漢徵君之後累遷之四方及晚宋復遷於鄞又由鄞而遷慈至明初梅隱先生復居於鄞其譜嘗累輯矣今年董氏之賢者曰嵩愚樂商學修重論定之而商榷於予其自梅隱先生以後蓋良譜也而遞推而前者有可疑焉夫何以徵其良也鄞之南湖亦有董氏其最著者有明殉難兵科都給

事中志寧是也精忠大節足重一代鄞之北郊亦有董氏其最著者有明戸部郎守諭是也碩學高行蔚爲人師是皆嘗與西廂諸董敍兄弟之歡者而譜中弗敢收焉其愼也然則何以自梅隱先生而上漫無依據任心附會質之唐宋正史之系望而不合攷之宋元舊志之支屬而不合夫數典而忘祖不可爲也扳援華胄而誣祖尤不可爲也今董氏之載筆者能嚴之於一二十世之中而忽之於一二十世之上是何以故乃爲書一通抉摘其誤之甚者以告之而耑愚兄弟曰善是皆出吾慈水舊譜之所載者先人亦嘗疑之而弗敢遽删也今

得吾子之言既明且淸請溝而出之仍歸之慈水之舊譜而今本弗令雜焉予喜其兄弟之虛衷也遂爲更定其凡例而甄別之爲書一十六卷皆其可信者也嗚呼自宋以後譜序巳亡予嘗欲纂甬上世家支系表稍以爲同里正氏族之源流弗令庸妄人得謬相因託而忽忽未就也甬上世家之譜惟槎湖張氏最精先宮詹公修吾家譜實取法焉其後秣陵焦文端公登其目於國史之志今董氏之譜其足以嗣響也夫

九日行菴文讌圖序

揚州爲江北大都會居民連甍接檣笙歌輿從竟日喧

聚其於淸歌雅集葢罕矣城北天寧寺爲晉謝公駐節時所遊息其中有行菴吾友馬君嶰谷半查兄弟之小築也地不踰五畝而老樹古藤森蔚相望皆千百年物間以修竹春鳥秋蟲更唱迭和曲廊高榭位置閒適出門未數百步卽黃塵濁流極目令人作惡一至此間蕭然有山林之思乾隆八年九日嶰谷兄弟招集同社一十四人祀陶公出所藏仇實父白描像懸於閣上各賦一詩予方留滯西泠未得預也又踰旬而予至諸君方擬繪圖記之嶰谷曰此中不可無君乃以展日更舉令予得陪卷軸之末而洪君曲溪雨度皆以病失約然故

吟社中人也亦補入焉予太息謂嶰谷曰謝公之風流千古如在然公遊息於斯也則與東山賓從之樂稍不同矣公之爲是行也蓋以符氏之亂思北定中原也而其時公已困於讒口不自安於朝雖在河朔極有可乘之會而神明內索徘徊不能自前老師左次卒無尺寸之功坐失事幾吾每過召伯之埭弔法雲之荒祠未嘗不喟然三歎以爲明德之衰也至若九日嘉名陶公高格固在羲皇懷葛之閒然而讀其止酒之詩蒼梧漢水之感則黃花白酒盞亦不得已而寄情焉者也今吾輩生逢太平之世書淫墨癖是處留連胸次中了無一事

為江湖之幸民論人雖甚媿論其時與地則不可不私相慶也諸君曰善圖之詳已見於厲君樊榭記中一十四人者胡都御史復齋唐翰林南軒皆楚產厲徵君樊榭陳隱君竹町與予皆浙產王徵君梅岕則吳產餘皆居於揚者予之許序斯圖也三年於茲今夏重披圖捉筆而南軒已化為異物矣為之惘惘

公車徵士錄題詞

科舉簿目有出自官者有出自私者東觀奏記鄭灝知舉宣宗敕科名記灝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進士及諸科登名者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勅付

翰林幷著爲例以後逐年編次唐志又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氏科第錄十六卷李氏登科記二卷以訖於樂史蔡元翰洪适所輯此皆廟堂所以備科名故事者卽今禮部春試直省秋試所有進呈試錄是也館閣書目又有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起興元元年至大中七年宋敏求續之是後同年小錄同歲名諸書相繼不替則在下者所輯以志一時同岑之盛卽今春秋二試所有齒錄是也蓋致其所自始則漢時已有之孔叢子孔季彥曰今之上計追紀先君下錄子弟同盟締素是其簿目之祖乎詞科之在唐宋投牒請試先

獻所業於典未爲甚隆

國朝則出自大臣之薦剡而以鶴書致之月給農部之金以需試期是漢人公車門待士之制也予作詞科摭言於已未百八十六徵士已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爲書之其撥今科則尚未能遽成書也乃先取同薦諸公姓氏里居世系合爲一錄攷漢晁冢令唐張文獻對策皆先序其舉主故於是錄亦以舉主先之夫公車之辟出於尋常科舉之上則是錄固非春秋科目二簿之比而要其所以爲公車重以無負大對者當何如歟

重葺岳陽樓志序　代作

岳陽樓之著也自唐始然張燕公趙冬曦則但稱南樓崔魯則別稱洞庭樓李羣玉則稱驛樓而更追而溯之顏光祿當六朝時已稱之爲巴陵城樓或曰別自有樓非一地也或曰一樓而異名也葢世遠莫之能明而以諸公之詩證之則似卽此樓爲近之惟洞庭爲湖南之勝岳陽又爲洞庭之勝而其所以得文正之記以著於天下則實自太守滕公子京乃志之所由始也滕公爲安定先生高弟其才跅弛千古讀其上范公之書以求此記其詞嶒竑轇轕筆力浩大世但知文正之記之工足與少陵襄陽之詩相配而不知子京之書已足與文

正之記相配所謂山川之靈非偉人之文不足以發之者斯之謂矣嗣是以來有明三百年代有續編而亦多所殘失如滕公所稱丁侍郎夏尚書諸作不可得而見矣予承乏之一麾閒爲之補其遺佚序其紊亂而重雕之自慙譾劣不足以望子京以振斯樓其聊以充三湘之掌故焉爾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吾友仁和丁君敬身今世之隱君子也少不喜治舉子業沈酣穿穴於古人之書然家貧甚其二親皆年高敬身本郊居日賣米以供甘旨左手操釜庾右手挾書戶外之屨問字與請糴者半予戲之曰昔宛陵先生言盧陵自欲爲昌黎乃以我爲孟郊今諸公多謬推予爲竹垞將屈公爲周篔敬身曰謹如約但吾所著西湖金石

文字錄需君序之敬身最留心史事嘗搴集古錄序以爲殘碑斷碣每足與紀傳正其闕謬非徒以詞翰之工區區取玩研席而所居適在舊都往往杖策懷乾糒獨遊空山經過一古寺一荒塋即婆娑其閒少有所得若載七寶裝以歸自南宋二百年以來帝王戚畹之營建將相之居停騷人俠客之寄寓凡吾輩攷據而未悉者以問敬身輒欣然胠篋旁推曲證如寘諸掌予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最畧得敬身之錄所補不少西湖四山之中多有遊人所未至者一日敬身周走南北兩峯徑入深處有事於摩搨突有一虎肩摩而過山人踉蹌逬

散敬身不知也日間既多俗務夜分卽手鈔之十年間其書裒然告成箋疏確鑿而未有有力者梓之以行世嗟乎後世士不嗜古或間有嗜之者而力不足以售其志熹平政始石經六朝牧伯以爲柱礎之用又况其餘耶敬身以一布衣躑躅湖山爬梳金石雖其書止於一隅而其事關於一代不已偉哉予因諧敬身曰周篔特詞人耳不若君是書之必傳也敬身曰然則尤賴子之文以壯之予雖媿不敢當然不敢辭作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厲太鴻湖船錄序

雍正己酉吾友厲二太鴻相遇於揚以所輯湖船錄示予且令弁一言於其首是年予入京師東臨碣石以觀滄澥辛亥南下太鴻方臥病不得一握手明年予復北轅轉盼五載偶過唐丈南軒座上則太鴻之書在焉不禁悵觸於平山之諸因輒濡筆爲文以寄之西湖爲唐宋以來帝王都邑一舉目皆故蹟太鴻蒐金石之遺文足以證史傳訪池臺亭榭之舊事足以補志乘而獨惓惓於蘭槳桂棹之閒繁舉而屑數之說者以爲是騷人之結習學士之閒情也雖然太鴻之志則固有不盡於此者江南佳麗西湖實出廣陵平江之上至若高呂妖

亂法雲山光諸寺爲墟淮張割據虎邱亦遭城築獨西
湖自開闢以來茲無血瀑魂風之警畫舫笙歌不震不
動是固浮家泛宅之徒所不能不覘爲福地者然而時
値雍平人民豐樂相與徵歌選舞窮極勝情泛桃花者
除不祥投楝葉者觀競渡妖姬操櫂歌兒蕩楫唱河女
和竹枝當斯時也鹿頭燕尾亦其匆忙而舟子聲價俱
爲雄長若其邅會稍涉陵夷則冶遊漸復闌散艘蕭
寥聊備不時之需郎有行吟之客憔悴來過落日荒江
不覺減色是以李文叔記洛陽名園以驗中州之盛衰
而魏鶴山謂花竹和氣足徵民生安樂者其即太鴻之

志也夫嗟夫太鴻以掞天之才十載不上計車荷衣槲笠流連於搖碧之齋不繫之園而予歷陸風塵未有寧晷太鴻覩茲文也其能弗動勞人之念哉

王右丞詩箋序

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蕢萃羣書削去華葉有是哉其旣博且精也人代日遠衆言紛綸李嘉祐絕無白鷺黃鸝之句而或妄誣右丞之蹈襲向微晁子止辨之彼燕說之謬寧有窮耶此猶其小者右丞以遺世之高致而見汙於偽命至今遺議未已松谷爲之一洗其沈屈其言平允足比於眉山之雪太

白予謂是時天子入蜀東宮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乘閒自脫向行在耳豈知託病不遂致遭維縶斯烈士之所以致戒於委蛇也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於生平波蕩之後籍口昔入山妖水怪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斯則論世者之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不與松谷之旨互相發也即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古松紫竹同屬唐人佞佛之習而右丞標格尤其所近若其弟夏卿爲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閒欲以施之廟宁可謂不善學者也是皆右丞生平之概而說詩者所當

知因松谷之索序也爲并及之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世傳荆公讀昌谷詩所譏雁門太守行語蔡寛夫詩説辨之以爲此不知詩者之言必非荆公所有然未有以明證之者近偶憶臨川集古風集句送吳顯道一篇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荆公有取於此句則世所傳眞老頭巾之附會耳予友史雪汀注昌谷詩屬予爲序予書此簡請以附之卷末雍正癸卯正月望日

宋詩紀事序

厲徵士樊榭以所著宋詩紀事百卷索予爲序樊榭所

見宋人集於朋輩中爲最多而又求之詩話畫錄山經地志說部雖其人無完作者亦收其片詞隻句以傳之蒐輯晉之功十年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歷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練竝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竝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淸虛便利之調

行之見賞於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後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相率爲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詩又一變葢此三百五十年中更番閒出如晉楚狎主齊盟風氣皆因乎作者而遷而要莫能相掩也然而詩之爲道葢性靈之所在不必謂大家之落筆皆可傳也卽景卽物會心不遠脫口而出或成名句則非言門戶者所能盡也樊榭之爲是葢意存乎收羅廢墜故薈萃唯恐有遺正以見詩之有得於風雅之遺者旁搜遠取不必盡在大家而又得因其詩以傳其人使不與草木同朽則亦表章之功所寄

也既各爲其人小傳使得知其姓氏里居爵位世系又采前人詩話以附之其中有足以補史氏之闕者豈非藝苑之津梁乎而作者之心亦苦矣予於永樂大典中見宋人集爲世無者尚百數十家樊榭聞之大喜亟貽書令予鈔錄以補其所不足予既諾之而左降出都矣事故有待姑先以此行世也

湯侍郎集序

前吏部侍郎西厓湯公以詩名世者四十餘年其懷清堂集生前未及編次身後門下士王君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遺書散佚并是集亦爲人所

縣而有之前浙撫吏部侍郎崑圃黃公罷官僑居吳中
聞之悵惋爲追理而得之復以歸諸湯氏鈔副本藏家
而命予弁首予聞侍郎爲掌科出視河南學政清苦無
雙河南之士類至今猶交口頌其廉及入爲少宰回翔
槐棘之間聲名反減於前說者謂侍郎以二十年偉望
深荷
聖祖眷睞諦觀晩節不無慚德又或者謂侍郎暮年善
病門舊弟子因其
宸眷之隆竊以自營其私嗚呼大臣之末路最爲難保
一有疏虞百口莫雪雖欲爲之鑒原終何辭於責備此

可以爲君子歲寒之戒也雖然以
國朝之詩宿言之百年以來海內之所共輸心者莫如
新城若吾浙中之所共歛衽者莫如秀水二家之外無
或先於侍郎者此非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善乎
崑圃前輩之言曰侍郎勳名操履他年國史自有定論
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言欲謂非文苑之渠詞人之
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寧非後死之
媿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與人事此乃木彊無情之言不
可訓也時座客聞此言皆其爲欷歔於邑久之抑予又
聞侍郎之引進後學亦自有不可及者歲在庚子里中

厲徵君樊榭以計車北上侍郎觀其詩深賞之置酒殷勤因掃榻欲延之邸中樊榭爲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謝而歸說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賢樊榭之不因人熱嗚呼侍郎當日奔走幕府者如雲小生下士或以不得梯接爲恨一坏未乾空庭可張雀羅蓋有荷其卵翼之恩官至獨座而漠然視其子弟若路人者獨崑圃以騷雅之僻與雪子樊榭及予數人酉連宵嘅空堂相對執卷躑躅可爲長歎者也

楊企山文集序

同年楊編修企山不相見者七年癸亥之冬遇於江都

出其詩古文詞如干卷令予爲之序向嘗與臨川李丈穆堂數詞苑掌故百年以來一門祖孫父子相繼官翰詹坊局者天下之大不過十家江南則武進楊氏最先次之溧陽史氏桐城張氏常熟蔣氏長洲韓氏浙中則錢唐徐氏歸安嚴氏沈氏直隸則靜海勵氏近日江南又得長洲繆氏而其餘無有也楊氏一門四世七人其登一甲者二人尤爲希遘雖然今世詞苑之以資地自雄自有明始也而詞苑文章之誚亦自有明始洪永以後東里蒙泉西厓守溪匏菴圭峰諸公質有其文一本高曾之規矩過此以往漸以就衰荆川大洲南沙不過

數人其後詞苑之作幾不復爲通人所寓目澹園石簣
思爲中流之一壺而才力不足以語乎古著霞黃離春
容大雅之音而根柢稍淺鴻寶石齋以學行重而弗盡
醇蒙叟力追八家而累於排比詞苑文章之難有如此
乃知浪負淸華之選者其已多也
聖朝鼓吹休明諸老先輩之以文鳴者盛矣予生也晚
所及見者似少孱焉望溪石源穆堂之次其以經學史
學發爲文章農先學士其人也企山親禀學士之教涵
濡醞釀蓋已有年其不爲世俗之文章所汨沒而卓然
有得於汲古者行且爲詞苑吐奎婁之氣而一洗折楊

皇華之恥使後世有如巽巖李氏作詞苑年表者不僅僅以累葉花磚夸西清系胄之盛而以克紹其家聲爲難是則企山之資地也企山之作其才宏肆其法謹嚴其氣息春容而大雅由是而進之陶鑄萬有貫穿一切吾未有以測其所至其足爲諸老先輩之替人無疑予初入京即荷學士過情之獎得聆論文之緒十年拓落已見二毛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企山其勿以吾言爲妄然卒勿以充同直諸公胡葵之語也

愛宜堂集序

愛宜堂者開府常公官山西時

世宗憲皇帝以潛藩降香五臺所
賜奎墨也公之自敍詳矣及撫軍浙河遂以名其集公
以文武憲邦之任顧吏事之餘不廢著作歲在乙丑郵
筒傳致詩古文詞下問於予予得讀而序之在昔歐陽
兗公之文章足以嗣孟荀倖遷固擬韓李矣顧兗公平
日每不談文章而談吏治今公揚歷
三朝累持旄節勳名在江右在淮上在浙河東西說者
以爲公之專精者吏治也顧其於文章惓惓不置予嘗
講求其故知二公之跡則異而道則同兗公以文章著
名當時戸外之屨不過求得其立言之法兗公欲學者

從事於有用之經濟而不徒汨沒於無益之詞華故其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公以吏治起家若根柢薄劣亦自無暇更分心於儒苑乃公之經世務者皆本經術則其所以潤色鴻業兢兢非彝訓之旁流乎夫咿唔佔畢從事於雕蟲之技以鳴其抽青儷白之工者委巷下士之文也訏謨遠猷發爲典冊春容乎鐘呂之音者廟堂元老之文也

國家值承平之會必有大臣出而鼓吹休明以追卷阿天保之盛卽以堯公同時言之其三省二府諸耆艾如韓魏公范文正公文潞公蔡忠惠公之徒莫非有德有

言穆如清風者蓋一代之元氣川嶽苞符於焉憑寄試
讀公之集淵源本乎忠孝涵養底於和平函雅故通古
今其眞
聖代之儒臣可不謂之巨手歟往予在祕閣公方撫軍
江右江右之薦紳先生如前大學士高安朱文清公前
侍郎臨川李公南昌萬翰林孺廬皆予三館師友晨夕
追隨每爲予盛稱公之著作已而公入爲京卿幸從班
行之末瞻望丰采冀得一窺武庫之藏而予遽以左降
南歸公督漕淮上淮之寓公天門唐翰林南軒亦爲予
言公之宏奬風流篤嗜問學迨移鎭吾土予伏處菰蘆

不敢以閒放之身妄干謁憲府而公之不棄芻蕘一若杜陵所云有客傳何尹逢人問孔融者第愧予之弗克堪也爰再拜志於集端

春鳬集序

吾友錢唐符君藥林浙中詩人所稱七子者也其西湖紀事詩久行於世至是次其宦遊以後諸作題之曰春鳬小稾而問序於予昔東坡之論詩謂李杜以海涵地負之量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而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自此衰蓋李杜之詩不可幾其神明魄力足以盡詩之變而不善學者襲之亦足以失詩之眞自是而

還昌黎東野玉川閬仙昌谷以暨宋之東坡山谷誠齋東夫放翁其造詣之深淺成家之大小不一要皆李杜之別子也然而流弊所極叢篇長語或為粗厲噍殺之音或為率易曼衍之調弔詭險誕無所不至永嘉四靈欲以清圓流轉一種變易風氣而力薄不足以勝之故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三家柳子厚不可尚矣次之則宛陵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乃藥林之言詩則與予同其生平嗜好寢食於白石而惜其所作之不盡傳今觀藥林集中詩當

其至處幾幾欲登白石之堂而奪其席也藥林初以大廷尉休寧汪公之薦觀政戶部沈滯數年乃有監倉之任得以廩稍所餘迎養兩尊人於京邸未期年而遭丁內艱貧不能扶櫬以歸可謂窮矣而其詩之春容駘宕超然自得絕不爲境所束是豈可以近世詩人目之歟爰卽書之以序其集

祝豫堂詩集序

秀水祝君豫堂來京以所著綠野莊詩索予爲序諾之兩年而未就乙卯秋豫堂試北闈甫畢遽爲關東之遊予問之曰何不少待豫堂曰吾之遊不過百五十日倘

得捷耶歸來正及春試之期不捷買棹南歸可也達哉豫堂之言請即以之序其詩今館閣中言詩者共推江右萬先生孺廬爲第一嘗過予邸四顧壁閒獨長哦豫堂清明遊陶然亭詩以爲冲融駿雅有唐賢三昧集之遺則豫堂之詩之工固無待乎予之費辭然古今人工文字者類有藉乎山川之助以昌其氣關東

國家王業所基而

列聖飛龍之地也遊邠岐者慨然於稼穡艱難爲周家粒我烝民之始過汧渭者穆然於車轔駟鐵爲秦人履

至尊而御六合之階則豫堂此行瞻仰長白山弓劍之

脈周遊於大都之壯麗婆娑三衞之故墟縱觀秀巖旅
順諸城而遙望夫鴨綠之巨浸以想見
國家草眛經綸之畧作爲詩歌以志其盛其小焉者貂
狼狐豹之產參杞之植瓌奇靈異百珍交錯皆中土之
所未見而詩人獨得之材也是豫堂之歸其詩必有更
進於此者目前之詩未足以窮其變矣予觀今日之朋
試於京者如豫堂之才不可多得吾固知其必過豫堂
雖不及親預鹿鳴之席其所得有多焉者也豫堂行矣
吾將酌滄洡之酒以待予新詩胠篋當幷約萬先生共
讀之

迎

鑾新曲題詞

予攷尚書大傳重華省方義伯和伯而下各以八方之舞進曰舞則歌在其中矣夫省方進樂葢以美盛德之形容其義主乎頌而八方各以其土之所出則其義又兼乎風斯六義之所以交資也後世之樂未足以語於古然讀洪志則巴渝淮楚之聲俱登於史而唐人盛稱會山于蔿于之音時世雖殊其義一也元人始變而為曲要亦樂之以時而變者今

天子建中和之極躬逢

聖母南巡至吾浙浙東西老幼士女歡聲夾道吾友杭人厲君樊榭吳君甌亭各爲迎
鑾新樂府其詞典以則其音嘈吰清越以長而二家材力悉敵宮商互叶鐘呂相宣非世俗之樂府所可倫也
大吏令歌者奏之
天子之前俏晨羞焉昔人以此擅長者如元之酸甜明之康王諸子不過以其長鳴於草野之閒而二君之作
上徹
九重之聽山則南鎮助其高水則曲江流其清是之謂夏聲也矣爰爲之弁其首鮚埼亭長全祖望

梁太公紀

恩詩序

歲在辛未

天子奉

太后省方吳越

詔曰朕今南幸正當

慈寧萬壽行見衢歌巷舞乃朕以天下養之日也於是

吾友粱少師薌林以扈從出維莫之春十有八日爲其

太公溪父先生八十生辰陳情乞假爲壽

天子許之先時薌林在計部時先生方七十

恩詔特賜之官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經
介祉四大字薌林之兄薮林以庶常待養家居特免其
散館授編修不十年而薌林晉太宰長六官遂入中書
參大政任一子爲尚書員外郎儤直燕開
天子忽語薌林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即日賜以閣部之
封踰年
屬車將至浙境先生迎
駕於吳江
天子停舟致問已而
召見於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歎其多福賜貂賜幣賜

賚餌又賜以七言近體一首又賜以湖山養福四大字
先生退而偕浙東西士大夫爲
太后祝釐於淨慈寺
天子賜燕於湖上瀕行又賜薌林台階愛日四大字又
賜以白金三百兩先生送
駕於吳江適以初度之日歸則浙東西士大夫踵門上
慶塡塞衢巷相與額手嗟歎以爲先生視履之祥足以
上邀天祐篤其蔭於嗣子至使桑榆晚景時縈注
九重之宵寐亦會逢孝治之隆廣錫類之仁於不匱故
殊恩及於大臣尤渥而薌林顯揚之願破格踰分所以

仰酬夫

高厚者亦遂竭滄海不足量其深君臣父子之際會未有盛於斯者也且夫于公能高駟馬之門而不及見西平之貴魏公能大三槐之庭而不及逮侍郎之存寵光雖茂猶有憾焉以視先生之親承

天語入朝不趨手奉

李綸春容樂豈其相去爲何如也先生神明正永花晨月夕猶能與吾輩賦詩於六橋三竺之閒後洋吟卷里社兒童歌之𦶜林與其少弟循陔左右上之則兄事三老弟畜五更而雄長於香山睢州諸耆宿大之呵護之

者未有艾也先生乃哀其紀
恩之詩而令予序之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同里禮部侍郎史先生愼齋以雍正十有二年三月致仕南下先生之在九列尚稱茂齒顧以足疾乞休
天子優詔許之葢自數十年來大臣未及懸車之格得
邀
恩命者首推先生一人於是同館作爲歌詩以榮之而
命祖望爲之序予嘗謂自科舉之制行而求世祿如六
朝門第之盛已不可得若世祿而并世其知止知足之

節此雖古人未之或見者史氏自南宋以來甲第為吾鄉第一所稱史鄭樓豐者也近者三家孫支式微已甚而史氏科名不絕於籍槐棘之間世有令人枌榆社里不媿喬木世家其尤異者先生世父立菴先生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由翰林歷講讀參東閣晉秩禮部侍郎致仕乃甲子甫周而先生亦以名進士選館九遷亦至禮部亦未及年而乞休前光後輝若合符節青門餞別乃昔日侍杖履以隨行之地山陰道上香火依然後世有鼻洲其人紀一朝之盛事以當外史嘉話可不謂吾鄉之寵哉予又嘗攷史氏先世自開府儀同三司忠宣

公華直閣獨善先生朝奉大夫鴻禧君並當家門極盛之時遺榮投老一時大儒晦翁慈湖攻媿西山諸公交口稱慕至今滄洲碧沚之閒清風如在其亦家傳樵楷至今猶有存者耶是則區區世祿與夫偶然履歷之符又不足爲先生道也若以吾鄉言之數年之中耆老落落如晨星先生之歸靈光歸然絲綸著作之手後輩資之以有矜式又不可謂非子弟之幸也至若先生以槐棘重臣敭歷有歲而未竟其用

九重賢達之惜其與

魏闕之思有相資而愈永者不必予之縷縷而陳矣

送沈徵士彤南歸引

予攷索明十三朝舊事得世廟時太常吳江沈公及其曾孫光祿公在神廟時封事知其家世爲建言名臣已而攷索桑海遺聞又知君晦君牧兩先生殉節之詳益慨然願見其子孫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澂齋爲予言沈君彤者明經修行之士也將來見予翼日君至詢之卽太常裔孫叩其所學則實能貫穿古今經術而折衷之文章亦雅潔不類吳下詞章之士因是得知君之尊公眞崖先生自年三十後卽謝制舉業閉關讀書不求知於當世課其子以古學蓋今年八十矣而手未嘗釋

書嗟乎昔歐蘇兩文忠公之稱劉道原必溯其匡廬先生之美蓋弟子之圭臬有自來也大常諸公之明德其益遠矣君之來也

國家方有事於大科內閣學士嘉興吳公以君薦予頗以君文章矜慎不苟落筆幾幾有含毫厲穎之風或不宜於

臨軒急就之試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分不及成詩而出士之得遇與否固各有命存乎其閒其可傳與否則又不繫是也今君以明發之懷欲歸爲貞崖先生稱觴束脩所入足以當三釜力畊所餘足以充南陔之蘭稻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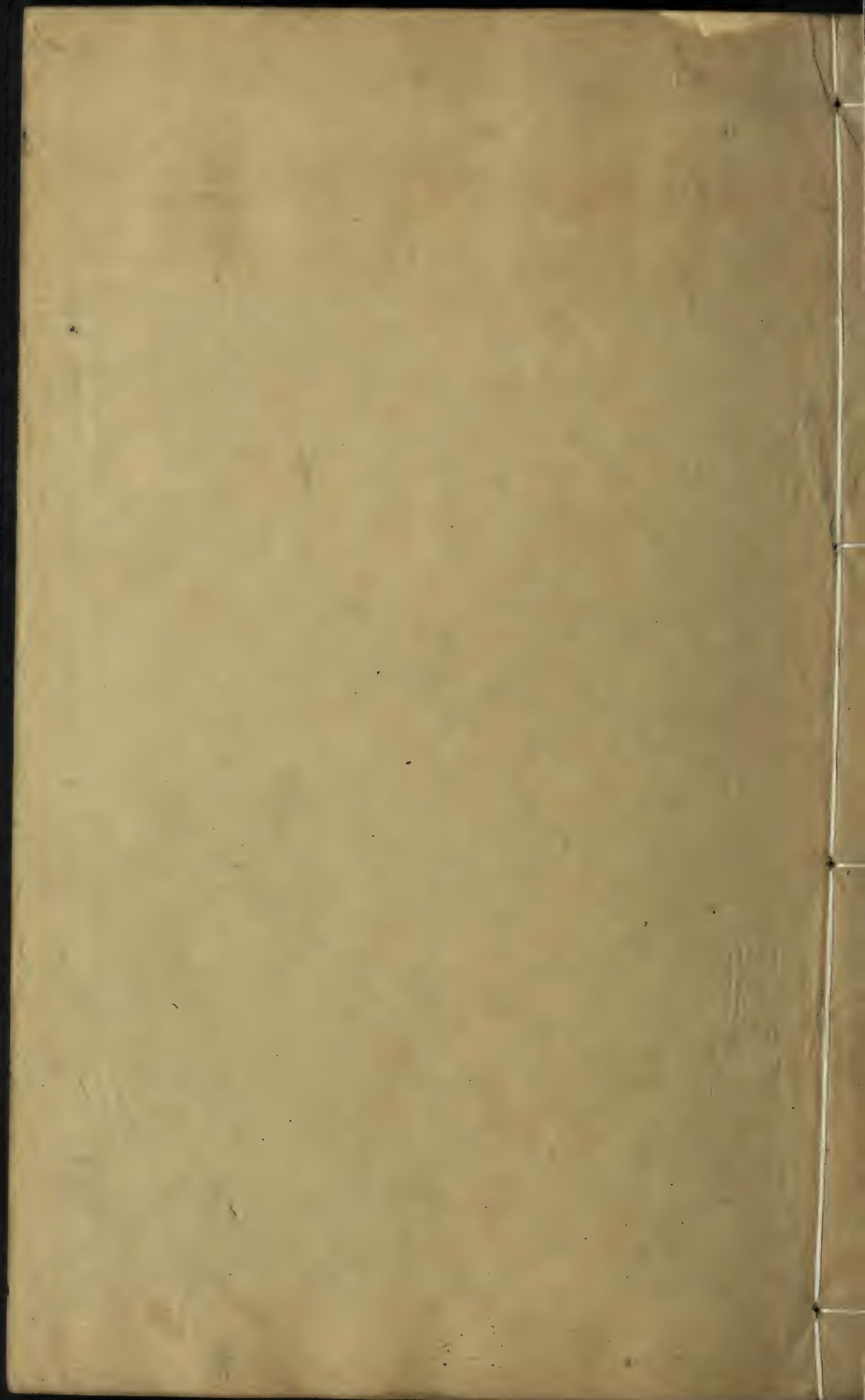
不媿爲清門之後固足以浮一大匏者歟況夫杖履歸然神明如故君以其新知之培養者進而質之當更有得也君之行贈予以先世家集而索一言以爲贈余因書此以貽之

送沈萩林之蔚州引

吾友仁和詩人沈君萩林其骨相臞臞負清氣嗜讀書家所藏宋元諸槧最富萩林沈酣其中而見之於文詞者詩爲多當康熙中葉鹽官查氏之詩連袂成帷掉鞅館閣其氣力呼吸足以鼓動一時後進萩林之尊公文昌君爲聲山詹事愛壻遂徙宅焉萩林入奉庭誥出與

查田查浦諸舅氏遊凡其門牆閒高弟或有不能盡窺之奧萩林無不傾筐倒庋而得之小生曲學爭求梯接猶恐不得自前葢一時膏粱之資地然也詹事下世文昌宰絲作令查田諸老既已相繼歸里而風波驟起門戶蕩析文昌亦橫遭吏議萩林崎嶇患難者數年驚魂雖定而家已中落藏書星散再入京師追溯風流故態不可復得枯菀之殊令人不能不感嘅繫之然吾讀萩林之詩春容閒淡初無哀怨之音其於友朋交好之誼尤致意焉萩林眞不媿爲詩人者也歲在丙辰萩林父喪服闋貧不能自支入京試北闈又不售將爲蔚州

之游而索一言於予以自廣嗟乎菽林能以詩嗣其舅
氏得如山谷之有師川詠予雖以此沒世可也又遑恤
乎其窮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一

子夏易傳跋尾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曾詔列於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隳刺豈非後來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爲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等以爲七畧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荀勖中經簿四卷隋

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七略云易傳子夏二篇韓氏作而今題載薛虞記祕庫有之傳文指趣質畧無益後學於是停止帖經然則今所行十一卷固屬贋本卽七畧以來之書亦依託耳孫坦周易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據夫曰韓曰丁曰薛其見於前人著錄者尚難審定況臆度耶十一卷之顚末已見於納蘭成氏之跋余故追溯其舊本而畧記之并取釋文正義集解所引附列之因以筴張弧之疏畧焉

釋文引子夏傳爲今本所無者凡三十四條

乾　亢極也
屯　如辭也　乘馬之乘音繩班如相牽不進貌
訟　眚妖祥曰眚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
小畜　孿作戀思也　幾作近
履　愬愬恐懼貌
泰　翩翩作篇篇
大有　彭作旁
謙　謙作嗛謙也
豫　盱作紆　簪疾也

噬嗑　胏作脯

賁　束帛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　戔戔作殘殘

復　傷害曰災妖祥曰眚

頤　拂作弗輔弼也　逐逐作攸攸字林云攸當爲逐

習坎　寘作湜

離　戚作慼

遯　肥饒裕也

晉　鼫作碩

明夷　夷於之夷作睇　拯作抍

姤　柅作鑈　包瓜之包作苞

困　徐徐作荼荼內不定之意

井　甃修治也

豐　沛作芾小也　沬作昧星之小者

渙　拯作抍取也

旣濟　茀作髴　繻作襦袽作茹

正義引子夏傳

易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集解引子夏傳

師　丈人作大人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

生乎乖爭今旣親比故云比吉也

按正義集解所引今本亦無之

中興書目云陸德明釋文所引與今本閒有合者若

比云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今本作地得水而

澤水藏地而安但小異耳其釋文有而今本無者

葢後人附益者多也

朱震曰孟喜京房之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

子夏所出

按此又眞以爲子夏作者姑錄之以備異聞

䟦楊誠齋易傳

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於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譌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眞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多以史事證經學尤爲洞達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是書崑山徐氏經解未刻予得之謝太僕家徐氏嘗得朱英叔所藏宋槧本不知何故不刻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崑山徐尚書健菴開雕林黃中周易集解或告之曰是非紏朱子者耶尚書懼亟斧之其所見隘矣竹垞旁援勉齋祭文以雪黃中之冤予謂黃中立朝風節卓絕其論朱子激於一時之勝心不過如東坡之排伊川耳後世不聞因伊川之爭而置東坡於惇卞之閒安得因朱林之爭而以黃中與陳賈胡紘同傳是固不待勉齋之文而雪也若其說易則實有近於支離者黃中謂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如屯則初震二坤三四爲艮坎三艮四坤五上爲震坎蒙則初坎二震三四爲坤艮三坎四艮五上爲坤震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也其

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也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即為蒙蒙即為屯終何所別是所謂鹿旁求麞麞旁求鹿者也無惑乎朱子之斥其說也黃中又謂八卦皆互相包以為六畫每卦取一互體留一互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為損益坤包乾則為咸恒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得二百五十六卦是其說於易之經傳全無所預且同一互也或取以致用或留以植體則又何也是朱子之所未辨而南雷黃氏以為當日必因其不足辨而置之者也更有異者黃中主張三代不改夏正之說而謂十月乾亥不得言坤正月

句萌不得言泰三月微陽不得言壯舜典仲冬巡北岳不得言后不省方因謂正月爲復二月爲臨則豈有三代不改時不改月而反能改陰陽之氣直以六月爲乾者且謂至日閉關焉知非夏至何其任情強辨一至此歟厚齋馮氏反謂足破千古之惑則好奇之過也黃中之書今所傳者皆無圖獨楊止菴傳易攷中有之止菴葢猶得盡見其書而今止存集解一種矣故撮止菴所傳者附之以見其書之本有可斥非果朱子之力能詘之也黃中之人不當以其糾朱子而遽黜至其書則正不必以其有異於朱子而反稱之是吾持平之論也予

又讀後村所作黃中次子行知墓銘其中述行知言黃中爲兵部侍郎方負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撐拄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以鬬之果以不咸皆去時臺中胡晉臣最助朱子周益公則相也及光皇龍飛周葉免胡出臺黃中方次對深以二人之去爲惜亦見其無成心矣行知說詩極宗朱子謂其佳處聖人不易然則當時兵部之爭別有本末黃中固未嘗終執遂而其子亦不守門戶之見後人可以釋然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草廬著易纂言累脫稾而始就其自言曰吾於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彖辭震來虩虩入字爲爻辭所重出拾履者禮也一句於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盤桓爲磐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荒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

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跋沈守約易小傳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其書祇釋六爻詳論變卦多本春秋左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其中最誤者以占課家八宮世應之說爲卦變而逐卦注於其下如姤曰乾宮一世復曰坤宮一世之類此其誤不始沈氏唐陸德明釋文中已有之而荀慈明解隨卦曰隨者震之歸魂則漢儒已先濫觴不知

占課之說始自京房而揲蓍變卦則源遠流長實自三古謂子作毋斷不可也

周易總義跋

山齋易氏周禮總義世多有之其周易則未見也予鈔得之天一閣范氏其書頗參八宮言之類沈守約易小傳而較醇焉

周易象旨決錄跋

程子嘗言易學多在蜀中後三百年而蜀又以來易名於天下然來易自空山積悟雖多心得之言而目不見先儒諸箋疏雷同者有之或以僻陋乖異者譽之良可

惜也不知來易之先乃有南沙熊氏之易盖其謫居滇
池所作南沙於書無所不窺而易爲尤邃其博引諸先
儒之說最爲該備來氏遠不逮也以予所見宋元易解
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數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
之而時時有予所未見者卽以吾鄉先輩易解如宋之
王先生太古明之黃先生南山其書今不可得矣而南
沙皆引其異同博矣哉甚矣蜀之多易也其書名曰周
易象旨決錄計上下經五卷大傳二卷

題涂氏易疑擬題

涂溍生字自昭江西宜黃縣人而東里稱爲臨川鄉貢

進士嵇宜黃之涂乃著姓而臨川則湑生所移居也湑生易疑擬題一冊見菉竹堂書目而遐其名所著易主意一冊見東里集所著易義矜式見江西通志其擬題者皆其問目貫穿古人之說而質難之極爲博雅非如近日科舉之所謂擬題也其易主意當卽所以答擬題之疑矜式則應舉程式文字也予初見永樂大典中引其擬題以爲卽此二字必無足觀已而閱之知其爲經學宿儒也亟鈔之而附其矜式文字於後惜尚未見其所謂主意者

跋黃漳浦易解

漳浦先生於學宏通博達世以爲如武庫之無不備而所尤精者易天根月窟獨有神會能於京焦陳邵之外頡頏一家其所著三易洞璣革象新書鮮有得通之者葢別立一變法因而重之以推前世事跡無不洞中至有明思廟時以爲當地水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時由今觀之是革命之應也先生之學神矣歲戊申復得先生易卦要說讀之則又平正通達大似東萊平甫諸家於是歎先生易學之奇且法也

跋倪文正公兒易

始寧倪文正公兒易其自序曰漢儒說經舌本強橛似

兒強解事者宋儒疏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可謂奇語又曰子雲大玄童烏共之章烏子雲九歲兒也公之命名以此公於學無所不通但亦多好奇之過一切文字皆然而兒易其尤甚公言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予亦尚嫌公之強解事也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姚江黃徵君易學象數論六卷上自圖書九十之混變卦互卦之異同旁推交通雖以納甲納音世應軌革之法莫不搜其原本抉其譌謬可爲經學中希有之書也

徵君謂河圖在顧命與大訓並陳則是皆書也使如後世所云則爲龍馬之遺蛻歟抑庖犧之槀本歟不知天垂象見吉凶所謂仰觀天文河出圖洛出書所謂俯察地理圖書卽今之圖經黃冊其以河洛名者以其爲天下之中也此其說可謂百世不易之論葢嘗與學者言之皆大驚莫能信固難以口舌爭徵君之言發源自薛艮齋艮齋謂自來緯候諸家所謂九篇六篇者亦原以爲地學之書苟其是者不可以緯候而廢也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禹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歷虞夏商咸亦受焉尚書中

候曰禹自臨河受圖注云括地象也尚書刑德放曰禹得括地象圖堯以爲司空河圖玉版曰禹觀於河始受圖言治水之意李淳風乙巳占其中引洛書以禹貢之二十八山分配二十八宿分野夫其所謂壇河而受臨河而得寶龍馬之說所由起也而所指則猶主方輿之圖自有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於天一地二之文幷以九宮太乙之數爲九疇者而幷緯書而失之蓋惟圖書爲地理故王者之迹既熄諸侯吞噬山川之出入職方不知貢賦之多寡地官莫問聖人河不出圖之歎至以比之鳳鳥不然馬毛之旋既有據之以作易者矣卽其浮

河再出亦雷同之陳迹夫子猶思見之豈得別爲一易乎禮器成於漢儒誤解論語而又依傍緯書於是以河出馬圖爲瑞是則歐陽公辨之矣南昌萬編修孺廬嘗曰大禹治水乃有河圖周公營洛始有洛書故作顧命時洛書新出尚未得與河圖竝登東序是又疏證之最精者今人徒泥於河出洛出之支以爲此必泝河溯洛而得之者眞解經之固也同里李桐曰尚書出孔壁儀禮出淹中不必皆有符瑞諒哉徵君於易遠覽千古一洗前輩之支離而尤有功於易者此論也若其談總象予頗多以爲不然者則別見於予說易之書

題仲氏易

百年以來論古之荒謬者蕭山毛氏爲尤毛氏之論說經爲尤諸經之中易爲尤錢唐龔鑑嘗曰毛氏盍讐其兄者也予曰何以知之曰聞其書之名則友恭之意藹然及讀之而爽然愿者齒冷強者髮指眦裂矣非讐其兄而何甚矣夫其兄之不幸而有此弟也予爲之一笑乃記其語於卷端

跋夏柯山尚書解

王濬南曰宋人解書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

知有夏氏葢未見林氏本故也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可數也按夏氏之解出於乾淳閒其時王氏蘇氏之說方行蔡氏亦嗣出而河北學者獨盛宗之可以見其爲尚書家眉目也明初頒諸經於學宮書以夏氏蔡氏其後始兼采鄱陽鄒氏季友三家之中夏氏爲首是洪永閒猶用之也曾幾何時專門之學盛而是書束閣矣嗚呼專門之學宋人所以詆黨局也豈意其爲傳經之讖乎予鈔之天一閣范氏其卷首爲金華時瀾序夏氏名僎字元肅浙之龍游人也

讀吳草廬書纂言

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注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官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然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題禹貢錐指後

近世專門禹貢之學莫過於胡東樵者前此宋之程文簡公讀者譏其葛藤不了東樵書出文簡且束閣矣然其實葛藤猶文簡也東樵之所以張其軍在於徵引之

蔡使讀者舌撟而不敢語顧其最用功莫如水經乃於河水篇金城郡下則妄改洮水爲澆水濟水篇欲攻蔡九峰砅礫溪之失而自造爲北礫溪南礫溪分一水爲二水濁漳水篇因仍俗本誤以涑水爲陳水而九江則深信長沙下雋之說不知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卽此數者其於水經可知其於禹貢亦可知矣詳見予水經注重校本中因以語學者莫深信也

題古文尚書疏證

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

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

跋范逸齋詩補傳

東海尚書刋經說於逸齋之詩傳缺其名豈失攷宋志耶宋志所載三十卷其數與今本符其爲逸齋書何疑尚有解頤新語十四卷詩學一卷而今亡矣東海所刋詩諸家皆劣以逸齋之書爲佳逸齋浙之金華人吾友鄭簣谷贊善謂逸齋曾劾趙忠定公葢其人不足道按宋史光宗受禪召忠定於四川未至逸齋論其稽命此於忠定無大疵非如後來京鏜輩所論也豈遽足以累逸齋乎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輯萅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裂顛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衞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跋衞櫟齋禮記集說

崑山衞正叔先生薈萃百家之言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取極博而已不厠一語焉其言有曰歷攷諸家

訓解發明經旨者固爲不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歐陽公云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又曰近日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但各自有意在學者理會如何耳又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獺祭以成書矜爲自得或墨守一家堅僻之學者其亦可以已矣夫

吴江徐氏禮記解跋

伯魯之解禮記雖無大發明然在傳注之體則校之陳

雲莊爲勝矣予家有張別山學士與先太常公札言其曾大父文忠公當國時請頒之學官已得請矣文忠下世而止此前人所未及記也其時別山方盡瘁危疆而郵筒還往猶能及經學之廢興故國世臣所以貴也偶檢舊筒因以志於伯魯書後

書周禮集說後

仁和嚴十區篤好經學雍正癸丑四月以散館入京贈予周禮集說十二卷爲前代文淵閣藏書元吳興陳友仁所編也友仁自序言得此本於沈則正家不知作者因爲增益其所未詳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以廣其傳

予讀其書雖不逮訂義之精博要亦經師家一種也中閒脫去地官一卷明關中劉氏儲秀嘗補足之今世所見皆元本未得劉氏所補友仁於五官俱有總論在卷首祗考工記無之今雕本多顚錯有在凡例綱領中者俟他日訪得劉氏本再爲釐訂其末附臨川俞氏庭椿復古編蓋成化時張都御史瑄所合刋而傳是錄以友仁別自有復古編與庭椿之書竝列舛矣甲寅五月十匽以羸疾下世偶繙書架爲之腹痛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

仲翼深甫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四得備見荊公以字說解經之畧荊公周禮存於今者五官鈌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於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顧宋人周禮之書甚少存之以備一種

儀禮戴記附注跋

黃孟清僉事為吾鄉明初碩儒其儀禮一書析為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其不類者載諸卷首或卷末各有意義又以軍禮獨闕取周官大田禮補之及禮記載田事

者別為一卷惟天一閣范氏有之方京師開三禮書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喜亟鈔之雖其中有殘缺然要可貴也是年予罷官歸始鈔是書於范氏於是儀禮之書自楊氏敖氏外添得宋人二種明初人一種插架稍生色矣國朝諸儒儀禮有張氏爾岐萬氏斯大應氏嗣寅馬氏公驌四家皆佳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為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於胡傳而仍失

之者是書通志堂未刻流傳亦頗少予鈔之同里陳同亮處士家

跋黃梨洲孟子解

棃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蕺山已有大學統義中庸愼獨義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棃洲於書無所不通而解經尤能闢前輩傳注之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江姚邱以爲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笑柄反謂顧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語爲妄其解畢郢則宗孫疏以爲楚地不可解也

師說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集注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愚謂君子泛指夫人而言不當專屬二子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宋儒自嘉定而後多流爲迂腐其所著書有絕可笑者程復心四書章圖亦其一也每章爲一圖而爲之别白其岐趨如儒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學則有古爲已今爲人之分達則有上下之分但每章如此不亦愚耶是亦何勞爲之圖乎永樂大典載此書

跋古本大學

古本大學鄉先生黃孟清僉事言之最精新建之說出其後不若僉事之渾成也僉事曰三綱領後自知止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正解格物致知而包舉八條目於其內所謂當格之物在身心家國天下當知之事在修齊治平其引淇澳之詩曰學正釋格知曰自修正釋誠正皆明德也曰恂慄曰威儀正釋齊治平皆新民也曰盛德至善則釋止於至善也曰前王不忘乃三綱領之效也下文雜引詩書又釋三綱領而以此謂知本二語貫前知所先後以結之但宜挑出誠意一章於其後則

漸全矣予友謝御史石林方集大學古說書以寄之

題郝仲輿諸經解後

有明三百年經師寥寂而季長沙郝給事稱爲雄霸二人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皆觥觥如也其可傳處以此其不可爲訓處亦以此學者易其心而讀之可矣先儒之說返之吾心而不安者固當博攷之深思之力求其是若豫儲參商之見以相尋於口舌是則經學之賊也和靖先生有曰說經而好奇亦何所不至矣三復其言不禁悚然吾友杭堇浦最推給事以爲在長沙之上予則謂長沙尚有敦龐渾穆之氣給事頗嫌其辭費而支

恐尚非長沙西也士盡原伯魯之子聰明錮於茅葦以講章爲經學可爲痛心於是豪傑之士憤而有激而立異之書出矣而蚩蚩講章家以爲是所當火其書者也豈知其中固自有不可抹殺者乎如長沙如給事皆在乎學者之善讀其書乎

石渠意見跋

少讀牧齋初學集盛稱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有功經學顧無從見其書既讀黎洲明儒學案見所引入書中者幾一卷猶以未得盡窺之爲恨今年始鈔得之天一閣范氏端毅勛業乃司馬溫公范蜀公流輩行年九

十尚續此書不輟神明不衰可謂偉人其大學改本即竹垞西河二公亦未見也吾友謝石林侍御方輯大學函郵寄之

跋養心亭經說

養心亭經說張文定公所著於諸經皆有之其言醇正足以輔翼朱子者也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文懿在宣正閒與黃僉事南山共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實踐而未有後來門戶紛爭之習故其宗旨不傳棃洲但爲南山列學案而不及文懿殆考之未

詳也文懿諸經流傳於世者少蓋其於先儒多異同讀王文恪公所作墓志則知當時能傳文懿之學者希矣故雖黄泰泉尚不能無訾然文懿但就其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必立異於先儒之見斯其所以爲宿德醇儒而後來之翹然自異者弗能及也南山篤信傳注而文懿反是然文懿所最推重者南山耳各遵所聞而行所知要不害其爲五味之相調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二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史公作漢表一往芬錯其於韓王代王尤甚按高帝二年十月使韓太尉信擊韓王鄭昌降之卽立信爲韓王六年正月以雲中雁門代郡立兄喜爲代王同日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封之都晉陽已而信請治馬邑許之葢割代國支郡雁門之馬邑以爲信都幷徙王代也史公於秦楚之際月表二年已書信之封韓而五年則書

曰信徙代不知信未嘗稱代王其謬一也且信移治代之馬邑亦在六年非五年其謬二也乃於漢興諸侯王表則曰高帝二年信元年都馬邑則又以信初封即在馬邑其謬三也五年曰信降匈奴國除則信尚未徙封而已降其謬四也乃若代王喜以六年封以七年失國九年立皇子如意為代王九年徙如意為趙王而代不置國十一年始立文帝為代王今年表則曰九年喜失國是滅如意之年以增喜之年其謬一也又曰是年復置代都晉陽按九年代未嘗復置且復置則其王為誰其謬二也文帝王代始都晉陽前此皆都代亦不得曰

九年都晉陽其謬三也

讀齊悼惠王傳

齊哀王首舉兵以誅諸呂其相召平不從而死賴魏勃以集事則平固應誅而勃當封乃吾觀功臣侯表文帝封召平子奴而勃大爲灌嬰所責則何也曰是漢君臣有爲爲之也蓋平殆守常而不達事變之人非呂黨也而文帝已深知後世必有藩國之禍如吳楚淮南燕者故其封召奴所以振張尚王悍韓義輩之名節也卽灌嬰之責魏勃亦所以預防開忌伍被之徒也有憂患焉雖然就事言之則未爲得其平非中道也斯濟北王所

以快怏怏而啓釁也

讀王陵傳

曲逆侯絳侯之對王丞相何其料事之神也致堂謂二侯奚以知已之必後太后而死吾以爲此二侯既成功史家從而夸其詞耳觀曲逆侯自請居禁中方且避禍之不暇何嘗有成算哉倘有成算則是時二侯既籌之熟矣其後事將決裂猶且燕居深念計無所出直待陸賈進交驩之說而始恍然大悟以五百金爲絳侯壽何也史家於此亦自相矛盾而不知矣吾意二侯之對必曰方今柄在太后姑從之而徐圖之此則近於人情矣

史家附會之語芟之可也

讀魏其侯傳

太史公淺人也其以竇嬰與田蚡合傳三致意於枯菀盈虛之閒所見甚陋凡太史公遇此等事必竭力形容之雖曰有感而言然不知嬰蚡之相去遠矣漢之丞相自高惠以至武昭其剛方有守可以臨大節者祇四人王陵申屠嘉周亞夫及嬰也故予嘗謂亞夫當與嬰合而嬰不應與蚡合亞夫與嬰茲以討七國有名其功同茲以爭廢太子見疏其大節同茲不得其死其晚景亦同嬰之傳中但當序其討七國爭太子崇儒術以見其

長而於其末畧敍其爲蚡所陷以死至於灌夫等事則別見之蚡傳可也蚡本不應立特傳但當與後此之淳于長同附外戚傳中可矣嬰有臨大節之勇而惜乎其不學雖崇儒術而未嘗有得向能杜門養晦以息機則淮南之禍蚡必族蚡既族嬰必再相嬰得再相必能引進汲黯之徒有大節者而與之共事不亦善乎乃以牢落之故喪其身於灌夫此則吾所以爲嬰惜也雖然三代以後人才難得終漢之世其可以繼此四人者元帝時蕭望之武帝時王商哀帝時則王嘉望之與嘉又稍參以儒術其餘皆不足以當臨大節之一語然則嬰豈

可與紛同傳哉

書史記公孫弘傳後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於齊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之脫粟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慙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殽云何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聞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列傳言弘奉祿皆給賓客家無所餘今以雜記之言觀之恐亦虛矣汲黯廷詰雖詈得其大槩要之發露隱情不若此之盡也

讀魏相傳

厚齋謂弘恭石顯之禍開於弱翁蓋其由許廣漢以進亦刑人也不能制恭顯宜矣近者何學士義門非之謂弱翁欲由許氏以發霍顯弒后之奸耳附會宦官則非其所爲也予讀諸先生續史記相以府掾陳平等劾中尚書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死或下蠶室是則弱翁阿附宦官之明文也宣帝以刑餘爲周召其所由來者漸而宰相因以之逢君厚齋未嘗引及此而義門亦攻之未詳也少孫之書時亦有足采者此類是也

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

文帝封誅諸呂功臣殊不叶人意如城陽濟北平陽曲

周而外陸賈亦未賜爵而獨封召平之子豈以齊哀王之起兵爲反耶如以齊爲反則文帝自代來殪少帝是亦反也總之因諸臣初有立齊王之議而賞罰俱失其平不謂醇厚如帝而有此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城陽濟北二王竝預誅諸呂之謀而論功則城陽更大文帝以其初將立齊王而絀之亦已隘矣遂使濟北卒以失職反而城陽獨不有怨望之跡賢哉抑不獨無怨望之跡而已吳楚反時膠西連絡諸齊爲七王時齊國分其四皆同之齊濟北王志亦與之獨不及城陽史記載諸齊

之語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弗預事定分之耳是可以見城陽失職不改忠節且能素約勑其子孫故諸齊逆料其不從得免汙染城陽眞不可及哉班史削去此語予特表而出之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高帝世臣當諸呂時平陽侯曹窋功最盛次之曲周侯子酈寄而事定論功不及焉平陽爲御史大夫卽以文帝元年免及景帝時曲周幷失侯矣予嘗謂文帝亦少恩當時大臣論功亦難逃其責也然二人者不媿於高帝矣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七國既敗乃下詔令諸將以多殺爲功想見天姿之刻薄追思殺三公以謝七國不亦恥乎予嘗謂景帝最庸唐昭宗尚不肯遽害杜讓能景帝出其下矣既敗而始令多殺何不追雪三公耶

讀魏志王淩傳

王淩謀討司馬懿而不克懿以軍至雖五尺童子亦自知不克全矣而謂面縛出降以望生無斯理也又謂淩乘船徑就懿爲懿所拒至中途乞灰釘以嘗懿之意而懿予之始自裁淩之庸謬果如此豈能討懿者亦不應

爲當時人望所屬矣又謂懿臨死時見凌爲祟則凌之神明早澌滅於請降請灰釘之日而死後能復振乎此史臣謬采誣善失實之詞而不知其非也曰然則史之所記非乎曰此乃司馬家兒所以謗凌之詞也凌志大而才疏其敗也必有麾下內應於懿縛之以降者其乞灰釘也蓋惟恐不速死而非有冀於懿之宥之也夫然故大呼賈逵之字以求諒於神溫公修通鑑亦仍舊史之謬不可解也

讀魏志曹爽傳

舊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爲曹爽其一爲王叔

文王伭爽以曹氏宗支有見於司馬氏之難制奪其官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駕馭奸雄之非其才也委任何鄧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司馬氏既覆而司馬氏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伭有見於宦官之難制奪其兵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中貴之勢之極重而難返而二八非其才也委任八司馬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宦官既覆而宦官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伭之事范文正公頗昭雪之

今上又取其言而表之可以稍爲平反而爽之寃千古

無言之者嗚呼八司馬當時幸而不死皆有文章經術傳於世故後人尚有昭雪之者何鄧實亦八司馬之流浮躁率露則有之其心豈有他哉身罹重典不復邀有心人之原諒其可傷也雖然叔文伾無兵柄八司馬亦不過才人耳故不足以制宦官爽有兵又有桓範之謀而不能用則誠癡兒也

讀魏志鄧艾傳

鄧艾之將畧雄矣然其人則粗疏以故爲鍾會所播弄而不自知以此觀之昔人謂江油之師可坐縛者亦非過也

書諸葛氏家譜後

方遜志謂諸葛兄弟三人才氣雖不相類皆人豪也當司馬昭僭竊之時征東拒賈充之言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漢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揚雄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善哉斯言予觀東漢之末東南淑氣萃於諸葛一門觀其兄弟分居三國世莫有以爲猜者非大英雄不能厥後各以功名忠孝表著而又皆有令嗣何多材也東吳自周瑜魯肅既亡苟安偷息莫敢謀及北方太傅惓惓出師差強人意惜以不密

殞命逆臣腐儒嘵嘵所謂成敗論壯士者耳太傅不死北方未得高枕臥也衞將軍父子仗節爲兩漢四百餘年任綱常之重蜀志尚多貶詞可謂無人心者副軍師終身不向晉室而坐崢嶸龍種要不與狐兒鼠子等也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日知錄據薛昌序鳳翔法門寺碑謂碑以天祐十九年立而其文巳稱茂貞爲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茂貞先自稱秦按資治通鑑攷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二月辛巳制秦王茂貞

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至是時始自岐封秦也據此則茂貞稱秦唐莊宗實錄可證顧氏偶失記也若溫公謂無以秦封秦之理疑其未嘗自稱則又非也茂貞之封岐王乃唐所命其稱秦則私署耳莊宗以新天子錫命諸藩卽其所自稱而授之理當然也尹洙五代春秋開平二年秦人來寇雍州至同光二年秦王茂貞薨皆書秦不書岐而何光遠鑑誡錄馮涓告蜀主莫若與秦王和親然則開平篡唐茂貞卽以秦王稱制矣通鑑始終書岐王誤也因牽連書之以申顧氏之緒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王益柔在熙寧時老矣而通鑑之成他人讀之僅一紙卽欠伸思睡獨益柔讀之終卷何其老而好學耶進奏院之會雖小人借之以傾君子但益柔所爲傲歌歌倒太極命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則不可爲訓也其禍葢自取之

書宋史夏竦傳後

明崇禎閒流寇之亂楊督師榜於路曰有能得張獻忠頭者封萬戸侯甫翼日而幕府堂皇庖壁之閒亦有榜曰有能得楊嗣昌頭者賞銀三錢督師以是失魄卒喪師殞身偶讀孔經父說叢則固有先乎此者夏竦西征

榜塞云有能得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已而市中有榜亦云有能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夏遂大沮嗚呼猾虜行事不約而同如此夏氏之得以功名終者幸也經父又言夏議合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密處置軍馬糧餉等事封鑰一大櫃中一夕失之夏進兵之議遂格懇乞解罷然則使夏終迷不復必有如獻賊中道劫取督師令箭翻城之事草竊之徒亦可畏矣

再書

夏安期在宋史頗多褒語而經父言其奔喪至京師館

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䕩如平時安期之死其子伯孫亦如此嘻異矣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搆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者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

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而至此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致堂籍溪五峰茆堂四先生並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於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尚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履兄弟遊於朱張之門稱高弟可謂盛矣宋史別列籍溪於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不當秦相諱言之後一時誦其輪對疏者以爲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況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

不可不列之儒林也茆堂還朝秦相問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慍因謂茆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茆堂曰唯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茆堂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其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茆堂飲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幷罷不知茆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予擬重修宋史謂宜攷諸胡祖孫三世顛末合爲一傳以表之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尚有胡

居士熟藥正舖牌卒成一代儒者眞人豪哉

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靖康之難馬時中抗詞以復辟事申邦昌徐師川掛冠以去至以昌奴呼其婢皆得書於國史而此外如吳亨仁已僅僅附見於時中傳至喻汝礪之捫膝不屈則竟泯然矣喻以知名士淪落況其下焉者乎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僞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雖其人微然卽此一節已自足傳顧僅見於華甫先生集可歎也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

子然於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尚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虜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亦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卒如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爲從官然則安止眞不媿爲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刋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於其中葢以當時尚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於世安止

聞之遽梓之於延平蓋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嘗爲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於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祇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於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胡待制不附秦檜以致殺身本傳載之甚詳而羅鄂州新安志不書焉篁墩以爲鄂州終以其父之嫌不盡所言鄂州賢者豈有此耶及見朱子褒錄高登狀言待制

官靜江因檜父會令古縣欲爲立祠高方爲令持不可
待制誣以罪下獄鍛鍊之訖無罪狀而止然則待制非
能忤秦檜者也當時忤檜之人本非一輩容有求附於
檜而反忤之者待制卽忤檜亦此輩耳後村集謂待制
逮捕高母死舟中高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檜素
蓄憾卽下高靜江獄比至而待制爲漕使呂源發買馬
事先下吏死有天道焉嗚呼待制恂恂儒者常命其子
仔采摭經傳作孔子編年五卷又嘗請復孟子於講筵
末路如此良可惜也高於靖康中已與陳東上書力陳
六賊之罪又言金人不可和卒忤檜以死朱子旣請於

朝又與酉衢公言之始得贈卹而宋史不爲立傳諡善失實一至於此

跋宋史史浩傳後

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爲梅溪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薦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諸公皆爲所羅而使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故終當在正人之列其一參政二丞相一樞密皆不免淸議史臣特著獨善先生及璟卿蒙卿三公世有補宋宰相世系表者史氏可以生色矣然諸史中尚多賢者不祇三人而已文惠少子彌堅累官潭州安撫使其平土寇行

義倉極爲眞文忠公所稱累勸忠獻辭相位不聽遂食祠祿於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吳泳鶴林集內制行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寧宗御書滄洲二字賜之卒謚忠宣宋人有書判淸明集皆以載能吏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從子彌應嘉定七年進士不爲諸兄弟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陳習菴序其詩曰余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羅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遞度於將來往終寧海尉其詩後爲宋梅礀明刻以

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習菴大儒許與不苟則自樂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奉大夫守之文惠孫也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肄不倦寧宗書碧沚二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曰使十二郎知否愚以爲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爲一傳獨善與蒙卿爲一傳璟卿別爲一傳合爲一卷碧梧翠竹以類相從庶潛德不終湮而宗衮亦未嘗不籍以吐氣也

跋宋史趙雄列傳

趙衞公相孝宗力主規恢又有保全朱子之功然其晚

年乃排南軒先生則大累平生矣本傳直書其事古之名臣往往一生多所建樹而但以一二節爲人所少者眞可惜也特衞公有良子開禧中殉蜀難史臣沒而不書因歎唐有宰相世系表則雖瑣瑣任子皆得附名汗簡而宋之脫畧至此不可謂非不幸矣桯史衞公子希光名昱少苦學以司馬周程爲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汎埽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先是吳挺帥蜀衞公言挺爲人雖細密警敏而敢於欺君父恃其憸巧愚弄士

大夫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西人以其二父故莫不畏之
挺死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
希光每念衞公此言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絶不蘇初欲
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不果於是制大布之衣
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遺書成都帥臣
楊輔勸以舉義辭旨激切遂絶粒臥疾不能起猶晝夜
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閒每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
而止如是數四卒不食而死時倦翁兄德夫在蜀幕故
具知之予攷逆曦之變宋史於死節者載之頗悉希光
以宰相子有此忠義獨不得豫表揚之列然則潛德之

不章者恐尚多也因書之衛公傳以見宋之世臣雖衰尚有仗大節如此者衛公論旲挺事本傳亦失載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持廣東庾節除祕閣奉祠蓋尚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嘗受春秋於五峰胡氏之門愚攷五峰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則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峰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

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寡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閒大異相去懸遠於嶽麓弟子吳趙輩尚稱後進則譌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堂茹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軒昌明文定之學最爲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譌耳

跋岳珂傳

鄂王諸孫倦翁最有聲於時其禮記之學則爲衛正叔以後第一其桯史諸種則多足以備宋史之遺其玉楮

集則爲嘉定一名家若其上吳畏齋啓惓惓以開禧兵隙爲寒心力言招僞官遣妄諜無補於事允稱志識不羣者矣然予攷張端義奏疏劾史相國彌遠城狐社鼠布滿中外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之在臺諫袁韶之在京畿鄭損之在西蜀馮榯之在殿巖吳英之在許浦岳珂楊紹雲鄭定蔡廙之在四總借天子之法令吮百姓之膏血外事苞苴內實囊橐何居乎倦翁而亦預此列也宋史於鄂王附傳甚畧而徐鹿卿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鉤致親

得其實珂廚置貪酷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諸民皆感泣奉命珂坐是罷又杜杲傳珂爲淮東總領杲以監崇明鎭事隸之議不合求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而得僞獸雖若邱陵弗爲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強耆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之朝廷察其無辭三劾皆寢又袁甫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然則珂直掊克忮深之小人得無有媿於乃祖乎倦翁生平頗景仰朱子具見桯史所錄其所爲不當至此抑或色取而行違者耶

本傳所以寥寥殆亦有所諱而然偶與吾友厲二樊榭言之爲之太息

跋宋史陳謙列傳

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是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肸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既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之再蹶其

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
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佐胄爲我王以
予攷之說部則莆田陳讜之事也讜與謙字相近遂妄
加之曾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宋史之妄如此

跋宋史鄭丙列傳

慶元道學之禁濫觴於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攷之
則前此丙亦淸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
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守至今聖節不許
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泰之也桯史
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奬許又力雪陳

黿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覿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彼猖晩節竟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槩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跋宋史袁韶列傳

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已而去蓋嘗攷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鎭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

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閫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幕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於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愛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遁吏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史袁卒爲婚姻故亦

其諱其事清容亦欲爲祖諱故言之不盡予特爲著其事以補史闕

讀明高皇帝紀

高皇一朝事予不甚當於心嘗見於謁孝陵詩以其殺戮無度也其最有功綱常者爲宋追討叛臣蒲壽庚之徒加其子孫以禁錮此足大快人意而實錄不書故本紀亦畧焉或疑此事爲無徵按吾鄉袁太常柳莊爲其先進士作忠義錄內載四明制置使趙孟傳子高皇發遣以其降元也是則最可信者矣夫沈充之後有沈勁故惡惡不及於子孫此舉雖非中道然足以寒亂賊之

膽況又無所爲而爲則高出於漢祖誅丁公之上也

跋明史楊守阯傳後

尚書之卒閣中已爲議謚而楊新都尼之尚書於易名之禮實無媿新都爲居襄惠公修宿憾焉君子非之曹石倉記其事然乙酉江上之役其後人尚寶司卿德周以爲請詔謚文肅是則諸野史皆未及也事見吾鄉林都御史時對集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南都已有爲崇煥請卹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之會北來者以

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冤始復官賜謚曰襄愍此見吾鄉高武選宇泰集按鄺舍人嶠雅已有詩紀此事但未及其易名耳其以
太宗密謀死亦以之得雪異事也

跋明史朱燮元傳後

南都補賜累代名臣謚法李映碧請及尚書而終不與焉亦闕事也予曾見吾鄉沈侍郎延嘉集其在東江爲尚書草謚議曰襄毅及讀倪職方無功集則尚書之謚乃忠定也無功越人且於朱氏爲戚屬必有據或侍郎所擬乃初謚而後改定之今亦無知者矣

讀明史張春傳

太僕以崇禎四年陷於東天聰之五年也凡九年而卒
崇德之四年也顧以
太宗實錄參之明史則事不甚合又取何絜所作太僕
傳參之二史亦不甚合實錄
太宗令太僕上書莊烈帝勸令講和太僕曰此事必不
可言我係被執又非所宜言
太宗遂不復強而明史莊烈既遙加太僕以憲節太僕
有疏請議和遂為劉孔昭所劾有司請削太僕所加憲
節帝雖不從而有司竟收其二子下獄至於死則大相

矛盾夫使太僕果勸明以和亦不害其爲忠然終不如實錄所言之凜然且使太僕旣奉太宗之命以勸和實錄何以反諱其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一也當時俘囚諸人如德王嘗上疏於明以勸和鎮守太監亦嘗上書於明以勸和實錄皆備載其文何獨於太僕之疏而諱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二也吾故曰實錄所據乃當時檔案必不錯其錯當屬明史然明史亦不應鑿空撰爲此事或者當時之人有冒太僕之名以上書者因招孔昭之劾異國遼遠莫能覈其誣耳何傳亦不載此事然則究當以實錄爲定也

書明遼東經畧熊公傳後

明啓禎閒東事之壞如破竹之不可遏一時大臣才氣魄力足以搘拄之者熊司馬一人耳古稱溫太眞挺挺若千丈松雖磥砢多節自是足用司馬之下急伉厲葢亦此種用人者貴展其才原不當使一二腐儒操白簡以議其旁也闕門再出廟堂諸公果其有所建白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貞漫夸六十萬兵平遼爲之掣肘時江侍郎秉謙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反使撫臣得操節制之柄必誤國事不幸言而中矣當國者苟有人心即寸斬撫臣以謝經臣猶且不足反以不能死綏罪之

是猶束鳥獲之手足使力不勝匹雛者代之任重及蹶而僨則曰是亦獲有同咎可乎爰書將定樞輔孫公承宗大司寇喬公允昇太僕周公朝瑞刑曹顧公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而太僕凡四上疏褒如充耳獨怪大司寇王公紀大中丞鄒公元標都諫魏公大中亦皆力持以為當死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有明三百年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惟曾襄愍公銑并司馬耳曾死於西熊死於東英雄之所遇一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

姚江黃氏南雷書目載有庚申君大事記元答祿與權著予博訪之未得也今盛傳於世者惟太行山隱士權衡庚申外史其中尚有可疑者方至順時謂庚申君非明宗子黜寘江南虞道園實草詔已而庚申踐祚未悉前事召諸老臣赴上都道園與焉馬伯庸以宿憾發之於是有皮繩馬尾之逮其事錯見於元史本傳續資治

通鑑綱目葉盛水東日記諸書今依外史則伯庸亦同
草詔者按是時奉詔書其事於脫卜赤顏者翰林學士
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而播
告中外之詔道園草之不聞有他人也且使伯庸預聞
是事方且株連是懼掩諱不遑更何暇爲道園下石況
中丞竝非簪筆之官大抵爲傳聞之失也若閒中今古
錄又以大事記爲劉尚賓作或者別有一書俟更攷

書翦勝遺聞後

野史之妄不足信者多矣偶閱徐中行翦勝遺聞有曰
中山王徐達北征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

春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達引軍歸帝時方盛怒戒閽吏曰達入愼毋縱之達旣入未見帝疑必有變乃拔劍斬閽吏奪關而出帝因使釋其罪令謁達不允帝不得已視之舟中達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不擒元順帝亦籌之熟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古之臣子未聞有得與君相爾汝者況明太祖之嚴乎斬關殺吏是何語也

跋甲乙倭變錄

張侗初甲乙倭變錄雖所志止松江然多足與其時督撫諸公傳相參證者其載明初吳淞一帶海防則百世之案也所載四辨士蔣洲陳可願爲吾鄞產而華錦之遣出於周述學乃越產皆在浙東三江固多奇人哉

讀全黔紀略

李公茂嶼全黔紀略一卷毫無自矜之語亦無所歸咎於人但於按臣史永安有微詞耳可謂君子之言吾鄉先正當明季不媿封疆之臣者一爲公一爲高公守鄖功其事相等李公功爲奄黨所攘（史永安乃奄黨）而高公爲陳演所抑俱不蒙上賞明之賞罰顛倒如此

國史唯疑跋

晉江黃相國東厓國史唯疑黎媿曾嘗見之云有一尺許周櫟園許爲之刻而不果相國歿後媿曾訪之其子知章云經亂散失不全矣李化舒曰三山高雲客鈔有副本雍正壬子予從同里范太守筆山家鈔之祗四冊殆亦非足本也

跋勺中志略

予家舊藏勺中志略原稾爲劉若愚手寫本其中塗竄頗多與近本閒有不同而黑頭爰立伎倆一卷載馮涿州通奄事跡較近本更詳予聞涿州再起惡熹宗實錄

害已遂焚其書是兩朝從信錄所由補也然涿州能去大內之籍而不能杜名山之藏姑無論東林遺老史筆成塚即刑餘如若愚其所著述有終不可得而滅者則何益矣噫

題東江事跡

凡杭人無不訴毛文龍之冤者其昧於鄉里之私而所見如傖父可一哂也文龍絕無可以牽制遼事者而但以鞭長不及自大跋扈恣睢有取死之道此了然者惟是崇煥亦尚無恢遼之定算足以自信者而汲汲以殺文龍爲先著則已疏矣是時即少置文龍亦無害於恢

逐之計也旣殺之矣其所以爲東江善後之計者又未盡以致有異日之禍是則崇煥之無所辭咎者爾方文龍交搆經撫其罪卽可死不待是時而是時反失之驟者以崇煥所處言之也至於將死而叩頭乞免斯則文龍之所以爲文龍矣或曰文龍之死由於華亭陳仲醇授意於錢閣學益屬妄言

題雪廬焚餘

雪廬焚餘一卷趙維寰所著也不足稱史學惟其中論袁襄愍斬毛帥事得其平襄愍地下亦當心服者也當采之入明史

蘧編題詞

福淸葉文忠公蘧編葢其年譜也而足以證國史其中述黨事甚詳當時諸君子多咎文忠葢亦責備賢者之意文忠欲收西涯之功而不得者也豈可以阿附加之哉編中極言魏忠節公受吏科之非尤爲詳悉忠節若不受吏科之命可以免阮大鋮之毒噬矣斯則老成明哲之言也

䟦甲申十九忠臣事跡

十九忠臣孟公有子附焉故爲二十而南都又益以陳侍御純德則二十一矣

世祖所賜謚無純德此必有說今明史仍以二十一人入列傳嘗聞之黃先生曰甲申之難陳侍御在俘戮之列而雜入之意者以此不預乎是時大亂搶攘未敢遽信一家之說而芟之然亦不可不存其說

跋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錄

嗚呼此結有明一代之局者也高皇帝三百年鼓鐘之澤烈皇帝十七年夢卜之誠於是乎燼是科以邊警阻隔貢士之副計車者不能前詔書特改試期於秋仲倥偬釋褐未及題名太學而國已亡通州閻學由庚辰進士第二不三年遽大拜又驟越同事三相副井研閣學

主省試葢遭遇之最隆者鼎湖之役井硏已賜歸徘徊闕下偕通州蒲伏賊營以遭戮辱而相傳是科館選流賊密令山西巨商主之凡求讀中祕者巨商卽招致之爲納賂於宦者無不得及城陷牛金星大言曰新翰林尤宜速報名諸人始悟前此來招致者之爲賊也內負疚而外畏禍逡巡而出盡汙僞命第一甲三人無論已三十六庶常不得免者三十四嗚呼是館閣未有之恥也以是知君子之守身必無可覓緣幸進之理而當時苞苴之詭如此亦不可謂非亡國之君矣予嘗得流賊所授降臣官簿一冊頗與諸野史所紀不同金壇周鍾

以勸進撰表得檢討最幸夷陵黃燦納貨五千得編修華亭朱積引見同年得檢討西鄉楊棲鶚得直指豐城史垂譽霑化李呈祥竝得禮儀從事嘉善魏學濂得戶司務晉江楊明焜得順天安撫晉江張元琳得關門防禦遂平魏天賞得兩淮運副東莞張家玉大興史可程懷寧劉餘謨眞定梁清標安福劉肇國山陰魯栗昆明龔鼎韓城李化麟晉江王九雲會稽王自超新喻萬發祥皆以庶常留館下此則盡改爲縣令南昌羅憲汶得遷安番禺劉廷琮得內江麻城傅學禹得長安杞縣何胤光得井陘陽城白胤謙得南鄭淄川高珩得襄陵掖

縣張端得仁壽項城趙熲得大名武陵胡統虞得曲沃清苑張元錫得武功大名成克鞏得華陰崇德吳爾壎得蒼溪就中惟張家玉不入朝捕至不拜縛端門者五日釋之遂投書喻賊賊又臨以刃不動賊必欲授以官家玉怨遜詞受之人皆疑焉不知其以此乘間而逃也萬發祥則爲耳聾且毀面賊怒夾之亦逃去吳爾壎詐爲將之任者得逃其後家玉殉於增城最烈發祥殉贛關爾壎殉江都葢三十四人中之孤鳳也魏學濂亦終死要不失爲晚葢其餘則皆已矣幸得不預者二人達州李長祥其後間關戎行累起累蹶事敗行遯不知所

終最稱完節而其一亦不終散官則全椒吳國龍得待詔宜興吳剛思得禮儀從事清苑王爾祿得戶從事無錫秦汧得禮司務井研胡顯得中書常熟歸起先得西京留守經歷安邑呂崇烈得屯田防禦鄞縣徐家麟得山東防禦涇陽武懐得淮陰防禦安邑王道成得青州防禦宛平楊瓛得揚州府尹掖縣姜金肖得口州府尹全椒吳國鼎得濟寧令津江程玉成得山西學正而如吉水鍾性樸之降於路者尚不在此數焉龔鼎程源再亂滇中嗚呼有明中祕禮絕百僚而甲科亦最重於流輩一時喪亂士失所守竟擾擾至此悲夫南中解尚書

學龍再定六等逆案傳聞不甚有據如家玉發祥反誤入之而得脫者甚多後世將何所信焉予之詳錄而不諱也竊以爲百世之戒雖或觸孝子慈孫之恨而不恤也雖然莫謂是科之人止此也澤州孟章明隨其父刑部侍郎兆祥殉京師清苑張羅俊與弟光祿卿羅彥殉保定三原石嵲以佯狂死南中之亡歙縣淩駉殉河南孟津陳爊殉洛陽鄞縣周志畏殉江都無錫龔廷祥殉江寧江都梁於涘殉萬安崑山顧咸建殉錢唐其起兵者掖縣劉允浩殉建昌溧陽史夏隆殉吉安烏程温璜殉休寧華亭李待問殉華亭嘉定黃淳耀殉嘉定宜興

盧象觀吳江吳易殉太湖而長洲劉曙亦以謀起兵死
閩中之亡江都鄭爲虹殉仙霞廣安歐養素南昌熊緯
殉汀州行營晉江郭符甲殉晉江共守贛而死者京山
楊文薦錢唐姚奇胤南昌龔棻而休寧吳聞禮殉永豐
南昌周定礽殉廣信浙東之亡吳江王景亮殉三衢海
寧俞元良殉海寧錢唐徐復儀殉會稽監國魯王入閩
莆田林嵋海寧湯棻殉興化侯官林㙺殉福清而閩縣
林之蕃亦以謀起兵死粤中則山陽朱日昇家居以通
表事洩死孫賊之難嘉定羅國瓛殉虔南晉江郭承汾
殉貴陽而宜興吳貞毓亦以孫賊死滇中之亡廣安鄧

思廉殉緬甸其遯入海島而死終不食周粟者慈溪馮元颺同安沈佺期嘉興譚貞良也此外如雲南楊永言會稽余若水青浦張若羲山陰金廷詔鄞縣周齊曾餘姚李安世遂寧呂潛嘉善錢默順天李孔昭皆固守殘山剩水之節以終其身嗚呼觀於前此四十餘人十五宗之所飲泣也觀於後此四十餘人亦足以一雪死者之恥矣

跋綏寇紀畧

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畧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爲然含梅村亦莫能當此者令升蓋心疑之而不敢質言也

及見林太常甑菴所答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爲不肖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太常每言及漪輒切齒以爲吾同譜鄒木石何不幸生此無賴子專爲輾轉降附之張縉彥出脫按漪所作明季遺聞以出脫縉彥曾被蕭震參糾者也而萬徵君季埜則謂其中亦有可節取者今觀其議論附見綏寇紀畧者又頗爲李明睿粉飾盛稱其請南遷之疏同符吉水幾得施行而爲光時亨所阻亦子虛也三垣筆記明睿在

本朝嘗爲禮部擬進懷宗諡法尋罷官南歸呈身阮大

鉞幕中其人蓋不足稱故閻徵君百詩謂鄒漪生平之壞坐受繡彥之賄明睿之囑

跋彭仲謀流寇志

前太常林璽菴先生曰彭仲謀流寇志但憑邸報流傳全無實據凡啓釁養亂徙薪潰癰以至督撫賢否將士勇怯勦撫乖宜勝敗失律始末曾未抉出至敘陷賊諸人譌以承譌更多誕妄如左良玉於崇禎癸未秋避賊南下大肆焚劫陪都震動南樞部熊明遇束手無策適李忠文公被召便宜定亂莊烈帝面諭有江南賴卿而定之語而彭氏但稱南樞禦亂功斯何說也蔡忠襄公

撫軍山西流寇至境令巡按汪宗友守太原而身以兵
控平陽宗友自求脫身乃請晉王連檄促之歸平陽遂
陷宗友反以輕棄平陽劾蔡此山西人所不平者而彭
氏竟謂蔡公不聽宗友之言以失平陽不已謬乎有明
成例凡皇子十齡方出封崇禎巳卯封皇三子爲定王
至甲申年十五辛巳封皇四子爲永王至甲甲年十三
而彭氏謂定王年五歲永王年三歲則不知典禮之故
也河南大將陳永福曾射流寇中目後因孫督師陣亡
同左光先降賊賊不修舊怨永福感恩頗爲盡力而彭
氏以爲戰敗殺死濟南府推官鍾性樸癸未進士易代

後爲山東督學而彭氏以爲殉難是以失節之人爲死
綏也翰林方以智爲都御史孔炤子陷賊不屈南歸阮
大鋮誣以僞命入之六等舉朝大譁乃止而彭氏以爲
降賊授庶常戸部主事介松年與前商邱令梁以樟避
兵松關松年病死當時或訛傳其陷賊以樟力辨其冤
而彭氏以爲官給事而降保定是以無罪之人爲從逆
也周奎降賊雖被拷掠然未嘗死其於北太子一案尚
預廷讞而彭氏云流寇責令挑水數日而絕閻爾梅參
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合肥龔鼎孳救之而
免而彭氏云斃於僞防禦武愫之手亦以生爲死也兵

科顧鋐雖非殉節然以搒掠絕命而彭氏入之勸進之列幷不知南都曾有節愍之諡也葢其失實尚難枚舉太常三朝遺老史學極博桑海見聞尤其身歷其所辨正甚多惜其身後子孫式微無復收拾之者因閱彭氏之志不禁爲之慨然乃迻其緒言爲跋尾

題弘光疑跡一

凡論南都事而以王之明爲眞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然甲乙紀畧尤甚其實王之明之僞無疑即據紀畧所言其出獄入宮之後遣人持勅封南都獄神爲王則居然自以爲天子矣其愚而妄何如當此大亂時符丕劉

屑之材不能有濟況其下之甚者乎然則便令非僞亦必無成者也張怡日聞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之東門外其說近是

題戾園疑跡二

乙酉以後東宮二王之踪跡雜出皆流傳無據之詞也南僞太子則近似乎東宮北僞太子則近似乎永王其浮屠一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尤多當王之明未至之前已有定王南來被沈之說故左良玉檄中旣沈其弟又殺其兄蓋指此其後又多稱朱三太子者皆以爲定王耳不知其皆非也或妄謂南僞太子乃

新朝所遣以眩惑南中者尤悖善乎攝政王之言曰太子果眞不過封以一王而已此言可以解天下之愚矣既係成方遂之徒安得不誅若如錢鳳覽者其心則可原而惜其不達於事理也

題戾園疑跡三

太子僞永王僞定王僞斯不足深怪者若福王亦僞則見於所知錄而予見林太常璽菴集中較之所知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留都以史大司馬之定策且名賢林立其閒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事於是有僞先帝僞福王之父恭王僞妃童氏又有僞太后乃

馬士英之母房氏若僞齊王僞潞王之弟郡公僞皇姑者不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欲國之不亡得乎

題蝗蝻錄

世皆言阮圓海志在一官若當時借邊才之說畀以遠方開府或豫或黔其志滿矣不至如後來決裂也予則以爲不然小人之欲無厭試觀其一起卽奪貴陽之樞枋尋覬其黃扉一席矣安得飽彼腹乎且以爲豫撫耶是導之使北降也以爲黔撫耶亦不過稱臣於孫可望而已誰更能挽之反正者

題南都雜志

野史最多妄言如史閣部入興平軍中爲其所制其後興平漸爲閣部所感而跋扈之氣一變乃曰閣部微服爲道者始得脫賴靖南助之何其妄歟靖南固忠然於閣部始終以興平之憾不甚爲用安得此言

題江變紀畧

巨源謂袁公繼咸預於晉陽之甲當時江左諸公皆有此說李映碧曰朝中雖萬公元吉亦云然莫能明也今明史力辨之予觀袁公乃厚德人必不預其事一時被刼無由自脫而袁左故相睦故有疑之者但何不死於左夢庚投誠之時更烈烈耳當時江左一督爲公一撫

爲張公亮二公葢皆思爲何公騰蛟故隱忍待之而張公不待入燕而死校袁公倍了潔也

再跋

巨源深譏姜公燕及謂其不知人而預事也然設身處地則姜固有甚難者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扃戶而力拒之其凶鋒不容姜之肥遯也且立死矣是時之死甚無名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既出安得復歸祇有一死殉之耳儒者據正誼以立言責備賢者非不當然終非局內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

三跋

金王定非能成事之人然使當時贛州不梗則李成棟之兵下庾關直抵江上外援未絕雖終非官軍之敵而圍城未易遽下且尚有退步也天特假高進庫以厄之以是知大命之有歸也夫

跋棃洲先生行朝錄

行朝錄中桂藩紀年一卷最多訛錯葢當時道遠不免傳聞之殊也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予取而序次之為跋尾周順德齊曾云方公以智從亡梧江葢丁亥也是年桂藩以閣銜召之入直方公知事不可爲力辭所謂十召不出卽指此也是

年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爲僧也庚寅始爲僧今錄云丁亥三月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益失攷也萬徵君斯同云丁亥劉承胤以武岡降桂藩踉蹌疾馳遇雨宮眷衣食都乏古坭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給上下服御膳品俱備桂藩感其功甚厚口授商邱伯今錄云商邱伯侯性迎駕晉封祥符侯不知何據錢侍御肅圖云金聲桓之叛歸粤中也降表以豫國入自署詔攺封昌國公聲桓自以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頗怏怏致書粤中大臣請還故封卒未之許今錄云封聲桓爲豫國公又一舛矣閩中降將郭天才舊屬聲桓

部下其語此事甚詳悉宗徵君誼云明金陵歷閩中歷及會稽長桓舟山諸歷其與新歷竟有不同如粵中歷以庚寅之十有一月置閏而新歷則辛卯二月是也瞿張二公以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何也瞿公浩然吟流傳於世亦未之攷耶德清胡處士渭云潘樞部駿觀歸安諸生以己丑春間道入粵庚寅扈從墮水而死今錄云戊子以駿觀爲樞部不知尚未至粵也此係吾同鄉姻眷更無可疑周順德又云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宣麻入直不久即去甫去而黃士俊至代之庚寅亦去今錄云己丑

何黃同入內閣庚寅同罷非也陸處士宇㸌云陳邦傅駐潯州焦璉駐平樂從前一最跋扈一最恭順其後一叛一死兩人判然不同今錄中連類而書不爲別白此失之大者葉處士謙曰滇中爭王封一案是最大節目首輔嚴起恆以此爲孫可望所害投之水中一夕虎負其尸登岸今錄中於起恆不及片詞何也葢自起恆死而桂藩入安隆予思以梨洲先生見聞之博又親與錢飲光金道隱諸公交尚有此失況他人乎是時吾鄉人多仕閩中而粵中最少以道梗也故先贈公頗費攷索焉

再書行朝錄

太冲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跡南歸雖庭詰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之者惟行朝錄已丑師次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戸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職方司郎中宋養時戸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溫嚙圜作南疆逸史不審其卽爲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題所知錄

黎洲先生亟稱所知錄之可信然錄中多袒五虎蓋田

間翁與劉湘客厚尤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不死桂林之難蓋欲收葬稼軒則可發一笑矣嶺表紀年則謂高必正留嚴起恆是日金堡大約朝臣其排張孝起田間亦在其列堡啖之以修撰兼御史故也然則田間正不獨以與湘客厚而左袒之蓋熱中於進取耳嗟乎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尚求進不已乎

題也是錄

鄧都督也是錄質實無虛語但其責李定國似太苛定國畢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殺馬吉翔耳若欲其以一隅而抗

王師挽鄧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終爲桂王百折不降至於旁皇交阯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則天鑒之矣屈大均過李獻武王祠曰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謂定國也今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曰李定國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卒關於王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矣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攉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自高皇洗湛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旦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厯不來竟是誰家之天下千楳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求巖穴有黄宗羲者精革象之學任推算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厯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别狀曰宗羲係餘姚故監察御史贈太僕卿尊素之子思宗皇帝所賜蔭今方以里社子弟從軍在左僉都御史孫嘉績部有詔優荅宣付史臣

亥年二月錄宗義從軍之勞并造歷功授職方主事尋與正中並爲御史予從野史得此表而家藏故有丙戌歷書一卷因附錄之於後蓋自甲申五月

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四王迭起其自爲正朔者尚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是亦權史者所不可畧也黃氏最精歷學會通中西顧於滄海橫流之際一小試之以甌越之彈丸當山河之兩戒其亦可悲也夫

讀使臣碧血錄

左蘿石侍郎之烈不待言矣其卒殺陳洪範於身後雖

涉於怪亦可以吐人不平之氣者也　國初凡三案一則侍郎再則錢鳳覽之殺謝陛三則黃靖公之偕諸國殤殺田雄或曰是皆遺民造爲此言曰然則司馬宣王亦受此言而通鑑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幸存錄跋

夏文忠公幸存錄有二本其一稍詳且志阮大鋮語曰此敝門生錢謙益也而一本無之愚疑前一本乃足本若芟之者乃丙戌以後東澗之客代爲洗雪而削去之耳嗚呼此公之瓦裂雖滅去此一語亦不足以自蓋也

續幸存錄跋

世以續幸存錄爲夏淳古作若非淳古固不應用此名也然有可疑者其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爲中書舍人也似矣顧其序南都衆正之在用而曰先人備位小宰此何所本文忠官考功耳乃以爲小宰乎其時小宰則呂公大器也淳古不應昧於官制若此

汰存錄跋

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恕詞又黎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梨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子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

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

跋三垣筆記後

映碧先生三垣筆記最爲和平可以想見其宅心仁恕當時多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如映碧先生者黨禍可消矣其中力爲弘光洗雪言其變童季女之誣至於主立潞藩諸臣皆絕不計及又言其仁慈勝而決斷少當時遺臣中不沒其故君者有幾人歟於龔鼎孳直書其垣中之過不少貶更人所不盡知也其中記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楨記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雄垣則失攷也至鄭鄤一案當主

梨洲先生之說而筆記所言太過耳

題宦夢錄

黄太稺宦夢錄言魏藻德之驟進由於馮銓其言足補明史然藻德之福命遜於銓多矣但太稺與李建泰善極稱之則失人也建泰本有時名故夏文忠公幸存錄亦稱之及觀其當大難時特庸人耳太稺頗譏與化受督師之命而惰然與化之才遠在太稺之上其督師非惰也實當事不可爲之時耳

題高中丞存漢錄

即守麋記畧也

王光恩入

本朝爲襄陽總兵存漢錄中載之甚明其後以反而死見於高公之子宇泰所著雪交亭集光恩以反死其弟光泰入鄖陽十三家軍中亦見雪交亭集而明史列光恩於高傳之尾曰以功名終誤矣雪交亭集流傳不甚廣若存漢錄則送入史館不應亦未之見也斯言蓋誤本於盧宜

題朶顏三衞宗支

明之朶顏三衞今之蒙古喇爾沁也其前事見於明史朶顏本傳後事則皆見於

累朝諸實錄是冊蓋職方之底簿也在韓江馬氏藏書

中讀史者攷證力不及此然如有倣遼史之例作部落表則是册不爲無用也東人之長曰土蠻曰黑失炭曰長禿曰納木歹曰那彥兀兒西人之長曰把都兒曰辛愛曰安灘北人之長曰納林其所屬多矣今之喇爾沁凡三國一曰杜泠郡王札世一曰鎮國公吳特巴拉一曰多羅貝勒札木殆弁爲大部也方太宗伐明時喇爾沁以軍從會上書莊烈帝請罷兵修好書中猶稱三衞自陳不得已之故今明史失載當補入

題潭西草堂憶記

記言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已阻之事在辛巳冬次年六月始入閣然則今明史本傳謂馮尚書元飆勸宜興引興化入閣其成涿州之事興化入而背初說二輔因之搆隙其說不可信矣興化果如此此小人矣興化自記歷歷言前爲井研所阻後爲所中其於宜興似無隙也興化自以才爲上知明史不知何據坐以此說譏其始進不正吾未之敢信也

再題

思陵宰相以庶寮破格用者興化之才爲第一及其受督師之命而不前譏之者多矣雖同官黃景昉亦云然

其實不足以咎興化也天下豈有無一兵一將而令其以宰相之虛名擊賊者甚矣其謬也史公可法論救之疏其足以雪之矣

題天南逸史

是書始瞿留守族人所爲故多稱先太師又閒稱稼軒而述留守之言稱之爲弟又言在留守幕府爲之理錢局事則亦嘗仕於桂矣而予攷庚寅桂林百官簿無其人也其自稱是年圖入蜀不果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於詹世勛則是預於太湖集師之役者也按嶺表紀年曰己丑守輔瞿式耜同

族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人則是書殆卽其人所作其所志留守身後事有御史姚端有楊藝有陽羨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藝耳可采以補其闕

題嶺表紀年

是書未知出於何人之手似有憾於稼軒與別山者其謂稼軒元隨周文顧成之横至比之江陵之游七嶺外大臣唯于元曄魯曾元藻不爲之屈餘雖別山不能免周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爲稼軒孫昌文縊殺之於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山與元曄爭爲督師激稼軒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貞士矣

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勛鎭習氣㬎出自愛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其必無此然士大夫亦正不可不以此爲戒也

再題嶺表紀年

曾尚書元蘗仕桂王蓋章曠之亞而出堵胤錫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爲立傳乃闕事嶺表紀年載其於已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爲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爲給事杜如蘭金光豸爲禮兵二部郎張之陞金光旻爲行人當此匆匆而以收羅遺逸爲事亦見有明三百

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樞傳亦失載

題庚寅桂林百官簿

寧士仕於嶺外者甚少以是時道斷也攷之百官簿祇三人其一曰余御史鵾起其一曰任太常斗墟皆鄞人其一曰陳工部純來奉化人太常豫於安隆十八先生中最烈矣工部不知所終御史在明史附見何公騰蛟傳中曾以監軍下湖南有勞而其後失其事予里居訪之諸余乃知爲故通政使本之後今亦絕世無可攷近始得其始末太息其從亡勤事而晚節爲曹志建所誤爲可惜乃附志之曹志建者亦鄞人也字光宇世襲滄

洲衛官以　大兵故曹氏合門死王事者凡十有三八志建不知何以得起於楚官至巡按已而得道郴諸州二十餘縣駐龍虎關桂王封之爲保昌侯晉永國公加太師堵胤錫者初爲長沙守與志建善後亦爲閣部方招撫忠貞營以爲用率之入衛忠貞故流賊志建畏其抄掠以兵襲之得胤錫志建恨其左袒忠貞也欲留而殺之胤錫逃入宮川監軍僉事何圖復寨志建索之不得以兵圍之圖復善撫猺獞得其死力志建累敗益恚而圖復已送胤錫入朝矣志建乃欲殺圖復而御史故於志建爲中表兄弟又累立功幕府爲人所重志建用

之以誘圖復竟入其寨指天日爲誓力言曹兵無他願
釋甲合從以報國而志建已解兵去圖復稍信之於是
入關見志建志建厚禮之請以爲郴桂道盡移其家守
關既至一夕殺之闔門無遺僅二子脫入猺峒時人大
以之咎御史而御史次年暴卒於梧志建自是亦不振
竟爲　大兵所滅其兵敗時猶疑圖復之子導猺兵以
報仇云或曰御史實爲志建所欺非有心於誘圖復者
然終莫能明也初予議祀甲申以後諸忠節范生鵬問
予以御史何故不豫其時予尚未深悉其事未敢答今
范生逝矣嗚呼志建亦忠義之後卒以悍不終而御史

受其累乃知文山幕府列傳中未易廁也

粤中版授官簿跋

粤中版授官簿一冊予見之仁和趙氏審定爲桂王庚寅年所輯瞿稼軒別山以庚寅之冬桂林陷死節而桂王已丑開科親取諸庶常今是簿首列稼軒部臣中列別山而諸庶常皆列焉其爲桂林未陷時物明矣閩諸遺臣皆列名而浙之石浦翁洲諸人一一不得預則以魯王猶未通問故耳其中人物予所知者止十之六七惜不得起獨漉諸公而問之

題海上遂志錄

鄭成功之在海上

世祖曾以海澄公招撫之成功亦上表但不肯薙髮而止不肯薙髮則非眞降矣然其多此一表是不能不媿於王保保者也故

世祖嘗曰成功若果忠於明豈不善但彼實嘗投誠上表豈非反覆之徒大哉

王言成功亦當內慙矣世之論成功者譽之或太過要其人自是雄兒幸而死於壬寅使天假之年至於三逆抗命之時是大患矣是則

聖朝得天之厚也

題桑郭餘鈐

桑郭餘鈐者謂桑惟翰所法爲郭汾陽而明季之吳逆又似乎師桑然其說不甚覈也吳逆進退俱失無所置辨至謂其以陳沅故叛闖則亦近乎下流之歸據楊宛叔言與沅同見繫於劉宗敏旣而沅爲宗敏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沅尚未歸吳也其亦妄所攷而得其實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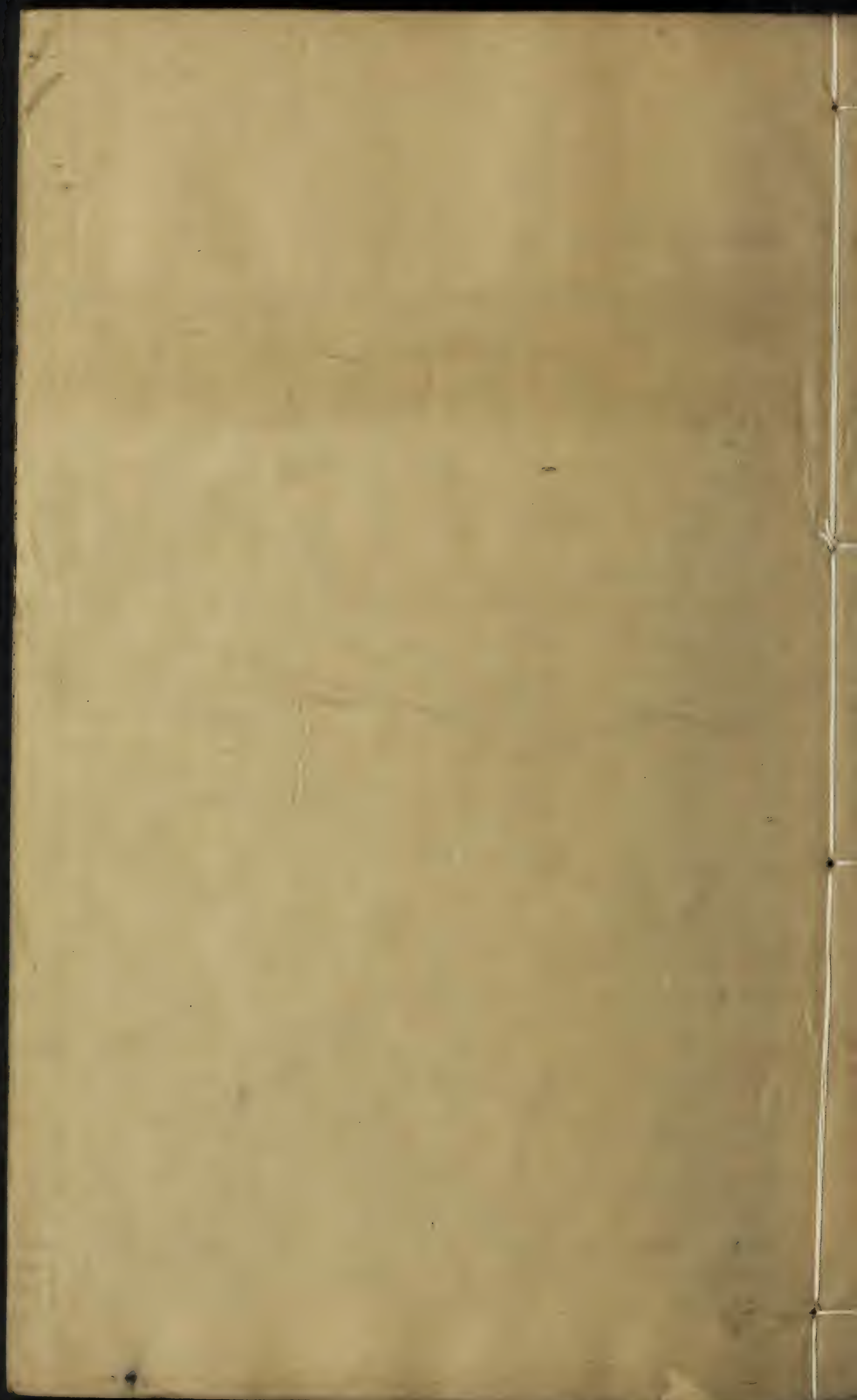
題視師紀畧

謝三賓視師紀畧一卷蓋其自登萊還時所爲也三賓非有將才幸遇朱公未孩得成功遂加太僕猶以不得

旄節怨望而不知其乾沒賊營金數百萬不遭徵尤已屬萬幸矣其富既耦國遂有以告流賊者甲申之難其子於宣方官行人以此被拷獨酷致死晚年求用於新朝總仗此多金欲以賄殺六狂生不克竟殺五君子以爲進取之路而新朝終薄其人不用也然所殺吾鄉之正士則亦多矣甚矣此多金之爲厲也三賓知嘉定時以贄列錢受之門下爲之關雎婁唐諸公集其後與受之爭妓柳氏遂成貿首之仇南都時受之復起且大拜三賓稱門下如故其反覆如此而所擁多金至戊子以後爲海道孫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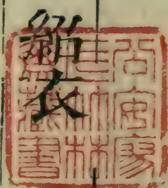
秀勒取殆半三賓忿甚賂大府劾去枝秀以報之所費亦不貲於是其金漸耗遂蕉萃以至於死

鮚埼亭外編卷二十九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四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遜菴先生在劉門其勇於急難不下祝公開美行實一篇最詳盡惟言意爲心之所存則遜菴有不盡守師說者故梨洲別撰行狀一篇然遜菴所敍閒有梨洲之所未及者當並存而不廢也遜菴之自敘曰日初避亂天台聞訃道阻關後嶚嶇閩粵越五年己丑南還始得哭先生於古小學然則遜菴丁戊之閒殆亦嘗參海上軍

事者乎赧王之立也世謂史閣部所以持異議者出於呂大器錢謙益而遯菴行狀與忠正子伯繩所作年譜則謂馬士英先持異議其後中變遂嫁之史公此異聞也嘗更攷之遯菴後嘗爲僧然有託而逃不以累其正學近議於忠正祠中配享諸高弟有不知而欲去遯菴之名者予力持之得免遯菴之子壽平工書今人皆知之而遯菴身肩正學之傳以遺民不媿其師反寂寞無能道之者甚矣原伯魯之多也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明史所作公傳皆本行狀而乙酉以後起兵之事甚略

蓋有所諱而不敢言予則以爲不必諱者夫浙東一隅之地其不足以抗　王師也明矣然使當時如公之策盡公之才則　王師亦終煩擘畫而江上未必不以此延歲月之喘乃卒不能用其言也是則天命在
聖朝雖有善者無如何也故正惟詳述之而後知亡國之際未必無人而回天之力無自而施也方潞王之在杭也蕪湖信至公與蕺山劉公奔赴公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潞王已定策迎降不納於是東歸劉公絕粒而以起兵事屬之公公歸姚數日事未集劉公遲公不至垂死張目曰爾般豈爺約哉劉公卒之二日

而公兵起山陰會稽兵亦起公哭於劉公旐前而行聞六月二十五日會師西陵駐營龍王塘時列營數十參差前卻不一公軍於其中最弱而戰最勇每出兵必先戰戰輒爲　大兵所首衝或敗公輒再整兵不少挫於是樞輔張公國維約諸營以十月初八日爲始連戰十日是日公與陳公潛夫合營而進部將盧可充先登有功次日復戰又次日復戰諸將史標魏良皆有功息兵三日復出史標伏兵西岸魏良先出戰死伏發　大兵不利益兵至公姪茂芳出鬪史標以大礮衝之又捷未及十日收兵而止而公已四戰勝負亦相當先是公與

諸軍議以江面仰攻甚難不如開道入內地爲攻心策

而海寧諸生顧名佐適來乞師又查繼坤查繼佐兄弟

亦至繼坤爲公言臨平陳萬良之勇能梗　大兵平湖

馬萬方亦來公喜以書幣招萬良至則請於王以爲平

吳將軍議西渡乃以十月十八日使部將徐明發渡江

策應萬良方爲　大兵所困明發至而免於是公軍遂

西行殺臨平務官至北陸萬良與明發合軍札五杭敗

嘉湖道佟國器軍焚大舟二奪小舟二十餘大礮四甲

三弓三十一刀槍共一百四十餘時十月二十二日也

次日札新市次日札雙林次日遂至吳江次日以軍無

繼退五杭復退臨平次日至天開河　大兵正邀擊而
公以中軍至遂濟江是役也浙西爲之一震而惜其不
繼而返也十二月朔　大兵伏內墩張公國維部將趙
天祥西渡公軍應之張軍在上流公軍在下流　大兵
徘徊不果出各以其軍返二十四日張公復議分道齊
出奪門方國安軍先敗諸將不救公與陳公潛夫王之
仁血戰於下流得相持而諸軍氣已沮公憤甚乃乞師
於張鵬翼裘尚奭仍與陳公合軍以出國安亦遣兵來
會稍有斬獲公始終欲用西師乃請封萬良爲平吳伯
以吳易爲總督朱大定錢重爲監軍大定身至浙東請

期且言嘉善長興吳江宜興皆有密約而瑞昌王在廣德引領以待查繼坤馬萬方輩皆喁喁也於是孫公嘉績錢公肅樂亦助公請公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為犄角足踞浙西之肩背而困之萬良請但得兵三千人給半月餉即可有成顧公軍不滿千人其餉又減口以給陳公軍無可支而餘營有兵有餉皆坐視公雖大聲疾呼繼以痛哭而莫如之何孫公乃遣知餘姚縣王正中獨進至乍浦不克而還於是萬良三疏請行公為之力措得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冒矢石以前幾克德清而

德清內應之民兵先潰公部將徐龍達死之於是吳易方以軍來會而公兵以無繼已渡江浙撫張存仁大出兵攻易則萬戸之軍入山自保不敢復出是役也使江上有牽制之兵則公軍尚不返萬戸與易皆得互相援而又以獨進敗於是公請急援萬戸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裘尚奭皆請行而開遠伯吳凱尤毅然請獨任之行且有日忽有詔張鵬翼援嚴吳凱守溫其局復散最後而大學士陳盟亦助公請乃復議別遣翁洲石浦兵由海道行又令姚志卓出廣德其事益迂緩而江干已失公亦入海卒死鄭彩之手蓋自晝江事起諸公皆

忠臣而所謀之銳志之專膽之勇未有過於公者諸野
史多疏漏祇蕭山徐氏浙東紀略稍具首尾于故旁參
互證別爲行狀跋尾一篇以此張中丞傳書後之例云
公生平頗畏其夫人之嚴故在北都嘗置一妾生子而
留置之京未嘗攜歸及公入海幷一子爲彩所害而妾
自京歸攜其子得以奉公之祀此亦狀所未載者而萬
艮軍敗被執亦不屈以死萬方從公入海竟卒於域外
徐氏浙東紀略亦有誤者如謂王之仁來歸出公之
力不知此乃錢忠介公事誤移之公高氏雪交亭錄
則謂公子爲鄭彩增公死後尚育於彩家亦誤也

題陸鯤庭陳玄倩傳後

鯤庭玄倩二先生之搆難也至傾江浙諸社各分左右袒鯤庭得十八玄倩僅十二欃書蜚出𤓰明門戸之爭多起於細微卽此可驗相傳鯤庭矜而亢玄倩不持小節各有瑕疵玄倩之拔中州方略大震或語鯤庭曰爰盎亦自可人鯤庭殉乙酉之難玄倩跳而東起兵於西陵之下莊嚋昔浙東才彥和鯤庭者如萬履安劉瑞當輩始皆謝過結歡恨前此不相知而玄倩首上疏爲鯤庭請贈謚時益歎爲不可及玄倩之起兵也破家餉軍事去曰我不可以負鯤庭挈其妻妾沈水而死未幾鯤

庭入夢於其子曰若輩小兒恐未知大義自今以往其與陳氏後人重敍舊好以永世世先太常公聞而嘆曰曠林之戈一變而其爲鄧林之杖更何尤哉初鯤庭最善者曰宮允吳君其殉也呼之與偕而宮允逃之君子曰人固不易知也

題馮鄴仙尚書行狀後

浙東以洗文恭公之故黨議所錮及於四朝斯眞可謂黨錮者矣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通可謂大有功於浙東者也然尚書才大故聯絡太廣相傳前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尚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

黨以爲我用石齋先生之禍謝陞魏照乘必欲殺之尚書援計於吳來之遂得涿州之力以起宜興得宜興之力以救石齋是蓋不得已之用也而尚書亦以此蒙謗及尚書自中樞歸世謗其爲避事以爲負國則其說尤不公予謂尚書之去位並非負國何也尚書力爭秦督之出關矣甚且請身先下獄以觀其言之驗而思宗必不之聽不可則止是宜去之時矣必栖栖而取陳新甲之禍則愚人也尚書之料事如此思宗不能竟其用斯國之所以亡也而以之謗公不亦冤乎

野史謂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不能尚書勸具引興

化同升以爲助與化旣相負前約於是與宜與有隙
此說亦不覈與化亦豈反覆若此據黃氏宦夢錄則
謂尚書不甚合於與與化力糾袁繼咸不任江撫又與
前說相背此等皆不足信之言

蔡忠襄公傳後論

明烈帝時以西竺之傳講學者蔡忠襄公雲怡黃忠潔
公海岸金文毅公正希皆先後殉節是固滏水所云佞
佛不害其爲君子者歟然或又云三公多此一講學也
陽曲傅氏作忠襄傳多軼事其所載山東人李氏講木
虎乃甚言忠襄之迂非有用才也講學諸公不切時務

蓋誠有之然陽曲竟謂忠襄雖死實無功於晉其有功在提學江西時能得萬元吉揭重熙曾樱支柱天地足以言功則過矣忠襄卽不克以保晉爲功而克以一死示晉人綱常之義卽功也且萬揭曾三公之死足以爲師門之功而忠襄之以身倡死反不足爲功亦過於責備賢者矣忠襄豈敢以一死爲功在論者正不可以其盡瘁危疆爲無功也況據陽曲言忠襄先撤寧武周公共守太原周以師至忻矣而國人謂周之部下皆邊兵不可測忠襄不得已謝遣之然則使周公得入城共守事未可知忠襄之無功未可以咎忠襄也三公中正希

最稱知兵然觀其薦用申甫得無亦木虎之流亞哉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姜敬亭熊魚山並糾陽羨相國得譴但敬亭因疏中有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一語思陵怒其詰問詔旨遂責二十四氣姓名至魚山則似原未能無罪者嘗讀盧函赤續表忠記言其自建言降調以後怏怏失志會求光祿丞不得嘗思所以報之迨兩次召見因首輔在旁不敢盡言卒聽吳來之之詐默然神沮游移畜縮全屬私見以烈皇之猜察即令披肝瀝血絲毫無瞻顧猶恐言不見信況如此者能不動其疑乎故尹宣子謂帝是時

已慍首輔賓怒魚山之首鼠謂其兩下討好遂反以誹謗大臣加之雖未知然否要之固宜矣

跋始寧倪尚書墓銘後

鴻寶先生在明謚曰文正其在
國朝謚曰文貞當時禮部牒行浙撫下倪氏文卷可據也今明史並作文正誤矣初明人本擬謚爲文忠先生之弟朗齋願得文正或曰文正古未有以贈死難者朗齋曰是乃所謂得正而斃者也議遂定於是同難杌縣劉宮允亦用此謚并及於遜志先生皆以朗齋之言故也文貞之謚於義略同然終未可竟混爲一也

題薛歲星作王武寧傳

歲星所作王武寧傳如其言浙東之役全出其功而孫熊錢沈反屬聞風而起者謬矣方王同罪而王以一死浙東人多稱之雖清流如蔡大敬徐涵之多所稱許其故何也武寧子鳴謙亂後爲僧即所稱宣在字友聞者也粉飾其父事以乞言於諸公故世多信之不知非鳴謙之狂愚不足以速其父之亡而身後欲爲其父求忠臣之目何可得也歲星所作諸忠傳聞其多類此讀者幸諦審之勿輕信也

題徐俟齋傳後

石齋先生於丙戌薦佚齋貽書臥子招之入閩臥子亦欲佚齋參其軍佚齋皆力辭以爲諸公不過因先人之大節而及藐諸孤是昔人所云因以爲利者故不敢若安危得喪非所斤斤也此可以見佚齋晰義之精而其中未嘗不具保身之哲可以爲世法顧作佚齋傳者多未之及予故表而出之

題馬士英傳

馬士英有良子曰馬錫幷其父所爲欲感悟之而不得遂先歸其後不豫於禍一曰馬鑾則與士英同死張怡載其事於隨筆嗚呼以錫所爲不欲挂名於士英傳中

明矣然明史不宜失之是則犁牛有子之說也

題史閣部傳

禮賢館徵士請決高郵湖以灌　大軍史閣部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其仁人之言乎閣部之純忠大節無可議矣而是言則關於淮海百萬生靈之命揚人所當尸祝也諸傳皆不載予得之王解州朱旦之詩特志之且決湖所以害　大軍者少而害揚人者多勢且與汴河之覆轍同又不可不知也

題田閒先生墓表後

望溪作田閒先生墓表未嘗從其家訪遺事但以所聞

先生為諸生時辱巡按御史之附奄者著之謂卽此一節可以想見其生平也先生從亡之詳具載所知錄望溪似亦未見此書吳農祥謂先生曾以山陰嚴相國之薦拜副都御史兼學士持節受高一功李錦等降時高李合軍擐甲傳呼使者入見踞坐不起先生前叱之曰汝輩昔失身為賊其罪滔天今旣洗心革面願為王臣而作此偃蹇狀是何禮也吾當一死報國寧有懼耶二賊嗒然氣喪急起跪而受詔且謝過先生留其營者久之後所謂鄖陽軍者也農祥言此事親得之杭人朱東覲當時實以副使同先生往當不謬且其文甚壯但高

李之降在思攴時非永明也撫高李以歸國者中湘何督師非山陰也先生由推官遷膳部攺庶常終於編修非副都先生自序立朝惟救金道隱戍滇事不言其他豈有所知錄不載而尚可信者農祥所作殘明諸公傳多矣信口無稽以欺罔天下不知其何所見而攷據又疏未嘗核其歲月時地之確可爲絕倒乃鈔所知錄以寄望溪使更詳序其本末揭之墓門幸無使囈語留貽淆亂舊史爲也

錢忠介公祟祀錄跋

顓菴王公視浙學行部至寧首祀錢忠介公於學宮幷

及丙戌殉節秀才趙景麟可謂以忠孝訓世者矣顧謝三賓亦以是年同得祀何其漫不攷核一至此耶予年十四爲諸生謁先司空宗伯公於祠見三賓主憤甚擊之不碎投之泮水幷故提督張杰之主亦投之忽忽二十六年矣奸人就死魂魄應已澌滅卽在學宮豈敢晏然享祭此不過予少年意氣之所激也展閱忠介祀錄記之於後

讀陸太僕年譜

洪承疇爲秦督其殺賊多失實蓋旣仕本朝梅邨輩諛之也此惟黎洲先生嘗言之然予求其

徵而不得今讀陸太僕年譜言其尾賊而不敢擊賊是譜出於甲申之前可以見棃洲之言不誣據太僕之子惠迪言洪督待太僕甚不相能太僕死事其得卹者出於巡按練國事之力則洪督幾掩其忠矣是不可因梅郵輩雷同之口而附和之也

再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爲兗東道時方征登萊謝三賓視師其媚高潛詔劉澤清太僕詳志其醜三賓自作視師紀略盡諱之然在三賓之生平固不足恥也

三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半生敭歷兵間爲忌者所抑而卒死於兵予微嫌
者矜氣未化讀年譜可見矣兵危事也而太僕易言之
故陶石梁言其喜言兵蓋微詞也隆德之難固由洪督
之掣肘然觀其一出亦自輕脫少臨事而懼之意此正
不可不知非敢妄議勞臣也

題徐狷石傳後

馮山公集中有徐狷石傳吾友王瞿多所不滿請吾更
作予以馮傳略具首尾亦足資攷證若瞿所訪得軼事
可別志之傳後也瞿曰狷石嚴事潛齋其後潛齋亦畏
狷石嘗一日過潛齋問曰何匆匆也潛齋答曰主臣以

兒子將就試耳狷石笑曰吾輩不能汞錮其子弟以世
襲遺民也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矣又從而爲之謀則
失矣於是潛齋謝過甚窘狷石最善顧宛溪會有事欲
商之宛溪而宛溪在崑山司寇館中狷石徘徊其門不
入會宛溪之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然終不肯入司寇
亦聞之亟遣人出迎之狷石已解維疾去矣潛齋之辭
徵車也其孫人頗勸之狷石謂曰吾輩出處之際使若
輩得參其口乎潛齋遽曰謹受教是皆瞿所述狷石軼
事足以厲風俗者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端恪神道碑文出於靜海勵尚書然其於公之學術節概有未盡者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爲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

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朱邸徧讀三車經籍直見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而熟處未忘也兵部侍郎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

上問之曰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諸所盡通李公對曰主臣向於藏經亦諦覩之然甚無補於天下國家

上笑而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部侍郎亦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

之而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留
心經世事以報
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
陛下為堯舜不願
陛下為釋迦臣即有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
上改容頷之曰良是時臨川已罷官聞而嘆曰君子哉
閣齋也說者以為雍正十年以前
內廷不舉法會者二公力也端恪前此為選君尚書隆

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尚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尚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寮友當如此矣入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予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端恪旣爲儒私淑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尚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淩君嘉印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間有未安皆反覆以求其通論

者以為應氏功臣碑文極闡明端恪之學而不知其淵
源所自出予故特表之東撫田文鏡請以耗羨歸於公
用
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衆以
上意所向不敢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
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
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為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
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

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衆皆爲公懼

然

上雖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碑文微及此事而不悉端

恪之卒其二子皆少故事跡不能盡詳其獨對語世所

不知予從臨川李公得之當記之以登　國史長君遷

今爲戶部語次因乞予序其事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五

讀荀子

太史公傳荀子謂行年五十始至齊遊學顏黃門家訓因之而劉中壘說苑作十五相去懸絕無可折衷攷儒林傳齊威王招天下之士於稷下而荀子客焉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不知荀子以何年至姑弗論但以歷事之君計之則宣王十九年當齊極盛之時湣王四十年當齊大亂之時襄王十九年當齊中興之時星移物換前

此田駢之屬皆死而老師獨存尚修列大夫之缺三爲祭酒固已百齡有餘然而齊王建之三年春申君方相楚又歷八年荀卿仕焉春申柄政二十四年死於李園之難荀卿失官卒葬於楚卽如說苑所云已極年齒之永者矣又據說苑荀卿歸卒於趙亦與史記不同

荀子生於趙見史記卒於趙見說苑然終身未嘗立趙之朝以齊始而以楚終乃曾與趙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之前頗不可解方荀子之由趙而齊孝成未立及其由楚而趙孝成已亡大抵當在去齊適楚之交其年數頗相合通鑑所載頗爲得之此雖無甚關係然亦讀史

者所當攷也

跋賈太傅新書

太史公言漢文帝雅器太傅將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學詆之世或以太傅不善用其才深爲惋惜予竊以爲絳灌當時賢臣不應至此攷應仲遠風俗通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有寵於帝太傅與之同列獨不爲禮恨而擠之因漸見疏然則長沙之出殆非盡大臣之過也此係太傅立朝大節太史公及交其孫乃不爲之表章可謂疏漏史稱鄧通不過自謹其身絕無他能觀於仲遠所言亦可畏矣夫得君有若文帝三

代以還不多覯者然且深知太傅之才仍使弄臣得與比肩薰蕕鑿枘可爲長太息者矣

書韓文公集後

退之先生陽山之貶實爲韋王之黨所排諸家皆無識者洪慶善方崧卿始備得其顛末足以補唐書之漏按寄三學士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別賓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畀彈射不逐恣欺誑又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當時小人忌先生必欲乘間去之特假其罪於建言卽素以文章相契者

亦不能容故神道碑謂論旱饑本傳謂論宮市皆非致禍之本又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縶不得歸槲𥟖別賓司直詩云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蓋韋王之黨敗後餘孽猶存先生雖量移仍多危懼城狐社鼠可想見其槪矣

讀石徂徠集

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於閣以美揚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是一怪也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

人之謬是一怪也涑水亦不非揚雄然猶爲之周旋其辭謂其鑿何飽之禍而委蛇爲之卽南豐以爲合箕子之明夷雖其言亦失春秋之意要未若徂徠之武斷夫欲崇節謚而乃有取於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歟

題雁湖注荆公詩

荆公詩注五十卷見於昭德讀書志而不詳誰作今雁湖之卷與之合然晁侍郎年輩不及見嘉定以後書則志所列別是一本非雁湖作也但不知雁湖之前既有注何以絕不一引及之不可解矣雁湖居撫州築裳峰

草堂以箋公詩又引曾景建以自助其功甚勤其材甚博然尚不能無失者如錢公輔築偃月堤於四明故公贈之詩曰載沙築成天上路今泛引唐人宰相沙堤以證之疏矣江鰩柱爲春產車螯爲冬產今雁湖謂江鰩柱卽車螯謬之甚者又謂曾文定公未第時嘗游四明其說無據三者皆關吾鄉掌故故特詳之至引後山紫微詩句入注益屬無謂荆公乃後山前輩豈有反引用後山詩者紫微則荆公不及見矣以雁湖之多學而謬誤在所不免信乎注書之難也

跋宋宗忠簡公集

宗留守集六卷遺事一卷雜文一卷歲甲辰從友人左
東陽家得之公之人不以文重及見其文益不能不悲
其人嗚呼宋南渡時有李忠定與公而不能用讀忠定
梁溪集及忠簡二十四疏約諸帥勤王入衛書可謂大
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何物汪黃褎如充耳悲夫予又
讀明儒王華川所作公傳謂公以高宗無北還意中原
不可無主因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高宗母
弟也汪黃遂譖公有異圖是以有門下侍郎御營副使
之授命未下而公訃聞此事國史家乘皆不書未知華
川何所出書之以俟博雅

跋木筆雜鈔後

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於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篔窻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篔窻䄂以示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駡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篔窻表弟當卽其人也按明輔字子良後村集中有其輓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靑出於藍自一家尚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鵩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汙靴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

節後詞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題眞西山集

慈溪黄氏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眞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閒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趣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淸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淸之開邊建議御閫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閫延及州兵皆鬨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

罵出院除政未及拜以疾終

子全子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讀臨川李侍郎穆堂類稿譏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青詞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愚嘗詳攷其本末而嘆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逕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已則固有不媿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横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慙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況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

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卽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隳軍知擧之短而於呵護鄭淸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耶吾於是而致歎於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詞起家故詞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歟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辨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於當時

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以其命訊日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擴斥佛老固其宜耳今世之尊西山者靈同一詞予之言固知世之論學者必有妄摘大儒之說然舊史之是非不可枉也故謹錄文潔之語東之臨川侍郎以申其所未盡焉

東發先生史稿跋

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即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稿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

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於眞文忠公傳謂晩節阿附鄭淸之大有微詞與理度二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世有能重雕日鈔者當以此稿及理度二朝政要附之

跋史方叔朴語

方叔爲文惠長子官至禮部侍郎先文惠卒其所著甚多而朴語二篇則其擬子部之作其書謂司馬文正公大而未化尙去韓忠獻公一閒雖未必盡當要亦有志

者方叔之書多不傳予得見此二篇鈔之以爲甬上遺
文一種

題史泰州友林集

清叔爲文惠弟大中大夫源之第三子以其妻宗女澤
累官武功大夫右春坊帶閤門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
使知泰州兼淮安提舉友林集本二卷今僅存乙稾而
巳史氏家門著作極盛經苑則文惠有尚書講義二十卷
周禮天地二官講義十四卷論語口義二十卷彌大有易學
指要衍極圖說定之有鄉飲酒儀一卷太極圖論二篇易贊
著說嵩之有周禮講義文卿有易解蒙卿有易究十卷芳

卿有古易學詩題詞夏小正經傳攷契卿有太極圖說
公瑆有易演義象數發揮史料則彌遠有高宗聖政編
要二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紹興求賢手詔一卷忠宣有書判
錄彌忠有廬陵教民集守之有升聞錄傳記則文惠有
會稽先賢傳二卷定之有鄱陽志三十卷饒州志二卷象數則
守之有潛虛解說林則彌大有世家二篇朴語二篇鏡菴叢
書守之有世學二十四卷心易龜鑑文卿有石窗野語書學
則文惠有童丱須知三卷彌忠有歷代總括臨池筆記芳
卿有石鼓文攷類纂則吉卿有廣事文類聚而別集則
文惠有鄧峰眞隱漫錄五十卷直翁外集二十五卷彌大有朴

齋外集忠宣有滄洲詩稿彌林有懶齋集彌忠有自齋集五十卷彌應有自樂山吟彌堅有獨善先生集五十卷宜之有用拙齋集定之有月湖集嵩之有野樂篇百篇宅之有雲麓集安之有類稿懶之有拙齋集蒙鄉有果齋集越伯有雲閒集徽孫有觀物和陶詩公琎有蓬廬居士集大半爲經籍志之所未載者予搜求前輩文獻於永樂大典中鈔得文惠周禮論語二種彌大朴語二篇於天一閣范氏得文惠漫錄其餘則偶或遇其奇零篇幅而未能盡也當時以三宰相兩執政重圭累袞之勢而各肆力於撰述亦正有不可及者序稱文惠爲魏王按

宋史文惠封魏公贈越王恐序誤也淸叔之官不達今讀其集蕭然物外不能見其爲閥閱家兒其亦同叔南叔之亞也歟讀書附志載有黃景說曾丰序而今無之葢弁於甲稿之首也今乙稿序亦失其首葉吾友厲徵君樊榭定爲鄭楲作

跋遺山集

遺山之於金雖有爲崔立撰碑之累事由刼脅要其志節不可盡沒也其力求修元史亦思以効忠於金卒被阻而罷然其惓惓亦至矣惟是遺山以求修史之故不能不委蛇於元之貴臣讀其碑版文字有爲諸佐命作

者至加先太師先相先東平之稱以故國之遯民而致稱於新朝之佐命者如此則未免降且辱也遺山又致書耶律中令薦上故國之臣四十餘人勸其引進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顧言呼諸子相從潁水濱昔人風節尚哉要之遺山祇成爲文章之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記於國史以自脫者皆此等階之厲也嗚呼宗社亡矣寧爲聖予所南之介不可爲遺山之通豈予之過爲責備哉

重定中州集序目

中州集第一卷至第七卷是遺山所先定者至第八卷

邢具瞻忽別起愚爲數之至第九卷馬舜卿適合商平叔所云百家詩略之目益卽平叔本而遺山附入之不欲沒其實也諸相劉豫而下則又遺山所續采者故詮次復別是皆按遺山自序而可知也獨其中於愚意有未慊者遺山之開卷也以宇文虛中爲首虛中終不可與吳激輩同年而語虛中爲受金官志圖挾淵聖南歸事已垂成秦檜以其蠟丸洩之金遂與同謀高士談闔門受害故宋爲之贈官予諡立廟置後而且賜姓於其嗣子卽宋人之痛之而虛中之志可原也已朱弁固賢者其不屑與虛中合集或亦未悉其密謀也倘必執豫

讓二心之言以繩之無乃使長逝者過於誣屈曩者同年生杭世駿注金史愚嘗遺書欲其爲之灑刷世駿亦以爲然遺山所作傳亦未嘗不著其事而仍弁之卷首則失矣趙晦靖康末一主簿汴京破後不復仕楊輿宗以建炎渡江著龍南集以志懷斯其人皆陶潛司空圖之儔也姚孝錫曾仕金遺山尚置之南冠之列而反於二公混以爲金人亦所未安遺山謂金之文藝當以蔡珪爲首其說甚當然甲乙二卷宋遼遺臣先後參錯不甚了了別起之二卷亦然故愚妄爲定之以首二卷爲前集以位置宋遼遺臣自吳激始合之以張斛蔡松年

馬定國祝簡朱之才劉著施宜生及後二卷之王競李之翰晁會趙慤王樞而附之以劉豫杜充張孝純虞仲文仿歐史唐六臣傳之例也以末一卷爲外集則司馬朴滕茂實朱弁何宏中趙晦楊興宗而附之以宇文虛中高士談姚孝錫仿宋史周三臣傳之例也其餘則爲正集依其時代次之亦可矣近世言金史者好詆遺山盍自王尚書阮亭始然遺山亦何可輕詆如愚所言未必非遺山之功臣也

讀歸潛志

元裕之與劉京叔互委撰崔立碑裕之作滹南墓志有

云崔立刼殺宰相送欵行營翟奕輩請建功德碑召公爲文自分必死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太學者京叔與麻信民也裕之別業上梁文曰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刼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彀此指京叔之委過於裕之也及觀京叔歸潛志中所述則深有憾於裕之并及滹南予平情攷之滹南與裕之實不欲撰碑而又不

敢抗故強付之京叔與麻信民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撓裕之以其謗文人遭此亦可悲也陵川郝文忠公宗師遺山者也其詩曰國賊勒文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兒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郎用宰相血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蓋極口詈京叔矣然其末曰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則遺山之不能無罪亦可見矣特不應使獨受過耳史臣書其事於滹南傳中元劉情事頗爲平允雖然胡不早去而栖栖於圍城之中以自貽伊戚吾乃嘆宋之亡相率引身而遁者自審不能爲文丞相

家參政而又懼遺吳堅賈餘慶之辱雖其於殉國之義有愧而潔身則得矣正未可以深罪之也或曰是時四郊皆兵殆欲去而不能不然裕之輩不若是之愚也雖然此手豈可使著賊吾不能不爲諸君惜也

題許文正公集後

靜修先生退齋記予向疑其爲許文正公而作然尚未敢質言之及讀道園作安嘿菴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

不以一身之利害飾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莫知奪也觀靜修攷察於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攷之其爲許文正公無疑也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於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於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和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躐等謂屏棄猷爲乃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乃變化

氣質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絕學於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僅在善人有恒之閒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跋危學士雲林集

竹坨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銜命守廟待以其子於儒教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按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

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掊擊其爲仰體當宁之旨明矣若淸江集混言三年識公京師未幾公卒是葢不欲詳言其事故略舉之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於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於刀劍章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旣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眷睞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旣高雅志不仕之語後世失身瓦裂之徒可爲殷鑒而尚或援此爲例可謂不自愛惜之甚者也敎授名炌亦見潛溪銘中淸江集作於爐或是其字按廣韻於爐正切炌

字教授好奇遂取爲字自古在昔如楊朱之字子居乃其證也竹垞謂北平載記脫去幰字不知載記書名當是扒字之訛并識之以正其失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學士曾受業於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於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間必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已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與吾敎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

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於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於學士者虛矣閑中今古錄謂明太祖因從元舞象至南使象舞象伏地不馴遂書牌曰危素不如而學士因之被謫嗚呼何辱如之

書何大復集後

明正嘉時執詩文之牛耳者爲李北地而大復和之顧大復以早逝不永其年予少讀大復集以爲特文士耳及讀先進遺風言大復以中翰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以象犀珍貝贈遺槩謝不納逆

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里居踰年有言之瑾者免官瑾敗西涯薦之詔復原官錢寧欲與交驩以畫求題大復謝曰古畫不可玷汙有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大復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乎賻金易之乾淸宮災上書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寺不當寵北地江西之誣大復上書爭之甚力積爲樞要所不喜出之校士其大節有如此者惜乎未見其止也

題朝鮮淇樞府忍齋集

忍齋集文三卷詩二卷明萬歷時朝鮮大匡輔國榮祿

大夫領中樞府事兼管經筵洪暹退之著忍齋其別號也小長蘆叟葺明詩東人至九十一家在屬國爲最盛然未見此集雍正壬子閏五月吾友仁和趙六意林得之燕市卷首無序其末有左議政金榮貴所作墓志銘言其官吏曹時嘗忤柄臣下詔獄拜杖尋以典試發策歷舉前代戚里宦寺之禍坐直言見謫晚年三領撰席深以盛滿爲懼每承一恩命必固辭至十數章蓋東國大臣之賢者也東國最重世家暹之亦父子宰相稱盛族云其文肖其土風大率平衍之音近日小山堂插架甲於浙河如此本者亦儲藏家所未有也

書明詩綜後

竹垞選明詩綜網羅固多訛錯亦甚不少即以吾鄉前輩言之居辰州本畯並未嘗爲福建運司葢因其曾任運同而訛陸大行符東林復社名士有環堵集傳世乃訛其名爲彪以此推之必尚有爲我輩所不及攷者牧齋列朝詩選竹垞歷詆其疏愚以爲著述家總不能無餘論也

書甬上耆舊詩後

竹垞譏杲堂甬東耆舊之選罣漏不一而足如陸中翰寶者曾與百穀孟陽諸公往還贈答並非隱晦不知杲

堂何以失收杲堂墅漏誠多有之但竹垞所舉卻失中翰與杲堂爲前後輩猶及相見杲堂之例薦紳以神宗末年爲止惟布衣或有不拘者是不足以誚之

書明名臣言行錄後

崑山徐開禧輯明名臣言行錄百卷予觀其搜羅稗野諸鈔與實錄相參錯雖不能無罣漏用功可謂勤矣但晦翁宋名臣言行錄每所援據必注其書之所出於下此最是著述家一妙例開禧不然便屬疏濶至成祖靖難功臣如張河間朱東平則並不錄是竟闕一朝人物不知其何意也聞新城王士禛亦有是書予未之見

跋張茂滋餘生錄

鯢淵先生殉難闔門二十七人同盡獨公冢孫茂滋以遺命保宗祀逃出道隆觀中行至中途仍被俘囚於鄞獄鄞之義士陸宇爃董守諭董德偁百計出之未能得公之故將汝應元故客宋龍輔之亦未得大名人蕭伯閭閻人劉鳳翥皆公舊所取士適俱在鄞共為言於當事乃免茂滋既出而病館於陸氏觀日堂中幾死病中著餘生錄且萬言其述俘囚中之困厄令人不能卒讀文境冏眞亦筆力足以達之時尚未冠乃知茂滋眞奇才也病愈蛟川義士范兆芝送之歸華亭應元為經紀

其家乃未幾而茂滋卒蘭摧玉折臯陶不祀可哀也已初茂滋著蒙難紀言其文係駢體請正於先贈公以爲弗佳乃改撰此錄今予家尚有茂滋手書餘生錄稿及蒙難紀言原本每一展閱輒爲泣然

跋鄺湛若嶠雅後

湛若先生大節不待言矣顧其少時曾入阮大鋮之門大鋮文集湛若爲之序稱門生焉蓋湛若少時好聲樂大鋮在留都羅而致之也非後來大節則湛若幾不免爲奄人之徒人所以貴晚詣也湛若嶠雅係其手書開雕古香可掬東莞袁督師曾於粵中邀贈諡非嶠雅無

以知之黎洲先生謂桑海諸公集可備詩史信夫

浩氣吟跋

稼軒先生晩節如此可謂偉人也已然其少年連染於牧齋之習氣把持閭訟一事爲其師太過反以身爲戮豈非牧齋累之耶然自丙戌以後牧齋生平掃地矣而先生浩氣吟中猶惓惓焉至形之夢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齋顏甲千重猶敢爲浩氣吟作序乎一笑也

題蔦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履安在復社中甬上四孝廉之一也丙戌後文虎早逝時有七孝廉皆謝公車而次公節最高履安天鑑次之

卽四孝廉之三也履安與謝氏婚乙酉之役諸公欲殺謝氏履安救之及戊子諸公反爲謝氏所殺履安力不能止遂以此大不理於口然履安亦甚自悔故以悔名菴其後同志始稍原之林太常蠒菴貽書董隱君曉山言春秋責備賢者固當然不可沒其補過之心可謂平情之論適予選甬上耆舊詩特爲著其事此固不必諱也

跋吳稚山歲寒集

稚山吳尚書在海上時合累朝革命之際仗節死者自孤竹兩公子始合爲一集題曰歲寒松柏而陶泉明謝

皐羽之徒則附見焉予得之同里高辰四隱君家尚有宗伯手印鈐識其首是時流離荒島今日域中誰家天下而其序首有曰國有以一人存者其人亡而國不可亡故商亡而易暴之歌不亡則商不亡漢亡而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不亡宋亡而正氣丹心之什不亡則宋不亡千百年而下讀之者應爲張目眞歲寒中一倔強老也萬九沙太史家有穉山集因錄而遺之使附諸後

書明夷待訪錄後

明夷待訪錄一卷姚江黃太冲徵君著同時顧亭林貽書嘆爲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爲康熙癸

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沈之嘆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并已刻之板亦燬於火徵君著書兼輛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題歸恒軒萬古愁曲子

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瑋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但不能定其爲何人所作近人或以爲謔翁或以爲道隱或以爲石霞皆鮮證據惟魏勺庭徵君及其事於恒

軒壽序予始取而跋之沈繹堂詹事謂
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
食古之遺民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剩
水之間未聞有得播
與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恒軒太僕曾孫名莊一
名祚明字元恭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窺兼工行草諸
體嘗題其齋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
時皆笑之方史閣部守淮揚恒軒仲兄爾德名昭參幕
府事所稱禮賢館徵士者城破死之恒軒亦同顧推官
舉師不克行遯得免書淫墨癖竟以佯狂終身

題南隄詩

鄞之湖上南隄經始於先宗伯公別名曰桃花隄未竟而逝湖上諸公卒成之宗伯集中固無詩而諸公亦絕少即敬身先生不過數首殆闕事也封若先生獨成一卷敬身序之足以補志乘之遺矣但封若題詞中以爲即北宋人偃月隄故址則又非也攷延祐志湖上之隄有二偃月在湖之北廣生在湖之南偃月蓋當紅蓮閣下以衞酒務而廣生當壽聖院前以飼魚明時並無矣今之南隄尚在廣生之南閒以眞隱觀其去偃月遠不可指爲一也偃月廣生並在湖之中流截水爲隄而南

隄則卽以城下沙尾爲之同名曰隄隄而所以爲隄者不同不可不知也故國消沈喬木淪胥今沿隄以求桃無復一枝片葉矣猶幸先生之詩尚存後人倘不攷沿其譌而仍之所失不已多乎宗伯之菉窻近在隄北抑吾家子孫所當審正也爰弁數語於首

題王解州集

五君子之中楊氏無後其四家亦不過一傳而絕咄咄怪事也解州於其中以文詞顯其經術不若先人其文詞則遠過之惜其不爲王裒而爲嵇紹故吾鄉人不甚稱以此見吾鄉前輩月旦之嚴令無矣夫解州集不過

子亦幾於隻字不得傳

湘帆堂集跋尾

平叔湘帆堂集在江右諸公中文品出王於一魏叔疑之上然本領稍薄魄力亦孱耳平叔之父給事天啓閒爲奄黨麗名逆案故平叔終身不交復社諸公在弘光中嘗與文止書云先人於天啓中特以會議三案要典遂爲罪戾崇禎初且有論其依附孫淇澳者此正今日之所諱又與友書云先人心跡半被浮雲能見諒於二祖列宗而不能得之依門傍戸之徒又云東鄉死後莫能闡幽然子讀南雷文集則必以阮大鋮傳槐並稱阮傳相

齊其人豈有可雪耶又讀三垣筆記則曰給事遒疏糾左魏誠過然其糾汪文言狎邪則一時頗稱快者後因糾忠賢終璫世不出則謂其贊導殺左亦過又曰張太宰捷累稱其枉而弘光中不起官或以其先經楊維垣糾故弗許也則當時固有以給事爲枉者然使給事果嘗糾璫平叔之日何不及此筆記恐誤也據平叔所言亦不能諱其豫名於要典而又不能決言其爲淇澳同志其詞支矣映碧素不貶張捷因此而并信其所與者耳以平叔之交不能雪其父孝子慈孫之憾也

題陶文紫筍集

紫筍先生文未能洗盡華藻然酷肖范蔚宗同時罕其匹顧爲人昇岸不能少受屈折前輩多畏之不甚爲吹噓也崑山徐學士領明史延致天下之士四明萬丈季野任攷索頗委紫筍以文故是集多明史諸傳其時紫筍尚年少未通籍而閣丈百詩輩皆忘年交之已而卒爲忌者所排與崑山絕其同里翁尚書亦知之紫筍成進士一日在翁邸翁之子驕而汰辱何丈義門於衆中紫筍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子頗不以紫筍言爲然紫筍長揖竟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爲翰林請從此辭已而紫筍果不與館選其謁銓

得昌化在窮島中竟卒於官紫筠之入粵也謂義門曰吾今豈復望進取但竭撫字之力以求無負於國他年幸得報政歸讀書授徒更盡其能事於交藉手以見萬閭諸先生足矣然卒不遂其願而死而昌化人至今感其惠政不衰先生之子正一正靖皆與予交而正靖尤厚今亦死矣爲題於其集之後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柳氏水經校本跋

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經以宋槧手鈔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瀔水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王愼中之本尚未出也大中隱約衡門世莫之知歷朱鬱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皆未問及於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年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見而渭水篇中補

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於是書者孰能如大中乎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甲於吳中能爲大中傳此本亦可尚也今此本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清常道人水經一校於萬歷丙午再校於己酉三校於庚戌葢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鈔本者則歸太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五卷觀其校於燕邸於直沽於中州於西臺用功亦勤矣清常藏弆最富身後多歸於錢遵王而是書之傳則葉石君之力也今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道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鈔宋本再勘亦自石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中所聞見如李龍眠畫馬米元章楷書寶章待訪錄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楷趙韓王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間而未見者也此皆寶王大弓嗟乎何日得盡觀以暢予懷記以俟異日孫潛

柳趙諸本皆以 國初始出而集其成於潛夫其功最

篤讀其跋語兼知石君之好事想見　國初文明之盛稽古之士日得所未見以恢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吳下問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鼓國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館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義門先生水經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見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亭林所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前輩精進之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雖黃不可妄下則校書之著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亦不出胡氏

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尚失之隘近日杭人趙生一淸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爲一漯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漯水乃闞潛邱之妄也謂滎陽有北礫溪又有南礫溪乃胡東樵之妄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閻喜有涑水自爲一篇雷首又有涑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混而一之雖其誤始於樂永言成於顧景范然以義門之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三跋何氏水經

汨羅之汨讀如覓汩沒之汩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汩者音弋本作㕣說文曰治水也孫愐乃謂汨羅之汨卽汩字讀如覓而汩沒之汩讀如骨謬也二汩同而汨別是一字戴侗田藝衡則合而一之謂汨卽汩又非也汩非水名上林賦曰滭弗宓汩南都賦曰漻淚淢汩是也義門精於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郭氏佩觿正之

沈氏水經校本跋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溪胡東樵黃子鴻閻百詩劉繼莊而俱無傳者惟亭林之本見於何氏

所錄黃氏之本相傳入於新城池北庫中獨渭水洏水二篇行於世繼莊竟脫落若東樵宛溪百詩之本雖未見而其所證據之旁出者頗多紕繆東樵其尤也萿中老友沈君繹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繹旃欣然攜之至杭并亡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繹旃與予討論浹旬遂留置予插架中其殘摘譌誤如耤姑水檀臺岡瓅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鄍侯之誤音爲多不特有功於善長而已予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旃通家子則趙生一清不意叢殘雠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

也夫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漸江水篇錯簡狎出故不可讀其實善長之纏絡亦可按也漸江固至錢唐而止然其江浦則由靈隱而阼湖而臨平而禦兒而柴壁而及於東岸之固陵而查瀆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試讀江水篇江浦江溠不知其若干也曾是漸江獨無之乎迨隋人改爲運道而遺跡不可攷矣先贈公曰固陵之西地名柳浦有橋曰跨浦六朝時以埭防之以官守

之至宋時橋址尚在見於胡氏通鑑注乃江浦之水口也此千古未發之佳證因釐正之以授先君子自此得改紊焉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山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與漢志合亦與酈注水經合唐人盧潘引漢志始作黟縣南率山益因蠻字之相近也黟人因而爲之目曰率山曰率水而并改山經之本文曰在率東則誣甚矣今之爲黟志者莫不以率山率水裝點地望而不知其非也漢志具在豈可以一人之異同而擅改其

文乃幷改山經以就之乎當東漢之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故曰蠻中賀齊諸葛恪傳可攷若以爲率他書所無樂史太平寰宇記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會是以羅存齋程篁墩司志事而尚不能攷正燕說乎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漢志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酈善長曰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漸江今無此水按武林山者今之靈隱山也東入海則是絕錢唐江而東至於今山陰縣之三江閘口乃其入海之道不然不得云東入也如此則不滿二百里安得

有八百三十里由錢唐至吾甬上之海口過今郡之三亦僅五百里終不得八百三十里也斯其爲記錄之誤無疑此句當是錯簡在太末縣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計其所行蓋約略得八百三十里之數至於錢水則其實非山水蓋即江水所謂錢唐蓋即錢水之塘而流傳華信誆衆之事妄也武林山水則故山柳浦以入江今入隋運河中亦非如吳地記中所云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漢志於浦陽之水曰柯水則今曹娥是也曰潘水則今錢清是也曹娥之流由諸暨而嵊直與句章接則嵊浦

𫚂浦漁浦剡溪簟溪胥會之矣其又東之水見於漢志者惟句章之渠水而鄞鄮閒無述之者乾道圖經以來皆不及也予攷鄞鄮閒之水皆江水也其在今奉化之境者漢之鄞也曰奉化江其在今之鄞境者漢之鄮也曰鄞江其在今之慈溪境者漢句章之西界也曰慈溪江三江而外皆以隄堰隔斷江水畜四明二百八十峰山溪之水如小江湖如東錢湖如廣德湖如花墅湖皆可以謂之渠水然皆起於六朝之後漢世所無而漢志所云渠水絶不可攷且凡水之以渠名者必其出自人力而後謂之渠如鴻溝謂之渠水邗溝亦謂之渠水諸

如太白渠成國渠蒙籠渠漳渠泃渠皆是也則句章之渠水亦必居民苦江潮之斥鹵而引山溪之水爲渠以利田漑無可疑也水經注序浦陽之東流至於句章而止然其自白石山而東曰剡縣江邊有查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夾浦有六溪夾溪崩崖若傾其卽所謂渠水者矣葢六溪皆簟溪之支流簟溪入浦陽而此六溪者瀦而爲渠遂獨爲句章之望雖於前人無明文然舍是更無水以當之矣吾鄉掌故於二漢少流傳人代已遠三犀雙鵠湮沒已久爲可歎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漸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何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水合不難矣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壁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於柴壁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已與漸江合許慎晉灼闞駰謂江水至山陰始與漸江合者特要其終而言之其實不待山陰也若以史家書法言之當云江水至禦兒與漸江合又東至山陰入海水經以爲至餘姚乃其誤耳或疑南江東下之道烏程一帶地勢中高過此則海鹽又中高不知雖有高原豈無下隰江水滙震澤而來所趨者爲諸縣之下隰不相阻也乃若

不知而作者妄爲杭志三詁三誤之編則不知柳浦之本通不礙於江湖內外之纏絡多作葛藤益可以箝其口矣攷善長於沔水篇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南江又至餘暨東合浦陽江今誤本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浦陽江遂不可曉

水經濟水篇跋

說文四瀆之泲宋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漢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泲也惟贊皇之濟則別焉自應仲遠誤合之然酈善長即已非之而徐堅於初學記辨之徐鍇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辨之雖洽

譌莫能改正要之混泲而爲濟未聞有以濟爲泲者蓋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去石字但稱濟水也不料樂史遂從而甚之反以濟爲泲而引衛詩以證之夫衛封域中有泲水無濟水衛女不能出宿於贊皇癭陶之閒也諒矣且樂氏以餞禰之禰爲曹州之大禰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是自相矛盾也張自烈不能辨王圻亦竟承樂史之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失大矣

水經潩水篇跋

水經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入潁說文曰異聲而說

文又有瀷水亦出河南密縣入潁則翼聲也乃求之水經無所謂瀷水者而徐鼎臣注則潩水亦讀作翼聲與說文異乃攷之鼎臣之前先有師古其於地理志密縣下潩水亦曰翼聲與鼎臣合及細讀善長之注則曰時人謂潩水爲勅水以音相類也則善長亦讀作翼聲故與勅混若異聲又何混焉愚竊疑潩水即瀷水也故自潁水及洧水濦水之入潁者並不聞更有瀷水說文偶誤重出而異其音徐氏亦覺其非而改之但未及申明之此其失耳後攷之小學諸家則戴侗曰瀷即潩之重文其說是矣

水經泄水篇跋

許氏說文言水皆有依據惟以汳水爲禹貢之灉水入泗又以滎播之播爲潘水是二大錯而餘無之至其言泄水則有難曉者其曰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氐泄水之出博安是也而洵波不知所在爾雅過爲洵則當是過水之旁出但過在淮北泄在淮南隔岸相望而不相就許氏安所指乎又自漢後不聞有氐水惟潁水一名泜水見於左傳乃淮水上流之分支雖同入淮而泄水不能入之旣而思之許氏雖誤然誤亦必有因蓋其所謂入氐者非泜也乃沘也水經沘水篇亦嘗誤云泄

水入泚至酈注始糾之寫本之誤又以泚爲氏則益不可通耳據酈注則泄水出博安入濡須其言有據故注引說文最篤而于此條不錄有以也夫

病中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攷泄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乙亥五月又題

水經江水篇跋

江水失去第四篇而青林湖以下水竟無攷胡東樵潛邱不知其闕乃謂已見沔水篇者眞妄言也沔水乃北江之流而中江將安所歸二老窮畢生之力以治水經不意其作此囈語也按說文洽水出丹陽宛陵西北

入江今不知泠水爲何水也又云簿水在丹陽今不知簿水爲何水也其可攷者惟溧水見說文亦見漢志應邵以爲南湖蓋今之丹陽高淳石臼諸湖也廬江之北湖見漢志則樅陽湖也而陵陽之淮水即秦淮則已見沔水篇矣攷漢志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漢志之清水疑即說文之泠水也其地俱合應劭誤以此泠水爲泠道之泠水故臣瓚非之曰宛陵去豫章北界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泠道而後入江師古以瓚爲是不知此乃丹陽之泠水於豫章以北何與乎杭人趙生一清曰清水蓋今清弋江

一帶頗爲近之

水經漓水篇跋

漓水一名灕水乃牂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川入於交州復至中土歷三十六灘而爲漓水本無所關於湘水其必引湘水而通之者秦史祿運漕之故也故湘漓所以通專在於零渠水經不知遂謂湘漓同源此大謬也范石湖曰漓水南下興安地勢高與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派湘之流而注之漓使北水南合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漓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

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閘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之巧無如此渠石湖之言足補善長之遺兼糾柳開輩之謬

水經涑水篇跋

水經之例凡羣水合於一大水者皆詳志其源流若別自有篇者雖於大水志其會歸之地而不復詳以本篇自具也涑水別自有篇者也出於河東聞喜縣黍葭谷過周陽又過安邑又過解縣而注於張陽池此其源流也乃河水篇中河北縣又有一涑水水出縣之雷首山

西南流亦曰雷水逕桑泉俗謂之陽安澗水而西南流注於河其源流各別𦵔聞喜之涑即洮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者是也河北之涑水則雷水亦陽安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河中臨晉縣東十二里者是也近人竟合而一之樂史曰涑川自聞喜接河中而顧祖禹曰涑即絳水下流自絳歷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經蒲坂又西南注於河名陽安澗水𦵔自猗氏以上皆洮水之源流也自臨晉以下則河水篇者是已此在水經一百二十餘篇中一大疑案而未有疏晰之者愚讀涑水篇但

言涑水入張澤而不言張澤之所入又曰西北去蒲坂十五里然則聞喜之涑水所入正與河北之涑水所出相接而又皆名涑水道元不細剖之乃兩處竝引左氏伐我涑川之語則道元已自蒙混矣況千餘年後乎厚齋雖兩列之而亦不甚了了遂日益無徵及讀唐志虞鄉縣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徹所開自聞喜引流入臨晉以溉田乃恍然曰斯兩涑水所由合也則前此聞喜之流竝不與臨晉通蓋至唐而始合也故鹽池圖說曰涑水中尾多衆至臨晉而山溪諸水咸注之不知涑水本至張陽而止所謂中尾多

窄者出於人力之通過此則又一涑水也若左傳之涑川則原在聞喜不在蒲坂蕭王官城亦在聞喜也惜不起樂顧諸公而語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胡梅磵曰人苦不自覺前人之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斯言貞克已之論梅磵是注世人宗之罕敢議者顧宛溪始摘其數條而未盡中其失也予細讀之則不止宛溪所舉而已如東燕之石濟乃河水之支流而以爲四瀆之濟求桑邱不得而竟以汝南之下桑里當之英布爲漢軍敗於洮水之上洮水乃洮水之

誤而梅磵以爲零陵之洮水他若以秦之廣陵屬九江直是無稽之言予少時聞之慈水前輩馮君明遠極言是注之失而未及叩其詳稍長亟欲盡其說而馮已逝矣竊思一一彈駁勒爲糾謬一書病嬾不果但梅磵注之佳者實多予之欲糾之者正欲爲其功臣也安得稽古之士成予志乎

題讀史方輿紀要

以汳水爲禹貢之灉水其說出自許叔重果爾則鴻溝自古有之實與酈氏禹塞滎澤之言相表裏然世儒無信之者唯東坡頗然之不謂顧宛溪亦主其說并以之

攷職方謂豫州其川滎洛滎非滎澤滎與濉通即汴水則近於謬矣其言三江主松江婁江東江言九江主湘江皆未當而謂英布所敗之洮水即震澤之洮湖尤舛宛溪地學實出東樵潛邱子鴻之上綜羅既多不能無錯然此則其大者不意其失言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七

題哀江南賦後

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爲天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冕之餘蒙面而談不難於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說者也卽以其文言之亦自不工信之賦本序體也何用更爲之序故其詞多相複滹南直詆爲荒蕪不雅學子信少陵者多其肯然滹南之言乎若顏氏觀

我生賦實勝於信益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謬爲支言以欺世者予嘗謂近人如東澗信之徒也梅邨則顏氏之徒也同一失節而其中區以別矣

題蘇若蘭迴文詩

臧榮緒晉史載竇連波妻蘇若蘭迴文詩八百字名璇璣圖見徐堅初學記所述崔鴻前秦錄蘇蕙始平武功人陳留令道賢第三女年十六歸竇滔滔甚敬之及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坐事被徙流沙蕙因織錦爲詩寄之實與臧書相合則天大周帝製乃謂滔妾趙氏有寵蕙摧辱之已而滔鎭襄陽遂獨攜妾之任絕蕙音問

蕙悔恨作此詩文選注引詩序又詩方涵徙時誓於蕙不更娶既至沙漠背其約蕙作詩以贈三說不符然臧崔生六朝相去不遠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信近見阮亭先生池北偶談所書於此詩同異未備因摭一則以佐攷證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予嘗以歐陽公唐書嘆天復天祐後無節義之臣推原於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盡有以致之然恐當時尚有其人特遭五閏喪亂遂失之耳因追爲搜緝補作唐遺臣一卷其已見於史者曰司空侍郎圖韓侍郎偓羅隱

梁震輩此外尚有如孫郃陳向之徒尚得十餘人亦稍
慰歐公之憾然莫能盡也韓侍郎丙寅在福州有贈吳
顛尊師詩曰飲酒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浼顛
亦強爲名道若千鈞重身如一羽輕毫釐分象緯袒跣
揖公卿狗竇號光逸漁陽裸禰衡笑雷冬蟄震巖電夜
珠明月滑侵簪冷江光逼履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
傾擊地嗟裘俗看天貯不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烹亨
議論通三教年顏稱五更老狂人不厭密行鬼應驚未
識心相許開襟語便誠伊余常服義顧拜十年兄斯人
弁唐之貞士棄官隱於黃冠者乎雖其名不可攷然當

附之司空諸公之後致光又有送人棄官入道詩云社稷俄如綴雄豪詎守株忸怩非壯志擺脫是良圖塵土留難久纓緌棄若無冥心歸大道回首笑吾徒是亦一奧頗也然則其時之埋形晦迹竟與草木同腐者豈僅此哉豈僅此哉

跋韓致光閩中詩

劉後邨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後邨之言是也而尚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黃滔家丁卯唐亡戊辰尚寓福唐己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尤溪之桃林辛未

而後始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年而居南安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固不依王氏即居福唐亦非依王氏何以知之王氏固附梁者也致光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閩者曰不羞莽卓黃金印翻笑羲皇白接䍦鵲詩曰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招垢膩風經庾亮汚塵埃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淩太不平悽悽詩曰嗜鹹淩魯濟惡潔助涇泥閑興詩云他山冰雪解此水波瀾生豈但於王氏無一毫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詩論世可以得其情狀也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遺詔擇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既定然後書奏令大臣署之民間謂之車轂狀宦官謂之金輪圖嘗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於今日遂代署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

按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曰懿皇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是卽希濟所指也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儼不言所殺何

正亦不及趙隱得此論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光逢太常卿光裔膳部郎知制誥光胤駕部郎光逢相梁光裔相南漢光胤相唐未知代署者爲誰隱爲相二年無一事可紀車轂金輪亦異聞也

書程尚書子糾辨後

晦翁以朱子稱乃其歿後羣弟子推而呼之者同時張敬夫呂伯恭陸子靜葉正則陳同甫陳君舉薛季宣程可久諸君大都皆曰元晦耳程泰之尚書仕孝宗時其卒在晦翁前而辨子糾事乃有朱子之目予疑是文非尚書筆況張淸江乃晦翁弟子所著春秋集注尚書不

及見而辨中亦及之其爲揑造明矣尚書遺籍如禹貢圖論易原詩論北邊備對衍繁露雍錄予俱見之惟此乃載於文獻志者未知其何所出竊欲質之博雅君子

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宋少師式齋范公楷在理宗朝爲名臣詳見袁文清公慶元志其詩則予未之見也乾隆癸亥其九世孫核得其墨蹟一咏梅花絕句一咏茶花絕句其後鈐以清白家風私印是卷在范氏爲世寶在吾甬上足補耆舊之闕亟錄而藏之先公搜甬上前輩詩在杲堂簿錄之外數十家其風節文章之著者尚書豐清敏公舒中丞嬾

堂王宗卿珩蔣中奉璿鄭魯公若沖太師史文惠王朱少師翌張于湖袁正獻公正肅公陳侍郎和仲史春坊友林陳參議西麓皇甫處士東生程教授時叔兄弟程侍郎徐紀助教堂鄭教授駒其餘不甚見稱於世若陳晉錫者尚多有之今得尚書之詩悵先公之未見也若鄞江先生詩見於荆公墓志者是王氏子孫私撰託之荆公非眞筆也妄男子取而列之以補杲堂之本則謬矣核能購其先人之墨蹟以充文獻賢矣哉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多日不得上

狀惟有嚪仰即此冬杪晴寒伏惟侍庭春容尊履有
相萬福某碌碌乘障深媿無補惟日夜思歸當今仕
宦大抵皆難若沿江州郡則難而又難者也財賦取
辦於船稅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過客紛紛有投
贄者有挾貴者予之少即怒多則不勝其費此豈易
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寧使人謗
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礲有日新之益此
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東巠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
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

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匆匆通問天寒更幾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和仲

學士親家契兄侍右

右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於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騖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

衰不爾也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
此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證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
然其病則言陸學絶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觀正
獻二帖而當時爲陸學者之流弊章章如矣陸學精處
正在戒學者之東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延
祐志中所載之帖跋於深寧王先生亦吾里中前輩也
今是帖再跋於小子敬惟鄉社前輩大儒之心畫歷劫
猶存芒寒色正而小子衰殘病廢於斯道茫無所見年
來健忘昏髦古今經史日以廢業正獻是亦樓之精舍
與吾家近止一葦歲時過之曷禁悚然是帖昔藏於檇

李項氏令歸於江都閔氏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蹟跋

小山堂長趙君谷林意林兄弟出示松雪家門墨蹟一卷凡七幅後有吾鄉慈水陳文定公敬宗跋又有太原傅山先生跋美哉天水之世寶也第一幅爲松雪記事子孫提領行可者第二幅爲管夫人漁父詞四首第三幅爲公弟孟頫送剛父學正之任桐川詩第四幅爲公子仲穆所書坡公念奴嬌赤壁詞第五幅爲仲穆子彥徵所書章孝廉乞粟疏第六幅爲公子仲光和草堂秋興詩八首又和若拙詩一首第七幅首尾不完然猶可

簃其爲黃鶴山人王濛所作子猷雪夜訪戴圖序山人
固公之甥也故附卷末文定爲吾鄉名德碩儒向未嘗
見其手筆是卷以鷗波亭中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妙
歸於谷林固趙氏之幸得見文定之跋又予之幸也剛
父姓王氏吳人以字行有兵略其後從桐川學正徙吾
慶元適方國珍來寇總管輩不能禦剛父自請分守東
門累殺賊國珍以是不敢窺慶元者數年剛父去官而
慶元不復可守矣予嘗嘆元史不載剛父事吾鄉圖經
亦莫爲剛父立傳者僅得其槪於先王父贈公所輯方
氏事略予嘗過東門爲賊王學官故營詩編入句餘土

音適見孟頫贈剛父詩因牽連及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白湛淵在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不知其爲吾鄉舒文靖公之後也生十齡以孤穉隨母養於白大德庚子任毘陵教授剡源勸其援范公例復姓未知果否然要爲吾鄉添一詩人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攷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刱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

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卽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何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泉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學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卽文正也豈當日文正爵左轄居祭酒蓋有見於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

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攷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遺議予益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益立人之朝即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間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於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劉文靖公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

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峰力主後渠而論
者終未釋然於瓊山之説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
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攷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
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
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説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
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
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葢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
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
竟不欲出者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
奸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釁耳穉天爵以爲哀宋是也

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於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於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識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則藝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已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釃酒男兒

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
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
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
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墨詩曰松風生哀
口硯滴似訴傻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
鷰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
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
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
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
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

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咏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於詩其咏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

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興於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已之不當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慶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已和擬古詩曰忍飢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空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長吟豆田謠愁雲落崩

崖則覩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於其時耳其和咏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旣來不同斟是則戒心於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於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

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化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遥史訪金源上塚曰故國無家仍是容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毛髮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灑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

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於哀宋者葢其先世所嘗臣事也交靖生於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倣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囈語哉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倡和詩

剡源答泉翁詩云酣歌待約東隣伴潑面晴風漲酒瀾又云更有隣墻全處士醉吟能泛百杯寬是泉翁寓杭後所酬唱也今泉翁之詩自吟社而外無存者惜夫

題蒲壽宬詩

顧徵君亭林紀蒲壽宬事令人髮指明初禁錮蒲氏子
孫諒壽宬之後亦同在其中可以報之矣偶見其爲浮
屠刺血寫法華詩云丹書何切切滴心不滴血縱使血
可乾其如心不竭蜀鳥啼作花至今萬山纈殺身以成
仁遺訓有先喆何其謬爲激烈一至此也然讀之終無
沉痛之意蓋膚語耳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文懿公長子茂元得刑曹而寄之訊以爲吾始而喜繼
而憂終而恨喜者以進士多外補今得京職父子足相
聚也憂者以初筮仕而得刑曹人命至重恐有失也恨

者以自此恐不復讀書遂爲俗吏也敎子如此可以爲天下人父之鵠矣雖然歐公與人言多及吏事不談文章則吏事亦學也公又何恨之有茂元後官侍郎稱名臣不愧文懿之敎云

跋唐荆川與萬鹿園札

荆川與鹿園札三十餘紙予得其七荆川文吏而惓惓於論兵鹿園大將而諄諄於論學觀其翰札令人肅然起敬也適九沙七十生辰予無以爲之壽即以七紙致之九沙喜曰吾家世珍也因囑予爲之跋其餘紙亦歸九沙從子西郭

跋豈考功札

考功與周中丞荷厓札言其子鎣有萬夫之勇又極言其不孝考功有愧於學士宜其子亦多忤耳然嘗見鎣詩又頗蘊籍不似勇夫何也

題石齋先生遺詩

石齋先生遺詩是人僞作其中眞筆不及半但觀其湊成三百十一篇之目便是郵學究所爲強合毛詩之數者開卷便說鄚侯因人成事坐據三韓千里之地漁陽鐵騎所出而不能用是其人全不識東西者陽翟之韓而以爲三韓三韓而卽以爲漁陽何其妄乎以讀破萬

卷之石齋而爲此言耶

跋王節愍公手蹟

明之亡也浙中仗義殉節之臣極盛而杭人獨少甲申之難竟無一人乙酉南都之亡家居而死者陸大行鯤庭王郤武昭平祝貢士開美死於師者翁都督也畫江之役褒卹諸忠但及大行不及郤武吾鄉董戸部次公爭之曰死一耳何以卹典有偏將謂大行係甲榜郤武係乙科耶今之甲榜而賣國者肩相望也郤武始得謚節愍今年冬杪獲見郤武手蹟於戸部家乃國難前所寫摺扇見寄者乃知郤武於戸部爲舊契郤武不負故

國戶部足報故人交有光矣自三公以死倡丙戌而後陳太僕潛夫陳將軍萬艮徐主事復儀俞主事元良周貢士宗彝張將軍起芬姜指揮國驥吳都御史聞禮吳太學惟修姚都督志卓姚太僕奇胤湯守道芬張都督堅郁大令廷諫韋尚有人焉莫為之先何以鼓其氣哉邵武向未嘗見其手筆為正容肅拜而觀之邵武子均壬午鄉貢進士於遺民中最苦節亦應附志

錢忠介公墨蹟跋

往與萬編修九沙搜羅國末造忠義諸公墨蹟獨以不得忠介錢公書為憾已而得其為諸生時試義殘帙

喜而裝潢之屬予跋尾予逡巡未作九沙寓亭不戒於火是冊亦歸天上悵惋無已今年忠介嗣子濬恭得此卷乃忠介自書咏史諸作筆法跌蕩清妙爲之驚躍再拜循環把玩惜九沙已爲古人不及見此墨寶也濬恭方與予編公遺集因以是跋附之集後

錢尚書牧齋手蹟跋

尚書手蹟共十幅在馮硏祥家皆與馮氏羣彥往還者第一幅云足下奇士遘此奇窮此天所以善成足下也楊大洪作秀才時貧病艱危備所不堪吾黨慷慨建竪無烈於大洪者彼固於困窮時辦此矣足下定當得力

於此其言善矣然則侚書晚節彼猖殆以少年甲第清華故累之耶其云曹生能救清漳可謂不負吾門闆人若更跳梁當置清漳於何地清漳指黄忠烈公也忠烈之被逮上疏爭之者葉廷秀涂仲吉周旋其事者彭士望以二千金爲納橐饘者戴初士黄商侯顧不知曹生爲誰幅中所及人物如錢不識孫子度呂季臣陳子木皆不入則疑是曹給事遠思當更攷之閩有周之夔故異黨也跳梁者必其人矣振公亦不知爲誰第二幅云刼灰之後歸心佛乘急欲請書本藏經以供檢閱閩霍魯齋作守道此好機緣春夏閒欲往訪之兄過嘉禾幸

爲商地主不至栖栖旅人也内典可更爲一蒐訪嗚呼望塵干索禪力何在不覺爲之一笑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細君滿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典細君指柳氏也予聞之周鄮山謂牧齋年六十四柳氏年二十四歸之客有訪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舊日風流觀此箋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黃忠烈公見諸弟子有與女校書詩者輒戒之牧齋跌蕩乃至於此豈其有浪子燕靑之誚此卷歸吾友趙六意林令予跋之予學殖荒落未能詳覈良自媿也

高鴻臚夢篔手蹟跋

南都王之明一案以鴻臚起而亦大受其累其被刑也昂首答曰區區之誠二祖列宗所共鑒也至今聞者爲之神傷是札云訛傳驚恐總無的確只有在山困頓聽吾主命而已是殆王案未了時而又云在山幸本土之人修防固守亦似可保但恐大亂當以南通括蒼爲退步而資斧難延恐爲首陽之續則又是南都已破時而又云大主在上必不令人枉死則又是赧王未擒時吾友趙六意林以此狐疑令予定其時日愚以意度之鴻臚既還山則王之明已訊畢特爰書或恐尚有後命耳而赧王聞江都之信奔蕪湖 大兵直下秣陵浙中亦

風鶴交警故有南通括蒼之說然尙未聞靖南消息則故君尙在也大略當如此

魏庶常子一墨蹟跋

子一書畫俱工同年孟公章明得其所贈便面以交槊匣貯珍之孟公早攀橋山之髯子一以遲蓑謗傷哉然子一致蠟書於夏峰謀殺賊而欲以唐通爲應則無知人之明矣唐通豈可恃耶若其書之工觀此便紙已得其槪

無名氏手蹟跋

此札不知姓名觀其與閩人搆難之語外屈其形內食

其心是黨人之多事者可以想見明季甘陵之禍

馮徵遠手蹟跋

太常馮公三子大馮君留仙郎元颺小馮君鄴仙郎元飈天下所共知而三相公元飏肩仙繼之其羣從則元飂徵遠亦其一也津撫與尙書負重望遭逢國難相繼野死於杭之湖上其志可悲矣當世猶多責備然兩公未展之志其季成之從亡不顧卒以蹈海明史不能附入兩公之傳眞一大漏也徵遠受部曹之命於江上事去蕉萃以死黎洲先生所謂竹梧鸞鵠困於柴水者其人亦當在遺民中偶於馮研祥家見其手札爲之泫然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昭武先生與先贈公最厚故予家所有詩箋尺牘箋頭極多然予少時但以書人詩人目先生耳稍長始悉先生之大節因爲之作墓幢之文顧里中人知者蓋寥寥矣是卷乃先生平淮碑論書以贈陸丈春明者先生之集已亡則是論尤所當存也李君海若爲其族孫以未得先生墨蹟爲憾予因贈之而跋其尾并書其墓幢之文於前

跋周鄮山先生墨蹟

鄮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鋩於渾朴之

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葢
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目

跋林太常輗姜給事詩

璽菴太常輗姜敬亭詩姜氏未嘗入刻予家有其手卷
葢書以求正先贈公者乃知敬亭避地天台江干之役
太常輗之出仕監國而不赴又言吏部嘗與太常同事
姚江戎幕則戊子以後浙東山寨中事也此皆野史所
未及者足以當詩史矣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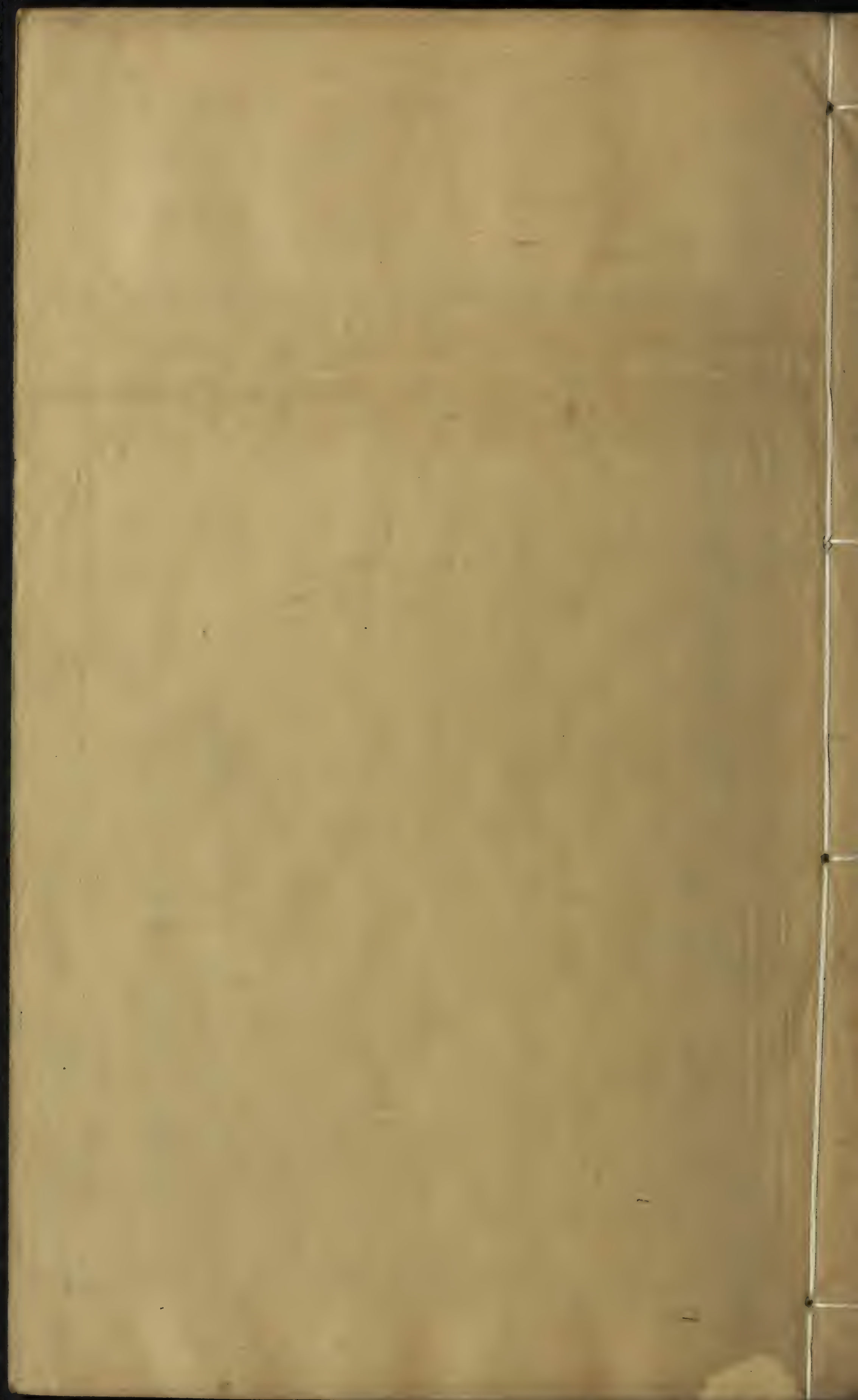
蕭山毛檢討奇齡有三大辨其一爲忠臣不死節文異

哉其立言也忠臣不必盡死節然不聞死節之非忠臣也世知檢討之文由於盧鎭遠宜所作續表忠記而不知其所以然鎭遠予同里先輩也初任蕭山教官其時檢討以亡命之餘歸里得復諸生名籍怨家不能忘情多相齮齕而又以制舉荒落連試下等鎭遠獨奇其才拂拭之備至檢討亦感之甚其所謂師弟非尋常學舍中人比也鎭遠所作續表忠記其初集爲趙給事吉士所雕二集爲程上舍某所雕皆與檢討論定而出者卽令檢討爲之序今所雕乃檢討手書本字畫甚拙可覆審也鎭遠遷官而卒檢討志墓亦載其事已而京師有

戴名世之禍檢討懼甚以手札屬鎮遠之子曰吾師所表章諸忠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書弗出也其子奉其戒惟謹乃檢討懼未止急作此辨而終之曰近有作續表忠記者猥以長平之卒濫充國殤而假託予序恐世之人不知將謂不識名義自我輩始故不可無辨又改其志墓之文曰公之續表忠記假予爲序嗚呼何其悖歟檢討不過避禍遂盡忘平日感恩知己之舊斯苟稍有人心必不肯爲而由此昌言古今忠臣原不死節夫負君棄國與夫背師賣友本出一致檢討之心術盡於斯文檢討之生平盡於斯文其詡詡然落筆時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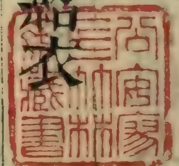
想矣檢討所作鎮遠墓志底本幷其手札至今猶藏盧氏其子嘗流涕出以示予予因爲記之若以續表忠記言之其紀事誠有未覈亥亦多不工雖予不敢以其同里爲之辭特檢討親爲之序而反覆如此其心原不爲責之是非起見則可駭也天門唐庶常建中曰君姑置檢討弗問盍諒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頷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八

跋六經奥論

竹垞先輩跋六經奥論據漁仲所上書祇有書攷書辨譌詩傳詩辨妄詩名物記春秋攷春秋列國圖諸經序刊謬正俗跋而無奥論且謂其書議論頗與通志略不合然其於是書之妄有未盡者盖漁仲卒於高宗末年其於乾淳諸老則前輩也而書中稱薛常州者四則孝宗以後人之書矣稱朱文公者一則寧宗以後人之書

矣又引晁公武易解皆漁仲後輩也而最發露者其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竅一條謂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尚得以爲漁仲所著乎乃笑明中葉人傳是書爲漁仲而行之者蓋終未嘗讀是書也予又觀其論易謂先天諸圖康節得之希夷將啓手足之際則作是書者其於人之系代源流本不知也其引福州道藏所刻郭京周易舉正則意其亦閩人而要其中議論固有發前人所未逮者如論秦誓之類是也惜其撰人之不傳耳

題豐氏五經世學

豐氏既謬造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春秋石經大學

又謬造高麗尙書日本尙書於是又造先賢先儒所爲諸傳記以輔翼之而皆託之淸敏或其大父方伯所傳棃洲別傳記之略具豐氏言朱子無所不至夫欲言之則必先攷據其時代而言之以庶幾人之或信不當任口周內也今託於郝陵川之言謂史衛王通於楊皇后朱子館史氏因爲大夫得見小君之禮以附會之門人或問所出則曰忘之使朱子而果然則校之豐氏之昔父逢君直不甚遠不知朱子卒於慶元六年史之官未達也歷開禧至嘉泰三年史不過吏部侍郎猶然侍從是年誅平原始執政史雖以內援得成功然非有共伸

叔孫僑如慶克之汙豐氏豈特得罪大賢卽史衛王當擊之矣且朱子何嘗館史氏館者慈湖楊文元公也陵川則江漢先生之徒力宗朱子者也豐氏非漫不讀書之人而悖誕至此其病狂以後所爲無疑也若其中亦有可采者不當以人廢之是則棃洲之言信然

書朱子綱目後

黃榦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後修書尚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

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其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即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耳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三代以下之士衰甚矣選舉之法徒有其名無其實士亦無復立志者偶讀通典劉宋孝武帝時周朗上疏欲令二十五家置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五年有成升之司

徒習武三年有成升之司馬若七年不能明經五年不能達武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孝武帝不能行也愚謂此即明初社學之制洪永之間蓋嘗行之而惜其不久然七年五年其期稍迫寬之以十年八年可也

跋王荆公改正經義劄子

荆公改正經義劄子其中第二道曰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尚有七月詩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乞付外施行取進止案毛傳解剝爲擊故釋文音普卜翻荆公不以爲是乃以養老解之偶一日到野老家問主人何在其家曰撲棗去矣

荆公悵然自失歸而請刊去之見容齋隨筆古人訓詁之學不可輕易如此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錢唐丁高士鈍丁得宋楊和王所藏高孝兩朝御墨一卷其中并有賜和王之子者予見之嘆曰此風雲慶會閣中故物也風雲慶會閣者和王洪福橋里第所以貯奎墨之所也先是和王卜宅中爲大府旁列諸子四宅極其宏麗而一浮屠謂之曰此龜相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宜引湖以環之和王方被殊眷卽以乞之高宗高宗許之又曰恐廷臣有言宜速爲之於是和王督濠寨

兵數百又募民夫連晝夜爲之三日而成八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凡數百丈工成而言者繼至高宗諭曰浙中有平盜功雖盡以西湖賜之亦不爲過惟卿容之言者遂止和王乃復用僧言建高閣以御賜風雲慶會四字揭之而供奎壁焉蓋亦取昂首俯湖之象相傳百有餘年辛巳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以爲龜失其首將不利矣次年果大火數百楹無孑遺而是卷得存不可謂非天幸也嗚呼中興多名將鄂王蘄王及劉太尉輩之功無一售者其得窮極富貴以老莫如附會政府之張循王而次之卽和王試觀奎畫之稠疊可以想見恩

遇之隆三復思陵西湖之語君子是以知宋之不復北征已

跋汪伯彥封事

建炎七年高宗以逆豫師退手詔問諸舊輔以善後之計故相則李綱汪伯彥朱勝非呂頤浩秦檜故參政則顏岐李邴張守王綯故樞使則韓肖胄諸公封事李爲最呂次之其餘亦皆有可采獨顏岐寥寥一無建明岐故小人力阻李忠定入相者也尤異者汪伯彥之封事假萬全以爲元老決戰以爲將軍如相如作賦子虛亡是之比而終之以夢見箕子令其以所見質諸天子斷

自神算蓋意中猶主和議而不敢明言耳其語亦絕非奏對之體令人發一笑也秦檜請聲劉豫之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是則仍其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而不敢言中原人願歸劉豫者以是時方戰勝也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右周正字南仲山房藁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謚勅也按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胄死

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謚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勅中序鄂王冤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嘗刋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跋月泉吟社後

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窻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撫榮木而觀流泉者大率皆義熙人相爾汝可謂壯矣然當時主盟如方謝吳三先生至今學士皆能道其姓氏而社中同榜之人自仇近邨而外多已湮沒不傳向微是書之存則直與陵谷同淸淺不亦危哉其閒有可

疑者第三名高字爲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魏子大亦武林九友會梁必大第六名子進爲分水魏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五十三名子直亦分水魏石川第七名栗里爲金華楊龍溪名本然字舜舉而三十六名觀我亦金華楊舜舉十四名喻似之爲分水何教名鳳鳴字逢源而四十五名陳緯孫亦分水何教名鳳鳴皆一人而兩見十二名鄧草逕爲三山劉汝鈞君鼎號蒙山而十七名田起東爲崑山劉蒙山則異地而同名四十名柳圃爲月泉竹臞陳君用而四十六名陳鶴皐亦月泉竹臞陳君用又五十七名肯柳州月泉四

十七名臨清爲建德王進之而四十九名亦王進之建德五十名元長卿爲義烏陳希聲而五十一名聞人伸伯亦義烏陳希聲竟連名而疊出豈當日隱語廋辭務思人知不憚謬亂重複以疑之耶抑歲久流傳或有譌誤近世雕本未及是正耶是皆當俟之好古者之攷證者也夫吟社人物職志昭然其舛錯猶且至此何況荒亭野哭邐舟移榜其爲張孟兼所不能詳者尙可問哉若槐窻居士黃景昌嘗著尙書蔡傳正誤見兩浙名賢錄湛淵白珽則本吾鄉舒文靖公裔孫養於白氏見剡源先生集

心史題詞

亡友長興王敬所嘗爲予言心史必是僞作予是其言而無徵也已讀閻百詩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爲海鹽姚叔祥所依託則敬所已下世嘆其不得聞此佳證也嘗以語錢唐厲樊榭則謂叔祥豈能爲此詩文予謂閻萬二丈皆不妄語者必有所據所南別有錦錢集明崇禎中尙存梨洲先生曾見之予今求之不得但從永樂大典得見其奇零者向使是書而在以之對勘心史當有敗闕但不知叔祥何故造爲是書雖非眞本要屬明室將亡之兆也已吳兒喜欺人至今謬稱智井舊物以

索高價凡有數本予見其二

跋袁尙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其記北京營造本末一篇謂左副都御史李慶引用梓人蔡新使之同升卿列官蔡工部侍郎濫起人夫盜爲魚肉死者幾百萬初上命月糧之外每旬賞鈔有病者賞醫藥死者賞棺慶新與都督薛祿指揮沈清等祗圖尅取入已盡行乾沒月糧則以死爲生重支給及殿成命大醮以懺死役者而慶懼以濫役得罪祗開萬人以上其奸如此不半年而三殿災職此之由也按慶新不足言矣薛都督名臣也何以亦

依阿其閒耶不亦爲盛德之累耶

題閒中今古錄

黃南山先生孫溥作閒中今古錄其見聞有可采獨所記欒肇論語駁始末則謬甚矣欒肇乃六朝時人伯牛有疾章集注所引君視臣疾之禮乃欒肇之說而朱子引之今以爲其駁因朱子而作何耶

又題閒中今古錄

程尚書仲能以文學之禍死見於存吾是錄中明史以爲病卒誤矣明史經萬丈季野之手萬丈精於權史而鄉里先正事竟不能審以是知史事之難仲能大儒之

子在元已官至尙書不能爲余闕幷不得爲危素悲夫

跋陳半湖聞見錄

半湖聞見漫錄予節錄其有關明史者獨爲一卷其餘則皆格言也李自實附寧藩史家所紀不堪獨半湖云寧藩之叛邀李議事李言其失計當自舉奏以幷敢違祖制殺大臣因彼抗詈致憤而然願削國削爵寧藩以其不附禁之於承奉司世乃云李受其公爵爲謀主而滅其家則過矣以大臣交藩王身可死家不可滅也半湖之言如此則世之所傳所謂下流皆歸者耳然寧藩之謀久矣李豈有不知者乎日附之而臨時狐疑則亦

適見其爲小人也究竟何益之有李有白洲詩集予於
天一閣范氏曾見之

題崇禎遺詔事實後

江藩瑞昌悼順王玄孫鎮國中尉統銧纂述遺詔事實
一卷時年七十一矣其辨野史妄傳遺詔參錯字樣聲
淚交下惜其所紀亦多舛誤如襄城伯李國楨之葬梓
宮並無其事當時所妄傳也太子已陷賊營而曰不知
所之開齊化門者曹化淳非杜勳也若范文烈公係投
繯乃以爲刎刑部尙書倪文正公係計相乃以爲禮部侍
郎王侍郎家彥則以爲太僕孟侍郎兆祥則以爲左通

施副都邦曜則僅稱僉院吳太常麟徵僅稱戶科而周
御史亮工忽稱副都則官簿祟庳俱未之攷也侍郎張
忻再入
本朝而以爲拷死行人謝于宣拷死而以爲逃則死生
亦未確也其餘不能枚舉又若賀太僕王盛並非死於
甲申者不知何以混而入之其筆墨謭陋無足觀末附
絕句四十二首亦不工然選明詩者不可竟遺此人也
予友張燈取以示予因題其首

書祁門張侍御請毀逆奄墓疏後

明熹廟時奄禍爲亘古所未有天奪其魄莊烈帝出而

殛之彪虎餘孽誅鋤殆盡而西山之碧雲寺尚有逆奄生前所造冢穹碑屹立乃崑山南樂兩相譔文入國朝猶無恙相傳寺僧持護甚力遊人過往多以穢物擲其碑寺僧伺其退輒洗濯之予嘗憤守者之愚而以爲得使崑山南樂長存面目被人嗤詈正自快意康熙辛巳張靜齋侍御疏請毀之得旨允行是固大快人意之舉但惜不取碑文搨數本附之三朝要典之後足當桓大司馬流芳百世之志也

跋柳先生年譜

柳先生年譜一卷不知誰人所作大畧宋儒仿呂汲公

韓譜爲之江都馬涉江昆弟因購宋槧得見舊本遂與韓譜合刻中有辨新唐書二條謂據子厚先侍御史神道表稱中書令奭乃於侍御史爲曾伯祖列傳蓋仍韓退之墓志之誤而奭字子燕列傳以爲子邵者非俱見讀書之精但子厚柳評事墓志則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實任於唐而譜以爲隋豈固歷事兩朝者耶至楷生夏縣令繹同葬長安少陵則譜所載三子竟遺其名以是知攷證之學其難如此涉江歎曰有是哉因書之於其後

再跋柳先生年譜

王厚齋曰柳州之文多冒名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出於崔元翰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鎭表行立移鎭在後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曰恐是博士韋籌作而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若爲裴令公舉裴冕乃冕說作柳州之生冕薨已五年今按譜中所列尊號表六首柳州謝上表未及別擇其餘似亦知其非而不載

題范文正公年譜

是譜爲吾鄉樓宣獻公所編而公五世孫之柔校正者又有補遺一卷言行錄四卷皆元時刊本自公少有朱氏之困淄州池州爭所謂長山者紛綸莫定予嘗見承樂池州府志中有宋忠臣丁黼於理宗紹定二年作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以青陽朱氏所藏文正手帖及謝太夫人畫像爲據而府志折衷之曰朱氏實籍青陽文正繼父文翰嘗任淄州長史謝於其時歸之故文正讀書淄州之長山其說足以解紛矣是朱氏雖籍青陽而青陽之長山非文正之書舍文正實寓淄州而淄州之

長山不可以爲朱氏之本貫也然年譜明曰淄州長山朱氏何耶公於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於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書郄氏族譜後

偶見法帖刋誤一書宋黃伯思著其中有曰晉郗氏自太尉鑒以後遂爲江左名宗其字讀如尙書絺繡之絺世人俗書郗作郄呼爲郄詵之郄此大謬也郄詵晉大夫郤縠之裔郗鑒漢御史大夫郗慮之裔按漢有益州刺史郗儉支旣不同音亦逈異唐人如陸魯望之博雅亦有一段

清香染郗郎之句葢沿俗耳愚按尚書絺繡之絺孔傳讀作如字伯思所據乃孔傳也按鄭注讀作黹字今多從之說文郗成周邑在河內杜氏曰河內野王縣西南絺城以鄭漁仲通志例當是以邑爲姓又按戰國策有絺疵郗既與絺通或即絺疵之後

跋槎湖張氏族譜

焦文端公志經籍其譜系家則吾鄉槎湖張氏之譜在焉張氏之譜修於東沙尚書有善有惡匯別森然葢譜系中所未見先宮詹修全氏譜族禰見山先生實秉筆欲用其例宮詹難之而止或問予曰兩家所見若何予

曰皆是也尙書志在春秋一筆一削雖家乘乎而霜松雪柏讀之凜然知懼宮詹則爲孝子慈孫念有取於包荒之旨非僅僅懷府怨之恐也及見戴師初集序富春孫氏譜乃知尙書之例出於孫氏

跋田表聖墓志

田侍郎之直節無可置議顧其在太宗朝嘗請封禪則一言以爲不知者也漢唐以來請封禪者無一非導諛之臣侍郎非其人也特其晰理或有未精耳當時幽燕未復銀夏爲梗開國之勛較之漢唐劣矣乃敢倘啓其侈心乎不謂侍郎有此失詞也范文正公尙序此事於

志中亦偶未之思耳眞宗甚眷侍郎於其歿也二子在居喪中仍食月俸斯古今卹典中所未有者

書宋中大夫周公家傳後

予纂古今親表錄友朋多言其徒費日力不知門地分而流品出未嘗不於世教有補鄉先生宋中大夫周公鍔預名元祐黨人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覿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錮籍者七人予既牽連書之又讀陳忠肅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九

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戸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戸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於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典刑者亦豈少哉文正壻一爲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握節死於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壻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偶從大夫裔孫見家傳書此以勉

跋王檢正庭秀傳

檢正爲黃涪翁詩弟子諸志爲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
囷學紀聞撮莫磨衲集議論之妄以鄭介夫爲妄言陳
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
弟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曇
釋而以易傳成於楊謝之刪潤謔趙張二相九力有是
哉其謬妄也是以深寧斥其邪詖予謂舒待制之與檢
正文章俱有可觀當置之文苑而識其短以爲後人之
戒

跋豐吏部宅之傳

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祗上虞志有之然不能

具其顚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按後邨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强訃聞朝野共淒涼轟移北府兵皆散旆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葢開禧嘉定之閒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葢有勛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尚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跋袁處州行狀

狀云宋之亡也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爵陳參議允平有讐家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參議爲書約蘇都統以九月乘帆下慶元當出兵以迎禮部尚書高衡孫連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鞫實賴處州識其麾下得解其事而參政由是得脫其後復有言昌國大姓以故王爲名者元帥不聽嗚呼順治戊子己丑之禍如一轍也而衣冠之禍更慘已

跋袁尚寶行狀

尚寶袁公行狀黃先生南山所纂也尚寶傳其父之學

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賢之間而詳及前代學宮書院之制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孫獲鹿當先獻皆讜論也而力爭靈濟宮符藥之妖妄尤大臣風節惜南山先生之狀其敘事過於質直無文

跋陳祭酒行狀

吾鄉陳公敬宗明初名臣也實與李祭酒時勉齊名南北吾讀其行狀乃知其亦嘗奪情起復明初文臣奪情甚多而李賢所援祇及楊溥故事不可解閣臣雍容絲綸之地奪情已非訓矣陳公終身侍從亦奪之不已謬乎

書江陵張相國行狀後

有明中葉以後宰執以相軋爲事是一大患也方桂洲分宜兩公玄黃之後當國者似亦宜爲前車之鑒讀江陵集則新鄭之與華亭一盈一虛益可畏矣江陵爲庶常時乃華亭所教習故所以護華亭者甚至卒之傾新鄭而攘其位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國大臣不竭精神於補袞而專用之門戶中論世者所長嘆也

又書江陵行狀後

江陵當未第時深爲遼王憲㸅所眷時世宗方耽玄默之道王以方士長生之術見幸穆宗卽位或誣言有淮

南衡山之謀遂下請室江陵實有力焉語在遼邸紀聞

江陵尋售王府爲第神宗時之沒籍以王妃王氏之請

也物換星移格天閣在人何在者終於不保生前之機

械坑坎亦可以已矣夫

跋明王晉溪尚書傳

明正德閒大臣晉溪之才偉矣故能默用陽明以定宸

濠之難其人雖兼機數然三代以後盤根錯節亦有非

機數不成者必墨守迂腐道學之言以格之此愚人也

明人論晉溪褒譏各半非知晉溪者晉溪爲敬軒再傳

弟子其太公卽敬軒弟子也然則晉溪之心術何嘗不

粹特事有經有權則所以處之者亦有體有用以是知敬軒陽明之學亦未嘗不合

跋衞元嵩元包後

宋楊通老謂衞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周武帝賜爵蜀郡公武帝不敢臣之有傳在北史梨洲先生詰之謂北史周書皆無元嵩之傳不知其何所據愚攷北史實有元嵩在藝術傳但傳言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上疏極論之因疑元嵩乃道士而惡釋家者及讀隋經籍志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衞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下詔一切廢毀然則元嵩僧也其上疏非

詆釋教乃謂託於釋教者之多耳自唐中葉以後沙門
始有賜爵之事元嵩賜爵其言不覈予友杭編修云元
嵩實道士不知何據

跋四明尊者教行錄

古人有畫像記畫像贊二種獨宋慶元庚申沙門善月
爲四明尊者作像志銘是文章體例中所未有也四明
法智師主延慶道場實爲寶雲通公高座以振天台螺
溪之教沙門宗曉爲之纂教行錄七卷予生平不喜佛
書而是編以有關梓里文獻故收拾之其中有紹興王
午青山居士樓弆跋文當是太師樓楚公异之弟也幷

錄以廣舊志之遺

題蟫津集

浮屠之文如蟫津蓋亦一世之雄也其報復昌黎不遺餘力雖然無間昌黎之學非蟫津所能排卽以其文亦豈可遽與昌黎抗歟是則可謂不自量矣

書道德眞經三解後

道藏中多有易學鄧錡亦其一家也雍正甲辰得見其道德眞經三解一解經則章句大旨也二解道則述天地始終之故也三解德則丹竈家言矣又述眞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冠之卷首原夫柱史淸淨之旨轉手

而爲長生久視之學隋志未嘗合并葢其愼也鄧氏之書其意在乎通津然强分道與德而二之則支矣

讀道德指歸

張南漪語予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云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史避明帝諱更之爲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卽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爲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曰答之葢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爲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

類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濟之言覈而篤矣然予并疑是書乃贋本非君平之作也漢志於老子所錄有四家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使君平有之不應不見於志其疑一也王貢傳載君平事但曰祖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是書祖其意而別為書非竟若是書之為箋釋也然漢志亦不錄是已亡矣安得晉魏閒忽出乎其疑二也且予嘗觀其文亦頗不類西京人語其疑三也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南山先生晚年頗言養生故瓊臺贊其畫像有高慕玄

虛瀞入佳境之語道德經附注三卷自言因王弼舊注茫昧因發其光耀之一二而以不得神從寥廓快覩昭回爲恨則好之亦至矣讀先生傳家集其養生之言亦津津然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南山先生注陰符以爲當即寇謙之輩所著其言甚確其謂篇末一百一十三字葢古注而混入經文之內者因改正之愚意則謂此乃總結三篇之說非注也惜不得起先生而問之

書程雲莊語錄後

初南雷黃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鄣之門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林三教之餘術而別自出頭地者予思見其書未得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丈澄齋出其遺書示予三篇之外尚有守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爲宗而著定爲十六目其前八目曰不著形質不雜靑黃之白是爲眞白此彼相非之謂指指有不至至則不指不指之指是爲眞指是非交錯此彼和同是爲指物靑白旣兼方員亦舉二三交錯直析橫分是爲指變萬變攘攘各正性命聲負邑勝天地莫能定惟人言是正言正之物是爲名物惟名統

物天地莫測天地莫測名與偕極與天地偕極之物其誰得而有無之幻假之是爲眞物指而非指非指而指非指而指而指非指是爲物指一不是雙二自非一隻雙二隻黃馬堅石惟其所適此之謂物變其後八目曰不落形色不涉是卽自地之天地中取天曰地天統盡形色脫盡是卽有天之地天中取地曰天地天地地天地天天地閃鑠難名精光獨透曰眞神至精至神結頂位極名實兼盡惟獨爲正曰神物天地之中物無自物往來交錯物各自物惟審乃知曰審知惟審則直惟至則止從横周徧一知之至曰至知實不曠位名不通位

惟愼所謂名實自正曰愼謂彼此惟謂當正不變通變惟神神化惟變曰神變其宗旨則曰天地惟神萬物惟名天地無知惟神生知指皆無物惟名成物公孫龍子之學絕於世亦久矣雲莊蓋參會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雲莊之傳如熊如瀾金貞輩不甚著名而正希先生爲最大弟子正希晚年禪學蓋得於雲莊其遺書又有易數定序及蓍法定序十目雲莊名智字子上一字極士

再題雲莊語錄

正希先生講學師歙人程雲莊向嘗聞之黎洲黃氏得

其大略後見其書於揚之馬氏果誕謬不足信也其講兵師閩人柯仲炯所謂農丈人者也仲炯亦自負易學主象數予未見其所著故姚令王君正中說易本之而正希與劉侍郎之綸並師之黃太沖曰仲炯從董公應舉屯田一妄男子耳噫正希之學一出於雲莊一出於仲炯皆自以爲專門而世莫之信以所見於用者驗之卽其薦申甫而可知矣因幷附志之雲莊語錄之後

跋劉屏山唱道集說

屏山唱道集說鈍翁駁之詳矣偶閱湛然居士所爲序言其二十九歲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歲參

藥山而退因發憤參萬松師著此書噫屏山歷詆諸儒以慫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卽或其言閒有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浮屠輩造爲此說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爲例可爲一笑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終

結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九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泰山遺刻廿九字其第一行闕丞相二字其下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至昧死請與今重摹嶧山碑中廿九字悉同葢斯篆之僅存其亦希矣

跋岣嶁碑

吳越春秋載神禹有岣嶁山銘豈得尚存後人之爲之者自以韓吏部詩之故猶之明人妄爲日本尚書葢以

歐陽兗公詩之故有是哉其好奇也雖然峋嶁碑與穆王壇山四字夫人不知其僞而不知太學石鼓之與二刻鈞也

跋壇山石刻

穆王八駿之馬三道之隥宜其遊歷所過有可攷者而已泯然無徵矣吉日癸巳四字不卜可知其依附然其與峋嶁之文皆極奇古亦非精於此者不能爲也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天一閣范氏所收石刻有神功二字旁勒云周文王括石書乃隸古文也孫暢之謂臨淄齊胡公墓桐棺字多

與今隸同以此證隸之不始於秦使其見此必以爲始於商矣馬薺堂謂石鼓出於宇文其說未覈至此二字者或出於黑獺之手而後人以陀羅尼追尊之號記之未可知也夫黑獺黑衣之種耳而書法果如此則又奄沙陀北嶽題名之上矣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跋

趙德甫曰漢晉志官屬皆有循行之名今景君碑陰故吏自台郎暹而下十九人作脩行脩字恐是循字之借予思脩行者葢謂束脩之行也漢晉碑皆作脩正可以證漢晉志之誤是碑之陰洪氏且未嘗見顧予家三本

皆有之葢明初搨本也

跋會稽禹穴窆石銘

會稽禹穴之字趙德甫稱爲窆石銘而王順伯定爲漢刻是也近人謂其詞非銘體因謂碑有銘而窆無銘不知古人原不定以韻語爲銘孔子書季札墓寥寥十字亦何嘗非銘乎

跋魏受命表

盤洲曰所謂表者葢表揭其事非表奏也予謂是卽石表之表與碑碣名異而實同然帝王家著作多用碑其用表者祗此近人不知古金石之例竟以碑表分差等

誤矣

跋北齊乾明碑

是碑立於乾明元年碑文作隸古金石漫漶祗存匡郭其中有可識者鎮北將軍祕書監蓋其人之官又有祠堂二字殆祠闕也當博攷之金石之錄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勅書石刻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皇太后勅以寺中有冬筍生降書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勅以寺中有仙藤白露之祥也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溉冬筍何不哀黃瓜求仙藤白露以爲瑞豈知鸚鵡之翅已盡

折也

唐開元祀泰山銘舊本跋

開元泰山碑銘刻在山頂之石爲前明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舊文爲所毀者半天下之謬妄有如此耶竹垞嘗詢之野老謂必架木緣絙而登然後椎拓可施而山高苦風吹日曝紙幅易裂故摸文甚難予所得乃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本完好無闕當今日而遇此舊本可寶愛也封禪秦漢之侈心是碑雖有儆戒之語已漸趨於空言矣至於野無遺賢之賀則其極功也

李陽冰謙卦篆書跋

陽冰上李大夫書論古篆欲備書六經勒石明堂惜其有是請而不就也向使陽冰果主是事詎不遠勝於閔成之本耶予友當塗徐君文靖嘗謂陽冰事雖未行其所書字樣當有存者故吳立夫詩陽冰石經欲斆乳予告之曰韓退之識陽冰子服之嘗得其蝌文孝經非即陽冰之字樣乎今所傳謙卦亦即字樣之一種也

跋唐大使府墓磚

予在邗上有發地得墓磚者其上有大使府燒造五字以問予爲何時予曰此唐磚也唐人稱節度大使以示別於副使若楊吳以後則當稱都統府矣其字畫雖非

出於名手然亦嚴整有法度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二十卷藏於天一閣范氏有周密趙孟頫楊伯嵒柯九思張天雨王行周伯溫七人鑒賞字跡而靈武幹玉倫徒克莊亦有跋焉最後有豐坊之題范氏書帖大半萬卷樓故物而是本獨不知得之何人觀坊所題可見也石刻所傳葢僅有其半而手書精核更爲可珍范氏尚有副本見予之嗜之也以其副爲贈焉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是石爲宋嘉定癸酉方公信孺以安撫陳公孔碩以制官在蘄州祝瑞慶節探白龍洞諸勝作篆書題名極偉方陳二公開禧以後之名人也其末深以歲事畢登物情安樂爲喜異乎遊人之展也已予愛而跋之

題王半山鄭女志

舒王之葬殤女在吾鄉崇法院旁謝皐羽過而題句者相傳院中多舒王與會老往來墨跡戴會伯驚風急雨之詩是也先侍郎少女許嫁屠侍郎子本晙未笄而卒附葬於檢討公墓啟土得一石則舒王志也因拚之而稍移於北嗇是一塊土者世爲殤女之壙耶先侍郎曾

有文記之今失去乃補之集中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曹娥廟石不存久矣宋元祐中蔡卞知越州重書立之卞京兄弟皆有書名而卞稍爲京所掩顧孝女之碑書於憸人則可恨也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金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磁州胡嵩神道碑欒城李學士冶之文朝散之孫山東按察祗遹自書兼篆文曰明昌新辟公上言上京合懶等五路牛頭稅粟虛名不實宜會計以備邊用皇嗣未立

宜肅正六宮以廣胄續於時大臣非材五路大姓多不奉法元妃李氏專寵臺諫無敢輕議而公獨直之聞者莫不聳動此葢朝散大節故碑特序之於首予友杭編修世駿方求金史遺文因寄之碑石甚巨自元以後中穹之柱無此材矣書亦工整可愛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

王文定公神道碑爲其子公孺所纂文附見秋澗大全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衞輝拜於墓次慨然興先喆之慕重爲勒石而復其祠清其地穹碑煥然嗚呼今世之吏聞之殆將以爲羊叔

予自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安得古道雅懷如此者乎三復華咨題後爲之憮然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明制東宮官屬爲詹事府爲左右春坊爲司經局坊局雖覊屬於詹府而各自爲政故一府二坊一局公署異地最初洪宣之際二坊且置大學士一員原非詹府所統也易代以來一承其舊其後坊局公署皆圮乃俱會於詹府然其列銜仍不相統近人不諳故事鬲坊局之任者竟自以爲詹府之官可爲發一笑也是碑乃先禮部公掌司經局時所立其文與書皆出公手予家自明

嘉靖以來世掌綸言館閣故事差能言其本末所愧檮昧之才累薦未升一麾遽出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偶展是碑不禁爲之憮然

跋柳州羅池廟碑

世所傳柳州羅池廟碑一紙必以太守印署之予異而問焉柳人對曰吾柳江中時有風浪若取太守所印碑以過輒無恐故相沿用之也因憶明人劉炟筆談言是碑嘗入瓦礫中兵火之餘土人取以築城所 之處即崩累築皆然因驚詫而物色之則碑在焉下已橫裂爲二相與扶而植之有是哉柳子之靈爽爲可畏也昔田

拾遺論柳子謂其精多魄強斯語最善知鬼神之情狀古之人生爲明聖歿爲明神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歸故申甫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要不必以禍福驚動人而後使人知其不朽於冥冥中也乃柳子以不世出之才方將大有爲於天下一擲不中而不免於奸邪之目投老荒裔歿而猶視彼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菀結沈冤之魄固有不能與金石俱消者是大造游魂之變有此別種而不可以常例論也且吾嘗讀柳子祭呂衡州文而有會也柳州之與衡州入司馬中眉目交情尤篤而柳州之哭之已有蕩爲太虛結爲光曜爲雨

爲露爲雷爲霆復爲賢人奮爲神明之間是其所以抒寫憤懣而爲身後之兆者豫見於此亦可傷矣劉煦以爲柳人之妄而㫖昌黎之遽實之其議雖近於正然於鬼神之德則未通也雖然柳子生平操論依乎中庸故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所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且夫柳州之有惠政於柳其遺愛之惓惓於民而廟祀之宜也必以禍福驚動之以示其奇則反淺矣若龍城錄爲王性之所僞作其載羅池石刻之文葢因昌黎詩中語而附會以成之非

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鈔乃還取以證昌黎詩誤矣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亦柳人之僞也

跋歐曾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

桂陽周太守有開武溪水道之功廟食至今乃後漢書畧之古今循吏之泯然者可勝道哉然歐陽文忠以爲周憬曾文定公以爲周昕蓋兩先生所見碑本俱闕其名而據所聞以實之文忠以爲碑雖闕尚可識者未必然也予攷太平寰宇記廣東韶州新瀧有太守周昕廟即始開此瀧者行者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著溼衣入

廟則是碑當爲昕作若寰宇通志湖廣衡州武水有太守周憬廟則或別以有功祀之而歳久訛傳移於昕者蓋武溪出臨武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會於昌樂而一太守廟在水之陰一太守廟在水之陽雖地尚隔遠而易以同姓同官相混支定之辨尚未得盡其詳也從來金石之學足補史傳然非博求其是則翻多誤者卽令欲正前人之誤而不能得其所以誤亦未足以折之也

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

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并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尚見於藏書之目亦異事也偶讀水心詩集有

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庋焉予爲名曰深明詩曰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是所指者闕封之石經也然予攷嘉祐本當宋時流傳亦寡不特春秋永心特因荆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九之其實荆公斷爛朝報之言出於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辨之矣且荆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秋使後世有誤解永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不辨與葢自諸經既有板本而石經遂多不覩斯亦自然之勢卽西安石經之得存者亦幸也書之以遺吾友杭君堇浦使附之石經

攷異之後

跋禮記石經月令

唐天寶中刊定月令置之四十九篇之首又增益其文而七十二候之割裂則其分配出於緯書以六日七分作五卦配一月有公有辟有侯有大夫有卿卦之居公位者得二爻其下各得一爻爻各得一候此本割裂荒誕之尤者而李林甫輩據之以正月令可謂不學無術者也旣頒行天下於是詔集賢院別爲之注以易鄭注遂有別爲之疏者以易孔疏其詞卑鄙開成石經遵而用之始成不易之書宋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請復古文

下兩制議韓伾張泌胡旦皆以爲然餘人多以朝廷祭祀儀制多依唐注請且如舊又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間孫奭又言其事時論終以改作爲難而止此見宋三朝國史志者六經奧論以爲獨王學士禹偁不可遂不改者非也其後卒改從古文則在景祐初見晁氏讀書志

跋孟蜀廣政石經

宋時石經不貴陝本而貴蜀本殆以陝本止正文而蜀本有注耶其時學宮所頒行皆蜀本故徽公所引石經亦皆蜀本今亡矣夫偶過趙谷林小山堂見其蜀本石

經毛詩自周南至衞風雖片羽乎可珍貴也其中多足與今監本互證異同者惜不得完本讀之

跋宋嘉祐石經

宋仁宗勒石經用篆有志於復古矣其時楊南仲之徒皆名人也然予得見汴本石經數紙其篆亦無甚佳處何也

廖氏世綵堂韓文跋

仁和趙徵士谷林之子小林得宋槧韓吏部集於曲阜孔氏乃廖瑩中世綵堂本也瑩中所刊之書其工料莫精於九經而草窗評之以爲不如韓柳二集之善今觀

小林所得最佳嗚呼瑩中失身賈氏蒙謗下流然其於風雅不爲無助校之秦氏之畢少董韓氏之向冰葢有過之顧使瑩中但爲賈氏鑒定書畫優游東閣不染事權雖難以語君子潔身之義而尚不至於大玷當時壑公座客浙東則梅磵先生胡身之浙西則蓀壁先生金一之以及吾鄉安竹林吏部皆豫焉梅磵竹林多所箴規不見用固皭然不染蓀壁亦不失爲遺民未若瑩中之被禍也明嚴氏之盛文休承亦嘗爲鑒定書畫而論者未嘗以此訾之吾不能不爲瑩中深太息焉然當時薦紳負盛名力排史氏之後村尚不免喪其所守又何

九乎瑩中要之瑩中所審正之經籍則終爲可寳不以其人而廢也在昔湖上養樂園爲賈氏第左之別墅其旁香月隣卽瑩中所築也是集之播遷流轉而仍歸趙氏足爲湖上故物縹緗其有幸焉顧安得九經連軸幷柳先生集亦惠然而至成合璧耶小林其更博求之

跋舊槧三蘓文集後

舊槧三蘓全集是元人物在明初曾入樂安郡王邸後歸吾鄉袁尚寳忠徹家已而流轉於吳尚書原博瀊閣學員嶠諸庫又有魯國世家之章通計印識家共十三其欒城集後別有清夢軒刊本五字不知誰氏而紙色

甚舊今世如此種書亦罕矣宋史言高宗贈東坡太師諡以文忠御書序贊以賜其家今是本所載勅乃孝宗乾道九年之筆也然則宋史誤矣揮麈錄載潁濱有章簡之諡則文定疑是後改今是本載淳熙諡議則文定乃初請卽定又是王明清誤也章簡乃明允之諡賜於元絳諡開禧時當雁湖執政主張蜀學遂以一字之諡寵之今是本獨不見其勅與議不知其本失載耶抑固有之而脫去耶予於雍正癸丑得是書中閒入有力者之手又二十有二年乾隆辛未復歸不勝其喜且是固吾鄉柳莊舊儲也因跋其後

題重刊宋本廣韻後

顧亭林之購廣韻也但得明人芟本而是本未之見旣雕而惜其不完也歷引前人書所載而爲明芟本所無者志於後今以是本攷之則亭林所引者皆在焉惟姚寬國策後序引廣韻藍字下雍門中大夫藍諸今本失去雍門二字又作中山大夫然則亦不免脫落互異也是本以宋槧重雕尚有此憾安得更訪舊人所藏而讐正之

廣韻之注博矣然予觀其姓氏一例則不甚覈也如謂孔氏之孔取殷之姓子而契之降祥自乙以子加乙則

誣矣衛之左公子職右公子洩而列之左公右公複姓之日不亦悖乎鄧國則云出自殷王武丁之後不知鄧之姓曼見於左氏伍胥抉眼吳門子孫因以胥門為氏胥門巢蓋其後不知胥生時巢已為將見於左氏他如楊揚伍五毋毋之別俱不能審蓋遽數之不可窮也若一一爬梳而糾正之未必非陸法言孫愐之功臣也姓氏之罣漏者又極多

是書成於宋之景德故凡唐諱皆已不避獨引齊民要術尚作齊人要術蓋偶未及改正也於是而知蜀中石經之因仍唐諱固不足怪而必以為不忘故國者未必

然也如齊民之爲齊人豈獨不忘文皇乎

亭林謂十干皆引歲陽而戊字下獨不引著雍以爲明

㲋本脫文今是本亦然然別見於九魚部下著字又謂

凡姓皆引古人以證之而明㲋本去之今攷是本亦不

盡然葢未必皆有名人可登記則略之也

跋乾道四明圖經

四明志乘以吾家爲最備自胡尚書寶慶志吳丞相開

慶志袁學士延祐志王總管至正志季孝廉永樂志楊

教授成化志張尚書嘉靖志無一佚失足以豪矣張制

使乾道志則最初之作也購之不可得乃過天一閣范

氏見四明文獻錄全引其書爲之狂喜乃別爲鈔而出之於是揚之小玲瓏山館馬氏杭之小山堂趙氏皆來借鈔顧予猶疑非足本嘗見成化志中於遐追山二廟下紀劉穀胡蘐諫吳越無納土事以爲出自乾道志今竟無之則脫簡殆多然要屬難得之書可寶愛也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胡尚書榘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吳丞相潛開慶續志十二卷皆宋槧也予得之同里陸參政懋龍書庫寶慶志先以郡志十一卷列於首分爲敘郡敘山敘水敘產敘賦敘兵敘人敘祠敘遺九例而接以六縣志十卷續

志則不分郡邑專紀丞相沿明之事及其詩文而已吾鄉志乘以乾道圖經與此二志最古實爲文獻之祖可寶也雍正庚戌予以拔萃入太學是書爲人篡去質於富人之手仁和趙五兄谷林以白金四十錠贖歸仍鈔一副本歸予予作長歌謝之尚書之志見於陳振孫書錄鄱陽馬氏通攷暨明焦氏經籍志胡志成於參軍羅濬之手焦氏誤爲羅濬而吳志則藏書家未有及者前此臨川李侍郎穆堂江都馬上舍嶰谷皆嘗向予借鈔逡巡未寄茲幷屬谷林鈔以貽之牙籤厄塞歷五百年而始流布於時殆亦有數存其間哉古者著述雖佳非人不重尚書立朝與

薛極輩附史相彌遠稱四木當時有草頭古天下苦之謠其與丞相之書並列有慙德焉故予前所作詩於胡志頗詈然未嘗不自笑其迂也

再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吳丞相開慶志皆記其蒞明善政其自九卷而下則其吟稿也吾友杭君堇浦頗疑其非志體予謂丞相蒞吾鄉最有惠政即此志可備見其實心實政之及民者而以其餘閒舂容詩酒又想見當日刑清政簡之風原不必以志乘之體例求之也況丞相遺集不傳則是志之存可不謂有功歟獨寶慶志則多訛謬如元豐之舒亶

中興之王次翁皆爲作皇皇大傳而高憲敏傳不載其受楊文靖之學又不載其拒秦檜請婚之事何歟史忠定傳謂其仲父簽樞罷官在秦檜死後則并國史宰執年表未之攷也袁正獻公附入遠祖轂傳後亦寥寥羅濬謂是書成於一百五日固宜其有所舛戾也夫

三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寶慶志中有載及胡尚書以後事者予初甚疑之旣而知是書嘗爲劉制使𥛚所增加也第一卷牧守自尚書以後凡二十人而至吳丞相又十八人而至制使皆附列之則爲制使所增加可知矣及讀第二卷經籍志有四

明續志三百三十幅大使吳丞相置四十五幅制使劉公置吾鄉志乘自吳丞相而後直至延祐方有續本未聞有劉志乃知四十五幅即散入寶慶志中所增加者然劉制使之涖吾鄉在咸淳自淳熙四先生而後吾鄉人物之當表章者不可勝舉制使一無所增而增其事之小者抑末矣

延祐四明志跋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袁學士清容所修也是志流傳甚寡儲藏家皆無之即在吾鄉亦但有二本其一在天一閣范氏其一在陸高士春明家然皆失去第九卷第十

卷第十一卷蓋無從覓其足本矣清容文章大家而志頗有是非失實之憾如謝昌元趙孟傳皆立佳傳而袁鏞之忠反見遺蓋清容之父亦降臣也又累於吳丞相履齋有貶詞殆以其大父越公之怨非直筆也

再跋延祐四明志

浮屠結習喜作大言強半孔子吾師弟子之故態也至有謬妄之至者如延祐四明志有育王住持知愚傳初無他善但言吳丞相履齋判慶元極尊禮之問曰師之語錄願序引以傳不朽愚固謝之退語人曰吳潛晚歲如病風禍將至吾豈願其文語聞於吳大怒繫之獄杖

之未幾吳果貶死夫丞相立身有學術立朝有節概其
蒞吾鄉有惠政死於賈似道之手非其罪也何物愚僧
至擯其文而不屑乎葢必以他事被杖而爲此說以自
揜也清容紀之殊不可曉

至正四明續志跋

至正四明續志十二卷王總管寧軒所修也總管於吾
鄉爲循吏其整頓它山隄堰最有功志中所書堤堰補
清容之所不備元時牧守如此葢絕少者

成化四明志跋

南里先生纂府志質實可觀其人葢醇儒而東沙續志

不爲之立傳當時南里之子若孫皆官至藩臬監使一門貴盛東沙殆有宿憾焉而故略之然南里有傳出於西涯李文正之手不籍東沙也後東沙而爲志者不能釆西涯之傳以補之則疏矣予幷求得其詩一首補入甬上耆舊詩中

跋寧波防要志

寧波防要志二卷明黃南山先生潤玉著先生嘗著四明文獻錄此則其槩括之書予鈔之萬處士斯同家吾鄉志乘自宋元迄今其佚不存者張津之四明圖經姜嶼之明越風物記羅濬之四明志而已其餘皆完好雍

正辛亥浙江修通志余方在京厲二樊榭杭二堇浦千里貽書求四明舊志予遣使請於家君發插架所有胡尚書榘寶慶志吳丞相潛開慶志袁學士桷延祐志王總管元恭至元志及明楊教授實成化志張尚書時徹嘉靖志而以鄭教授眞四明文獻李侍郎堂四明文獻攷及先生之二書盡送志局葢吾鄉之書較他府獨備譬之禮家幸不至爲杞宋之無徵也巳

它山水利備覽跋

它山水利備覽一卷予鈔之故太僕陳朝輔家然非足本也按至正四明續志載它山堰東諸碶閘凡三十有

三曰攔浦堰曰唐家堰曰黃家堰曰新堰曰插木堰曰朱家堰曰風伯磯曰何家小堰曰沈家堰曰張家小堰曰徐家堰曰樓家堰曰華家堰曰蝦堰曰黃家藕池堰曰屠氏橋閘曰范家閘曰靳家堰曰鄭家堰曰祁胡堰曰李家埨堰曰陳五老堰曰張家堰曰小溈堰曰鑪頭堰曰蔣家堰曰大蘇堰曰段塘堰曰朱瀨堰曰王家堰曰松樹浦曰鄭十八郎堰曰鄭家食利堰王總管曰以上皆載魏氏水利備覽近松樹浦又有強堰皆防蓄水源滲泄去處宜時加修築以備旱潦今是本皆無之是知非完豹也五百年以來水利日荒三十三堰蓋多不

可攷者矣書爲泉使魏峴所作吾鄉魏氏六都出丞相文節公之後其見於志者有豹文有畯而泉使以水利之書傳有功梓里不媿溪上之彥哉泉使諸子曰溥曰洽皆以詩稱亦見是書中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一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爲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實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

歟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虢弭兵以後始得專會於中而其霸以成然以靈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莊楚莊非霸惟馬驌嘗見及之至吳則黃池主盟方遂其霸而國隨以亡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然從之者寥寥詎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有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媿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如吳如越草竊苟偷不過爲霸之閏而已卽軼秦宋何足以嗣桓文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

晉之霸由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實止四世文公垂老而得國急於求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役見欺於秦此其所深恨也幸襄公眞肖子足以繼霸自靈以後而始衰成公以郤之敗幾失霸至景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先公風平公以後至昭頃則無譏矣故文也襄也景也悼也接齊桓而五晉之矣霸齊景稍有志焉而弗能也是以霸於此而絕世之無識者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於予晉過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恃強而好勝莫如靈其時南北既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

知天下之望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春秋四國強弱論

鄭桓公當周之季巳能卜齊晉秦楚四國之大其後卒如其言吾以四國形勢論之晉與秦最上楚次之齊爲下自夏以前皆都晉益其據太行負中山扼蒲津風氣最完固輔以代北之馬猗氏之鹽有不殆者三焉晉之初封疆宇尚隘其後漸廓直與雍豫相接姜戎又附之故天下莫強焉而由太原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故嘗足以凌秦然秦人據函谷負三巴扼渭曲稱爲陸海其險

不下於晉是二國者實天下之奥區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然而伊洛以南江漢環之亦天塹也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退則閉方城而守雖強國弗能驟加亦足豪矣而齊皆無之雖負泰山環濁河清濟據臨淄而不足以稱地險其以東秦稱之者妄也是以自桓公卒晉強則附晉楚強則附楚而見摧於晉者爲尤甚靡弊敗後再折於平陰三困於夷儀無不長驅得志齊尤報晉者一特乘其欒盈之難不可爲武直至晉陽大亂齊始稍挺可以知其弱矣宋之盟晉楚共議釋齊秦齊終朝楚而秦不然甚矣齊之弱也晉楚相爭晉之大得志於楚

者城濮也鄢陵也楚之大得志於晉者邲也楚之敗以子玉子反晉之敗以先縠荀非然者莫能相尚然亦皆去其國而鬬若直入其境則未聞其能大勝者則險可知也齊則使人入其堂奧而凌之矣秦之強足以抗晉而過楚乃不得稱霸於中原則屈於晉也晉之霸也首得秦而伐鄭之役失之向非襄公之再勝則晉幾不霸然雖勝之而秦遂去而之楚晉霸之減色也未嘗不以秦故戎公厲公之際累欲收秦而不得而楚雖得秦不過稱與國未嘗能致其朝享豈若齊之朝晉朝楚奉命不暇哉夫晉楚雖世霸而菁華亦稍竭矣故五霸之降

爲七雄而秦晚出莫能與爭是亦運會之迭爲消長也嘗不公或尚足以抗秦晉分而秦盛矣則秦之不成霸也亦未必非福雖然此亦第以險論之耳齊於四國爲稍弱而桓公之時南服楚西致秦葵邱之會晉亦聞風而至何其雄也內政廢兵車衰至使晉人脅之欲令南東其畝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

秦穆公論

甚矣夫讀秦誓者之疏也謂穆公是誓以其悔過之誠故錄之充是心也霸而幾近於王嗟乎穆公而果悔乎哉秦晉之隙始於伐鄭秦與晉其伐之而秦背晉而戍

之其曲在秦然晉受大恩於秦而以此爲讐則曲在晉秦既戍鄭而又襲之則曲在秦然秦自襲鄭而晉邀之則曲在晉是固皆衰世之事不足深責而吾觀當日晉甚巧而秦甚拙彭衙之役孟明欲雪隻輪不返之恥而不意再敗至使晉人嗤爲拜賜悔過者如是乎既而晉人取汪以報之孟明不能禦復窮兵以逞至於焚舟悔過者如是乎晉人以爲是必死之兵也何必與角角之而勝無所加於前而相尋且不可已不勝或損吾軍於是閉關不出聽其小有所得可以自蓋而秦人果封殽尸而還不知者竟以爲晉之屈豈知晉者乎究之王官

之役秦何嘗大有加於晉不久而晉報之矣再敗而一勝已不爲武而況其不成勝也旣食其悔過之言又不足遂其雪恥之志吾竊爲笑之且夫孟明庸人耳其與陽處父相語甫離俘馘遽以拜賜爲詞何其淺也當其爲斯語而識者有以卜其彭衙之辱矣故吾以爲孟明歸秦之後百里奚蹇叔殆不久死而後得以窮兵不然是二人者必將復痛哭而諫之而不至如此之悖也抑或秦誓之文蓋卽出於二人代作之詞及二人者死而後必又動亦未可知也左氏之見不及此盛稱秦君臣而以爲霸西戎之舉卽由於此多見其誣也然則聖人

之錄之尚書何也曰是非有取而錄之也聖人蓋歎誓誥之衰有如秦人之托諸空言而卒不克踐者故存之以為世戒不見夫詩之錄閟宮耶僖公有何攘楚復許之功而妄言之聖人之存之亦以示譏非取之也秦自王官之後不復東征蓋亦力竭不能復出矣是舉也後世有學之而亡者慕容垂是也更有謬悠之說以為聖人逆知秦之繼周而存其誓則是比於緯候之流其亦不待吾言而後辨也夫

楚莊王論

慈溪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謂楚初令陳人無

動將有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
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弒君公孫寧儀行父
致君之弒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二人之罪尤重
今殺徵舒納二人討賊者如是乎善乎清江張氏之言
云二人必誘楚以利故楚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言
陳亡矣又曰徵舒之弒在宣十一年之夏辰陵之盟弒
已及年何以不討楚自背盟而行無道故陳亦背楚而
從晉黃氏之言可謂核矣愚初治春秋時蓋嘗見及此
顧未敢遽反先儒百口同聲之說不知黃氏已言之也
然黃氏於楚所以背盟之故尚未發焉春秋之世嗣君

得列於會則不討是雖衰世之法要亦霸主之例然也寧儀之奔楚久矣而辰陵之盟帖然則未嘗聽其言蓋楚但欲得陳而已無他心也使陳終服於楚則少西固在所不討然而陳卽以是年朝於晉斯楚之所以怒也於是假討賊之名以加陳可以使陳無動固絕非寧儀之力也其後之復陳也亦不盡以納諫蓋是時陳侯固在晉也倘晉救陳侯以與楚爭則事亦尚未可知於是假納諫之名以復陳而陳必不敢抗我而他之矣故謂共討賊者固非卽謂其納諫者亦未盡也楚之與晉爭者陳鄭宋耳辰陵之盟陳鄭俱在未幾俱入於晉故陳

平而加鄭矣鄭亦有賊耶鄭平而及宋之蕭矣宋亦有賊耶是固不待辨而明者聖經但書辰陵之盟於前則其後無不了然甚矣夫左氏之昧也又何况於諸家至於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至是楚始葬之雖黄氏亦云然則益昧矣靈公雖弒嗣國者固其子也謂其見脅於逆臣而不備禮如齊莊公之葬則固有之豈竟有棄而不葬者是特楚人假仗義之名爲之改葬而徧告於諸侯耳五霸之中惟楚最無可稱僅此入陳之役諸家許之而豈知其皆非聖人之意也

叔仲惠伯論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而踐危機故左氏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葢以王法言之是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蒞枯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能誓死不可謂非義叔仲惠伯更非荀息比也彼其所傳者爲世子先君卒既已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弒之此在未事之先文公未嘗有並嫡之失也宣公未聞有奪宗之嫌也彼其私事襄仲之醜文公不知何況惠伯則是惠伯之死足與烈日爭光而聖人不書焉何歟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妄詆爲匹夫之諒者或指爲暴虎馮河之勇者前則馬驌

後則顧絳一口同詞有是哉其謬也果爾則將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者反得以通權自任歟得臣無足論矣行父號稱賢者方且屈於襄仲而爲之役則是中流一壺僅惠伯耳爲此說者徒以長後人臨難苟免之習者也當付託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才力足以辦之而後可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成事而卒害義者里克是也是以亂濟亂不如死之愈也安得以惠伯爲徒死哉倘責惠伯以不能先事弭奸保其所託則亦求備之論要之其一死不可非也且夫惠伯之死也其挐已奔

蔡矣已而復叔仲氏豈非宣公自媿其簒襄仲亦自媿其逆行父輩亦自媿其依違而魯人亦共憐其忠而復之乎柰何百世而後反有持謬論以非之者哉然則聖人之不具於史何歟曰春秋旣諱國惡不書子赤之死則惠伯之死無從附見此屈於尊者不得已也亦非以舊史畏襄仲不書而仍之也

論華元劫盟事

七雄之時勇夫以氣矜互相尚習俗旣成王侯亦降心焉然成功者要僅見其一則藺相如其一則毛遂至於安陵之唐雎則頗疑附會矣要其源起於華元之劫盟

然左氏所載夜登子反之牀其辭氣仍雍容但終之以子反懼與之盟而已曰懼則華元之情狀足以脅之可見矣此左氏之文詞所以大雅難及也柰何妄撰曹沫事而史公從而實之妄矣

孔子正名論

蘇右丞謂靈公之死衞人立公子郢而郢不可乃立輒使輒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父耳蒯聵得罪於父然於其人也春秋以世子稱之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以其子得立成

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納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亦正矣其後胡侍郎謂孔子爲政必當告於天子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

子全子曰右丞何以知蒯聵之非世子若本非世子而孔子可以世子稱之則本爲世子而亦可不以世子目之宋儒說春秋多如此乃大亂之道也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又無疑矣觀左傳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世豈有其子得嗣

爲諸侯而其父遂不必有所受而稱爲世子之禮右丞之說眞無稽之談也惟蒯聵嘗爲靈公所立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然而衛人方且以爲有名則以蒯聵得罪於父也夫蒯聵欲殺南子其處人倫之閒未盡其道則有之而其心則可原也雖以此得罪於父而當在未滅之條者也况靈公前此嘗立之而其後又未嘗聲其罪而廢之則衛人欲追探靈公之意而廢之於義有未安也故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况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

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衞人所不可拒也且使蒯聵不得爲世子則衞人何所見而立輒其立輒也固以其爲世子所出而立之也天下有世子而不應嗣位者乎侍郎之說亦未爲斟酌盡善之道孔子爲政必不出於此也

萇弘論

左傳萇弘合諸侯以城成周衞彪傒曰萇弘其不沒乎周語有之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之爲此言以爲

周人殺萇弘之張本也子全子曰有是哉左氏之妄也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弘之死亦豫爲之地步而不自知其背使如其言則是後世人臣當國事將去必當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天地之崩裂且將不顧矣雖然吾於萇弘則尚別有責焉春秋之末所稱閎覽博物君子者莫弘若也故孔子亦嘗從之學樂則其識古今事變必多據左氏言周劉氏晉范氏世爲昏姻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及趙鞅以爲討遂殺弘以說夫范中行搆難之由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罪惟均然至於戰不克而伐公宮既

出奔而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披猖潰決無君甚矣萇弘方將扶周室於垂盡射貍首以致諸侯之不庭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卽當使諸侯之得有其大夫今不能明大義於天下而反從而助焉天下其謂之何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公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戍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其國無賢臣遠慮故倒行而逆施一至於此是以欒盈之亂叔孫穆子救晉次於雍榆春秋予之彼與國尚有然者況天下之共主哉況敬王之入周也崎嶇伊洛

之閒其慬而得免者惟晉是依乃當晉之有事而忽連衡其叛臣則其召侮也固宜然吾意萇弘之賢必無此事或者周室諸臣忌弘之才方見用於劉氏及晉之討無可委過從而害焉如唐之殺杜讓能以說于岐固始之流涕致諫而不從者也古今冤抑之事容有相類彼其勃鬱煩冱之氣莫可暴白所以血三年而化爲碧不然則其爲周計固未當一死亦不足辭矣惜乎左氏生於定哀之際乃不能爲詳攷其實也若據韓非子則以爲叔向所陷其時叔向之卒久矣韓子之言不知何所據也貍首之射太史公嘗笑之故予不復述而但就其

致死一節論之云

亡吳論

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及其亡也忽諸世之尤之者以爲會稽之成一也艾陵之師二也黃池之會三也向微是者吳當遂霸天下然此皆自事之已形者言之而非其元氣之所由削福命之所由傾夫吳之亡始於通晉成於入楚而其搆怨於越則由此兩事而起固不待其子之身有嚭同之佞員聖之誅而識者方知之也且吳建國於江淮之間其疆隅不足當楚之半以形勢言則大江之與長淮楚皆踞其上流江東四戰之地不

足與之爭衡是以自壽夢以前俯首而附楚者非特其風會未開抑且勢不得不然晉霸既衰思出奇策以制楚巫臣又藉手以洩私忿其通吳於晉者非能確然謂吳之必可以制楚以爲卽令不果勝而楚之一歲七奔命已大病矣夫吳之一往而無厭也其亦何所止竟得志於楚則必并加於晉其後齊盟爭長之事可驗也然晉自趙文子當國而後偷安䀳息以自延特利其目前之爲助而不暇遠慮於吳之卽楚也而楚亦不幸而適在中替之日當國如子重子反子瑕之徒皆庸材是以吳得起而乘之齊桓之謀楚也葢亦嘗用徐矣輔之以

江黃道柏而不克也當時之徐未必下於吳也前後之楚不同也然以累世強大之楚植根已固即令不競豈能猝亡其國而諸蠻視吳素屬等夷其中必有倔強而不相下者斯越禍之所生也楚不可猝亡又生與國之患則吳之國危吳之國危其勢固非中原救援所能及是則輕其社稷之計而受人發縱指示之愚以結歡於鞭長不及之地失策未有如是之甚者且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黷武者造物之所忌也吳自諸樊以至王僚無不好戰疆場之間連年角鬬江淮而東前此所未有也玉帛外竭干戈近訌民力幾何而不困也

強水師爲車戰違地利也凡若此者皆吳人墮於巫臣之計而不自知且吳亦第見平王暮年信用囊瓦費無極鄢將師幾於尸居餘氣以爲可亡之會不知大臣自左司馬戌而下猶有人焉又三公子皆賢者君子是以知楚之未易蕩也隨人陳人守舊盟而不寒豈果忘乎目見淩之怨覬國者其審矣故當是時非以王者之師臨之必不足以亡楚夫王者之師何如當囊瓦臨陣之際宜其脅留列侯殺害忠臣之罪正告於楚之三軍以及其近郊遠郊之民則楚人自瓦解而倒戈繼遣一介上告天子及中原諸國宜其累世憑陵諸夏之罪或許

以反其侵地或許以繼絕九縣之封盡還其故則小國向風牛酒日至爲伯州犂伍奢郤宛發喪收諸亂臣之族付諸理官慰安楚之公室安堵無恐禮其士之賢者則楚人將反爲吾用於是分兵歸吳以備不虞休士於楚以鎮新國則秦人必不敢出而數年之後入朝周室一匡天下大業可得而成矣七國之時樂毅入齊蓋頗有其風焉而惜乎其用未竟也今觀於吳則反是逞其封豕長蛇之習恣其倒行逆施之狀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以灌郢則民其魚矣夫槩王與子山爭處令尹之宮則草野之遭污辱又可知矣楚人上之則痛心於

廟社之荼毒下之則切齒於家室之播蕩卽無秦人吳
亦安得有楚卒之內變起外援至踵踵而去所得不償
所失夫得失之不相償猶之可也而過此以往楚人之
讐雖百世不解豈不懼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固因
或不亡矣況自晉人以吳困楚而楚人卽以越窺吳昭
公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始以師會楚伐吳圉陽之役越
遣大夫胥犴勞之公子倉歸乘舟師而從之其固相結
也如此三十二年吳始用師於越而是役也越遂乘虛
入吳夫吳旣素有不快於越而入郢之時全不爲備是
亦可以見其疏矣卒之檇李之役反隕其身以致貽患

於其子其後句踐興師申包胥實在焉則楚自遷鄀而還雖不以一矢修怨於吳而吳實亡於楚也嗟夫天道好還故禍機之倚伏如轉轂焉可不懼哉或曰若吳當會稽之時不許句踐之成豈能復爲後患而跨三江五湖之國亦不遽至於亡予曰不然吳不滅越固亡卽滅越亦亡夫闔閭父子皆好勝而不顧其後者使其晏然而有越則將以爲天下皆莫吾若其進而與中原爭衡不待其事之畢也是時中原遽衰固不能摧吳之鋒然而商魯之溝荼壘之蠱逞其雄心虐民以用楚人復仇之師將起而議其後百粵宗支之處甌閩者從中應之

此其亡亦不出二十年以後也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夫差之報仇是固不可以已者也旣取越而有之慄慄危懼撫諸小國結好中原其庶可以免乎雖然吳以崛起之國窮兵以犯鬼神之怒求其保泰而持盈也吾有以知其不能故曰吳之亡自壽夢以後啟之至闔閭而極夫差乃天之所假手者耳

越句踐論

以吳之強也而句踐於覆亡之餘生聚教訓而沼之是荊楚所弗能古今之論復讐者孰有光於斯自是而反諸侯之侵地遂以稱長於上國誠偉矣然其晚年功業

稍衰何也曰是可以見持盈之難也范蠡之言曰句踐之爲人可與慮難不可與安樂以是知其量亦易荒也彼夫差之初政蓋刻苦自勵矣卒以報越及其功成侈一往而不克自持也句踐雖不至如此之甚然以沼吳之後夷攷其所爲非前日比太宰嚭者亡吳之巨子也句踐信而任之其欲納魯哀公而不克出於嚭之受賂句踐尚可爲國乎吾觀范蠡之去也殆有見於嚭之見用而飄然而避之也文種之死也必嚭惡而殺之也洩庸以下諸公之不復見也必皆爲嚭所抑也太史公謂誅嚭者謬矣爲國莫大乎用人卽此一端其餘皆可知

也鄧艾平蜀而赦黃皓君子知其不終況從而用之乎迹其遠騖上國於魯於衞於邾遑其雄心而淮泗之閒終弗能有是皆亡吳之遺而句踐襲之其幸而不亡者幾希嗟乎晉之衰也南方之霸凡三出楚雖久爭中國然至靈王始得專主諸侯之盟恣睢暴戾遂以自殞繼楚者吳其橫行更甚焉故其亡也愈慘越則稍戢故無覆滅之禍而其不克終霸要亦侈心爲之也或以爲種不死蠡不去夾輔霸業必不至於此而已予以爲種不死蠡不去當輔之以廓大其國而必不敎以圖霸蓋遠處三江五湖之閒鞭雖長而不及欲博主盟之空名而

耗其國以從之智者所不爲也況重之以戮功臣信壬人則其衰也固宜

信陵君論

信陵君之賢至使漢高祖易代慕之良亦難矣其初破秦軍以存趙也得之侯嬴其再破秦軍也得之毛公薛公皆知人之效也顧獨失之虞卿子全子曰是舉也當魏齊之亡走於趙而已失之不待虞卿之至也魏齊魏之相也又魏之諸公子也夫以諸公子之親加以相之重而使秦人一言而竟惴惴乎不能保其頭卽謂齊之庸有以招強國之侮而以二千里之魏信陵之才不能

保其公子與相之頭則辱甚矣魯仲連之語辛垣衍也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驚其言仲連引紂之烹九侯鄂侯以證之吾以爲仲連之證猶疏也何不曰前者魏未帝秦秦猶能取魏公子及相之頭夫公子王之骨肉也相王之左右手也同爲王而不能庇其骨肉與手旣帝之而何難烹醢其身乎吾不知是時衍將何辭以對也且諦觀秦之肆暴於六國也固挾其堅甲利兵以摧人亦半挾其虛聲恫疑恐喝以下人六國之懦也堅甲利兵尚未至而已爲其虛聲所劫此其所以亡也彼和氏之璧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明矣澠池一擊之

缶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又已明矣藺相如以身當之而秦遂不能有加於趙其氣足以抗之也秦以其氣加人人亦以其氣抗之而秦遂詘然而沮以是知秦之亦無能爲也何也以氣遇氣有勇者勝此七國時之風習然也且相如之抗秦也以匹夫入虎口而抗之若信陵是時則據吾國而抗之不似相如之危也計不出此使魏齊走趙平原仗義留之及平原被紿見留於秦虞卿復以魏齊來歸而信陵猶遲疑不敢納焉不可以爲丈夫矣予嘗爲信陵計是時莫若留魏齊令無他往而治兵待於境上以書答秦曰魏齊下國之公子而寡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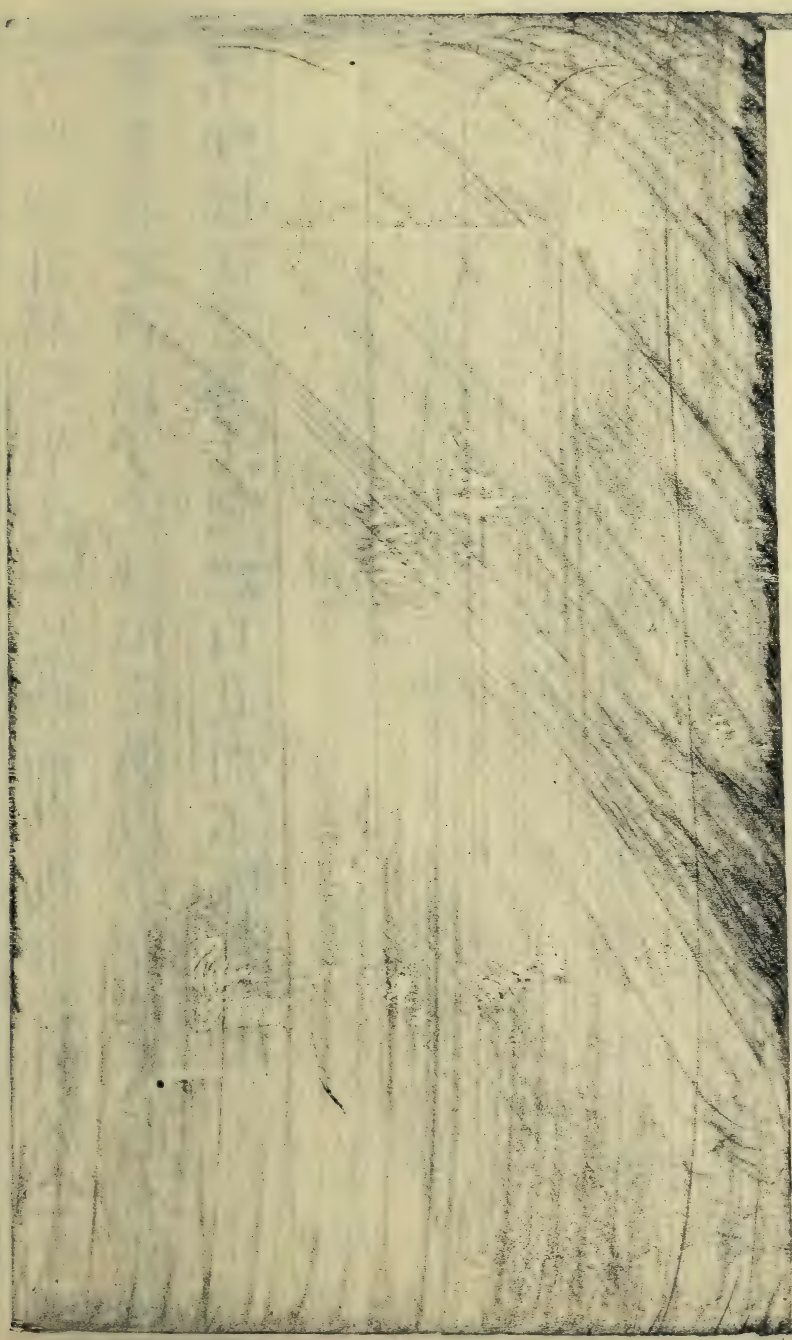
之相也無忌亦忝公子之末而與聞寡君之國政者也范雎則王之相也秦王爲其相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今王以己之相而求寡君之相卽魏齊不足惜寡君之相足惜下國之公子亦足惜寡君不堪其辱王必欲齊請以師見吾知秦必不敢再索魏齊亦不敢戰至若平原之素行其他不如信陵而是舉則在信陵之上夫平原之與魏齊越境之交耳其始之留之也尚不足爲平原異及其被紿見留於秦而侃侃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魏齊者勝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此其言有相如之風矣是時秦雖不肯出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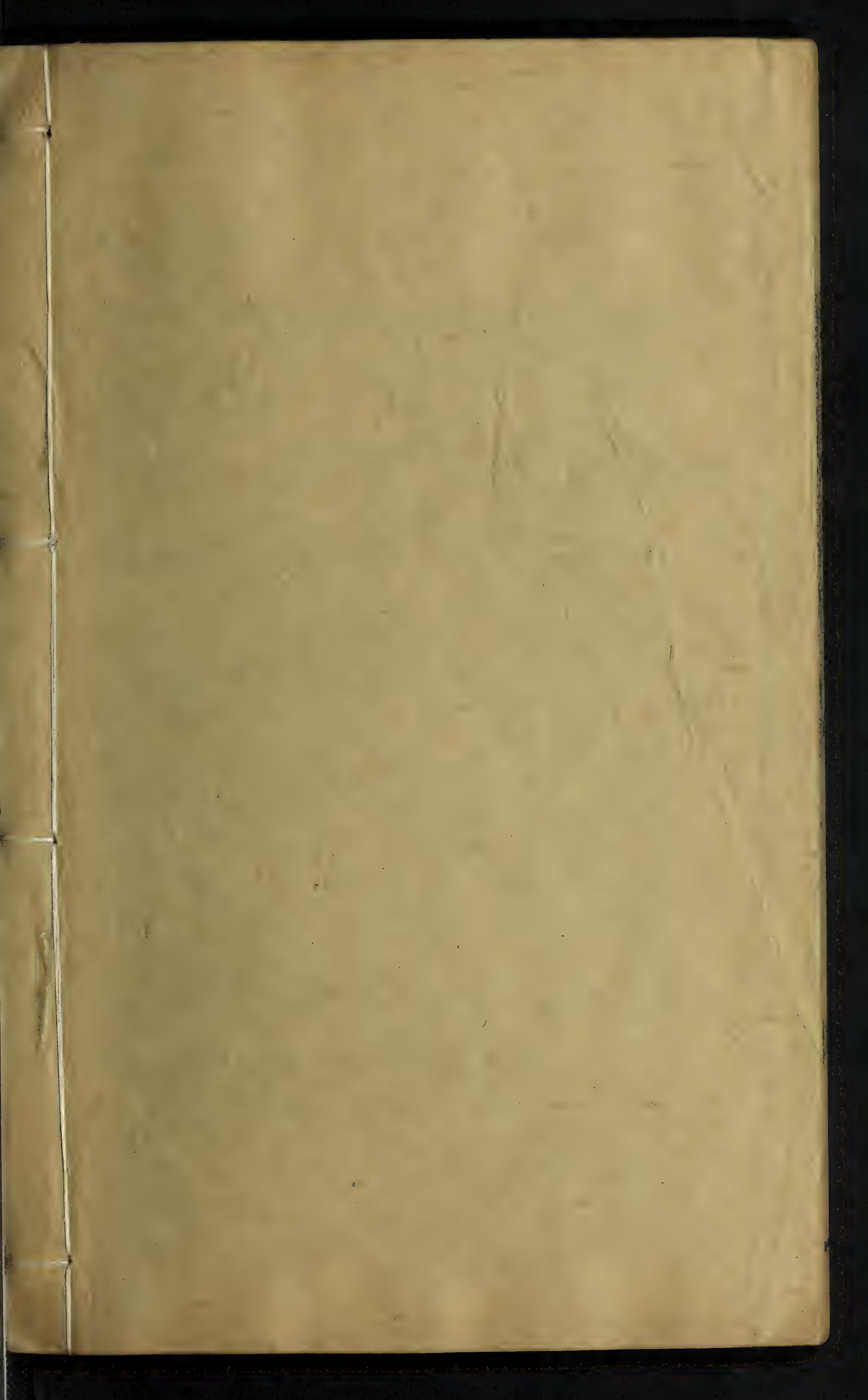
於關然其氣已屈使趙王能用虞卿之言必不捕魏齊而使廉頗趙奢李牧之徒以兵叩關問罪於秦曰魏齊魏之公子而又相也平原君寡君之弟而又相也范雎則王之相也秦王爲其相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今王以己之相而縶寡君之相以求魏相寡君不堪其辱王必不出平原君於關願以師見吾知秦必不敢害平原亦不敢戰然則是舉也信陵能行之魏可以自強趙能成平原之美而行之趙可以自強而惜乎其皆不能以遂秦之暴以示六國之弱以是知六國之必亡也嗟乎他人不能則亦無足責耳矣信陵君之賢而亦不能是

可惜也非特交臂失一虞卿而已也宋之困於金也函

韓侂胄之首以予之執田俊邁以予之其人良不足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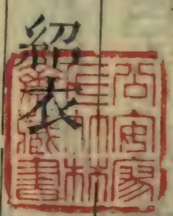
不知國體之辱士氣之自此而不振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二

諸葛孔明入蜀論

眉山蘇氏曰孔明棄荊州而入蜀吾知其無能爲子全子曰謬哉蘇氏之言也荊州之爲江左重也誰不知之雖然由西北以取東南則荊州爲要得荊州而江南不可保由東南以取西北則荊州非其地也當是時曹氏據中原之形勝十有其九由荊州以取襄陽不過得宛洛其地四戰卽得之江南亦不能以兵守之倘謂由荊

州以窺武關撼長安則甚難桓溫之攻符氏是也蜀之爲土也嵯峨天險宜不過自守之區而爲長安之背高祖嘗用之以取三秦以長安之固豈蜀之所能爭而長安有事則蜀之力能爲患昭烈之入蜀長安十部甫歸曹氏張魯未亡正關中可取之機也其時欲制曹氏當以蜀中窺長安爲正兵而遊軍從荊州以綴宛洛故周瑜爲孫權畫策急以取劉璋并張魯結馬超爲上甘寧亦主其議而孫權謂使曹氏得蜀荊州必危英雄之所見審矣不然孫氏方捷於荊何不徑由江陵北向而顧爲此迂圖哉其後孫氏不能得蜀故終吳之世不能得

志於魏況孔明曷嘗棄荊也荊州本非劉氏之有而江左君臣亦無推心劉氏之誠呂蒙之徒日相窺伺夫人又從中主之古無借人之地足以成王業者此孔明得蜀之後所以不欲裁抑法正也吾則謂孔明之失正在不能棄荊以起孫氏之釁而蜀遂以之不振何也孔明隆中之策本欲兼荊蜀以爲家有蜀又有荊兩軍並出𡻕爲可恃然孫氏既索荊則其勢已與劉氏分況荊本孫氏所取今據之而不返其曲葢有歸矣曷若慨然以荊州還之孫氏則隣好尚可保而以全力由漢中以撓長安彼十部之餘必有響應者況馬超以宿將正在蜀

即不能盡得長安而要之長安必危孫氏既得荊亦必進而圖襄陽則曹氏之勢大分矣曹氏知兵故其棄漢中也急徙武都氐於天水誠懼漢之撓長安也計不出此乃使前將軍日結怨於吳而浪用兵於魏卒不聞漢中之一甲一矢應之於西以相犄角也不但西師寂然而荊軍之出疾呼夷陵上庸之援竟亦不至也可以謂之知兵乎劉封固庸材然孔明何不見及此也夫得宛洛之地千里不如長安之一郡一縣也何其昚𡟯迨白帝之役趙雲亦謂當急據河渭上流以圖關東不當從事荊吳則荊州之不必力爭也明矣或曰前將軍之出

師也魏人將遷都以避之宛洛震動何子過之深也曰魏人恐其挾天子而去故欲遷以避之遷帝也非遷都也魏人之都在鄴不在許卽使漢人得許亦未能窺鄴也而況徐晃已至宛城之內應已平前將軍之兵已折卽無糜芳輩亦敗而歸耳然卽襄陽可得許都可至挾天子以攻曹氏而彼以幽冀之地自固亦不能挾其頸而笞其背不如得長安之爲萬全也是說也蜀人廖立蓋嘗言之而蘇氏未之知耳或曰然則襄鄧不足恃而宋之南李忠定諸公皆欲都之何也曰爲其近汴梁也宋人不甚爭長安以逼於西夏耳則勢必由襄鄧以入

宛洛矣言各有所主也

司馬孚王導論

古來篡弑之禍必有判身家爲之羽翼者其人既已不顧名節亦更何所惜李德林高熲之徒以爲縱事不成族滅亦所不辭至於陰附而陽離欲以蒙天下後世之耳目以爲事成吾可以享佐命之功否則可以避禍斯其術倍工而其心倍拙吾於晉得二人焉其一曰司馬孚其一曰王導是二子者一成一否而道則同史言孚當其兄執柄之時嘗自退抑果爾則其預誅曹爽之密謀何耶疏跡者而能然耶嗚呼狼顧之相孚所曉也三

馬一槽之跡孚所悉也而邵陵之廢高貴之弑皆極力粉飾以示其無預果漠然不知耶至當塗改步猶自言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斯其言將誰欺歟孚以文明舊臣官至鈞輔使果乃心王室卽令見制於家門力不足匡何不飄然去之以師昭之悍其不容卧榻之旁有人異志又可知也蓋孚之始也見人心尚未忘魏王凌毋邱儉諸葛誕王經之徒迭出或尚能輔魏以存故爲自全之計及久假而不歸遂自附於貞士矣善夫厚齋王子之言以爲上不能爲叔肸次不能爲朱全昱者嗟乎其所謂不夷不惠者正其欺天罔人之祕也當是時

有習陽亭侯順者孚之姪也其人不逹天命稱制之際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讓遂悲泣由是廢徙姑臧卒守意不移終於貶所向使孚之所爲如順安平之封太宰之拜安得加其身耶而溫公乃取孚而畧順則其疏也王敦擅命司徒導以婉順處其閒時主不之疑也然使姑孰之疾有瘳典午之命終墜則所謂大義滅親者又居然司馬家兒矣何如王彬之正氣凜凜也雖然原夫孚與導之心始葢畏禍其後則猶思掩惡至如宋齊邱之徒恥禪代之議爲人所先而反覆操異議以梗之進退失據反以遭其君之譴則又降而愈下也矣

陶侃論

坡公謂晉史所傳陶侃折翼之夢以爲出於庾氏誣謗之口庾陶多嫌隙誣謗諒有之然遂以爲忠誠足貫神明則吾未敢以爲然也當時忠誠孰有出溫忠武之上者卞郗二公亦其流亞而才不足以匹之陶侃因不預顧命胸中怏怏勤王之師累欲返鎮向非忠武誰挽其駕其可謂之純臣乎陶侃而謂之純臣則郭汾陽之累黜累起毫無容心不足貴也司徒導之入石頭也侃笑以爲非蘇武之節然向非忠武侃亦無乃爲廿卓之流乎會憶明季臥子先生嘗有此論今忘之矣作陶侃論

謝安論

王謝齊名其人亦相似王敦之難導不能抗也而能巧自異於敦然不過待敦之死而已使敦不死遂成其篡導將如之何桓溫之難安不能抗也而能婉自異於溫然不過待溫之死而已使溫不死遂成其篡安將如之何敦與導爲兄弟導之心或別有不可知者安則非其比也特其才不足以討亂節不足以拒逆於是累改九錫之文以冀事緩而變生其亦僅矣向令安才足以討亂節足以拒逆則溫以九錫之文至從而聲其罪加以六師可矣豈不毅然大丈夫所爲耶淝水之捷千古以

爲安之才吾以爲是役也苻堅失律使安得以成其名蓋亦幸而勝耳安之拒桓沖勤王之師蓋其矯情鎭物之能事非果有成算也安能令元成淝水之捷何以不能令元乘勝直取秦之國乎厥後進師黎陽不能復京洛幷可以知元之才矣

袁憲論

甚哉袁憲之妄也韓擒虎入丹陽而勸陳主用梁武見鉄景故事以臨之何其不倫也景雖凶逆然究嘗爲梁之臣子故得以御殿之禮慴其氣擒虎於陳寧有此哉向令陳主用其言其被辱當有更甚者甚哉憲之妄也

然則溫公載其言於通鑑何也曰溫公偶然之失也溫公蓋有取於憲之臨危不輕去其君而遂不審其言之誤也雖然陽源袁氏如淑如覬如粲亘世濟其忠義梁之昂則始抗節而終失之惟憲亦卒失身於隋陽源之澤衰矣

韓柳交情論

茅鹿門責退之謂其嘗以列卿光顯於朝不能援子厚於縮滯而交之日而顧弔之於墓草既宿之後是乃目不見唐史之言近日臨川李丈穆堂據兩家歷官之年駁之是也而於韓柳交情委曲則似尚未有盡者予乃

更爲論以申之

退之官御史時於子厚爲寮友然當是時子厚實據要津參大政其視退之之孤立者不同亦旣伾文當日原有澄清天下之思故能收神策軍之權郤藩方之請事事皆爲唐室罷政起見其心未可盡非而不自知任重之非其才也順宗不久其位新舊猜嫌之際伾文遂不克自支一蹶而滿朝皆加以奸邪之目遂使八司馬蒙謗是固出於後世成敗論人之口而范文正公所極以爲寃者獨是時方有一退之而不能用偶爾建言遽有陽山之貶斯則當路諸公所不能辭其咎而其卒不克

大有所爲亦正於此可見況其中疑案尚未易明也退之寄三學士詩有曰同官多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其別竇司直詩有曰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因陽山之貶而歸過於柳劉者殆不一口退之雖不遽信人言而其中亦不盡帖然也然吾以爲子厚必無排退之之事使其有之則後此豈有醜顏而託之以子女者特其不能力爭於伾文則誠足拖友朋之媿而人言亦有自來矣故使子厚再假數年則必還朝還朝則其與退之必有剖晰前事可以釋然於形迹者而不意子厚竟不得再見退之以死若退之經紀其

身後斯則古人之誼不以蒼黃易節者也謂其中年竟
未嘗有纖毫之相失者非也古人於論交一事葢多有
難言者而陽山一案關係舊史又不獨爲世之處功名
之際妨才嫉能遺棄故舊而妄藉口於古人者戒也道
退之銘子厚力稱其以柳易播之舉夫同一子厚也豈
獨於退之爲小人於夢得爲君子乎吾知退之是時亦
因諒前事之虛矣

李習之論

伊洛諸儒未出以前其能以扶持正道爲事不雜異端
者祇推韓李歐三君子說者謂其皆因文見道夫當波

靡流極之世而有人焉獨自任以斯道之重斯即因文而見安得謂非中流之一柱哉乃韓歐已祀文廟獨不及習之則尚論者之闕也習之之學未嘗盡本於退之或者不察竟以爲韓門籍湜之流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特習之不屈耳習之之妻退之兄子也然其呼退之爲兄則尚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而況師之云乎自秦漢以來大學中庸雜入禮記之中千有餘年無人得其藩籬而首見及之者韓李也退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觀其發明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子思自

子思推之孔子而超然有以見夫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心一若并荀揚而不屑道者故朱子亦以有本領有思量稱之至去佛齋文則其所以衛道者尤嚴嗟乎伊洛高弟平日自詡以爲直接道統者多矣然其晚年也有與東林儕黨總遊者有尼出入其門者有日誦光明經一過者其視因文見道之習之得無有慙色焉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然則孟子而在不將亟進習之於上座哉至其平賦則周禮之精意也得此意而善用之睢麟之盛可復也蓋習之有體有用具見於復性平賦二書文中子之書流傳已久獨習之嗤其似太公

家教吾於是而知習之所得蓋未可以尋常窺也退之文字之交徧天下至其解論語解孟子則習之一人而已後世以習之之文稍遜退之而并其有功於聖門者而掩之惡乎可歐公之於唐人並稱韓李而其慕習之也尚在退之之上然其所以慕之者祗於不作哀二鳥賦而止而反謂其復性書不過中庸之義疏則尚未爲知其本者惟葉石林宋潛溪所以論習之最當而近人罕信之是皆因文見道之言誤之也或謂習之言道而其言未純於道闢佛而其言時或染於佛此亦本之朱子嗚呼苛矣是不過習之學力稍未至而遽短之可乎

唐書於習之學術概略不書反言其累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習之恚懼移病爲有司論罷夫逢吉之娼克讒人不曉習之而欲得顯官耶必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寧復有顯官在其意中者且習之而懼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復何懼之有是葢當時朋黨小人誣善失實之詞而史臣誤采之者雖以荊公之識不能盡諒此事異矣今因論從祀而牽連及之并以糾舊史之謬云

杜牧之論

杜牧之才氣其唐長慶以後第一人耶讀其詩古文詞

慼時憤世殆與漢長沙太傅相上下然長沙生際熙時特爲廟堂作憂盛危明之言以警惰窳牧之正丁輓季故其語益蒿目搥胸不能自已而其不善用其才亦畧同牧之世家公相少負高名其於進取本易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爲李衛公所不喜核而論之當時之黨於牛者盡小人也而獨有牧之之磊落李給事中敏之伉直則雖受知於牛而不可謂之牛之黨衛公不能别白用之槪使沈埋此其褊心無所逃於識者之責備而其勛名之不得究竟至有朱厓之行亦未嘗不由此然在牧之則不可謂非急售其才而不善其用者也衛公討

澤潞牧之上方畧衛公頗用其言功成而賞弗之及衛公誠過矣然古之人有成非常之功裂圭封之而飄然辭去者牧之獨弗聞耶亦何用是快快爲也且衛公雖未能忘情於門戸之見而其相業則雖怨仇之口不能沒牧之所爲詩其於衛公深文詆之是何言歟近世海鹽胡孝轅謂牧之年未五十四典專城亦不可謂之牢落其言良是長洲何焯不以爲然果爾則是必爲鄧仲華而後可也且牧之自湖州入爲舍人唐之舍人乃入相之資也其時衛公已退牧之之大用亦不遠矣而讀其應召時詩何其哀之甚耶殆亦長沙賦鵩之徵也非

所謂不善用其才者耶嗚呼天下之難得者才也僅而生之而或有人焉抑之或又不能隨時知進退得喪急求表見而反自小之是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天下之不幸也吾願操大鈞之柄者其無以成見爲用舍春容而陶鑄之而負瑰奇之器者其無以一擲不中遂蕉萃而喪其天年其庶幾乎

唐天祐紀年論

漢亡而昭烈支一綫於蜀梁亡而永嘉支一綫於郢劉崇之太原南宋之厓山成敗修短不同而其事同也昭烈得而爲正統則何氏之欲存永嘉亦宜然儒者置之

與劉崇等以其在五代也厓山則無可議矣獨唐亡梁篡更無親支之可期而諸藩各以天祐紀號綿延幾二十年則又一變局也然前此亦有例晉亡宋篡而仇池王楊盛猶以義熙紀年終其身不改則唐末之權輿矣諸藩祇太原尚有心於唐其餘如鳳翔淮南亦何足以語此劍南則不久即止矣然是乃核其實而言之也若以名言之則天祐之號尚存不與東西京之廟社俱亡天下猶知有唐而史氏不得并此一綫棄之矣夫西周之共和亦猶唐末之例也特西周之時無篡號者而青宮尚有宣王在髫年爲可望耳然使李克用不早死終

能滅梁張承業之徒輔之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其和故宋元憲公紀年通譜直以天祐紀年引而下接於同光而近世長洲宋　亦祖此以著書是與帝在房州之例不同爲可從耶然則晉朔之斬亦當在楊盛之卒不得以宋之篡爲限也然其以太原稱帝之歲接天祐則亦非也夫諸藩自劍南而外十七年而太原滅梁淮南已先稱制然鳳翔猶用天祐也同光二年始八貢稱臣於洛則唐之紀年尚延二年若以同光之元直接天祐是亦未覈其實不應其十七年以前當存而十七年以後當去也夫鳳翔固頗有亡唐

之罪者其不足以望太原復仇之師明矣然而唐朔自十七年而後以鳳翔較多二年是不可沒也吾故曰不以天祐紀年則已如以天祐紀年則當以鳳翔之奉同光爲止是前人所未及也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衰世人物有不可以春秋之義拘之者歐陽公之論李克用也以爲僖昭之亂天下並起而窺唐朱氏以梁李氏以晉而梁先得之故克用以之爲名此其說嚴矣而未盡吾嘗綜克用之始終而觀之蓋其生於唐末習見藩鎮竊據之徒以爲是亦無害也而以沙陀之性負其

雄畧而莫施則亦思據一鎮以自見然謂其有妄覬神器之心則不可王琳自言位望有限豈敢與官爭鬬爲帝盜亦同此故既得之則其爲國家禦侮折衝必力朝貢必勤然苟無故而猜疑之裁抑之則彼亦有所不受斯其人固不純而其心則無他嗟乎克用前此無論矣既平黃巢而後一逼京師再抗王旅其罪不可爲不重然亦由令孜張濬輩有以致之觀其後奉命討邠寧一奉朝旨歛軍而返鳳翔之困孤軍深入不惜敗北則素心固可原也唐不能推心於克用有急而求之事平而棄之以致朱氏日張而唐亡之後終身不失臣節則至誠不可沒也後五百年而

有元擴廓宛然似之世人之論擴廓謂其阻兵自固日與諸鎮爭勝雖累有詔書抗不奉行卒之內患紛然而國勢愈蹙然當元末義兵紛起其立功者祗擴廓其不負元者亦祗擴廓元人乃弗之恃而反惑於憸邪始猶依違和解未幾而奪兵未幾而削爵自壞其長城何其愚也嗟乎河朔三鎮則李思齊輩之前車也王行瑜則孛羅之前車也劉仁恭李存孝則關保貊高之前車也天生此輩其亦所以困英雄而掣之肘而是國之將亡益不可復挽矣夫擴廓寧得罪於太子而力持內禪寧與傳於藩方而不貪揆席此二者幾幾乎古大臣風至

於明使三反卒不報聘與之結昏亦不反顧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餘雖恕之可也嗟乎擴廓之敗於太原危於大同播遷於甘肅而賚志以死於塞外可謂窮矣然明祖不能不動色稱之則公論也

晉開運用兵論

晉開運之挑敵也世皆咎以不用桑維翰之言卒亡其國予全子曰吾觀維翰之言不過以謹守舊盟爲苟安計是亦庸人之見耳晉高祖之得國固鬼神之所惡也天釀其毒生一出帝以嗣之而景延廣在內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三人在外楊光遠趙延壽皆昔日之亡唐

者今轉而亡晉古今酬報之速未有過於此者若自繼其世者言之則不幸而吾祖父有此玷於前吾膺其統使人得世世以皃皇帝畜之屈身下氣至於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弗敢易以稱善繼善述是亦必無之事唐高祖之臣於突厥雖未若晉之甚要其可恥則一也太宗赫然滅之遂以幹父之蠱使出帝有相如房魏有將如英衛俘德光而犁西樓之穴彼維翰者束之高閣可矣是故開運之禍在於誤用人而不在戰德光之才遠出阿保機之下而是時中國之可乘亦非若梁唐雲擾之際故唐明宗因王晏球中山之捷遂連斬契丹之使

者而德光讐不敢動迹律后且以東丹之故頻請和而不克卽當開運之初景延廣以十萬橫磨劍挑之而遲之二年不敢以一矢南向則不可謂無畏晉之心也迨楊光遠招之始決計入寇而竇儀一言李守貞卽大敗之於馬家渡遂與光遠隔絕德光決戰戚城又敗坐視光遠之亡不能救也其先後告捷者劉知遠有秀容之捷朔州之捷馬全節有北平之捷定豐之捷白從暉有衛水之捷梁進有德州之捷白從珂有七里烽之捷孫方諫有狼山之捷薛可言有齊州之捷張彥澤有定州之捷泰州之捷誰謂晉師之難用者至於陽城之役幾

獲德光而彥澤狼心未變之時亦盛言契丹可破之狀申虔之奪橋也德光遽欲引軍北還蓋其軍律亦易與耳故觀於白團谷之圍軍士憤怒大呼請戰則晉軍不可謂不勇觀於申虔之降哭聲震野則晉軍不可謂不忠當是時何必百勝之將但如高行周符彥卿之徒已足支吾而必用重威輩者天使之也蓋當出帝之時其勢不可以不戰以高祖之驁悍猶且悉索奔命稍有不遂即遣詞讓斯其局不可支使出帝謹守成轍雖竭中原之力有所不足終亦必亡而已至若維翰欲奪延廣之位而陰使人說帝以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則固屬欺其君之言夫維翰有何術以制契丹當時之制契丹惟有戰耳如維翰意不過臣妾以奉之耳史夸維翰再相一制指麾十五節使無敢違者然首用重威爲都招討使卽是役也迨其後委鎭擅自入朝維翰始疑而欲廢之則已晚矣善乎張魏公之言曰維翰始終主和不過偸安固位而已歐陽公謂卽令重威等不叛晉亦未必不亡此蓋以高祖之刱業本無國脈又重之以出帝之童昏不亡不止此探本之言也明乎此益可以見開運之禍不關戰而戰更有未可非者是又尚論者所當知也

周世宗論

周世宗之用兵也所向幾無敵手使天假之年則區宇之混一固不待宋藝祖昆弟卽其削平功烈亦當有光於宋不至如藝祖之累駕而終不能制契丹世皆言世宗南征北討之策出自王朴以予觀之世宗固未嘗用朴之言是以其功尤偉朴之言至藝祖始盡用之而其失計亦正坐此朴謂諸國之易取者莫如唐請先收其江北因乘勝以下江南然後盡定三川五嶺之地始及燕雲而世宗首出兵以攻蜀隨卽伐唐其於蜀也翦其秦鳳階成而遽止其於唐也翦其江北而遽止而急用

師於三關其所經畧飄忽震蕩令人不測夫當時孟李二嗣主皆庸才也當夫隴右倒戈淮南割地因其兒也而乘之可以不煩再舉而世宗審於强弱輕重之閒則不然當時之能爲中國患者莫如契丹其據山前山後之地尤腹心之憂也不特河東與爲唇齒而且閒使出沒唐蜀熒惑中土所幸者德光兀欲適相繼死契丹之勢亦中落此燕雲可取之會也世宗知諸割據之當問者首燕雲而恐中國有從而窺其後者於是先用師於蜀使之匹馬不敢下隴繼用師於唐使之一楫不敢渡淮而我可以長驅於盧龍之塞矣燕雲旣下周師之威

震宇內諸霸國歛衽而朝可坐致耳倘先罷兵力於中國則契丹反得以完所備而北方之事或未可料故世宗弗為也其後藝祖不能遵世宗之策汲汲焉以削平諸國為事貽燕雲之憂於太宗而不知太宗之才不足辦也朴之言以諸方既定則燕雲必望風內附如其不然亦席捲可平其言竟弗驗也馴至澶淵之役而歲幣起宣和之後而兵禍起然則世宗之所見卓矣予嘗謂宋之開國無武功無論契丹一遇西夏卽不能制其所吞噬皆垂盡之國耳太宗欲伐契丹則趙普固諫追師出無功而普今其先見果爾則燕雲必不當復也使世

宗不死其庶幾乎方其下關南發回安睡王部落束裝駐馬望塵思遁雖善戰如唐莊宗未有得志如此者也天之未厭亂歟抑亦宋諸宗之不幸也

宋澶淵親征論

明括蒼王交山著論力詆寇萊公澶淵之役以爲天子外建諸侯以爲疆場內置宰臣以爲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相當任其責必欲天子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幸而契丹請和車駕坦道而南苟或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萊公卽遠遷何救於國子全子曰是論也明人

多取之葢有惕於英宗之北狩而信之也雖然是固未可同年而語矣以萊公之忠豈不知萬乘之不可以輕出顧是行非得已也當是時契丹之橫甚矣宋之不競又已甚矣以金甌無缺之天下鞭箠四裔亦當沛然有餘乃兵鋒一抵河上而重臣皇然請幸成都者有之請幸金陵者有之推情論事其不能有制勝之將可知矣其不能有運籌之相可知矣所恃者萊公耳以萊公之才赫然整大師而出其於契丹亦有何慮而必奉天子以出者葢王欽若之徒可畏也以萊公在朝尚且費口舌以爭之甚至出之天雄而後成行向使欽若居中則

雖出國門明日有從中牽制之者不特不能爲裴度而且爲李綱故反覆思之惟有挾天子以親征則六軍在吾掌握而論論訿訿之徒無所顧且又足以壯士氣而寒敵人之膽不惟壯士氣也亦使天子親履行陣有以知敵人之可禦而恍然於望風請遷者之可斬蓋一舉而衆益備焉自是契丹亦果懾於天子之神武不復犯邊萊公之善算爲何如乎葢萊公之所以遏寇者早已了然於方寸不過借天子以杜羣口充其志方且欲爲百年之計以大創之此固非爲孤注之說者所能曉也至若有明之事則非其倫也總戎而出者誰爲萊公其

人乎環衞之長誰爲高武烈王其人乎王振之力排羣議必欲其君親出盩欲車駕道經其第一幸爲榮此其所見安得不僨事乎萊公本一書生耳千軍萬馬赤白之羽交錯而乃與楊大年飲博自如是非漫無成算而故爲無懼者也持此以比有明之事則所謂不知而妄論者也

曲端論

宋史臣之爲曲端立傳也求其一二卓犖可紀之功寂寥無有其纍纍者跋扈遁逃之狀而已而猶以張魏公之殺之爲非辜且謂南宋不振之故自殺端始斯誠不

解其何見子全子曰吾諦觀端之爲人亦小有知兵料
敵之長而剛愎而不仁忮刻而自用尤不樂同列之有
功名并不顧國事之有急難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
以之殺其軀方宗留守之用爲經畧也其時關隴六路
雖已隣於強寇而所在義兵徧野民心未負宋也端從
任事以來聲稱蔑如而志在并軍性復怯戰婁室自龍
門度河曲方遁矣鄭驤死矣王㻞潰矣唐重死矣同州
再破再敗矣端無一旅之赴而誤張嚴於鳳翔使之輿
尸罪一擅斬劉延亮罪二聞鳳翔長安議恢復欲撓其
功擅斬鳳翔將劉彥希罪三又殺長安將張宗罪四王

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戰飛書止諸帥會兵而逍遙淳化罪五以金人過河散渭南義兵罪六席貢以師會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來奔反奪其符印而謀殺之罪八使部將幷王𤫊軍罪九兼帥鄜州而不救罪十其閱祇有清泥嶺之一捷而又出自吳玠之功然則誤關隴之事至於四裂而不支者端爲禍首而當時莫之能問也迨魏公以中樞開府倚其宿將而朝中頗以前事爲疑於是以百口保之遂有都統制之命其所以湔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彥仙困陝州則不救吳玠戰彭原則不救皆以幕府之檄促之端之

遷延而不至聽其或死或敗者如昨也臣節至此可謂無復人心者使以司馬穰苴之法論之專殺固誅失律亦誅慢令固誅負恩亦誅端之所堪平反者果安在也吾又聞築壇拜端之日魏公咨詢方畧端言見兵八十萬須斬其半方得其半之用見周氏涉筆信斯言也則雖杜郵之戮不足以蔽其辜也然世之所以訟端寃者則以富平之師端言之而中也當魏公將出師端謂驟合諸路大舉不若以偏師迭出擾之是固兵法但魏公此役別有苦心不得以成敗論之是時行在失守乘輿飄泊鎮江之勝雖足使兀朮膽落而淮上之軍畱連未去魏

公懼其復有渡江之舉遂大出師由同華鄜延以擣其虛而兀朮果由六合西行以援陝西劉子羽王彥之諫也魏公以爲東南事急不得不出於此斯言也執干戈以衞社稷之心如將見之川陝雖挫而東南遂高枕而無事矣中興聖政記以爲魏公非不知五路兵將之情未通非不知三年養力之期未滿而必憂屬車之淸塵然則諸將之言特論事勢者之常豈知夫元老大臣嵩目犯手而爲之者固別自有爲哉至史家言魏公嘗詐張端旗以懼敵是尤誣妄之甚者婁室以孤軍恣行三輔未嘗一挫於端則其旗固不足以張吾軍而寒敵人

之必使果懼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轉運在軍婁室不畏也自是而後三戰於和尚原一戰於箭筈關一戰於仙人關皆吳玠也再戰於金州皆王彥也一戰於饒風關則吳王之合軍也二將皆萬人敵也誰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會之談而續通鑑者無識竟采入之晉鄙之客造謗信陵固不足致詰也且夫李光弼之涖朔方也誅張用濟余玠之涖蜀也誅王夔古來丈人之嚴軍律未有不懲悍帥而可以期成事者吾謂魏公下車即當暴端之罪尸之三軍以示不用命之罰顧乃計不出此而猶欲收其桑榆之效吾知其無能爲也及其誅也

以幕府治一部將不能著其應有之讞而於區區文字之閒誣其指斥又坐以謀反之名責以部下張中孚趙彬之叛是則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當反令死者得以有辭是則魏公之失而王庶吳玠亦與有過焉聖政記曰端死頗爲時所惜然議者謂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宿憾搖足而秦蜀非朝廷之有雖殺之可也是有以誅端之心矣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貫日而短於才故累舉而累蹶其蒙謗於陝中也以曲端其蒙謗於淮上也以劉光世不知不殺曲端陝中之軍令不肅不罷劉光世淮上之軍氣不揚雖有才十倍於魏公者無以成

功陝中之敗以輕敵淮上之敗以失入是才之短也有明之人疏於攷古襲宋史之唾餘而極詆魏公甚至比曲端於岳飛則眞愚而妄者也

劉錡論

劉太尉晚年禦完顏亮無功世多議之或謂其有雅量無英略或謂其狃於順昌之勝或謂其用從子是皆出於虞允文之徒所造謗其實非也正隆入寇聲勢雖盛然其才非兀朮比也淮東出師以全軍委託非順昌五千人比也太尉能破兀朮於順昌而不能保淮東此固世所不信也然當時之致敗則非一端和議已久軍士

弛不堪用一也諸宿將皆死餘無可共功名者順昌所
備祇一城太尉一人足辦之而至是則非一人之力所
能二也中朝先無戰意急而謀之三也而太尉又病故
不克有功且此中本末尚不止此也完顏亮之初發徧
問諸將莫敢當太尉者乃曰我自當之及太尉出淮東
而亮反以大軍自淮西太尉之所遇者其支軍也當時
淮西之迎敵者爲王權望風輒遁亮遂至采石欲渡江
太尉方在淮東相持未下而江上事急中樞日以符促
太尉還軍保江於是不得不還由盱眙而江都而瓜步
以中樞之符曰至太尉固未嘗敗也假令王權稍能守

淮西二十日太尉可以不歸而亮亦斃矣太尉既還淮東自失不得委過於太尉也吾聞太尉初渡江而北也已病日食脫粟中使以醫至歎曰我本無病止緣國家邊事必不肯先發制人以至敗壞憂憤至此中使因述自今必不中制之旨太尉即瞿然而起具奏建大將旗鼓往盱眙謂諸將曰諸公墳墓在北者宜具拜掃之禮此行當爲諸公建節既至與金人夾岸無日不戰中使至者見虜勢盛皆震悚太尉曰惟以死報國耳其壯如此及還瓜步尚遣人自京口取家屬至謀以死守而中樞促愈甚太尉亦病愈甚用兩人扶掖坐肩輿中神氣

尪悴其子無馬使人負之然尚慰諭居民以大軍在江北決可無虞不須驚皇嗚呼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讀史至此猶欲從而議之則無復人心者也乃若允文楊林之勝張皇已甚吾以中興遺史攷之是日亮以五百人試十七舟於江允文以十舟擊破之則捷奏中所云殺賊無算者妄也亮於次日棄采石而趨瓜步亦豈以允文之勝甚亮素畏太尉之軍及聞其以病退而瓜步已下故遂思合勢以進非因敗而走也時李顯忠尚未至楊林小捷不爲無功然亮軍極盛豈肯因五百人之挫而遽走假使亮次日不去金師竟渡未卜允

文如何應之乃會逢其適遂從而夸大之且謂太尉聞之自稱媿死不已過乎且使亮不死復從瓜步臨江未卜允文如何應之而耳食者以虛聲言史事妄加襃貶其可信耶夫允文致身宰相以是捷也及其旣相亦嘗有經略關陜之說卒無尺寸之功豈非狃於楊林之役耶然則柰何以之譏太尉哉古今之稱奇捷者赤壁也淝水也楊林則絕非其倫而因欲以之蓋太尉則貞無識者矣

論謝上蔡應城事

胡文定公爲湖北提舉時上蔡知應城縣文定因自楊

文靖公求書見之既至湖北遣人先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以爲知縣何慢監司文定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蒞有司使上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戶可也布衣之於顯者分不相干而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也既爲知縣則監司之屬吏非監司之得而屬我乃天子屬我於監司也監司之問道於知縣爲私交知縣之致禮於監司爲肅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得自倨其學朱子乃謂上蔡既已得書自亦難於出迎是何言歟以知縣迎監司非

必遽有貶於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間知溫州有契家子以奉使至郡議察文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閒道走州入客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主人固請卒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非一例至於卽此悟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葢有感於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儀揆之於禮似尚有未安者朱子言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

殆亦賢智之過歟雖然今世亦安得有如文定其人者而懼蹈上蔡之過乎是則吾之多言也夫

明毅宗南遷論

崇禎甲申之難遺臣故老爭歎息於南遷之議不行而李明睿遂僞爲請南遷疏以自夸炫予不以爲然也作明毅宗南遷論

不必問天子之可以遷幸與否但當問遷幸之有濟與否天子爲四方之主無所往而非吾土此以平日之遷幸言也若干戈及京師委而去之九廟之鍾虡列祖之法物聽其存亡可乎故操死守之說以待勤王者亦是

也然而事有萬不得已則與其偕亡不若暫爲遷幸以謀興復四方亦諒我之衷而不遽謂非也獨明毅宗之事則又不然毅宗之時文臣如范倪戚臣如劉鞏皆無尺寸之柄祇可一死以自明而掌禁衛兵如李國楨宦寺如曹化淳其能扈衞翠華捍牧圉而無恐乎倘用馮撫軍元飈之策由海道行則撫軍轉盻且爲部下盡奪其兵挺身南走矣撫軍忠篤有餘而應變非才也況出没波濤之中乎倘由陸道行則山東大將乃劉澤清也其跋扈非一日矣嗚呼是時而謀遷幸不特無郭子儀之徒亦并無李懷光其人者不特無楊復光之徒亦并

無高力士其人者倘冒昧而一出不爲五將山中之苻堅則卽福王之前車也以毅宗之剛爲何如而肯陷其身於不測非徒無濟反以增辱乎毅宗所以能不辱者惟其於事勢籌之至審故決於一死而恐後也曰然則宋靖康之事若何曰宋之與明不同靖康之被圍李忠定种忠憲未能竟其用也而敵已退倘如李种之謀敵固不敢再至卽不用其謀以再召敵而李不遠黜种不死尚可復用之以支吾惟委之何㮚之徒所以亡也向使靖康之時遠而避之或長安或襄鄧謀國者之不臧豈能令金人之不至建炎之遠竄方且至於海上而不

足以退敵何也然則忠定操固守之說者其見卓矣自有論固守之非者而或且於景泰之事是徐有貞而非于謙不已謬乎蓋毅宗雖欲遷而不可者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三

漢經師論

或有問於予者曰漢之經師多矣說者謂其徒明章句而無得於聖賢之大道故自董仲舒劉向外儒者無稱焉程子稍有取於毛萇然則三人而已曰是何言歟漢人值儒林之草昧未極其精粹則有之然自文景而後或以宿德重望爲一時重或以經世務見用或以大節或以清名多出其中予蓋未之知也夫漢與張蒼首定

律歷荀子之徒也〔治左氏〕賈生通禮樂明王道〔從張蒼受左氏〕文翁興學校〔本傳言其通春秋不見儒林〕丁寬輔梁孝王將兵距吳〔治易〕申培面折武帝以爲治不在多言〔魯詩〕轅固斥公孫丞相以曲學阿世〔齊詩〕韓嬰議事分明雖董子不能難〔韓詩〕胡毋生則董子著書稱其德〔公羊氏〕兒寬醇雅有餘〔尚書〕王陽著名昌邑藩邸〔通五經兼騶氏傳〕其子駿爲御史大夫有名〔易〕其孫崇能潔身避莽非世其學者乎龔遂之剛毅〔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日明經〕大夏侯之敢言〔尚書〕魏相實平霍氏之亂〔治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蓋寬饒之剛正〔韓嬰易〕嚴彭祖不肯屈身以取宰相〔公羊氏〕歐陽地餘不肯受賻物以傷廉〔尚書〕召信臣之豈弟

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于定國之寬仁本傳但云春秋蕭望之之堂堂爲社稷臣齊詩魯論薛廣德之犯顏阻駕魯詩鄭寬中之雋才尚書疏廣之知止知足公羊氏韋賢之守正持重魯詩其子元成之讓爵朱雲廷折張禹易亦見本傳不見儒林平當不羨侯封尚書王嘉則蕭望之其亞也本傳但云明經不見儒林丁傅王氏之亂何武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師丹齊詩彭宣易論語龔勝尚書鮑宣尚書皆中流之砥柱龔舍潔身早去魯詩梅福風節九高穀梁氏邴丹著清名養志自修易而馮野王兄弟各占一經始則見忌王鳳終死新莽馮野王詩馮逡易馮立春秋馮參書俱見本傳蓋經師之與國相終始如此可不謂之盛乎授受既多亦誠不能

無主父偃匡衡張禹五鹿充宗孔光馬宮之徒然諸公爲漢生色則已足矣如路溫舒王式黃霸張敞孫寶則稍次焉吾弗備述也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杭君堇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經不爲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並傳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望德明仲達之在東都爲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以爲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即命仲達

與其長史韋節楊續撰禪代儀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爲國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師之德明不應服巴豆臥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跪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竟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爲何如果誰得爲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太宗之世故欲錚錚自見也是所謂治世亂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遠爲其師猶拜伏見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勇矣至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攷愚嘗謂正義出

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爲書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爲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出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者可以從祀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三家易學同源論

今世之說經者曰易之晦也圖緯於京孟黃老於王韓皆無當於易其說似也豈知圖緯之學本以老莊爲體老莊之學卽以圖緯爲用自諸家言易以來但知其門戸之分而不知其門戸之合今夫漢唐之言五行者未

有不依託黃帝者也黃帝道家所援以爲祖者也則是圖緯之所自出卽黃老也葢世之所謂清淨虛無者原非盡忘世者也其本心固欲以方寸運量天下無窮之變而又不能有聖入洗心退藏知來藏往之量故高妙其說以爲齊死生輕去就者矯也而實則時欲出而一試其試之也則必以陰陽消長之說而又恐世之疑其支離而難通也則又必返之玄奧之窟以見其言之未可輕議而使人神其術而不疑是以計然之書實爲壬遁之祖范蠡輩用之而陰符之說入於道家此其證也雖然其流傳於後世則有不同嚴君平魏伯陽葛稚川

之徒以黃老治圖緯者也管公明之徒以圖緯治黃老者也以黃老治圖緯者其人多屬遯世之徒其學但以之默觀時變而不肯輕於自見故常安以圖緯治黃老者其人多屬用世之徒 急求售其說故常得其道以亡身是則其流別也而要其 無當於易則同是以黃老家玄牝谷神之旨流爲神仙而圖緯候氣直日之術亦流爲神仙蓋神仙有道亦有法道其體也法其用也玄牝谷神之旨其道也候氣直日之術其法也得其道未有可遺其法者求其一而失其一則神仙不可得成京孟之說易專於法王韓之說易專於道兼而有之則康節也康

節作皇極經世稱老子以爲得易之體葢皇極所以推步元會者本緯學也故追而溯之然其實五千言所有特可以言皇極推步之體而不可以言易之體王韓之易行而儒者轉思京焦康節之易行而儒者轉思王韓所謂耳食者也豈知三家之門戶同出於一宗不過改易其旂幟而出之耳果有異乎哉吾觀康節之生平葢純乎黄老者也而著書則圖緯居多是殆善集二家之長者耶所以其立言也尤精而世之信之也尤篤

周程學統論

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川先生

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祗呂芝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爲張子韶喩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於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耶則未嘗

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祕者不盡由於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於延平至於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爲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卽非師固大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藴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卽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

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游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於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窮禪客之語致疑議於周子則又不知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於後學者莫粹於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眞原於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於朱子而墨守之也

律呂空積忽微論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

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此其解見於西山律呂新書西山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律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西山葢以半律變律皆屬正律之餘遂欲以之當空積忽微然以空積忽微四字之詁求之則西山之解疑其不然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所謂管長一寸圍容九分者也忽微則其所容不能盈寸盈分者奇零而難求故曰忽微然則正律之中不必皆無忽微也故惟黃鐘爲宮則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

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其空積皆無忽微所以見黃鐘之尊也自南呂而應鐘其長四寸六分有奇則其積三百七十八分有奇而忽微生矣或曰此特以五聲之旋宮言之耳若依國語加二變爲七則黃鐘之宮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曰變宮變徵之目雖見國語而古人旋宮之法未嘗用之故班志言旋宮止五聲禮運孔疏言旋宮亦止五聲是可見古之樂不以二變入旋宮也八十四調之說至杜佑

始詳自佑以前如京房造執始去滅之名公孫崇上役黃鐘之正律其說雖皆未協然其止於六十調則同也以是知旋宮之無二變也西山未審於此故并空積忽微之詁而失之

水旱變置社稷論

北夢瑣言載楚王馬希聲嗣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噪復入見希聲倒立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翼日發喪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回見江上雲霧中有擁

執希聲而去者祕不敢言昰夕有物如黑蠹突入室中
卽時而卒予全子曰吾於是而知旱乾水溢變置社稷
之說雖其制爲最古然非聖賢不能行葢國家之於歲
事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
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恒雨恒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
之神是求也且亦焉知社稷之神不將有所大懲剏於
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
茫然於其深意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於天而
文過於己是固事之所必無者乃若聖賢則有之聖賢
之於鬼神其力足以相參其德足以相感而要其自反

者原已極至而無餘故湯之改社易稷其在我者無憾
也夫天人一氣之屬也在我既非尸位則在神不免失
職雖黜陟之而不爲過矣李陽冰爲縉雲令以不雨告
於城隍之神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合境告足
此必陽冰縉雲之政有不媿於神明者也非果神之可
脅也後之人未能有見於此於是有疑於變置之已甚
而遂以爲取壇壝而更張之夫威靈之澌滅不聞易其
地而能爲良也且古人亦安得有此故事也哉至若漢
人以禹配社宋人以契配稷此則不過一代之興稍更
舊制而非水旱變置之說也蓋先王設爲配食之禮原

非僅主報本之意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爲難故必籍與吾同類之人鬼素有功於此事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皆然是社稷不能爲國君護其民人原有可以廢置之道然在人少有不盡而欲爲此是猶魯公之欲焚巫尫也奉牲以告奉酒醴以告奉粢盛以告非有明德之馨主乎其先亦豈敢曰神必福乎哉彼後世禍福之說儒者所不道但慢神而蔑禮則天之奪其魄也亦宜因爲論以補孟氏之所未盡焉

李陽冰既得雨與耆老吏人自西谷遷城隍之廟於

山巔以荅神庥是更壇壝而新之乃以荅其水旱之効靈也果爾則水旱不効亦何更新之有而陳后山謂實有遷社稷而止盜者恐出附會

宅經葬經先後論

漢魏以來有宅經有葬經皆出於堪輿形法家之言元儒義烏朱氏謂宅經古之所有葬經古之所無長山胡氏最善其說而問者莫不駭之予告之曰是也宅經之用大之爲都邑城郭小之爲宮室歷見於經傳所謂立室以宮矩立宮以城矩土圭以求地中土宜以相民宅是故相其流泉觀其夕陽公劉之卜都也揆之以日作

於楚室衛文之卜宮也南望斗北戴樞晏子之論卜都也益屋於東則凶家語之論卜室也而所謂葬經之說無有焉周禮墓大夫之職冢人之職班班具在昭穆葬而已族葬而已不聞其以形法言也葬師之徒求其說之見於古者而不得於是指流泉夕陽揆日測景之說以爲據不知是宅經之祖非葬經之祖也援非祀之鬼而享之其亦惑矣聞者曰君子不言禍福倘其非耶曷不併宅經之說而廢之其是耶則葬經亦曷可非耶予告之曰是必明乎死生之說而後可以定其是否也夫都邑者一國之極也必其風雨和會而陰陽愉豫然後

一國之民命無失所焉是以邾子之遷繹雖不利於己而不恤宮室者一家之聚也亦必其五行順序而後天厲不作蕃皆生氣之所乘是以地理得應之以爲功是在中和位育之功亦其一節特漢魏以後之宅師或支離其術而不盡合古耳若墟墓則不然人之死也魂升天魄降地其所遺者枯骨耳謂孝子之於枯骨不忍棄而捐之五患之區而必求高敞融和之壤以安之則可謂有吉地焉足以追魂攝魄使之爲利於子孫則惑矣彼葬師謂亦有生氣之可乘眞無稽也然而葬經之說謂富貴貧賤繼絕俱操之地其說較宅經爲更侈夫古

者井田之制行民無甚貧亦無甚富而商賈則在所賤宗法立則宗子繼支子否四民之子各襲其業卽有執羣之才亦偶然耳聖 王之所以定民志者秩然後世葬師富貴貧賤繼絕之說俱無所用則夫其說之不見於古固其宜也假使鬼果能蔭聖王之制禮其所以愼終追遠者無所不至何獨忍於負其父 毋護庇之靈而不爲之求吉地以聚之乎然而爲重爲主爲廟爲寢以棲其神其祭也於陰於陽以求之而絕不問之於墓則亦疏矣而漢魏以來之葬師其能事乃突過於古先聖王則亦怪矣闢鬼蔭者莫若涑水橫浦東山梨洲四家至

其不可與宅經同年而語也則四家所未及云

門生論

今世舉主座主之禮尊矣吾不知其所謂師者人師耶經師耶而門生若是其多有以不得爲其門生是懼曰是固然也彼營營之徒使其稱門生於人師經師之手則反非其願故不必問其道德經濟如何文學如何但令其爲舉主爲座主則人固帖然而推之已亦儼然而居之古之事師也如君如親不爲不厚然特左右服勤心喪而已今世之事師主於報恩其子弟至數世猶責望其汲引勒索其財帛苟不稱所求謂之負德嗚呼吾

不解世風之壞至此直謂之喪其心可也夫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既借汝以富貴利達之資安得不事我以師而人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彼固予我以富貴利達之路安得不以師事之有是哉在三之誼若是其可賤也朋友之交有感其恩者有稱之爲知己者有師事者凡三等自唐以前但有舉主而已座主之名始於唐至明而座主之禮嚴於舉主則以科第重也較其義則舉主似稍優於座主然皆不可謂之師蓋座主之取士不過聽其言而已尚未觀其行也容或卽其言而知其行如王厚齋之於文宋瑞然豈能人人而別之吾

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不過其人之言則謂之文章之投契感其恩則可矣且不得稱之曰知已也而何有於師舉主之取士不止於聽言矣但其所取者固其人之可取而取之也非我之私之也吾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原不出於我之所私則謂之知已足矣而何有於師今將謂舉主之道德經濟必過於下僚座主之文學必過於後輩耶是亦未必然也吾故曰門生之在古門牆高弟之謂也門生之在今門戶私人之謂也吾姑不深責其以天子之科名天子之爵位妄市恩於人以為門戶

計但試問其羞惡之心果有存焉者否彼其清夜自思亦未必無自媿者亦未必無不甘於心者而行之如故葢又別有循環之說焉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向者固嘗折節於此中而後得有今日也譬之農夫力穡始遇豐年不可以爲泰也門生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吾折節於一時而異日之設身處地亦猶此也譬之農家望歲敢忘東作不可以爲過也嗚呼安得不相率而爲小人耶唐人以詞賦取士苟得於功名至於投貴主投中官則士氣已盡固無論其餘然如昌黎之座主爲宣公而昌黎不甚推之宣公且然況其下焉者以是

知豪傑之不狥於流俗也宋人講名節故多不肯屈於座主明道伊川横渠之於歐公或以禮闈或以御試讀卷祇稱永叔象山之於東萊祇稱執事其餘不可枚舉明張文恭公陽和爲羅文懿公同學文懿取文恭於省闈文恭不署門生文懿憾之文恭不顧高文襄公取文懿於廷對文懿亦不署門生也宋南渡後於舉主多稱門生者故舒文靖公行狀以其力持古誼爲難近張清恪公舉於遂寧亦不行此禮要之君子立身行已各有本末不妄求人之附我以自尊亦不肯妄附人以自貶不求人之尊而非失之遜不附人而非失之亢是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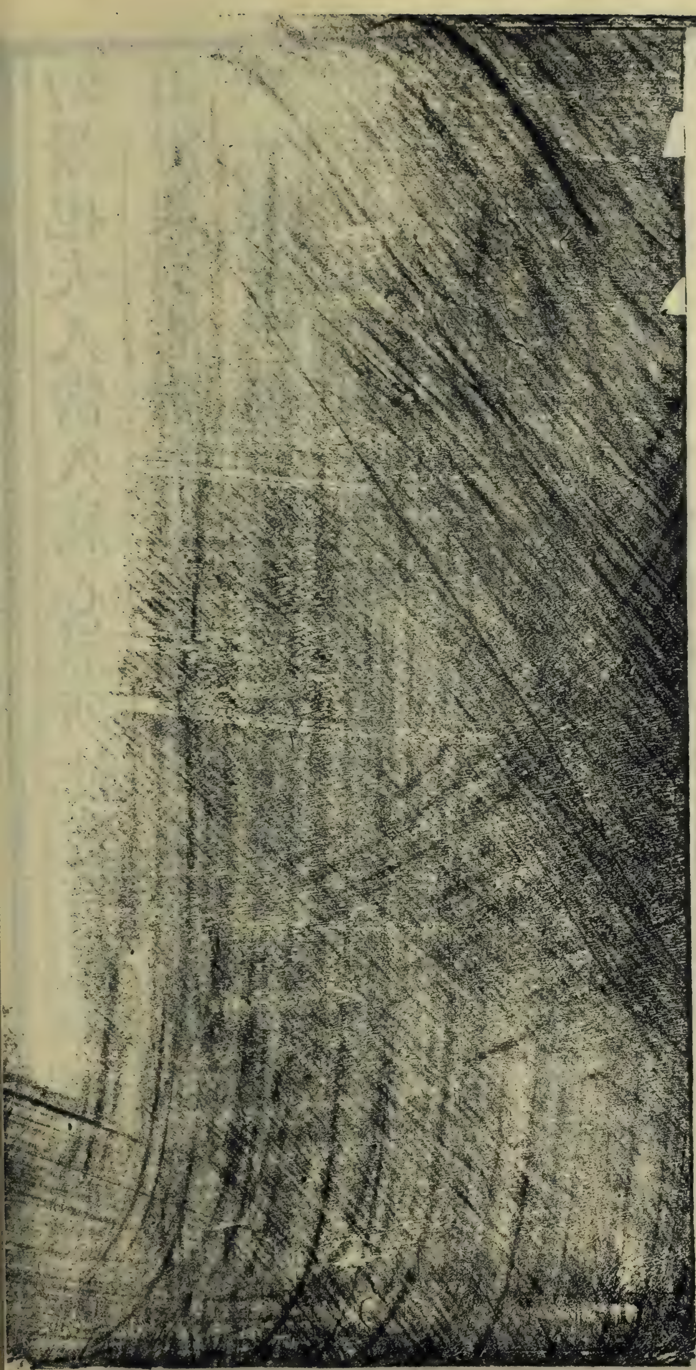
前儒黃棃洲顧亭林嘗及之矣予畧舉其說以告人而羣然駭之未通籍則曰子爲是言將使天下之爲舉主爲座主者相戒莫肯羅而致之矣是自絕其進取之階也既通籍則曰子將來且爲座主爲舉主其毋爲此言以自困予皆笑而不答

破惑論

吾鄉城東錢氏世有賢者顧多佞佛清谿以宗門講學寧國逃禪更甚忠介雖稍減而未淨蟄菴則渾身陷入矣忠介夫人董氏在太倉日禮法華蠟光成青蓮有如來瓔珞寶相結跏其上見者驚異余曰此癡絕而成此

幻景也夫人當久病心氣所注嘗有鬼神臨之皆此類耳非果有志壹動氣之徵也同時海岸儀部禮洛伽見大士現身天際霓幢露葆詡爲蜃市既而悟曰此大士也余曰此乃眞蜃市也海岸初一念不錯而轉念附會之妄矣大都斯人神明之感足以造一切光景見堯於羹見舜於墻見文王於琴見周公於夢非果堯舜文周尚有可見思之既切遂有此耳然則如來大士之見亦猶此矣

結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終



結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議

亞聖廟配享議上

亞聖廟兩廡配享之位乃宋政和五年所定今鄒縣廟中栗主因之但當時太常諸臣未嘗一一攷覈奉行疏忽遂多棼錯亞聖弟子其確然見於正經者甚少如咸邱蒙陳臻之徒正義以爲有所問於孟子者卽知爲弟子也是固已在影響之閒若其中有大不可信者按陸德明序錄謂高子受詩於子夏稽之毛傳緜衣小序與

孟子小弁章所述則其人原以詩學有聲者夫子夏爲魏文侯師高子及遊其門是孟子之前輩也所以有高叟之稱邠卿不知何據以爲弟子正義遂謂其嘗學爲詩而不通是塞其心之一端以證邠卿嚮道未堅之語夫山徑茅塞或出於鐖厲之辭未可以定其爲及門而古人稱謂最嚴豈有以長老之名加之弟子者乎邠卿以告子爲弟子愚觀論性諸章岸然獨立門戸必非登堂著錄者至浩生不害則祇曰齊人而已正義因其同名曰不害也始疑浩生即告子之字然尙未敢堅其說古無以字冠於名之上連舉而稱之者故正義亦自覺

其難通而依違言之乃祀典竟爲合并以成其謬夫即以浩生之於孟子亦不過偶爾答問乃今直以告子當之而豈知兩人皆不可以言弟子乎又一舛也益成括之見於晏子以爲孔子門人是固鄙書之說邠卿則曰嘗欲學於孟子夫欲學則未學也曹交之請假館亦欲學者流也正義遂以爲弟子亦無稽之言耳其爲前儒所已及者如以季孫子叔並預贈祀此出於注疏之謬自朱子改正以來相傳前代曾經罷享特以沿襲未革義烏吳萊更補一人葢滕更也若以孔廟之例言之則政和封爵在今日已不當用宜改從先賢之稱而去高

子以下五人補入滕更夫嶧山俎豆世世載有司其討論亦不容緩者因具書所見以質之當世知禮之君子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十八弟子配祀之下附以漢揚雄唐韓愈斯蓋出於孟氏子孫所私祀其始尚別奉他室後遂列之廡下明初去揚雄愚謂漢儒少有知孟子者而雄首爲之注則節取其功而祭之宜亦古禮所有而或其書出於後世之所因託則又非愚之所能定也宋史藝文志有四家孟子注揚雄韓愈李翺其一熙時子注疏趙孫兩家皆有表章遺文之功雖其言未盡醇要其人自卓然不背於道其當祀於廡下無

可疑者若自東都以來程曾有章句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有正孟章句見玉海鄭玄有注七卷劉熙有注七卷綦毋邃有注九卷見隋書經籍志陸善經有注七卷見唐書藝文志李翺有注見崇文總目劉軻有翼孟見白氏長慶集其作音釋者二家則丁公著張鎰斯皆於絕學有功卽其書已不傳未知其醇駁如何而要當使附之廟食者也林慎思知尊孟子其所見固出王充馮休輩一等況其以殉節著葢不媿儒林者然其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足以傳孟子之言而必自從而續之孟子之文豈可續哉是又河汾之僭巳皮日休強至賈同

皆嘗箋釋孟子而其詳不可得聞种放有表孟子上下十二篇總之伊洛以前能尊孟子者皆知言仁義而距異端者也日休死於吳越唐史之誣不足信其從祀可無嫌況自韓愈而後尊孟子者日休之言最力宋則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所謂五臣者也若王安石許允成蘇轍王令楊時尹焞張九成張栻陳耆卿之傳注皆合登附於廟而余允文睦鈞則九有功者也其伊川橫渠晦翁三公不當在廡下宜援孔廟與禮於樂正子之次附以昌黎而三公次之是亦不易之論也

亞聖廟配享議下

今亞聖廟配享先儒有孔道輔詢之孟氏以爲亦明初事其後又有錢唐按道輔知兖州始訪亞聖之墓立祠其旁故祀之以報其功是則非古所有也配享之禮當取其傳經明道者列之而其他不預焉孔子廟中不聞其祀梅福也如以道輔之功則所祀者亦未備熙豐閒荆公素愛孟子列於科舉元祐變法將去之范純仁曰孟子之書如春秋之在六經不可去也遂止是其一言之力亦大矣晁說之拾疑孟之緒餘請去孟子於講筵而胡舜陟爭之亦衞經之最著也推崇孟子之議始於常秩會孝寬則請加公爵程振則請增廟祀陸長愈則

請正位次席旦則請補石經王言恭以鄭厚之詆孟而請毀其書吳萊以亞聖莫盛於孟子斥史遷之妄而別爲之傳并及其弟子倘以道輔準之皆當有列於廟者也然如舜陟則有附秦檜之嫌秩亦淸議所不予從祀之其可乎明劉三吾作孟子節文而孫芝上疏力爭詆三吾爲佞臣以視錢唐又前有光而後有輝也然欲登之兩廡究於禮未合無已則自道輔而下至孫芝奉之別室庶於禮爲稍安至栗主書道輔爲司空按本傳則官中丞以爭程琳事出知鄆州道卒仁宗特贈侍郞司空不知誰所加此近日祝史之謬所亟當改正也

前漢經師從祀議

開元二十二賢從祀之舉昔人議之者多矣是後更進迭出愚皆不盡以爲當也夫謂當秦人絕學之後不可無以報諸儒修經之功雖其人生平或無可攷而要當引而進之此其說㝗是也然此爲草昧初開言之葢在高惠之閒皆以故博士授弟子者當斯之時遺經之不絕如綫椎輪以爲大輅之始其從祀宜也自是而降經師稍稍接踵以出如宗法所云別子夫有爲之前者詎可無爲之後者特當於其名家之中擇其言行之不詭於道者而從祀焉此爲援受淵源言之文景武之閒者

是也以後則經術大昌誠不但以師傳門戶爲足有功於聖門必有躬行經術以承學統而後許之宣元以後是也吾於三輩人物之中合而計之得十有餘人焉易則田何書則伏勝詩則浮邱伯毛亨春秋左氏則張蒼禮則高堂生此六八者爲一輩其時書則古文未出詩則齊韓未名家春秋則公穀未名家禮則周禮禮記未出也田何之大宗爲丁寬其別出爲費直書則孔安國出而補伏勝之闕浮邱伯之大宗爲申培毛亨之大宗爲毛萇而轅固以齊韓嬰以韓張蒼之大宗爲賈誼而胡毋子都董仲舒以公羊江公以穀梁高堂生之大宗

爲后蒼而河閒獻王以周禮蓋經於是乎備矣丁寛以儒生而有將才誠非墨守章句者賈生明禮樂言王道當文帝時以一儒獨起尤爲有功申轅正論不撓毛萇深得聖賢之意河閒獻王言必合道大雅不羣胡母子都則董子所尊韓嬰雖董子不能難孔安國則克傳其家學惟費直江公后蒼無言行可紀耳此十三人者爲一輩蓋漢二百年經學所以盛者諸公之力也若集諸經之大成而其人精忠有大節爲一代儒林之玉振者則惟劉向斯皆其必當從祀者開元禮臣不知精審而妄以戴聖何休奪席不亦謬乎愚嘗謂西漢儒林盛於

東漢卽其人亦多卓犖可傳東京自賈逵鄭康成盧植而外無足取者夫前茅之功過於後勁而況後之本不如前也世有君子倘以予言爲不謬矣

唐經師從祀議

唐之經學可謂衰矣初年尙有河汾敎育之餘風能以經術立言自後詩賦日盛而經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講明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捥末俗然使無此數人則經學將遂爲啞鐘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學派也今世從祀孔穎達其實穎達生平大節有玷聖門故愚嘗欲黜之而進陸德明以其大節也其三百年中有爲兼

通五經之學者陸氏而後曰褚無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沖專門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徵其後有成伯璵易則李鼎祚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人者猶能守先聖之緒言以傳之後雖其言未必醇而不爲無功於經言乎其人則文貞不可尚矣褚氏馬氏王氏元氏皆名臣而施氏見稱於韓子雖所得或淺要皆賢者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其書尚存多爲後學所采則亦不可泯其勞矣韓子同時李習之尤當從祀其復性闢佛之言大爲韓子之助宋人深求而詆之未爲平允晦翁同父之爭其抑揚祗在漢唐

之學問功名然漢唐誠不足以望古人而天之未喪斯文際時之厄亦不得不於駁雜之中求稍可寄者而寄之故同父之說固過恕晦翁之說亦過苛此愚所以有唐經師之議也說者謂唐之經師存亡繼絕之功不足以望漢人其明道又不足以望宋人故從祀不及愚因記所見以俟論定

尊經閣祀典議

自經師二十二人之從祀進退不一而儒者各持其論有爲責備之辭者以爲非有得於聖人之道則不得爲聖人之徒今宮牆數仞之中而僅以章句之流預其閒

非所以尊道統也有爲忠厚之辭者以爲當世衰道微之日遺經不絶如綫而有能兢兢呵護以待後之學者雖其人不無可議而祀不容廢也是二說者皆是也而未盡蓋傳經之功固大而自商瞿子木以來夫豈二十二人所能盡也今貞觀之所舉則固已偏而不咸若使盡列之先賢之下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是原不能不核其人之生平定之矣乃即以二十二人核之而其生平已多不能有當於聖人所以有退祀之於其鄉者有竟黜其祀者雖然彼其抱殘守缺之勞似未合竟屏之里社之閒況其弁或恝然去之也愚嘗折衷於兩家

之平以爲今天下皆有先聖廟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諸君子俎豆之地於斯爲合葢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當年之得載於箋疏得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鄒夾詩之齊魯韓以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預卽以其人或未醇甚至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者皆可存也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非濫夫如是將經師之允升者無所遺憾而兩家之聚訟可息若其學行粹然如董仲舒鄭立之徒應從祀者則固兩列之而無嫌也雖

然古之祭祀莫不有配是舉也當各以其鄉先正之有功於經學者配之卽以吾鄉而言唐以前未有師宋宣和以後陳文介公經經學始著而於是王茂剛以易曹粹中以詩高抑崇高元之以春秋鄭剛中以周禮迨至慈湖廣平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盛深寧東發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大備其餘專門之學如南塘積齋遺書至今流傳皆吾鄉百世不祧者也彼秦漢以來經師遠矣尋墜緒之茫茫作弟子之矜式取而配之斯先王之禮意而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予持此論已久會吾鄉學宮新落持節觀察西涼孫公今好禮者也因語及之

謂是固天下可通行之禮而不妨竊舉於一方孫公欣然許焉而予爲議以上之

章文懿公從祀議

金華之學昌於呂成公忠公兄弟二呂之躬行角立張朱而又兼以中原文獻之傳則爲史學東萊嘗應詞科則爲文章之學艮齋止齋說齋同心切磋又參以經制之學及門弟子固多賢者然漸趨於三者之學而躬行少減四先生起而中振之躬行者醇矣白雲所造稍淺及門之士如潛溪華川仲子又變而爲文章之學而躬行益疏天順成化之閒楓山先生出而中振之先生學

以躬行爲主涵養深至居常麤朴和厚不知其胷中之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昔儒謂先生之功業雖不如司馬溫公之宏而其人則極似之葢先生惟其麤朴所以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而非文章家致飾於外者之所能也先生嘗言斯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謂之人又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理皆蹶至哉言乎先生與白沙講學白沙謂令人陷溺於名利汙濁之中先令看浴沂風雩章以洗其心先生曰每日浴沂風雩祗恐流入老莊去也白沙之說未始非救時之教

而先生之箴之者則逆知後來之流弊予謂白沙似康節而先生則涑水橫渠一路人先生之地步較之白沙爲平正而無疵先生致政而歸所入稻田不足供其食之半出入徒步故其及門唐尙書龍潘侍郎希曾姪尙書章拯皆徒步拯傳先生之家學其歸家有嬴俸先生卽爲不樂而拯亦自有慙色公子儆衣垢履道爲巡檢所笞先生不以爲忤嗚呼此三代以上人也浙中學統自方文正公後當接以先生而後可及陽明

祀先蠶議

雍正十有三年春河東總督侍郎王公以先蠶之祀上

請事下祠部祠部郎多以其禮質之臨川先生先生曰子盍言之作祀先蠶議

鄭康成謂天駟乃房星而蠶爲龍精每逢大火之月必浴其種故蠶與馬同氣諸家之以天駟爲先蠶者本此愚以爲天駟者列宿也是但可以言上天司蠶之神而不可以言先蠶蓋先蠶當與先農先炊一例皆主始爲其事之人而言今以天駟當之是以天神而充人鬼也古之祭祀必有配社爲五土之神而勾龍配稷爲五穀之神而棄配皆以天神臨之人鬼實陪位焉（說見子水旱變置社稷論）先農先蠶乃中祀則不復溯天神而但於人鬼致其

報本之意是禮之差也漢官儀云漢之先蠶有二一曰菀窳婦人一曰寓氏公主此乃秦漢以來荆越諸巫之說薦紳儒者所不道北齊始祀軒轅蓋出自淮南王蠶經北周別祀軒轅之妃西陵卽帝王世紀所云纍祖者愚以爲三家之中纍祖近之古人祀天駟者多用燔柴之禮攷周禮蠶事必於北郊則必無以陰祀而用燎壇者是可以知古先蠶之非天駟也唐月令用天駟而開元禮復去之宋熙寧中仍用天駟而元豐詳定復去之然其時多以天駟但當爲馬祖而不得爲先蠶是又不然天駟旣主蠶事則威靈之陟降正不必以馬祖限之

也元武司冬而能兼黿蛇之靈則天駟在房而能兼蠶馬之氣不得謂康成之說爲非也特欲以之當先蠶之祀則誤耳今據河東督臣請欲通行之於直省則其在京師者可援唐宋以前所司致祭之禮在直省者令封疆之臣主之其時用季春其日用巳其幣用黑用瘞埋其方則古人或有用東者以桑柘所生之時也或有用西者以與籍田對其方也然宜依周人用北其壇坎廣輪高厚之制一以先農壇爲準載入祀典行之可也蠶事盛於江南渡淮而北山桑始多然愚讀唐史則雖滇南天末當時亦嘗有紡織之利而後人始盡廢之是休

女紅而習游惰廢天地自然之利而不舉實可惜也斯禮興庶五畝之牆下皆無隙地而農桑之盛於此均矣謹議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唐宋兩制之官最備而又設知制誥之任以統之明則兩制之官依舊而知制誥無專官大率以次輔一人董其事有詔勅則次輔擇詞臣撰之典更重矣然詞臣所撰不及責詞則較之前代爲率

國朝俱準明例獨次輔於制誥不復預直委之所司凡文武臣僚但視其品不問其官循例塡寫而已尤可笑

者前後毋受封贈兩勅而共一詞貽之後世館閣之羞也綸綍之重混淆茍解若此甚非所以示王言之體其不敬莫大乎此因攷唐吏部給告身必先令其本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後貧者多但受勅牒不取告身明宗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襃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於是始俱賜之五季板蕩尙有然者況承平極盛之世乎況天子用人亦豈能必其盡當故唐宋有封還詞頭去位者有以責詞反用襃語中含皮裏陽秋而去位者此於詞命之中開言路焉或天子是之未嘗不成轉圜之美卽以此去位亦未嘗不

存此清議於後世也明世則未有此矣愚以爲宜亟復唐宋及明之舊或以閣學或以院長司之必攷其家世切其人而予以勸懲之語庶乎王言所降共凜天咫而不貽葫蘆依樣之羞且仍加寬大之風如有不諧衆論許其封還卽降責者如前此果有功可錄許其敘入斯則在天子於省臺之外增益見聞在詞臣眞可以文章報國而不徒爲無益之奉行而於史冊復見古人一種代言之文此其不可不亟行者也

右科取士規制議

右科之制始於唐其制科中則有所謂軍謀深遠武藝

絶倫者而又別有貢舉一科宋之制科則武事且居其三而天聖中亦仍添設貢舉按宋會要凡應是科者實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先投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其所業覘人材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再問策一道合格即引見召試聖政記曰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會要皇祐中又分其等爲三學識深遠對策優絶上也策對優長騎射兼有次也擊刺拋射翹傑魁俊次也然予攷司馬温公熙寧三年知舉謂奉勅攷試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始試策略夫弓馬所以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

帥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才不得
預試恐非朝廷建學之意乞如舊制而上卒如中書所
請則熙寧之變法殆出於荆公耶其時許不能答策者
以兵書墨義荆公以爲不可而罷夫墨義之罷是也其
先弓馬而後策論則非也再攷長編則熙寧八年終從
溫公之說夫以策論定去留而以弓馬定上下則其上
者必策論與弓馬兼此其中可以得有用之才然且當
文忠公憂豪傑之不屑盍以重文輕武之弊久而難返
也況重弓馬於策論也則卽材官健步取之有餘而謂
志士肯就乎且卽合策論弓馬以取士猶慮其詐蘇文

公謂以弓馬得者固不過市井挽強引重之麤材而以策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故士有所不屑而欲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天子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其說亦極求材之苦心而欲爲國家得實效者矣然愚謂策論之制原不應以故事命題今誠使試士者矜慎於發策其所問則綜羅經史自周禮之軍政春秋左傳列國用兵之事司馬法內政之遺文以及漢唐以後之軍制軍官軍器一切邊防海防屯田衛卒樓船將士京師禁兵藩國武備再則雜舉歷代

兵謀兵機不拘忌諱卒以一策中雜舉數十條而詳問之務期以穿穴其異同得失之故而不許以敷陳之語應故事則恐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弓馬固期於強力而亦立爲規則略有取於古人志正體直之遺意使知夫強力固在所重而士人之強力不同於卒伍之麤厲則恐亦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如此而不得人者未之聞也唐郭忠武王出右科宋馬擴亦出右科皆爲千古名臣而明之萬表戚繼光俞大猷陳第則且以右科而講學而窮經而卒之諸人皆爲名將其所著書足以爲有明兵家之著蔡則今之重弓馬而輕策論

不亦失歟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唐宋以來俱嚴服內生子之禁明太祖著孝慈錄詆爲不近人情遂削其律太祖因寵一妃令其子爲三年喪竟舉古禮牽連廢棄可謂陷人不孝者矣人子居喪之制所謂衰麻者特其文耳惟有實以維之而後文有所寄後世天性澆薄諒闇之禮如飲酒食肉皆形迹所易掩卽不可問至於舉子一事則以令甲之威爲之防範葢禮之所窮刑以輔之此正一綫之遺人道所以不絕今幷去之則其離禽獸者幾希且以禮而言則一切飲

酒食肉猶或可以少寬而獨嚴於御內者桐城方閣學嘗謂家庭杯著之閒對粱肉而淒然念其所生斯在常人亦或有之若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是以雜記堊室之內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然則三年之中苟非有哭奠之事不得與婦相見明矣其但言堊室者葢舉遠以概近而閣學以聖人不忍以不肖待人當夫枕塊寢苫豈有漫無人心一至此者迨至小祥之後日月漸邁而不得不皇皇然慮之矣斯其言尤足以警當世而使之泣下者也當時左右重臣如劉文成公宋文憲公俱一代碩儒乃不能引古誼以力爭反爲之依阿排纂用

相傳會故吾鄉萬處士斯同以爲長君之惡夜氣俱亡
葢亦有激而言非過論矣在昔宋文帝以居廬中生逆
劭諱而不宣卽位三年而後舉之說者以爲異日商臣
之酷本於沴氣所鍾雖其言未必果然然孝子之後必
有孝子則反是以思固無足怪愚又讀明晉江黄相國
國史唯疑言明世廟時太子於康妃服中生子世廟問
諸輔臣曰禮臣得無有言或據孝慈錄言其無害則是以
天子之尊猶知其不可而嫌之豈若今世以爲習有之
事恬然無忌是直去律之害中於人者深也近見邸鈔
載晉撫石公糾屬將縱欲忘親一案已奉

嚴旨訊治夫以四百年來內外彈事之所未見而一旦舉而行之是可以見天子孝治之隆能出天下於耳聾月瞶之餘而封疆大吏之所以範其下者不可謂非朝陽之鳳也然愚尚恐窮鄉僻社之民未能周知不若復取舊律詔之天下按舊律在服內生子者並合免所居之一官其無官者徒一年若未發自首亦原夫必自首而後原之則稍知自好者將有所恥而不敢犯是眞厚風俗之先務也明太祖以爲如舊律恐人民生理之罷是殆與喪亂之世禁寡婦之不嫁者同曾謂開國之君竟出此哉

請改正承重服制議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康成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古人於父母之服槪稱三年之喪而父在祗爲母杖期非敢獨薄於母葢以吾父之所以喪吾母者不過於期使子之服不除恐傷厥考之心故服從父而心喪仍以三年惟父亦達子之志必三年而後娶然則子之不敢申其喪者卽父之不忍遂其娶周公禮意之精原可垂之百世而不惑也歷朝改制以來禮從其厚已成不易之條而適孫承重猶然喪服小記所云其於畫一之旨未合說者以爲孝慈錄之

作原别有爲非眞有見於禮之當然故當時議禮諸臣亦不復推廣而講明之其信然歟則是後人之所當釐定也至若康熙二十七年吏部議得陝西藍田縣知縣鄧士英祖母馬氏病故以其祖父在不許丁艱則竊更有疑者夫居三年之喪之與去官是兩事也既爲父之嫡則卽令厭於祖在不爲三年之喪而不可以不去官彼思爲後者祖父在而爲祖母其與父在而爲母同也古人父在爲母亦期年其亦可以不去官乎彼漢晉人於旁親期功之赴猶然駿奔甚至友生且行其禮而本朝亦許臣下於本生父母繼母隨嫁母俱得給假治

喪柰何以所後之祖母而反不然哉然愚嘗攷朱子有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辟玩朱子之言則似亦因當日之不承重而特舉而言之也然則因不爲三年之喪而遂誤認以爲不承重而廢去官之禮者其失蓋自宋已然不始於近世也楊次公誌評事劉暉墓稱其喪祖母時雖有諸叔援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以爲篤厚而李敬子以祖母之喪援劉暉事爲請許之范蜀公以爲賢然當時反有呰之者以爲祇當從衆則朱子之前雖祖父亡而爲祖母持服者蓋亦寡矣臣子奪情不得持服是必有不得已之故今假口於祖在不爲三年之

喪而竟晏然居官是自奪其情也夫以古人著禮之意而言不惟其文惟其實卽合爲三年之喪而實不至亦何嘗於禮然以國家一定之制而言則似不容有參錯者愚故以爲直當改定舊禮不問祖父在否皆行三年之喪是在前儒俞汝言已嘗論之非愚一人之私言也

重修蛟蜃二池議

蛟池與蜃池本二或以蛟池卽蜃池其說見至正志予攷蛟池址在佽飛祠中蜃池址在報德觀中則合之者其說無稽寶慶志云城中旣有雙湖又鑿此池瀦水備旱而自元時已爲民居所湮迄今未有問之者嗚呼古

人建置之精參乎造化葢鄞惟西南之長春望京二門受它山大雷山之水而已而江流不與河通故其東面之阻江者鄞江門有氣睺焉靈橋門有食睺焉東渡門有水睺焉水睺氣睺皆外通江潮內洩潮水食睺不納潮而專放水則江河之一茹一吐其脈不隔而城中之流泉宣導和暢然而獨遺於北以其方位之爲窮陰也故江潮既不引之入城即潮水之至此者亦甚微乃又不能不資於水利於是爲此二池以瀦之是古人之深心也說者不知妄謂昔有蛟蜃來此爲患因以池鎭之則妄矣二池之址本甚巨今幷祠觀亦湫隘而池無論

矣苟必實心以謀鄞城之水利則東渡三喉誠爲要務而二池又豈可緩哉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四明洞天東七十峰之水趨於它山其支流會於桃源引流入城瀦爲西南雙湖雙湖之外支流甚多皆湖之所釃也防旱洩潦旁通市河内有水喉食喉氣喉三閘以洩於江禁民居屋以塞王元恭修至正志力戒後人浚導必時隄防必謹啓閉必如式一邦之大利也予攷水喉閘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以板爲閘潮長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洩之江食喉閘

在靈橋門牆下宋之市舶務前也止用洩水卻不通湖
氣喉閘在獅子橋東古鄞江門牆下吾鄉城中之水皆
自山溪而其洩則並入於江蓋當王長官未作堰以前
江流本直抵湖上既有堰則旱必蓄潦必洩必使仍與
江通而後節宣得其宜故城南之水有行春積瀆烏金
三碶以通江而宋人又增風堋一碶城西之水則有保
豐石塘二碶以通江城中不能容碶而爲喉以達之其
所關係誠不淺也況雙湖之深無底其水既從西南二
門而入不能更從西南二門而出久在湖中則水性怫
而不暢故出滯宣幽皆於喉是賴然三喉特穴城爲道

積久易淤而居人見湖流甚深以爲雖無是喉湖水亦自不竭無所事於江流之吐納故自宋時已累廢賴賢有司以修治之四百年以來鄞之河渠概草率不講而三喉竟泯焉僅存水喉尚有遺跡薦紳學士亦不知其爲水利之舊也悲夫蛟門李君陟茲熟於形法家言嘗與予遊城中曰是城之水道何不馴其性之甚也予叩之則曰五臺寺東宜有水道入江而竟無之平橋之下宜有水道入江而亦無之予歎曰平橋者食喉也五臺寺東者氣喉也舊有之而今廢耳陟茲乃曉然嗟乎西湖之水本碧南湖之水本赤今以三喉不通碧者爲積

苫所穢赤者遂爲黃流則夫居民之壅閼而不遂其生也宜矣然其址雖廢而城下故道尙存可一舉而復也爰爲議以待之

重浚古小溪港議

魏吉州曰許家橋東其地名童家港其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塞而汙瀝尙在耆老以爲古之小溪是也直逼建嗇舊嘗開浚以引它山之水或謂可以再浚吉州名峴由廬陵來橋居著它山水利備覽最爲詳善吾由吉州之言推之乃知周大悲碶之置蓋爲它山之水故也吾鄉之田城南資它山之水城西資大雷之水故它山之水南下者多西下

者少其上流惟小溪由錫山下西行與大雷之水會當廣德湖之存也大雷山之水有所蓄建嵒之接溪流與否不甚足輕重然猶且爲周大悲碶以引之以防湖後之水之不給今湖既廢爲田大雷山之水橫穿四出或由仲夏或由戚浦或由鏡川或由櫟社南向而會它山之水以入江而廢湖之徒乃謂它山之水足救湖田之旱固屬謬說然使建嵒不與小溪絕則它山之水尚有十一之西下者而盛修周大悲碶以瀦之雖未必徧及城西諸鄉要不爲無補也乃湖固塞而溪亦淤則絕望矣吾因是嘆古人之於水利有備無患而後世之人之

憒憒也大雷山之水本不敵它山之水水之盛而又爲四道所洩則是溪之西行所關非淺吾嘗謂欲蓄大雷山之水必於仲夏戚浦鏡川櫟社爲四堰以阻其南而欲引它山之水必復古小溪使通建壘以導其西則庶乎補救之良策也

改高橋張俊廟議

高橋之捷爲南渡十三戰功之首又爲四大捷之首而飽掠遽去使其君有館頭之行其民被屠尙可言功乎故自明以來皆言張俊之廟當毀固也但其時之有功吾鄉而應祀者則正不少予謂當改張俊之廟以祀之

謹議如左

張俊之自越州至也宿衛盡登舟俊欲扈行就上乞舟上賜手書勉以捍寇成功當予王爵葢俊之意本在走而上欲其留俊猶狐疑有隱士劉相如不知何所人也故大俠以忠義力勸之且爲畫策俊始揭榜通衢下令迎敵於是有高橋之捷深寧先生以爲相如之功不在三老董公之下其後俊之不終而去夫豈相如之意殆必力爭之而不能得故遂匿影不復見當祀劉隱君第一

初衞士畏航海欲作亂宰相呂頤浩幾爲所害使其事

裂則吾鄉先受其禍其扈從定亂者皆辛統制兄弟也

當祀辛統制企宗永宗第二

金人分軍犯奉化李佾董之邵任戩皆奉化之義俠也集鄉兵一千餘人於泉口三戰金人不能入而退於是奉化獨完軍費萬餘緡皆佾任之事定口不言功至蔡文懿公幼學始得其事於佾孫元白上言於朝贈三人官並修武郎立祀李董任三公第三

癸卯之戰楊沂中趙密田師中李質皆有功已而皆隨俊走是日力鬬而死者禆將黨用邱横也當祀黨邱二將軍第四

張俊既走金人直下定海將犯昌國御舟相隔僅一宿耳提領海船張公裕擊破之於碕頭金人始返使無公裕當其鋒益重國恥而事且有不可知是尤功之大者當祀張提領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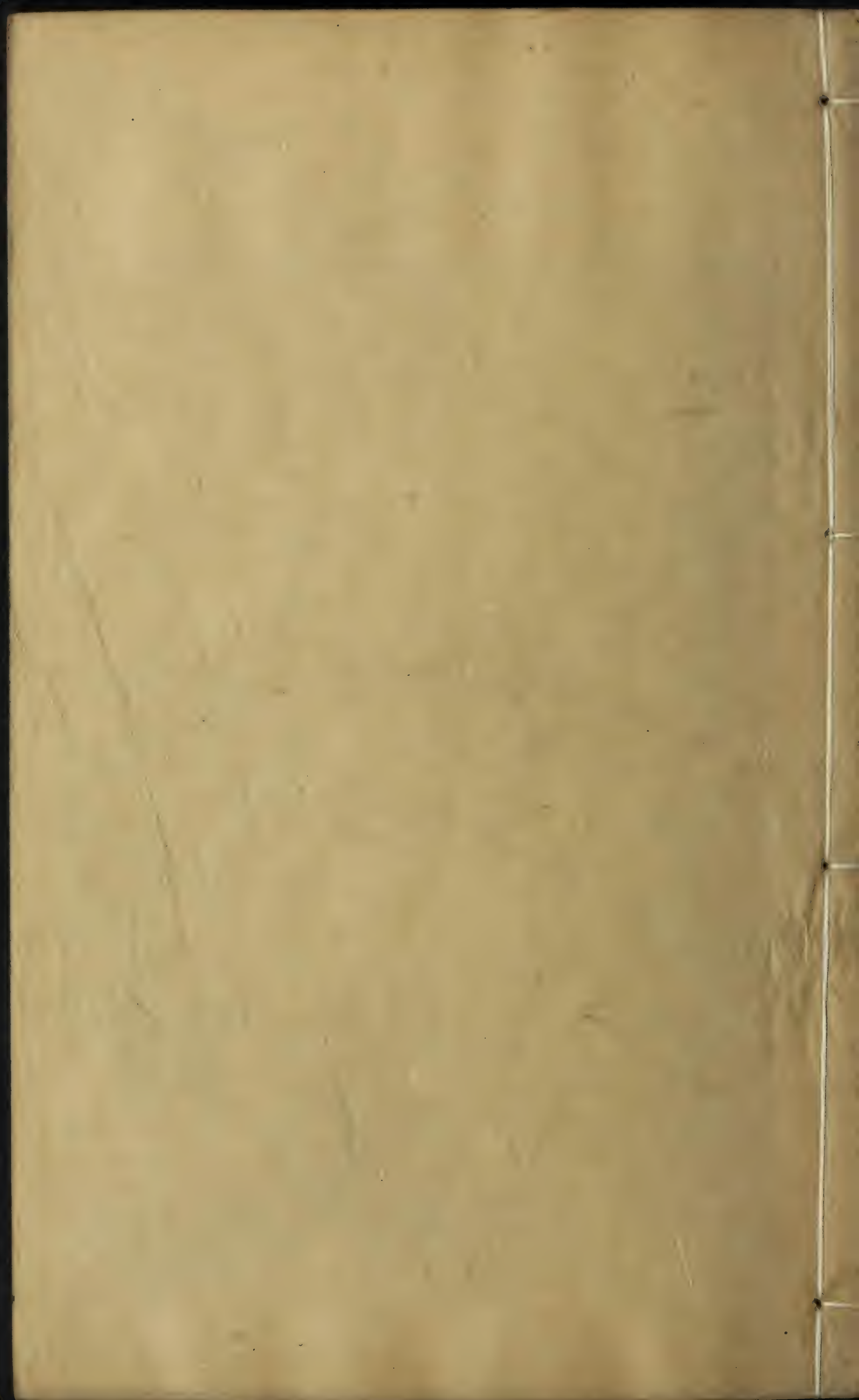
時慈溪令林叔豹不受命方集鄉兵擊賊金人懼以降人蔣安義爲知州而去叔豹引軍入州杖殺安義盡戮金人之居開元寺者安義本剡人覊貫明州成進士降金盡籍明之大戶以獻遂致屠城叔豹之殺之最爲吐氣當祀林令君第六

車駕還明張刺史汝舟應奉簡儉粗完而已及行以汝

舟爲中書門下省檢發公事官先是台守晁汝爲儲特豐備大擾民上特遷汝舟一官褒其簡儉以媿汝爲嗚呼劉洪道更何如哉當祀張刺史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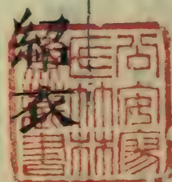
右數公者其可謂有功矣而不祀乃祀張俊非所謂蒼黃舛繆者歟他如李顯忠鄭世忠潘迪杜愷張鱗相傳皆以扈從死者其有廟也雖非張俊比然數公反不得祀非吾鄉之闕歟請質之鄉論以爲何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攷

毛詩初列學官攷

予友仁和杭君堇浦嘗問予曰毛詩據前漢儒林傳則平帝時嘗置博士而後漢無有其後究以何年定列學官予未有以對也歲在丙辰堇浦以所著石經攷異示予且索予向來文字嘗語及諸經刊石本末者以助疏證予以十餘科答之其中辨七經六經五經之目謂中郎寫經未及詩而止而隋書五代史志有一字石經魯

詩毛詩二種當係黃初時邯鄲淳所補堇浦深以爲然予因謂曰是卽毛詩列學官之年也何以知之漢肅宗於十四博士之外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傳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罔羅遺佚博存衆家則是時習毛詩者尚少也其後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馬融相繼而出康成箋之而毛學盛行矣毛詩雖盛而終漢之世未列於學則固不得預於刊石之列也今邯鄲所補石經之目有毛詩則是時已列於學矣卽如中郎所寫春秋祇公羊以左穀二家未立也公羊無正經故邯鄲又取左傳中經文寫以補

之唐志所稱左傳經者也然專取經而不及傳則以是時左氏尚未立也觀於左傳則毛詩之立又無疑矣且漢時雖齊魯韓三詩並行史稱惟魯最爲近之故邯鄲詩石一爲魯詩一爲毛詩而附齊韓之說於魯詩下則正以毛詩之新立也董逌曰是則然已然陳壽魏紀黃初五年穀梁置博士大書之豈有毛詩列於學官而不書者隋志所書焉知非裴頠所立曰陳壽之書甚簡固不能保無脫落若裴頠所書亭林以爲雖有是舉而實則未就且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則裴頠所立必無二家今魯毛二碑並立魯詩之下又附齊說不謂之

魏立不可也石碑立於魏則其列學官亦在魏矣況裴頠石經並無傳則亦莫知其爲何體也董浦曰然則曷書之作毛詩初列學官攷

周禮正歲正月攷

周官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之子月正歲爲夏之寅月諸儒多宗其說然周官六篇如冬日至夏日至之類無一非夏正而獨屢端一月忽用天統恐不至如是之參錯若既以子爲正月勢必以午爲七月而曰冬日至夏日至天下有冬正月夏七月者乎致使魏鶴山程叔時輩引以證其改歲不改月之說而新安汪

氏輩雖力爲鄭氏功臣卒不可得而申以某觀之周禮正月斷指夏正而言然正不足以爲三代改歲不改月之據也周禮雖或係周公草刱之書然其存於今者不能無後人所淩雜故其說容有相乖者試觀淩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寅月則天下無叙寅月於丑月之上者是以葉培恕王平仲不得已而曰正歲十有二月者猶云夏正之十有二月是總曲和鄭氏正月爲周正之說也然則漢儒因改歲改月之說而堅指周禮爲周正者不知周禮之用夏正與改歲改月之制可並存而不相妨也宋儒因周禮之用夏正而遂附會爲

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之說者不知周禮之書不足與吾夫子之書爭是非也且諸經之雜言三正者何止周禮豳風七月之詩專言夏正者也然而第五章之十月改歲忽與首章以二之日爲卒歲者雜出而不自知此不得謂周以子寅兩正並行也月令十二篇專言夏正者然而孟冬之祈來年於天宗非周正乎季秋之頒來歲朔日則又秦建亥之權輿也此注疏說近人或疑是時秦尚未并天下安得預用亥正故有先期預頒之說然亦不確此不得謂秦以亥子寅三正並行也蓋一出於風詩謠誦之文一出於諸儒雜成之手故有不得與時王之制盡合如此者又何煩後世陋儒之周

章聚訟爲也

古車乘攷

古者兵車之制於經無攷其見司馬法者有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是以馬季長曰千乘之國其地千成因引司馬法公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爲證鄭康成則引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證然當時又別

有一司馬法有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甸凡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杜元凱引以注左傳解之者曰成之十里卽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更有謂成出一乘是畿內法甸出一乘是邦國法總之依違遷就思作兩家調人但皆大不合大抵封建之制總當以孟子爲定卽周禮亦不足信況司馬法以開方之法計之百里者萬井也成出一乘則百乘耳甸出一乘則一百五十六乘是不得不於百里外加湊補也沔夫一井八

家則一通八十家一成八百家一終八千家一同八萬家此易曉耳何以洪爲三十三百三千三萬乎論語包氏作十井一乘何邵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方性夫鄭漁仲並宗之即朱子亦以其說爲較勝然邦畿千里開方百萬井十井而得一乘當盈十萬何以祇萬乘也况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宮室城郭山林陂澤園囿溝涂三分去一其祇任役不征稅者三分又一安所得盈算也唐仲友乃爲別解公地四同有半爲方二百一十一里一同爲三郊一同爲三遂可通得兵車七百五十乘餘二

同半出二百五十乘合爲千乘而侯上同之伯地二同爲方百四十一里其一同爲方七十里者二一爲二郊一爲二遂可通得兵車五百乘餘一同出百乘合六百乘男地一同爲方五十里者四一爲一郊一爲一遂可通得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出百乘合三百乘而子下同之仲友精於三禮之學當時與陳君舉齊名獨於此條不特支離謬戾無所根據抑且期期格格令人不可解釋据其所謂七百五十乘者推之似一郊出一百二十五乘郊凡一萬二千五百家則百家一乘但何以餘二同半又不爾也以愚攷之古者寓兵於

農一農卽一兵也故其調役之常例必家起一人以爲兵非如後世團練鄉兵之例數家中抽一人也若其出軍之法居鄉者先出不足則遂繼之又不足則公邑都鄙繼之（見周禮疏）而餘子之出雖有其令實無其事故其車徒大國不過千乘而猶僅用其半以成三軍（此以一乘七十五人爲說）其三軍者三鄉之所出也司徒之比閭族黨卽司馬之伍兩卒旅合比閭族黨而成一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卽成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一軍蓋一百六十六乘有奇則三軍者乃千乘之半耳由三鄉而三遂其戶口猶鄉也則又五百乘也所謂千乘者也其公邑都鄙不在

千乘中者蓋留之以居守焉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非勞鄉遂佚都鄙也卽千乘中亦祗以三鄉所出爲正軍必萬一不足則掃遂之兵以出不讀書費誓乎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峙乃芻茭夫魯人何以專舉郊遂也則千乘之賦也然則千乘者乃大國車徒之制耳若其國之所出則固不僅是也以七十五家具一乘其說本漢書而宋儒陳用之詳焉但陳氏禮書所言尚有多未盡者故參用鄙見爲之圖之近世毛西河據左傳昭五年論晉車賦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又曰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因謂每一縣得百乘是十縣卽

千乘也一縣方十六里中衹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卽出一乘百里之國不過十之三已足盡之夫二井半僅二十家以二十家而責之七十五人之征則大繁小繁也予友李嶧陽謂一車三十人千乘用人三萬故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說亦有據俟再訂

歷代封爵攷

兩漢而後封爵名目多潦草無義理其志傳又不詳故通典通志通攷亦以其簡略而忽之偶與同學說史及此因有問難略爲攷證作歷代封爵攷

關內侯之爵始於秦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

國邑也乃王沈魏書曰關內侯爵十九級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外侯爵十六級據通典乃東漢建安二十年魏武所制三國魏志孫資封關中侯通鑑晉楊駿封二千石以上皆關中侯十六國春秋趙冉閔封其將士關外侯晉令亦有關內關中關外三等是直與關內命名始意略無關會所謂積久而忘其所自來者也關內侯雖無國然自有邑攷之漢書可見師古之說亦未盡符

名號侯者但取其所賜爵之名爲主如以鐫羌侯賜邊將不義侯賜降奴是在建安之前原有之

東漢鄉亭之封專爲侯爵乃魏志黃初三年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庶子爲鄉侯公之庶子爲亭伯故當時高貴常道二君皆以鄉公入正大統陳思王有謝封二子鄉公表於是五等皆有鄉亭之封隋志有開國鄉男北魏之賀拔岳元孚可朱渾天和北周赫連達梁臺皆封鄉男

鄉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有都亭是卽章懷所云都亭者城內亭也然則以十亭一鄉推之亦當仿此顧亭林日都鄉近今之坊箱都亭近今之關箱是已後漢書梁冀徙

封比景都鄉侯章懷注尹勳封宜陽都鄉侯虞放封冤句呂都亭侯十六國春秋魏賈敷封廣川都亭侯皆以地著而其餘或不書者亭林所謂史家之失載也統而言之則總以鄉亭侯稱漢趙忠傳封都鄉侯而單超傳止作鄉侯吳志是儀傳封都亭侯而胡綜傳止作亭侯華陽國志王連封都亭侯而蜀志作平陽亭侯魏志田疇傳封亭侯而裴松之作都亭侯是也

列侯之有鄉亭亦不始於東漢司馬彪續漢書西漢列侯封邑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蓋是時已有三等之差特未以之爲號耳今攷漢書公孫弘封高成之平津鄉

匡衡封徐僮之樂安鄉張次公封皮氏之岸頭亭李壽封河南之邔亭光武祖春陵節侯封泠道縣之春陵鄉中山靖王子封涿縣之陸城亭而王莽封南陽新野之都鄉地里志常山有鄗鄉侯國皆其明證然則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裴松之謂是時未有鄉亭之封亭字疑是衍文者似亦未盡然也

彭城五諸侯攷

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河南魏殷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四說者皆未合師古但知漢是時已幷關中不得以邯欣翳列

諸侯之目而不知是年河南河內亦皆置郡陽卬均不得列諸侯之目也若張耳脫身歸漢而謂亦有兵則更强爲之辭矣然則五諸侯者誰也曰攷之馬班二史前此十九諸侯是時巳去其半漢幷雍塞翟河南殷而爲一齊幷膠東濟北而爲一趙亦幷常山而爲一燕亦幷遼東而爲一漢又降韓降魏而以爲屬國楚僅有九江臨江從之耳衡山則楚之所貶矣漢楚齊方交兵則是五諸侯者當屬燕趙韓魏衡山蓋燕趙不奉楚令而兼懼楚既平齊而討之也故助漢衡山以被貶怨楚故助漢而韓魏則本爲漢之屬國矣吳芮以忠著則必重修

梅鋗從軍之好其當在彭城之役無可疑者卽陳餘之助漢固明見於本傳獨臧荼事無可攷耳案此說與經史問答不合

祁連山攷

亡友宓興葉徵士桐君熟於史獨其辨祁連山非天山則予以爲尚有未盡者嘗欲與之暢其說未及而桐君已卒檢其遺文不禁泫然因别撰一通以資疏證桐君曰顏師古謂祁連山卽天山攷新唐志伊州北二十里有天山一名白山戎人呼祁羅漫山自伊州納職縣行十餘日至西州又西南行百二十里至所屬天山縣其祁連山別在甘州北百九十里夫祁羅漫山自伊州北

境迤邐至西州綿亘千里而甘州北之祁連山今在肅州高臺之南兩山相距盖千五百里則指祁連山卽天山者誤矣舊唐志以祁羅漫山卽祁連山亦沿師古之誤也予攷唐魏王泰括地志曰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祁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是原截然爲二山應劭曰祁連山匈奴中山名晉灼曰天山在西域此其爲二山固無可疑但祁連之爲天猶不律之謂筆師古之言亦未可非及詳攷之則伊甘二州果並有祁連山其別名並曰天山特伊之山又名祁羅漫山又名白山而甘州則無之其名既

混故後人易誤而誤之甚者莫如西河舊事（史記索隱正義皆引此書）舊事有曰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牧養一名天山一名白山而又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夫其所謂冬溫夏涼者甘之祁連也其所云冬夏有雪者伊之祁連也甘之祁連並不名白山而舊事亦以白山加之則混矣故索隱已疑祁連天山非白山然不知伊之祁連則固白山也按漢有事於甘之祁連山自霍去病始漢書元朔六年去病以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史記年表作元狩二年）韋昭曰居延郎

張掖而漢張掖郡有觻得渠先是匈奴有觻得單于去病平之故武帝曰驃騎將軍攻祁連山揚威乎觻得而匈奴自喪祁連焉支二山嘗有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士女無顏色之謠(亦見西河舊事)斯正甘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美水草宜畜牧者也焉支亦在甘境自去病奪二山而混邪以降河西四郡以開故去病卒而以祁連山肖其冢者象其功也晉書地理志張玄靚嘗置祁連郡符秦有祁連都尉是也其有事於伊之祁連山自李廣利始史記李將軍列傳天漢二年貳師擊右賢王於祁連山(匈奴列傳作太初五年)正義以

伊州之天山當之葢是時漢已得張掖則河西固爲內地而李陵以支軍出居延北千餘里分匈奴兵正宜在伊吾之境故漢書云天山之西疏楡谷爲蒲類國山之東乾當谷爲卑陸國於太谷爲西且彌國尅虛谷爲東且彌國丹渠谷爲刧國此五國並處匈奴北境南接車師斯正伊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白山冬夏多雪者也漢宣帝時五道北伐有祁連蒲類兩將軍正指此地明帝遣竇固至天山取伊吾章懷注曰天山卽祁連山一名雪山則不獨師古以爲祁連矣唐之呼祁羅漫山葢卽祁連山之轉而天山之名不易也然則祁連山

天山之名甘州伊州二山所同但當以白山別之桐君欲截然以甘州北者爲祁連山而在伊州北者爲天山其說似未盡也甘州之祁連今爲內地伊州之祁連今爲哈密嗚呼桐君逝矣安得起之地下而質之

燕雲失地攷

宋宣和時與女眞夾攻遼因求晉賂契丹故土初謂可盡山前後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旣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趙良嗣往請再三女眞終以非晉賂不與是宋史所紀也攷劉仁恭帥盧龍未嘗與契丹通惟資治通鑑載守光末年衰困

曾遣韓延徽乞師然亦無割地事梁乾化三年四月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攻營州刺史楊請降則平營未割之明證也其失平營壁於周德威作帥時通鑑謂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舊置八防禦軍募士人守之以禦契丹德威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閒而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克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則平營遂入契丹矣至灤州則古無之劉守光據燕暴虐民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乃築此城本金國行程既陷平營遂改

平州爲遼興府而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初德光又得十六州地乃建燕山爲燕京轄山前六郡地號燕京路乃海上議割地時意以燕山路盡統關內之地實不知燕山平州之同在關內而異路也故馴致有張瑴之事而斡離不卒由平州入寇本金國節要然平營在天贊後又嘗入唐則諸家皆失攷攷歐史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閒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有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守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迨三年正月契丹

復陷平州始不復歸中國耳但當時石晉所賂地實不止十六州通鑑齊王開運元年三月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以五代會要攷之泰州後唐之奉化軍今清苑縣則泰州亦所賂地也是年六月以府州刺史折從遠爲府州防禦使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亦北屬從遠拒之故有是命則府州亦所賂地也二年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胡三省注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數內蓋契丹乘勝幷取之是勝州亦所賂內也載攷金國節要則易州景州亦在賂內是史所云十六州者亦或未盡至史所載十

六州中則蔚州舊爲契丹有明宗長興三年十一月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爲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當時不過統舉言之不則史誤書也若周世宗克復關南則瀛莫易景已內附又奪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胡三省注在涿州奪孟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孟津關宋以爲幽州之會昌縣胡三省以爲莫州之文安縣然觀下云割文安大城隸之則宋說是而乾寧軍之寧州契丹所自置者亦已內附是山前之地多所收復乃宣和時尙云山前山後一十七州則以幽即燕京薊景檀順涿易爲山前地以新嬀儒武雲

應寰朔蔚爲山後地也尚少一州當攷

揚子雲生卒攷

文選李善注於甘泉賦引桓氏君山新論謂揚子雲以成帝永始時待詔賦甘泉始就夢腸出收而納之次日卒近日蜀儒者據此以爲子雲未嘗歷事諸朝美新投閣乃出自謗傷之口相傳子雲甫歿即有讐人私改其法言者以此合之足以湔雪千載沈屈使其果核亦正舊史之一大案矣予謂漢書紀載誠不能無誤若以子雲本集攷之有可疑者子雲解嘲之作其自序明言當丁傅晏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已方

草刱太玄有以自守客有嘲其玄之尚白者故爲文解之夫太玄爲子雲擬經之書實與法言並稱脊目倘如新論所云則早死於十年之前哀平消長何由得見況甘泉待詔以還朝廷有事子雲輒預扈從諸如羽獵長楊河東諸作皇皇大文皆有歲月可稽且子雲雖滯下僚然於國事頗得與聞累朝奏對歷歷具在若欲定子雲之死於永始則著述亦寥寥矣或曰是則然已前輩汪堯峰固嘗辨之矣但由成帝建始元年至王莽天鳳五年春秋五十有餘而其得見成帝已踰四十則與本傳所謂七十一者顯然不符不知子雲未嘗以建始至

京也其客大司馬王音門下乃在永始元二之閒故不久卽有承明之召不然安有二十載京華姓氏通於天子直至汾陰肆祀方得一薦之理是所謂四十者葢從永始言之其去天鳳正與漢書年數大略相合堯峰旣知甘泉妖夢之誣而欲移子雲之死於平帝末是強爲之辭者也或又以谷永亦字子雲欲以美新之文嫁之不知谷死於王根之世不及見禪代或又以劉棻當之然總莫之徵也且李善所引新論實前後不相應其於文賦注中亦引此條則但曰病而不曰卒葢一書之中業已矛盾原未必新論之本文也常熟錢尚書謂新論

在明季尚有完書惜無從得一見之

陶淵明世系攷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及晉宋二書皆以淵明爲桓公曾孫其實不然淵明集有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攷晉書桓公薨以第三子瞻之子宏嗣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封吳昌縣侯禮云五世親盡則爲途人淵明爲桓公曾孫則於綽之爲再從昆弟於延壽爲族叔固不當有族祖之稱亦不當云昭穆既盡爲路人也然則據諸家謂是詩爲延壽作則淵明當爲

桓公七世孫故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惹祖免殺姓則親屬亦竭六朝近古猶有宗法之遺於此見之且桓公十七子九人皆見舊史得列附傳而謂其餘不顯淵明之祖則武昌太守茂也淵明之詩稱之曰直方二臺惠和千里使茂亦在十七八之內則不得曰九八而外不顯也陶氏家譜亦自知其不合遂改以岱爲祖求當於曾孫之數則岱官至散騎侍郎又與淵明詩戾後世譜系之誣其無稽皆若此吳斗南作陶詩年譜欲求合於諸史謂別本作予於長沙公爲族祖果爾則淵明所贈當屬延壽之子其時長沙之爵已降似不當復稱長

沙公而詩題族祖二字將又何以言之蜀人張縯作陶詩辨證又謂詩序當以長沙公於予爲族斷句而以祖字連下讀之則不特不能成語而亦忘詩題有族祖之稱尤爲鹵莽之甚者世多疑桓公孫淡淸風高節絕世離羣淵明乃其親屬何以命子詩中不一及之不知淵明述祖祇敘一本之親故詩中但敘桓公而死事如瞻立功如興業不旁及乃立言之例也或曰孟嘉之妻爲桓公女其女則淵明母以親表輩行言之淵明似當爲桓公曾孫予曰屬盡則同姓亦疏於親表乎何有或曰古人自曾祖而上皆得稱曾祖自曾孫而下皆得稱曾

孫曾者重也雖不拘四世言之亦可予曰是在春秋以前固有之然晉宋以來恐不然也

河東柳氏遷吳攷

柳柳州爲吳人見於本集與本傳而蘇之志人物者鮮及焉按本傳云柳宗元其先蓋河東人後徙於吳此明文也柳州作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天寶末遇亂奉德清君夫人（德清君侍御父察躬也夫人侍御毋也舊人皆誤連讀之故本傳亦止云奉毋避亂攷柳州遠事王父是時豈得奉毋遺父）載家書隱王屋山間關行求食亂有間舉族如吳居德清君之喪服除常吏部命爲太博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是

侍御已定居於吳柳州生於大歷九年當在侍御爲朔方推官晉州參軍之時其家於吳久矣且不特家於吳并婚於吳柳州爲楊詹事憑之壻其作楊郎中凝墓志云君與季弟凌同日生不周月而孤伯兄憑翦髮爲童家居於吳是楊氏之稱宏農猶柳氏之稱河東皆推原其族望而實則皆吳人也其作亡妻宏農楊氏墓誌云夫人三歲依於外族閒在他國凡十有三年而二姓克合葢柳與楊同居吳下而柳州之婦鞠於外家故有閒在他國之語然竊嘗疑柳州再世居吳而其集中未嘗有一語及於洞庭林屋之勝韓吏部之誌劉賓客之祭

文亦不及焉及夷攷之乃知柳州雖居吳而在吳之日甚淺大抵唐人之世宦者多居京師蓋當時不特有里第兼有家廟枝附葉連久而重去柳氏自河東之虞鄉遷京兆之萬年已累世矣其少陵原之大墓則高祖蘭州府君而下皆在焉侍御雖挈家南轅而柳州作太夫人歸祔志云宗元生四歲居京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敎古賦十四首是柳州少日固多居長安侍御之總三司自夔州再入朝則又隨侍在長安已而登進士歷官至尚書郎則又在長安且柳州享年四十七歲其自序曰長京師三十三年合之南竄十四年之

數已自相符則中間不過偶一至吳其遊朝陽巖西亭詩云羇貫去江介世仕尙函殽是明言居吳未久而以世仕不能忘情於秦南竄而後詩文酬答總惓惓於鄠杜之閒使其得再入朝殆有挈其羣從西歸之意焉然自柳州南竄其子弟無復有居萬年者其答許京兆孟容書言先墓所在城南更無子弟善和里宅已三易主則其後柳州雖歸葬萬年而子弟已卽安於吳矣不然則柳氏在吳祗可以言寓公本傳不得竟斷之曰徙吳也唐人最重舊籍故雖數世之後必行歸葬之禮不得以此而疑柳氏之非吳產也宋人作柳州年譜於其居

吳顛末不詳而蘇人亦莫之攷吾故表而出之

通鑑分修諸子攷

胡梅磵曰溫公修通鑑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據然歷[illegible]百年以來無不信以爲然者予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磵之言不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翦粘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illegible]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

前則此等事跡盡成遺棄也觀於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卽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礀未之攷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推道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觀道原子羲仲所紀可見也羲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誠多矣至於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冗後人以伊川許

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淨也

阿育王寺十二題攷

盱江李先生泰伯有阿育王寺十二題詩乃鄞州楊屯田和寺僧常坦而邀盱江同作者吾鄉阿育王山志莫之收也其亦固陋矣夫十二題中至今存者山水則曰金沙池曰佛跡峰曰靈鰻井伽藍則曰育王塔曰八角殿斯其歷刼無恙者也其曰七佛石當卽指烏石嶴而言道宣感通傳所稱梵僧七八過此得石函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者也其曰石屛風恐卽指前

山玉几而言其曰供奉泉據盱江詩則時有浮屠璘鑿此泉以奉母者阿育王山中所乏者泉今泉乃以妙喜得名橫浦以大儒爲之銘故益著而供奉之跡遂無稱者予謂妙喜之大節良足爲山重顧妙喜不附和議爲忠而璘爲孝生平不喜作浮屠家言以其去人倫耳若其有忠孝之節則固不可以浮屠而泯之也其曰晉年松今寺前有巨松能放光爲浙東松之最奇者然非是詩則不知其遠自晉年也其曰重臺蓮今雖有蓮而不甚盛豈灌漑乏人力遂漸成凡種耶其曰明月臺則嬾堂舒氏亦嘗有詩其竟無可攷者袈裟石耳顧讀盱江

詩中並不一及舍利之神則知是時已無復舊物而南
渡以後震而奇之者其出於耳食更不待辭費矣爰牽
連記之以爲吾鄉志乘之一助

續甬上賜府攷

賜府之制昉於宋葢大臣之有勛勞者則以嘉名寵其
甲第其後亦有位望未至而特恩賜之者吾鄉自宋南
渡賜府極多有黃翔龍者東發先生族兄弟也著甬上
賜府攷一卷今不可得見矣尚有流傳一二者如史文
惠王之壽樂以位望也文惠之孫子仁以避其宗袞官
不達而亦賜鴻禧之名則以賢也深寧先生之汲古傳

忠則以世其家學也是在圖經中不應遺之而惜乎其無徵也明則三品內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撫大帥之外不預焉而不復加以名目通計十五朝三百十五年之中吾鄉稱府者五十四人總之四十二家又總之爲三十三姓以大學士稱者二曰余氏以文敏公有丁也曰沈氏以文恭公一貫也以尚書稱者十有七曰程氏以刑部徐也曰金氏以忠襄公忠也曰陳氏以工部恭也曰楊氏以文懿公守陳吏部守阯康簡公守隨也曰屠氏以襄惠公滽簡肅公僑也曰張氏以文定公邦奇兵部時徹也曰陸氏以康僖公瑜也曰聞氏以莊

簡公淵也曰汪氏以禮部鐙也曰趙氏以端簡公參曾也曰王氏以莊簡公佐也曰周氏以文穆公應賓也曰李氏以禮部康先也以侍郎稱者九曰黃氏以禮部宗明也曰陳氏以刑部瑜也（別爲一陳）曰豐氏以禮部熙也曰范氏以兵部欽也曰全氏以先工部禮部二公也曰董氏以兵部光宏也曰黃氏以工部景章也（別爲一黃）曰林氏以吏部棟隆也曰李氏以忠毅公檁也（別爲一李）而楊氏則文懿之子茂元官刑部屠氏則簡肅從子大山官兵部李氏則禮部康先之曾大父堂已官工部不預焉以都御史稱者一曰金氏以右都御史澤也以副都御史稱

者八曰周氏以相也(別爲一周)曰朱氏以瑄也曰陳氏以漕撫濂也(別爲一陳)曰王氏以應鵬也(別爲一王)曰柴氏以經也曰戴氏以鰲也曰丁氏以繼嗣也曰高氏以鄖撫斗樞也而陸氏則康僖之羣從銅官保撫副都御史汪氏則有應天巡撫玉不預焉以大理寺卿稱者二曰蔡氏以錫也曰徐氏以時進也而陸氏尚有大理世科不預焉以太常稱者二曰吳氏以惠也曰徐氏以應奎也(別爲一徐)以光祿稱者二曰管氏以大勛也曰吳氏以禮嘉也(別爲一吳)大帥則曰萬氏以漕督表天津總戎邦孚也曰施氏以都督翰也曰趙氏以宣大總兵光祖也(別爲一趙)近者新泰

子弟妄自署置有未嘗賜府而冐稱之者二十年來漸不可問是王謝家門之恥也予故於暇日偶記之

董徵君墓攷

吾鄉董孝子墓即祔於其母淑德夫人墓旁舒嬾堂詩所謂孤冢枕城邊者是也近世慈谿之董氏指其縣中羊酪問所稱董孝子墓以爲徵君故塋鄞之董氏亦從而祭之不知此乃明洪永閒別一董孝子係奉化逮炎義士董之邵之後數傳而爲闇學仁聲又數傳而爲孝子諱恭禮自奉化遷鄞成洪武辛未進士以母老歸養不仕毋卒值革除又托廬墓以終士人亦以孝子呼之

明末之紀事中志甯其裔也不學之徒妄祀非族故爲正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一

奉方望溪前輩書

甬東後學全祖望再拜頓首靈皋先生前輩足下束髮以來仰慕盛名南北道遠不得一御元禮茲來京師㡭𡸣天半幸一望見從此塵山霧海有所指歸幸先生其弗棄按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注疏家引以爲殷殯祖廟周殯路寢之據因有殷尙質故於廟周尙文故於寢之說言之確鑿但攷之左氏僖八年與襄

四年皆有不殯於廟之語而皆以爲降禮則苟非貶黜似未有不殯於廟者杜元凱孔仲達曰所謂不殯廟者非果殯在廟也臨葬時必以殯宮朝廟今貶黜者禮宜從殺不復行朝廟禮耳夫以周禮論則朝之與殯截然兩大節目而乃以不殯廟爲不朝廟似未可信攷鄭康成志答趙商一條亦嘗及此然疑竇終不解載攷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曰成廟將遷之新廟君玄服從者皆玄服至於廟祝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有司以次出廟門至於新廟夫所謂至於廟出廟門者所殯之廟也所謂新廟者所祔之廟

也更與左氏相爲證合於是近世有謂三代殯宮皆在祖廟蓋廟中之堂乃先祖出享帝時栖神之所死者之柩難以直據其所故不得已而降在庭阼之閒若夫路寢則直殯中堂何嫌何疑而階上陳尸階下行禮生時負扆死乃降之偏仄之區顯背禮文其爲儀禮之詭無疑然愚仍有所未信者殷禮無徵姑且置之弗論若周禮則方大歛時絞紟衾冒雖已畢具然尸尚在牀也迨舉尸而下於棺舉棺而載諸輴菆則周之屋則塗之是曰殯禮今曰殯當在廟則廟在寢東非咫尺所可到此槃然之尸何物舉之而至廟耶而且所殯之廟其始祖

之廟耶其皇考之廟耶其所祔之廟耶夫倚廬堊室以衞殯宮殯而在廟則居喪之制所有七月五月之期皆將在廟中耶何以絕無明證也已乃思曰噫左氏所謂廟卽儀禮所謂寢也以人道則曰寢親言之也以神道則曰廟尊言之也考尚書顧命篇諸侯出廟門俟傳曰廟門者路寢門殯之所處故曰廟也蔡傳同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扉疏曰謂正寢爲廟神之也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也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疏曰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士虞禮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注曰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

雜記至於廟門注曰廟所殯宮然則廟卽寢也儀禮左
傳之言異而同也是以明堂九室其中亦曰太廟夫明
堂天子所居何以忽與都宮一例竝稱及見陳用之曰
以其秋冬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然
則又何異於殯宮總之夏后氏之阼階殷之兩楹周之
西階皆於正寢卽殷人所謂朝而殯於祖者亦謂於下
棺後便以柩朝廟而殯於廟中周則直至葬時始有朝
廟一節是其禮之所以不同非謂殷之殯廟如下殤之
舁尸而就殮也若左傳晉文公薨而次日卽殯曲沃檀
弓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則皆末世變禮晉以兵革之

事務急葬以臨戎亦自知其非禮故諱其名而曰殯若孔子則以不知父墓出萬不得已之舉是其所謂殯者直如後世權厝之禮在三月以後者但以未能純乎葬禮而謂之殯是則別是一例先生以爲何如

奉望谿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閣下喪禮或問議論之精醇文筆之雅健直駕西漢石渠諸公之上此經學中所僅有也獨有一節尚不能無請者禮記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自方性夫以來固嘗疑其謬閣下直以爲野人之語則愚恐其猶別有說也天子請

侯之所重者統則嗣其統者始主其喪大夫之所重者宗則嗣其宗者始主其喪且夫大夫之死其君自聞赴以至大斂凡三臨之庀喪具者既有家衆而君又遣大宗人小宗人卜人以相其事故謂大夫之子主喪者即以大夫之服服之雖其說未必可信而要其所行則爲大夫之家之禮夫大夫之長子寧能保其他日之不爲士而要不能不以大夫之家之禮行之蓋國必大夫而後有宗有宗則其子之賢者固有嗣爲大夫之勢即不賢者亦尚可邀世祿以長其宗此宗法之所以重而主其宗者與俱重焉當其時臨之者君相之者國之大臣

趨走之者家衆使主喪者不以大夫之禮將事則褻其君而自夷於微者之列以替其宗而其行之也則已隱然示以傳家之重而望之以象賢故其父弗能主也論者競以齊疏之服自天子達則衰裳不當有貴賤之殊愚以爲衰裳之分其升數固未必然而要其大夫之家之喪則自有大夫之禮不必以升數一節泥之也請以近世之禮言之宗法則已廢矣然位至開府以上者其死也天子或爲之賜祭葬贈官贈謚則其以謝表上者必其子也無子則其爲後之子也其父雖在不預也惟其父亦位開府者則得自爲陳謝非常例也葢後世之

宗法雖亡而有廕襲之例是猶古者世官世祿之遺故其父雖能以子貴而禮不自達於君其又何疑於古大夫之禮然則大夫喪禮所以別於士者其大綱正在此是故士不得祔於大夫而大夫得祔於士不以已之貴陵其親也先王所以申人子之情也大夫之適子以大夫之禮主喪而其父不得預不以已之私褻其君也先王所以重宗子之寄也此其禮原竝行而不悖諸家乃謂如此則舜果可以臣瞍夫使舜不幸先瞍而死則其喪固當商均主之無預於瞍而非臣父之謂也檮昧之見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與鄭筠谷宮贊論嗣君承重服制帖

昨見所駁日知錄諸條目皆中寧人先生之失至於所引朱子議寧宗承重一節則愚竊以爲無可非者而執事過有疑於鄭志之說執事謂父在而服斬是死其父也夫天子諸侯之孝原與士大夫不同故有適子者無適孫而或不幸而適子有不能承襲者如廢疾不任事則國統所在不得不傳之子統之所在服即在焉使以父在而服斬爲死其父則先當以父在而承統爲篡其父寧宗之受禪也固以光宗不能執三年之喪故也當日假退閒之御筆以行之奉憲聖之明旨以定之告於九廟合

於四方者則皆以三年之喪屬之寧宗雖其後光宗康復自行重服於宮中此亦當然之禮然不過一人之私而非可以當爲後之責也而謂寧宗得籍口於此而除服則此後大祥之祭光宗旣不能出而主其事而寧宗之服又除居然以吉禮行之是以已承之重而欲棄之以已傳之重而欲還之其可謂之禮歟蓋以父不能執三年之喪而子代之是正爲子者不喪七𠀤之義也使以死其父爲嫌則反絕其祖矣夫絕其祖則眞死其父矣况是說亦非鄭志𥿄言之也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則天子諸侯絕期矣彼天子諸侯明明有父在而傳統

者則父在而服斬可知也使如胡紘之言則中庸亦誤也故鄭志答趙商但舉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語答之而其義已了然朱子當時亦失記中庸之文遂直以為康成之所斷耳嘗謂慶元大臣於此事行之未為盡善蓋當受禪時原應援禮文廢疾承重一條載入詔中然吾讀水心擬詔有曰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則已明及之而趙忠定公以言之過直亥而不用至使後此之盈廷聚訟則所謂自取紛爭者也執事之意固主於厚欸寧人先生所據禮也故敢為執事陳之

答施瞻山問天文二十四時帖子

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析為十二辰與大地十二野配六合儀中用十二宮者本此其又以一宮分二向者再細判之應二十四氣也特是支祇十二求所以足二十四向者不可得乃取干以配之十干之中又舍戊己不用而取坤艮巽乾補成其位于有十而用八卦有八而用四幹旋補綴學者疑之不知此淮南子法也古者呼二十四氣為二十四時鴻烈解天文訓所謂日行十五日為一節以生二十四時是也其序以斗指子則冬至每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指丑則大寒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立春指寅則雨水

指甲則驚蟄指卯則春分指乙則淸明指辰則穀雨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立夏指巳則小滿指丙則芒種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夏至指丁則小暑指未則大暑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距夏至四十六日立秋指申則處暑指庚則白露指酉則秋分指辛則寒露指戌則霜降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立冬指亥則小雪指壬則大雪復指子則陰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冬至孝經緯引周天七衡六閒之文同此是則淮南之法先定四正以爲分至謂之二繩次定四維以爲啓閉然後以壬癸夾子丙

丁亥午甲乙亥卯庚辛亥酉爲四正輔若丑寅辰巳未
申戌亥恰當四維前後之位謂之四鉤其布置本自井
井所以虛戊巳者戊巳居中不得麗於旁也後世因報
德常羊之文奇零不整見其方爲坤艮巽乾之卦遂以
代之不知者妄謂其於干不備於卦不全豈知四卦卽
四維夫固遠有端緒者乎日知錄曰漢徐岳術數紀遺
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注三不能比兩孔子所
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巳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
二時於四維捐悶周公所造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據
此則又算法所用者

答施瞻山問鐘聲不比乎左高帖子

瞻山都講座右仲夏中接下問數條俗務周章蹉跎未庶旋以內子大病廢紙筆者匝月架上牙籤案頭筠管無不塵封昨晚秋風驟至有片紙從硯匣間飛出起拾視之則都講來諭也秉燭草便紙奉答皇恐死罪按國策鐘聲不比乎左高高誘鮑彪無注即資治通鑑中亦載其語而胡身之不置片詞近見坊間綱鑑俗本有妄作注語者皆不足據攷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謂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具一鐘天子宮懸黃鐘在南蕤賓在北其餘分列東西天子將出則

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注謂黃鍾在陽西五鍾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王深寧曰以周官合之王宮懸四面諸侯軒懸三面然則諸侯時南面不懸鍾而左右之鍾其制無別春秋傳云歌鍾二肆則十二鍾皆全也凡樂先奏鍾以均諸樂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右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懾下則剛而不亢其居左而欲下者猶宮爲君而其音濁也其居右而欲高者猶商爲臣而其音清也左鍾當下而高是以不和其說見通鑑答問至所述丁氏啓蒙注謂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

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是爲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似以未達爲問此不過以天五地五之數乘之其實言奇言偶舉體舉用俱屬支離附會不能於實用有所發明所謂九位各有奇者謂第一位至第九位無成兩者各有奇也所謂五位各有偶者謂第五位至第九位得十者五各有偶也專舉其五位之偶則得五十專舉其九位之奇則

得四十有九正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偶合故丁氏言之然要不必深信者久不晤賢昆季近日著譔多否徐伯魯詞體明辨容異日檢奉頓首頓首

答李嶧陽問開方法帖子

嶧陽先生足下接札以井田開方法爲問因及禮記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諸語此即所謂開方法也而自鄭康成以後鮮有洞然言之者以故宋儒多誤解其載在衞氏禮記集說陳氏禮書都不了了遂致孟子班爵祿一章人人以爲易曉而一叩之便茫然嗚呼學殖荒落以童而習之之四書尚多

盲聾而方且晏然不自知悲夫弟今年在東錢湖中聽一老生講孟子因以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節爲問曰此言畿內班祿之制也予曰然然則天子六卿各受一百里已去王圻大半其外尚有大夫元士中士下士不下數百裂天子之疆不足以供諸臣柰何旁有一生莞然起曰此固別有一例圻內之地原不足以供諸臣但內諸侯雖名曰受地而實不過分給以祿視侯者受侯之祿視伯子男者受伯子男之祿千里而外侯國有祿餘山澤有賦稅閒田有粟米合數者以當諸臣之祿則足矣予曰然則是受祿非受地也何以注曰王圻之內

亦制都鄙受地耶夫是說本俗下講章而兎園學究奉爲的詁然爲此說者幷禮記未看一過其人曰何謂也予曰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夫畿內千里何所容此衆建不知此開方法也大抵方千里者得百萬里方百里者得一萬里方七十里者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得二千五百里此在近世西河毛氏言之最悉請詳述之其說曰方一里者縱橫一里也縱橫一里祇一里者以縱之一里卽橫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

十里卽百里矣以方一里而縱十之祇十里耳至横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爲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横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毛氏之說止此）若方千里則當以千倍法乘之葢前所云方百里者已得萬里今又十其萬而縱行之則十萬里且又十其十萬而横行之則百萬里此最易曉者然則方七十里以七十倍法乘之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以五十倍法乘之得二千五百里皆一例也夫誠解開方之法則圻內地方千里除王制所云九十三國外祇

封得三十五萬四百里尚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以
爲祿土閒田寧患受地有不足乎宋儒競言開方法然
謂方百里者得千里方千里者得萬里則固未能合矣
葢不知方十里已得百里積方十里者百而得百里則
已萬里方百里已得萬里積方百里者百而得千里則
已百萬里宋儒祇以死數乘之宜其誤也足下讀書冥
搜細會不肯毫髮放過經史諸學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他日爲斯文羽翼洵吾道之幸也頓首敬復不備

荅陳杏參問律呂星野配合帖子

某頓首承示月令疑義以律呂星野配合之故似不可

解此無不可解也總之十二律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序自子順行而終於亥十二辰以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尾鶉火鶉鳥壽星大火析木爲序自丑逆行而終於寅順行者天行之次舍也逆行者日月所會之躔垣也葢天行左旋日月雖麗天以行而一疾一縮似若有左旋右轉之分者所以斗杓建子則日月會於星紀建丑則會於玄枵建寅則會於娵訾建卯則會於降婁建辰則會於大梁建巳則會於實沈建午則會於鶉尾建未則會於鶉火建申則會於鶉鳥建酉則會於壽星建戌

則會於大火建亥則會於析木周禮太師職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注曰陽聲據左旋也陰聲據右轉也但此非僅斗建日辰配合之序乃周禮樂制中一大節目周禮祀天神則奏黃鐘而歌大呂卽所謂子與丑合也祀地元則奏大簇而歌應鐘卽所謂寅與亥合也祀四望則奏姑洗而歌南呂卽所謂辰與酉合也祀山川則奏蕤賓而歌林鐘卽所謂午與未合也享先妣則奏夷則而歌小呂卽所謂巳與申合也享先祖則奏無射而歌夾鐘卽所謂卯與戌合

也是以揚子雲太玄經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其必有以合之正指此說叚又嘗以三代正朔之說攷之則又三統中一大節目憶初執經時嘗與同學論三統之旨謂周正符於天道夏正便於農功惟殷之地統甚屬無謂及讀楊龜山與胡康侯書曰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夏據人統以事言也殷據地統以辰言也乃怳然曰有是哉三統之義無不備也夫殷易坤乾原宗大呂而分野亦肇於星紀其義正無不相合者今五行家有衝合之說大抵皆從律歷中來蓋陰歷始大呂終應鐘而相生之次乃以未酉亥居丑卯巳之位者用其

衡也若合則卽左旋右轉之說也鄭康成月令注謂天子躬耕當用亥辰皇甫侃曰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南齊史何禋之孟春擇元辰祀先農議亦引鄭注十二辰爲六合之說請用亥日則其來久矣倘以納辰言之則其循子寅辰午申戌之序者卽陽聲之左旋其循丑亥酉未巳卯之序者卽陰聲之右轉六十甲子皆以此遞傳之者也惟坤所納辰用變例耳若六壬以亥登明爲正月將戌元魁爲二月將所謂過宮合神者亦卽律呂星野配合之例今試以俗閒歷本習用者明之則歷中所謂建寅建卯者卽斗建也所謂太陽

到某宮者卽日辰也敬復函丈率勒不暨

奉慈溪馮明遠先生論燕號封國書

舊聞先生著春秋地名攷以衣食奔走未及就函丈得一快讀近傳此書不戒於火爲之悵惋屢日少時就父師受春秋學亦頗留心地理乃以杜何范韋合之班馬桑酈之籍古今變遷彼此同異迄難臆決姑據兩節言之燕之封國其都在薊故漢書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小司馬曰北燕卽今幽州薊縣是也范逸齋詩補傳謂薊之改名爲燕猶唐之改名爲晉荊之改名爲楚但小戴禮樂記則謂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史記周本紀及

水經注又謂封帝堯之後於薊是薊與燕屬兩國張守節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薊則因薊邱爲名後燕幷薊乃徙居之胡邦衡則云武王所封之薊不久滅絕成王因以召公紹封顧亭林主其說愚攷無終卽山戎也左傳襄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漢書右北平有無終縣係古無終子國燕之始封不得在此胡氏所謂帝堯之後隨卽滅絕者亦無明據特想當然之詞爲調人計者陸德明謂黃帝姬姓君奭其後是薊與燕是一國朱竹垞主其說遂謂禮記所指卽召公史記之稱帝堯後者因堯亦黃帝裔之故愚攷穀梁傳曰

燕周之分子帝王世紀直以召公爲文王子雖未可信而要與周同族無疑況史記明云后稷別姓姬則是后稷之姬不得混於黃帝之姬也總之薊自薊燕自燕小司馬以燕爲薊縣固誤張守節以燕爲無終縣亦不確然則召公始封究在何地乎又文王有弟虢仲封於西虢在今河北弘農公羊子所謂郭左氏之上陽下陽是也虢叔封於東虢在今河南滎陽左氏所稱虎牢又稱爲制鄭桓公寄帑而卒幷之者也西虢亡於周惠王二十二年東虢則平王元年已爲新鄭乃史記莊王二十二年爲秦武公十一年秦本紀書是年滅小虢班固亦

以西虢稱之注家以爲在寶雞東名桃虢村按小虢之名不見於三傳然與西虢絕不相蒙何以二虢之外復有一虢豈亦如邾之外別有小邾而非其支系歟抑即虢仲之庶子封於寶雞而爲附庸者歟凡此皆經與史參錯而不能相通先生書中必嘗討論敬以質之講座

與鄭筠谷宮贊論猗嗟詩序書

執事所論春秋桓六年子同生一節愚向不敢以此說爲然謂聖人書此以別呂嬴黃芊之疑固本於穀梁子之說但桓公謂同爲齊侯之子特一時之憤詞耳文姜歸齊時莊公之生十三年矣其非齊侯之子誰不知之

而謂有待於國史之暴白其亦過矣況左氏於是節原自有明文也然諸家所以喜從穀梁之說者則以猗嗟之詩小序首爲附會夫作史者魯人既懼人以莊公非其君之子而書之史以辨之作詩者齊人又懼人以莊公果其君之子而亟以詩正其甥之名是何齊魯之人皆漫然不攷其事實欲葢其醜而反以誣之不知是詩之作葢在莊公親迎之時莊公能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而禽之而萬亦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則莊公之林武原其實跡在齊人口中不過夸其女壻之詞如今世俗之壻至婦家親黨里巷爭夸其才貌以爲榮而意中未

嘗不諷其忘父之死結婚讐人之國豈眞能禦亂者乎是詩人之言所謂絞而婉者也且六經中所云甥多指壻言其以姊妹之子爲甥僅見於左傳莊公六年鄧祈侯稱楚子爲甥其餘不槩見故愚嘗謂小序原多不可信者此詩可類推也春秋統紀謂是詩當作於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於禚之時且曰末語葢以微文諷之孰謂莊公非齊侯之甥者則第見詩中有四矢射侯之文而不知甥之當爲壻也詩序之誤既明則穀梁傳失所證矣執事其更賜所以教之

答吳中林通守論康誥三篇書

康誥三篇確然爲武王封康叔之書此本不易之論而顯謂管蔡以殷畔幸而復平當時何事更有大於此者而更無一語及之其爲武王之誥明矣祇此數語已足折書序及左史兩家之角顧疑殷地旣屬武庚恐不得復封衞則不然鄭康成詩譜謂自殷都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或曰鄘在殷都之西王肅云是三國者原環殷都而裂之殷都固無恙也殷都無恙則武庚之位置裕如不必致疑於康叔之難以並栖也武庚旣降爲列侯豈得尙擁其畿內之故封則自殷都以外裂以分封者理也當時三監祇在殷都監武庚其於邶鄘衞

本無預也後人不知於是漢志謂邶爲武庚所監之國鄘爲管叔衛爲蔡叔則旣遺一霍叔矣且管蔡各有所封管非鄘蔡非衛也不應以所監爲所封也抑豈有三監同監殷而忽與所監之人分地而同列爲監者斯在孔疏詰之已悉帝王世紀知其謬乃稍遷就其說謂衛爲管叔鄘爲蔡叔而以邶屬之霍則豈有三監以王命同監殷乃反監隣近之三國而不居殷者將謂三國皆殷所屬則旣別成爲國而猶屬殷非附庸耶附庸奚足監焉陳止齋謂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蔡叔河北此其說更無據果爾將不特監殷矣然卽如其所言

則於康叔之國要風馬牛不相及也然則邶鄘衛之於遺殷毫無所礙康叔之封其在武王時亦無礙也倘謂篇中有明大命於妹邦之文妹邦乃紂都是必得殷餘民以後之證則三國本殷畿固得統以妹邦稱之矣倘謂篇中多言愼刑而康叔爲司寇在成王時是必爲司寇以後之證則卽據史記其爲司寇總在作誥之後此皆近人之強詞不足難者書序本不出於孔子而是案則左史兩家皆同故後人多從之然史記三王世家康叔爵命之時未及成人後捍祿父之難則固自背其說矣敢因足下所示而申其說

答董映泉問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書

草廬於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攷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攷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於易自云累脫稿始就而猶有未盡於是有外翼之作又攷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則是書之卷第也自崑山葉文

莊公葉竹堂目錄有此書其後流傳頗少姚江黃梨洲
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圓圖在纂言
中無之當即係十二篇之一徵君於書無所不窺不知
及見是書而引之耶抑展轉出於諸家之所援據耶草
廬之易愚所不喜其大畧見予所作纂言跋語至於先
天互體之例用圓圖捌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
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
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
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
行狀謂草廬於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

其類例以求之者皆於外翼具之此固出於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於今以一一爲之辨正也惟是書久不傳故晉江黃俞邵徵君撰明藝文志稿注曰不知撰人秀水朱竹垞檢討經義攷亦不詳篇目兩公書目之學幾幾宋之晁公武陳振孫尚有疏畧而足下竟疑此書非草廬所作則益誤矣其實此書或尚有在天壤閒者固未可知今因下問所及詳述其槩以補前人之闕焉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答陳時夏先生問杜氏長歷帖子

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爲孔子卒日杜元凱推長歷謂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後儒因曰己當作乙來教謂史記孔叢子與左氏旣不謀而合豈有皆誤之理況長歷又安足據此先生自得之說也而先儒已有及之者吳程謂據大衍歷己丑乃夏正二月十一日杜氏謂無己丑長歷誤也正可以爲來教左袒之助而愚猶以爲不然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此左氏所書者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置一閏其得二十五月由庚申朔推之四月當戊申朔十八日爲乙丑不可混也元凱長歷不足憑春秋不可據

平以大衍歷排長歷者其說莫備於宋程公說於春秋二百四十年置閏較長歷皆後一年以故杜謂是五月十二程謂是四月十一然而大衍亦未盡足據也若宋景濂孔子生卒攷謂是年四月壬申朔惟十八日爲乙巳無己丑則非惟全不解歷法直是委巷中人夢語若四月爲壬申朔則十八日正己丑乙丑乃五月二十四日尚有何誤此眞所謂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者又何足爲元凱一行爭長短也景濂辨孔子生卒生從公穀卒從左氏自以爲不易之論且力宗胡蔡不改月之指黃梨洲毛西河駁之不遺餘力獨於此條未有及者

故某於答來教中附辨之

與謝石林御史論古本大學帖子

古本大學之奏出無不駭者此其說未可以口舌爭也然奏中亦有一言之失關係不小執事謂明人崇朱子之學不無因同鄉同姓之故此在蕭山毛氏固嘗言之然其實最無據朱子之學大表章於理宗之世其時眞西山魏華甫乃大宗也南北尚未混一而趙江漢亦以其說行於中原則可謂不介而孚矣故南宗自眞魏之後有金華四子而益盛北宗則有許仲平追元人混一中原仲平入爲祭酒而普天無異學有如草廬之稍參

會於陸氏卽不能稍行其說則不自明始也豈惟不自明始抑亦明太祖之初政嘗欲變之而不能太祖之頒經許諸生皆得用注疏至其於宋人之書周易則兼用程朱二家尚書則兼用蔡鄒夏三家春秋則兼用胡張三家未嘗墨守一說也乃轉盼閒成祖修大全而盡出於專門則何故耶當時之儒臣皆憚諸說之繁而不欲改元人之舊故雖館閣之人如林而實則委之毘陵徵士陳伯載以一人任諸經之事伯載名濟布衣伯載於是爲簡易之法易書以董氏詩以劉氏春秋以汪氏禮以陳氏四書以倪氏稍爲刪潤而書成矣當時歲縻廩祿月費

傳錢而其實竊鈔舊本以成之罔上行私莫或糾舉其違問漢唐以來之源流乎故易之程氏僅得存而尚書之鄒氏夏氏春秋之張氏亦無有過而問者矣宣德中餘姚朱應吉司教章邱疏言大全之去取不當下其議於禮部許令天下學校兼采諸說一斷以理而不過託之空言弘治中吾鄉楊尚書守阯在闈中得一用程傳者已不勝其喜然則明人之專己守陋而出於一師之學此臣下自為之而於在上之人無預也蓋元太學之尊朱其意將以整齊學術使不墮於支離汗漫之習而明大全之尊朱則以其無事於學術而適以便其狹隘

僻陋之私此所謂相背而馳者也倘以是爲明祖之意則不聞其扳援建安一支以歸玉牒也此其最曉然者矣總之朝廷之修官書足以爲害不足以爲益魏崔浩注尋經勒石國中而先儒之說幾廢幸其被毀而止唐修正義而百家之師傳折而歸一宋之三經亦幸其行之不久葢天下之足以廢棄一切者莫有若官書也孰事之書將以紹絕學者也一言之失愚不敢默而已敬以質誠於函丈

答朱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書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

庸傳二卷又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又中庸義五卷
宋史仁宗嘗以御書大學賜新進士王堯臣等近儒多
據此數條以爲舊有專本之證但僕以爲不足辨者古
人著書原多以一二篇單行尚書或祇用禹貢洪範儀
禮或祇用喪服大戴禮或祇用夏時即禮記之四十九
篇或以曲禮或以檀弓或以樂記固未嘗不以專本也
即以有宋言之大學中庸廣義一卷早見司馬溫公所
著范文正公嘗勸橫渠讀中庸是能知兩書爲聖賢微
言者原不止兩程子顧其表章不遺餘力而使與論孟
並行則必歸兩程子不容有異詞至若諸經當兩漢時

原未嘗有大經中經小經之目新唐書選舉志始稱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氏傳穀梁氏傳爲小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學官附於小經而已時孟子尚在諸子部中也宋始以孟子稱經詔孫奭譔疏而元祐時改以詩禮記周禮春秋左氏傳爲大經易尚書春秋公羊氏傳穀梁氏傳儀禮爲中經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爲小經其後又增加大戴禮爲十四經皆班班可攷者近世西河毛氏所著大學證文謂漢唐時業有以大學中庸并論孟爲小經者則僕不知其出何書西河喜駡前輩其四書改錯中駁

集注自造故實不遺餘力乃巳忽尤而效之是眞藐天下學者無有能讀唐宋二史者耶恐入其室而操其戈徒令有目者之囅然於旁也

與徐徵君惠山論春秋指掌圖帖子

前日於葦浦座上得見足下因讀所著山河兩戒攷本諸經之星野參以列史之方輿芊區瓜疇了然在目爲之動容近日讀書人東塗西抹伎倆窮老盡氣不過稍窺帖括而上之至於詞章之學而止及見足下所著以爲不知人世間尚有此等書卷也其中有一事失於攷索者世所傳東坡春秋指掌圖其爲贋本不必復問但

古人原有以爲東坡作者足下以爲胡身之之譌恐未然也朱子語錄已言其僞是先於身之矣足下因其中載大觀年間都邑又有或問於蒙之語遂定以爲侯文穆則誤之甚者古人之稱蒙猶愚也豈必自道其名之謂哉愚攷宋史藝文志有李瑾春秋指掌圖十卷又張傑春秋指掌圖二卷此皆唐人之書而李氏則分門鈔取釋例正義并及劉炫陸淳之書張氏亦以類纂在今日恐皆不存陳直齋書目則有地理指掌圖一卷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多不著其姓氏按安禮乃山谷弟子然今所指爲東坡書者

固不止地里而稅氏所作亦非春秋之封域況元符又在大觀之前至於崇文書目中興館閣書目總未嘗及是書而合之文穆本傳及東都事畧諸種竝不言其有所述作是可以決然知非侯氏之書也夫古今文獻之失所證者闕之可也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有不免於後世之抨彈者居常與董浦言注書如師古可以爲百世長梟卽如臣瓚姓氏其說不一惟以爲傅姓近之葢傅嘗受詔校中祕書穆天子傳而今注中所引多出汲冢中詐然師古尚疑之而不敢質也斯可謂慎之至者矣以足下用功之勤與夫書之卓然可傳也偶然遺誤之

處將啓讀者之疑故敢爲足下言之以當負暄之愚足下其是正之

答鄭筠谷宮贊論朱氏經義攷帖子

前述長洲何氏之言謂王文憲詩可言並非箋詩之書而經義攷誤采入之愚攷是書本文憲之詩話故方虛谷曰予所采詩話十家始於若溪終於魯齋然則非經解明矣然此乃宋藝文志之譌而竹垞未及是正者竹垞是書凡先儒殘篇賸本皆援而列之以求備至如張霸尚書百兩篇乃漢時古今文聚訟一大案石梁王氏禮記批本見於陳氏集說引用書目而皆失載焉并陳

用之之樂書俱遺之又如易稽覽圖中有中孚記乃緯也而列之經楊慈湖詩傳具在乃以為未成之本曹放齋之孫泰宇著易解乃混列為放齋所作其餘一書而複出者不可枚舉所謂攷索既繁反不能無疏漏者也而其失之大者尚不在此其一則謬託於經而實不可以言經者皆未加別白也請以易言之自孟喜焦延壽京房而下所有妖占錯卦占事守林飛候混沌委化諸書其甚者有所謂明堂隨曲射匿大筮衍易鼠序卜黃八貝之流降而至於管輅郭璞葛洪輩所著荒唐誕妄占驗之囈語射覆之廋詞皆出其中是在漢隋史志及

七畧七錄或入之著龜家或入之五行家原自劃然間亦有分晰未清如古五子十八篇之流儒者尚嫌其編次之未當若唐志則尤嚴焉其餘尚書則有五行星歷日月變諸書詩則有歷神泉元談諸書禮則有明堂陰陽諸書凡若此者皆應置之附錄參於㭊緯中候之間而不可與傳經之著同登於一卷乃竹垞反爲合之誤矣彼其有見於參同契之不當錄惜其未觸類而通之也一則圖學之去取未審也諸經莫不有圖古人所以左圖而右書然有以圖明經者有以經爲圖者司馬昭之幽風宋璟之無逸雖有意於治道而無關於經學

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劉褎衛協馬和之趙孟頫之
徒蓋工師遊戲之筆耳是故唐志於楊嗣復諸人之毛
詩草木蟲魚圖夏侯伏朗諸人之三禮圖王大力之琴
聲律圖張傑之春秋國圖則收之經於李嗣眞之禮圖
上官儀諸人之投壺圖則收之雜藝術家竹垞槩而取
焉則是馳譽丹青者皆得垂聲國冑矣得毋失之褻乎
一則粗涉於經而原非解經者不必收也顏鼎受之國
風演連珠王褘之禹貢周官急就章課蒙童者所以便
記習也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
方回之易吟偶然之翰墨也易六十四卦歌易大象歌

則卜筮之歌訣也凡類此者其於經術無甚發揮雖弗錄可也若夫白有明以來大全降而爲講章蒙存淺達之書變秀才而爲學究實運會一大升降愚竊以爲尤當別爲一帙而不可濫廁於先儒之閒者也舊嘗聞何氏於是書彈駁成編多所匡正惜今日不可得見而據所見以陳之執事雖然竹垞之用功固勤矣猶有此失可以見著書之難區區之言非敢以掎摭前輩爲事也

與施東萊論六經奧論中解溝洫帖

承諭六經奧論其所辨溝洫一條甚精是在唐應德已極稱之但僕以爲不足信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

有澮萬夫有川是周官遂人語康成解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葢以鄉遂則用貢法惟計夫爲溝洫也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考工匠人語康成解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葢以采地則用助法畫井爲區也攷之於經原無明文可據況就兩節之文言之則鄉遂之田溝澮如是之多采地之田溝洫如是之少似不應以地之遠近遽爾差池故朱子深疑之今輿論思爲調人以爲遂人舉其一端匠人舉其大槩成閒有洫謂一成有九洫以求合於千夫有澮之語同閒有澮謂一同有九澮以求合於萬夫有川之

語夫一成固九百夫謂有九洫是也其與千夫有澮誠可通也至若推而上之則一終萬夫已當九澮一同不止是也是仍有不齧符者奧論非漁仲作竹坨始言之僕別有跋不復重述

答萬九沙先生辨尚書象恭滔天帖子

明水昨以書札見商謂據竹書帝堯嘗使共工治水所以有滔天之語竹書晚晉所出不爲儒生所信況如所云不特於本文靜言庸違語意全不相蒙并與象恭不屬按孔安國傳滔漫也孔穎達曰漫者加陵之辭史記本紀亦作漫天古文滔通於慆漫通於慢故諸葛忠武

曰滔慢則不能研精合之孔傳所云傲狠孔疏所云侮上陵下是滔天者慢天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泯夏唐六臣采班昭注滔漫也可知舊解如此蓋貌莊而心險實與僞言僞行交濟其惡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正合是旨又史記羿狀共工言其淫僻亦與慢天相證嘗見瑯琊漫鈔實有此說而未竟其委愚故攷之諸家之說以疏明焉

與李元音論左江樵易義帖

同里左江樵舍人以古文名其佳處逼羅鄂州然未有知其經學之醇者江樵平生不著書頗與林艾軒相似

曾見其易藝一冊乃其嗣子出以示予者其中名理繹絡能貫穿前儒之書眞可寶也如於小畜六四則曰本義在卦詞既以三陽爲剛正之君子一陰爲邪慝之小人在爻詞反以三陽爲強暴之小人一陰爲柔嘉之君子雖易不可爲典要固不可泥然智者觀其象詞將何如哉不知小畜之四實小人之畜君子者因其順而得正故能不堅於畜而與諸陽合志是爲有孚蓋邪不勝正故常有傷害恐懼之事剝以羣陰排一陽尚不免剝廬之凶今以一陰止衆陽又安能過其復道之勢倘使終迷不悟是自貽伊戚耳幸其有孚則雖君子之恃以

無恐而實小人之善自爲謀血去惕出又何疑焉在上兩陽雖居巽位而本與乾體合德志不在於畜者四能孜圖則與之合志矣夫惟不堅於畜故謂之小畜也按此在程傳有之而未如江樵之暢其於屯二則曰六二之所以不字者以初之妄求耳妄求者一日不去二亦一日不字積之既久則窺覦者廋不能屈亦必舍之而去十年不字其初九之變乎初變則內體爲坤而成比矣其何以取於十也坤之數終於十故數窮理極而終得合者於此象之夫當顯比之主比之自內得與剛中之德其襄三驅之治而皆之遭如於焉而適皆之班如

於焉而遂宋復有屯其脊者是實象也按此在沈氏易
小傳亦及此然自汀樵以前未有能述之者愚生平不
喜帖括雖以前明大家文字多束高閣是日手江樵卷
不置客因問曰是業當必有異然其中自得之言猶多
嗟乎安得此經術之文立爲標榜一洗時風衆勢之疲
使之復知宋人經義家法則白茅黃葦之漸除將變學
究爲秀才拭目可待今以柬之足下足下爲我節鈔其
中精語僕將附之說經之錄弗使前哲苦心孤詣汨沒
於朽蠹中也

與葛巽亭論易剝卦貫魚帖

諸家取巽象爲魚者原本之虞仲翔葢巽之一陰義取善入故以魚之潛伏者象之姤有兩包魚象四之無所包也以與巽一陰遠二之有所包也以與巽一陰近以至井鮒孚豚竝取是意惟剝之貫魚竝無巽體否參指五變則外體成巽爲言是在沈守約易小傳吳草廬易纂言有之但五之貫魚所貫者四陰耳其以五變巽言者是祇就五言之而所以象四陰者尚未分曉則似尚未盡者惟洪景盧隨筆謂剝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自二至四互巽共三陰生而爲否則自三至五互巽四陰生而

爲觀則上三爻又巽體惟至五變成剝而巽始爲艮羣魚皆爲所止故曰貫魚如魚駢頭而貫以象下四爻都從巽來也其取象之曲而中爲前人所未有但予謂前說亦未可廢者蓋剝之五陰以五爲魁倘使逞其剝廬之凶則說輻反目何所不至然而陽無終窮之運五變爲巽則小人之柔順者故反不與四陰爲伍而洗心革面帥其類以受制於陽此君子之所以得輿也易爲君子謀不益信乎向嘗與嶧陽言之嶧陽曰取象則信然已然而剝自觀來本由巽而變艮今曰艮復爲巽又由剝而變觀殆所謂莊周爲蝴蝶蝴蝶爲莊周者得無過

於幻耶僕曰不然不聞諸晦翁乎茍以伏羲畫卦而論則六十四卦一時俱定何所謂變若自已成後言之則反復縱横隨意辨之總無不可夫觀之進爲剝也是以十二辟卦次序言而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剝之反爲觀也是以每爻之變言而警小人以知所變也苟非然者五爲衆陰之長一陽孤危司馬公所謂如黄葉在秋風中拉朽摧枯玄黄之禍孰能禦之又安肯貫魚以宫人寵乎守約有言艮而爲巽順以止也剝而反觀觀而化也夫易也者原惟變所適者也至西河因此卦無巽體牽強解事有兌澤有魚艮山無魚之說則大屬附會兌

澤有魚中孚所以取象艮山無魚剝五何所貫焉況兌
爲澤而有魚象則坎爲水亦當有魚象耶是未嘗博攷
諸家者西河解經多屬穿鑿而仲氏易爲尤甚不備

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

辱以西河序述石經原委見問謂其不知何據西河此
節無一語不錯生平排擊朱子最稱擅長今即以此書
觀之則時代錯人錯地錯典故錯凡平日所以詆人者
無不躬自蹈之欺世人之不學耶抑亦滅裂而未及致
詳耶其曰東漢盧植上書請刋定經文會其時博士以
甲乙科爭第高下用私文賄易古字因詔諸儒據經蔡

邕正定其文爲三體曰篆曰隸曰八分按盧植本傳則蔡邕等已校石經而植上疏求預其閒非因植之請而始校也若邕所書祇八分而范史誤云三體故隋志仍稱一字石經但卽從前之誤以爲三體者亦皆以古文篆隸當之葢卽正始所書之本而未有如西河所云篆隸八分者其曰經文一從獻王后蒼高堂生馬融所傳及康成古本按熹平寫石經三禮但用禮記高堂生后蒼之儀禮不得預至康成之書尚未有立學官者安得稱古本乎其曰魏正始中邯鄲淳鍾會等又以蝌蚪古文新傳於世請去蔡邕所書之八分而易以古文則又

異矣邯鄲淳不能及正始之世洪盤洲攷之已備而胡身之述之西河并通鑑注亦不諦觀至於古文蝌蚪西漢已出人間豈至正始始傳而欲去蔡邕所書八分者是誰之講豈非妄言之尤歟又曰唐貞觀閒勅祕書顏師古等攷定石經本將以李陽冰古篆勒之明堂而不果天寶閒刻九經又以李林甫所定多未遵行按陽冰欲以古篆寫經見唐文粹然陽冰正天寶閒人而師古等欲用其篆則一奇也貞觀亦未聞有攷定石經之勅而林甫所定止月令有改易開成石經尚遵行之豈西河俱未之見歟乃又曰開成石經宋元祐閒移西安名

陝碑夫唐都西安石經不在西安而在何所且韓建棄之劉鄩始用尹玉羽之請移置城中具有明文而西河皆不知蓋元祐中呂汲公始以是碑置之學宮西河遂以爲是時方至陝矣乃又曰後唐後蜀亦皆有石經則從未聞後唐之有石經者殆以長興板本當之耳蓋自熹平正始而後有裴頠之石經有崔浩之石經孟蜀而後有楊南仲之石經有高宗御書之石經西河皆未之聞而其所聞者則又任情妄道如此依類以推其所言之難信大畧蓋可覩矣西河知豐氏石經魯詩大學之僞是已而又信其言謂邯鄲淳賈逵鍾會虞松在正始

中寫石經見魏志不特邯鄲淳並無正始中寫經之事

即賈逵以下三人本傳具在何嘗有此是仍不免爲豐

氏所欺攷據之疏頗可笑也

答史雪汀論孔門門人弟子帖子

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是歐陽公跋孔

宙碑中語但東漢之所謂門生與經傳稱門人者不同

竹垞誤據之因指論孟所云都受業於弟子者顏淵死

門人厚葬之是顏子弟子子出門人問是曾子弟子子

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是子路弟子子夏之

門人問交於子張是子夏弟子門人治任將歸是子貢

弟子因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解參之各經傳作弟子攷一卷以七十子之徒作門人攷一卷謬之甚已愚請以見於諸書者折之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先反雨甚門人後是時孔子甫十七歲秦商顏路諸公俱在髫年卽以爲有弟子横渠已以爲不可信安得有受業於弟子者又孔子說驂於舊館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是時顏淵伯牛宰我季路相繼凋喪故有此語若樂正子春公明高段干木之輩先夫子而死者其誰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觀子貢之言明謂孔子以猶子之喪處門人門人以猶父之喪報孔子顏

淵季路寧非受業於孔子者又史記孟子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門人後世以孔叢子中明有思孟問答駮之如竹垞言是孟子之師受業於子思之弟子非但不及受業子思幷不及受業子思弟子又家語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竹垞謂回本弟子之子分同門人今以賢列於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是因升一弟子之子而弟子之徒遂以日親恐非聖言之旨況夫門生之目實始東京如後漢書賈景伯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康成傳門生相與譔所答諸弟子問作鄭志其餘列傳亦多以弟子門生兩出是誠如歐

陽子所言但共時之呼門人者仍是弟子如鄭康成傳康成師事馬融學畢辭歸融喟然與門人有吾道東矣之歎世說新語服虔將注春秋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是也至於東漢而降門生不盡以授受言如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是門生之供燕昵者後漢書郅壽傳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是門生之供使令者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入座以下門生隨入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是門

生之供騶從者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門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衞孝武大驚是門生之供爪牙者詳日知錄是以或與僮僕竝稱顏氏家訓或與家奴對舉通鑑注固與門人大有不同者予觀竹垞所指論盡都是影響惟子夏一條爲是但正唯門人卽弟子故有以門人屬子夏言之不然則子夏之弟子祇應稱孔子之門人不得稱子夏之門人也若子夏之門人嘗受業子夏之弟子不得謂子夏之弟子也焉得起竹垞而質之家語弟子解有懸亶前世疑其與鄡單謌如薛邦鄭國之比遂爲祀典所遺竹垞因廣韻注中稱門人因降之七十

子之弟子他如公休哀公祈哀竝見廣韻注者竹垞皆因門人而列之再傳則小司馬注史記有曰孟子門人萬章是豈亦再傳之列耶以竹垞之精密顧尚有失攷如此種者甚矣言不可不慎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二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南雷先生晚年文字亦多疏略如唐書立宗憲宗之死皆非定論不可不加攷索新唐書於憲宗郭后曰宣宗母鄭故后侍兒有曩怨宣宗奉養稍薄后不得志一日暴崩此其罪在宣宗也東觀奏記則曰宣宗追恨穆宗篡臣之酷誅鋤逆黨無漏網者太后懟懼一日登樓便欲自殞左右持之以聞其夕暴崩時禮院檢討官王皞

抗疏請合葬配享上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憲
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
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皞坐貶官然則宣宗以郭后預
聞元和之弑固矣而據此遂謂其事爲實則恐不然宣
宗實錄是年五月戊寅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帥
百僚問起居已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
以憲宗遇弑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蓋上志也
甲申白敏中帥百僚請聽政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
月貶王皞句容令夫據云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等
問起居且有遺令則固非暴崩矣其成喪也猶循一切

故事三上表始臨朝俄而遽黜其葬祔之禮實錄成於
宋敏求所補蓋其云問起居罷朝乃本內起居注所書
循向來故事而又采東觀奏記之語故有自相戾者宜
溫公之深疑其事也但使宣宗實有見於元和之變懿
安萬無可逃則其罪通天已自與憲宗絕雖聲其罪於
天下以釋王皞之疑可也今既不然是猶在疑似之閒
也是以溫公意郭后實以疾終而宣宗積平日猜嫌又
因鄭后之故遂遲忿以殺其身後之禮外人推見宣宗
猜嫌之隱遂有異論斯於當日事情最爲揣摩得當觀
於大中之時既停穆宗忌日又以欢誅東宮官屬罷公

卿拜謁甚至移守陵宫人於別地所以實其罪案者惟恐不至而咸通以子繼父王皡復敢瀆言之嗣君弗以爲非卒得配享焉何也得非天理人心固有不能自已於中者乎當王皡之初言也周墀歎其孤直然則公議固以懿安之事爲屈矣善乎胡身之之言曰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終於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其父爲商臣則子未有不爲潘崇誅者斯言幷可以釋郭后之誣而愚又以爲郭后旣有鄭后之憾必有兩宫左右乘此作污蔑之言前此長慶童昏父死不卹宣宗志在討賊以爲是眞與乎弒者豈知其實未嘗有也舊唐書全

然不攷反謂宣宗事后恩禮視前代愈隆固已貿貿而
新史亦復不詳其事以釋千古之疑南雷遂謂憲宗實
死郭后之手弑逆大惡豈可妄以加人者未知足下以
爲是否立宗之死愚舊嘗於友人問目中及之矣幷附
上以請益

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 則柬沈東甫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自中葉以後已無所攷卽前此者
舛漏已多然唐室去今遠遺文無可覈舉所謂鑄鐵成
錯莫能誰何者矣予作讀史通表嘗取萬處士斯同所
改唐史諸王世表畧爲釐定如道孝王元慶之下唐表

首書嗣王誘次嗣王宗正卿微誘孫次嗣王宗正卿錬次嗣王京兆尹實按舊唐書錬於開元二十五年封嗣道王廣德中官宗正卿在肅宗朝通鑑貞元十九年以嗣道王實爲京兆尹則德宗朝以時代言似亦尚可相接然草堂贈李義詩因學紀聞以義爲微之子而杜詩博議辨之謂微以景雲中卒去大歷五十餘年使義即微所生則齒當長矣而詩中目以少年自居老夫則義乃錬之子實之弟夫以義接錬可也但義已及見草堂而實乃直接昌黎則義非實弟而實亦恐非錬子也博議但得其一而未及唐表之有可疑耳書之以寄東甫使

附注諸本表之下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柬

胡梅磵釋通鑑其於地理可謂精核而馮叟𣃁耕不盡許近熟視之乃知其果有誤者則甚矣箋注之難也昨接來諭以李茂貞曾兼伊涼之地而弟所著岐國方鎮表中失之此殆本之梅磵注中耶通鑑乾寧二年河東勤王兵既去李茂貞驕横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梅磵云河西謂涼瓜沙肅諸州按涼瓜沙肅之爲河西舊矣然茂貞之封域不得至此茂貞前後所幷呑其有十鎮之地初鎮鳳翔已而

兼有秦隴景福元年所稱秦帥李茂莊者也即天雄軍已而克興鳳二州即感義軍又取洋州即武定軍又取興元即山南東道皆在景福元年其時諸楊尚有龍劍一軍領龍劍利閬四州亦歸茂貞興元楊守亮武定楊守忠龍劍楊守貞感義滿存是茂貞乾寧以前所兼六鎮也乾寧四年又取邠州即靜難軍光化二年又取涇州即彰義軍邠州自王行瑜平後歸於朝廷以藉文建領使節是年文建鎮利州而茂貞以子繼徽代之按利州亦茂貞地則文建已歸岐矣涇州張氏世據茂貞逐張球而有之通鑑載不詳但見攷異中又取鄜州即保大軍又取延州即寧塞軍二鎮皆屬夏州李氏乾寧三年尚有節使思敬思諫其後皆歸茂貞史失其年大畧在先化時是茂貞乾寧以後所兼四鎮也中間又嘗據

有同州而不久失之若涼瓜沙肅則中爲靈夏所斷靈州屬韓氏夏州屬李氏皆不在岐人管內而河西別賜軍號曰歸義其時乃曹義金守之義金卒子元忠襲幷非靈夏所得有也梅磵之言誤矣曰然則通鑑所指河西者安在曰是卽指鄜延而言葢亦渡河而西也敬瑭本爲延州節度而茂貞弟茂勳鎭鄜州皆岐國所指之河西非瓜沙也但當乾寧二年茂貞尚未有鄜延溫公要其終而言之耳梅磵所注大段縝密要其綜羅旣多不能無失聞馮叟用功是注甚力其所討論必有以補前人者而惜其不傳矣

答王十一兄敬朗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子

昨接來札以五代史劉守光傳有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列於河東六鎮之末天德軍建節始末以及宋瑤始末俱無所見爲疑按天德軍在唐之豐州唐書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十三年置本名天安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隋大同城也改名天德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復舊城安北大都護府本治中受降城開元十二年徙治天德領縣二曰陰山曰通濟方鎮表天德軍原隸朔方大歷十四年析置

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使而朔方專領靈鹽夏豐四州
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貞元十二年朔方罷領天德
及西受降城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隷天德軍置天
德軍都團練防禦使領豐㑹二州三受降城胡身之曰
天德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渡河至豐州百六十
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
橫塞軍二百里回鶻列傳武宗卽位嗢沒斯率三部及
特勒大酋詣振武降詔以天德軍爲歸義軍卽拜歸義
軍使明年罷歸義軍卽方鎭表所云天德賜號節度者
也此天德在武宗以前開府置鎭之可攷者也初唐八

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南以降突厥曰魯州曰麗州曰含州曰塞州曰伊州曰契州以接應天德而援夏州開元幷爲宥州續通典曰宥州本漢三封縣地葢靈鹽夏皆有籍於天德如此晉人起於忻代之閒世有事於天德沙陀列傳元和八年以回鶻過磧南詔朱邪執宜屯天德及國昌爲鄜延節度使以回鶻寇天德徙節振武然則天德罷節而後殆即以其軍屬振武此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也國昌拒命天德人於吐渾沙陀列傳國昌與黨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得其貲械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使然則赫連葢

已先居天德旣破國昌遂得雲州而以大同建節天德亦嘗由振武徙隸大同此亦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五代史唐本紀大順二年克用攻雲州圍之百餘日赫連鐸走吐渾天德之復歸於晉葢在是時其復建節雖舊史失之然亦在大順以後可知然則晉人未有天德吐谷渾時足爲雁門害葢忻代之有籍於天德如此若天德之陷於契丹則在莊宗時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五年畧地天德節度使宋瑶降更其軍曰應天宋瑤復叛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葢在莊宗幷梁之前三年故其後勸進表有大同振武二

使而無天德自宋以後豐州沒於夏人故其地望遂不著至明則卽所謂河套者也瑤之從李克用軍中未得齒於薛志勤康君立之餘而以大將領邊則必有可紀之功而史失之其孫偓於宋史有傳故知爲河南洛陽人瑤雖陷北然其子廷浩尚莊宗女義寧公主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故偓以父死事補殿直偓又尚漢高祖女永寧公主偓之女卽宋藝祖孝章皇后葢五代時之世家貂蟬累葉未有如宋氏者宋史又言瑤在唐以天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唐末以三省長官加藩服者祇有梁晉岐蜀吳趙

諸王其麾下將帥之建節者止於尚書或僕射而止宋史所云或瑤之贈官而誤以爲兼者聊爲牽連記之以奉復云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來諭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史爲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啓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者常熟錢尚書薈萃諸書攷其顛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

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即殺文丞相葢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與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於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

湖山類稾瀛國公

爲僧號木波講師庚申外史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

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

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

龍文五采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

所居得毋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

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

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厮蘭之裔孫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厮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

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

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何喬新注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斯時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旣卽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卽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之時素

謂非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馹召翰林學士承旨阿憐貼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誥中外余應詩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及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叉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召妥懽帖木兒立之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晃忽叉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

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晃忽父事已實造謀恐妥懽帖
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
且權守上位妥懽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
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
爲右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
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只班
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
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年少
妥懽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爲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
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妥懽帖木兒太子

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驅馬竝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心疑懼留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燕帖木兒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

嬸母也前嘗推墜下母墮燒羊鑪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幷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疾之者爲作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稾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脫脫亦爲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水東日記後至元二年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爲貞裕雲徽后余應詩云壬癸枯乾丙

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何喬新注王癸水丙丁火元水德王宋火德王故老相傳順帝北遁廼於應昌倉卒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間隱隱有字亟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或曰太保劉秉忠所作至今兒孫去沙磧可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閒印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即位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即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爲庚也歷眞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宗慶元六年四

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以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並見閒中今古錄及甘露園短書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乎又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爲受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太元之後有庚申彭瑋以爲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臺集又載永樂中常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宋太祖以下太宗笑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淸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

曰都吃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聞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異事乎楊維楨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纂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爲證助錢

謙益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嬴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交聘表中其於使事但書其人而已若以三朝北盟會編諸書畧取其節目之有關係者補入之則旁行之譜較不寂莫當日班荊燕賓之館簿錄不少今脫落十九良可惜也兹偶翻石湖詩集又得一可疑者石湖輓太上皇帝詩有曰寇降千獩貐胡拜兩單于元注遺詔之下淮北父老涕泣曰太上皇眞主也實受北人兩朝之拜謂亶亮二酋皆嘗在聘使中是在交聘表中不載或

尚有說乃宋史本紀亦無之愚初以石湖身事兩朝又嘗奉使命而北其言應有據依豈知其皆荒唐之語也攷北使至南大率降人如施宜生王全之輩雖卿輔重臣亦未有以使遠出者至以宗室行則尤不槩見況熙宗本太祖家孫早居儲副之地固斷無奉使之理而宋史自高宗即位累使如金未嘗報聘紹興三年冬粘沒喝始遣李永壽王翊來欲畫江以益劉豫次年即有南牧之師又一年而世宗殂熙宗繼統則亶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海陵在熙宗之世已爲三省尊寵長官迨其簒位之後讀柳屯田望江潮詩遂慕臨安繁盛始密遣

畫工隨使臣來俾寫西湖山水爲屏置之座右圖已像於其上題有立馬吳山之句則亮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葢嘗攷之金史惟海陵之弟兗嘗於熙宗末年以左宣徽使至宋其事不見於交聘表而見於其傳是故大定以前金之宗室會至宋者一人而已夫以漫然無影響之事而輿人傳之詩老筆之可謂誣矣嗟乎稽首海藩以徼朽木燈檠之櫬開闢以來未聞若是之辱而臣子於身後乃加以烏有之榮是又誓心天地之士所爲扼腕長吁而君子以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昔遺山之輯詩也亦以庇史足下方蒐軼事備參核如石湖詩亦

攷異之所不遺也謹書此東之座右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二帖子

宇文虛中在宋金二史俱有傳然金史但言其恃才傲物詈國人爲獷鹵於是諸貴要積不能平誣其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其家圖書以爲反具虛中引高士談爲證有司并殺士談是虛中原未嘗反也然則臨安何以爲之贈䘏宋史則言旣爲國師因得知東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之金人不覺秦檜聞而惡之遣其家屬往北已而虛中被誣百口同日焚死是特微言虛中之不忘故國而究不詳其所以死及讀周益公

平園集言虛中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王儁於地下又言蘓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得歸虛中眞有此書而不得遂頗疑其於二史無徵乃博攷建炎雜記三朝北盟會編金國南遷錄及北窗炙輠諸書則虛中欲以皇統六年熙宗郊祀之日結死士挾淵聖以歸時金人方德秦檜誓書中有不輕易宰相之語而檜亦發虛中事以報之虛中知事洩即以所部先發不克遂死即中州集所云謀以兵仗南奔者也李大諒征蒙記言虛中連結內外官守七十餘員爲萬戶司寇惟可所告然則虛中雖失身異域而報

國之誠炳炳如丹其不惜屈身以圖成事志固可悲而
功亦垂就當與姜伯約同科史臣盡掩不書可謂冤矣
愚讀虛中初見留時所作長句三首情詞悲壯悽惻蓋
三致意於西河之館北海之羊而極之以裂背穿胸要
之以一死其後金人遣之南歸虛中以奉命祈請而來
二帝不還虛中不可獨返遂翻然有聖德神功碑之作
虛中之才固自謂其足以辦完顏君臣於股掌也及金
人爲請家屬則虛中密令王倫奏請弗發而秦檜使私
人程邁促發之虛中子師援力乞留不得是其父子之
情亦可原矣前此呂頤浩之請督師亦以虛中密奏也

廹陰謀不發於和龍而蠟丸反告於江左虞淵之日終沈不返一門并命雖復賜廟易名命官賜姓欲以遥慰孤魂其亦何益之有雖然吾嘗三復虛中之事亦非盡奸臣之過也史言韋大后之歸也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既至臨安始知朝議遂不敢復述淵聖車前之語葢自苗劉之亂軍士妄以淵聖爲言高宗始恐淵聖之歸或有搖動人心之患故王敬所以爲秦氏但以淵聖脅高宗而和議定非過論也虛中死又越六年始遣巫伋請之海陵亦云不知歸時作何頓放伋遂唯唯而退不復再

請是淵聖之終於北高宗志也彼一德格天者其亦逆探吾君之隱而有所恃而爲之又藉此以固北方之寵使無復梗和議以爲吾患者然則虛中區區之忱雖謂之不知幾焉可也史又言金人既廢劉豫將立淵聖於南京會以和成而止而鄂武穆王嘗奏稱金人將遣淵聖小皇子來統河南之地當時中原之民延頸以望故國金人豈不知之而肯挈其地以然既死之灰者蓋故爲是言以脅臨安使之急於和耳古之君子不置身不測之地以覬非望之功以虛中之苦衷而生爲洪皓朱弁所鄙死與王倫同傳一擲不中瓦裂而無以自白可

爲流涕士談乃武烈之裔亦虛中同謀也宋金二史荒陋已甚如虛中之被卹在紹興末出於太學生程宏圖之疏史亦無之足下能爲一洗其沈屈則舊史之功臣矣虛中子師援仕宋官顯謨閣待制而朱子謂其入金嘗帥河南故虛中欲倚以成事此於他書無可證伏希并留意攷之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 第三帖子已入內集

于侍郎齊乘其中多不可信者所言濟南府雊山有劉豫墓中生蝎子足下欲引入豫傳作注是妄語也僕前過雊山時亦嘗訪神鰽之故址以求白龍之遺髯或稍

補曹王別集之舊閒使得與梟鳴龍嘯諸事相爲疏證
而茫然莫得意謂陵谷變遷故不可問及取劉氏事跡
與楊堯弼所作豫傳皆無此語乃以史諦攷之始覺其
誣方朱之以豫守濟南也是時山東羣盜蠭起豫欲易
江南一郡政府持之不與忿忿而去其冬遂殺守將關
勝降於撻懶蓋建炎之二年也金人移豫知東平畫統
河南陝西之地而晉其子麟守濟南踰二年金始冊豫
爲帝定都大名尋以東平爲東京徙之而升濟南爲興
平軍麟以節使兼判府則天會之八年豫既建元阜昌
都汴麟亦入相罷節豫以其弟復知府事踰年失國徙

臨潢麟復出鎮興平改上京路轉運使是則劉氏父子兄弟居齊之始末也然則麟嘗再蒞濟南首尾歷有年所而豫之在官數月而已安得有墓在華山也其徙臨潢以後卽欲歸骨阜城恐亦不可得況遠至歷下乎且豫以不愛濟南故降金寧復有賞於華山之秋邑而覥爲桐鄉也倘謂是麟之墓而訛爲豫則麟之卒官亦在上京總之於華山非菟裘也蠢茲蛙聲豈能附驥尾以延其毒乎殆亦因野人田父所傳而筆諸簡者齊州山明水秀之區蓮湖十里曾爲松壽所污寧堪使華山之靈并受此羖䍽之屌也聊書之以供一笑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昨讀所注河渠志引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劉豫所導此在近人皆沿其說然嘗聞之閻徵君百詩則非也以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攷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也大清河所經惟自歷城以上至東阿爲古濟水道而自歷城東北行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也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行也葢唐宋時大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而小清則斷爲濟水

故道齊乘之言葢攷之不審也今一統志以大清河之上流爲古濟水是已而謂小清河卽古濼水此似不安於齊乘之失而小變之然亦非也自漢至唐祇稱濟水杜氏通典始有淸河之名南渡後始分大小淸河而濼水之名與濟水竝見於左傳今小淸河之道屬濟水故道非濼水也蔣本無今小淸河以下三句註云以下闕

移明史館帖子一

橫雲山人撰明藝文志稿專收有明一代之書其簡淨似爲可喜然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彙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爲嫌者葢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班氏

於春秋諸傳以騶氏之無師夾氏之無書尚登諸冊懸
古學之失傳也師曠六篇顯然爲後人因託不敢輕去
闕所疑也是以王子邑家語之非舊本師古必注之漢
志之下而歐公謂水經作於郭璞正不嫌與隋志異同
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
卷數或校前志而少則書之闕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即
未必僞要其書之攙改失眞可知漢以七略爲本隋以
七志七錄唐以開元書目宋以崇文中興兩書目天下
圖籍至繁豈無逸出於山林草澤之閒而必以內府所
藏核之防作僞也世道降而人心壞雖在翰墨俱思鉎

詐以聳一時漢之百兩尚書宋之三墳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輩議明文淵閣書目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其爲荒畧固無可辭然正嘉之閒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雖荒畧亦自可寶矣卽如崔氏十六國春秋晁公武所未見馬氏通攷已去其目而有明中葉綴集成書出於秀水項氏斯亦不可不詳者也常熟錢尚書言內府尚有吳謝承後漢書其友會裔雲及見之後爲德清方少師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閻徵君言曾見之於太原爲明永樂開刻本信或有之必僞書也蕭山毛檢

討所引經典釋文皆稱舊本又不知其爲誰氏之藏也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言其書尚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年運而往贋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輩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西陽中物也下走於此有憂患焉而不自知其爲杞人之固故竊謂前史之例有未合者此也況藝文自宋以後俱無恙也劉宋符瑞等篇遠溯於周漢楊隋食貨諸作旁及於梁陳古人宏雅不羣之材大都以述舊聞補逸事爲尚今姑弗及於唐宋以前而卽以完顏蒙古兩朝其登天祿入石渠者不知幾何棄而不錄得毋爲

諸史家所笑也然攷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徵君俞邵雖變舊史之例而於遼金元諸卷帙猶仿宋隋二志之例附書於後南宋書籍之未登於史者亦備列焉橫雲又從而去之而益簡矣今文淵閣前後所修書目具在所當疏通證明匡謬補遺之處此固秉史筆者之事秣陵焦氏之書原爲國史起見然其序謂以大內之書歸之四部而實則與三館之目全不相符又其外戾極多不可用也其文淵閣之所無而見於各家書目者附錄於後此在前史諸志固有成例如漢唐二志凡爲內府所本有而不可以登於正史或本無而增入者一一注

明於下以志慎也倘如橫雲山人所作則此等義例一切滅裂殆盡矣班氏而後言藝文者莫善於隋歐公唐志亦佳紊亂而無章者無若宋也軼唐宋而侔漢隋是在史局諸公爲之

移明史館帖子二

藝文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幸不以愚言爲妄然即以本代之書言之亦大費攷證也新唐書藝文志凡前代所已有不復措一辭者以漢隋兩家在耳其於三唐圖籍必畧及其大意而官書更備凡撰述覆審删正之人皆詳載焉是故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義府擅去國恤

之謬以欺大臣不學無術爲典禮無徵之自於開元禮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以嘉其存古之功於則天實錄具書爲劉知幾吳兢所重修而知直筆之所由存於六典據實言李林甫所上而知會要以爲張九齡者蓋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皆有係於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該洽爲博至於別集之下雖以明經及第幕府徵僚旁及通人德士皆爲詳其邑里紀其行事使後世讀是書者得有所據以補列傳之所不備而丹陽十八詩人連名載於包融之末擬之附傳其中載邱爲之居喪可以見當時牧守惠養老臣之禮滕珦之乞休可以見

當時職官給劵還鄉之禮典則遺文藉此不墜斯豈僅書目而已者有明一代藝文極繁然太祖實錄已爲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文籍之不足憑如此馮涿州而相奮筆改熹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頭爰立依倆一卷以爲之諱則篇第之不足憑如此是皆本志所當嚴覈者也先儒之著不備見竊鈔舊書以爲大全通鑑未有成編遽就所見以續綱目畧舉其意以見一時儒臣之槪可也蒙存淺達實爲講章濫觴非經解也小山天臺諸集兼及經藝又非復文鑑所錄之舊

體也是又風會之變不可不加别白者也或疑如此或過於繁不知但準唐志之例固非若馬氏通攷之盈篇接幅也或又疑草野孤行之本未可登於正史然觀唐志則熊執易之化統西川帥武元衡欲寫進而不果者亦在焉以是知覈之而無偽者皆不妨於著錄也恃是采摭既多宜防疏漏如漢志莊怱奇嚴助之竅文然則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遺誤以資後人之譏彈則庶幾乎其可矣

移明史館帖子三

史之有表歷代不必相沿要隨其時之所有而作如東

漢之侯者侯表唐之方鎭年表遼之外戚世表此皆歷
代所無而本史必不可少者也祗屬國表則世多以爲
契丹起幽雲之地統領諸蕃故特詳其撰述似爲歷代
所無庸而不知古今皆應有之葢屬國之爲中國重甚
矣其興廢傳襲瑣屑之跡雖有列傳可攷而創目非表
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見者尤必於表觀之請以往
事爲準漢武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於是乎有夜
郎昆明之師其後三十六國旣附漢北遂以衰弱然至
新莽之世匈奴中振西域復阻班定遠之得成功者再
値兩單于之亂不能與漢爭西顧也豈知西域定而東

胡熾烏丸鮮卑遂至虎視袁曹之閒舉足左右中原倚為輕重是故匈奴內徙鮮卑北據兩者皆為六朝之累唐之軍威所以能及百濟渤海而遙者以突厥既滅也開元之末吐番回紇盛於西北蒙詔盛於西南安朱之亂頗仗西北兩番同仇之力然自是遂為國患鳳翔涇原之師防秋無一歲寧南詔雖時拒命不甚為中土憂乃大中以還河湟反為職方所有而卒之搆兵以釀龐黃之禍亡唐室者反在蒙詔夫立乎百世之下執遺文墜簡以觀往事蛛絲馬綫正於原委棼錯之中求其要領然苟得一表以標舉之則展卷歷歷在目矣有明一

代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旰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者也滇粵亡而投緬甸閩甌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畧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依遼表之例爲之附錄其他荒遠諸國則自三保太監下西洋以後多有至者不過書其貢獻之期而亦原不必詳也且夫有明疆場其既得而復棄者朵顏之三衛也有自棄以貽患者受降城之遺址也有暫開而復廢

者東江之四島也廟算邊防俱得括之於表夫豈徒令
王會之浮文哉遼金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鄶以下無譏
之列豈知其中體例固自有可采者乃任耳而棄目豈
不惜夫

移明史館帖子四

遼史於屬國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諸國所以識其大者
諸部所以識其小者大小雖有不同然但取其有關於
一代之故則某所謂隨其時之所有而作之者也西南
黎犵狑猺獞獠之種大昆小叟隨地險為都聚蓋亦四
裔之未成國者然而南中諸郡拒命則諸葛不敢北征

山越爲梗孫吳爲之旰食洗夫人累世立保障之功而彭士然亦仗節於十國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茲之前史多附入四裔傳中葢以其類相從有明循蒙古之制置宣慰安撫招討長官四司其始皆隸驗封以布政使領之其後半領武選以都指揮使主之葢取文武相維之意三百年來史冊所書洞主酋長之事頗與諸國相等始於麓川之役而漸且相踵而起甚至於勤樞輔戕撫鎮瞰省會震動半壁八百老撾朝貢竟絕播州水西僅而克之以是知三宣六慰撫馭之難也迨至國命寄於蝸角會陽之戈更能幾時黔國世鎮之亡也以定洲

之亂也緬甸援師之絕也以孟定之攜也有明末造宗祀之殲未嘗不于土司有累焉其中勤王殉節如秦良玉龍在田龍亦多有之皆前史所希聞也秀水朱竹垞檢討以其事之關於明者繁乃請別作土司傳不復附之外國之末謂其雖非純屬然已就覊縻乃引而近之也土官蠻觸之爭大抵起於世襲或有司失所以治之遂成禍端而前史謂蜀中土司有事多主撫黔中土司有事多主勦封疆之議多右蜀廟堂之議多右黔是又關其域內軍力之强弱一時財賦之豐歉而出之者推之西南諸省可概見矣愚故欲仿遼史部族之例別爲

立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錄諸種以爲稿本亦有始末簡畧但須具之於表不必傳者兼足爲全史去蕪文之一節觀唐書於羈縻諸州以其頻經喪亂雖不能詳亦附之地志則顚末完具者其立表寧過焉

移明史館帖子五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禮部若士非之國朝修明史黃徵君棃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合幷之可謂不易之論惟是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攷其軼事則皆不仕新

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逄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几遇陶潛周續之宗炳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遺逢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牀終老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菅屨章皇草澤之閒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萇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一死一生遂岐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且士之報國原自各有分限未嘗概以一死期之東澗湯氏謂淵明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

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山易水之閒可以深悲其遇斯眞善言淵明之心者倘謂非殺身不可以言忠則是伯夷商容亦尚有慙德也葢不知其人嘗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憂讒畏譏嗛嗛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已者至若一邱一壑寄託於蠱之上九其神本怡則其辭自曠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同年而語哉唐書入甄濟司空圖於卓行葢以宋景文之有學尚泥舊例如此夫譙玄李業之歸於獨行亦范史之謬後世不必以爲準也卓行之傳非不佳而二公非元德秀陽城之

伍凝人固各有其倫矣惟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眞發前人未發之蒙然而列傳十卷仍祗及死綏仗節諸君未嘗載謝翱鄭思肖隻字如靖康時之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祇列之隱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韙之因念

興朝應運亳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渢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

栢無預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班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郤竟爲史臣之所遺是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教之幸甚幸甚

移明史館帖子六

忠義列傳宜列抗節不仕者於後愚固已言之矣茲偶與客語靈壽傅氏明書謂其中尚有一例可采者從斷代爲史以來無以因國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晉書之嵇康始深寧以爲中散義不仕晉甘以身殉今史晉書有其傳是中散之恥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

元氣作宋史者有見於此乃援歐公五代史唐六臣之傳之例而反用之作周三臣傳一卷於末以明瞠眼諸公之節是蓋歐揭之徒巧於位置故其傳立而不能以深寧之論加之元史於殉難臣僚業已專傳哀然可無原父第二等文字之誚而其仗節於順帝遜位之後尚有多人史稾成於洪武之初多失不錄如擴廓不當與張李同傳陳友定不當與張陳同傳是猶其顯焉者至伯顏子中之拒命則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戴良之被囚則太祖所欲奪之而不能者也蔡子英之遜荒則太祖所欲留之而不敢强者也王冕以兵死永福山

道士以刎死葉蘭以不受薦死原吉製壙銘以待盡餓庋書李黼榜進士以志懷李一初序青陽集恨不得効一障之用而丁鶴年宣光綸旅之望至死不哀淮張亡後張憲變姓名傭於僧寺要之皆非明臣也太祖當干戈草昧之際卽能以扶持名義爲念覩其于擴廓守節歎賞不置以爲天下奇男子大哉王言所以培一代忠臣義士之澤而不轉盼而有壬午之家難諸臣之駢首者甘心於十族之逮瓜蔓之鈔以至甲申失守殘山剩水奉四藩而不替皆此一語啟之然則附元遺臣傳於明史亦太祖之所許也傅氏之書譏劣不爲著述家所

稱其補元臣亦未備要其所見則佳矣

移廣東志局論佟督不當立傳帖

於一統志局中見廣東通志草本其

國朝大吏首列佟督養甲以爲死事不知所據者何書養甲乃降明而死雖其出於迫脅非本心然大節已塗地列之死事得無有媿當　大兵之下嶺也養甲以重臣視師而使降將李成棟先驅摧鋒拓地皆出成棟養甲拱手受成而已及奏功而養甲爲制府成棟仍以總兵加都督戎服入見始用公禮成棟怏怏故所取印信不下五十而獨匿總制印不以與養甲其時廣東尚未

靖殘明舊臣四起陳閣部子壯張尚書家玉陳給事邦彥以及霍師連韓如璜之徒更進迭退成棟猶爲養甲盡力而所望殊遷終不得乃密與布政使袁彭年謀反會贛州以被圍告急養甲令成棟援之撥餉八萬彭年故言額匱遷延不發成棟招花山羣盜大至廣州郭門晝閉成棟紿養甲曰贛州旦暮亡而吾土寇深如此五嶺其可保耶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徐治軍爲勦寇計養甲故庸人兵柄皆掌於成棟雖心知不可然無如之何而羣盜受指縱火焚野呼聲震天地養甲不得已出示安民但書甲子榜旣下成棟宜言曰制府

降矣卽用所藏總制印奉永歷朔上表南寧養甲倉皇遜位南寧加成棟大將軍惠國公養甲兵部尚書襄平伯以百官遷肇慶養甲亦遂受職此其降之顚末也先是陳閣部子壯之死養甲寸磔之投其骨於四郊論者謂子壯先朝大臣起兵亦各爲其主養甲殺之足矣乃以極刑未足至無完骸則過於忍至是子壯贈太師番禺侯謚文忠卽遣養甲爲諭祭使養甲媿欲死遺臣又時時辱之乃密遣人北行通表欲自歸爲邏者所得遣祭興陵卽桂端王墓也成棟之子元胤以兵禽之江中磔之此其不自安於降而死之顚末也夫以封疆大臣

智不足以燭奸才不足以應變節又不足以臨危醜顏
而受褒平之封以至首鼠不終而死則何益矣以愚平
日所聞如此謹質之局中諸公如其不妄伏望芟薙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三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僕少時見司馬溫公與范內翰論通鑑帖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則正月便不稱隋煬帝義寧二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睿宗景雲三年梁太祖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哀宗天祐四年僕以為史家紀載當取簡捷固是不易但皆以後來為定則竊以為未盡然者大抵前王後王之會祇應據實

書之不當以特筆進退其閒倘必以後統前則次第之閒或以君而蓋於其臣父而蓋於其子祖而蓋於其孫兄而蓋於其弟是非悖典庸禮之旨也又況所標於上者已是新主之年所列於下者尚屬前世之事於名於實均似有所不合及見朱子綱目凡例有曰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鑑是年之首卽爲魏黃初又章武二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於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始知前人已有先我言者但綱目雖多所改正而於中歲改元無關事

義者仍依通鑑之舊鄙見以爲一書當有定例今或以前爲主或以後爲主似乎紊亂故於古今通史年表概以前統後而分注其後來之年號於下固與溫公大左然不敢以大儒之書苟附和也春秋定公以六月卽位而正月卽已紀元則以昭公在去年已逝預紀無所戾非後世之比也先生以爲可否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梁唐晉漢周之書薛居正所纂者當時謂之新編五代史見於宋太祖本紀歐陽兖公書出則謂薛本爲五代史而歐公爲新五代史見於洪景盧馬端臨所稱近讀

永樂大典則凡其引用五代史者皆歐公本而引薛本者曰新修五代史葢浴最初之名也薛本在
國初黎洲先生尚有之仁和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曾借之而未得南雷一水一火之後遺籍不存百一予從其後人求之不可得矣近有捃摭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中語成一編託言南雷故物是麻沙坊市書賈之習氣也因吾友趙五谷林來問書其本末以貽之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來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書此今閒所無者前年曾從徐思沐家借看一過係明萬歷開刊本然竝非崔氏舊

璧請得以原委言之當十六國時僞史最多其著者有若和苞漢趙記田融石趙記并鄴都記杜輔前燕記董統後燕書申秀燕史高閭燕志封懿燕書范亨燕書崔逞燕紀王景暉南燕錄張詮前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涼春秋劉慶涼記張諮涼記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仁前秦記姚和都後秦記段龜龍西涼記高謙之北涼書宗欽西秦記韓顯宗北燕記崔氏盡取而裁定之勒爲百卷外別有年表一卷序例一卷在後魏永安中頒行而諸史竝絀北史鴻本傳曰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如太祖元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在元年太

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而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在元年如此之類多係不攷北魏書同司馬溫公通鑑薈萃諸書其記南北朝事除晉宋諸正史外以崔氏十六國春秋蕭氏三十國春秋爲多但晁說之述溫公語謂當日所見疑非原本而鄱陽馬氏通攷經籍攷中不列是書則在宋時已鮮傳者乃有明中葉以來居然有雕本百卷行世一二好學者以其久沒不見視爲拱璧若以愚觀之則直近人撮拾成書駕託崔氏并非宋時所有也宋龔頴運歷圖載前涼張寔改元永安張茂改元永元張重華改元永

樂張祚改元和平張天錫改元太清張大豫改元鳳皇
謂出鴻書晁公武曰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
興正朔其間惟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
年祚誅後復奉穆帝升平之朔不知穎何所據或云出
崔氏書崔書久不傳於世莫能攷也愚以今本對之竝
無此事溫公通鑑攷異引鴻年表則當是時年表必尚
未失而今本竝無有又本傳稱鴻書皆有贊序評論在
通鑑亦多引之今本但取通鑑所引附注傳尾尚得謂
非贋本耶孔毅甫謂從古史法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
人傳晉書王隱諫祖約奕棋一節兩傳俱出爲文煩複

是乃史法紊亂之濫觴若在崔氏今本有同一事而三四見者況其列傳大都寥寥數行不載生卒不敍職官東塗西抹痕迹宛然是不辨而自見者古今無此史例也然且傖父不學所有坊閒漢魏叢書再取今本芟之百不存一則卽係崔氏舊本經此刋除已不足觀況其爲僞書乎從古有好著僞書人物如葛稚川西京雜記柳子厚龍城錄都屬後人假託然究之遇有目者必不可掩可謂徒費心力辛勤不旣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

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未脫稾長興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預焉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簏功既不就其後攜歸吳興則是書不特閣下西江之文獻也亦於吾鄉有臭味焉是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爲佳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黎洲先生論明史不當分立道學傳本此）歸嘉定誤國諸臣於姦倖列濮秀榮三嗣王獨爲一卷以別羣宗（宋史不爲榮王立傳）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閏禪代遺臣之孫孫者多

芰建炎以後名臣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石門呂及甫壻於潘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梨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西及甫請徵君爲之卒業徵君欣然許之及甫因取其中所改歷志請正幷約盡出其十餘簏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卽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尚書阮亭僅得鈔其目錄故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卽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黨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未幾時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辰

之開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於仁和趙上舍谷林
亟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諸
郎於京師叩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氏矣然是
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篋之野史則
不知流落何所可爲長歎息者也是書在吳下多誤以
爲祥符之本以昔所聞則自石門而花山者確然係臨
川底稾黃徵君之言可按也某少讀宋史歎其自建炎
南還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爲藍本或更爲拾遺補
闕於其閒荏苒風塵此志未遂今倘得遣人向太倉求
鈔副本則尤斯文之幸也寧人改修宋史聞其草本已

有九十餘冊乃其晚年之作身後歸徐尚書健菴今亦不可問矣著書難傳之九難言之曷禁惘然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宋史不爲雷樞密孝友立傳宰輔表亦失其罷官之時其立朝事跡無可攷但據諸列傳中載其在嘉定初歷詆開禧用兵諸臣雖水心先生亦所不免水心於用兵力辭草詔而孝友尚抨彈及之則頗疑其阿附史相以排正人也及觀本筆雜鈔言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既當國孝友方爲學官乃立魁輔碑以頌之自強敗孝友欲磨去之以泯其迹而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試孝

友急遣人搥落焉嘉定更化孝友乃反攻他人以表其不黨於韓然則孝友之蒼黃反覆亦甚矣然愚讀朱子文集言黨錮之禍則謂孝友能辭官而去因舉以誚他人之戀位者是孝友固淸流也黨錮之籍本未嘗及孝友而潔身不緇大有類皇甫規之自免然其後又何所見而出乎孝友之由韓而史不足怪其由趙而韓爲可惜也嗚呼古今人物之一失足而不可挽以至於無所不爲者類如斯也豈獨孝友也哉攷之江西瑞州府志孝友由南劍教授遷國子學錄累官至祭酒故得立碑磨碑一出其手而自強能相孝友旋自中丞遷給事拜

參政矣蓋其附韓在祭酒時附史在中丞時官愈顯則中愈熱也其最初辭官是學錄任中爾時富貴之望尚未濃耳通志謂孝友在光宗時已官祭酒則又非也孝友罷樞使以大觀文知福州亦無所見其贈官太師其謚文簡常攷南渡之師儒莫有聲於萬祭酒莫醜於雷祭酒宋史俱不能詳其事以為後世勸懲不知其所排纂者為何事也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昨歲荷賜問以慶元黨籍之第七八鄭湜宋史無傳令愚攷其顛末行篋中無多書祇得覓福建通志合之舊

史旁參以朱子語錄得其大概志云湜字溥之一字補之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郞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郞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扶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冑以其爲褒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郞隸名黨籍卒謚文肅按李柟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佳以某觀之若當時不作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旣遷之後便出亦自善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作而遽出亦無此例柟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

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為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為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為總領以總領入為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即有偽學之禁溥之既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為侍郎既召用何以又遭禁錮

愚意或即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於
藁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尚有見於他書宋
史自荒陋耳尚容陸續攷索奉正函丈不備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賜讀鄂忠武王從祀說攷據精博無以復過兼之位置
井井次第開無一參差想見先生惓惓忠烈遺事雖千
百年前人無不留意假得位秩宗太常開必能爲
聖朝釐正祀典夙夜寅清以奉
天子表章禮樂之旨憶愚少時亦曾以各史所書鄂王
事奇零未盡欲取新舊宋史兩編及南宋諸稗乘合之

金陀粹編攷索一過奄忽一紀逡巡未踐今於先生說中得見崖畧可謂幸甚其中尚有剩見欲與先生討論者資治通鑑續編命大理卿周三畏中丞何鑄先勘飛事尋命万俟卨等治之則三畏亦不附和咸陽者雖諸稗史所稱挂冠入丹霞山不返以及蓬頭仙人諸紀或未可信但要屬薛仁輔李若璞一流不得因辨誣錄中所遺而竟去之惟何鑄舊屬賊檜鷹犬縱有後功不補前過若三畏則非其倫似當於薛仁輔下次設大理卿周三畏之位道園集有題鄂武穆王墨蹟出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武穆紹興元年所署盤言

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據此則文林亦王幕屬文山邵菴以忠孝文學大儒當皆不妄似當於於鵬孫華下次設幕屬湯文林之位金陀粹編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書其書亦慨摯但不紀其與劉允升事先後何若且上書後處分亦無可攷此屬編中疏漏但以布衣仗義伏闕自足千古抑或即西湖志餘所稱百二十人衆名總不可問要須大書以表之似當於劉允升下次設南劍布衣范澄之之位至於大宗正士㒟以帝胄之尊藩封之重肯以百口相保幽死於閩與公不朽亦復

何辭但恐天潢宗子不當居兩廡之列得毋鄂王神爽或亦有不安者愚意謂當於別殿中另奉大宗正安齊王趙士㒟并太傅樞密使蘄王韓世忠兩主蘄王當鄂王冤死時獨攖檜怒面斥廷爭原應首居俎豆但爲王前輩勳高望重垂世者不僅在此況亦萬無配食之理莫如與宗正竝祀之別殿中未解先生以爲何如若銀瓶小姐附享祠祀已非一日但此是一大疑案來集之樵書曰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

尉竝載金陀粹編則銀瓶殉孝寧不經御旨追贈且岳
珂爲武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夫歷代以來旣有舉
之誰敢廢焉然其疑有不可不存也今於寢宮旣欲以
東廂列五子而孫珂附之西廂列五婦而銀瓶附之則
安娘之明見譜系顯膺恩命者其不得不附又可知也
他如門左欲設園卒張寶之位則此見傳奇妄語恐不
足信況是編全據史傳卽稗官亦未敢輕錄何問傳奇
某頓首奉復不旣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冬

青之舉爲世人所豔稱然祗唐玉潛林白石耳同時預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修竹鄭宗仁鑿鑿可攷謝臯父則陰移冥轉其間草窗紀陵使羅詵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厓山志所云余則亮尚當闕之以俟攷明初旣返穆陵遺骼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於六陵卽幷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其於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攢宮山下摩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亭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約畧可尋之跡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祠址所在爲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

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髠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襦狼籍殆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爲故君護龍髓恒星晝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下卽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平者楊髠西番謬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而同惡泰寧寺僧則攢宮首禍所啓也茲者西泠道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髠遺蹟鑿飛來峯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禍地藏波累天女而泰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麟辟邪石馬並泯茂陵秋風猶餘磨劍之輩豈特冬青靈鳥將其

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夫祠祭載在有司今唐林祠宇鞠爲茂草則興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以修典禮也逆僧故址犂其地而瀦之抑亦厲風教之一端也合當日扶義之羣使其食於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幽潛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望蒼茫然而向蘭亭以嗚咽索眞帖於誰家諸君子之魂魄猶在此閒其柰何過而莫之問也敢以告之執事幸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觀察孫公帖

某前此致帖幕府欲毀攢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

為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以當毀者不僅以其當日預於楊髡之惡而已蓋所謂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即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峯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上皇村名）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其寺而以其基定卜仁烈皇后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為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楊髡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壽時攢宮已改為寺并勑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

復爲奉寧寺也嗟乎吾聞攢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閒之遺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有殿垣其餘祇存封樹於是置守衞之戶嚴芻蕘之禁而寧宗兆域早已犂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爲道場者是有司特以漫言奉行未嘗確爲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民閒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反縱而不治其爲樵牧孰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

屬易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爲令甲所加意明使君誠以此諭有司使其淸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爲當盡毀寺室大題曰宋永茂陵故址而爲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古樹開花無日近已梵宇雜糅湮沒莫可蹤跡若以整緝攢宮餘力幷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靈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爲執事瀆言之

答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

會稽縣攢宮山舊名寶山紹興元年哲宗昭慈皇后崩

遺詔殮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具權宜就近吉地攢殯俟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朝議欲加陵寢名號曾紆奏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歸中原卽祔合矣宜以攢宮爲名從之攢宮之名自此始是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於漠北五年徽宗亦崩七年何蘚還始聞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高宗懿節皇后邢氏崩於漠北十二年金人以三梓宮來還其時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斵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槨仍納袞冕翬衣於槨中

不改殯詔可是年合攢徽宗鄭后於昭慈太后攢宮西
北改陵名曰永祐攢郉后於昭慈之西二十九年高宗
母顯仁皇后韋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年淵聖皇帝
訃聞遙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而
不言及欽宗梓宮金人自葬之鞏縣欽宗后朱氏從北
狩不知崩所及歳月高宗陵名永思慈烈皇后吳氏祔
孝宗攢永思陵西成肅皇后謝氏祔名永阜光宗陵名
永崇寧宗陵名永茂仁烈皇后楊氏祔其孝宗成穆皇
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
皇后韓氏以攢宮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並不遷祔理

宗陵名永穆度宗陵名永紹此六陵大畧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續綱目在十五年謝皐羽詩知君種年星在若十五年乃巳卯元年又別以爲甲申他如唐玉潛詩謂犬之年羊之月係甲戌六月林霽山詩謂羊之年馬之月則癸未五月孔希魯述霽山詩又以爲丙之年子之月則丙子十一月唐林皆身爲其事者而相參錯希魯所述一詩又有異同周公謹癸辛雜志別曰乙酉陳善依綱目貝瓊依元史宋濂書穆陵遺骼依癸辛志元史亦濂所總裁而所書又先一年今從謝詩番僧楊璉眞珈爲江南總統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會稽有天長寺故宋魏憲靖王墳院也有闒僧聞號西山者媚髠遂獻其寺因發魏王冢得金玉甚多以此啓發陵之意剡僧澤號雲夢者贊之而前此永茂陵本泰寧寺故基楊髠先令寺僧宗愷宗

允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呈告於官旋嗾妖僧嗣占妙高上言南宋諸陵當毀桑哥從中可之十五年大興人夫并番僧及諸凶隸發掘時有中使羅詵者守陵不去與之竭力爭執爲僧渾痛箠之且脅之以刃詵大哭而去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嗣啓高宗孝宗光宗暨孟韋吳謝諸后攢宮所取寶玩無算徽宗陵得玉走馬烏玉筆箱銅掠撥鑷管高宗陵得眞珠戲馬鞍光宗陵得交加白齒梳香骨案理宗陵得伏虎枕穿雲琴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又綠玉磬一枚係楊太眞物度宗陵得五色籐絲盤映魚黃瓊扇柄其餘金珠

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然或有棄之不收者理宗藏中九多開棺之際有白氣亘天蓋寶䄄也惟徽宗棺中無尸僅朽木一段而已蓋和議成時金人詆以空櫬紿宋而道君梓宮在五國城者自若雲谷臥餘錄全遼志皆云五國城頭有徽宗墓癸辛雜志作徽欽二陵徽宗止一朽木欽宗止一燈檠野獲編謂欽宗遺柩未還安得燈檠黃耒史以爲高宗后邢氏之訛事或然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或攫取之擲地鏗然有聲則金絲所成也有告以含珠乃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林閒瀝取水銀若此者三日遂失其首蓋西番之俗以爲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因盜去是夜西山有哭聲凡諸番所發園

陵與大臣墓通一百有一所他攘盜詐掠諸贓其十一萬六千三百錠占田三萬三千畝他物稱是其時有故宋將作監主監王英孫者字才翁别號修竹會稽人也富而好客諸遺民如吏部架閣平陽林德暘國子學正平陽鄭樸翁布衣山陰唐珏並集其家相與合謀乃具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亨之酒酣告之以事皆曰諾一少年曰事發柰何珏曰今四野多暴骨可竄而易也乃造爲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之德暘作丐者裝背竹籮手竹夾遇物即投籮中先鑄小銀牌百十在腰閒遇番僧之隷即賄之遂得高孝兩

陵骨樸翁等或謬為采藥者負草囊入陵上見有棄草莽間者輒拾焉或乘夜潛入山取野間骨相易既恐事覺至有踰垣折足者遂盡得諸陵骨時或傳理宗顱骨為北兵投湖水中購漁人網之竟不能得厓山志以此為俞則亮事踰七日諸僧下令裒陵骨雜諸牛馬骼築鎮南塔於臨安舊內以為厭勝杭人悲慼不能仰視時羅詵方懼害亡匿民間聞諸陵盡發乃具衣冠求遺蛻無所得得孝宗頂骨小片及諸后骨之未收者大化之諸遺民則潛瘞所拾於蘭亭山南天章寺前每一陵為一穴上植冬青樹六本以識至元二十八年諸僧事覺詔遣脫脫塔

喇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南總統楊璉眞珈盜用官物尋宣諭江淮民恃總統力不輸田租者依例征輸臺省諸臣請治楊璉眞珈擅發陵寢之罪明正典刑有旨貸死僅給還人口田地之爲僧據者明太祖洪武二年上與學士危素論史素因具道發陵顚末暨楊璉眞珈截理宗顱骨爲飮器後事敗入官以賜西番僧之爲帝師者上悽然曰南宋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讐既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此卽日御札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彝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訪飮器所在西僧汝訥監藏深惠奉詔獻至

詔付應天府官夏守忠是年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
次年浙江行省以宋諸陵圖進命禮部尚書崔亮復瘞
諸舊穴九年詔浙江守臣令諸陵五百步之內禁人樵
采置守陵戶二人每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齎香帛致祭
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頂骨有碑亭亭側有義士祠方
諸僧發掘時澤以足蹴理宗首以示無懼隨得足疾不
數年潰爛死聞既得志復倚楊髡勢豪奪人田產為鄉
夫二十人伺道開屠繼立盡愷亦以他事受杖凡得金
玉之家非死卽病鮮幸免者而唐珏無子於己卯上元
夜夢黃袍人引一兒與之後生子珙卒為名儒嗚呼北

宋諸陵始爲金人所啓而其後劉豫遂置河南淘沙官遍取山陵中物（詳見劉豫事跡）南渡後足以監矣猶且窮奢極巧以貽身後之禍可謂不智雖然豫本草竊之徒即前代如漢之赤眉唐之温韜並係盜賊元世祖以混一天下之主其臣如廉希憲伯顏等布列滿朝而使妖僧得以恣所欲爲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晦蝕固宜其國祚之不永也謹備述其事以復座右外有攷異數條附呈不旣

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

明末紀述自甲申以後螢光爝火其時著述者捉影捕

風爲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筆不無所左右袒雖正人君子或亦有不免者後學讀之如棼絲之不可理夏彛仲幸存錄出黃棃洲著汰存錄以訂之以彛仲身仕歷朝耳聞目見寧有謬妄而不免餘論史事之難一至於此乃棃洲所著行朝錄則亦頗有遺錯請得援汰存例畧加攷索方以智從亡梧江會晉大學士銜乃丁亥年事是年從梧江遷武岡以智匿從不及入天雷苗然未嘗爲僧爲僧乃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今錄云丁亥三月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誤也是年劉承胤以武岡北附桂藩踉蹌疾馳遇雨宫眷衣食俱乏絶古坭口總兵侯

性遠來迎駕供給勅辦一切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皆
備三宮德之遂口授商邱伯是後侯性遂無所見未聞
有進封事今錄云商邱伯侯性入衞晉祥符侯誤也明
行朝歷與
國朝新歷晦朔閏餘大有不同
國朝於辛卯二月置閏而明歷於庚寅閏十一月大學
士瞿式耜以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十一月十七日
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戊子四月丙寅朔其閏月
乙未朔今錄云四月乙未朔誤也湖州諸生潘駿觀以
已丑春入覲行朝詔授兵部主事庚寅冬以陳邦傅之

難死於扈駕錄云戊子潘駿觀爲兵部主事誤也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始至詔令入閣未久卽去去後黃士俊始至與嚴起恆共事庚寅蹕遷梧州始以老乞休而去錄云己丑正月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誤也焦璉駐平樂在兩粵武臣中最爲恭順與陳邦傳不睦卒爲邦傳所誘取其首降孔有德今錄中所及璉語似全與跋扈者等而於死節則不書嚴起恆力阻孫可望秦封其後可望挾駕南寧有張護衛者上起恆船問王封畢竟是秦是他起恆曰將軍遠來迎駕其功甚巨若問此事是挾封也張奮拳亂毆之起恆赴水死一

夕虎負其屍出水今錄中無一語凡如此等尚屬崖畧

不能盡舉行朝錄其十餘種其最疏畧者滇黔紀年當

以所知錄也是錄諸書對之餘不旣

答陸聚緱編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三藩紀事本末盡屬不經之語其中人地之譌時日之

舛不能更僕數也適見執事所輯江西通志閒或引之

故昨曾微及其說而辱賜下問以其詳未盡謹批一冊

奉到函丈其中謬之大者莫如監國魯王死於鄭氏一

案鄭氏之不奉魯王也以隆武頒詔之隙也故當時自

丁亥至辛卯海上原有二朔成功在金門援天復天祐

例仍稱隆武三年而奉淮王爲監國其所頒曰東武四
先歴錢忠介公在長垣則頒魯二年歴已丑粤中使至
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舟山仍奉魯辛卯以後魯王
盡失其地壬辰次中左所尋次金門癸巳亦去監國號
通表滇中於是海上之歴始合已而舟山舊臣日益消
落魯王竟依鄭氏爲寄公丁酉次南澳已亥陳光祿士
京卒遣人祭之葢成功雖不奉王而其致餼仍以宗藩
之禮未嘗相陵辛丑成功入臺灣壬寅緬甸赴至成功
亦卒海上遺臣復奉王監國然成功子經亦不奉王徒
然而已甲辰王薨是不特成功無背逆事即其子亦無

之特相傳其致餽少衰於父而紀事謂魯王在南澳歲功沈之海中不亦謬歟蓋嘗聞蒼水督師自己亥喪師孤軍懸海外成功既遠引莫與同仇自度不能有濟祇以魯王尚在未敢遽散軍故是年王薨卽入山此先大父兄弟所藏蒼水手札至今猶存墓志中未及表章此一節然則蒼水固與王存亡者也冰槎集中祭王文明有十九年旄節之語則謂其凶終者果何據也梨洲先生謂鄭氏謂吾君之子在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是王薨而其子猶依鄭氏也成功父子固爲周室之頑民然其不負故國之誠則有可原者無故而加

以戊虐宗藩之惡則鄧書所以害舊史者其冤不少故別具顛末以告之執事其餘大畧見冊中矣

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迹書

吳農祥嘯臺集其文散漫冗長固不足言而所紀明季事尤失實如謂劉閣部中藻與李尚書向中揮戈海上瞿臨桂死黔中陳大樽之殉節隆武贈官（大樽死於丁亥隆武亡於丙戌）章格菴爲閣部（章官少宰）信口妄言欺世人之不知愚不能屈指數也請但以張侍郞一傳言之其曰監國賜公進士出身授兵曹按公釋褐官檢討掌制誥事兼行人使閩非部郞也其曰改兵科監張名振軍出松江颶風

發舟六日錢唐失守扈監國出舟山依名振名振死公傾其衆舟山破扈監國至廈門按公由檢討擢僉都非兵科錢唐破監國至舟山黃斌卿拒不納監國入閩至長垣而公始監名振軍出松江斌卿敗監國始入舟山舟山破名振尚未死農祥所言無一不錯其日是時隆武亡鄭成功聞監國至而喜來受約束迎公廈門按監國再由舟山入閩成功起兵已六年謂隆武至是始亡異矣成功以隆武與監國不相能始終不奉監國謂受約束異矣公與成功雖往還而未嘗合軍謂迎入廈門異矣其曰己亥之役琉球日本師皆會按周鶴芝嘗使

日本乞師不得阮美又嘗乞師俱在舟山未破之先成功未嘗乞師也其時成功全軍而出公以所部別爲一營無外番之師也其曰河北圻南嚮應輦下議遷都以避則野人之言矣公師欲下九江以取楚聲息何能達近輔龔曹魏畏闗公之語不知

本朝威德之盛也其曰公之散軍脫歸九死一生惜無記錄之者然則農祥并公北征錄亦未見而妄爲公傳無惑乎其妄言也至謂公屯田林門島中被執則不知公被執時已散兵謂公子死白下則不知其在京口總之無一語足據者郢書燕說混淆信史吾不知其何意

也農祥自負博物近則方文輈杭大宗皆力推之不知其言無足采也

與紹守杜君札

執事軫念明故殉難諸家後人每歲予以賚卹且使著爲故事甚厚所惜討論有未精者丙戌畫江之役雖建國於越而越人首事者義與從亡格菴行遯其死者祗余尚書一人耳故昔人謂尚書不死則越且大喪氣而甲申之倪施周三君子乙酉之劉祁二君子亦尚賴尚書爲之後勁不知執事何以獨於尚書之後不一及之而反及於王侍郎遂東是一大錯也遂東本官監司丙

戌始以詹事貳禮部　大兵渡江遂東已病避兵秦望山丙舍中始寧倪無功謂其本有意於僊僊之迎以病不克是雖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未嘗死則審矣葢遂東之死在丙戌之杪秋其去尚書投水時且十旬蕭山徐涵之言其生辰適在亡國之後其家尚爲開筵稱慶君子誚之是則衆論所在不可掩也明亡野史最多其中眞僞雜出多不足據然未有言遂東之殉國者惟婁江人楊陸榮所著三藩本末內言遂東以絕粒而死陸榮狂且也其書誕謬不足信世亦未有信其書者而姚江邵念魯忽信之據以立傳是必王氏子孫以此鄧書

欺執事而執事偶未之察也甲申之變句容孔閣學貞運亦適死於其際梁谿鄒漪亦附會以爲盡節而今孔氏後人不敢訟也則以舊史之所關者重也乃若尚書大節固不必言卽以其居鄉而論亦甚有功於溝洫如重築三江閘廣麻谿壩左右劉忠正公築茅山閘越人皆能言之孫叔敖陂遺愛猶存亦非遂東之放浪湖山者比也愚畧具始末陳之執事願更詢越之介衆而審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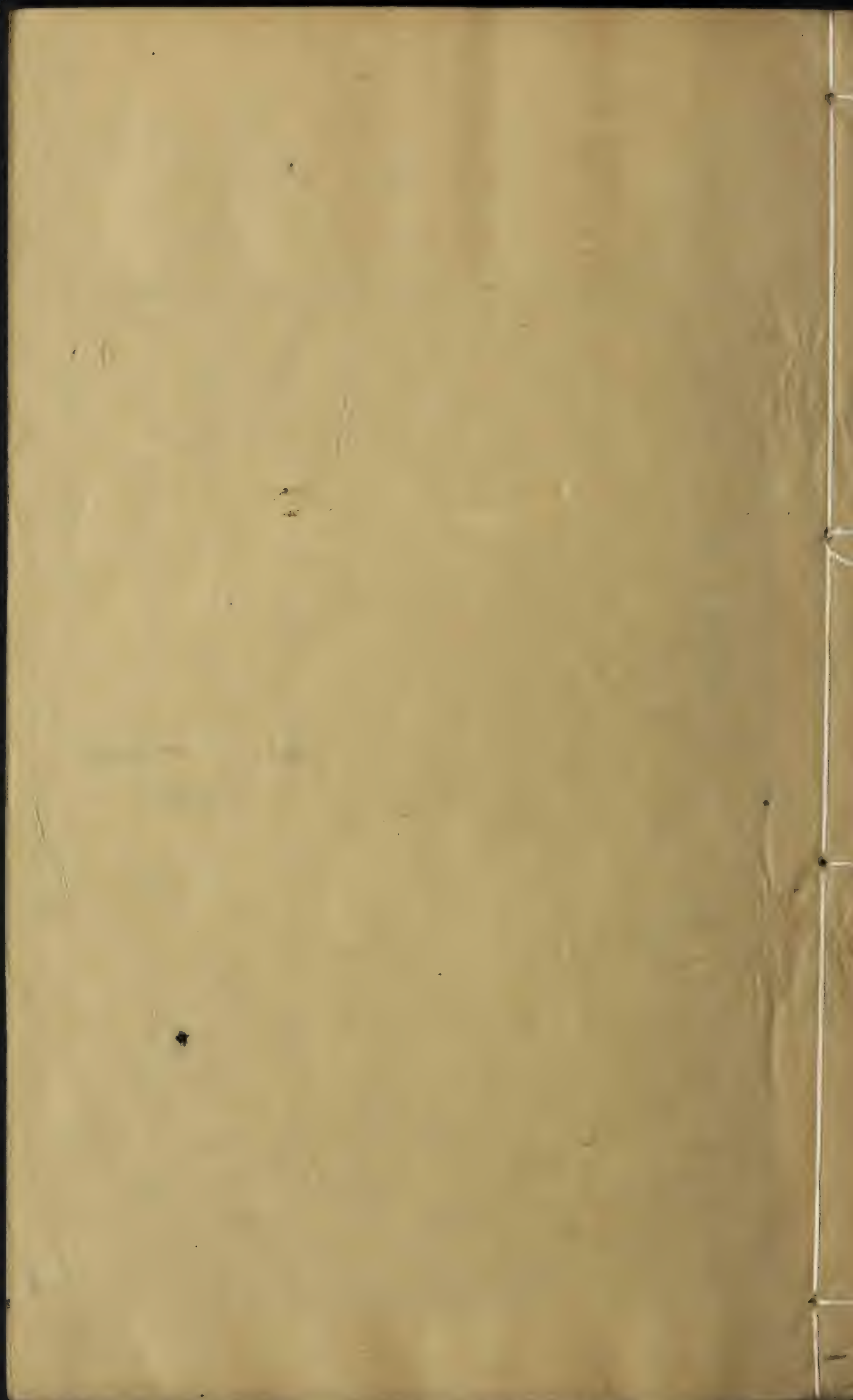
柬萬丈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昨趨侍高齋欲以新建巨源徵士之死爲問而座有他

客不及言巨源之死世多言其通家一先達素爲巨源所薄夜遣人刺殺之其實非劫幣賊也敬亭沈高士耕巖之孫樗崖述其先世之言亦以爲然然愚竊有疑者使巨源死於同里之怨家不應牧齋誄中竟不爲微及之況以所聞於夫己氏之爲人雖有媿於不事二姓之言而尚非顯然滅裂行檢者是時江西雲擾前有楊萬之師後有金王之難巨源以前代貴公子嶄嶄持風節足側焦原手搏彫虎其瀕死者數矣其僅而免於死者非巨源計之所及也使夫己氏欲殺巨源即稍一舉手閒當已無可漏之網顧乃計不出此遲之又久直至承

平以後翹車束帛賁於其門而方爲剚刃之舉何其拙也故竊意以夫巳氏之於巨源其相惡不必言及其死也哀巨源者遂以弓影之疑加之桑海之際志士之危如朝露如世所傳固多有之而以巨源之蹤跡言之則似有未盡然者當是時長洲徐隱君昭法亦遭此劫幾殞其生巨源之死乃夫巳氏之不幸也執事於桑梓文獻之傳其見聞必有獨覈者未審以爲然否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三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一

讀閣下朱陸諸編攷古最核持辨最長在不知者或疑其過於申陸而知者以爲未嘗有損於尊朱也愚攷會同朱陸之說今世皆以爲發源於東山趙氏然不自東山始也袁清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深文巧闢淳祐中番陽湯中民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

其清公漢谿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一也清容又云廣信龔君霆松發憤爲朱陸異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傳來者有攷是元人之會同朱陸者然亦在東山之前二湯爲淳祐閒巨子使其書存必有可觀龔氏之書亘不知何等今皆無矣雖然四百年來爭此案者更勝迭負愚以爲皆非知道者也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閒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旣殁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幷可以

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眞有得於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眞有得於陸可知夫聖學貴重於躬行而立言究不免於有偏朱陸之學皆躬行之學也其立言之偏後人采其醇而畧其疵斯眞能會同朱陸者也若徒拘文牽義嘵嘵然逞其輸攻壘守之長是代爲朱陸充詞命之使卽令一屈一伸於躬行乎何預雖然

原諸人之意欲爲朱陸紹眞傳也不知使勉齋廣平而
在將厭惡之不暇必不引而進之共學之列則亦徒自
苦矣明儒申東山之緒者共推篁墩而又有督學金溪
王蕡弘齋著陸子心學錄在嘉靖初年閣下之鄉老也
又有侍郎李堂堇山四明人也陸子粹言則出自臨海
王敬所之手是亦所當著錄者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蒙示陸子學譜其中搜羅潛逸較姚江黃徵君學案數
倍過之後世追原道脈者可以無憾陸子之教大行於
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

祭徐文忠公誼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文忠之力水心作文忠墓志言公以悟爲宗懸解朗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此文忠有合於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畧而不書今得閤下表而出之善已然文忠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東發黃氏日鈔謂文忠見陸子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文忠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文忠侍學之語恐未可據古人師弟之閒相從不苟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害其爲弟

子者如胡文定公之於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於朱子是也有及相隨從討論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於程門又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是也閣下於徐文忠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於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

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會見陸子有問答見年
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壻少卽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
上齋乃敷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
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罔未嘗名他師也
肖望亦爲其鄕里之學項平甫來往於朱陸之閒然未
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倘以陸子集中嘗
有切磋鐫厲之語遂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
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愚竊悚然懼之至若羅文
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漕使楫俱以集中
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抃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

皆未敢以爲然葢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前日於講席中數及南軒弟子至趙方閣下以爲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某今日之言亦卽閣下之意也伏惟閣下之書將以衍絕學而徵徵言其所係非小願得獻其芹曝之愚而不以爲妄否乎豐宅之名有俊鄞人清敏公稷之裔有贖孤女事見趙葵行營雜錄鄭溥之卽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千能會稽人陳蕃叟卽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顛末有

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餘者未能盡知容續攷得再奉函丈不備

奉臨川先生帖子三

昨竊讀陸子學譜其於劉通判淳叟遺事尚似有未備者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閒某近抵城闉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闉之語也朱子亦謂淳

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入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即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於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於九容而弟子輩多

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井齋藁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於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蹟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已爲莫逆交正已初學於陸子已而學於同甫已而又學於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於正已故及其狼狽也甚於正已則以淳

叟直爲僧而正已不過學其學也遽謂其初爲誠齋所薦得預於六十八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於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於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竊謂本傳似不應畧此一節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四

讀陸子學譜至趙與簒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無不從之游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簒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卽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於史氏二

相不錄而趙袁則裒然大書但與𥳑少年慈湖所以許
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書雲遷居從學是慕道
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
詳葢宋史自嘉定以後凡盡國諸臣之傳皆缺畧不備
顧與𥳑本末在全史中猶可參攷而見當史嵩之起復
舉朝攻之是年正月侍御史劉漢弼卒四月右丞相杜
範卒六月右史徐元杰卒物論沸騰直學士院程公許
請究其事不報與𥳑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
言與𥳑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乃詔
殿中侍御史鄭寀攷治而寀亦史黨事竟不白嵩之終

喪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監察御史黃師雍復連疏攻之而昴英痛劾與𥲅至於牽裾極言師雍又以葉閶乃與𥲅腹心與徐霖繼言之於是昴英琰去國鄭寀引周坦葉大有陳垓入臺盡擠師雍等是嵩之實爲黨魁而與𥲅又附嵩之之魁不特吳正肅公論沈炎爲與𥲅爪牙腹心甘爲搏擊已也本傳言其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閣下疑其事無所徵按淳祐六年正月置國用所以與𥲅爲提領官九年九月詔與𥲅提領戶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石淳祐倉許辟官四人十一月詔與𥲅提領國用以資政殿學士領浙西安

撫使已而歷守紹興平江建康三府皆兼發運屯田等使開慶元年二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兼知鎮江又帶總領財賦之任與簹之以計臣自見又何所疑其後嵩之死灰已熸賈似道日張與簹復黨沈炎以斥吳潛遂釀似道滔天之禍斯雖欲爲之辭而不能者也其一時所相與協德者鄭寀周坦陳垓沈炎之倫莫非宵人則與簹之生平可知矣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并滎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簹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簹元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簹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

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歛之威而已至袁韶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於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傳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閣下以其爲慈湖之徒而爲之辭可以無庸矣宋史於陸子之學推尊未嘗不至四先生後如融堂蒙齋輩皆追溯其淵源而稱美之豈獨於與籌韶

而周內焉況與憲韶乃吾四明先正寧敢故爲深刻之
論然公議不可泯也與憲之諡見於本紀故傳畧之亦
非宋史之闕文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五

荷來諭以愚前所攷大愚呂氏官明州歲月誤會宋史
之文因謂本傳止稱監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
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爲限終更
赴銓改調夔州是大愚始終未赴明也即朱徽公與滕
德粹書特以其有監倉之命故并及之愚重加攷索竊
以爲不然深寧王氏作四明七觀載大愚爲司倉去倉

中淫祠是顯然有宦蹟可稽及攷大愚柬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尚猶可攷偶成數語柬季和并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氊鐘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德粹同年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

謝子暢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鄮山之間刻日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炳道名文虎弟蔚道名文豹皆東萊弟子李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然則本傳所謂終更赴銓者乃監倉考滿別有新命而非謂期喪之闋蒙上文而言之也況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為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八中書在淳熙丁

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有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歛入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若德粹成進士即東萊卒之歲釋褐尉鄞者五年始遷鄂州教授則及見大愚矣斯事於先賢本屬末節不足深攷但在吾鄉文獻頗有關係故復爲縷陳之

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

楊袁舒沈四公之學皆出於陸子而楊沈則兼得之庭訓爲多文元公父廷顯以道學爲後進師舒文靖公嘗

受業焉自序其學謂南軒開端象山洗濯老楊先生琢磨文靖嘗與朱子講貫又諮詢中原文獻於東萊而自序弟及獨以老楊先生與張陸並稱卽其人可知融堂作行狀曰公狀臞臞然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繩己甚嚴訓子弟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甚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甚切毫髮不自宥或至泣下陸文安公揭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端憲公父銖官至簽書鎮東軍判官嘗從焦先生問學葢私淑於程門者史忠定薦之於朝稱其鄉行可推士大夫信服與人交面規

其失退無後言有直諒風文靖公父㦸紹興庚辰進士官通直郎見開慶四明志今志失載陸文安公常曰舒公溫恭足以儆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不詳其學所自若正獻公之父文則特博雅之士所著有甕牖閒評一書此四先生世系之可攷者至端憲弟名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陸子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是亦學譜中所當附傳者也

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

明儒學案間有需商榷者愚意欲附注之元傳之尾不擅動本文也其有須補入者各以其學派綴之謹先具

數則如左

慈湖四傳弟子

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尚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艮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朴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以後如劉御史安顏太僕鯨輩系統不絶今舍桂烏諸公而錄劉顏莫爲之前矣

河汾學案

文清受理學於高密魏范蓋魏姓而范名故字希文諸書皆同先生以爲魏純字希文別有一范姓者恐誤也純字與范字其形相近而訛此雖偶失攷據亦不可不

改正也

鏡川學案

楊文懿公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躬行以求自得其所著五經四書私鈔皆不苟同前儒其大略見愚所作鏡川書院記中鄞之儒者前則南山後則甬川文懿之行與之鼎足而著書更富宜爲立一學案

陽明子之道昌而五星聚室子劉子之道明而五星聚張

閒徵君百詩曰嘉靖初年五星聚室司天占曰主兵謀而先生歸爲陽明之祥天啓時四星聚張先生以爲五

星而歸之蕺山之祥似當將此等語刪去弗子後人曰寘則愛先生者也愚按百詩之言是也其後先生之子百家作行略又謂五星聚箕而先生之學案成愚亦嘗語黃氏當刪去之陽明五星聚室之瑞出於董布衣石甫

渭厓學案

王尚書阮亭疑渭厓不當入學案愚以其集觀之亦頗有講學語至其立朝則無論耳然渭厓頗詆陽明而學案取焉則仇侍郎滄柱謂先生私其鄉人者眞謬語也

史運使桂芳集

史惺堂集愚嘗見之其人乃狷者而解經多自用頗似

李長沙一流而及遠之學案未嘗及焉葢未見其集也可略撮其大旨補入

陽明永嘉弟子

王鶴潭以永嘉五峰諸公並傳姚江之緒不知何以不錄按先生固言陽明弟子多失落不備者五峰諸公朴學淳行不類龍溪之横決然所造似亦未深附之浙中學案之後可矣

近溪學案

胡宗正是諸生學擧業於近溪近溪與之談易以爲大有所得反從而師之其人後亦無所見胡清虛是門子

以有惡疾被逐遂學道近溪與之爲友謂宗正卽淸虛

誤也

陽明山左弟子

聊城王尚書汝訓謚恭介穆文簡弟子也年十三卽上

書於其師以聖人之學自期其立朝甚剛正嘗撫軍吾

浙愚曾見其集可附入穆傳也

忠端學案

忠端之名德更何闕然至其能擧繞朝贈策一事甚無

足奇學案及之無乃反失之淺耶

吳霞舟學案

鄧潛谷分理學心學爲二因明儒薛王二派也說者已病其支然理學心學在明儒本有此說霞舟語錄分道學理學似以道學爲躬行理學爲宋史儒林傳中人則益謬矣此語何可采也

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南雷自是魁儒其受業念臺時尚未見深二國難後所得日進念臺之學得以發明者皆其功也兼通九流百家則又軼出念臺之藩而窺漳海之室然皆能不詭於純儒所謂雜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學言之有明三百年無此人非夸誕也惟是先生之不免餘議者則有二

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葢少年卽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無我之學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時時流露然其實爲德性心術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問之亦必不以吾言爲謬過此以往世之謗先生者皆屬妄語否則出於仇口也當湖謂夏峯與先生自是君子惜其教學者不甚清楚此葢有朱陸之見存故云然當湖之弟子其卓然可傳者安在并未見有萬公擇董吳仲其人者以是知輕議前輩之難也若謂先生以故國遺老不應尚與時人交

接以是爲風節之玷則又不然先生集中蓋累及此一見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閒不能一無干涉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嘗資藥裹以是歎活埋土室之難也一見之鄭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風裁峻矣然讀其與姚牧菴書殷殷求其酬荅蓋士之報國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處固有大不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毋豈得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爲潔及觀其送萬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則先生之不可奪者又確如矣是固論世者所當周詳攷

蹙而無容以一偏之詞定之者也先生始未見於予所作墓碑已盡矣惟是所以備他山之石者則本不應見之碑文故因明問而詳及之

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

榕村在

聖祖

世宗實錄中應有傳外間未之得見然實錄亦不甚詳於學術也榕村之學術卽其相業可以想見倘謂其能推崇朱子足接墜緒則檮昧無知之言也已榕村於明儒中稍立門戶者皆加力詆其於同里尢謂石齋具見

其語錄中其從弟廣卿嘗爲述其言曰石齋之人則經也其書則緯也予笑而答曰君家相公之書其貌則經者其人則純乎緯者也廣卿失色而去榕村又言石齋雖遭大用豈足靖天下之亂予謂石齋風節有餘幹畧誠然不足但榕村承

眷之久所以補天下之治者幾何以是誚石齋得無有目而不見其睫者乎榕村大節爲當時所其指萬無可逃者其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大儒固如是乎賣友一案閩人述之過於狼籍雖或未必然而要其曖昧之心跡至不能

自白於淸議則亦約畧有慚德矣奪情一案有爲之辨者謂前此崑山徐尚書深妬榕村之進用譏於聖祖言雖不遽信然深被廉察由院長左遷匭使故榕村懼甚不敢更乞歸但崑山雖忮愚謂聖祖之時不應有此恐出榕村支過之口外婦之子其一以遊蕩隕命京師其一來歸承祧何學士義門其弟子也亦歎曰學道人乃有是其餘則未易殫述吾鄉陳大理心齋嘗令漳浦以爲所苦莫如相門子弟應接不暇故予嘗謂石齋之學卽萬不如榕村之醇而似此數者則閭中三尺童子有以信石齋之不爲斯則榕村有

所不及也雖然此猶以其躬行言之卽以其經術論惟律呂歷算音韻頗稱有得其餘亦不足道而以籌算言圖書則支離之甚者言互體更謬不合古法榕村自夸其明文前選之精曰一鄉一國士子有能熟於此者可以永免兵火之灾嗚呼相公紙尾之學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盡在於此然則固兎園制舉之本領耳晚而取歐羅巴國之技術自夸絕學以爲是月窟天根之祕也石齋恐不免嗤其笑矣近日耳食之徒震於其門牆之盛爭依附其學統殊爲可悲愚故不禁其嘵嘵焉

奉萬九沙先生問任士林松鄉集書

九沙先生閣下大駕兩問枌榆而鄙人羈棲荒嶺願見之誠何日一慰夏中兩世臺至聞近履以違和靜攝懸念之至以不得常致問訊爲媿其今年從寒食後日讀衞湜禮記集說一卷近已得七十卷乃知草廬禮記纂言純以是書爲藍本但去其繁蕪者因追記先生謂草廬所引注疏疑多取衞氏刪本之語爲不誣近日從陳外翰所得見西湖七家詩爲沈樂城吳尺鳧輩著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詩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書目甚繁且夥間有宋元文集爲某所未見者每思一渡漸江從諸君子訪諸書得爲一瓻地步俗務掣違逡巡未果然

某所急欲問者莫如任士林松鄉集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臯父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乃不知何故四明新舊傳志並軼其名惟堇山李司空四明文獻志中附載袁學士傳尾然其鄉落官爵字號俱不可攷愚少時讀謝臯父晞髮集有士林所作臯父傳一篇宋景濂極稱之是後甚爲留心書鈔類纂求其片字不可得及讀雜事詩中儼然有所引松鄉集在焉其載贈玉潛詩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日錄好詩多此佳句也天下好書未必盡傳即傳矣或未必盡知

之者其究亦同歸塵草求如袁中郎之於徐文長林茂
之之得白雲先生詩何可多得竊以爲著述家通塞亦
有幸不幸焉方今甬東凋喪文獻闕如落落晨星所稱
魯靈光者舍先生其誰問則諸鄉先生地下之魂均於
先生是望弗以予小子之淫癖爲不足重而棄之也古
稱搜羅之難雖博學名儒不無漏網以杲堂後村兩君
子任甬刻者舊之選宜無遺憾然唐文粹所載有孫拾
遺哭方玄英詩而刻遺之宋文鑑有豐淸敏咏荷詩而
甬遺之刻其後世之不甚章著者耶伏祈先生稼札七
子問此書落誰手以慰愚十餘年若渴之想外有樓大

防攻媿集高似孫疏寮集戴表元剡源集袁清容集皆厲甬川文獻之書統望搜訪不一

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

聞近得魏白衣息賢堂集不勝狂躍滄桑搶攘文獻凋落至有幷姓氏不得傳者何況著述先生惓惓忠孝出茶鐺藥竈閒物親加拂拭萇弘碧血不至盪爲冷風野馬卽此足扶宇宙一重元氣兼聞白衣有從孫子良能以表揚先世爲念但以遺事湮沒莫可攷索稱恨是亦金陀居士流亞塵世中所不多得記前此陶四律天言渠里中有白衣集卽再拜託以訪購蹉跎許久未得消

息何幸先生已慊我求所下問白衣死事顛末在拙著
滄田錄中原有畧節一通但苦不甚詳悉要其大畧則
可攷耳按白衣原名壁字曰楚白世籍慈水以贅壻僑
歸安遂充歸安學弟子後改名耕別字白衣又改名更
稱雪竇山人白衣少負異才性軼蕩傲然自得不就尺
幅山陰祁忠敏公器之爲徧注名諸社中其詩遠摹晉
魏下暨景純游仙支遁讚佛游行晉宋之閒近律純祖
杜陵已復改宗太白嘗言詩以達情樂必盡樂哀必盡
哀一切樗蒲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歷覽金石之所
辨索有觸於懷不期矜飾務達而止此見於竹垞詩話

所述者居吳興別鮮山中爲晉高士沈楨避地所居有渡曰息賢因以自題其寓旣丁國難麻鞵草屨落魄江湖徧走諸義旅中當是時江南已隸版圖所有游魂餘燼出沒山寨海槎之閒而白衣爲之聲息複壁飛書空坑仗策荼毒備至顧白衣氣益厲方張司馬敗北時延平出海大江路斷司馬躑躅計無所之白衣遮道上書猶陳金陵形勢請招集散亡入焦湖爲再舉計語在司馬北征紀畧與屈翁山成仁錄司馬旣遁當道頗聞白衣前策游騎四出刋章名捕白衣亡命潛行望門投止家大父懷所知詩有廿年熱血埋鴛井萬里桑田寄柳

車之句卽白衣也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語連白衣白衣遁至山陰入梅里祁氏園時忠敏子班孫謀募死士爲衛開道浮海卒爲蹤跡所得縛到軍門抗詞不屈死於會城菜市同時與班孫匿白衣者山陰李達楊遷並戍邊外事定山陰張杉葬之西湖白衣之死先張司馬一年竹垞西河兩集可攷先生以爲甲辰因司馬事同殉則未盡合其生平詩有前後集僕所見者不過數十首未知先生所得乃全豹否是時與白衣最善者始寧錢霍當世所稱魏錢者也其集僕曾見之古詩亦摹太白顧近體頗不佳爲人風概彷彿白衣其後以事相繼死

前此陶四言其里中本已刋就乃諱其名而以他姓填之合魏錢爲一集邏舟有過託祭魯公月表特書借名季漢是亦情理之常不足致怪特是黎邱幻影或遭魚目之混此則我兩人之所同慮者當俟覓至取先生書讐對爲一定本以付子良先生其存僕此札以當白衣小傳也可

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

九沙先生函丈别後血疾稍紓奈七月中忽感毒氣胸中有如魂礧之不可下者又大病八月閒冒寒又大病至重九後畧就平復晤從君西郭備致懸懸感荷不旣

聞越中富人有肯梓梨洲遺書者適丁先生南雷文約
告成之會可謂天幸但愚以爲梨洲之集陶汰不可不
精梨洲經史諸書網羅不可不備向讀梨洲文定第四
五集其閒玉石並出眞贋雜糅曾與史雪汀言黃先生
晩年文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漸近崦嵫精力不如壯
時一則多應親朋門舊之請以諛墓掩眞色苟非嚴爲
陶汰必有擇焉不精之歎但古人文集原賴有力高弟
爲之讐定而後當世得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
方侍讀之於宋學士亦有多歷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
傳如虞山之於震川者方今壇坫凋零問黃竹浦高足

舍先生其誰歸文約之書我知其不媿於古也至若黎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區區文詞閒以某固陋所見聞其在經學則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歷四書私說諸種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錄行朝錄思舊錄汰存錄從政錄以至西歷假如測望諸種其所未聞見者尚應多有此皆石渠天祿所當列牙籤登玉軸之物而翻以流通未廣海內學者或不及知有是書夫茫茫大造著狗白雲轉盼閒無所不至故以列代藝文志攷之漢書所載至唐而去其什九唐史所載至宋而又去其十九李長吉錦囊之祕或至投之溷中陸君實塡海

之編祇可問之刼火所侮斯文未喪得有心世道者出而搜拾之庶前輩一生肝血不與塵草同歸澌沒耳倘先生不以妄言而斥之請與南溪西郭共謀此舉某雖陋劣當滌硏秉燭以從焉予鄉先生如楊鏡川豐人翁都有經學豐氏五經世學先王父云曾見之今舍閒祇有魯詩世學一書而其餘雖博訪已不可復得若鏡川五經私鈔則片紙無存者（純按楊氏豐氏所著先生後皆訪得此書盖作於雍正初年先生弱冠時）此某所以太息旁皇於海內有心之士而不能不大聲以呼也今秋從書賈得吳草廬春秋纂言是書海內不可多購以玉峯徐氏之力求之無有而某得之

不敢自祕請以公諸同好程泰之禹貢圖論劉三吾書傳會選俱奉上江雲渭樹何時爲尊酒之遊臨緘茫然

與盧玉溪請借鈔續表忠記書

玉溪先生函丈不晤四閱月矣邗江遼濶遙望懸懸每從李元音家信中詢道履消息知近日興居佳暢天祐靈光爲鄞江護碩果幸甚某前者再四敦請欲爲弗菴先生續表忠記三集鈔一副墨蒙先生亦以見許而終未拜賜某知先生所以遲疑者一則名山祕乘或多嫌諱一則都尉史編并其人不可妄傳所當遲遲以俟桓譚侯芭者流斯二者皆是也雖然某竊有一說於此嘗

聞諸毛西河曰天地閒奇物久抑鬱而不彰必為物怪
故勿謂好書可必傳也當其始或未必流布迨遲之久
光芒掩於牙籤緗軸之中而莫之展則其怒氣或能召
風雷致水火遂為大造收還以為化工之用彼鄭所南
井底鐵函浸以三百年之枯泥而不朽明遜國記之傳
得之蕭寺承塵者此天幸耳不然者則以陸君實之海
上日記鄧光薦之塡海錄吳立夫之桑海錄而或不傳
不特此也以謝承華嶠諸公之漢書以何彥鸞孫盛諸
公之晉志裴子野魏澹諸公之南北史而或不傳夫其
不傳乃是書之不幸也其以日星河岳之書而聽其浮

沈湮沒至與草木俱腐則後死者之咎也以某之不才自分何足傳前輩之書其爲先生所嗤固宜然終願先生之勿深悶也若夫嫌諱之慮則采薇叩馬諸公何害應天順人之舉卽或少有當避忌處不妨及今稍爲商酌如近世魏徵君冰叔黃徵君棃洲諸集其閒多空行闕字可援比例不必過爲拘忌明野史凡千餘家其閒文字多蕪穢不足錄若崢嶸獨出能以史漢手筆備正史之藍本者紀事則梅村綏寇綏畧列傳則續表忠記而已梅村之書被鄒南漪改竄芟削非復舊觀表忠記則全豹未窺均爲遺憾若以鄙言可采不加棄斥所望

歸帆得假受業先生亦老矣一旦風波意外遺書孰問令我曹抱杞宋之悲斯則所大懼者也是以不避唐突頓首上請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箚帖五

水經湛水篇帖子柬東潛

水經第六卷自汾水以至晉水皆異源而同入於汾以達河者也顧獨强附湛水於其末其爲錯簡無疑矣乃即本篇中道元亦深疑之勉爲疏釋而後悟曰原經所注斯乃洎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閒關也是經之誤證耳自是以後雖善讀水經如 國初胡黃顧閻諸老至是篇亦復未有折衷但所謂洎川者道元旣實有所指矣

而求之是書汨川安在卽旁攷經傳皆無是川則道元果安所指予反覆思之汨川者溴川也溴訛而爲泪泪又省而爲汨而聲又近是則道元所謂字讀俱變者也何以知其爲溴川也道元於濟水篇中及溴矣曰溴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又東南逕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又東北流注於溴是卽此經所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者也葢必湛水所出之處原與溴水相近故混也齊水篇曰溴水又東逕波縣故城北是卽此經所云湛水又東過波縣之北者也又曰溴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

南逕毋辟邑西是即此經所云又東過毋辟邑南者也道元故從而正之曰斯乃湨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間關也又曰湨水又南注於河是即此經所云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於河者也豈意遞誤遞變遂成洎字而莫有悟而正之者乎然則何以強附之汾水之末也曰湨水一篇作經者蓋以類次之濟水之後在第九卷清水之前夫清水卷中皆河內之水則湨水亦其氣類也而傳寫者忽移之濟水之前遂厠於第六卷晉水之後而不知其蹤跡具在濟水注中也不然道元明言其爲洎川所由而讀盡水經四十卷杳然無所謂洎川者

亦可怪矣道元能指其誤而不知後之人之更誤也得余言應見賞於千古耳

水經潞水篇帖子柬東潛

職方冀州之川曰漳其浸曰汾潞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上黨郡沾縣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其於汾水則亦大書爲冀州浸矣而潞水獨不著其地不知其何以脫遺也康成之說職方則曰潞出歸德賈公彥曰歸德郡名攷之漢無歸德郡之目師古亦曰潞出歸德按地理志北地郡歸德

縣有洛水是雍州浸非潞水也康成師古亦未嘗明言潞之爲洛然舍洛水則歸德無水矣將毋誤認洛爲潞豈非與地中一笑枋乎夫使潞水果出秦之北地則必歷鄜坊度同華如沛之伏流過河而後入晉其源遠而且阻秦晉間無此水道也所以漢入曾無一道及之者然則所謂潞水者究安所指善長引闞駰十三州志之言以爲濁漳水即潞水其說甚合故李衞公亦取之蓋潞之以水氏國也可無疑也近舍赤狄而遠求諸北地義渠所出道梗絕不相接之水可謂𧭈𧭈而潞子之都適在濁漳水之發軔善長以爲更無大川可以當之者

是也然善長之言甚畧予意自壺關水一帶皆屬潞水之上流其下流則直接蒼溪水一帶而止其在春秋則自黎邢二國故封以至甲氏畱吁之屬接乎銅鞮之沁水皆屬潞水之所浸也然則衡漳二水清者爲川濁者爲浸禹貢之不及潞水也其在衡漳中已包舉之矣康成說職方大段疏畧善長此條足采入周禮注中同時劉昭注續志亦言濁漳之爲潞引上黨記以證之乃知是說由來已久然昭又旁及於曹魏泃河鑿渠之役則大謬矣葢此乃淶易閒晚出之支流非古潞水杜佑不審而采之所當糾正者也

水經列葭水帖子柬東潛

列葭水一名長蘆水一名長蘆淫水實即絳水之別目而其在衡漳支流中最大今本水經濁漳淸漳二篇缺失最甚則列葭津瀆所宜旁攷諸書以補綴之漢志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泜隋志亦有泜水然不詳按許氏說文泜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湡許氏曰禺聲而顏師古以爲藕聲顧祖禹曰顒聲宜從許氏湡水亦出趙國襄國之西東北山入浸是卽今本漢志譌爲渠水者也渠湡同聲而譌耳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漢志同漢志則襄國別有蓼水馮水東至朝平入湡又有中邱之渚水東至張入湡是皆

剡葭水道可以牽連疏通證明而不當聽其脫落散漫無稽者矣乃太平寰宇記所引酈注則皆有之以是知足本之所具者多也其曰南和縣有滮水今本譌滮作傂一名鴛鴦水卽魏都賦中所云鴛鴦交谷者也曰湡水出襄國曰蓼水入湡曰中邱有蓬鵲之山則渚水也曰漳水亦兼有浸水之目蕃皆與諸書互相貫穿雖完文不得見而猶幸其蛛絲馬綫之可尋也滮水至鄭州之高角城裹城角而過故又稱裹角水而湡水卽今內邱之百泉水酈氏以爲一名澧水蓼水一名達活水皆今注所脫落也長蘆之目百世未湮則攷古者不應恝置也明

矣

水經渚水帖子東　東潛

漢志常山郡中邱縣蓬山長谷渚水所出東至張入滱說文亦云渚水出常山中邱蓬山長谷入滱今本酈注滱水僅得一見而渚水則竟無之至漢志常山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水東至堂陽入河則益茫然不知所致蓋濁漳清漳二水之屬其不可問者多矣說者因謂陵谷變遷莫可蹤跡而不知其水尚在也中邱今順德之內邱也太平寰宇記引舊本酈注中邱有蓬鵲之山今其地之山固巍然是漢志所謂蓬山長

谷者也舊本酈注又載其龍騰鶴渡諸山水今內邱圖經亦載之則舊本固自有西山諸水之原委蓋蓬鵲諸山綿延數百里隨地異名直接太行通謂之西山而水亦分道以出長谷窮泉谷皆其一也故內邱至今有渚水一名礪水而張縣之地今并入任縣有曰渚陽則渚水之陽也晉書段疾陸眷爲王浚攻石勒屯於渚陽至今稱爲渚鄉是蓋其自張入湡之道然則渚水固無恙耶乃胡梅磵注通鑑亦不能詳渚陽之爲渚水而泛以洲渚之水解之則其時所見之酈注已多闕漏殆與今本不甚相懸也若元氏之沮水則自漢以來杳無可證

近人作近氏志者亦不能攷索及此及讀郭氏山海經注方知沮水乃泜水之訛何以知之郭氏曰今泜水出中邱西山窮泉谷則知漢志誤以泜爲沮原非別有沮水也千年誤字爲之一豁其說别見予漢書地志稽疑中

水經斯洨水帖子東東潛

斯洨水之與洨水不可溷也漢志太原郡上艾縣緜曼水東至蒲吾入虖沱常山郡蒲吾縣太白渠水首受緜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眞定國緜曼縣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水東至鄡入河此斯洨水之源流也山經泜

水出房子縣敦輿山之陰而漢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山洨水所出東南至癭陶入泜山經泜水東流注於彭水此洨水之源流也今世水經井足本濁漳清漳二篇脫失尤甚斯洨水之附於篇中尚幸詳悉而洨水則無之猶幸太平寰宇記所引舊本酈注足以存其一綫愚攷斯洨水與洨水並行於常山鉅鹿之閒首尾亦時相貫輸而卒之各自爲水酈善長曰綿曼水逕樂陽右合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逕陳餘壘而又東注綿曼水夫陳餘壘即泜水也故顧氏方輿紀要引舊本酈注云泜水即井陘山水是斯洨上流之與泜通者善長又曰

斯洨水分於和城曰百尺溝其水入於泜湖是斯洨下流之與泜通者然皆其津渚之分支及泜水東至癭陶而洨水與石濟水之出自贊皇者同入之而石濟水之分支則彭水也泜水又合洨水東注之其時斯洨已東至鄡入漳矣葢其與洨水終不可溷者如此若太平寰宇記之誤以洨爲汶傳寫之謬也古今注云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用太白渠水以通漕亦謂之蒲吾渠葢用斯洨水者也其至善長之時稱爲故瀆則已廢而不用而長編咸平五年河北漕臣景望開鎮州南河入洨水至趙州以利漕則用洨水者也

水經雍水帖子柬東潛

灉沮兗州水也爾雅水自河出爲灉則稍可通融其地不必專指兗州之灉而言夫兗州之灉亦至今無能言其地者然要其序於雷澤之下則可意而得也故孔傳以爲二水同入於澤鄭注以爲二水相觸而入於澤孔疏亦同於傳康成又欲破職方盧維之維以爲灉用當兗州之一浸而杜岐公終守漢志之說不肯從魏王泰括地志以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中元和郡縣志則曰在雷澤縣西北十四里雖其說未必實要之不敢舍雷澤而他求則皆同矣惟許氏說文曰河灉水在宋又曰

汳水出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汝於是有附之者以爲梁之睢卽沮也灉之下流爲沮實一水也斯其說非不工然浚儀有渠所謂商魯之溝出自黃池盟主之役以是當禹貢之灉恐禹貢不受也豈意熟於水道如善長忽取以當左馮翊之雍水乎則五尺之童謬不至此故曰以爾雅之灉解雍水可通也以尚書之灉解雍水必不可通也善長之序雷澤詳矣而竟以互受通稱之說移灉而西是非人所及料也足下其將何說以爲善長起茲廢疾焉

水經滻水篇帖子柬東潛

漢志詳於水道師古又善爲之釋文如圜水之本爲圁水愼水之本爲滇水皆大有功者乃京兆南陵縣之下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入渭師古曰沂先歷翻則沂字而涅聲歷攷諸書未聞霸上有沂水也因質之爲地理之學者亦莫能證其目或曰沂者涅之通也涅水亦出藍田西逕嶢關而復會於霸今世多以省文作泥其音之轉爲涅是說也迂迴曲折以求之予未之敢信且漢志泥水出北地郡郁郅縣北蠻中則其來遠矣而於六書又絕無據乃近以解水經之故取其滻水篇讀之則再引地志之文直曰滻水

而非沂水乃知六朝舊本固漥水也夫玄霸素漥古以
工水齊稱而漢家列之命祀所謂長水者也是在地志
例必竝書而涅水之以青涅軍得名於史其出稍晚矣
況善長生於師古之前專門治水經之學其引漢志最
審寧復有可疑哉或曰然則師古寧漫然無徵乎曰善
長所見之本諒非師古所能爭矣且師古雖爲班固功
臣而亦時有失檢之語卽以水道一節言之大渡之有
涐水明見於許叔重之說文乃漢志累經傳鈔之後破
涐爲渽而師古亦遂從而實之前輩嘗糾之矣然則漥
之爲沂亦其例也

水經夏肥水帖子柬東潛

夏肥水在淮北導源於沛郡之城父南至下蔡入淮肥水在淮南導源於九江之成德北至壽春入淮其入淮有南北之分而夾岸適對故淮人至今以東西二肥河目之原非謂夏肥水能伏流潛達與肥合也若合肥又在壽春之東二百餘里乃九江之肥所經由其於沛郡之夏肥水風馬牛不相及也應劭乃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闞駰亦曰夏水至此合爲肥則沛郡之水既能伏流潛達又能引而長之以至於芍陂之間眞異事也於是善長疑之以爲夏肥水無通肥

水之理曲為之說謂肥水之同源而出者尚有施水巳各分流注於巢湖若夏水暴漲則復合故以名其水然則沛郡之夏肥水得自為川而九江亦不礙於夏肥水之目斯固騎郵之支詞雖然是說也善長亦自有見於夏肥之出自沛郡者更無踰淮而東之理而別為之說也而其下又曰施水出自城父至於九江則可怪已極夫肥與施同源者也肥出九江而施獨發於踰淮之沛郡則自背其說矣夏肥出沛郡不能踰淮而施何以獨能之則又自背其說矣然則沛郡有夏肥水者二矣是其欲調停酈闞之謬而墮於大悖者也而胡梅磵附和

之何也夫淮水篇中善長於沛郡之夏肥別有詮次源流了然正自不錯其曰淮水於壽陽西北肥水注之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即杜預所謂夷田在濮水者沙水濮水夏肥水互舉通稱然則夏肥水者莨蕩渠之支流也濁河清濟皆有津逮不止一淮而已也苟知夏肥之出自莨蕩諒無有以九江之水溷而列之者顧不知善長何以前後舛戾若此足下於是書力為護法沙門者也必將以為誤文或後人補綴之失有足代之解嘲者其幸有以語我也

水經墦冢山帖子柬東潛

水經之末歷數禹貢山川澤地所在其第四十五條曰
墦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道元注曰穀水出其北林是
自亂其例之言禹貢之山未有所謂墦冢也禹貢之水
未有所謂穀也朱中尉解之曰是蓋引山經之文也吾
亦固知其爲山經之文然豈可以充禹貢之𢓜乎且山
經何獨引此一條也旣而思之曰是非舊本之文也太
史公作禹本紀然不敢稍以之攙入禹貢一語而謂作
水經者乃補綴一至此乎夫經文當云熊耳山在弘農
盧氏縣南注文當云洛水出其西如是則合乎禹貢矣
或曰據漢志則洛水出上洛其出熊耳者伊水也曰禹

貢係熊耳於洛必非苟然殆猶導河之於積石也况地說以熊耳之山為地門其望尊矣固不必以漢志疑禹貢也且是卷於禹貢所導之水河濟淮江漢黑弱渭已志其八不應獨遺熊耳之洛明矣是必舊本脫去熊耳洛數字好事之人偶讀山經自以為博因奮筆以有此誤也然而元祐重行開雕以至於今竟未有言及之者則校讐之疏甚矣哉

答沔浦房師一統志稾書

再讀來諭欲定常德府之武山是後人以辰州之山誤屬之者其說似有未盡在常德府者本武陵山乃首縣

所以得名者卽河洑山又一名太和山而支山則爲高吾山一名西山又有鹿山是其連岡接隴氣象不小特世多從其省文稱爲武山而黄閔武陵記遂混攙以辰州磐瓠之語方輿勝覽因之此其失原不自石倉始也鄺道元樂史王存雖未嘗謂武陵山卽平山然酈氏云平山西南皆臨沅水今縣中之山自桃源縣之緑蘿山以下西南兩面皆臨水者舍武山更無以當之而常德府舊志河洑山一名平山一名武山所以東海尚書湘潭侍郎並以爲然是固非不攷桑經之注竟妄爲騎鄺者樂史謂武陵山頂有闍黎寺道德觀其下有德勝泉

亦頗與平山寒松上蔭清泉下注之景約畧相符新通志漫然不致遂兩列之固未爲當而因黃氏一言之失遂舉常德一府之望山湮沒其名恐不可也山川之在地望山經而水緯因其有武陵山所以有武陵溪今去其山則溪之所自出者湮矣故竊以爲但當博引諸家之文而定取舊志之説不必有所疑也

答陶穉中編修論江省志稾書

昨奉命覆審江省志稾至貴溪反覆於南江分江水故道茫然者久之是二水自隋唐史而下皆無一言及焉近人之語焉而詳者莫如胡處士朏明然其言亦過於

旨信因指漢書之誤而欲刪去水經本文則亦未見其必然漢書於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縣入海是卽十三州志所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也於會稽郡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是卽地志所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經吳國南爲南江者也據漢書言是石城之水其東北一支入松江者爲南江其東南一支入浙江者爲分江水水經合而序之則曰沔水與江合流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爲北江其一爲南江南江東與貴池長水合又東逕臨城縣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

逕宛陵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郭景純曰南江支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與浙江合是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之支流謂南江旣貫震澤赴吳淞而又有分行自餘姚入海者非謂南江巳至吳淞復趨而入浙也景純正懼人牽連錯會水經之文故申言以明之葢分江水所以得名正謂其自南江而分然其與南江判也自安吉始則自石城以至故鄣不應先有分江水之目漢書遽爲載之石城之下者誤也旣至安吉與南江

判自當别標分江水之名水經猶蒙長瀆之文言之者亦誤也兩家書法各有所失胐明遂謂漢書誤以松江爲南江水經本直以分江水爲南江而東則松江以下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酈善長欲援水經以合漢書故攙入松江於其閒夫使石城之水旣合長瀆而歷湖口則其入松江也蓋亦自然之勢而迂道南行者不得不爲支流胐明反欲指爲正派而抑其震澤之大川何哉是故水經之南江卽漢書之南江特未有取兩書而詳爲疏證者所以啓善長之疑況夫支分之說原自景純發之則篤信漢志者亦非善長一人也特是水經

謂石城之水合溧水桐水以趨安吉則攷之未覈桐水發於廣德而注爲高淳之胥溪滙於丹陽石臼諸湖汊合溧陽之瀨水以入荆谿乃漢書中江之水非南江之水也若夫以今日之地按之則自貴池而東中高不能通安吉不知漢時石城之水何由以達太湖是南江之道可疑自安吉而東中高不能通海寧不知漢時安吉之水何由以達東浙是分江水之道可疑斯則岸谷變遷誠有難以臆度者而兩書言之鑿鑿恐亦非無稽也今姑亦據古人所載收之於志則愚以爲在貴池恐祇應載南江而移分江水於安吉庶幾得之執事以爲然

名

奉馮茗園前輩論姑蘇姑胥地名帖

日知錄謂姑蘇卽姑胥古文胥蘇通用因引國策毛傳證之按陸德明釋文胥固讀蘇而文選蘇亦訓須亭林之說是也姑胥又號胥母之山越絕書闔閭晝遊胥母不以子胥明矣至酈善長釋松江水引虞氏謂今胥山上有壇石長老以爲胥神所治魯哀公十三年越使疇無餘謳陽伐吳吳人獲之兩大夫死一立廟於胥山一在丞山是立說之最古者春秋內傳是年六月丙子越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王孫彌庸

以見其父之旗屬徒獨出王子地助之乙酉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會越子至復戰大敗吳師丁亥入吳然則兩大夫雖俘而句踐次日告捷固不應死於吳卽死不過敗軍之將安得有廟況善長釋浙江水又據史記之言謂是子胥之祠引吳錄以證之一人之口前後矛盾予故特爲辨之以申亭林之緒又據善長則臺固闔閭所造以望太湖吳越之竟以笠澤爲鴻溝闔閭之望不爲無意嗣子驕荒失道於是先施鄭旦以爲歌舞之區轉盼而麋鹿窺之百世而上可浩歎也

答陳時夏先生論漢壽得名帖

古有兩漢壽一在荆之武陵見續漢書一在益之葭萌見蜀志楊用修陳仲醇指爲犍爲者固妄卽葭萌得名漢壽攷華陽國志在昭烈時壯繆之封葢前乎此其爲荆州無疑況益之漢壽一入典午便改晉壽歷代未有以爲封國者荆之漢壽則東漢以來之郡治惟孫權曾稱吳壽而入晉仍還舊名晉書王鎭惡沈林子梁書蔡道隆皆封漢壽嗣壯繆而分茅者實代有之直至隋文帝平江南漢壽之名始易諸史班班可攷不特唐劉夢得詩足證也

與施東萊論明代以北京爲行在帖

明太祖之元年詔以建康爲南京大梁爲北京又遣懿文太子之秦中相度形勢以漕運不便而止尋詔建鳳陽爲中都曰吾鄉也然則太祖之意固未嘗終宅吳中也成祖以藩邸發祥之地定鼎燕山始猶以巡幸爲詞再返舊京迨永樂十八年後則定都矣顧歷代猶託以暫駐之名以示將返舊京之意其命官勅命中皆有行在二字如部僚則曰行在某部尚書府衛則曰行在某府都督正統六年復申定都之旨然尚有稱行在者以後始漸去然則英廟以前官南京者原未嘗有南京之目後世妄加之耳但古者天子所居卽名行在蔡中郎

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在爲行在所史記衞將軍傳大將軍同蘇建詣行在所漢書趙充國傳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孔光傳供養行內注曰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然則後世所稱沿習失攷惟歸熙甫曾言其訛故偶因論有明官制及之

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

尊諭所及四大書院攷據未覈以愚觀之當以王厚齋玉海所定爲是蓋嵩陽睢陽嶽麓白鹿也然予嘗攷其始終盛衰興廢之詳有北宋之四大書院有南宋之四大書院而北宋之四大書院諸家紀載互有不同嵩陽

書院建自五代周時及宋王沂公請額於朝至道二年賜額及經藏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即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白鹿洞者唐李渤與其弟涉讀書精舍南唐即其故宇建爲國庠而宋初太平興國二年賜額者也嶽麓者宋太守朱洞所建而山長周式講學之地祥符八年賜額馬端臨職官攷與厚齋同而其學校攷則取石鼓而去嵩陽一人之言前後相舛范石湖衡山記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石鼓嶽麓又一說也衡陽圖志亦取石鼓而去睢陽愚攷石鼓者李寬之精舍也宋景祐

中賜額未幾改爲州學則其爲書院不久石守道與孫明復相師友講學力行魯人宗之稱爲徂徠先生然較之睢陽白鹿嵩陽則稍晚出金山當是茅山在江寧天聖二年所賜額其後無聞自慶歷修舉學校而書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則仿嵩陽睢陽南方則仿白鹿嶽麓莫之與京是之謂四大書院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蕩二陽鞠爲茂草故厚齋謂嶽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並起齊名四家之徒徧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足下以爲是否

答趙誠夫論褚塘小誌帖

讀誠夫所纂褚塘小志其辨河南公世系甚善褚塘在杭城中里社之小者耳誠夫表章桑梓使得與益都錦里竝傳後代可喜也已不揣弇陋請得牽連書所聞以爲誠夫疏證之一助誠夫據趙德甫金石錄言元和姓纂錢唐別有褚氏本與河南族系不同以愚核之錢塘固別有褚氏然亦出自陽翟特南遷有先後之不同此在元和姓纂言之甚析而德甫攷之不詳耳褚氏之居陽翟自後漢之重始漢末有鹽官長盛徙居由拳盛生秦仕吳封錢塘臨平侯按臨平當是鄉侯之爵遂居錢塘裔孫陽

蕭齊民部尚書駙馬都尉錢塘侯陽生遼民梁鄱陽王國常侍遼民生仁弘陳始興王法曹參軍暨陽令仁弘生範隋豫章郡丞範生義宗義宗生無量唐左散騎常侍兼侍讀贈禮部尚書舒國公謚曰文此錢塘褚氏自漢南遷之一支其留居陽翟者晉初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招孫䂮晉安東將軍徙居丹陽䂮生洽晉武昌太守洽生裒晉中書令衛將軍錄尚書事贈太傅都鄉侯謚元穆裒生歆晉散騎常侍祕書監歆生爽晉義興太守爽生秀之宋太常秀之生法顯齊鄱陽太守法顯生炫齊散騎常侍贈太常炫生澐梁中書侍郎

湘東王府諮議參軍澐生濛梁太子舍人濛生玠陳御史中丞玠生亮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謚康是爲河南公之父徙居錢塘此錢塘褚氏自六朝南遷之一支然愚又攷舒公自遷錢塘以來皆居臨平葢從其遠祖始封之地其累世塋域亦在臨平山中據　記載湖中龍戲舒公晏坐讀書一事則城中之褚確爲河南公所居而晉初有九眞太守陶其末有始平太守含含之子征虜參軍湯湯之子伯玉爲高士梁有五經博士仲都其子武陵王參軍修其末有褚雅亦高士隋有太學博士輝則皆自漢南遷之裔舒公三子廷詢駕部郎中

廷誨給事中廷賓渭南尉族姪思光虞部郎中子鉦司
勳員外其族實與河南公一支競爽云愚又讀唐彥謙
集言河南公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
以平徐肆赦始賜其孫八品官扶護以歸而傳中不載
此事表亦不載所賜八品官之孫爲誰則唐書之罣漏
固有不僅如誠夫所舉者況仁和志又安足據歟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承問南宋史參政軼事吾鄉自南渡紹興而後方有登
政府者而史氏一門五八相終始焉史氏宰執自參政
始吾鄉宰執亦即自參政始然參政在宋史既不立傳

而乾道開慶寶慶延祐四志皆未詳其顛末惟宋會要言其爲右諫議大夫時上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軍士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從之今載入宋史河渠志參政之可傳者祗此而已秦檜傳言自檜獨相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冑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璞史才

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宂散遽躋政地旣其
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卽以政府報之
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卽出或一閱
月或半年卽罷去洪文敏曰秦檜見人能助我自小官
不三二年至執政如史才施鉅鄭仲熊宋璞最捷然不
能數月而罷今攷史氏家傳參政方爲御史檢法官超
右正言劾吏部尚書林大鼐進右諫議大夫再劾簽書
樞密院事宋璞遂代其位明年爲御史中丞魏師遜所
劾罷官代參政者卽師遜也更勝迭負蓋與宋史之言
符合參政立朝時朝端無事故雖同在秦氏臭味之中

而其阿附之跡較他人獨少然攷朱子語錄言林大鼐當秦檜被黜閒居之時對策盛稱其乞立趙後之功及檜再相遂不次擢用尋以講筵獨邀玉帶之賜爲檜所忌嗾言官論罷之則參政之所以自通於檜可知也特不知其後竟以何事不當於檜而被斥而家傳遂欲躋之忤檜諸賢之列則欺人矣水心先生嘗曰凡秦檜時執政吾未有言其善者是二十八人之定案也已家傳又言參政以紹興三十二年卒恩例猶爲檜黨所抑僅以本官加贈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說愈不然當是時和議方壞秦氏之遊魂餘息斥逐殆盡而居揆席者陳康

伯朱倬皆賢者也當此潦水之盡而潛德不揚此豈尚
可信哉且參政之於文惠其親則猶子也文惠之於孝
宗則甘盤舊學之契也參政之卒也是年七月文惠已
由翰林學士入政府豈有從父果以忤大姦屈抑終其
身而不為一言者文惠非賢者矣參政字德夫一字聞
道政和八年王嘉榜進士由遂昌丞改餘姚尉丁父艱
服闋知餘杭縣倅溫州以李莊簡公薦除右正言進右
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
既罷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明守執政云其謚
康肅者無據竊嘗謂志乘有美而無惡然如曾任大臣

者雖法不應立傳亦當旁見其始末不當使漫然無可稽茲因下問謹參攷大略以備采錄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

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爲舊史拾遺況南宋一百五十年中事史冊斷爛尤當博採舊聞以使後學有所攷據者也史樞密兄弟事在宋史祇見於理宗本紀紹定六年忠獻臨終時所賜出身官爵而已其後樞密入政府則有宰相拜罷表可稽而覲文以散僚遂不概見攷樞密左右其父最早寧宗大漸之夕忠獻定策禁中得與聞其謀者祇鄭清之與樞密見安晚集及忠獻爲師相一切

詔誥詞臣必先呈稿或不愜則令樞密竄改陳貴竄坐是解直院不肯爲筆見吳氏木筆雜鈔樞密之長都司方行履畝之政多用貪暴爲耳目文移所及田里騷然或以一家之田追及數家湖秀之民歌曰無田一身輕有錢萬事足見太學生裴坣疏括浙右虛籍田幾百萬後按其田皆諸道舊隸始罷征而田籍不去宋亡民猶以爲累延祐志忠獻既卒鄭清之陽與相結而陰排之見黃氏日鈔然理宗終以其父定策之功下詔保全之賜第湖上引入西府且有意相之會以疾卒見史氏家傳其官三爲侍郎四爲尚書知平江府者三知紹興府者再知嘉興隆興各一皆以殿

閣學士兼安撫發運銜遂由樞密簽書進同知贈太師初謚恭惠改謚忠清是樞密之大略也觀文爲忠獻愛妾林氏子紹定賜官時年尚少以其婦洪氏不得於林而出之杜範在給舍言朝廷當戒諭史氏弗使醜聲有聞理宗不問見杜丞相集改尚郡主傳見家林氏卒觀文請恩澤卹典極盛見鄭氏四明文獻四賈氏當國惡其諸舅不復用見王深寧集其官亦三爲侍郎四爲尚書歷知處嚴溫婺四州紹興建寧寧國三府奉祠洞霄此觀文之大略也忠獻二子大抵皆不理於人口然就其生平則亦有可采淳熙四先生之沒廟堂賜謚祇及楊袁沈而未及舒樞密

茅與本道節使言之令其上請而力贊於朝廣平得謚文靖又回授巳子恩澤以與族子（見四明文獻）其所爲雲麓稿亦有時名（見家傳）觀文頗謙儉不事紈綺冬日猶葛幬（見延祐志）其守括蒼會稽皆有惠政（見後村集後村最惡史氏此言乃公論也）國亡杜門養疾人罕得見（見深寧集）此皆先正所節取者執事倘爲分別書之各不相掩是春秋之史法而亦吾鄉校之定論也敢因下問而陳之

答九沙先生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史文惠教諸子孫從遊於楊袁二先生之門又延沈先生之弟季文於家故其諸子孫雖有大墮家聲者然亦

多以不附宗袞有聲者宋史罣漏漫無攷索故如固叔南叔定叔風節一例而不能備錄爲可惜也固叔於同叔爲其產吳鶴林草其閣學告身有曰在熙寧則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其帥潭州也平士寇興義倉蔚爲能吏以勸其兄辭政不見聽遂奉祠祿以老幾二十年而宋史畧焉然四明志中尚載之定叔爲文惠從子最不爲同叔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釋褐寧海縣尉罷歸不出陳和仲曰予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嘗羅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則定叔一尉寧海卽以貝

錯愛困者也其自樂山吟則宋梅磵所閒雕稱以爲耿介拔俗之語蕭灑出塵之作其人如此宋史或以其官小畧之而四明志亦無傳焉然鄭千之文獻集中尚有之朝奉大夫守之字子仁則文惠長孫也方叔之子必非叔父所爲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著升聞錄以寓規諫詔書累起之力辭不出杜門講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同叔每有所爲必曰弗使十二郎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斯則僅見於清河書畫舫及史氏家傳而已故愚以爲苟有作者改撰宋史則此三公者豈在南叔之下而可畧之

然此特不附同叔之子弟也其後嵩之爲相則固叔少子賓之方以敷文待制轉運湖北未老遽乞休歸老滄洲滄洲固叔引身時所居亦寧宗御書也是當附之固叔之後者南叔之孫蒙卿以傳朱子之學宋史入之附傳而蒙卿弟芳卿博學著書仕至司戸參軍元人改授不赴其時尚有世卿損之子也亦不仕元皆當附之蒙卿之後者璟卿死於嵩之宋史見之嵩之傳中璟卿無子從子綜伯爲後宋亡歎曰時事如此修身齊家以俟太平可也綜伯從弟彥伯亦遯跡不出皆當附之璟卿之後者嗚呼固叔以下諸公當日不能不爲宗衮所抑

而今則反以此而使人推求其軼事則甚矣顯晦之不足爲重輕也

與沈徵君彤論沈氏家傳書

淸門世澤之盛中吳世家所不易得辱示家傳不禁肅然起畏也獨葉星期作君庸先生傳則多誣者不敢不告之足下速爲改正傳謂袁督師崇煥擁兵不朝中樞募人入其營探之先生應募予以兵騎卻之隻身前往說督師曰公前殺毛帥人言籍籍當亟入朝督師許之曰明日卽請覲先生又言城中人恐懼當俟宣詔而後入督師又許之先生復命中樞次日宣督師入賜貂玉

再見即縛下獄以此爲先生之功何其悖也　大兵以
已巳之十月分道入京所經自龍井關大安口其地原
非督師所轄而聞警赴援千里勤事此固有功無過者
也其抵京也即時召見奉有溫旨其時督師與滿桂分
禦一大兵廣渠門之戰督師親執桴鼓斬獲千人　六
王子傷焉而督師亦集矢肋下於是以夷傷多請移營
入城休息而是時中官素不與督師相能毛帥之客從
而煽之以圖復仇輔臣錢公龍錫則督師之內主而中
官尤深惎之者相聚而謀欲以傾督師者及輔臣而
大兵亦忌督師之能思以反閒去之於是縱降卒歸謂

督師將爲內應中官實其言曰此入城休士之奏所由至也莊愍大驚而督師罹重辟矣曹公能始謂關口遣師助禦在敵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已迫畿之後其所以雪督師者甚至夏公彝仲言亦畧同鄭舍人湛若於粵中追理督師死事復官賜謚而

本朝檔案出備書反間之語於是督師之冤大白夫督師以求入城被譴而今謂其擁兵不朝異矣且督師抵京即入見又何有於中樞之探乎滿武愍亦嘗入城小休特不以所部入耳亡國之後稗史雜出有漫以不經之語爲案者此正墮晉部門客之術中星期亦薄有名

不期史學荒陋如此君庸先生好兵任俠原屬同甫稼軒一流人物其逆知天下有事造漁船千艘以防未然卒使舍人兄弟得資之以舉義師卽此足以傳矣後人不必妄爲烏有之事以誣之也至於崇禎賢良辟召之舉在乙亥而庚辰特用又是一事先生之薦而不就係乙亥非庚辰也蓋無一不誤者敢敬陳之而弗我罪焉否

答董悳亭兄弟論董氏宗譜書

辱以高門宗譜見示此乃四百年文獻所係不可不慎也世家支系至今日而紊亂殆盡亦更無博物如劉向

宋忠者出而爲天下扶此局遂使家家戶戶皆以譜本流傳悲夫吾鄉董氏蓋數宗大抵皆祖徵君而派別各分其最先著莫如奉化泉溪一支建炎航海之難布衣董之邵與李伯任戩起義兵金人旁徇屬縣至奉化三戰三卻之故是時甬上諸縣塗炭而奉化晏然者之邵三人之力也然是時張俊棄明州而走抑三人之功不上聞而三人亦不自言功身後蔡文懿公始言於朝皆追贈修武郎而已之邵之孫曰仁澤仁聲仁森相繼以進士官至殿閣侍從曰子焱亦進士又累傳而遷鄞是爲明洪武中進士恭禮登第後以養母隱慈水之黃楊

塋即葬焉里人呼爲孝子明末殉難兵科都給事中志寧其裔也其留居於奉者是爲明洪武中徵士清禮官至監司其羣從亦多以薦辟至大員者是奉化董氏之顯於宋者也其與仁澤兄弟先後登甲科者有董彌明董亨復董淮則鄞人也是鄞董氏之顯於宋者也元之初大有文名於時者曰董復禮清容先生所最傾挹者也復禮亦奉化人然非修武之後自其曾祖庭堅以來無仕者復禮始振之而惜其不壽是奉化董氏之顯於元者也高門居慈水蓋在三宗之外別爲一支顧不甚顯直至梅隱先生遷鄞而大若由梅隱先生追溯之不

過三四世可攷耳今觀譜中自徵君而下五十餘世綿
連繩貫名位科第無一佚者將無蹈沈約魏收之失唐
之董晉本庸相耳昌黎客其門遂爲之狀多溢詞益不
足重且歐陽公唐宰相世系表並不言其出自四明而
譜中入之是一失也宋之董儼亦庸人且吾鄉宋時官
宰執者十八人更無容增加者而譜中入之是二失也
董鼎父子私淑朱子之學其所作易解明之大全盡采
之近日徐尚書通志堂又雕之乃番陽人而譜中忽稱
爲甬上宗長且有世德錄之序能無失笑其餘不能枚
舉即其以甬上諸宗之董盡爲編入而於仁澤兄弟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六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承問古今之箋杜鵑行者紛紛異同當何所主愚反覆此詩當係玄宗劫遷南内肅宗不朝而作首四句故爲錯落不欲顯其意也其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蓋指玄宗之去國雖奔竄蒙塵而蜀人戴之無貳心也其曰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

爲餞其子禮若奉至尊蓋指肅宗在靈武李郭諸將爲之盡力吞戎亦皆助順一如所以事玄宗也其曰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性猶解事杜鵑蓋指玄宗還京都人聚觀涕泣及居興慶宮父老過之多呼萬歲是也其曰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蓋指玄宗逼遷而崩肅宗以病不臨喪是也蓋國家君臣父子之際難以諐言而又不忍默而已故託之杜鵑况前此玄宗幸蜀正與望帝有關會晚年遭變工部自歎遠覊蜀中不得維持調護於宮闈之間也夫

百鳥因杜鵑而奉其子而爲杜鵑之子者反漠然則百鳥之不若矣前人解此詩亦有指南内之事者特未能逐句闡明其意或更疑玄宗崩於辛丑而工部以乙巳至雲安其事相隔已至四年頗於是歲不合然予嘗讀李端叔姑谿集則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及張李劫遷上皇遠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踰時且爲尊者諱亦不敢遽形篇什追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耳其論眞可謂先得我心者今并錄之以復足下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辱示義山漫成五章箋釋以爲義山生平出處自敘之署故隱詞以寄意實發前人所未發顧尚令檮昧覆審其閒因取唐史及本集證之則亦畧有足以引申尊意者義山蒙負恩無行之謗長洲朱長孺始暴白之謂義山之爲令狐綯所惡者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而二人爲李衛公之黨故也當時黨論牛曲李直義山之去就不可謂非且衛公雖惡綯父楚而於綯則固嘗有補闕之任矣綯因其失勢而力排之如此險人而必始終依之是且流爲八關十六子而後不爲負恩不爲無行也其論核矣然不知義山於漫成五章中已自道其必

跡也首二章謂沈宋王楊不過屬對之能而志其歸依於李杜蓋自喻其少年雖學章奏之文於令狐楚而非其所願誠如執事之所解矣然其歸依不徒在李杜之文章而推本於其操持則有慕於太白之忤中官少陵之每飯不忘君父而感歎於蒼蠅之惑以致傷於異代之同遇者情見乎詞是非徒以文章言之也中二章謂茂元以將種克繼家聲擬之征虜而其擇壻則自比於右軍且喜其能用已於草萊亦誠如執事之所解矣但其所云偏師裨將則當是茂元會討澤潞時蓋茂元帥河陽是全軍非偏師是大使非裨將也若討澤潞時則

何弘敬王元逵爲招討茂元特偏師耳裨將耳其時義山在軍中爲之草檄故喜其能用草萊也然其云不妨嘗日饒輕薄則又指令狐綯誹謗之口以見茂元能爲國討賊豈眞締交浪子者而已之非輕薄亦可見矣此正與次章操持之說互相剖晰者也末章以張郭比衞公亦良然但其賦此詩恐是因杜悰之再復維州而發方文宗時衞公復維州牛僧孺以閉邊釁抑而阻之衞公深以爲恨大中三年悰卒復之而衞公亦卽於是年卒矣維州爲西番要地復之本非黷武而卽所以和戎特見阻於黨人之門戶今悰成衞公之志而衞公卒不

及見也故垂淚而傷之義山贈悰詩有曰人言真可畏公意本無爭亦卽此詩之意也合而觀之則義山生平沈屈歷然可見然向非執事發其蒙則亦無從遽攷也義山閨房諸詩蓋其所以招輕薄之論然攷其悼亡後柳仲郢予以樂籍而義山固辭以爲早歲志在玄門此都更敦夙契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偶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乞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又可以見諸詩之未足定其生平也并請質之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硯版故事帖子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祇用壙銘即柳州所引唐令也然以今之官制攷之正難以一例拘內官則京卿而外翰詹之講讀諭洗新升五品之科道用碑宜也部郎及內閣侍讀諸官其可乎外官則僉事以上用碑宜也府貳州牧諸官其可乎至右班則非總兵以上亦難用碑蓋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紊也自明以來不論秩而論望故如郎中之秩不爲身而望甚淺是又當斟酌而用之穆堂詹事謂今雖開府以上

苟非有詔賜碑皆不得稱碑但可曰墓表耳故其應陽
城相公家之請但曰墓表此未嘗詳攷會典而遽爲之
說者也會典固有賜碑之禮但止爲重臣而設此自唐
宋以來皆然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不必俱邀君賜也
賜碑亦有數等或御製碑文或但用御篆或勅詞臣撰
文或但給碑價而已其御製文與篆者非輔臣勛臣不
能得其給碑價者則賜葬之臣皆得之若五品以上之
用碑者則特以其官應立碑卽無卹典亦得立之歷攷
唐宋以至今所同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
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墓碑稱表歐

公爲其父崇公是也徐師魯謂碑碣有尊卑而表無之蓋碑碣之變稱是矣而潘蒼崖謂碑高不過丈二碣高止四尺表之高與碣同是竟以表爲碣而黄梨洲祖其說雖本之家禮然實非也攷之漢人之制士庶皆得用碑自唐以後則截然獨香山爲長城縣崔令遺山爲費縣郭令皆作碑此其僭不可訓至元人則其誤用益多矣碑碣之變稱攷之漢人文字有曰神道闕銘曰墓闕銘曰墓石柱文曰墓幢記曰冢闕銘曰穿中柱文曰殯表曰靈表曰神誥曰哀讚曰哀頌曰哀辭皆金石例所未備也卒復不罄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漢隸本末前日席閒未竟其說大畧其難定者有數節焉往者嘗聞吾友趙君谷林之言矣其引蕭子良曰秦時王次仲作八分書漢靈帝時有上谷王次仲與秦時人同姓名亦作八分書鍾繇謂之章程書李陽冰論篆本之谷林謂古今之見於同姓名錄者多矣不應兩次仲皆能作八分書也且既已作於秦矣何以又作於漢耶豈其法之失傳耶抑別有進於古者耶若稽之酈道元水經注則所謂大翮小翮者正在今之上谷又不應兩次仲皆居上谷也然則東漢時之次仲乃傳之者妄

也至歐陽子誤以八分爲隸不解其所以致誤之因及攷晉衞恆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竊得其法授之毛弘今八分皆弘法也夫次仲作八分法未嘗作楷法卽衞氏亦於下文明言毛弘所精之法爲八分則上文當言次仲始作八分歷傳宜官以至於弘何忽云作楷法也其言宜官之書大者一字徑丈小者方寸千言是直以楷書當之非八分也然則衞氏誤以八分爲楷而歐氏又誤以八分爲隸此亦殊不可解者也

楷書作於程邈自漢以來皆無異詞而道元謂其自出於古非始於秦又異聞也

辨隸古書分書眞書答董琛圖

隸書分書眞書漢魏而下棼錯難攷趙德甫辨歐陽公以分書爲隸之謬謂唐以前皆指眞書爲隸其言似核而未盡故洪盤洲五隸仍用歐公所稱予攷之諸書如洛陽伽藍記曰三字石經爲古篆隸三種字其所云隸則是眞書然又曰別有四十八碑皆隸書其所云隸則是分書水經注曰程邈作隸是眞書然又云王次仲作今隸書則是分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隸不特

此也卽楷書亦不得專屬眞書如衛恆隸勢曰王次仲始作楷法江式曰熹平石經楷法多蔡邕書其所云楷是分書而蕭子良曰鍾繇始作楷法則是眞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楷然則金石錄之言未足定也蓋嘗攷東京以前未有分書之稱蔡琰始有隸八篆二之說而分書之稱自此起孔安國尚書序謂以今文讀古文爲隸古定之隸古者謂雖隸而近古兼有篆體二分存其中也然則程邈所作是眞書王次仲所作是隸古書漢人惟文移案牘用眞書此外皆以隸古行之故漢人所謂楷法者隸古也而眞書最賤曹魏以後眞書之用漸廣而眞書亦得稱

楷法矣眞書進而混於楷故隸古亦降而混於眞其實漢人以隸古書爲楷書而眞書則祇稱隸書自魏以後始混之故隋志有楷書又有隸書不相混也隸古書大署卽含分書而隋志以爲始於魏則漢之隸古又微不同於分書洪盤洲云漢字有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則以分書亦出於漢與隋志異而洪容齋云隸古變於魏而後有分以分視隸猶康瓠之於周鼎則已不同於盤洲矣吾邱衍曰分書隸古之末有挑法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微似篆以篆筆作漢隸卽得之以吾邱之言推之又似分書先於隸古要之隸古之不得竟稱

分書則有明徵竊以爲漢人石刻皆隸古書其八魏者始爲分書袁清容云大篆最忌雜小篆隸古最忌雜八分是矣明乎此則隸古書分書眞書判然而歐趙洪三家連環之結可解矣鏞案張懷瓘謂八分篆之捷隸八分之捷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蓋皆以隸古爲八分先生此辨可以折袁華言答南軒書係少作此乃晚歲定論也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機神非命祀足下所作碑文甚有援据顧於祀禮中天人正配之故尚未分析古者上祀則天神之祭配以人鬼如五天帝則以五人帝配之社神配以勾龍稷配以柱郊祀亦配以始受命之先祖葢天道遼遠恐吾無以

接之故籍人鬼之有功於人者以通幽明之郵而默致其氣類下此則不盡求之天神如耕有先農先嗇蠶有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但祭先代刱始之人以為神所以致其報本之意而已天下無物不有天神以尸之而其祭則不偏為推及者禮有等也故古禮配位可以變易如句龍至漢而易為禹柱至商而易為棄但以其功計之則不妨取舍也報本之際為正位百世不改蓋以其始事者定之則更無人焉可進易也昔人嘗誤以天駟為先蠶不知天駟司蠶之氣則有之然非始蠶之人也稱之為先蠶舛矣近來織造之局特蠶事之一則

但以始機之人配之先蠶於禮已足然攷之周禮有典絲有㡛氏有職染諸官非僅蠶事之所能盡也后稷之外別有先農先嗇則先蠶之外別有機神比例以觀亦未爲不可樊綽引淮南子爲證以黃帝之臣伯余爲機之始是已而又引唐六典織染署會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而疑今所祀與唐異則不知織女之爲杼神在天者也昔人於祀禮天人之故不甚分曉既誤以天駟爲先蠶則即以織女爲機神而不知先蠶之非天駟猶之織女之不可爲機神也況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牽牛之說是世俗乞巧之祀非報本之祀也今之祀

猶幸其非玉珈雲裢之飾則亟當講明唐制之非而以淮南之說正之庶使其免於不著不察之咎不然恐有讀唐典而反謂冕服之非者不已舛乎足下以爲然否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前者嶧陽爲僕言江都風俗於除月二十四日修司命祭以新秫作飯供之蓋因諺言司命將至帝所言各人善惡新秫食之膩口使不能語耳僕時笑以爲愚偶閱東京夢華錄汴京人以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紙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曰醉司命蓋即祖道之意而竹垞醉司命詞司命入覲行步

偶旅觀覵兩目醉不能語則與足下里人所見畧近乃知天下俗事總有來歷既與嶧陽遯之并以語足下屈指書到時麼値司命祭期左右茶香豆熟亦足資嗢噱也

答施東萊問明代誥勅帖

昨賜札問明大臣誥勅中有專與夫封不及其妻者是葢其嫡母生母並存者也明制嫡母在其生母不待受封則予婦亦停（出陸釴病逸居漫記）在唐宋時無此例倘以上下一體言之則藩王入正大統卽尊所生何獨臣子不爾似亦可不必也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今世以巡撫稱中丞者不學之人所沿幕賓游客之妄語也而近雖洽聞如董浦亦襲之夫中丞者漢唐宋之官也漢以御史大夫爲副相爲亞公而其下則有中丞漢之中丞不甚顯唐始爲要官宋遂稱中司今世之官無足比御史大夫者但可比例於古之中丞則總憲副憲僉憲皆中丞也今世不學欲以總憲稱大夫副憲僉憲稱中丞非也總憲九卿耳不可以言副相言亞公也明之巡撫例用僉憲稍進之則爲副憲於是多稱中丞者然有功則更進之而以侍郎兼憲節卽不復稱中丞

矣比來官制又不同撫臣加銜以其省之大小爲差如江南二撫臣江蘇定以部銜江安則但用副都銜浙撫以部銜閩撫但用副都銜而二廣皆用副都銜此其以省爲定者也然亦有不可以一定泥者如今之安撫鄂君由廿撫而浙撫皆部銜而忽移安撫則不得去其部銜矣今之廣撫鶴君由倉場總督改廣撫則亦帶部銜矣此以其所任之人之資爲定者也夫旣加部銜而猶稱中丞是反側其官也況憲司豈遂無中丞乎左憲使爲九卿留京而右憲使出持節爲督撫今溷曰中丞何以處夫九卿之留京者也故曰一矢口而文理皆有未

安者此之詞也曰然則今之呼巡撫者宜何稱曰以其地如浙撫某公蘇撫某公可也否則但稱曰撫軍亦可也世疑撫軍之名見於國語以爲太子之稱而不知晉時固有撫軍將軍之官與今之巡撫足相比例用之可無礙也乃若不學之徒更從而躋之有所謂大中丞者謬之尤也中丞之名以承大夫猶之詹事大理太常國子之有丞皆以承其長官非疑丞之丞也故丞相可稱大以所承者天子也中丞不可稱大以所承者大夫也其亦弗思而已矣嗟乎官制不明稱謂日紊故巡道之加副使者明人稱曰憲副以避副都御史也加僉事者

明人稱曰憲僉以避僉都御史也今則直曰副憲僉憲以外臺而混內臺之官矣固宜其日益進而大也

答陳南皐論太守稱明府帖

昨承枉過僕以奉中憲孫公辭保舉帖呈覽蒙賜教以明府之稱不宜加之郡守竊謂明府本郡守之稱其以之加縣令者乃通用耳請於兩漢史傳畧舉數條爲例渤海太守龔遂被召議曹王生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東郡太守韓延壽常出欲罰騎吏之後至者門卒請曰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出謁適會明府且車以敬父受罰

潁川太守嚴翊被召官屬爲設祖道翊伏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有此後漢李郃謂漢中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張綱爲廣陵太守喻郡中賊張嬰嬰泣下曰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鍾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恭無不指郡守言者至若西漢之京兆尹東漢之河南尹皆位在郡守之上然而孫寶爲京兆尹老吏侯文謂曰明府素著威名梁不疑爲河南尹尚書張陵謂曰明府不以陵不肖然則雖尊於郡守者尚且稱之惟搜神記由拳縣秦時

長水縣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益都耆舊傳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裝明早送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慙太平御覽北齊魏州刺史元暉爲衞國令郎茂曰長史言衞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是則縣令稱明府之始於是唐人據之遂成通稱如杜少陵集中所贈崔明府蕭明府王明府郭明府嚴明府終明府狄明府趙明府詩皆縣令也沿至今日遂無敢以明府稱郡守者斯前輩所以有觚不觚之錄也漢時太守亦呼府君如張邈爲陳留太守高柔稱張府君孫堅爲長沙

太守王叡稱孫府君王朗爲會稽太守虞翻稱王府君臧洪呼廣陵太守張超爲府君孫策呼豫章太守華歆爲府君其見諸金石者晉孫楚有雁門太守牽府君碑孫綽有潁川太守□府君碑宋傅亮有安成太守傅府君碑不一而足郎刺史亦或稱府君北周庾信有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若以是行之近世其有不駭愕者幾希其在一家稱尊者爲府君古焦仲卿妻詩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後漢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豈若唐宋以後專以府君爲先

祖之稱乎俗尚相承習焉不察非敢怙過亦求以明其是耳

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

古者天子得祭始祖諸侯而下則否此三代時所可行之禮今世必不可也程子朱子皆謂冬至應祭始祖立春應祭先祖然於始祖以下之不可不祭則未之及也夫今世之氏族紊矣世系闕矣非猶三代之世有官司以掌斯民之譜牒而使人秩然其可攷者庶以祭祀維之使人於版祝之中知吾始祖以下二世三世以至於高曾其代數幾何其宗派若何而且祖爲誰妣爲誰不

至晉然為籍父之徒也吾家得姓受氏之始祖已無可攷者其居鄞之祖自侍御府君始其暨於今二十四傳而侍御府君以下十四世向未有祭子孫遂莫有知者一二妄人竟欲以十五世祖直接侍御府君其謬至此先君按家乘定世數特為侍御府君以下重置粟主然粟主藏於影堂卽家乘亦掌於宗子之家子姓不能常見不若祭時祝版凡與祭者皆得耳而目之今定議祭侍御府君則其下諸祖配食庶吾後人知有此十四世之祖夫以古禮而言因祭始祖而兼及諸祖幾於干祫誠失之僭然今世祀先之禮本無定限況不出於此則

人且將於其世系之遠者而忘之尚何由導吾後人以尊祖敬宗之義歟彼妄人不足論今稍知學者又援古制相疑故敬陳之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董浦來京始知樊榭之病已脫然爲之欣慰愚自去年有婦之喪方寸淒楚春試不捷意中固早知之科名之得嘗與否自是吾身外之事唯是東西南北不能不奔走於路以謀高堂旦夕之養可謂長喟者也近奉明詔特開制科以求三館著作之選吾浙中人才之盛天下之人交口推之無異辭樊榭之姿諳吾浙中人交

口拊之無異詞乃聞樊榭有不欲應辟之意愚竊以爲不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今樊榭爲有司所物色非已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見以爲高非中庸矣且自有是科以來吾浙人不居天下之後宋之制科初猶累易其名其復博學鴻詞之舊自紹興三年乙卯始也而吾浙人相山王公冠場自紹興以至咸淳如說齋東萊深寧皆一代儒林之圭臬越四百年爲

國朝康熙己未制科而吾浙人羨門彭公冠場其同年者如竹垞西河皆一代文苑之圭臬其餘則尚未能累

舉而悉數之也是吾浙人之於制科如春秋之世主夏盟未有能先晉者迄今先輩之典型尚整二三兄弟皆足鏃厲而進於古可弗懼吳楚之爭長齊人之歌代興也嗣世繼霸吾願樊榭與堇浦諸君勉之夫是科固天下膏粱之望也紹聖廷議以爲是學者之勸率而世人竊呼爲選定兩制以足下之才應之亦未始非盛事也愚之才不足以爲樊榭之役同好諸公何私而許之亦欲使預於邾滕之末前望古人退而上下於諸君之閒欿然不覺其自失也是則由衷之語而正非樊榭所可援以爲例者也諒浙中當道必不容樊榭之請薦草之

由指日可待吾將求樊榭所業而觀之

答姚薏田書

覩三北上拜受惠書因憶松吹草堂連牀之話目前事耳而忽忽已七年及與立甫聚京邸晨風夜雨未嘗不相念也自不見薏田來東馳西騖索然無所得少時造詣本未嘗有所成就日復荒落宜其茫然古人謂客四方者足以助文章之氣此以壯遊言之若吾輩頻歲謀食之行能使人嗒然喪其生平而已薏田來書盛稱僕文以爲日進於古是殆傳聞之譌耶日者捃摭陳作定爲三十二卷因憶町江之言謂天將假我以年與必尚

有所進也如其不然亦足藉手以見古人僕文豈敢求古人而見之而懼其不復有進聊復存之以充異日覆瓿之用而已近聞制科之

詔浙中當事多相屈致而薏田謝病未能今天下之求一當於是科者豈勝指屈蓋固有竭其力而得之矣然其胸中不過數卷抽青儷白之文無足當於有無之數者也薏田以古誼自期則眞其人也雖然尙足稱是科則應世之求而不必過以鳴高自宋南渡而後吾浙東西詞科極盛而吳興則莫氏一門多以是科發跡若其文章風力卓然足為大科取重必推倪文節公薏田居

蓮花莊上莫氏之故址也至於所學則繼文節而起庶幾不媿茲者有司再奉

詔以延訪未至更事博採蕺田必復爲當道所敦迫而賓友南來皆云蕺田必無出山之想僕以爲不必也浙中朋輩多應車乘而獨至蕺田有遐心是又吾朋輩中之憾也僕之交雖自知其不足傳然亦欲待蕺田之來或有良藥爲我發而瘳之則又僕之私也立南山居近狀何似幸爲我寄聲聞之

與趙谷林兄弟書

久不得君家伯仲消息昨於堇浦寓寮長跪接一緘備

悉起居淸吉下走春闈一戰正在悼亡傷逝之餘蕉萃
心情分宜折北時已戒期返棹會疾動不果歲月如駛
又復匆匆度歲學不增長文不加充無可爲故人道者
乃者
天子鼓吹休明特開大科將求非常之士用之東南竹
箭之叢其燕躍鵠踴而出者諒非可以更僕盡也而蕚
花競爽如谷林兄弟則恐未可多得嘗讀宋紹聖以後
詞學題名其預選者百有七八人（景定壬戌以後未放）深寧先生兄
弟以寶祐丙辰開慶己未繼起詔書褒美以爲學者之
勸顧前此亦尚有吳玆吳幵滕康滕庾李正民李長民

袁植袁正功莫沖莫濟陳貴謙陳貴誼特文采不大著於後世惟洪文安洪文惠同榜中於紹興壬戌而文敏以乙丑繼之其詞學之盛爲二百年中所未有相傳深寧少時讀洪氏試帖而豔之卒能偕其弟追騶而與之齊有志者事竟成也夫塤篪協應固科名之佳話然非如洪王家學要何足爲國家重哉

國朝巳未之役嘉興柯徵君崇樸兄弟並應薦書而以丁內艱未得預試今倘以賢兄弟當其選堪爲是科生色小山堂之牙籤伐山綱海足以補天祿石渠之闕而以西湖觴咏詩才出而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花磚綾被之閒時助春草池塘之思是直一代之光非僅吾黨之幸也下走失學多年重以稠桑之痛一二朋好如董浦輩猶欲推轂其閒不知臨軒召試大典也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極選也倘以風塵濩落之人濫廁於朱鮫函雉扇之下百寮千騎環其而觀其落筆有不驚心動魄竟日不成一字者哉但使吾諸故人扶搖而上疲甲凋戈祇爲壁上之觀足矣花溪五代史注其嗣君音信浮沈當再爲索之也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

伏荷尊諭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禮局中備纂修之一席

感佩感佩館閣諸臣原以經術爲上詞章爲末某於經術雖嘗致力然自分終慙謭劣至詞章則似不至在同年諸公之下今以明試詞章被放尚敢以經術求進乎若謂某之被放原不由詞章某不敢知然執事旣已知之執事尚欲以經術援之其可得乎目今與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鄭王而過之其中原有素嘗究心於此者亦有竝未嘗讀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執事爲總裁蓋亦知之矣然則無論某於經術謭劣眞令有一二可采未必不如詞章之見詘是非執事所能保護也況某刻期南下省覲切於晨昏

之戀若一入薦章則行程中阻矣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爲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十餘年於五官已成書某皆曾見之在局諸公莫之或先向嘗欲致之執事以爲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京師亦苦拓落執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賜多矣歸期當在冬初遠違講席曷勝依戀

與友人絕交書

某頓首某少時從家君子受禮記正義至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卽憤然請曰是非夫子之

言也所貴乎聖賢者植天經扶地義曾有彼自忘其父母而我尚念故舊之誼者是非夫子之言也家君子曰善哉孺子之問也檀弓多誣聖語先儒詳言之矣顧於此條未有及者但卽以爲聖人果有此則不磷不緇唯聖人乃可若學聖人之博大而自流於比匪之傷此斷不可者孺子志之去年足下從淮海歸赴試甫及第三場染瘧症時某來訊足下號房中尊大人握予手戰慄周章無措某時心危尊大人將因足下致病及試事竣某先渡江聞足下病未起肩輿就道尊大人之勞瘁百端交集故甚家而已不起某因以危尊大人者危足下

謂足下以身故喪厥考呼天搶地從死固當但祖宗嗣續之傳老母弱弟俱從足下肩其事則一綫之承不可徒死是以聞訃疾趨哭尊大人於靈座卽訊足下喪次以此意相慰且并屬諸好友共爲解諭乃至今日而始自笑前言之愚且拙也方足下於卒哭後赴淮揚而復歸也內衰而外襲緇裘某是時卽駭愕謂庶見素冠庶見素衣豈在吾黨中卽有此歎隨以此責足下而足下謂不幸作旅人多謙諱故不得不出此豈料未踰年而有子也夫尊大人之死死於足下則足下之居喪尤不當與凡爲人子者同例又況足下是時病尚未愈衆方

憂其不保是以一切擗踊哭泣皆加裁節而足下喪心至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足下亦追思當是時麻衣菲屨頭顱亂髮斬斬長三五寸西階殯所噫咳如聞慈寢哭聲淒其未絶而乃以代哭之閒合歡同夢在足下或以繼嗣義重欲慰死父含飴之望是或一道非固陋者非能知然亦太匆匆矣嗟乎當今日而言居喪固君子所大不忍觀者耳斬齊之服孰有持之二十七月者而寢苫枕凷置之不問食稻衣錦揚揚自如惟御內生子一事稍知廉恥者或尚有所不爲此蓋夜氣之存蛛絲馬綫一息未絶天地所以不崩裂人物所以不滅亡

而別於禽獸之幾希者今某不幸而與足下交見有此
事天乎某亦何罪而致此足下旣舉子與某相見某曰
君家祥祭有呱呱兒稱阿孫大是奇事足下若弗聞者
某又問曰君家舉子隔小祥忌日幾何足下又若弗聞
及雪汀正色斥足下而足下仍無怍色徐曰不知何故
湊成是事足下喪心至此矣某亦何不幸而見此昔嘗
謂宋元凶劭弑父弑君天地間何以有此亂臣賊子及
讀宋書知文帝以居廬中生此子乃瞿然曰天道昭昭
一至於此而小說家有謂商之受辛明之武宗其生皆
類元凶是以亡國破家先後一轍雖其說未有攷然孝

子之後必有孝子詹溜涓滴不可移易則不孝之後其有不孝起而報之覆宗絕祀理所固然夫復何怪是以唐宋以來服內生子載之律文獨明太祖起於草莽不知詩書其所著孝慈錄削去此條反詆古禮爲不情而當時大臣若劉基宋濂輩不知引君當道力爭以摧其說萬季野以爲一時小儒無復人心今足下可稱明太祖之功臣哉某幼而失學長而無行至於如足下者亦在交游之列則庭幃之慝必有不減足下者是以恐天如擣不能昂首一望日月今請足下自此與某絕足下善自愛雖十年友誼耿耿難忘但足下知某分量必不

以聖人之博大望某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問目

答杭堇浦石經雜問

問金石文字記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儀禮士昏禮亦然當是朱梁所補刻攷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城缺筆其爲梁刻無疑愚恐朱梁未必有補經事

朱梁篡竊西都方有邠岐之逼日不暇給況全忠豈知重經者其時佑國節使繼韓建者王重師劉悍劉鄩康懷貞亦皆賊徒愚意移石之舉出於尹少卿玉羽而自天祐以來佚失必多則補之者卽玉羽此外恐更無人也蘗林所見亦然

問崇文總目九經字樣一卷書錄解題五經字樣一卷此似當爲兩書

唐元度之書無兩種崇文目所云是元度正本唐志亦然直齋書錄所云是田敏重修而以張參之書幷入其中書錄不詳其本末遂與崇文目相混至其卷帙亦不

當止唐本之舊而惜今之不可得見

問中興藝文志婁機廣干祿字書謂其書以蔡邕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爲主蔡邕之書想卽熹平石經之藍本顧何以不見於歷朝藝文目又以字樣爲田放所作何也

中郎並無此書其書石經原非備體後人依附爲此書者以前史誤指熹平本爲三體也田放當是田敏之訛以長興時敏嘗刻是書也

問成都石經或避唐諱或否讀書志遂有未叛唐既叛唐之分果否

成都石經刻於廣政七年又七年而工畢明有歲月可稽其去知祥之死遠矣知祥未叛唐時涖蜀日淺其既叛又無暇可知也甫稱號而遽殂矣避諱與否實係參差是必寫經諸人或守高曾之規矩或竟忘之無他故也周平園作文苑英華序謂其於唐人諱本朝諱或去或存竟未畫一此其證也晁氏不知而強為之解

問讀書志詆宋宣和間席益所補孟子其言似有過當者

昭德諸公自說之拾疑孟之緒餘時有異論故公武亦云然其謂諸經大備於孔氏寧復有闕則謬語也禮記

爾雅豈皆孔子之書獨斷斷於孟子何耶至謂蕭本多謬誤想不免耳

問宋儒多稱成都石刻不及西安豈西安本遜成都歟

西安本遜成都果然觀容齋深寧皆博物君子亟稱成都本之精謹故朱子所引石經成都本也昭德書庫所藏成都本也卽當時諸路學宮所貯石經亦成都本寻家有宋本四明舊志其中書門石經皆蜀刻也蓋不比西安本有蕪累之誚而惜其無一存者

問丹鉛錄謂淳化石經至今猶有存者不應明

中葉及見之書而今竟無之

開封石經始於至和成於嘉祐淳化時則未聞也惟孟蜀降臣勾中正嘗於淳化寫三體孝經刻石表進而餘無之至淳化帖中所有乃太宗之草書非石經也楊愼多漫言不足信

問開封石經今隻字不存同年王延年謂靖康之亂金人載之而去劉彥宗於侵宋日謂宗翰宗望曰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物石經以歸今則也二帥納之是可爲金人攜去之證其說似乎有據

彥宗之言本妄德光未嘗至西安今西安之石經具在則德光所載者何物周密癸辛雜識曰汴學卽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版山積一行篆字一行眞字是臨安亡而石經尚存也汴於宋末未嘗有所屠薙如楊髡臨安之毒則石經當亡於元末之亂不然明有周邸蒯桐其地世擅風雅不應及見遺經而聽其忽焉以亡也

答杭堇浦北齊書雜問

問齊文宣帝九錫文其事多無可攷今列所疑以問未審有可疏證否

如云淮楚列城溼然桑落

按通鑑太清三年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胡三省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地至是方盡有淮南然則二年所云獲地二十三州葢究其終言之

如云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峙

偏師纔指渙同冰釋

通鑑侯景之絕宇文而專歸梁也西魏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長社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引軍還按平長社乃文襄事旣平兩月而有柏堂之變則西魏棄城正在文宣之時

如云晉熙之所險薄江雷命將鞠旅覆其巢穴
前此梁鄱陽王範以合肥與東魏求援師以討侯景東
魏取其地而不出師範走江州已而範卒世子嗣保餘
軍在晉州東魏使儀同武威牒雲洛迎之將令鎮皖城
嗣未及行而任約以侯景軍至洛等引去嗣遂戰死然
則文宣前不成救範後不成救嗣也文宣居霸國日淺
本無功績可敍故捉風捕影以誦之

如云茫茫涉海世敵諸華

高麗入貢於東魏見北史高麗傳

如云泰川作阻尚作仇讐爰挹椒蘭飛書通好

此則直無其事而妄言之闕中自宇文護以前未嘗通使西魏孝武帝殂神武傳檄聲罪而已東魏淸河王亶卒宇文亦討其鴆殺之罪以報之長社之失其釁方深豈肯先屈前此檄梁矯稱獨孤信據隴右叛宇文以示國無西顧之憂此亦其類也

如云荆川十郡俄而獻割

據通鑑則梁元帝之通鄰在文宣受禪後然是時荆益已相攜貳或先嘗求援未可知也

答李朝陽唐書雜問

問高常侍贈李荿征蠻歸朝詩云餉道忽已遠

懸車垂欲窮野食兼田鼠晡餐並㸌僮則苾軍之敗可知但通鑑以天寶十三年苾敗死而高詩序在十二年苾歸朝不同如此洪景盧曾疑之未知孰是

今滇中尚有蒙氏紀功碑李苾以十一年南征其敗還在十二年是年楊國忠復使之南征次年敗沒高常侍所贈詩是前事通鑑所紀是後事皆非誤文宋時滇中爲段氏所有文獻不通故景盧無可攷證耳

問玄宗之崩新舊本紀皆云李輔國逼遷以後怏怏不懌以棄天下而南雷引晏元獻語謂輔

國實弑逆且有腦骨成玉之語不知史家何以
失之

是時肅宗已疾亟而輔國忽與張后有隙宮闈之中彼
此䶊䶏弑逆之事葢或有之故代宗之誅輔國投首溷
中取其一臂以祭泰陵報其毒也然謂玄宗會受葉法
善藥腦中有丹骨作磬聲刺客因抉骨取丹則稍誕矣
溫公攷異摭拾極傳亦未嘗及此殆以其怪也

問通鑑所書王思禮事與唐史背通鑑固不盡
主正史然杜詩於此事御與唐史合如何

通鑑以哥舒既敗玄宗至金城思禮奔至即授河西節

度思禮至平涼河西軍亂不得入而還玄宗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此事不知所出然通鑑非無所本者唐史謂思禮奔至靈武肅宗責以失守將斬之房琯救之而免攷潼關之敗以六月而房琯至靈武在九月潼關去長安近而於靈武遠思禮當失關時安得不遽歸長安而竄伏數月始至靈武乎是唐史之可疑一也思禮雖爲潼關都將而敗然其時哥舒降而思禮束身自歸則其罪可以不死當危急時思禮素名健將其勢亦不當輕殺之是唐史之可疑二也故愚以通鑑爲是曰然則杜公同時之言亦不足信歟曰此其中閒蓋有闕文而

今不可攷思禮旣自平涼還玄宗軍中不聞其同入劍閣亦不知其何時至靈武意者旣受都知之命玄宗使之引軍東出而又有敗衂遂奔靈武故肅宗欲斬之而以房琯救免耳通鑑得其前一節杜詩唐史得其後一節而中閒之事則俱失之矣

問平淮西碑或謂係李涼公夫人爲唐安公主女得訴其事於禁中然則石孝忠有所恃而爲之乃小人耳唐人竟爲之傳不亦過乎

此事吾直謂傳聞之妄以涼公櫜鞬見宰相之虛懷肯使其夫人訴功而故吏仆石甚於王濬所爲乎卽云故

吏自以所見爲之涼公亦必辭於朝以安裴韓諸公之意不應嘿爾而已也況憲宗英主也涼公請判官大將以下百五十員輒嫌其過多使其所爲如此必上累涼公矣況果如此又何以安李光顏輩是殆憲宗胸中未盡以韓作爲愜而改命段作原未嘗以韓作上石也好事者妄造其事以實之甚有碑石流汗成泥之說則妄之尤者世固有憑空揑造流傳爲眞者此類是也其後知蔡州陳珦仍磨段作勒韓作

問今雲中晉王李克用墓旁有代州刺史李公殘碑秀水朱氏以爲李克讓碑而疑歐薛二史

幷通鑑攷異之不合未知別有可攷否

有之唐宰相世系表克用之弟崩有代州刺史克柔是殆碑中所稱太保次子者也李嗣昭卽其假子克讓之逃入南山而死當依通鑑則無墓道矣又按懿祖紀年錄尚有克儉亦乾符中所補誅者而克用將討朱溫使其弟克勤待命河中是克用之弟不止如家人傳所紀者秀水攷之未備也

問梁蕭方等作三十國春秋未詳其目唐武敏之亦有是書乞示之武敏之者何人也藝文志亦不詳

深寧謂三十國者以晉爲主而遍紀割據之國并上紀
孫皓殘吳時事然深寧亦不詳三十國之目似亦未見
此書今歷數之不當有三十國之多大畧當首晉附以
孫吳次劉宋次蕭齊五胡則劉淵劉聰爲漢而別出劉
曜爲前趙石勒石虎爲後趙而別出冉閔爲魏拓跋前
爲代後爲魏亦分爲二代亡之後二劉分據雲朔亦爲
二五燕也五涼也成也夏也合以遼西之段仇池之楊
其得二十九國而河西吐谷渾雖未改夷號亦據中土
故隋志有吐谷渾史合之始得三十然亦以意擬之未
知果是否武敏之乃則天甥本賀蘭氏未知郎是人否

答臨川先生雜問

問永樂大典所引諸家有謝湜列於胡文定公之前謝氏顛末有可攷否

謝湜於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則當與劉絢同時胡氏行輩稍後之矣今觀其書亦無甚精藴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爲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閒有盛名於

乾淳間未知是荊公之裔否

是也順伯乃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尤長碑碣之學今傳於世者有復齋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於時

問洪文惠公五隸今完者祇隸釋而隸續已闕

未知諸書尚有存否

隸續二十一卷自第五卷至第十卷乃當日之隸圖而附入隸續者觀書錄解題已云然矣愚已別理而出之隸圖本止此數卷當屬足本而隸續之闕則恐無從補

也容齋謂五隸惟韻未成而昭德晁氏志中有隸韻七卷則當日未成之本已行世也隸纂益文惠帥越時摹於蓬萊閣下乃石本見寶刻叢編吾子行尚見之而今無矣

問永樂大典所引李潏水集愚意卽李信仲而聞足下以爲不然乞示之

潏水是關中之李復在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關中之有文名者也字履中信仲與之同名時之相去則甚遠執事欲置之江西文乘誤矣潏水議論容齋采之晦翁辨之其集見於書錄解題信仲僅見於水心集耳

問陳濤瀾以家有壬癸神日供萬斛水見佛書

中愚嘗閱藏經徧無此語也果何出

二語元不見於佛書一時亦不能記其所出大略當在道經故今巫祝家禳火嘗用此語若儒家之語則必不作此氣象也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問昨聞臨川侍郎語以為正史列傳外不應擅為人作傳試觀八家無此體其或寄寓游戲為之可耳然否

臨川侍郎之說本於亭林亭林之說本於任氏文章緣

起然攷之於古立傳之例有六其一則史傳是也史傳之外有家傳隋書經籍志中所列六朝人家傳之目則八家以前多有之蓋或上之史館或存之家乘者也又有特傳蓋不出於其家之請而自爲之如歐公之桑懌南豐之徐復洪渥是也又有別傳則或其事爲正史所未盡如太平御覽所列古人別傳之類或舉人一節以見其全體如韓公於何蕃東坡於陳慥是也又其次始爲寄託之傳如韓公圬者柳州梓人種樹之類是也又其次爲游戲之傳如韓公之毛穎是也若必謂非史公不應爲人作傳則張中丞傳韓公已爲之題後而歐陽

生傳卽韓公友李翺所爲皆不閲其以爲非也若明吳江徐氏辨文體卽以歐曾所作桑洪等傳爲家傳又非也

問哀詞見於古人者亦少但當爲傷逝之作而臨川以爲卽墓表也又謂但可加之失意之人然否

哀詞哀讚哀頌皆起於東漢本不過傷逝之作而閒有以充碑版之文者蔡中郎爲胡夫人作哀讚曰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作哀讚書之於碑是竟以當墓碑也南豐作老蘇哀詞曰將以鑱諸墓上是竟以當墓

表也盧陵作胥夫人墓志曰爲哀詞一篇以弔而藏諸墓則又以哀詞當墓志之銘也於此則張紘之哀頌亦其類也其但以傷逝而作而不用之墓者不在此內焉所當分別觀之哀詞之見於古者大都傷其德之未成或才之未展或名之未達故稍近乎失意之人近世竟以挽詩當之則謬甚矣

問杜牧之燕將錄乃傳體也何以不曰傳而曰錄古今文章家有之否

古今諸家皆未見牧之葢謙言之不敢遽爲之傳而託於稗官别乘之流但錄其事以俟論定是亦傳之流也

問墓碑出於子孫葬時所立否則門生故吏爲立之耳相去遠者可作之否

張曲江集有徐徵君孺子碑是相隔數百年而爲之者姚牧菴有陳太常神道碑以其七世孫之請明鄭千之集有朱徽公子在碑亦幾及二百年如徐陳二碑葢其前此者既毀而重立也如朱碑則補立也

問淸容題跋文字竟以題詩入於其中如此則與散文亂矣愚疑其非

題詩自在韻語中不得歸跋卷唐文粹凡詩之有序者皆入序內昔人以爲非今淸容所題幷無序則誤之尤

者

問潛邱譏南雷不當以行狀行述預碑版中其

說甚是然南雷何以不及別白

魏晉人所著先賢行狀是傳類耳其後唐人則有太史之狀以上國史有太常之狀以請謚有求碑志之狀原非金石文字也然尹河南集自十二卷以下首狀次碑次表次碣次述次志竟以狀述雜碑版中初嘗疑其例之未合其後乃知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洗氏廟有行狀碑故潛蒼屋金石

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
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之墓狀然
則南雷所據未可非也

答厲樊榭宋詩人問目

問孤山社全泉翁足下先世其系本家傳尚有
存否乞詳示

先侍御公以宋太平興國中由錢塘遷甬上而侍御公
弟遷山陰已而無子侍御以次子後之七傳爲太保唐
公安民生太傅越王份份長子爲太保申王大中次子
爲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謂保長者也大中無

子以從兄思正子爲後是爲太師和王昭孫女爲度宗后泉翁於和王爲再從兄弟宋時嘗官侍從國變後徙居孤山剡源先生至杭嘗與相贈答云

問高疏寮爲開禧閒詩人其居姚江或曰居甬上

上孰確

疏寮乃憲敏少師之從孫翰林學士文虎之子居甬上晚年始遷姚江而諸弟如尚書衡孫仍居甬上至今甬上之南湖有長春院桂芳橋皆高氏物也

問劉叔贛者何名有與塽谷倡和詩

仲原父者公是也叔贛父者公非也二公皆以三言爲

字晚年人止呼原父贛父叔贛郎贛父耳

問陳西麓爲咸淳閒詩宿其遺事無徵未知尚有可攷否

西麓曾爲制置使參議官臨安亡後或告變於元人謂慶元與海上接應西麓爲內主被拘得免見袁清容集

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

近來文士大半是不知而作如邵念魯爲是集其意甚欲表章儒先發揚忠孝其意最美然而讀書甚少以學究固陋之胸率爾下筆一往謬誤後生或見其集而依據之貽誤不少當時如吳農祥之誕妄直是欺人念魯

非其匹也然其爲不知而作則略同今偶拈數條以奉答

王門弟子徐珊

徐珊初侍陽明以不對試策著及官辰州以墨敗自裁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姚江書院尚以珊配享至黎洲始斥之念魯曾問文獻於黎洲而不及此乃以高弟推珊舛矣

劉門弟子熊汝霖

此言本之劉伯繩宜不錯但有可疑黎洲於劉門弟子無不序其源流獨不及熊公其所作熊公行狀亦不及

則似乎熊公以鄉里後進往來劉門而未爲弟子也伯
繩所列劉門弟子如劉公理順亦未覈當從棃洲刪之
爲是

陳潛夫會稽人

陳公是錢唐產非會稽人也至今其後人尚居杭

王思任死節

遂東並非死節別有辨正

金廷韶糾張安

楊機部招四營兵張安其一也謂出自晉應遴一人之
意其言亦未確此事宜更攷之

萬履安之子八人著者斯年斯大斯同

萬氏八子最能紹蕺山之學爲梨洲高弟者曰斯選當時以康齋比之斯大斯同皆精於經斯同並精於史又其一曰斯備工於詩而斯年最長非諸弟匹也

黃百家用鄭寒村文立石化安山墓門

寒村未及爲此文而卒

林霧山鄭朴翁

二君何從得其卒之年月此郢書燕說也

陳邦彥以諸生起兵

陳公是孝廉

王山史不應詞科薦逃之江南八年

山史何嘗逃江南貞大誣也

張不二逃其名

不二名秉純

謝時禋蹈海死

時禋是遺民然是遇盜索金不遂被拷投水死非蹈海死也謝氏子弟欲附之殉難之列乃以之誑世而梨洲信之遂比之皇甫東生念魯又襲之

張閣部肯堂是謝歸昌所葬

非也閣部是鄞人聞性道所葬歸昌竊其名梨洲亦誤

聽而載之念魯又襲之

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亦適不會其時

西河不喜讀宋以後書故於朱陸弟子文獻茫然一無所知信口狂言念魯欲爲之救過然亦不甚了了大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畈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羇兩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况朱子後人有浚南軒後人有唐

而唐震者雙峰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趙淳呂大圭之徒不勝指屈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九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譏於妄人可爲軒渠念魯但曰不會其時夫宋儒豈但以乾淳之前爲限哉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波府志雜問

問陳太傅本堂世系存吾黃氏嘗疑之足下方攷正諸家世譜以爲何如

據本堂之子作綱目則三尚書皆直臣戶部論蔡京而

罷吏部爭韓侂胄黨禍幷諫開禧兵事而罷工部論濟邸而罷本堂劾賈似道而罷然其事但見綱目存吾謂作綱目序者歐陽圭齋修宋史者亦圭齋而不采綱目之文況延祐志亦未見艮可疑已愚今攷之直恐其無是事蓋史志雖未必無漏然清容作陳觀墓志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則本堂以前三尚書雖達官其不著可知安得風節稜稜如此

問前所諭甬東王太古易說問答見於何書其人之顚末若何

會稽胡一中有河圖洛書作範宗旨其序中引及太古

易說但不詳其名據胡氏序則太古亦以九爲圖十爲書不甚可啓蒙者是朱子以後人撥舊志惟王進士宗道有易說不知其即爲太古否也

問仇待制泰然有子而才未知所出諸志俱未有及之者乞詳示

泰然有子達材名車負異稟摸碑一讀即能背誦終身不忘人呼之爲仇摸碑見剡源先生集中

問戴九靈寓慈谿之永樂寺存吾所述大輿牧齋不合如何

九靈詩文率皆黍離麥秀之感其不肯屈身異代無可

疑者謂其授官觖望而逃誤也

　　問陳侍郎瑜出身諸志不同何者足據

南山僉事集中謂是洪武乙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而其作志則失之楊安成志則曰甲子歲貢東沙則曰是科孝廉攷四明進士名籍則乙丑也聞燕泉志疑以爲辛未陳裕之混亦非侍郎本堂之孫學士之姪

　　問豐司業寅初以遜國棄官足下斷以爲考功之妄乞詳示

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敎諭其子慶以宣德中用父官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巳

棄官者非妄也耶考功最喜作僞其謂寅初由薦舉入官亦謬

問楊廣文實子孫甚貴盛廣文修成化府志而其人不傳何也

據南山集中有贈其子發解序言其世紹慈水家學則固文元裔而儒林之耆宿也

問陸副使少石其平日講學未聞其詳所諭留心儒林者何出

曾見副使書其近作乃懷龍溪緒山青湖師山中離五子其中論道甚摯不知行狀何以略之

奉寄萬九沙編修論寧志補遺雜目

接手敎以寧波府志列傳目錄寄來恐有漏遺令加增補從前乾道寶慶延祐三志過簡故人物之可傳者原多脫落但今日亦無從攷索愚留心桑梓文獻久其爲諸志所失者已多以文章表之今盡錄奉上其未及成文者尚得十數人并附於後

李璜當列隱逸

深寧七觀以爲避世之士其自咏曰此身便是龐居士也更無人賣笊籬最博學爲文嘗用僧騰客事或問之曰梁人臺城事也（簡文帝募敢死士登土山禦侯景謂之僧騰客）所著有白文

公年譜見攻媿先生集今亦失傳延祐志中載其重修明州學記

淸容師友淵源錄三人寄公一人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安公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

應文煒奉化人精史學年六十入太學早遊江淮吳毅甫作相其兄守建康文煒作書諷之其兄卽謝事去毅甫奇之招入相府不顧而去史嵩之罷相其姪璟卿上書或云文煒教之嵩之諷所屬掠治文煒益忿卒不屈

得免其言時事得失多中按文煒宋亡時尚在爲遺民

樓修鄞人宣獻之族孫也精於歷言宋司天氣朔盈虛
當改章法未之信後授時歷頒言始驗四十年中日布
算持籌疑多財者以貧死

葛慶龍南康人寓鄞居僧舍中精唐律酒酣飛筆數百
言極精警然多棄去不復錄有什一集

陳吳二詞家

西麓先生陳允平曾爲制置司參議官宋亡有告慶元
遺老通於海上西麓爲魁僅而得脫蓋亦遺民之望也
其他事蹟不可攷矣吳文英以詞遊公卿間晚年困躓

以死甬上塡詞當以二家爲祖而西麓兼稱詩人眉目

月泉吟社詩人二十六

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者白湛淵也名珽本奉化舒文靖公後人少孤隨母養於杭之白氏其後亦仕元官毘陵教授剡源嘗勸其復姓

靑山白雲人者陳養直也亦奉化人見剡源集吟社謂其居杭大抵僑寓也

汪灝當入文苑

汪灝亦奉化人有蠟臺集愚未之見但得其爲雪竇寺諸勝詩又元哈討不花祀田碑文甚工王洪卿曰蠟臺

之父懋卿叔森卿皆宋遺民而吾鄉談文獻者皆不知
今晦溪有汪氏或是蠟臺之裔當訪之

白苧里社一人

殘元之際天台徐一夔僑居嘉興春波門外白苧里桐
廬姚桐壽崑山顧德輝溫州陳秀民閩貞成大江陰孫
作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邱民錢唐陳世昌會稽
唐肅江漢皆避地在禾中而吾鄉周棐以宣公書院山
長留黎林唱酬最多詳見朱竹垞禾錄

四明洞天寄公一人

張憲在明初以淮張舊僚避地四明變姓名爲僧寺奴

手攜一冊嘗以自隨卽玉笥集也死後始有人見之與今顧俠君所作玉笥傳不同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舊志之謬極多辨之殘不勝辨其爲蕪文所駁正者亦得十五辱賜下問姑舉夙昔所見及而未盡錄出者陳之

小江湖異同

深寧之言詳矣然亦尚有未盡唐志以小江湖在鄮縣南二里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暐置是今城外它山之湖也但此語本有謬誤它堰以太和中始立非開

元也古句章城嘗在溪上古鄮城不能接溪上也而謂其二里而近是以古句章之地望混於鄮也舒中丞引水記據圖經以小江湖在鄞縣南二里正觀中王君照修則是城中之湖淸容謂今千丈鏡河之惠光塔院舊名小江塔院則小江湖自它堰直至鏡川皆其地葢元暐所置也而城中之湖特以其東有小江里因亦誤稱爲小江湖其說近之或曰在城外者小江湖在城中者小湖亦非更有謂君照所修即它堰者益非

南湖西湖小湖異同

城中雙湖其始但稱南湖錢公輔衆樂亭序可攷也其

後乃有西湖之名而割長春門右一帶爲南湖因以西湖爲月湖南湖爲日湖矣南湖之中又自採蓮橋取捧花橋一帶五十八丈爲小湖嘉定開圖可攷也小湖即細湖舒中丞誤以西南湖皆名細湖非也葢由西湖而南湖至細湖爲最深處

章谿

聞蕊泉謂莊谿即章谿葢音之相近而譌其說近是然謂舊志初無章谿之目則非至正四明志云鄞之章谿出皮紙是也但城中之章谿則烏有耳

袞繡感聖觀音三橋互混

衮繡橋一名緩帶橋崇教寺南者是也今名水仙廟橋感聖橋一名虹橋以在感聖寺南也觀音橋在今周觀察第以在觀音寺南也其河已塞橋亦無存然掘地尚有河岸遺址可攷嘉定開圖豐尚書宅至觀音橋五十六丈八尺感聖橋至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尺其界甚明蕊泉以衮繡橋爲感聖橋而以觀音橋爲虹橋歷攷諸志皆無此語自成化四明志已不載觀音橋蓋其道久塞故也

土埭廟神官爵

唐天祐中錢鏐兼領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不應有鄭準

得領鎮東之節其時黃晟以鎮東行軍司馬守明州則準亦非刺史也其築土埭有功奉化水利恐是奉化縣令否則鎮將耳況其官爲殿中侍御史唐末節度賓望雖淺亦必加常侍等官殿中非其職也

靈濟廟神 象山

謂陳元帥係宜中從子出於附會若宜中有姪殉難豈有不見於宋史者況二王入閩乃由溫州登舟不聞由象山伯顏亦未嘗追二王也近人無稽之語大率類此

竹湖

今蔣家帶巷之腰帶湖即竹湖也舊有竹湖坊在南湖

深處與細湖接今淤爲小池矣

陳藏器日華子本末

陳藏器唐開元中人也著有本草拾遺是爲四明醫學之初祖吾鄉唐人傳者甚少藏器官京兆三原尉然非是書則幾莫之傳也日華子宋開寶中人也著諸家本草不知姓氏嘉祐本草所載二人甚明其云陳藏器郎日華子者出於明之豐吏部以世有陳日華談諧也不知別是一人近或以日華子之姓氏爲大明則更謬也

白附子

陶隱居曰白附子出芮芮久絕無復眞者今人作之唐

本草云本出高麗今出涼州以西本經出蜀郡南中記云出東海及新羅皆不言出吾鄉獨唐六典以爲吾鄉貢之或者是時適出而旋絶產耶諸志皆未載近有欲以烏頭當之者非

高氏醫學

吾鄉之高有二其一爲憲敏公之裔衣冠極盛似孫衡孫衍孫皆名人其諸子一清以醫學著見袁清容序其一爲萬竹先生之裔則明之志齋一派也近有與宋時高氏之醫牽合者未之攷耳

答葛巽亭日湖故事問目

問薛氏義門久矣嘉靖府志何以云始於提舉

明道豈明道之前不居湖上耶

薛氏有宅在張村有園在新莊然其湖上之城居則衛州以來業已有之特明道重修義門耳樓宣獻瑞堂二字本在張村其後失火而瑞堂二字無恙移入城中

問蔣金紫巷之蔣氏有可攷耶湖上有坊曰連桂爲蔣璿蔣琉立未知卽此蔣氏否攷二蔣皆籍奉化坊在湖上則當居鄞

是也慈湖先生作蔣存誠墓志曰蔣氏世居小湖之西南所云金紫蓋卽二蔣之父浚明以子累贈至金紫光

祿大夫今奉化縣北三嶺山尚有浚明之墓而左朝議大夫璿宣奉大夫琉附焉蔣氏世籍奉化而居鄞最早清容所云吾鄞士族之先莫如樓袁楊蔣是也葢唐末已居鄞其自丹陽來之蔣乃宣和學士猷之後另爲一宗建炎降臣蔣安義自剡來又一宗浚明在奉化志中有傳葢豐清敏所薦士而清容作蔣曉墓志有云忠肅陳公讁明絕朋儕子允師運往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堯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中奉有三江亭詩亦佳存誠則與慈湖講學蔣氏科名之盛在宋亞於樓史諸家諫議峴將作曉皆名人也

問湖曲袁學士橋其名最古然未知其爲正獻耶爲正肅耶爲文清耶乞示之

正獻居在長春門外二里正肅移居城中鑒橋其居日湖者文清也文清家自越公以來卽居此特是橋以文清名耳然文清集中於湖上景物甚略其所謂南園者反在城外不知其何意也

問成化志湖上有蔣園不詳其地今予家巷北有茹園不詳其人願聞其略

蔣園卽金紫所築在採蓮橋王亘陪明州戶部遊蔣園詩有云採蓮橋下路皁蓋拂雲來是也成化志以爲蔣

作所築蕺攷之未詳茹園則不見於掌故吾鄉世家之
中無茹氏

問東發先生避地寶幢見於謝皋羽晞髮集而

尊教以爲嘗寓湖上果何所據

延祐志云東發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所居曰湖圖
書器籍掠取亦不問攷東發又嘗避地桓溪自號杖錫
山居士見剡源集又嘗居定海之澤山見汪翔龍詩而
湖上則宋末亡時所居

鄞江廟神東沙以爲即鄞江王公也其說果有
所徵否

四休居士咼鍔亦稱鄞江先生見定海瑞巖山石刻則未可定其爲王也是地以鄞江名門又以鄞江名橋則舊謂因地得名者亦未可遽非倘卽其司土之神而必以王當之不亦鑿乎

答蔣生學鏞問湖上三廟緣起

寶奎廟或以爲祀梓潼之神或又以爲里名以奎章奎畫例之則宸翰也究何所自

寶奎廟在平橋之南嘉靖志云寶慶圖志但載寶奎二字於平橋之南不言有廟及攷其記市舶云樓异剏高麗使行館今寶奎精舍卽其地則寶奎先以宸翰得名

後即祀其神以爲廟由志所言似高麗使館嘗有宸翰
足下之問殆即據嘉靖志之說耶以愚攷之殊不然實
奎精舍蓋史氏藏御書之閣史氏自忠定築別業於湖
南之竹洲光宗在東宮嘗書四明洞天四字賜之而前
此高宗孝宗所賜御墨尤多忠定之眞隱觀雖在竹洲
其實跨湖而東迤邐至均奢橋之西直接平橋所謂世
祿坊者乃其賜第忠定卒是宅歸於長孫子仁即朴齋
侍郎子也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築園於湖北之碧
沚寧宗亦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則所謂宸翰者於高麗
使館無預先是忠定於閣之旁又立城隍神祠惠濟神

祠郎鮑仙其迎奉祝文曰昔爲驛亭以舍使星既遭兵火酒罏是名是寶奎建閣時使館之燕久矣既有是閣遂以寶奎爲里名故圖經但載二字而不及廟葢是時不過史氏第中之物本無廟也史朝甫募修眞隱觀疏云地接寶奎湖通碧沚是寶奎爲里名之證諸史之別宅月湖者袞繡坊最在湖之西北世祿坊在湖之東北竹洲在南寶慈寺在西花菓園在東碧沚在北石窗居又在碧沚西北十洲三島半屬平泉其盛如此今皆廢矣袞繡坊之橋明時撤以爲保豐碶石世祿坊歸於方國珍爲花廳後歸張布政竹洲之觀改祀晏公後爲陸康

倍祠尋歸吾家報慈寺爲廣盈倉碧沚菴歸范侍郎獨
是閣及花菓園里人訛以爲神祠故至今尚存夫宸翰
何神之有而梓潼之祀自袁學士清容始其盛也自袁
尚寶靜思始今且浸淫遍於天下或以爲北斗之六星
或以爲張仲或又以爲卽蜀中之張仙而是廟則因寶
奎二字而附會之幸文獻不至無徵爲詳其始末如此
花菓園既係史氏之業而嘉靖志以其神爲杜
愷近人復訛其墓在太白山方建炎南渡寓居
史氏之園按忠定入相在孝宗時其築是園當
在退歸之後安得於建炎初及交杜愷且早有

是園而居之但東沙不應竟無稽或杜愷果有
其人否

花葉園廟在湖心寺之西岸其廟神郎史氏園中之土
公也明中葉以後忽傳爲建炎將軍杜愷此本委巷之
語而張司馬修嘉靖志遂載之司馬里第於是廟最近
漫不攷索可爲一笑且其志中無稽之言甚多不止此
也近有費緯祉者一村學究作廟記更敷衍其說謂將
軍以扈從至鄞舍於史忠定之園將軍本籍祥符忠定
曾令祥符故相善將軍卒於是園因立廟祀之幷有墓
在太白山之說攷忠定乃紹興十五年劉章榜進士而

謂建炎已令祥符其誰欺乎足下以時代駁之良是或謂忠定之叔曰史才官參政乃重和元年趙楷榜進士祥符之任當屬參政則時代適當後人訛以爲忠定耳今按建炎扈從諸公如鄭世忠張鱗潘迪李顯忠皆有後人居鄞大宰南渡初留此固不敢謂杜將軍必無其人顧又攷史氏自忠定以前本居湖上道越公遷大田山中而葬下水子孫皆居焉其復歸湖上直自忠定始是園之建確在忠定退居之後其於參政無預也然則將軍寓園之事絕不足信況自寶慶開慶延祐至正成化諸舊志無載之者其謂將軍官鎮東將軍世襲金吾

不知四鎮係六朝官制宋時並無此官尤不攻立破者矣

湖上之靈順廟鏞家世居其側蓋二百年矣立廟不知所自始廟神本五座聞父老言康熙間勅毀五通祠恐以此見疑遂增塑一座竊攷先儒以五通爲五行之神而五顯尤非五通也未知是否

是也五顯之神不著姓氏宋時有勅封爲王者曰顯聰曰顯明曰顯正曰顯直曰顯德此所以呼爲五顯廟也明初亦祀之載於會典其建於湖上則自宋徐侍郎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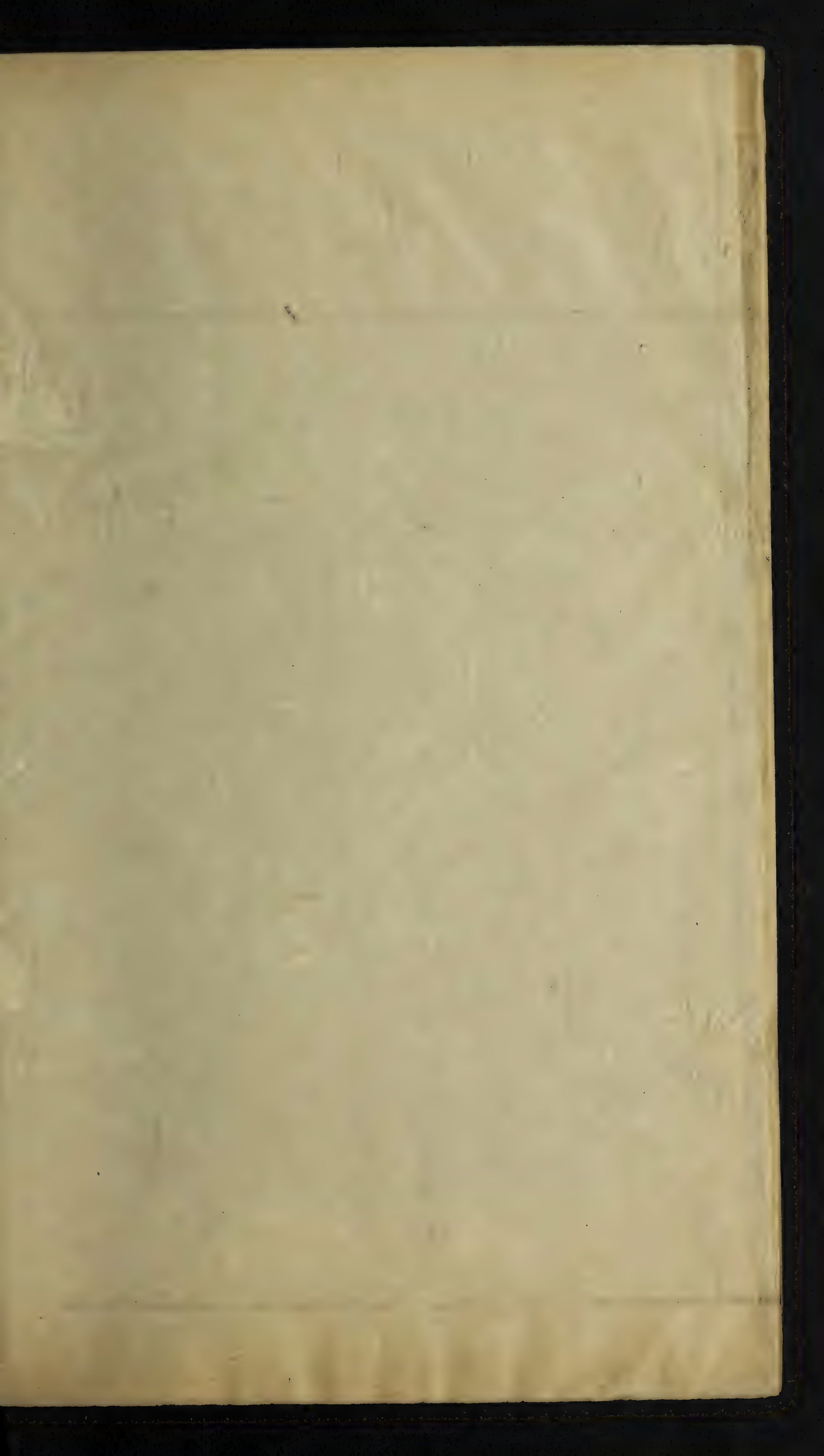
徽州迎其香火歸始立廟奪家先世舊宅即徐侍郎故第是以廟旁徐侍郎橋之名至今存焉其以五通爲五行之神者本於李盱江其集中有記曰江南地熱濕多厲疫病革醫禱不可解則皆謂五通者能有力於其閒牲牢酒醴狠籍其室景祐元年里中大疫吾家染焉使人請命於五通決以杯筊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瞀亡相繼困甚惟五通諗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期雖寶龜泰筮不是過也五通不名於舊史不載於典祀學士大夫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予其可以廢乎蓋疾疫本五行之沴氣五通者五行之神故能司其柄以轉移生死

若此按盱江以經術爲文故其記不無委曲然直曰五通而不曰五顯則無論五通之果同五行與否而其與五顯自不相涉明矣足下欲爲里社辨反引盱江之說未讀開禧勅書及明會典故也又攷成化志元時封五聖爲惠佑侯五聖或即五通而五顯則宋時已加王號豈有降封而爲侯之理是又五顯非五聖之一證近世五通之祀遍大江南北妖誣日甚康熙時湯文正公奏毀之顧前乎此吾鄉桂訓導璉嘗弘治中官巢縣明倫堂偪近五聖廟巫覡朝夕不絕亟毀撤其祠宇有司惑於巫覡之說訓導遂去官此非端毅如湯文正不能繼

狄梁公之跡也若以五顯署祠者則宋時舊廟里人不知其本末而增塑之耳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著一

武王不黜殷辨

或有問於予曰謝疊山上劉丞相書謂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師不能抗夷齊二子之論武王太公廩廩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如疊山言則是殷周之際有二王並立也有諸予曰子亦嘗知天人之

旨乎以有天下者之子孫而言是祖宗所世守也斯卽一成一旅不可輕以予人是固在人之見也自天言之則國非一家之私也雖繼世嗣統者或未嘗不爲之少恕而至於貫盈則訖其命而非爲過是以爲之臣者得膺天順人而取而代之故使武王未嘗黜殷則必受辛之惡未絕於天確然有不當黜之義而渡河之舉反爲逆節當黜而黜武王固已奉天命而行之安有東帝西帝之謬而見於大聖人之世者或曰殷周固不得竝王使武王誅商之後立武庚繼殷而退就藩服不稱尊號迨小腆自作不靖然後不得已而黜其命豈不更善乎

曰爲斯言者總有一武王非聖人之論橫於胸中而疑乎黜殷之非者也夫令武王果執臣節亦必不立武庚何也受辛之惡不止蔡叔而有天下之與有國又不可同年而語也罪人之餘斷無君臨萬方之理或求微子於遯荒之中而立之以箕子微仲商容膠鬲之徒左右而先後之武王退居於鎬不必別爲善後之計也豈俟立之監而置之輔哉武王之所以不出此者洞見夫天人之故革命而無所嫌也既不出於此受辛既死姑封其後以主既屋之社以延六百年之祀可也其不遷之異地者以累世之宗廟陵寢在焉此武王之仁也說者

以南巢之放未嘗封夏後於故都夫聖人之事亦豈必相襲乎且予將以伯夷之事果有之與否叩馬之辭雖未足據而不食周粟則古今所傳也使殷實未嘗黜則粟固未屬周也伯夷誣武王矣曰然則疊山何以有此言也予曰疊山當元人旣下江南思延宋祚特有爲言之也不然曾是民無二王之旨而儒者乃未之聞也哉

江源辨

河源遠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昔人所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崇禎閒江陰徐霞客謂河源

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崙之陽常熟錢氏爲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辨以爲妄或曰霞客所指殆卽金沙江也然錢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則似乎別有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卽鴉礱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近日李侍郞穆堂則直以金沙爲江源乃祖霞客而復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必拉者江）也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有打沖河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

百里至敘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而岷江自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爲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爲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穴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即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敘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旣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狐

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崑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礱江又南行六百里即所謂打沖河又八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敘似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弗取按此即霞客所云與金沙並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定說夫以四瀆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閒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處士朏明以是山爲其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朶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即抹必力赤巴

輿否要之去崑崙尚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攷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侍郎自以意定之耳況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源爲更遠不亦過歟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走巒箐中皆岷山也李贊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大山峻嶺班班可攷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幾二千

里皆名岷山脚明墨守班志以爲必在氐道西徼之外方可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郡之木塔山脚明驗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峰必有水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略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蓋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並在極西以其九州之表故禹貢略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詰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古今方今人物愚所首推而江源攷失之好奇故不敢

不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景文漢書校本今不得見其全監本引入寥寥杭堇浦從勵文恭家見宋槧漢書則其中引之甚備喜而鈔之予亦以得所未見及細閱之乃知非景文之書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托爲之何以知其然也崇文總目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書國子監所收史漢本訛誤極多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與靖洎直講王洙讎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先儒注解訓傳說文字林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

是正增損者數千言逾年上之稱爲新校史記前後漢書靖等又自錄其讎校之說別爲三史刊誤四十五卷是諸公固共有刊誤之作而非景文一人之書也而是本實頻引景祐刊誤本則或者景文晚年別爲一書以行亦未可定然使景文果別有是書則晁陳趙簿錄中必載之馬竹村通攷亦必載之而絕無有況景文既身預於刊誤之役而其引之儼如易代前輩之書何也是其可疑者一也又其頻引陽夏公之言陽夏公者謝希深也景文爲歐公前輩希深歐公之友景文卽引其語何至尊而稱之若此是其可疑者二也三劉漢隸雖發

之自原父直至仲馮始卒業觀劉跋所跋尾則出行於世甚晩景文卒於嘉祐六年於原父亦前輩乃頻引而駁之是其可疑者三也司馬公生前祗封河內郡公身後乃贈溫公今以景文引其語而亦稱曰溫公景文安得至哲宗時其可疑者四也朱子文者陋儒也其論漢書最可惡雖不知其時代然出於南渡以後景文安得引之其可疑者五也景文之學極博倘出於其所校正必有可觀今鹵莽庸劣之甚至不知漸江之爲浙江而疑以爲誤字則是水經注尚未寓目者曾謂景文而有此其他可發笑者葢更僕數之而未能盡也然則其中

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安知其非信口捏造者乎堇
浦方爲疏證故以此書之大畧告之

辨南史陸法和傳

陸法和之與王琳皆自梁入齊史臣遂置之同傳非也
法和豈王琳之比蓋一庸人耳其破武陵王紀也由任
約之功其破任約也由胡僧祐之功法和無力焉跡其
好言未來之事不過鹵莽道士伎倆忽自稱司徒元帝
以其素號能前知遂授之已妄矣江陵之陷史稱其自
郢州入漢口將赴難而元帝止之謂此間自能破賊不
須離郢則尤捏造之言當元帝夜登鳳凰閣見翼軫閒

有客星徙倚太息憂其必敗故徵王僧辨於揚州王琳於廣州徐世譜於信州以至任約劉藥之兵無不召焉豈有郢州最近而反遺之之理其詔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豈有以破賊自誇而止郢州援兵之理當時宇文之兵甚盛以王僧辨之宿將裴回不前奮不顧身者止王琳耳而以道遠不及彼法和者固未嘗勤王也胡身之謂法和卽至江陵豈能制魏兵之攻圍者其徒托爲之言以見其能知來斯眞論世之識矣史又言其反郢也著衰絰坐城門坐葦席以爲喪君之禮法和進不成勤王退不知城守已有改事二姓之心尚何持

服之有益是時荆楚諸臣俘入關中者十九而法和降於鄴下故得任爲虛誕之言而無人以質之雖然李百藥之徒非良史才不能辨法和之妄固也通鑑又從而紀之不亦惑乎賴有身之之註能正其誤吾故爲之申其說

辨鄞江先生墓誌

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於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蘖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轂周師厚

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郯張祁攷郯祁皆
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
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於紹興十三年
歸自金二十五年卒於廣德而鄞江先生卒於至和二
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
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
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
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此葢王氏後人之
不學者僞爲此文載之家乘而藥泉修志遂錄入焉或
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

以爲鄞江此於時代尚不甚遠然即如此說而誌文之出於依托亦可知也

崇教寺楊義婦事紀疑

吾鄞崇教寺在湖曲其中有女伽藍像雙珥弓鞋而鬢眉則男子所稱楊義婦之子德順也寧波府志鄞縣志載其始末極詳顧不見於成化以前諸志至嘉靖志始有之據云義婦係唐乾符時人又云義婦之子控於有司不得直乃赴汴訴之朱溫行營卒報其父讐予竊疑事在唐末而歷宋至元胡以諸舊志皆漏遺且乾符唐僖宗紀年也其時安得有朱溫遽領行營倘謂係朱溫

據汴時則錢鏐已立國黃晟已領明州雖浙中嘗羈縻於中原而不過遙奉正朔況中隔以淮南之楊氏亦非朱溫威令所能及也近讀宋徐仲車集中有淮陰義婦詩序與楊義婦事極相背序謂淮陰商人之妻李氏有姿色同商者見而悅之道殺其夫厚為棺殮持喪以歸給云溺死盡歸其財無毫髮私於是伺其葬畢除服遣人請為婚自陳有義於其夫婦亦感之遂許嫁生二子矣一日大雨庭下積水水有浮漚其人顧之而笑義婦問之不應固問其人以伉儷已固不虞其有他因以實告曰汝前夫之溺我實為之已溺復出我以篙刺之始

況其時浮漚之狀正如今日義婦默然乃伺其夫出即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雖既復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雠雠人之子義不可容乃縛二子投之於淮已而自投焉斯事與嘉靖志所載一一符合獨謂楊義婦有遺孕其後夫將商於外囑曰所生女也育之男也必不舉已而生德順托言得女因爲女妝故寺中之像如之又謂楊義婦死德順念以母故死其父復以父故死其母遂就崇教寺出家此一節爲稍異耳里中至今呼爲纏足祖師遺塑猶存事跡亦非鑿空所能撰古今人固有前後如合券者風教所關亟宜表章不敢以嘉靖志爲誣

特疑人代之有舛誤耳仲車復曰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義婦之嫁初謂其人果能殉其夫不私其財故感而許之迨生二子房帷之好已篤顧能復讎殺子又自殺其身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可不謂義乎斯言也即移以作吾鄉楊義婦之定論可也

辨李國楨事

明甲申以後死事諸臣傳傳聞異詞多不可信然無若李國楨之妄者先是懷宗念寇禍亟用人屢不效思委任勳衛曰畢竟是吾家世臣於是使魏國徐弘基成國朱純臣襄城伯李國楨分掌兩都兵柄而國楨得京營

總督國楨不曉軍務京營兵數十萬舊例每一堞守兵五人戰兵列近畿要地國楨省軍費每五堞寘一人其餘散遣居鄉戰兵反居城內事亟九門晝閉守兵不得入戰兵不得出國楨遂束手無措賊入城遽降於賊帥張能能索金繒數萬國楨唯唯歸寓而所居已為他帥入踞一無可得賊怒搒掠之兩脛俱折以荊籬撻之國楨不勝痛楚夜解帶自縊死或盛以柳棺置道旁血淋漓於地見者指曰此李總督也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其事而記之弘光定六等逆案尚書解學龍秉筆國楨在降賊諸臣之列及阮大鋮更定南京諸勳衛為之

請謚稱殉義儼然贈爵賜謚矣前此京城未破時都院李邦華請南遷實爲國楨所阻見南都姜閣學曰廣疏中野史不知反謂國楨力請南遷又云帝后葬日自縊其旁攷左侍郎懋第北使密鈔及趙吏目一桂紀事二書載帝后之葬甚詳初不及國楨一字然世猶以當日謚議與野史所載爲疑予故爲按其實而歷辨之

原緯

偶讀竹垞說緯嫌於其顚末尚未盡因更爲攷索以疏證之其見於竹垞所述者不復具焉

緯書之說爲吾黨所羞稱然除災祥怪誕之外不無可

采如律歷之楨分典禮之遺文旁羅博綜其言有物但使擇焉而精未嘗不極有關於經術也按隋書經籍志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故因魯恭王河閒獻王所得古文參而攷之以成其義然則讖候流傳直出諸經師箋故之前後世以爲始於東京者尚攷之不詳也銅符金匱萌於周秦之世王澤既衰僞言日起但百家雜流不過自名爲子而緯則竊附於經是以儒者不免爲所惑以聖人春秋之筆削重以子夏之謹守也而再傳之公羊遂有譖讖之名然則其淵源不亦遠乎

哉是故秦有公孫枝之冊而兆西戎之霸趙有董安於
之冊而兆孟姚之亡陳寶之祀野雞賁弘之射貍首或
識三戶之復楚或徵二世之亡秦夫孰非圖籙之微言
也且夫天垂象見吉凶是不易之理也五行之運如環
無端是自然之運也爲緯者未嘗不竊是意以炫飾其
間豈知其惑世而誣民一至此哉吾觀西漢大儒雖以
董仲舒劉向尚不免於災祥之說則隋志所云果爲不
誣又未嘗不歎儒者之不善讀緯而反以其所學陷溺
其中也若鄭康成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正義以爲
漢時禁緯故特諱之則未必然隋志漢時詔東平王蒼

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安在其禁之也觀康成答張逸曰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隱其名然則康成因巳黨錮之故有所忌而不言耳非漢世禁緯之明文也獨隋煬帝焚緯書而唐初諸公如孔穎達李善輩皆淹通貫穿則其在民閒者亦未能盡毀也經學旣昌彼妄誕者將何所用之哉

原命

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

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稽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定山曰如此則福善禍淫之語不足信也黃梨洲調停之曰支干之不足言命審矣顧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

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
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善不信卽
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
交食星辰之淩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
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
翁欲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固不足信
然并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旁枉矢如周赧曹髦之
在上乎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卽俄頃亦天
之八柄也棃洲之言欲通兩家之郵而未免依違爲調
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未盡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馭人

而不在乎支干甲子之間蓋天之所以賦人者理也顧理不能不乘氣以行氣凝而成質而後爲人理純而氣駁氣猶虛而質則實天亦不能求其齊矣原天之心上之豈不欲人之皆聖賢而無不肖乎而不能也次之豈不欲聖賢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臨治一切黎庶之不肖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豈不欲人之皆康強而無短折皆溫飽而無飢寒乎而不能也夫天亦豈有所厚而聖賢之而后王君公之而康強之而溫飽之亦豈有所薄而不肖之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耄昏聵之顛倒而聖賢而黎庶之

短折之飢寒之不肖而后王君公之康強之溫飽之則
皆命也天之所無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無可如何者
而以是爲其八柄不亦誤乎曰然則八柄安在曰天亦
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故天亦有時而窮然而其
變也究亦未嘗不合乎常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時亦
有不驗者矣而不知無不驗也回而夭跖而壽回若劣
於跖矣夷齊而餓景公而有千駟夷齊若屈於景公矣
文謝而死畱王而顯文謝若拙於畱王矣此一時之禍
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然華袞斧鉞施於蓋棺以後此
一定之禍福也彼據目前易過之跡如朝露如冰山者

而以是爲天之大柄淺之乎言天矣夫富貴貧賤壽夭之變天有時窮於無可如何則區區支干甲子豈反有常數之足憑若求其足憑則惟盡其在我而他無預焉故孔子於伯牛之死也始言命於公伯寮之愬也始言命聖人之言命也必其窮於無可如何而後以命聽之非如言星歷者有覬乎將來之休咎也是卽孟子所云不謂命者也故黎洲之言天也固其談命也支

原社

今世重社祀一府一州一縣皆有之而又有城隍之神又有所謂府主之神何其多歟全子曰是未攷古之社

禮而失之者也古者大社之外有國社有鄉社有里社今天下府州縣之社皆足以比古之國社其鄉社里社無聞焉社神者府州縣之土神也古人之祭也必有配故社之配也以句龍降而國社鄉社里社則以其有功於是國是鄉是里者配之今世之社無配而別出爲城隍之神以城隍爲府主是皆古國社之配也又降之而一都一鄙皆有境神是卽古鄉社里社之配也古人合之而今人分之且失其正而存其配焉耳夫古之得配食於社者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禮所謂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鄉老韓子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也此卽今

之所謂名宦所謂鄉賢而附祀於學宮者也古皆附之於社今人一變而爲特祠再變則盡入之於學宮而又於其外別標所謂城隍所謂府主而與社並列則分之中又分焉是皆禮之迭失而不復能正者也尤可怪者世之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不就昔之賢守令及鄉之賢士大夫而反妄指漫無干涉之古人且撰爲降神之蹤跡以欺人乃不經之甚者也大抵今世不奉天神而信人鬼故諸祠之香火其視壇壝奚翅什伯相過無他天神冥漠苟非誠敬之至無從昭假而人鬼則有衣冠像設足以爲愚夫愚婦之所趨故今世而

欲正祀典惟正社祀而已其果足配食乎社者則存之否則汰之世有深於古禮之士其必以予言爲然也夫

釋奧

古者原有奧神禮器所謂燔柴於奧者也蓋老婦之祭歷世奉以爲先炊中夏則祭竈而以奧配之又有專祭則禮器所云是也太史公封禪書亦記先炊是漢時尚傳其祭奧之司火令雖同於竈但當時以爲卑者之祭禮文一切簡殺故祭竈必用特牲三醴三黍又制心肺肝爲俎先設主後迎尸祭奧僅盛於盆尊於瓶而已康成謂奧當作爨後世皆祖其語然康成改字多不可信

而攷古人爨祭之禮其神一爲饎爨宗婦祭之一爲饔爨烹者祭之俱在廟祀尸卒食之後而不聞先炊有二是則古人葢別有奧神康成之說非也由此推之則王孫賈之意葢指蘧伯玉顏讎由之徒不過備員未若巳之炙手可熱獨當時而用事而亭林顧氏有奧果何神之疑亦可以釋之矣亭林別謂奧竈當以地言同一媚也與其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閒之區竊謂如以地則室西南隅最爲幽隱所稱奧援之力未必不與煬竈相上下耳

釋竈

竈以掌火爲事實與門非戶霤各有專司而其他無聞焉不知後世何故加以司命之稱謂其能言禍福於帝是在宋孟元老夢華錄云然葢由來久矣按天官書文昌六星有司命卽周官太宗伯槱燎所祀者也在武陵太守傳又以爲三台之星若祭法七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閒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與文昌之星不同熊安生作義疏據之以闢皇侃之說愚謂七祀所列亦不得謂之小神要與天官書所云有別耳援神契謂司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趙邠卿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

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夫行善得惡似未可言諸暴若白虎通所解又微不同要其大旨則無殊也漢制掌之荆巫民閒則刻木爲人長尺二寸居者别貯小屋行者攜置篋中每以春秋之月祀之是古者原有司命之神特巫覡所爲以之解七祀尚非今加之於竈則愈舛矣

先聖前母祀典或問

乾隆二年副都御史海寧陳公疏請崇祀先聖前母施氏事下廷臣集議舉朝不以爲然禮部侍郎桐城方公獨爭之衆莫聽御史桂林謝公初亦以爲宜祀而次曰

以疾不至遂更無爭者客或以問予予曰吾聞諸公之阻斯議也據奏先聖前毋見家語而今家語無其文則不足信也夫小司馬所引誠不見今家語然今家語出於王肅顏師古註漢書以為非復劉向所定則小司馬尚及見劉向之書也今因王肅之書所無遂據之折劉向何也客曰此孔氏家事使其果有衍聖襲公已久何以未嘗上請予曰國家追崇先聖至五世聖裔之官且萬年皆孔氏家事不必盡出其子孫之請況孔氏譜系之古莫如祖庭廣記首引劉向家語諸公乃概未之見耶客曰是則然矣顧今家語後序有聖父出妻之文得

母所出者之卽前母耶果爾則追崇亦未可輕議予曰此何言也而可信耶孔氏三世出妻稍有識者無不知其妄也古人固不諱出妻然不應聖門獨如是之多彼爲此語者始於檀弓檀弓之誣先聖及諸高弟不一而足而此爲甚且鄭康成之解亦與王肅異康成言先君子喪出母是聖父出妻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是先聖出妻子上之母死不喪是子思出妻而子思之母死於衛則以爲伯魚死而嫁是聖門四世三出一嫁亦不幸之甚矣王肅又變其說謂聖父出妻卽子思所言先君子喪出母也伯魚出妻卽子思之母死於衛也子思出

妻卽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也而於先聖之出妻則爲之
泯其事乃後人之言又與鄭康成王肅異謂子思所云
先君子指伯魚是先聖出妻而伯魚子思亦皆出妻則
聖父又幸免不特其事之誣妄又可見其說之倏移而
上倏移而下初無定也此本不足當儒者之辨而欲據
之以議祀禮不亦異歟客曰先聖前母旣無子則其出
未可知也子曰古者妾媵有子女君得免於出聖父之
簉生孟皮矣施氏不應出也且先聖之配幷官氏亦鄭
康成之妄指以爲出者今未嘗不祀也何獨於前母則
信之深也客曰凡國家典禮定於大宗伯今尚書張公

取羣議而折衷焉予以詞館新進嘵嘵置辨是爲出位予曰漢時有大議雖太學生亦得預聞宋則三館兩制竝在集議之列今固無此例而予辱以下問姑陳其所見耳且吾見尚書之議祀典矣近者方侍郎請湯文正公從祀聖廟此天下之人指以爲當從祀者尚書有憾於侍郎謂文正公行誼節概雖無愧儒者而平生未嘗著語錄不得與陸清獻比首揆從中主其議遂格不行今者因侍郎之爭而力折之猶前事也客變色逡巡而去因詮次其語以質後世議禮之君子

左氏謚說

春秋之謚宗周而外晉魯齊衛最具鄭之七穆皆不書謚最後始有罕武子國桓子而馮簡子不知其為公族與否且其人雖賢顧本末不甚詳并佚其名而存其謚子產之謚別見外傳以宋諸卿之多賢其謚無一見於傳者陳之書謚者三而司馬桓子公孫貞子名無可攷獨轅宣仲名存而事畧備其餘惟邾有茅成子耳吾於是疑左氏於諸國之史亦未得見其全也尤有不可解者王子帶而謚曰昭召伯奐暨其子盈而謚曰莊曰簡魯之公子慶父暨其子敖而謚曰共曰穆公子牙暨其孫僑如而謚曰僖曰宣衛之石惡而謚曰悼齊之高張

而謚曰昭國夏而謚曰惠然猶可曰諸臣雖以罪或死或奔而業爲之置後故徇其後人之請得長謚焉亦已謬矣晉之狐鞫居而謚曰簡御僕而謚曰威欒盈而謚曰懷齊之崔杼而謚曰武衞之甯喜而謚曰悼晉荀寅士吉射而謚曰文曰昭魯郈伯而謚曰昭則其爵已翦其族已絕誰爲賜之豈其遺臣故吏妄爲立議當時因而傳之而左氏亦遂從而載之則是出於亂賊之徒之口而竟以登於史乎其閒惟齊之國佐謚曰武魯之臧紇亦謚曰武紇之後從亡而出者謚曰哀衞太叔疾謚曰悼此其罪未甚而宗未覆者或稍可寬也子家羈之

謚曰懿則以其人有大節而又野死或出於魯人之公論而追賜之未可知耳吾以是時諸侯之例攷之唐成公陳懷公皆弱小亡國之君顧皆有謚是其出於遺臣之私謚無疑諸人殆亦其類乎嗚呼遺臣不忘其君而謚以哀之可也大夫之有罪者而餘黨竊為立謚史氏遂據以相稱可乎哉安得百二十國寶書及古世本而遍攷焉

文說二首

作文當以經術為根柢然其成也有大家有作家譬之山川名勝必有牢籠一切之觀而後可以登地望君一

邱一壑之佳則到處有之然其限於天者人無如之何也唐宋八家而後作家多大家不過一二周平園樓攻媿力為恢張微近於廓水心則行文有蹊徑同甫尤多客氣其餘瘦肥濃淡得其一體而已有元一代規矩相承而氣魄差減明初集大成者惟潛溪中葉以後眞僞相半雖最醇者莫如震川亦尚在水心伯仲之閒獨蒙叟雄視晚明而擬之潛溪遜其春容大雅之致此又有隨乎國運而不自知者語曰文章天地之元氣豈不信哉

揚子雲之美新貽笑千古固文人之最甚者餘如退之

上宰相書潮州謝上表祭裴中丞文京兆尹李實墓銘放翁閱古泉南園記西山建醮青詞皆爲白圭之玷就中言之放翁二記尚有微詞然不如不作之爲愈也水心應酬文字半屬可删吾故曰儒者之爲文也其養之當如嬰兒其衛之當如處女

禁原蠶說

周禮夏官馬質禁原蠶鄭康成謂天駟主蠶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懼其傷馬臨川李詹事嘗語予曰此最漢儒不經之談吾嘗試之矣一院之中飼蠶於東秣馬於西曾不見其傷也予曰是固然天下之以

兩大而傷者必其力足以相抗原蠶雖多不過女紅之
餘分閒位耳而謂其足以爲馬政之累乎然所以必禁
之者則專爲蠶事計也今天下蠶利莫盛於浙浙東西吾
故熟知其不可也凡桑柘之生三月而茂旣剪之以供
蠶食則其木之津液爲之流者數日歷兼旬而漸有生
意以復其初原蠶多則必復取新生之葉斬艾無遺而
桑柘之氣大剝況其成絲於夏者爲質亦薄不足當春
時之十五是欲博其利而卒幷蠶之氣而耗之行之數
年蠶且漸減桑亦盡枯非贊化育之道也四時之序成
功者退是以桑柘用之於春而休之於夏不竭蠶之力

非於馬政有所預也若夫天南極壤固有收入蠶之繭者斯則物產之奇不可以爲常故聖人於中國必禁之或曰掌之於馬質何也曰周禮蠶無專官而天駟實以馬祖兼蠶神則禁原蠶者馬質掌之夫豈以兩大之故哉

說蘋婆果

蘋婆果來禽皆柰之屬特其產少異耳蘋婆果雄於北來禽貴於南柰盛於西其風味則以蘋婆爲上柰次之來禽又次之新城王氏羣芳譜尚攷之未晰佛書所謂蘋婆果肖如來之唇正指北方之種而言非柰也王氏

因廣志而誤耳秀水朱氏以蘋婆果爲甘棠夾禽爲杜則益謬矣白棠赤杜實皆如楝子豈柰類乎閩之漳浦一帶又別有蘋婆果甚堅而劣其殆嫫母之唇耶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著二

記項燕事補註六國年表後

史記始皇本紀云王翦虜楚王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爲楚王以江南距秦次年王翦擊破之昌平君死項燕自殺而六國年表楚世家王翦列傳皆云始皇二十三年王翦擊破楚軍殺其大將項燕遂虜楚王不言立昌平君事予謂當從本紀葢項燕於國亡之後扶義立君力竭而殉國人哀之故陳勝猶假其名以爲收集人心之

討卽後此項梁一呼而八千子弟響應亦燕之餘烈耳若戰敗遽死雖不失爲忠感人不若是甚也竊歎秦滅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燼以相抗止楚之項燕狙擊諸博浪沙中以報故國之讎者止韓之張良究觀秦所以亡陳勝假之以發難項籍因之以成事而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爲故國重於此見之當取以補六國年表之闕

拾漢豫章太守賈萌事

新莽篡命首舉兵南陽討之者安衆侯劉崇也次年舉兵東郡討之者翟義劉信也其謀劫殺莽立漢宗室者

期門郎張充等也俱在莽卽眞之前既卽眞舉兵東膠討之者徐鄉侯劉快也班氏不能特表之合爲忠義列傳故其事之詳不可得聞然其名俱得見於通鑑獨酈善長水經注載豫章守賈萌殉節與翟義同其爲安成侯張普所賣與張竦同亦見太平御覽而班書并其名不列於史故通鑑亦失載世之熟於酈註者寡矣因記之

記王荊公三經新義事附宋史經籍志

荊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獨

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爲然
彈章屢上按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
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
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
之於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於釋典是以近
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
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
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
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
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

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於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啓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二疏不載於宋史特錄之以附於經籍志之後

記先少師事

宋穆陵嗣統吾宗會稽全氏自太師申王而下皆以戚畹承恩澤其由進士出身者則少師府君諱淸夫也少

師爲越公次子一門貂蟬相望獨習詞賦取科第已而
屢遷至少師判湖州頗以盛滿爲懼未老乞休會稽唐
氏者亦舊家其遠祖通議公神道在山陰縣旌善鄉故
城山中先是寶祐時唐氏之裔以券求售少師以閒壙
畜之而已不知其爲先塋也久而知之瞿然曰梓里先
正雖其孫支零落然得無有議我者乎乃命守者禁其
樵牧而通唐氏之灑掃如故越二紀而少師致政歸唐
氏有名班者謀於宗老引古誼致書來請少師謝而諸
之再至卽歸其券且爲標其山徑之廣袤繪圖致唐氏
唐氏感少師之德特勒石墓旁而剡源戴帥初爲之記

夫以少師當時之力於此空山固無足愛揮而還之直
傲屣耳顧吾以觀世之有力者雖以一畝之區甚或數
弓之地必竭其智計以爭抑思陵谷推移吾家所强據
而有之者能保其如帶如礪永弗失乎以視少師春然
雅量廣錫類之思卽以沛及枯之惠相去何如也適仁
和張秀才誠然以祖墓爲勢家所奪力爭之幾致奇禍
其後幸而得直請予書其事予因有感於剡源所記嘆
世風之日下幷以告吾宗人載之譜乘補家傳之所未
備焉

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唐江事

錢唐江潮其捍禦者爲海塘此外不聞其爲患獨宋理宗朝一見之顧舊史亦不甚詳其事祇杜正獻集中奏疏其陳穆陵卽位以來大變五大幸五而以浙江之決爲一變其平爲一幸然亦僅曰江潮失道摧陷衝擊已逼城闉幾不可以爲國而怒濤復殺寖安故流未嘗言其所以治也四明至正志云妙蓮者湖心寺僧有道術史衛王當國錢塘江變大作延妙蓮治之乃趺坐閉目誦呪江潮頓平予平生不信二氏之學然推原其故深服先儒之說以爲釋本於道至道何所本則未有言之者不知道家之祖葢出於三代以來巫史卜祝之官歷

古聖王固嘗用之而其末流愈遠而愈失其眞夫聖王通天地人以立教故典三禮者其屬有巫有史有卜祝斯其官不可視之爲賤者之流也苟非有齋戒神明之德何以知鬼神之情狀而相與昭格昭格有所弗通何以聯天人於一氣是其術誠不得而賤之但聖王語常不語怪任德不任術如商之巫咸巫賢或謂其以官爲氏而七年之旱祥桑之拱但以修德禳之不聞其以術也世教衰人心壞卽史巫卜祝亦非三代之舊而道家之徒乃以其清淨之胸竊取而運之夫然後有驅役鬼神之法葢斯人日役役於羣動其志氣不復能感通而

道人輩寂坐槁瞑反成旁出之伎至於釋子之所爲則
又本道家而小別其門戶如妙蓮者殆亦苦身持力積
久深造而後能之非聊爾之術所可幾也當是時君若
相日耽湖山之樂格天之政夫復何有非是僧江患固
未可知嗚呼以古聖王參贊化育貫通幽明之所寄官
不能守其職而流入於異端彼拘墟之儒方斥以爲誕
妄不知夫庶子之紊宗閏位之冒統其源流有所自出
哉吾聞元泰定間海岸大崩浮屠天岸取海沙詛之遍
擲四隅足跡所踐海濤皆止是亦妙蓮之流也

記王之明事

江陰白孟新夢鼎其言王之明事係所目擊有足資參攷者孟新曰初傳太子南來予即同友人往跡之甫出城即有百餘騎馳來云往衛太子者至某寺其門鍵嚴甚有窺者騎輒以白梧擊之俄而有勳戚數人至亦不得入內傳語曰太子勞諸公倦甚請以明日皆去雖寺僧亦不得見太子何狀也酉時馬士英遣人至即入之漏五下錦衣馮可宗以騎至言迎太子戒僧無動有起者即殺之遂以太子去明日使朝官雜識則皆言非矣南京失守士英走有入其第者得馮可宗一緘自稱門生言密啓獄事恐動人耳目當早決其月日正太子獄

時事也然則王之明事其蹤跡誠屬可駭竊意方流賊破都城戈甲雲擾太子何由脫身南奔故後人亦多疑其僞但士英輩之所爲則妄甚矣

記馬士英南奔事

士英奔至杭擁所謂太后者來杭城士庶皆得入見太后身長衣黃南面立問以國家禍亂及宮府事皆不能答或曰此士英母或曰宮人也其後士英走太后不知所終吳農祥云

記許都事

許都之禍交口稱其誣屈而陳公大樽何公愨人徐公

閻公言之尤甚大樽身在行間至以殺都爲負[illegible]給事之擢棄官去閻公尚責大樽不能力爭而慫人爲職方薦都知兵僉旨之下在都死後數日南都史公時亦以檄召之故黃南雷吳梅村毛西河所言皆祖諸公之說獨吳徵君慶伯以爲不然言都本無奇策特以善結市井無賴得人心健兒俠客暨方外之不逞者皆歸焉都所結多不能給遂肆劫奪至宣平之官庫亦爲所掠又假中貴之符召兵事發自知不免遂反果如此則都不容誅矣竊疑華亭諸君子以立功自喜誤信都或有之史公更歷事多豈有不審其才行而遽爲檄召之理慶

伯之父中允預於討都官司聲罪之詞容有過實而慶伯亦遂詆之已甚總之都旣揭竿爲賊則下流蒙謗終難洗雪但尚讓張元洵非端士設得如史公者駕馭之亦或可收其用而有司復爲激變此紛紛之論所以尚爲之惜者也

拾中丞高公鄖陽舊卒事

流賊之攻鄖陽吾鄉高公以疲兵扼之賊屢至屢挫至去思陵用公爲陝撫南中又用公爲湖撫時　大兵已下陝公至不得前還鄖則亦內附矣時尚有老父在堂公乃開行歸家齋志而卒方公守鄖有四卒最勇專任

刼營事賊至輒令出刼之四卒分啖生牛一隻火酒各一樽夜去竟入賊營但操一鐵鞭所擊立碎賊以刃禦爲鞭所格或折或墜皆不支又往來倏忽諸營爲之驚擾四卒及旦而還無傷者賊乃終夕嚴備不得休息而四卒出入自如非邏者所能遏其歸城也手中鞭皆牢不可開瞑坐移時既而張目大呼齊擲之公旣歸亦不知四卒流落何所其後有族弟故孝廉斗階以計車北行宿酒肆中主人翁老矣問知爲公族大不以其應試爲然斗階叩之不肯道姓名固問則曰吾昔從公鄖陽即所謂四卒之一也因言公事甚悉且出鐵鞭示之嗚

呼方公自鄖歸天下猶多事以四卒之技何難旼投以圖進用而埋身恐後觀其責斗階之言謇謇有古人風節斯不當僅以健兒相目者矣因記其事附之公傳後

記方翼明事

鄒氏明季遺聞穢誣不堪其爲張縉彥李明睿王燮各曲筆增飾是思以隻手掩天下目也然其中亦有一事可採謂南都翻逆案時奉化方翼明上疏諫發刑部擬罪此事他野史不載獨見鄒氏之書予初不甚信近始訪得其諫疏又知其爲李梅岑先生弟子梅岑故遺民風節之高者也當更博攷翼明之平生而傳之

記石齋先生批錢蟄菴詩

石齋先生在南都學人稱爲誠明先生葢用昔人以加之横渠者也吾鄉錢蟄菴尚少年以通家子請業取所作詩求先生點定先生批其卷首曰詩甚可觀然其中有贈女校書作近來此等習氣皆元規之塵也錢氏至今藏之明人放浪舊院名士多陷沒其間雖以范質公吳次尾方密之姜如須馮躋仲黃太冲亦不免焉王玄趾爲蕺山先生門下尤狎於此又狎伶人梁小碧小碧以此名重一時諸公賴有後來所造不至終爲此累耳讀方望溪記先生拒顧媚事眞可謂峨嵋天半敻然獨

絕者矣予選甬上耆舊集就錢氏求蟄菴詩獲見先生手批之語爲肅然再拜而記之

浙西分地錄

浙江之地自明洪武中定爲杭嘉湖寧紹台溫處金衢嚴十一府東寬而西迮其實自秦置會稽郡以來皆以江南之蘇松常鎮四府爲西境直達於大江而止漢志會稽郡治吳領二十六縣曰吳曰曲阿曰烏傷曰毗陵曰餘暨曰陽羨曰諸暨曰無錫曰山陰曰丹徒曰餘姚曰婁曰上虞曰海鹽曰鄞曰剡曰由拳曰太末曰烏程曰句章曰餘杭曰錢唐曰鄮曰富春曰冶曰回浦則今

江南四府之地皆在焉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置吳郡而移會稽之治於山陰蓋唐浙東分道所由起吳郡則又今蘇州所由起會稽則又今紹興所由起孫皓寶鼎元年又分吳郡合丹陽郡之地置吳興郡是今湖州所由起晉武帝太康二年又分吳郡無錫以西毗陵㚬尉之地置毗陵郡惠帝永興元年又分吳興之陽羨合丹陽之永世置義興郡是今常州所由起元帝初又分吳郡海虞北境置南東海郡寄治曲阿是今鎭江所由起陳後主禎明元年分吳郡錢唐縣置錢唐郡是今杭州所由起隋平陳置遂安郡是今嚴州所由起蓋

六朝揚州封內以丹陽爲王都而吳郡乃其近畿故多合二郡爲揚州而以會稽爲東揚州又於吳郡之京口別置南徐州以毗陵義興度屬之其後又置吳州震州以壯形勢然開府屯兵則仍以丹陽自爲一局吳會稽自爲一局是以宋顧琛爲吳郡得合吳興王曇生義興劉延熙晉陵袁標之師以應袁顗而尋陽王子房應之於會稽梁杜龕爲震州得合吳郡王僧智義興韋載之師拒陳而張彪亦起會稽是也唐之江南東道治蘇州始復合古會稽郡之舊惟昇州則古屬丹陽而唐始割隸之者迨肅宗乾元二年又分浙江東西道則西道於

昇潤蘇杭常湖之外并領宣歙饒江四州葢兼有古豫章郡之地東道於越衢婺明台溫處之外并領西界之睦州其後西道卒罷領宣歙江饒而以睦州屬之東西各領七州浙西鎮海軍使之治自憲宗元和而後皆在潤州其後楊行密錢鏐爭浙西潤常兩州皆歸楊氏故僖宗光化元年吳越移鎮海軍治於杭而吳亦仍置鎮海軍於潤一如山東兩昭義軍之例吳越寶大元年不通中國於是以蘇之嘉興縣置開元府是今嘉興所由起宋平江左浙江西路復合但不領江寧葢復古丹陽之舊南渡後所分軍州亦猶舊界也元至正閒始分嘉

興置松江府蓋會稽之西土自罷侯置守以來雖其中離合不一而蘇松常鎮之合於浙西則未有異者若以地勢民風言之則杭州而西應與蘇松四府為一部江寧而東應與徽池諸府為一部揚州而北應與廬鳳淮徐為一部據大江而三分之是畫野之至當者唐以昇宣歙饒江并入浙西未免有鞭長不及之勢而明初則嘉湖亦當歸直隸將浙西不過百里胥失之矣嚴州自六朝以來俱屬西界唐時暫隸之東不久即歸之西其東屬者亦非也

浙東分地錄

浙江十一府以秦置會稽郡之封計之西雖縮而東則贏蓋秦時會稽之東自浙江隔岸爲烏傷諸縣迤邐至於山陰又東自餘姚句章至於鄞而止秦之置郡三十六而閩中郡弗與焉今閩中之南境蓋有秦南海郡之地其西境蓋有秦豫章郡之地非盡秦之故封也而吾浙之台溫處三府則實秦閩中郡之北土秦之亡也故越王無諸閩君搖以兵從漢滅秦高帝即位封無諸爲閩越王惠帝時又分閩越之地封搖爲東海王無諸之所王者當即今泉建諸府之地搖所王者當即今溫處諸府之地而福州則爲兩國之交若漢初會稽之屬原

祇二十四縣太守治吳其親轄者爲曲阿毗陵陽羨無錫丹徒西部都尉治錢唐其分轄者當爲婁海鹽烏程由拳餘杭富春烏傷太末烏傷太末在東然由富春而上則在部內東部都尉治鄞其分轄者當爲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剡句章鄮皆秦之舊也吳地記曰東甌亡於漢武帝建元二年漢遷其民於江淮其後遺民稍稍復出於是始立爲回浦縣其時閩越猶未亡也十六年復有事於閩越分其國爲二東越王餘善與越繇王丑竝立元鼎二年三國盡平亦遷其民而虛其地以其遺民稍出者立治縣於是增設會稽南部都尉治回浦而以治屬焉後漢既

分吳郡錢唐非復會稽之有始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由鄞而徙章安南部由回浦而徙侯官司馬彪云章安卽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分治地爲東南二都尉東部治臨海南部治建安晉書曰建安武帝時名東冶後漢改爲侯官合二史之言攷之東冶卽冶縣也東部之由鄞而徙者蓋搖之封南部之由回浦而徙者蓋亡諸之封竟以秦閩中郡之全地附於會稽孫亮太平二年始分會稽東部置臨海郡則今台州所由起孫休永安三年始分會稽南部置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又分建安置晉安郡則今福泉諸州所由起明帝泰明元年又

分臨海置永嘉郡則今溫州所由起唐之興也豐建汀漳並建而猶屬江東采訪使之治蘇者領之用漢制也其置福建經畧司自玄宗始其置福建節度使自肅宗始於是候官都尉之地遂獨爲一道而東部則竟隸浙東矣自天寶元年分溫州置處州計地而論直盡得回浦縣之境福建一道僅得治縣耳考漢太康記有回浦鄉在鄞縣南當卽南部故治然則回浦亦在台州之境與治相接當時以二縣包舉全閩也若孫皓寶鼎二年分會稽之太末諸縣置東陽郡是今金華所由起唐高祖武德四年分東陽之信安置信安郡是今衢州所由

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分會稽之鄮縣置餘姚郡則今寧波也是乃秦會稽郡之東境其時如金華之永康寧波之象山則尚係閩中之地所度屬者是浙東分地之顛末也以甌閩之界言之踰仙霞越杉關可以別爲一道若東甌允宜屬之浙中者也

百粤分地錄

百粤之於越蓋自無余裂土以來傳國踰千年子姓繁衍分闢天南之土凡職方不錄者皆爲所據芋區瓜疇各以成部其在允常句踐之先已有然者正如白狄赤狄之同出於狄舒庸舒鳩之同出於舒太史公乃謂越

亡之後宗支分散或爲君或爲長以臣於楚非也閩越揚越甌越駱越之名甚古不自七國後始也周禮夏官有七閩則閩越之自爲一種舊矣史記當周夷王之時楚熊渠興兵伐揚越則揚越之自爲一種舊矣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故輿地志曰東南有二越則甌越之種不同又可知矣呂覽越駱之箘則駱越又一種矣安得如太史公之言以爲越亡之後所分乎況以罷侯置守之界言之百粵之地所謂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守不在三十六郡之數者也國語句踐之盛西至於太末東至於鄞此僅僅秦會稽郡界而於閩中以下四郡無

預也將謂其時四郡未有屬乎則沃野六七千里陸與楚之長沙豫章黔中三面壤地相接水可由海道以通齊之膠萊不特三江五湖之利也以句踐之生聚敎訓肯虛此而置之乎將謂句踐滅吳後所幷據則淮泗之地卒棄之而不終守況四郡之隔以險阻且廣袤而不及控馭乎然則百粵之舊有君有長可知也百粵之種本出於無余之後故當越之強則臣於越越亡則臣於楚蓋自楚衰而吳盛吳亡而越盛江湖以南漸通於上國而百粵介在荒服以外尚仍僻陋之區風氣未開故庇民於強者耳漢書注則謂自交阯以至會稽綿亘南

東道里絕遠各爲種族未必皆夏少康之裔斯固未可定然據其所云是百粤與越初非一姓而史記以越爲楚滅宗支散處而後有百粤之稱者益不足信也已

鄞西湖十洲志

鄞西湖之勝至宋元祐閒而極盛南渡以後皆遭變置劉戸部所作圖已無存者嘉定閒縣境圖則闕之近修鄞志者閒有所指或合或否予爲捃拾舊文約畧故跡大抵中央得四而東西兩岸各分共二舒亶十洲圖記曰因湖上之積土廣爲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名之是十洲閣在壽聖院中王亘題閣詩曰山川如約閣長秋

一島飛來伴九洲是壽聖院爲十洲首即花嶼也前輩張瑤芝以爲芙蓉洲謬巳王亘柳汀詩曰臨流截得虹蜺住雷作憧憧兩岸橋西憧憧橋即今尚書橋東憧憧橋即今館驛橋是逸老堂即柳汀也閒性道誤以爲月島舒亶芳草洲詩曰小雨如酥露下晞嶼花汀柳自相依明范侍郎指爲碧沚其說是也葢碧沚最居北柳汀在其南花嶼又在南自史氏搆別業後始改名碧沚舒亶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舒氏嬾堂在島底而松島在東則眞隱觀乃松島自史忠定築觀改名竹洲張瑤芝遂疑爲竹嶼非也是中央之四

址也由松島絕湖而東爲竹嶼劉珵詩曰淸影扶疏月際來以其接月島也晝錦橋當其南牢家橋當其北橫河一道今已塞在七牧廟旁竹嶼之下爲月島劉珵詩曰衆樂亭前月滿洲以斜對柳汀也牢家橋當其南均奢橋當其北月島之下爲菊洲史氏寶奎里在焉直至平橋而止近人誤以爲松島是東岸之三島也由松島而西爲煙嶼劉珵詩溶溶曳曳拖輕素遮盡漁簑與釣槎湖上漁人皆居嶼底錦里橋當其南觀音詩橋當其北橫河一道已塞在周觀察第旁煙嶼之下爲雪汀即報慈觀音寺也王亘詩曰梁公宮裏舊池臺蓋指錢東壽朱郎而言觀音寺橋當其南

感聖寺橋當其北聞性道誤以觀音寺即感聖寺遂并二橋爲一雪汀之下爲芙蓉洲直至衮繡橋而止近人又有謬以橋北隔河一帶當之者是西岸之三址也嗚呼陵谷尚有變遷何況湖上之區區者特據當日十洲之詩參以志乘尚可彷佛其大槩云

甬上寓公偶志

吾鄉僻在海上然累代星移物換之際必多四方避地之士其後或留或去要足以增吾鄉文獻之重不可遺也國初如北平梁鶴林居鄞城東青神余生生桐城方子留崇沙宋菊齋皆居湖上不波航中休寧江子雲居

城西華亭徐闇公居定海之柴樓張子退居浹口而其隱於僧寮者不預焉方明之初西域丁鶴年居定海金華戴九靈居慈谿永樂寺曹南吳志淳居鄞東湖山陰張玉筍居四明山中永嘉高則誠居鄞櫟社今尚有瑞光樓故址龍子高亦居慈谿南昌揭伯防錢唐楊彥常會稽盛景章魏郡邊魯生永嘉柴養吾俱居鄞而玉筍埋名傭於僧寺至死始有知之者其跡尤奇方元之初閩中謝皐羽以遊錢塘張玉田以卜天台舒閬風劉正仲以授經胡梅磵以注通鑑葛慶龍以詩皆居鄞而慈谿黃東發居湖上又居同谷居小溪奉化曹泰宇亦居鄞此雖同

郡而在甬上則爲客寄更追溯之爲南渡如魏山房張雪窗張於湖朱瀟山皆定家焉不在此列若山東焦先生以理學居鄞大函山中吾鄉得私淑伊洛之傳自先生始晏尚書敦復居湖上又常寓昌國有昌國梵慧寺碑咏梵慧方丈梅花詩猶載於舊志浦城黃子游則居奉化皆寓公之生色者也嘗思蒐輯諸公軼事遺文别爲一錄以附圖志之後而卒卒未暇姑舉所知者牽連記其名籍以俟後之博雅者成寻志焉

招寶山鐵符志

招寶山本名候濤山居民以其當海口商船所經百珍

交集因以招寶名之或以爲因山下蚌珠者妄也相傳宋政和間沈鐵符山下拔泥遶豐惠廟記政和七年四月樓异造畫舫百舵置海口專備高麗使臣之用又造二乘舟錦帆朱䰅威耀若神投鐵符於招寶山之海中以鎮之時有巨魚出現長數丈鱗角耀日觀者駴之然則當時所製淩虛致遠淩飛順濟神舟之屬皆在是山下也其鐵符殆林靈素等之所爲道君方崇術士尚符瑞而巨魚之祥守臣以此迎合邀再任矣嗟乎病鄉幷以博一官又造爲詭異誣惑耳目异之罪不足責特外夷貢使曾未幾至而燕山巳塵起矣嗣君航海奔迸於

金菴背上鐵符能少效其靈却埼頭犯駕之師否耶樓氏書錦堂世譜特變其說以為是時海潮坍溢民田乃以鐵符自山投之於海泛濫以定因以名縣是樓氏子孫自愧其廢湖貽貢使之失而欲以此掩之不知定海之得名在朱梁時又可見其後人之不學也已

志懸磁葑廟緣起

懸磁何以名廟因懸磁之葑也懸磁何以名葑以葑形也泉深不能及膝以竿探之自葑以下可至數丈歲旱諸溪俱涸而葑泉湧不竭說者以為自葑以上如從空中懸磁者吾攷懸甕之山見於山經則懸磁即懸甕之

類皆取於象形歟廟之神爲誰殆葑神也葑神則不應有衣冠面目而流俗廟必有像有像則設爲衣冠面目因其衣冠面目而別求其人以實之於是紛紛不一其說或曰是豐峯逸民乃萬歷末年有神扶鸞而降自道其生時事頗類漢之董徵君里人咸曰懸磁者懸慈也因孝而得慈猶慈谿之以徵君也然尚未質言其姓氏或以爲宋殿前巡檢張寶建炎扈從來鄞會金兵追避難重趼負其母入山其母度不兩全投井而死寶亦殉焉故曰懸慈蓋因慈以愍孝子攷張寶乃衞士非巡檢扈從以鼓譟伏誅非投井無一合者而里人信之尤篤

至大署其神曰張公或又以懸慈乃老僧之名有道術嘗居於此歿而里人神之因爲立廟是二說者皆改磁爲慈遂并其地名而易之然不直曰懸慈廟而係之以葑則其爲祀葑神也彰彰矣予故爲之志其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南雷舍利辨謂吾鄉阿育王寺舍利自明嘉靖以來一失於胡制府防倭之師再亡於山民李氏三入於酒家其故物杳然矣因進溯前此數千年流轉不一其譸張爲幻當更何如吾讀魏偁聞見小史鏞按偁甬上人言寺僧爲舍利求放光多以夜半安排次日即有微驗則南雷之

而已有言其僞者然二家尚未原其始而詰之阿育王舍利其最著者在丹陽之長干李延壽扶南傳曰晉簡文咸安中造長干寺塔其後有西河離石胡人劉薩訶遇疾暴亡七日而蘇自言見觀世音語云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因出家名惠達遊行至長干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乃遷於簡文所造塔之西別爲塔梁武大同三年開之因重修塔帝親幸寺設無礙食此事溫公紀之通鑑扶南傳又云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僧迎至臺帝禮拜竟即送還院入新塔此

舍利亦薩訶所得則即今在甬上者也然考會稽記云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謂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鄮縣置安身舍利塔阿育王捧塔飛行虛空入海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爲烏石如人形至今寺前數里有嶴名烏石又十五里有塔嶼據此謂王導初渡江是在簡文帝咸安之前又釋感通傳曰晉太康中離石劉薩訶業弋獵病死而蘇云冥中見一梵僧告以宿業甚重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古塔當勤求禮識可以免厄乃祝髮名惠達東詣鄮縣訪之一夕聞土下金鐘聲越三日見梵僧七人行道空中涌地形爲方壇

神光照映因劚土求之得石函中有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夫一薩訶也忽而爲東晉咸安以後之人忽而爲西晉太康閒人葢欲附合會稽記王導之時代故不得不改咸安而爲太康而蕭梁大同修塔之歲亦或改而爲普通是其荒誕不經何足詰也且其異同尚不止此據釋氏書佛涅槃後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涅槃處諸國各齎少許歸國以造寺塔是阿育王自起之塔及諸國所分造猶專指西域言之此其說尚不甚怪自中國人爲之增飾如李延壽謂阿育王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則遍於天下矣鄮以

薩訶所舉四塔惟丹陽見重於前鄮縣代興於後蕭梁之地不及洛下齊城故二塔無聞焉河南志雖紀耆少有阿育王塔而不著其異即長千之舍利自蕭梁亡而亦無復豔稱之者吾甬上之後起則以錢氏之佞佛也彼爲之紀述者旣已顚倒人代恣其附會而逃儒歸墨之徒亦畧不攷其始末膜拜頂禮惟恐不及吾故詳著之以補南雷之所未及

吳綾志

吾鄉自唐至宋皆貢綾唐國要圖云貢交梭綾貞元十道錄云貢吳綾元和國計圖云貢吳綾白附子宋九域

志云貢綾一十四匹寶慶志云貢大花綾一深寧先生七觀亦誇交梭吳綾之精據舊志言吾鄉風俗不甚事蠶桑故縑帛俱貴何以登貢物耶惟奉化絁絕密而輕如蟬翼獨最他產象山苧布獨細曰女兒布見寶慶志明時稱慈谿葛布見於縣志近則鄞之林村絹見於萬徵君季野鄮西竹枝詞而交梭吳綾已失其傳鄞之南湖舊有紡絲織紗諸巷殆卽貢綾時所呼蓋杼軸羣聚之地而後遂沿其名耳

車螯志

今天下車螯莫如淮南然謝康樂山行記永嘉車螯不

如北海南朝之北海則膠萊也是車螯以齊產爲上吳產至歐公始稱之而同時王荆公所咏則鄞產豈地氣先後之不同抑待人而始著耶荆公詩謂其殻可入藥則又方書所未言者

大算袋魚志

大算袋魚爲吾鄉土物即所謂望潮者也其大者曰章舉亦曰章距俗傳以秦始皇東巡棄算袋於水中化而爲此魚固不足述而羅端良稱博物其爾雅翼以大算袋魚爲鯽之別名何其舛也鯽之出以夏大算袋魚之出以秋時既不同種類亦判予嘗聞海上人語望潮亦

能以鬚纏物而食之羅氏殆因此而誤耶因戲爲詩云祖龍幷六王多算仗斯袋持以贈海若百谷計可會算囊作墨囊是亦蔡謨輩豈知五曹郎不登十筭隊鰂能吐墨汁望潮則末之聞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五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文

祝蔣九沙前輩七秩序

節逢獻歲正星野之北還序在履端方斗杓之東指慶初元而撤荔家傳太乙之占撫令節而傳楷戶作紫姑之卜乃有天生碩果恰逢杖國耆年神祐靈光適值傳家初度詢皇覽庚寅之日當攝提娵訾之垣時則河渚梅開湖陰柳綠普天門舊爭逐神鐙佛火而來一介書生亦隨明月暗塵以至請諸君之並坐聽賤子之一言

恭惟九沙萬老先生前輩南滁勛舊名宗東浙耆英世胄豐沛風雲之種歷四忠三節以傳家英裒棨戟之門兼六鎮九邊以建節是以王姬下降貳室宏開帝妹來歸盈門有爛至若數甘陵之圭臬比跡膺滂推汝社之宗盟追踪方謝蕺山理學薪火籍之長存竹浦文章枹鼓因以不替積十六朝之喬木萃五百里之德星夫明德之後有達人然極盛之餘難繼起先生則拔幟於過庭之日已壓時流操觚於就傅之年便驚前哲覩嵇侍中之狀貌知為叔夜之兒聽陳司空之議論識是元方之嗣雕成講義洛陽之箋素俱空選就文鈔鄧林之棗

黎都盡於是挾天人之三對信筆　彤廷揮時務之萬言含毫　紫禁翰墨映螭頭之日早朝罷後承蕉露以研磨奚囊載雉尾之雲退食歸來爇蘭膏而排纂詩成珠玉新聲播在六宮袖惹氤氳香氣攜來五夜光芒萬丈凌轢一時文苑揭爲斗樞藝林驚以天牛乃復掄才冀北俱登天駟之羣校士黔南大啟夜郎之陋羨珊瑚之結網絳帳增輝喜桃李之登門緇幃生色豈期素乏宦情遠興歸思念故園之松菊厲晚節以相需急舊國之蓴鱸訂佳期以未艾北高峰下別業三椽南屏山前遺書百卷窮年皁帽訂豕虎之訛滑十載藜牀攻蠹魚

之細碎杜元凱集春秋之解夢魂自膏肓壘守而成衛櫟齋成戴記之書精力從繭絲牛毛以出野鈔國史羅網於枯函墜簡之中秦篆漢文摩挲於斷碣殘碑之下芒寒色正笑石渠天祿之非精日曜霜清嫌菉竹絳雲之未博凡此耆巨公元夫所希有寧祗薦紳學士所未能更有一端尤爲獨感以蕪文之陋劣久慚荒落於三冬況末學之伊吾長媿空疏於七錄則是此閒傖父了不異人何意閉世明公竟爲側目殷勤訪戴倒屐傾筐伉慨推袁班荆贈紵開稚川之文籍盤三壩以借縹緗啓曹氏之書倉若醉一瓻而檢部帙道旁苦李得荷陶成

欒下焦桐遺加拂拭是則古人知己之恩所以盟之肝膈而志士神交之感直以等諸生成者也茲當春日之登龍幸際稀齡之稱兕爲蓍生而屬望甫申嶽降尚期下

北闕之徵車戀未契而從遊黃綺籌添願長作西谿之逸老三杯藍尾聊當泛粥之卮一唱陽春好作看鐙之曲

李甘谷五十序

甘谷去年秋以脾泄病甚醫師視之皆曰不治卽親友望問見其狀者亦皆曰不治予謂老友陳丈南臯曰甘

谷無死法南皐蹙額應曰固幸其然也但病甚劇奈何予曰砌里李氏在吾鄉蓋文獻之職志也自櫟軒棟塘以來十餘世矣賓父子年封若戒菴昭武世其學弗替而杲堂先生集其成其中若侍御之清望黔撫之懋勛儀部農部之死事李氏之名德固不僅以文章而杲堂以睎髮吾汶之風節出而紹之又能以文章發明先世之忠孝斯其立言所以獨尊況是時也李氏之難亟矣杲堂以一身支柱其閒使九宗七族得保於飄搖簸蕩之中其功尤巨是又積慶在風節文章之外者也杲堂傳之東門東門傳之甘谷一綫之寄舊德是憑當有所

以昌大之者而謂如喬夫之喪之有是理乎張安世懸
記丙吉之有瘳古人不我欺也且甘谷之生也其先太
孺人夢有菊花盈谷菊恬而壽所謂傅延年者也寒香
晩節正未有艾故曰甘谷無死法於是南阜浮白起舞
曰善已而甘谷之病綿延九死浹歲而果愈今年秋坐
蝸廬祓除松梧閣開雲嶺招予與同社諸公尋去年句
餘土音之盟踰月其五十生辰也南阜令畫師為寫菊
英圖甘谷曰吾今將悟無生之妙以祛浮生之累神遊
於無何有之鄉屏當一切惟是膏肓之痼不能盡療者
此枯吟之積習也其為我論定之予曰夫槀木死灰別

窺夫義山法海之界洞徹元微此寒山石門二氏之詩境也鳶魚之飛躍沂雩之風咏曠然天放此擊壤江門儒者之詩境也兩者俱非僅詩人之詩而其中有別儒者雖一物不足以嬰其心而無一息不求盡其心之所當爲正非二氏之遺棄世事者比甘谷行年五十矣杲堂之薪傳所萃侍御黝撫以來之門戶所雋櫟軒棣塘以來之弓裘所託天之所以不死甘谷者謂其所當爲者重且艱也非謂冥心忘機僅博一悟於茶鐺藥竈之閒以盡八叉三變之能而已歐王爭秋菊落英之說解之者曰落始也甘谷之所以丕承舊德者方自此始前

此之詩雖工未足以盡其境也請卽以此爲甘谷壽予
與甘谷爲十世通家兄弟先贈公遭易代之厄嘗向杲
堂先生假館而居非詩常交好比也疇昔少年追隨長
者均有碧梧翠竹之聲今俱老大矣力追先正以承終
譽願與同社諸公鏃厲之

錢芍庭七十序

老友芍庭錢先生以今年杪春爲七十慶辰諸子頓首
乞言於予古無祝年之禮有之自末世其言大率浮誕
不可道故予於應酬文字十九東閣而祝年其九也至
於芍庭則不禁有焉五百年來甬上系家莫如楊張屠

陸四姓而錢氏以名德起而齊之導源於紀善大於方伯又數世而爲臨江使君之直節清溪觀察之講學寧國使君之大孝於是明社且屋則有若太保忠介公暨其弟檢討樞部監紀其子尚寶之破家殉國而錢氏亦以此覆巢毀室至於東西逃竄不可復支然且寒灰避村讓水諸老之固窮支守柴桑之節各以變徵之音鳴於汐社而又有東廬徵君以雄才出而重支門戸而錢氏之破碎於滄桑者始得復疇曩之盛芍庭則清溪先生之冢孫東廬先生之子予於諸老皆不及侍僅得交芍庭兄弟雅不媿王謝後人之目二十年前芍庭五十

其仲弟春圃尚無恙同人集於正氣堂下共爲詩以壽之時予年少齒於席末曾未幾時而春圃死其少弟盲隱以廢疾不能出諸錢之衰日甚芍庭隻輪孤另行吟於荒江寂寞之濱欲以三旬九食之餘支東廬先生當日之舊艮亦苦矣然芍庭不以老而衰不以蕉萃而喪氣及予采詩之役甬上文獻星散芍庭爲予佽助陸走重山水浮絶壑其所得最多歲時佳日烹雞醞酒必與同人唱酬爲樂而以予之表章其先世之大節也尤傾倒不能自已嗚呼以近日衣冠之式微求如芍庭者豈不爲故家之眉目哉諸子試以吾文爲尊人誦之幷以

聞之盲隱以爲何如

董鈍軒六十序

董氏於余家在前代並稱朱輪華轂之望其中師友之淵源科名之譜系姻眷之締連不可以指屈也年來甬上喬木消沈新秦子弟目以猥猖而甲第之淩夷至於莫來莫往亦不獨董氏爲然予罷官歸諸董耆舊如晨星其昕夕過從者祗鈍軒兄弟三四人鈍軒之少子秉純年甫踰冠頗有志於稽古來問學今年七夕鈍軒之六十也秉純先期郵書至杭乞予言以奉觴余念鈍軒壯時隨其先公永昌使君北走燕岱東至萊海南抵滇

雲西遊華嶽其時董氏方當鼎盛鈍軒負奇氣嶄嶄所與往還大半騎馬試劍之豪胸中不肯以閉目合眼之書生自待年運而往　昌官海風波家門摧蕩鈍軒亦復蹭蹬不遇返智於拙抑才於恬置身於槁項黃馘之中所有詩歌聊以自遣何其困也世無蘇子瞻誰識陳季常世無呂伯恭葉水心誰知陳同甫王道夫鈍軒雖欲不杜門息憧亦何可得況復一二交遊相顧俱無善狀即數年以來過從老友南阜以窮死芍庭三旬九食甘谷巽亭長年病憊予亦頻歲奔走江淮之上詩酒風流渺然契闊秉純即欲乘初度之艮辰爲高堂謀燕喜

吾恐其擊破唾壺反增感慨也雖然窮達命也枯菀時也而吾曹之所以自立者非命之所能縛鈍軒其借此暮景之消磨益勵其進修之堅忍是則吾枌社契家諸兄弟所可藉手以無慙先人之舊德者秉純方有志於學古其不以吾言爲迂則啜菽飲水莫非白華之潔也已

董遜齋毋李太君七十序

說者謂古無祝年之文其列之爲序也自元之虞楊諸公始也猶未以加之婦人其援例而起也自明初諸公始也榕邨李文貞曰曾侯燕喜援壽毋以及令妻則古

人未嘗不及此然邪否耶恐未足以爲近日之文例也惟是人子之情其於陔堂南北有不能嘿而已者但求其無愧詞焉斯已矣今年九月董母李太君七秩太君蓼存先生之繼室也董氏爲吾甬勾甲族四百年來施行焉者連門蓼存先生言有坊表而行有壇宇翕然爲董氏宗老斯固通國所共知方中年時胤嗣未廣思得淑女以助蒸氏之簉而太君來歸其於四行七誡十二訓從容中之已而攝行中饋之事累世素封門戶旣大蓼存先生又勤施不怠其綜理庶務以爲內助百口之所仰成九宗三鄘之所待命千倉萬箱之所司錄漏四

下而未寢雞三號而遽興非僅僅酒醪魚菽之是議已也而太君井井有條不大聲色咸歸節度至於珠璣之飾紈綺之製非不充牣篋笥而蕭然守林下之風未嘗以嬰情紙簾竹閣足跡未嘗踐廳屏而僕從無不歎其淑德蓼存先生下世所生子三俱已頭角嶄然各有成立太君泣然流涕曰所望於若輩者寧止是守爾父之田園已也出則克自樹立以追踪先世之勛閥入則毋忘爾父樂善好施之懿德以替其弓裘斯則若輩之所以慰我矣及諸孫漸長亦是以此語三致意焉故其子若孫皆循循守禮不墜其家聲宏乎彤管之譽聞於閭

史而既壽且康以享福履膺遐算也今太君鶴髮且種種矣拜前拜後者其翠竹耶碧梧耶芳蘭之茁耶晨羞夕膳其白華之潔耶董氏之宗親陪彩衣而舞捧兕觴而前者其松之欣耶柏之悅耶諒哉其足以輾然而稱慶者也太君第三子乞言於予予生平不敢妄爲祝年之文以蹈震川橫目二足之誚但以太君之生平實有不愧於中壘蔚宗之所稱者約畧詮次之以爲序

祭蒼水張公文

嗚呼十九年之旄節此日全歸三百載之瓣香一朝大去漢皇原季布

聖朝之大度如天柴市殪文山異世之孤忠若一爲問南屛深處孤魂已爲忠武忠肅之隣試看朱鳥飛來野祭半在重三重九之日惟茲枌社雖甲乙之侶無存瞻彼蠣灘顧蘿蔦之遺未替適逢忌日薄薦生芻溯遺事於七十八歲之遙若存若歿夸豐功於三十一城之捷可涕可歌固知此志之長存更幸

熙朝之不諱重歌薤露以當平陵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 代錢濬恭作

嗚呼百年桑海已埋骯髒之腸再世影堂重肅淸高之像痛當時之忠憤貶秩僅用白鷴攷身後之褒崇依例

應加赤芾忠介遺命用五品飾已遵之以殮矣然監國以遺命而格之也故予追贈太保吏部尚書之命則在其後是不應主仍用一品服飾之議倘漢宮儀而可問稱唐宰相其何疑乃準諸通家後輩之公言非敢違烈考臨終之末命前者炎威肆虐粟主遘災夷伯震驚自慙負慝新宮慟哭又已歷年雖生有所自去有所爲神明無所不周而魂則已升魄則已降憑依究將安託嗟茲孤子亦已七齡爲念衰門兼承諸父敬求佳植既卜吉之可庸改用新題庶栖神之有地嗚呼四忠一節偕騎箕尾以翺翔上穆南昭望駕雲車而肸蠁又況捧指南之集編次甫成招蹈海之魂碑銘初備時予勸公子爲昔檢討諸公行大招之禮血三

年而已碧恨終古以何窮敢曰維馨庶幾不吐

合祭錢張二公文錢公以六月五日卒張公以六月九日生

嗚呼瑯琦江上溯往事以魂消雍睦堂中問遺年而腸斷豈意上相歸魂之日正値元樞降嶽之辰前輝後光同符合撰悲風來黃蘗百年尚有孤兒夜雨落南屏一綫更歸何處古稱忌日不著生朝屬在故人何妨合席敬陳二簋以迓雙車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嗚呼義公魯公爲梓里忠貞之重此堂此祭原砌街文獻之遺黯淡南雲魂魄化爲朱鳥蕭寥北郭精英猶在

蒼宮唯甲乙之子弟尚存卽蒿薤之哀思弗替敬陳明
水酹茲忌辰謹以李氏宗海先生杲堂先生配席尚享

祭楊元徽明府文

嗚呼哲人萎而浩歎雄圖蹶而悲鳴望西辟於咸陽之
樹瞻東隕於太華之精是固通國爲之心惻千人爲之
神驚而況乎誼實關於門舊譜幸託夫友朋伊明府之
令德實盛世之芳型語閥閱則原踏西海問門第則宿
著東京乃以毓雀銜環之德世召升鱸集舍之禎弱歲
而玄亭奪纛髫年而崑體齊稱德祖之機鋌閃鑠盈川
之頭角崢嶸而且凜四知於暮夜戒三惑於生平九不

愧而不怍抑有物而有恒早列賓興之席遂登
天子之庭惟神明之則哲獨相賞於羣英謂往哉其汝
諧特簡爾以專城翳甬東之彈丸爲濱海之戸扃旣商
舶之雜處坊奸宄之易乘況積年之凋微及荒饉之薦
更民力困而未蘇人心震以不寧譬鴻翼之見折擬魚
尾之將赬逌明府之下車沛雨露於風霆以爲張弛之
有道在於溫肅之並行不有懲也何以勸不有摧也何
以興彼小民之椎魯驟心悸而目瞠及積久以共喻羣
沐浴於和平故孰殺之謗止而誰嗣之頌興出東城之
百里本斥鹵之縱衡困潮汐之出入且有田而莫耕爰

陳書於開府啓祭藏焉計程相流泉以置閒觀夕陽而建磴羨泥塗之可化慶膏腴之漸登至若葺千尋之雉堞壯百堵之藩屏觀子來之畢集何鼛鼓之克勝凡此皆興作之要務而卽爲賑恤之大經夫惟仁則有勇誠則生明是以胥吏絕舞文之隙苞苴杜由竇之萌竿牘爲之不作城社爲之肅清并無暇援琴而弄鶴祗有事戴月與披星因之三異聞於制府上攷達於中丞軺車錫之章服

御屏志其姓名在我輩固皇皇乎借寇之慕而使君亦戀戀於用趙之情方且徼福星之長在願弗令

璽書之見徵胡三尸之爲虐羌兩豎之頓嬰偕諸生以
問疾望公所而怦怦忽皐某之大呼巳升復於東榮招
芳魂兮不來徒躑躅而屏營問遺言於侍者述餘憾之
未瞑感
天恩之高厚徒結草於三生遠盼山南之喬兮腸斷近
撫堂北之護兮淚零鄭公之渠莫竟張令之郭誰成追
彌留而大漸向哲嗣以丁寧戒持身之維正毋隕墜夫
家聲是亦可以想見夫表忠裹孝之敦摯而追信夫臨
深履薄之戰兢論彭殤之一致縱達觀於蓬瀛齊死歸
與生寄寧粘滯於骸形又況其來也斯民之父母其去

也大造之精靈所可朽者骨肉所不泯者汗青而獨是鋈棠陰之如昨埋玉樹以何能不能不怪夫天道之無知而悵彼神聽之難憑

㓹源三哀 有序

予嘗窮六詔諸山水之勝各爲詞以侈之然皆宋元以前語爲多載思因國之季陸觀察周明募兵寨在榆林周貞靖囊雲草瓢在小盤谷是二蹟者皆足爲㓹源稱重而又皆鄞産也乃補述之以爲他日圖經之據

榆林風景兮淸且嘉山人住其中兮餐流霞在昔宋元厄會兮遭陽九公棠置砦兮勞防守三百年來兮龍蛇

爭不驚草寇兮驚義兵彈丸兮海角隻手支天兮力薄乃有夸父兮奮戈不遠鄧林兮逐逐我祖兮我父五世相韓兮登系譜購力士兮無椎訪滄海君兮無所碧血兮浸淫耿耿兮此心此心兮不移肯與崦嵫兮俱沈觀察初立寨時本爲馮王二督師犄角兩公軍敗觀察尚思支吾久之軍潰我過遺寨兮弔故蹟嗟土花兮如墨呼空谷兮蕭寥聆荒谿兮於邑誰謂洞天兮不幸屠雲割瀑兮遭薄命彼忠孝兮所過存縱歷刧兮非病吁嗟乎芳魂兮其可招猶凜然兮山之皐草瓢大於斗吾髮之所儲披緇不傳衣此意將何居試瞻雪竇兮密邇有故相兮登堂謂林閣學增志也生徒兮雲集

我獨掉頭兮別有行藏不爲異姓之臣兮肯爲異姓之
子笑彼逃禪者流兮久假不歸而忘所止白雲兮一鋤
蒼松兮一笠愛泉流兮齒齒跣足而前兮寧病涉長齋
兀兀兮不關佛祖之法輪時或返我郇居兮不妨一過
夫細君步懸崕兮有奇木拔野燒兮得餘材斲爲養和
兮擁爲鑪山靈亦憐我之寡諧也吁嗟乎榧灣榧樹猶
如故邈高風兮其誰遡

哀石將軍廟古樹辭 有序

城西六里有石將軍守信廟其雙樟樹相傳以爲建炎
時高橋之戰將軍帥神兵出樹葉俱變爲蜂以助陣者

也其說雖似誕然如六朝侯景之難杜稜夢大雷雷池
君周何二神乘朱航以甲仗下稱討景則亦容或有之
國初一樹先茶周先生鄮山爲記末引諺語猶以再生
望之雍正丙午大風拌隕其一祉木消沈爲可悵也乃
摛詞以附鄮山之餘
入故國而下車兮愛喬木之蒼蒼況神爽之所依兮歷
千載其有耿光溯將軍之佐命兮吳越尚阻於南荒暨
浙東西之聲教來同兮將軍巳騎箕而上翔求立廟之
故而無徵兮意者如水之行地而無疆旣不鄙夷我下
邑兮敢忘薦誠於椒漿乃兹廟樹之插天兮與古祉木

以爭芳我聞建炎之蒙塵兮泊蠣灘以旁皇彼女眞之猛勇兮幾所向其莫當渡揚子以東下兮不血刃而踰錢唐惟第九洞天之在海隅兮久未罹兵革之殃凛先聲其豕突兮欲追風於六龍之飛航將軍之靈赫斯怒兮横長刀而慨慷彼葵心之未死兮矧枌蔭之難忘乃戒嚴於二樹兮曰爾固以良木稱豫章其爲我洩此憤兮率蜂蠆以啓行迨高橋之接刃兮彷彿神將之堂堂樹青銅之柯以爲斧兮驅鐵幹以爲斮飛霜葉以効靈兮敵兵爲御走而踉蹌嗚呼以風雲之神物兮而震驚於桑海之天狼君臣之際會亦遠兮遺庇尚令人慨想

於甘棠我嘗痛哭於當時之諸將兮三十六策之莫知所從望塵而遠遁兮不有其國有其躬彼張俊之請海舟兮早定計於伏戎幸相如之仗策兮殆郎將軍之神誘其衷卒之欲再舉而膽落兮致城郭之一空雖報慈之古佛兮亦避地於別宮想將軍爲彈指而出血兮二樹亦闇然其有戚容然館頭之得以遠颺兮尙籍此一戰之功向令諸將之肯前兮神力將倍致其奮庸三江七堰之難語兮何患不啜泣於途窮彼大酋將何恃兮有如鳥之在籠車廄之寨可殲兮築京觀以崇封豈不爲藝祖吐氣兮更奚勞黃天蕩之交鋒嗚呼神勇則已

鼓兮奈人力之弗同嗟茲二樹之競爽兮謂當天長地久以㣲幪當一个之初弱兮或望南枝之再葱胡憖遺之卒難兮又喪之以暴靈豈如莫邪之招干將兮終有合於雌雄殆天年之必有所盡兮不辨夫猿鶴與沙蟲不然胡不震張俊之廟兮我將訟風伯於天公

五嶽遊人哀詞　同陳南皐李甘谷

嗚呼四窗於邑五嶽沈昏誰裂清磬誰貫大椿鶴浦潮汐有淚同吞南皐陳汝登　老成幾盡學統將淪棃洲愼獨用徵求仁誰更灌灌揭之斯人謝山全祖望　二老悽愴牛翁酸辛何況我輩能無斷魂爲位而哭天喪斯文甘谷李世法　在

昔世父莫逆寒村兩家子弟並茁蘭蓀追隨講會連袂接茵相期和鳴以光師門豈料所造成否各分一遡長風直抵天津一困中流失船邅屯瞠乎其後莫逮絕塵廿年以來泥水沈湮固窮雖樂十口紛綸胡奴之粟耳不欲聞三旬九食誰爲過存素心吾友古誼惟殷出之沍凍賚以陽春每來訊使強飯是詢瞻念老伴晨星難捫相期曉節白頭如新庶幾夙夜葆茲天眞嗟哉世父宿草已陳再世玉樹猶臥荒雲麥舟之致歲必諄諄聽之邈邈嗟彼僇民而今已矣我益隻輪涸轍之魚長稾其鱗

陳南皐

予年十五隨侍先君杖履之來於西湖濱曰

予今日特訪阿羣愛此孺子拔俗嶙峋句餘清氣萃於宿根從此忘年以執友親征夫奔走京洛遙巡魚雁往還相接以神㑹予匡時道在反身二曲之教亟宜持循緇素之戒尤書諸紳予罷官歸扁舟角巾叩所新得挑鐙細論商榷行藏定山是眞實獲我心願言卜隣謂能如此道高而尊積年荼苦慰言旦勤予賦絕糧以擬戲賓流傳函丈四顧而呻曰此誰恥急輸十囷雖學微生不厭其頻精英菀在咳唾如聞河海之迹窮流難因豈予之私天下所云全謝山

硎里世好自祖及孫惟四詩伯才力適均擬之蕙芷同心共薰松梧閣下握手欣欣有

花連枝有酒合樽八父巳就永夕相醺不肖兄弟亦荷陶甄時聆緒論偷染墨痕白華失恬獨雁離倫塊然小子屈而不伸況復多難瘈狗狺狺況復沈疾三彭齗齗應憐孤另何以自振仗庇夫子有來溫溫挾我以續飲我以醇臭味所及稾木回甦序我先集憂我後昆中心藏之莫報厥恩粟藟在架手澤未泯胡忽告逝赴者在闈病魔驚起涕洟浹脣泉臺長夜舊雨重敦偕我父輩再咏寒筠為言孤子日墜雾氛李甘谷嗚呼所可惜者驟丁不辰雖開八秩未屆庚寅嚴風颯颯冷露泫泫南皐所不慊者南嶽遂巡方遲屐齒不接清芬靈其過之洞庭

之澬謝山南皋有狀既淸且馴雙韭有志中穿勤珉我亦和淚輓茲孤墳甘谷

蕺山講堂策問

問學者所以求廣其未知未能也山長空疏荒落慙不足以爲諸生師方望敎學相長或得補炳燭之光焉再發問而莫對也不知則其不對也固宜然何以課後亦不問也方且譁然咎山長敖以所不知則非求益也今山長更端以敬問於諸生諸生去念臺先生之世如此其近也其肄業之地卽念臺先生之舊塾也是亦易知也巳念臺之學本於許敬菴敬菴出於甘泉甘泉出於

白沙白沙出於康齋其門戶葢與陽明殊世之混而一之者非也然康齋之門以白沙爲別派念臺最服膺康齋而白沙則有貶詞甘泉則無稱焉何歟是其五世之澤異同純駁諸生能言之歟念臺之高弟卽其居近蕺山者左顧則解吟軒有朱綿之右顧則石家池有陳敬伯其生平顚末亦有能言之者歟是豈亦荒遠而無稽者乎夫循循誘人山長之事也教玉人琢玉非學者所宜言也試言之

端溪講堂策問一

掌教敬問諸生葢聞講堂之立學統最重古禮所謂必

釋奠於先師否則必有合葢先師者其一邦之宿德嘗有功於道者也有合則以其國無足當此統者而近而合之隣封之祀也粤中先師如唐之趙如宋之梁與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尚未登大儒之壇也白沙陳文恭公者出超然自得其學雖出於吳康齋而别爲一家粤中學統殆莫之或先也白沙授之甘泉其門戶益盛受業著錄四千餘人當時稱爲廣宗同時與陽明分講席當時稱爲浙宗終明之世學統未有盛於二宗者而河汾一輩之學幾至遏而不行然浙宗與廣宗亦極有異同互相可否以廣人而爲浙學者薛中離楊復所其魁

也浙宗至是始並行於廣中掌教浙人也諸生廣人也溝澮本通宗支可合其家數倘得而詳之歟白沙之學非可輕議而甘泉則後人不能無疑之者謂其到處建立書院門庭雜沓實啓隆萬以後講學之弊若鈐山堂文集一序似不可謂非晚節之玷因謂白沙弟子特以位望先甘泉而能得白沙之傳者當推林緝熙或曰當推張東所李子長謝天錫諸生能述其人之淵源乎甘泉弟子在粵中者龐弼唐其巨子也實能和會浙宗使二家異同之旨疏通證明而無所礙今累經兵火之後林氏張氏李氏謝氏龐氏遺書尚有存否其與龐氏同

時講道於嶺嶠者葉石洞唐曙臺之徒而曙臺亦頗攻
浙學其與龐氏孰是而孰非歟諸生其亦嘗講明之歟
即薛楊二家爲浙學亦孰醇歟乃若泰泉黃文裕公於
白沙爲後出於甘泉則同時顧幷浙宗廣宗而皆不以
爲然是又粵中別一學統也泰泉之窮經博物明儒中
葉未有出其上者其論學不合於湛王亦各有所見諸
生能言其略歟然而泰泉之高弟盧冠巖則頗問難於
甘泉而以不得侍陽明爲恨是又何歟冠巖之所著曰
獻子偶存其中大有見到之言今之廣東志乘泯然不
爲立傳是何文獻之闕失歟瓊山大學衍義補其言粹

矣然而姤定山排三原修實錄則毀白沙何其行之舛也渭厓以大禮蒙謗而論學之言有可采同時醇儒如莊渠亦頗稱其人其故安在乎至於東莞陳淸瀾則俗儒也巧狥政府之意而攻陽明幷隱譏白沙以自附於河汾之統葢有窺見其底裏直斥爲小人者然而當時則涇陽序之近日則亭林稱之稼書諸公尤尊之則又何歟唯端溪講舍向未有先師祠宇可謂禮典之大失今掌敎且言之有司特舉其禮將與諸生薦溪毛以行釋奠之文而其源流不可以不曉然也諸生試一一縷陳掌敎且束帶而聽焉

端溪講堂策問二

掌教敬問諸生夫輿地之學讀史者所最重也諸生粵人其於粵中之文獻諒所留心請以五嶠言之湖南得其一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然其第三嶠之都龐漢志以爲九眞故九眞郡有都龐縣宜無可疑鄧氏南康記本之而水經則以爲桂陽之南平裴氏則以爲在揭陽若揭陽之說爲信則廣東多其一矣而厚齋王氏又謂都龐宜在湖南諸生能折衷之否滙水出於都龐之嶠粵之大川也其實卽湟水亦卽滙水乃滙以滙之字形而譌湟以滙之字音而譌而且滙之累變爲灌爲洭

爲洭湟之累變爲湟爲橫不可究詰鄒誕顏師古丁度皆爲之涸諸生其悉數所自出否況湟水又別名桂水又名鍾水其隨所在而異稱則又何歟泰泉謂尉佗嘗攺南海爲南武而引南武侯織以證之夫織乃騶王無諸之族也非尉佗之臣也其以南武名國或南海境中舊有地名南武者爲織所據耳若謂卽尉佗所攺織安肯取以名其國乎其說無據泰泉博雅君子也獨於是說則予未之敢信諸生以爲然否尉佗既據南海爲王矣漢人尋又封南武侯爲王文穎曰蓋遙奪佗之一郡以虛封之而織實未得王其地也夫百粤君長在域外

無可虛封之理況南海王在文帝時嘗入貢於朝矣其後謀反淮南厲王滅之遷其軍於上淦遷其民於廬江未幾廬江之遷者復反厲王復滅之則確然非虛封矣既非虛封則豈別有一南海郡者乎其與尉佗分疆而王史漢皆失之今雖不能得其詳然約略之當在何地粵人從無能言之者以故二千餘年但知粵之開疆者爲尉佗而不知尚有騶織何也諸生其會參稽而攷核之歟抑又聞都龐嶠水一爲洭水而入海矣其一又自湘水而入江夫五嶠大川不通南瀆說者以爲地絡之所限也而亦竟有會七澤以來歸者然則於岷峨未嘗

非通津也諸生少長之地亦能言其源流否其尚各據所知以對無負掌敎踞觚之勞也

端溪講堂條約

一正趨向

書院與學校相爲表裏學校盛則書院與之俱盛書院衰則學校與之俱衰宋明以來歷可徵也今

聖天子宏作人之化憲府大臣實宣布之葺講堂萃圖籍以成文明之盛粵中遠在嶠南不遠五千里延掌敎以莅之所望於諸生者甚重圖不僅區區章句之學博一科舉而已也況此閒前哲張文獻崔淸獻以來魁儒

時出白沙才伯南川甘泉弼唐中離曙臺諸先生學統
迢遙弓裘不替而邱文莊梁文康海忠介陳文忠並以
勳業風節起而翊之雖諸生未必遽足語此然豈無中
人以上之資尋墜緒之茫茫苦質疑之無自者乎掌教
願進而語之

一勵課程

院中藏書不下萬卷雖無祕冊而實皆諸生布帛菽粟
之需苟通是是亦足矣掌教固不敢薄待諸生然諒近
來士習沉溺於帖括之學未必留心及此也夫學問豈
在帖括然即以帖括言亦非讀書不工諸生即未能遽

讀十三經注疏通志堂九經解然於五經四書大全其會熟復乎即未能遽窺廿三史然於資治通鑑綱目文獻通攷其會詳觀乎即未能徧覽諸儒之語錄講義然於性理大全其會研究乎自今以始願諸生分曹定課日有章程其有疑義粘籤以問每人各置一攷課冊塡寫所業於其中掌教五日一升堂或暴或覆講其必能啓發神智晉萃古今從此更上一層讀盡諸書不僅以帖括之士終而亦必不爲尋常庸劣之帖括也掌教其待大叩小叩之至而應之

一習詞章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亦其勢也然功令未嘗專任帖括二場之表以觀其駢體論以觀其散體判以觀其律令之學三場之策以觀其時務進而爲翰林則有館課之詩賦以觀其韻語苟能是是亦足矣諸生倘能如掌教之言通明經史性理其於表論判策已非所難然而行文之體或尚未嫻仍不出帖括家數以應之亦非矣則八家文集及朱子文集不可不讀也亦須時時習之掌教當爲別裁其體之不合者詞氣之駁雜者媕羣雅而歸於大醇是所厚望於諸生者也詩賦則粵中自有嫡傳張文獻公以來世有其人近而南園

五先生廣州之三家皆驚代才也向例院中二課止及帖括今掌教添古學一試各具策問詩賦表論諸題諸生能者各報名赴課不必求備亦不強人以所不能也掌教當自捐筆資以為獎勸之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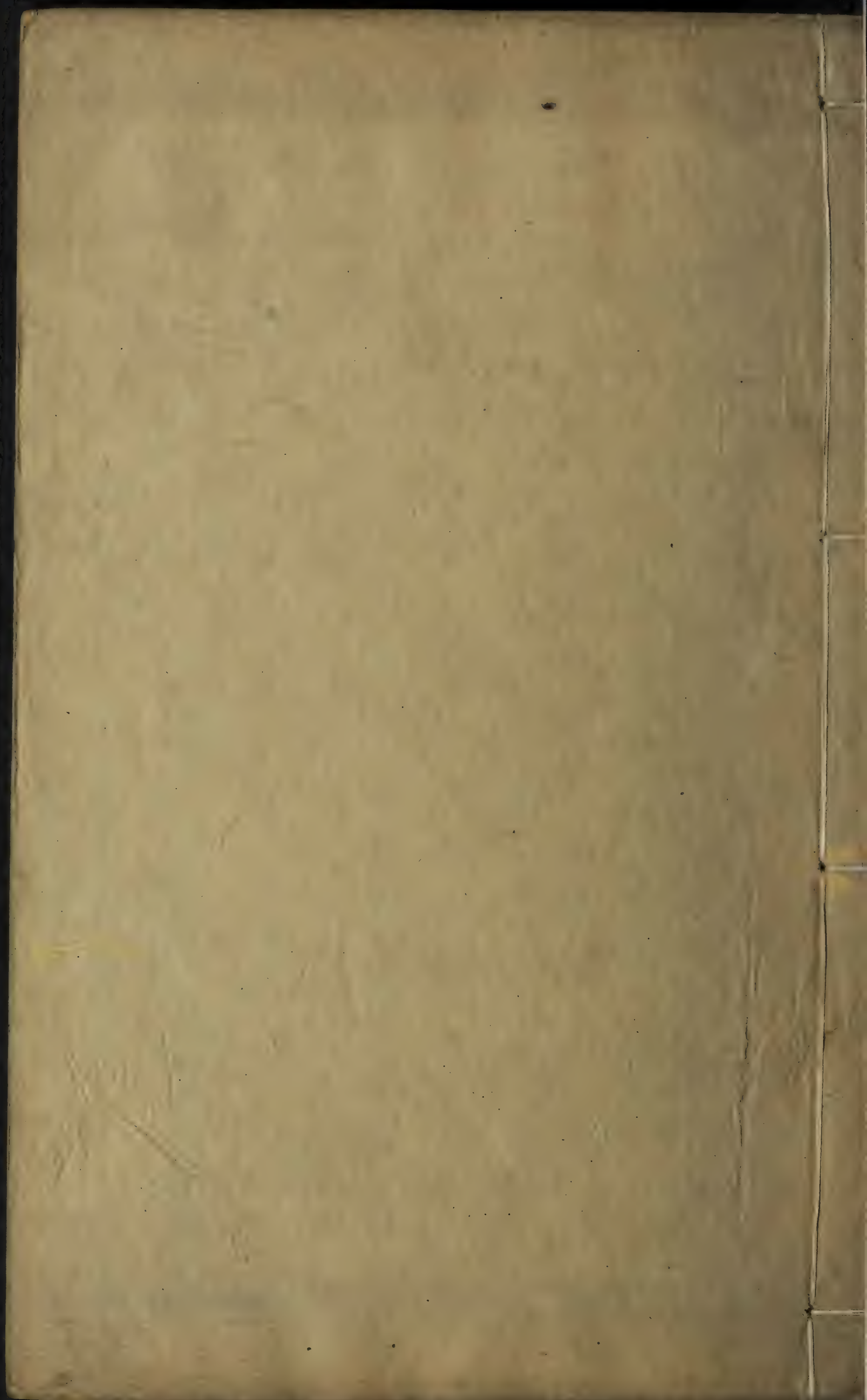
一戒習氣

士子束身敦行未有不守禮教而能至成立者泰山安定二先生所以能啓兩宋文明之盛由於立教之有法也向聞院中課試陋習極多試藝則不在公堂列坐各歸其舍是即鈔襲等弊所由生而且卜晝不已繼以卜夜甚至更漏過午夜相沿成風以致督學使者試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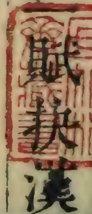
所降黜大爲掌教之辱甚至遷延至次日始繳卷豈非荒唐驕慢之一大徵乎掌教向主浙之蕺山嘗力禁之不許給燭今念諸生因循已久姑稍寛之每試自未牌即升堂親自監收許諸生以上更爲度既上更掌教即退其過此而交卷者不閱三次犯規即移咨斥出講堂先三令而五申之諸生勿怨也其諸生告假銷假自有冊籍至於每日不無出入在掌教亦無不情之阻遏但皆須稟知無得率情任意是即禮教之一端也至於掌教之來乃憲府所資給諸生以師弟之誼或少致時物非不知其雅意然而人心不古物議易生絳帳青氈不

可以受藏垢納汚之語爲此亟行諭止萬勿過於多情諸生但能奮然自拔於流俗之中不爲俗人而爲端人不爲俗學而爲正學他日院中著録足爲掌教之光掌教即拜諸生之賜矣更不須其他也至於諸生聚處樂羣友朋鏃厲最是樂事友其賢者矜其不能者當戒澆漓消嫉妒相接以虛衷相勉以古道相期以遠大之業是非但掌教之厚望於諸生亦即憲府牧伯諸公之所有同情者其或造言生事分門結黨飲酒狎邪試藝則代倩傳遞種種疵謬以致斥逐譴責在諸生諒必無此但掌教不得不戒之於豫也

終



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而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先生舉鴻博科已官庶常不與試擬進一賦扶漢志唐志之微爲與試諸公所不能及精通經史故也元視學至鄞求二萬氏全氏遺書及其後人慈谿鄭生勳以先生經史答問呈閱往返尋繹實足以繼古賢啟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吾觀象山慈湖諸說如海上神山雖極高妙而頃刻可成萬全之學則如百尺樓臺實從地起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噫此



本朝四明學術所以校昔人爲不憚迂遠也兩浙督學使者儀徵阮元序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目錄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一

餘姚史夢蛟重校

易問目答董秉純

問說易家有互體其來遠矣南軒教人且看王輔嗣胡安定王介甫三家以其不言互體也然則互體之說非與而朱子晚年頗有取焉何也

答向來謂大傳之雜物撰德同功異位即指互體愚未敢信其必然蓋觀於多凶多功多譽多懼之語似於互體無涉然互體在春秋左氏傳已有之乃周太史之古法則自不可斥不必攀援大傳而後信也漢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絀也特是漢儒言互祇就一卦一爻取象而未能探其

所以然直至南宋深寧王禮部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深寧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艮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斯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其義最精而愚由深寧之言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乾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純乾剝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之合乾坤也為臨為遯則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乾坤也為大壯為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為

兌則下互艮而上互震乾坤合而爲否則下互兌而上互巽坎離於十辟卦雖不豫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爲用也其法象亦未嘗不天然也然則互體之說非徒以數推而以理備當聖人畫卦之初何嘗計及於此乃其既具而旁午曲中所以不流於鑿是故深寧八卦之旨卽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卽六律還宮之義也而聖人參伍於此以之取象蓋十之五是以朱子晩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於說經有自來矣是固互體之原也

問然則諸家之異同若何

答古人互體之法但於六畫中求兩互是正倒也漢人

說易如剝蕉於是又有從互體以求重卦之法謂之連互蓋取兩互卦與兩正卦參錯連之下互連外體上互連內體各得一卦所謂五畫之連互也下互連內體上互連外體又各得一卦所謂四畫之連互也虞仲翔解豫曰豫初至互體比故利建侯是五畫連互之說也又曰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是四畫連互之說也間嘗以其說求之於象如訟初至五互渙故初之不永二之歸逋三之無成四之即命皆能聽命於元吉之主而渙其羣至終訟之上鞶帶是後三褫不改則以其在渙外也晉初至五互比故有康侯之接其象皆天然者且不特經文之象多所合也即卜筮家占法亦用之宋人或筮

家妻得小過不知其說質之沙隨則曰大吉蓋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兼互體則歸妹也是誠曲而中矣至宋所傳麻衣易則又有參互之法謂除本卦之二體但以所互之上下二卦重而參之又得六畫之卦一是又一法也然此皆但於二互中離合以求之不參以他說其於古法不悖及漢上朱內翰則以二互爲未足始於互中求伏其得四卦不知正體或可言伏互體而更求其伏則支矣林黃中則謂一卦皆得八卦前四卦以兩正卦兼兩互體後四卦以兩反對卦兼兩互體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即蒙蒙即屯矣是較之漢上爲更謬矣黃中又別有包體之說亦以互體分去

取則尤屬舛戾不足詰者蓮亭田與齋則於每卦取變卦而又於變卦之中求互其說本之沈守約不知是在占法中或可用若以解經則不可也降而至於明之瞿塘來氏雜用諸家之例愈繁愈濶而互體之學互亂近則西河毛氏亦然使南軒見之必益動色相戒擯耳而走然遂以之廢古法則又非也

問林氏之包體若何

答林氏之書傳於今者祗集解不載包體之說惟楊止菴嘗述之其說以爲一卦具兩互取一互置一互取之者以致用置之者以植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

卦八卦包二百五十六卦是於易之經傳取象全無豫者故朱子於其前說嘗辨之而包體之說不及焉蓋以爲其不足詰而置之也

問先天互體之說先生獨不道及何也

答宋人言互體於伏於反對於變皆非古法然猶未牽纏於陳邵之圖說其以先天圖說言互體者則吳草廬也草廬之圖有隔八縮四諸法隔八者先天圖之左起乾夬歷八卦而至睽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旣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先天圖之右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以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之得十六卦也縮四

者合十六卦而互之秖得乾坤既未濟四卦也草廬爲是圖不載之易纂言而載之外翼按外翼十八卷是圖即十八卷之一也顧同時胡雲峯言互竟與之合二人學術門戶不甚同而言互則同草廬之外翼今已罕見獨楊止菴嘗述之故世但知爲雲峯之說夫康節之言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是言正體也非言互體也雖就康節之說亦秖成爲康節重卦之法而非易之法然在康節亦未嘗以之當互體今如草廬之圖是先有互體後有正體其謬不攻而自見矣乃李厚菴力宗之更衍以漢人連互之法而又變之爲環互因舉雜卦大過一節爲例謂自初至四爲姤自上至

三爲漸自五至二爲頤自四至初爲歸妹自三至上爲夬本卦之畫順行互卦之義逆轉斯雜卦大過一節之旨也既未濟無可取則又從而別爲之詞吾聞六畫自下而上故其互亦自下而上卽支離其說而求之於伏於反對於變者亦未有不自下而上者也而謂可以析而環之順行而逆轉之斯則未之前聞也是豈特於經無補且又從而障之矣故弗敢及也

問又有大卦之說若何

答是亦京房之說而朱子嘗用之者所謂中孚爲大離小過爲大坎是也六子同列何以獨舉坎離也曰四子之大卦臨大壯遯觀皆在十辟所以然者十辟以震兌

巽艮與乾坤合而成而坎離居中以運之不豫焉十辟無坎離故坎離之大卦一不在十辟而別見於中孚小過舉坎離可以槩六子矣然聖人之取象則有序大抵求之正體而不得則求之互體又不得則求之大卦或反對卦或變卦故朱子於大壯取大卦之兌以解羊象而先儒以爲大壯本互兌且其諸卦相接之兌不一故六爻有四羊洪景盧曰自復長進爲臨而下卦有兌三之觸藩所自也又進而爲泰而上互爲兌四之決藩所自也又進爲本卦而上互爲兌五之喪易所自也及五變爲夬而上卦又有兌上之不退不遂所自也洪氏之說校之朱子更精然則大壯之羊無需於大壯求之矣是以

師之二至上爲大震，然自初至四，本互震，則長子弟子之象，不必於人震取之。晉之初至四爲大艮，然自二至四，本互艮，則鼫鼠之象，不必於大艮取之，此固例也。其必有兼取而後備者，則如蠱是也。蠱之六爻，其五皆以父母爲象，而求之無乾坤之體，不知蠱之正體，艮也，巽也，互體，震也，兌也，五畫四畫之大卦，坎也，離也，六子備矣，而父母獨失位，則兄弟交出而有事，惟上九已際蠱之終，故別爲象，乃知聖人所以成卦之旨，亦有取於是者，是則大卦之說，足以與互體參觀者也。五畫之大卦間，有與五畫之連互同者，四畫之大卦間，亦有與四畫之連互同者，則皆以互體爲主也。

問近人惟南昌萬學士孺廬最善言互先生所深許也雖是先天卦位學士亦頗用之如先生言則斷不可用者矣向嘗與學士論及之否

答學士於予深有忘年之交說易尤多合其論互能發前人所未及者至多獨有偶及先天卦位者是其不審曩在江都同邸舍嘗以告之學士生平固力言陳邵之學不可以解易一聞予言瞿然引過曰即當芟之今學士已沒其說尚存或是其門人所錄前此未定之本非芟正之書也蓋乾一兌二之序出於陳邵諸子之言自宋以前未之聞也可據者莫如經以父母男女之序言始乾終兌以春夏秋冬之序言始震終艮若乾一兌二

之序其於經何所見且三男皆少陽三女皆少陰而太陽何以有兌少陰何以有震少陽何以有巽太陰何以有艮此皆絕不可解者乃既横列以定其序又圖列以定其位而四正四維究無豫於經則又不審學易諸公何以震而驚之以爲千古之絕學然其說之初起原不過自爲一家言而未嘗以之解經劉長民始謂八卦圖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其位皆九故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也說者引以解康節三十六宮之詩未爲不可而牽說卦之文以就之則所謂天地定位者其於四九之數何取焉康節始以解數往知來之旨

謂有已生之卦，未生之卦。而朱子實之曰，自震至乾為已生，自巽至坤為未生。則又牽說卦以就圓圖之序，而其實所謂數往知來者，甚非經之本解也。然於六十四卦之象，則自來未有以此序言之者。而學士於解二之三狐，困初之三歲，巽四之三品，則皆曰三者互離之數，震二之七日，則曰七者互艮之數，豐初之旬，則曰十日為旬，是合離三巽五兌二之數。是殆未及致思而筆之者。互體者，周太史之說也。乾一兌二者，宋陳邵諸儒之說也。此其為說，必不可合。要之陳邵圖學，自為一家，其於聖經之說皆無豫。牽而合之，是又一草廬矣。

問宋儒為九卦說者十餘家，大率以反身脩德之義言

之若陳希夷龍圖中亦及九卦則於繫辭三陳之意無發於是胡仲虎輩遂別立一說謂上下經適相對咸恆與乾對損益與履對困井與謙對巽兌與復對皆以下經之兩當上經之一凡十二卦而二篇卦數上下適均十二卦而僅舉其九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始終則皆畧之上卦自乾至履得卦者九下經自恆至損益得卦亦九上經自履至謙得卦者五下經自益至困井得卦亦五上經自謙至復得卦者九下經自井至巽得卦亦九此三陳之序也循環數之上經自復至下經恆得卦者九下經自巽至上經乾得卦亦九近多有是之者然否

答序卦之旨宜專從正對反對爲當蓋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爲正對而反對者五十六則上下二篇得卦各十有八無參差也倘謂乾爲上經之始咸爲下經之始而皆去之矣則復爲上經之終兌爲下經之終何以祗去兌而不去復也蓋去復則不可以言九卦而自謙至恆得卦十八不可通也且自與至乾得卦九是又數乾矣則自復數之亦仍宜至咸而無如其得卦祗八因越咸而數恆則何以上經又數乾蓋使自頤至履得卦十七不可通也然則所謂序卦之旨據胡氏之說牽强增減非自然之法象矣且序卦則皆宜有一定之例九卦之中或得卦九或得卦五亦無說以處此即如戴

師愈麻衣易謂序卦當以小畜居履之後今以錯簡亂之大傳三陳九卦之序履得九謙得十五復得廿四皆與龍圖數合非偶然也是皆舉聖經以就已說而不知其爲儒林之禍其於眞正微言豪髮無補蓋皆自僞龍圖序啟之

問三十六宮之說自朱子外有謂太陰太陽之位乾一與坤八對兌二與艮七對少陰少陽之位離三與坎六對震四與巽五對是以配位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本於劉長民稍出康節之前有謂震坎艮皆五畫通十五畫合乾爲十八畫巽離兌皆四畫通十二畫合坤爲十八畫是以分畫得四九合爲三十六宮其說出於

六經奧論託之鄭漁仲者也方虛谷則謂一陽起子正當天根由是左行得一百八十日一陰起午正當月窟由是右行得一百八十日十干一宮是謂三十六宮是以先天卦氣言之鮑魯齋則謂自復至乾爲陽辟凡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自姤至坤爲陰辟凡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奇偶相配合爲三十六宮是以十二辟卦言之若以朱子之說校之孰優

答尚不止此四家而愚近以健忘不能舉矣猶記先司空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少陽進而未極乎盈少陰退而未極乎虛數亦如之自天一至地十爲一宮是用九用

與六三十六宮用七用八三三十六宮先宗伯曰震坎艮爲三男三男之畫十八巽離兌爲三女三女之畫十八合六子之重卦數之亦得三十六宮凡此數說於義皆合然不過就卦畫卦位卦策言之亦不能出朱子之右唯所聞於梨洲黃子者曰康節所謂天根者性也月窟者命也性命雙脩老子之學康節自泝其希夷之傳而其理於易無豫則亦自述其道家之學而其數於易無豫也說者求之易而欲得其三十六宮者可以不必也其說最精而康節之所謂三十六宮者尚未知何所指則黃子亦未之發也愚偶與當塗徐檢討顯魯語及之則欣然曰是也君不讀擊壤集詩乎物外洞天三十六都

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秖能移一宮是非三十六宮之明文乎天根月窟老氏之微言也三十六宮圖經之洞天福地也其必以復姤之說文之者猶之參同必以乾坤坎離分氣值日而究之參同之用易非聖人作易之旨也是足以為黃子易學象數論之箋疏矣檢討所著管城碩記最精博有考據

問厚齋先生謂蔡澤引易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何其許澤之深也

答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挑而奪之是其進其得不以正也居位一無建白是其存不以正

也。不過巧於退而不陷於喪亡耳。細觀澤之底裏。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其所爲於蘇張則已黜。其所得於黃老則尚粗。吳禮部校國策。其言畧與于合。

問厚齋於井之九三。荆公解曰。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以爲語意精妙。諸儒所不及。而義門以爲此特輔嗣淸言之儔。何如。

答厚齋之許固過。義門以爲淸言亦非。此數語。乃荆公一生作用。一生心法。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卽其累召不出之祕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卽惠卿不加賦而用自足

之秘術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邪說矣斯荆公經義之最乖舛者也

問厚齋謂陸希聲作易傳而不知比之匪人之訓與易相違考之唐書本傳但言希聲居位無所重輕不見他事故閻潛邱疑厚齋蓋誤以希聲爲文通是否

答希聲如何澜於文通此事見於楊文公談苑而葉石林避暑錄述之厚齋之所本也其言曰方希聲閒居時供奉僧䛒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因祈使援已寄以詩曰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洴澼人䛒光即以名達貴幸因得名昭宗末年求士甚急故首傾倒於朱朴待希聲亦

然按之乃所謂比之匪人也潛邱多學顧未攷及此此事亦可補唐史之遺

問　喻湍石曰泰之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厚齋取之而吾丈非之何也

答　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妥

問　謝觀察說中孚其於虞吉有他不燕甚奇

答　觀察于好友其箋經多特見然亦有好奇之病不可不審也如此條因中孚之有豚魚鶴翰音而擣扯其類

因及於燕又及於虞强以爲飛走之屬誕矣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說程子之說了然而朱子不從何也
答陰陽趨舍凡陰未有不以從陽爲慶故程子之說不可易也朱子殆欲以上文後得之得貫下得朋之得故謂當逐之西南而不知得喪之際蓋有以喪爲得者當從程子爲是
問春秋外傳筮法貞屯悔豫皆八之說大不可曉涉隨尚不了了近世如安谿所云先生尤以爲妄究竟何以解之
答貞悔之例有變爻則以本卦之卦分之無變爻則以

內卦外卦分之原不可易獨此所云貞悔則別有說章注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其兩陰爻皆不動然則是兩筮所得也蓋初筮得屯原筮得豫其二體各有震而一在內一在外皆得八焉故其曰貞屯曰悔豫謂合兩筮而共一震故分貞悔以別之後人不知竟以本卦之卦之貞悔當之宜其外戾而難合已夫兩筮皆八一奇也兩八皆在震體又一奇也兩震皆得建侯之彖又一奇也屯之八爲晉豫之八爲泰皆爲吉兆要之二象已足不必更求之卦而了然者寧待司空季子始知之而當時筮史以爲不吉眞妄人耳況夫事始之爲貞事

終之爲悔貞屯之震文公得國之占也高梁之刺公宮之焚蓋猶有不寧焉悔豫之震文公定霸之占也陽樊城濮之勛以順動矣其兆顯然更無事旁推而正非盡筮家貞悔之例也及讀朱子答沙隨書亦謂似是連得兩卦皆不値老陽老陰之爻故曰皆八然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似亦未安朱子之謂連得兩卦是也其疑兩卦中有陽爻何以偏言皆八則疑之泥者蓋兩卦之震二陰不動則以兩陰爲主故曰皆八惜乎朱子之未見及此也倘如沙隨之說爲屯之豫是三爻變也其不變之三爻在屯亦八在豫亦八固已夫三爻變以變爲主安得尚以八稱之是在古筮家無此文也安溪

别爲之說其所謂卦以八成者於用八之旨尤謬由今觀之則韋注內外貞悔之說本自了然而世勿深考遂滋惑耳

問泰之八一條此最難曉如先儒以爲六爻不變者是因董因占語秪稱本卦彖詞故也其說似矣然果爾則何以云之八也如春秋內傳僖十五年秦伯伐晉遇蠱成十六年晉厲公擊楚遇復昭七年孔成子立君遇屯家語孔子自筮遇賁乾鑿度孔子自筮遇旅是皆六爻不變者而均不云之八則舊說託於夏商之易者其誤已見若以爲三爻皆變是泰之坤此因誤解貞屯悔豫爲屯之豫而援其例總於八不可通夫筮法以兩爻或

一爻不變。姤占七八。則泰之八。其所遇者。有六四不變爲觀。五不變爲晉。上不變爲萃。四五不變爲剝。五上不變爲豫。四上不變爲比。今但云泰之八。而繇詞又無所引及。宜乎後世之茫然矣。

答愚因此六卦推之。以爲當日所遇者。泰之剝也。蓋使其爲觀爲晉爲萃爲豫爲比則不曰建侯行師。即曰錫馬晝接。不曰假廟。即曰盥薦。是皆晉公子所幾幸而不敢必之辭。其爲大吉更何疑。不應董因總無一語及之。而反有取於本卦之象。惟爲剝。則嫌其不吉。故竟不復引。而別爲之詞。然其實由泰而剝。凡事不吉而爭國則吉。蓋兩爻皆不變。或以爲占下爻。或以爲占上爻。亦頗

不同。如是卦。以爭國則當占五。今泰五則帝乙歸妹。剝五則貫魚以宮人寵。其爲得國必矣。董因之見不及此而但取大往小來之說。則其於泰之八何有矣。近世經師。亦多知舊解之非。故蕭山毛檢討以爲泰之豫。桂林謝御史以爲泰之晉。則何竟不及兩象也。愚故以爲所遇者剝。雖亦出懸揣之辭。而於理近之。穆姜之筮也。得艮之八。史以爲艮之隨。說者以爲史有所諱。故妄引隨以爲言。夫使不以隨實之。則艮四陰之不動者。孰能知其爲何爻。是復董因之例也。

問易象用之占筮。列國皆當有之。何以韓宣子獨見之魯。且易象何以爲周禮。不應當時列國皆無易象。

答按此陳潛室嘗及之潛室謂易卜筮所嘗用然掌在太易屬之太史列國蓋無此書故左傳所載卜筮繇辭其見於列國者各不與周易同而別爲一種占書獨周史及魯所筮則皆周易正文以此見周易惟周與魯有之故韓宣子謂周禮在魯潛室之言大畧得之然所考尚有未盡者前漢書藝文志有大次雜易八十卷即所謂自成一種占書者也殆如今易林之流杜預則言當時有雜占筮辭但春秋時之列國非其初竟無周易筮法也文獻不足而失之故左傳載筮辭其用周易者則必曰以周易筮不使與他筮混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遇觀之否昭公五年

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哀公九
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遇泰之需若襄公九年
穆姜居西宮筮得艮之隨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叛筮得
坤之比則雖不言以周易筮而其占皆引周易之文是
潛室所謂周易筮法秪用於周魯可証者也乃昭公七
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公二十五年晉文
公筮納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雖不以周易筮
而皆引周易之文則不得謂列國皆不用也特用之者
少耳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公十五年
秦穆公筮伐晉遇蠱晉伯姬之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
公十二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皆用雜占是潛室謂列

國筮法別爲一種占書可証者也乃閔公二年成季之生筮大有之乾亦引雜占則魯亦未嘗不兼用他書也特用周易者多耳蓋當周之初典禮流行易象一經必無不頒之列國者至是而或殘失不能不參以雜占惟魯以周公之舊太史之藏如故此宣子所以美之也

經史問答卷一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二

餘姚史夢蛟重校

尚書問目答董秉純

問四岳據孔安國傳即是羲和然據韋昭注國語則四岳是共工之從孫炎帝之後杜預注左傳亦曰太岳神農之後四岳故厚齋以爲非羲和而國語謂羲和是重黎之後不知是否

答羲和爲重黎之後以呂刑證之似可信而左傳重爲少昊四子之一黎爲顓頊所出則皆非太岳之宗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數合之則十二牧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總四方之任適得二十二人又不應如羲和之分而爲四矣是孔注未可從者二

也。凡四岳又名太岳，則豈有四人而一名者。是孔注未可從者三也。但考夏書仲康之亂征，則似是時并爲一官。不知是重之後失其職而黎兼掌之，抑是黎并于重。世遠難考，司馬遷所以溷稱出于重黎而不能辨也。謂四岳卽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傳中已言之。

問　滎波旣豬，鄭賈以波爲播，古文作嶓，或引爾雅水自洛出曰波，或引職方豫州之浸波溠，則不必改字矣。然畢竟職方爾雅將安所從。

答　職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陽，入汝水，詳見水經。禹貢無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爲霍陽之水，是卽禹之治汝也。漢人所謂治一經，必合五經而訓詁之者

此也。

問淮南子言共工嘗治洪水。亦見於竹書。然則堯典滔天二字。蓋指治水而言。適與驩兜方鳩僝功之語相合。

答是在故人龔明水嘗言之。但非也。淮南等所紀事。多與遺經不合。大半難信。竹書尤不足據。亭林先生喜引竹書。最是其失。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則原有之。而以之箋滔天二字。則又不可。何以知共工嘗治水也。國語太子晉曰。共工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崇伯稱遂共工之過。則是方鳩僝功。原指治水。淮南之言非無據。賈逵韋昭以共工爲炎帝時之共工。是甚不然。蓋本文明言鯀襲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則是先後任事者。而

下又言四岳卽共工從孫能佐禹以幹蠱是共工卽四凶之一無疑蓋共工治水不効鯀繼之又不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則似不以治水言蓋以史記考之則作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用慆與滔通慢與漫通六書之側然也故孔明曰慆漫則不能研精而孔傳以爲傲狠孔蔬以爲侮上慢下然則滔天者慢天也貌恭而心險正與僞言僞行交肆其惡故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而史記亦言共淫僻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爲共工治水之罪狀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滅夏曹大家注滔漫也夫新莽亦豈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之訓故別有屬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琊漫抄中嘗及之

而明水之説亦未當。

問納于大麓孔叢子謂如錄尚書之錄。似未可信。

答三代安得有錄尚書省之官。是乃東漢人語。孔叢所以爲後人所疑指其依託者此也且即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複出。而旣是東漢以後之錄相。則於風雷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司空之掌。當時方治水。故舜或親視之。其説近是。

問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困學紀聞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

答善哉去取之審也。據韓嬰謂商容欲馮于馬徒以伐

紂而不能自以爲愚不爭而隱自以爲無勇故武王欲以爲三公而辭之夫商容仕于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于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惠王貽樂閒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汚之原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是有斟酌也

問韋昭酈道元以五觀卽太康之五子後人又以斟灌卽五觀若云太康之五子則賢弟也考五觀則畔臣故漢人名其地曰畔觀何不類也若云卽斟灌則又相之忠臣也何所適從

答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

觀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遂指爲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王氏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詁之而卽莘鄘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旣爲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況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鬷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

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爲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

至若以斟灌卽畔觀則以皇甫士安曰夏相從帝邱依同姓之諸侯斟灌斟尋夫斟灌在帝邱則是卽東郡之畔觀觀與灌音相同故可牽合而臣瓚又疏晰之曰斟尋在河南太康居斟尋卽尚書所云徯于洛汭也相居斟灌卽東郡之灌也引汲冢古文以証之但考應劭又云斟尋在平壽京相璠曰斟灌卽在斟尋西北相去九十里杜預亦云二斟俱在北海夫臣瓚謂斟尋在洛汭按洛汭有名曰鄩中卽周大夫鄩氏所居適與洛汭合

其去東郡之觀亦近固似可據然觀乃姚姓之國則非夏宗室之斟灌矣而靡奔有鬲收合二斟之餘燼鬲在平原正與北海近則二斟自在平壽非河南與東郡也吳斗南調停之以爲二斟初在河南爲羿所逼棄國而奔平壽是乃騎牆之詞不足信也若五子自是五子二斟自是二斟無從牽合而畔觀則異姓三分而勿施糾纆焉則惑解矣

曰然則相之居帝邱將灌依也曰是殆畔觀既平之後而相遷焉而二斟以東國之賦爲之捍衛如晉文侯之輔周未嘗不可若必以爲依畔觀則觀既畔矣而爲啓之姦子乃不數十年而又率德改行爲相之忠臣何前

後之不符也。是皆展轉附會而不能合者也。

問。胤征之篇，坡公以爲羲和忠于夏貳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討之也。陳直卿最稱之，其信然乎。

答。未必然也。夏本紀最殘失，但以尚書及左傳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時羿但據夏都，尚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須於洛汭。仲康嘗即五子之一。太康崩，仲康立。是時之夏，蓋如東遷之周，僅保洛汭，未必得還安邑。先儒以爲仲康爲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雖不能除羿，然猶能自立，故命胤侯掌六師，征羲和，以稍剪其黨羽，則固勝于周之平桓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孱，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遷於帝邱，則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讀五

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厭亂惡貫或有待也坡公之論雖奇須知夏史豈有尚錄羿書者乎

問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爲八人未知所出

答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則合禽父而七固自有據不知尚有世襲周公之爵者厲王時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傳亦累有周公爲太宰非八人乎蓋禽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爲周公其餘如凡如祭如如茅皆封畿內邢蔣則封于外按水經注則凡亦外諸侯也

問厚齋先生引坊記注君陳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他無所考潛邱又引詩譜以爲次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卽周公乎

答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爲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無確証其爲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後非七人則已明矣

問水心先生謂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末造紂雖諸事自專而臣下必有竊其威福者故作此語不然箕子不應爲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說所以

答水心之說所以戒昏主足以相輔而不相悖是

賢者之說甚善。然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則水心詰箕子，是乃極有關係之言。畢竟二典說得圓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已。刑賞原非己所得主。然則惟辟而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討。何嘗不凶于而身，害于而國也。箕子于此一層，未拈出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即有竊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即有竊惟辟之威以作威者。而且其始也竊而行之，其究也肆無忌憚而作之，皆由于惟辟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爲己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所謂王道王路，即是天命天討，其義亦自互相備，豈知後世人君，專奉

此三語爲聖書而帝王兢業之心絶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疵先儒謂荆公豐亨豫大之說誤本於周禮惟王不會一語不知洪範此語亦自與此互有瓜葛也

問呂覽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成王卜成周其命龜曰使予有罪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以爲能持滿劉敬傳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易王無德易亡或以爲武王或成王顧不見於營洛之篇何也

答是乃後世附會之言周公營東都不過以爲朝會之

地未嘗令後王遷居之也果爾則王公設險守國之言不應見之易矣蓋設險守國前王所以爲子孫計也在德不在險後王所以自省也其言各有當聖王固無私其後世長有天下之心然亦豈有聽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雖險而過於阨塞自不可以爲都會非謂其難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國孰不亡而謂伐之難者

問召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信否

答此是傳聞之訛召公或謂是文王之庶子或謂但是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則當與武周相肩隨當成王之初召公亦不下九十歷成至康不過四十餘年而

康王卽位之後召公不見則已薨矣周初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九十九歲太公百二十餘歲畢公亦壽考要之無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則及見膠舟之變矣非召公之幸也

問左傳引洪範爲商書何也

答是蓋殷之遺民所稱而後人因之者蓋曰惟十有三祀則雖以爲商書可也微子微仲終其二世不稱宋公亦猶洪範之稱商書也商之異姓臣子如膠鬲如商容亦皆冥鴻蜚遯不獨西山之老可謂盛矣

問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獨太公彊之按尚書孔疏亦引六韜龜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

並不踰人矣厚齋謂六韜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尚書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也

答引泰誓以詰六韜甚佳左傳昭七年衛史朝已及之矣然愚更有說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不必卜不必夢也託夢卜以堅衆心則所自信者反薄矣故呂覽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衆而顧亭林疑泰誓之爲僞者此也

湯之放桀而有慙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黃氏曰有湯之慙然後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國之不可以遽剪有虺之誥然後揖遜征誅之道一而人知獨夫之不可以橫行其言最精武王遜湯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則亦似爲武王補此一節口過斯周公之功所以大

問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遍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複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郃以爲六合之間劉郃

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强宗之揚雄所謂神遊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天宗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

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皆豫矣而覈之則六宗祗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張廸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脩曰熙爲元冥曰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列爲宗

又如惠學士士奇以古文尚書伊訓及周禮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彤以爲六府亦非天神之屬皆不免於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其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日曰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

天神之屬無有過於此六者有時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即九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則曰三光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意錯舉者若祭則必

宗爲六故曰六宗尚書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尚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請也

問今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始古文尚書傳以七政爲七緯歷代言尚書者多主七緯而葉夢得尤詆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僞乃力主七始之說然不知古文孔傳無舜典今文孔傳舜典一篇乃王肅本而康成解書已主七緯鄭王皆伏氏之學則于孔傳無豫也是否

答七律出于國語以配七始文謂之七元見劉昭注漢志其說最古隋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應與天地人並列爲七蓋四時皆天運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則四者在其中矣况璣衡亦祇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則土圭木臬別有其器而于人則竟無所用之不若七緯之于璣衡爲切也即七律亦不應配七始也詎不云乎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二變者五音之餘耳今以天地人配宮商角而徵羽合二變以隸四時則參錯不齊非自然之法絶矣是雖出于周秦諸儒之說實則不足爲據者也

問不謂五星之名始見于甘石唐虞所未有則不足以雖鄭氏五星之以五行爲名始

司甘石要之熒惑歲塡太白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經文未嘗有五星之目而撫于五辰則即尚書語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與有故愚以爲七政當以鄭氏之說爲長若漢以後人言七律亦有不用七始而配七緯者五代會要王仁裕曰黃鍾爲土太蔟爲金姑洗爲木林鍾爲火南呂爲水應鍾爲月蕤賓爲日謂之七宗則幷七律而亦以七緯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變反配二曜則豈有二曜而反爲五辰之餘者斯其說亦未合要之七政之爲七緯非七始確然無疑而七律則在國語祗以自子至午之七同當之不必以七始相牽合也若史記以北斗七星爲七政馬融

用之然其說亦謂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熒惑四煞土主鎮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歲七罰金主大白則亦本七緯而言並非以璣衡二星爲附會是又可以見七始之說自伏生以後未有用之者也若漢志引益稷篇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而以未三字作七始則更失之蓋使專以七始言七政則是六律五聲八音之所從生不應反序其下若以七始即七律則二變聲作于收野而歌南薰之時無有也

問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者故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

亦當然舉說之紛綸要不可不考也

答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荊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

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宜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即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

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既爲與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海夫合爲一江

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

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崍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

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大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舉故孔仲達即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竝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

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illegible]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蜆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蜆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既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

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逕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

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郎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

江北江南江者巳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庚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巳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巳足該之蓋旣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溟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旣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秖一瀆耳不應旣以表荊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尚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會況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荊也試以禹貢書法言

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即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即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

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羡由大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即有山谿問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朏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圖始引之東滙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問昔陸文安公在荆門以皇極講義代醮事發明自求多福之理軍民感動朱子摘其講義中大中之說力詆

之以爲荆門之教是乃歛六極也愚以爲陸子於從宜從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訓詁之屑屑從而長短其間且朱子謂近人言大中者多爲含宏寬大之言其弊將爲漢元唐代此其說謂有爲言之則可若因後世之弊而遂謂大中之不可以解經無乃過乎

答是固然矣然後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極爲大中以爲漢唐以來舊解盡同者則愚又未敢以爲信也據謂皇之爲大六經皆然未有訓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顧命皇后憑玉几呂刑皇帝清問下民皆與君字相近而實皆訓大即王字亦訓大如王父稱大父也愚不敢遠引即以漢儒尚書之學証之洪範五行傳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繼之曰皇君也極中也康成據大傳皇作王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極中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傳又曰時則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則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矣傳又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康成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君行不由常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毒以賢代之漢書有曰皇極王氣之極然則漢人之以皇訓君伏生言之大夏侯劉向言之鄭氏亦言之其以爲大者祇孔氏耳孔氏之說不先於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經之皇無訓君者而

遂强洪範而就之也若夫六書之旨則爾雅釋詁曰皇君也是亦小學之書之最古者也或謂皇極一疇所以稱人主者並曰汝而獨皇建其有極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四語稱君以爲不類則古人文例恐又不當以此論之也朱子謂如孔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或以爲是乃古人詰屈之辭夫辭之詰屈無傷然惟大作中則大與中有兩層其言支離而難通矣是故極之訓中可也而皇則必以君解之且愚嘗讀後漢書而更有悟焉馬融對策引書說曰大中之道在天爲北辰在地爲大君蔡邕對詔問曰皇之不極惟建大中之道則其救也然則即如孔傳亦豈能離

君而言之哉愚生平於解經未嘗敢專主一家之說以啟口舌之爭但求其是而已故謂陸子以大中言皇極而遂有妨於治道此說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極之解則固當宗朱子鄭鈞谷宮贊嘗不滿朱子皇極之說謂予曰是殆爲建中靖國言之也予疑汴京之事已遠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讀周正字南仲對策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即 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昔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

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既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入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而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生

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
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闒冗適尊巽凡庸當奮與天下
大禍始于道學終于皇極矣乃知朱子所指直是當時
鄭丙一流議論然以此譏陸子得非所謂室於怒市於
色者耶

經史問答卷二終

餘姚史夢蛟重校

詩問目答張炳

問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洽州鳩語别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

頌之失所此最爲詳盡曲當唯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左傳大戴投壺并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幸科分而條晰之

答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蘩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拔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

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别言之南之溷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溷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溷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溷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者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

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幷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幷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清容似未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觸究愚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

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善者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闌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漈曰南闌於雅猶之可也頌闌於雅不可也

問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

答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

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卽放齋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招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問然則程文簡公泰之謂詩除雅頌南豳之外皆不入樂顧亭林力宗之而先生不以爲然何也

答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是乃泰之之謬語也特宗廟朝

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廷。況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槩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鷄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容曰。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是也。按此非頌而附於頌者。以其不類雅之音節也。試取諸詩讀之可見。

問。野處洪文敏公曰。衛宣公父子事。毛詩左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

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即行烝亂而急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

答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魚網離鴻即宣公嗣位初年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尚有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尚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淫

蕩也桓公當早被鶉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實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問唐風楊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考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眞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

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弑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於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釁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人以王命立哀

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需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爲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不可以潘父及陘庭之叛者，槩而誣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乎湖陸氏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爲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問 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據否。

答 劉向是楚元王交之後，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於浮邱伯之門，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愚以爲未可信

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難向之說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爲何詩也竹垞之說本之深寧然以黍離爲衛急壽二子所作見於新序而先儒以爲是齊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矣

問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朱子曰近辭也其義頗不可曉李厚菴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亦是强爲之詞嚴華谷訓作已皆難通幸明示之

答華谷之釋即朱子之釋也蓋毛傳本訓作已康成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舅也近已其聲相近陸氏釋文近讀作記是華谷與

朱子本同也按詩彼其之子之其二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是字者大叔于田詩也有轉作近字者是詩是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子用其解而遺其音以致後人不曉而厚菴則不知而漫釋之

問蒹葭之詩序曰刺襄公也朱子曰不知其何所指厚齋則曰感霜露也近日李天生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竹垞稱之謂前人所未發而先生曰亦嘗有道過者敢問所出

答天生秦人以是歸美秦俗之厚在天生固屬自得之言而魏仲雪早嘗及之其曰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然則以序參之曰刺襄公者亦是

蓋試讀秦風急公勇戰之意固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兆而寺人媢子亦屬景監趙高之徵先王之有勇知方者不若是也詩人以是益睠懷於故國也宋謀瑋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剌襄公不能招致之亦互相發也厚齋之言更搯空

問南軒於渭陽之詩何責康公之深也

答宋儒每多迂刻之論而宣公最少若此條則犯之矣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是以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卒依然渭陽之餘情也晉人乞君秦人荅之有何覬覦而以爲怨欲害乎良心則似不讀左傳矣如宣公言將晉人召雍而

康公畱之不遺乎以是爲論世則不可謂非一言之不知也已

問左傳楚子之言以賚爲大武之三章以桓爲大武之六章以武爲大武之卒章杜元凱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仲達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按毛傳八九之次未聞

答仲達蓋取三十一篇合數其所告於武王者而次第之皆以爲大武之樂昊天有成命第一（毛傳不以爲兼祭成王之詩）時邁第二執競第三（毛詩不以爲兼祭成王康王之詩）有聲第四載見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第八賚第九也然以序攷之則似止以於皇武王一篇爲武并賚與桓皆不以爲武也

況酌卽是勺別是舞名見於內則則不在大武之內而昊天執競二詩確是康王以後之詩則是三六之次固非八九之次亦非也且武在第六何也是所當闕者也

問溱水有三而見於經者惟鄭之溱先生以爲祗二溱鄭之水當作潧是據說文不知他尚有所證否

答溱水在說文以出桂陽之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溱所謂二溱者也鄭之水說文本作潧水經亦作潧說文引詩亦作潧水經引國語亦作潧以是知古文皆不作溱也故陸氏釋文亦疑焉今以其音爲溱而遂溷之盡改詩及春秋內外傳并孟子之潧皆作溱誤也故水經注雖多譌謬然不可廢者此類

是也。滑水一名鄶水。故檜國也。程克齋因此以爲一名澮水。則又非也。澮水在河東。見水經注汾水篇。而灌水在淮南。亦一名澮。以滑爲澮。豈可乎。克齋精於釋地。不知何以失之。

問 亭林先生謂薄伐玁狁之太原。非尚書之太原。按朱呂嚴三家。皆以爲即今陽曲。而亭林力非之。是否。

答 亭林是也。周之畿內。自有太原。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若以晉之太原當之。則踰河而東。以料民於藩國。有是理乎。爾雅廣平曰原。公羊傳上平曰原。尚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蓋太原字義。原不必有定在。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斯平凉一帶。所以亦有太原之名。

先儒所以謂太原爲陽曲者。孔穎達曰。杜氏謂千畝在西河之介休。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按左傳。晉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則千畝似晉地也。而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宣王北伐玁狁時所立。則亦以太原爲晉陽也。予謂周之畿內。蓋亦別有若千畝者。非卽西河之介休。其時晉人或以勤王至畿內。戰于千畝。而成師生。亦未可定。蓋千畝乃籍田。亦應在畿內。不應渡河而東。卜地于介休。是皆當闕如者也。

問漆沮二水。禹貢與詩並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西。東入渭。闞駰十三州志亦同。是漆水也。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入洛。是沮水也。王

厚齋曰。據此則沮自沮。漆自漆。而孔氏引水經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則名稱相亂。諸家以爲扶風之漆。與北地之沮。當爲二。扶風是漆水。北地是沮水之一名漆沮水者。蓋扶風之漆。至岐入渭。在豐水之上流。而尚書渭水。會豐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乃在豐水之下流。是書之漆沮。非詩之漆也。詩之漆沮是二水。而書之漆沮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而尚書之漆沮入渭。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又何入之有。當闕之以俟知者。以厚齋之精於釋地。顧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說書說水經。何以和會而折衷之

答漆是漆沮是沮洛是洛三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得混而爲一然漆入沮故世有呼沮水爲漆沮水者漆沮皆入洛故世有呼漆沮水卽爲洛水者段昌武嚴粲之說所由疑也段氏竟謂漆沮有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非也程泰之曰沮水按宋氏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之正派也漆水按宋氏長安志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漆沮會合之地而洛水出自北地歸德縣臨戎夷中至馮翊懷德縣入渭懷德者今同州之衙縣也然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合於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

同州而始合泰之所言視厚齋為了當前人疑入渭入洛之異者不知入洛則由洛以入渭矣杜岐公曰謂漆沮為洛者以三水合流也此最足櫽括若張守節曰漆沮二水源在雍州之西其名洛水者源在雍州之東此實段氏嚴氏之疑所由出不知洛水本在漆沮二水之東其後由東而西遂合為一又何害乎雖是洛水之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氏泰之以為秦漢時始有此水則不察

問 道元於漆水篇引禹本紀之文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洛其言與禹貢悖

答 禹本紀乃太史公所不采然是亦必非禹本紀之文

以禹時尚無北地之洛水也，即以職方而後之水道言之，洛入渭，不聞渭入洛，禹本紀安得爲此言，道元好采異聞以示博，而不審眞妄，嘗有此失

問據道元，則濁谷水亦謂之漆水，而又引桼渠水之入岐者以存疑，然則漆水自不止一水也

答漆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尚書及詩所指漆，則皆是一水，不必援他小水以亂之

問厚齋不特謂漆沮二水有二，并謂洛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地志，不知是否

答是非括地志之謬也，乃張守節之謬也，括地志曰，洛水出慶州，至華陰入渭，即漆沮水，而張守節辨之曰，非

古公所度漆沮厚齋因本之引易祓曰漢志馮翊之懷德荆山在其縣西正洛水之源也是卽禹貢之漆沮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白旋山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南流至同州澄城縣其去懷德亦近則大謬矣洛州出於慶州之白旋山至懷德之荆山而入渭今以荆山別爲一洛之源豈非囈語厚齋謂雅詩瞻彼洛矣之洛是雍州之洛是矣而忽有此失不可解也

問先生謂鄭之溱水古文作潧秦之沮水古文作𣶒皆本說文按今水經溱作潧而沮不作𣶒

答舊本亦自作𣶒今誤耳小司馬索隱引水經𣶒水出北地直路縣是唐本之不悖於說文者也說文曰北地

瀘水盧聲漢中沮水且聲其了了如此蓋沮水有三一是沔漢之沮一是沮漳之沮亦作雎一是灉沮之沮而地志元氏縣下沮水是泜水之誤文不知尚書毛詩史漢水經何以一變而關中之瀘皆盡誤而爲沮

問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序曰刺康公用兵也詩無刺意其說固非朱子引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此蓋以小戎諸詩之意申之其說似勝於序而先生曰穆公之詩何所見與

答讀詩則所謂王者是指時王非先王也蘇氏之言未覈況其曰與子是明有同事者蓋當襄王在氾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其曰與子指晉人言之也故曰同袍

同仇同澤同裳穆公是舉最佳不知何以竟爲晉人所辭而中道歸去晉人罔諭欲專勤王之勛而穆公拙矣然其心則固可取也弓嘗謂穆公生平之事惟此舉足傳

問唐風杕杜章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其與魏風彼汾章彼其之子殊異乎公行疑皆是諷晉之無公族也先儒曾有言之者否

答東萊呂氏嘗言之蓋晉人亡國之禍遠在二百餘年之後而實兆於此晉自桓叔不逞弑宗國之君者五而後有晉其心惟恐宗室之中有效尤而出者故獻公今日殺富子明日殺游氏之二子尋盡殺羣公子以士蔿

爲密勿之功臣而不知轉盼間驪姬殺申生矣逐重耳夷吾矣詛無畜羣公子矣乃又轉盼間三公子之徒殺奚齊矣殺卓子矣夷吾立幾殺重耳矣重耳殺圉矣以重耳之賢不能革此淫詛四散其諸子轉盼間爭國欒死矣雍逐矣黑臀繼靈周繼厲俱自外至於是以六卿之子弟充公族是彼汾之詩所爲刺也而要皆獻公啟之啟獻公者桓叔也春秋之國如楚如衛如宋如鄭皆得宗卿之力魯之三家雖不道然終未嘗篡國晉用六卿而先亡齊用田氏而先亡豈無他人之謂也或疑唐魏之詩無及獻公以後者則甚不然變風終於陳靈何以唐魏二國獨無乎

問顧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不在晉陽然則爕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

答既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幷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於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故也但爕父之改唐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明曰穆侯始遷於翼則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矣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

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於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

問竹村馬氏曰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

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

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與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禮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竹村之疑前人所未及也何以晰之

答以古禮言則必每樂各有所歌之詩但今不可得而盡攷以春秋之世之禮言則容有斷章而取義者原不必盡合於古此雖於經傳無明文而可以意推而得之

古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亦正不必車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大

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然則因一事而兼羣義有不盡泥其事者矣其與春秋時賦詩之禮又自有不同者不必如竹村所疑也但雖不必泥其事而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司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志如荀偃所云不類蓋指攜貳之詞耳

志如終儀所云不類蓋指揚厲之詞耳
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同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
自有不同者不必如行射所歌也但雖不必泥其詩而
兼舍義有不盡泥其辭者於其與祭祀時歌詩之體又
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然則國一事而
嘉魚崇丘歌南山有臺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
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陔行之日繼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
所歌亦正不必東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人
之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投木行葦之屬自禮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四　　餘姚史夢蛟重校

三傳問目答蔣學鏞

問荀息之傅奚齊也阿君命以成危事故左傳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顧亭林曰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菀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不可謂非義也然則叔仲惠伯更非荀息之比而亭林反譏之何哉

答惠伯豈是荀息之比蓋其所傅者應立之世子旣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弒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妄詆之則亭林之謬

也亭林之前亦有揚人馬駢曾爲此說皆不知大義者也苟息在晉其料伐虞之事固知者然即其知而言之亦非能導其君以正者不過狥其吞幷之私而行其狙詐已耳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所以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眞忠也假如亭林之言必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俛首唯阿往來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而後謂之識時務與賢如行父尚且不免而惠伯能爲中流之一壺後人乃從而貶之則天地且將崩裂矣當付托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時勢與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後可也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竟待成事而

適以亂濟亂者。里克是也。又不如死之愈也。然則惠伯何歉乎。曰。惠伯以宗臣居師保。倘責其疏忽。不能豫測襄仲之逆。而弭奸除賊。則或惠伯之所服也。雖然季友先去叔牙。竟不能去慶父。則事固有難以求備者。聖人論人。不如此之苛也。且夫惠伯之死。其辭奔蔡。已而復之。豈非宣公亦憐其忠。襄仲亦自慚其逆。行父之徒。終有媿於公論。而卒全其祀乎。然則當時之亂賊且許之。而後世人妄詆之。吾之所不解也。曰。然則聖人之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倘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況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弒。則惠伯無從而附見。曾謂惠伯反不如荀息者。眞邪說也

問萇宏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傒曰萇宏其不沒乎國語有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此言蓋推周人殺萇宏之張本果爾則萇宏固周之忠臣也何以貶之

答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拄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雖然吾於萇宏之事亦有疑焉左氏言周之劉氏晉之范氏世爲婚姻故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事定趙鞅以爲討周人乃殺萇宏以說夫萇

中行之搆難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叛則同及范中行既不克而伐公宮攻都邑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猖狂已甚萇宏周室之忠臣也將扶國命於既衰射貍首以詛諸侯之不廷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即當使諸侯得有其大夫今不能助晉討賊而反從而城之是則萇宏之失也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救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倒行逆施之事是以穆叔維榆之役春秋善之與國尚然況天下之共主乎況敬王之入晉也崎嶇伊洛之間其幸而得

濟晉之力也而忽左袒於其叛臣是則萇宏之失也雖然細覈之則亦未必信然也夫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鄭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爲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悍矣然終不能得志於齊衛諸國而區區守府之周則敢從而討之是鞅之悖更不可問也故萇宏之死吾終疑其有屈蓋劉范以婚姻有連染而宏不過劉氏之屬也晉人之討乃在劉而劉竟以宏當之其罪未必在宏也宏之忠勤其在劉必爲同事者所忌而因借是以陷之故其血三年而化碧而左氏無識并其城成周而亦貶之則其碧十年不可滅矣韓非謂叔向讒萇宏出於不考是時叔

向之死久矣而其以讒而死則事之所或有也

問楚莊入陳諸家皆以討賊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其大要謂夏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弑已及年何以不討向來讀春秋者未嘗討及于辰陵之役直至東發始及之楚莊既欲討陳何以先與之盟誠不可解也

答東發抉出辰陵之盟可謂善讀經者然於既盟而又伐之隱情尚未之得也夫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霸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盟之而與共討夏氏可矣更進於此并責成公以不能除不共戴天之仇廢之而以兵入陳除夏

氏嘗君焉則王者之師矣何以親執牛耳與之誓神成禮而退夫霸者之制嗣君雖有罪得列於會則不討雖非王制然亦春秋之例也是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仍叛楚而即晉意當時當國者必夏氏則主從晉者亦夏氏故楚莊必取夏氏而甘心焉而納孔寧儀行父以撓其權不然二人者逢君之惡而陷靈公于死其罪大矣夏氏宜討而二人之奔楚久矣辰陵之盟何以不納至是而始遣之也然則以爲討賊眞瞶瞶者矣曰旣縣之而又封之何也曰是亦别有故焉而左氏以爲申叔時之諫亦附會之談也家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蓋是時陳成公

而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若因而封之則陳自此必不敢更叛楚矣是則所以封之者終以晉之故也吾於是嘆聖經之嚴也大書辰陵之盟而其義見矣然而左氏則昧矣

問據史記則夏氏弒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晉楚人迎而立之也而不見於左傳何也

答是史記之誣也夏氏未嘗自立成公已豫辰陵之盟何嘗以太子出奔乎使謂夏氏自立則辰陵之盟孔子豈肯書爲陳侯可不辨而明也

問經書陳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而楚葬之則楚亦可稱矣

答　陳公已卽位靈公安有不葬之理是蓋楚假討賊之名爲之改葬而遍告於諸侯者旣告則書之亦非褒也

問　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於孔子者先儒多已非之先生以爲陳文子之去他邦蘧伯玉之出近關皆爲此說所惑後世人臣不可援以爲例夫宣孟之罪世所知也文子則亦在可疑之列者也獨伯玉似不可同年而語故近有閩人郭植再三爲之申雪願先生詳論之

答　伯玉乃孔子所嚴事愚豈敢妄議之然近關再出終不無可疑也伯玉位在庶寮其力固不足以誅孫甯卽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卽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伯玉所處不能討

少不必定死節也唯是伐國不問仁人則聞孫
而去固義所宜而既去而即返則義稍未安蓋父母
之邦雖不忍棄而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則君子寧棄
父母之邦而不居矣即令返亦何可以再仕吾傷伯玉
之賢生遭亂世所遇大故不一而足視其君之出入生
殺如奕棋而乃以近關之出爲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
返仍浮沉於鴟鴞檮杌之羣以是爲潔身則似於義固
有歉也故郭氏之言但知附會伯玉而不知爲後世人
臣峻去就之防者也唯是伯玉之年齒則固有可疑者
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而其時
伯玉已與聞孫甯之事則必其人名德已重然後孫甯

思引以共事蓋最少亦當三十矣乃又歷一十八年爲襄公之三十一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衛主於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巳六十有六年伯玉當在九齡以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尚聞其車聲而識之則猶未致仕也伯玉即如此長年必不如此固位是大可疑也以吾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而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必未從政也左氏書中以九十餘歲老人尚見于策者一爲吳季子一爲齊虒文子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宋之盟楚先歃而經仍先晉左氏以爲晉有信也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豈有自取諸侯之次第而竄改

者是謬說也。然則楚未嘗先歃與。楚先歃而經何以先晉與。

答　善哉問也。若以有信遂先之。則前者清丘之盟。唯宋有信。何不加宋於晉上也。蓋當時在會之坐次。本晉爲先。而楚次之。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楚人爭先。則楚駕於晉矣。而經文不復出。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則楚之先。無從見矣。試觀旣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而趙孟爲客。則晉仍先楚。以堂堂首歃之子木。至是不能爭也。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若謂孔子所欲先。卽先之。則安有斯理。是開宋儒迂誕之說者左氏也。

問　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

答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王爵晉自文公以來天子命之爲覇非楚人所敢望也是以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春秋雖不予晉而如郝氏毛氏妄謂春秋最惡晉而許楚者妄也

問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乙丑非己丑五月十二日乃己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己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氏長歷之訛也吳程以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

答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六月朔爲庚寅七月八月朔爲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爲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爲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爲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爲乙卯乙酉五月六月朔爲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爲癸丑癸未九月十月朔爲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爲辛亥辛巳而閏月及次年正月朔爲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爲己酉己卯四月朔爲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似不謬宋潛谿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

問叔孫莊叔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今考莊叔之子一僑如一豹而無虺何也

答永樂大典中尚載有春秋世系世譜諸書世間所無愚嘗考之蓋叔仲昭伯乃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虺而後改爲帶歷攷左氏史記世本其有二名者亦多叔仲氏出惠伯惠伯即莊叔之庶兄也死於子惡之難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虺即惠伯之子莊叔以其猶子而名之未可知也世系以虺爲惠伯之子世譜則以爲孫如左傳所云當是子也

問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於左傳疏已辨之容齋東萊深寧又辨之可以無庸置詞獨西河謂史記年表所書原盡與左氏合而世家則必采異聞是必年表成於談

而世家成於遷故有互異今考之年表並無所謂合於
左傳者豈西河曾見舊本而今所見多脫落乎
答年表之易有脫落固也愚考之晉世家景公三年下
宮之禍徐廣曰按年表朔將下軍救鄭及誅滅皆在是
年則舊本年表固有之而今本脫落但正與世家合不
與左氏合西河好作僞每自揑造以欺人如此蓋不可
勝數也

問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而起者甚少管子之後
不見於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
卿之勢重也然世卿亦未嘗無益於國何道而持其平
答春秋之時兵枋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

君分將而管仲亦終不得豫也邲之戰孫叔亦不得主兵事斯庶姓所以終不能抗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墮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廢要之果有賢主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衛之任用宗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

問秦誓皆以爲敗殽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爲王官之役封尸歸後所作誰是

答似當以史記爲是蓋穆公敗殽悔過則不復與彭衙

之役矣何至於三出及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以其憤兵不復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以爲稍挺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中而爲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此誓也

問　晉文公初入國受王命設桑主韋昭曰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即位受服文公不欲繼惠懷自以子繼父位故行踰年之禮是否

答　是乃大非禮文公以惠公之欲殺之也又以懷公之脅其從亡之臣也舅犯又以狐突之死根之深故如明代革除之禮而趙衰司空季子賈它之徒亦非能眞識典禮者所以有此夫惠公之立非草竊蓋亦天子所嘗

命之者，而惠公亦頗有伐戎救周之勛，雖其後敗韓，聲望頓喪，然王命不可滅也。命惠公者亦襄王，命文公者亦襄王，革除惠公，是卽革除王命矣，而可乎。然則當如何？曰：文公自不肯繼惠公，然正不必設桑主也。是所謂欲行典禮而適以成不學無術之謬者。內史興猶從而極譽之，所謂以成敗論人者。先儒嘗稱司空季子之論姓以爲知古，予謂如季子者，適以掌故成其佞。蓋其論姓，乃以勸納辰嬴也。辰嬴無論曾配懷公，卽其未配，乃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而可納乎？又何咎乎楚成王也。

問：富辰言密須之亡由伯姞，韋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女，

愚以爲或別有一事是否。

答 是也。蓋指恭王所滅之密。其事卽見外傳。恭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從之。伯姞。姶卽三女中之一也。富辰所指鄢鄶聃息鄧盧皆周時所亡之國。則非文王所伐之密。

問 申生之死。謚爲共君。韋昭曰。謚法旣過能改曰恭。以此謚竊恐獻公未必肯加申生以謚。故昭以中謚當之。檀弓孔疏。則謚法敬順事上曰恭。是佳謚矣。誰加之。

答 當是惠公改葬時加之。非獻公也。獻公坐申生以不孝。豈復加謚。亦豈以其一死而謂之改過。是韋之謬。孔說是也。

問友之詩見於外傳亦武王克商所作疑亦大武諸章之一而今周頌無之豈孔子所刪耶

答友之爲名頗與賚桓武諸章相似然周初頌樂如樊遏渠諸名目皆別用一字成王之樂又曰酌不可曉也據外傳言則友是飫歌乃樂之少章曲者則不在大武諸篇之內矣今周頌無之亦難強爲之詞也

問晉文公之入國十一族掌近官胥即司空季子也籍即籍父之先也狐則咎犯兄弟箕即箕鄭也欒郤先韓即後之世卿也羊舌則職也董即因也而栢無所考敬質之

答栢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

問韋昭注外傳晉賈宅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按內傳則賈宅似又是一人

答韋氏誤也晉故有賈氏乜與大夫之中右行賈華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宅在從亡諸臣之列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宅則與咎犯等夷非父子矣狐氏雖亦姬姓然戎種非公族也至咎犯之子始稱賈季而其氏仍以狐是猶之士會稱隨會也襄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爲太傅賈宅爲太師二賈同列計其時宅爲老臣而季新出安得合而爲一也

問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即姜戎姜戎即陰戎又即

九州之戎不知是否

答以左傳諦考之姜戎卽陰戎陰戎卽九州之戎而似非陸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參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卽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在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卽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卽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爲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爲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而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楊拒泉皐伊洛之戎在渾陸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

唯近晉故殽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苟吳之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惟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楊拒泉皋伊洛之戎最先狄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覇之盛諸戎皆嘗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

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即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

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
晉之南境爲姜戎晉之東境爲草中之戎與鄜戎晉之
北境爲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接於西境故得要秦
師也以狄而言晉之北境爲白狄其東境爲赤狄而鄜
戎亦稱鄜土之狄大畧晉四面皆戎狄而亦用之以爲
强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剪赤狄景公
同白狄以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剪鄜土之狄而惟白
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爲鮮虞至七國爲中山

問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卽管至父所戍地其一在陳留
之外黄卽桓公所盟其一在晉見于水經注然宰孔論
桓公之盟以爲西畧則似非陳留之外黄也

答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畧而以爲陳禹是仍東畧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覇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宰孔以爲不復西畧者其言虛矣若以成敗論人而不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合。

葵邱之會叛者九國是公羊之妄語是役也在會者尚

無九國之多誰爲叛者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是妄語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而附會之

問春秋之世陳宋二王後故有太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魯亦有太宰而鄭亦具六卿然竊有疑焉趙武以冢宰稱子皮是執政也而蕭魚之役石㚟以太宰爲伯有之介則又卑矣是何也

答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況是時鄭之六卿皆七穆也石㚟非但不在七穆且疑是庶姓則其卑宜矣趙武以冢宰稱子皮者是泛舉上卿之官以稱之不足泥也蓋司徒以下三卿是王官故雖有太

宰而終處其下即楚之令尹司馬亦在太宰之上故春秋侯國之太宰非執政也

問　鄭之三卿亦可疑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則司徒在二卿之下矣是何也

答　非也是因子駟子國子耳同死而牽連序之非其官之序也試觀戲之盟則其序首子駟次子國次子孔而次子耳矣蓋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孫故也是又以其行輩序之及子駟死則子孔以司徒當國矣

問　宋儒以子程子爲稱本於公羊傳亭林不以爲非而西河力詆之孰是

答　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

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致之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即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問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証之嘗亦魯近地也是否

答此則厚齋之誤之了然者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

近魯則鄭何畏於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核也此求異於前人而失之者

問 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裴駰曰左傳不言夏州所在酈元于水經竟系苑鄖則是仍在陳都非以歸楚者也其謬明矣厚齋引車允所撰桓溫集序曰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曰大江中洲也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齋之證似佳

答 未可信也夏汭再見左傳即夏口也夏汭蓋以夏水得名而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緣起不可牽合者一也考烈時楚已弱由江陵而東遷矣江陵已入秦夏州

猶待兵取，必另是一地，不可牽合者二也，杜元凱官荆州，其所闕如，必其所不可考者，不可曲爲牽合，三也，故曰，酈元自謬，厚齋亦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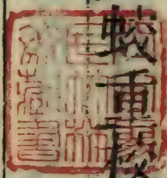
問泠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嬴內，韋昭無注，世本有饒內，是舜所居，一作姚墟，帝王世紀作嬀墟，杜岐公曰，卽周語之嬴內，音嬀墟也，是否

答[illegible][illegible]則或謂饒內卽姚汭可也，音相近，形相通也，謂姚墟卽嬀墟可也，姚嬀本一姓也，若謂姚卽音嬴，于古無見，且嬴內卽果是嬀汭，據尚書，或以爲二水名，或以爲一水名，俱未可定，如何卽以爲大武樂中一終之名，岐公非妄言者，况王厚齋又述之，必別有據，惜其語焉

而不詳今亦無從得博物者一而正之以雍州之[illegible][illegible]
名也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五

餘姚史夢蛟重校



三禮問目答全藻

問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承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丞阿輔保拂之官拂即弼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爲五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答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爲劉歆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雜書頗賴程子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於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於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隣史記作四輔尚書大

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悖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與大傳不符而大要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

既備成王靡有過事杜業傳謂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爲弼疑是皆本賈傅之言也孔藂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罪歆也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召望佚常爲之則何以不見於尚書之周官草盧因不得已而爲之辭以爲三公是周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於二典乃援四隣之文即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秦之閒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

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於伏賈之前者然則其爲七國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於漢唐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蓋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問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康成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釋之者曰正姓如姬姜庶姓

三桓七穆是否

異哉康成之言也周禮秋官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勳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生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用此等殺然考左傳隱公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於薛不可謂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嬀如姒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疏言也若同

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

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

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

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即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

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

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譏之若

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況姓

一定而不易氏遞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

又分而爲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叔仲

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

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

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即庶姓矣倘仍以姬爲姓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同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竊疑非即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即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於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舛矣歸安沈編脩榮仁亦以予言爲然

問文昌第四星曰司命周禮亦有司命之祭而祭法列

之七祀然則今之祀文昌者未爲無據先生力言其謬何也

答星宿之名多出於甘石以後而緯書又從而溷之皆不足信是以康成亦自支離分別謂大宗伯之司命則文昌第四星之神也祭法司命是督察三命之小神也其神各別唯是三命之說見於孝經緯援神契固誣罔而文昌之名亦不古然且無問其是否同異要之大夫而下無祭天神者故愚不敢倍敬也今世文昌之祭何所始蓋始於元之袁清容乃吾鄉前輩也事見袁尚寶符臺集而五百年以來遂盛行於是釁言四起謂其爲梓潼人而又有十七世輪迴之說在周爲張仲在漢爲

張良在六國爲姚萇又最後而其姓名爲張亞子又或曰即張仙也則以文昌之神督察三命之神而忽而入於仙佛之說是狂且所言也乃愚者惑於司命之目曰是乃科舉功名之所升降者爭起而禮之而其祠乃闌入於學宮然國家學校祀典終未之及也則亦可以知其爲淫祀矣故愚自少至長未嘗禮也

問方侍郎望谿謂春秋之世罷政極多獨淫祀則罕聞而先生以爲十二諸侯之淫祀其見於內外二傳願得一一數之以正侍郎之疏

答侍郎不長於稽古故有此言嘗攷周之衰也三禮放失故天神地示人鬼之義不明而妄惑於鬼神之說此

淫祀之所由起又其甚者干名犯分謂之逆祀其說不可以更僕罄也但鬼神之說始於墨子故漢志數墨子之宗旨凡數條而右鬼其一也左氏蓋亦惑於墨子內傳載之不一而足外傳不知果出左氏與否而鬼神之說則相爲表裏如杜伯射宣王事紀之自墨子而外傳首載之夫宣王以非罪殺杜伯固過矣然杜伯遂爲厲以射宣王則是君臣之義但在於人而不在於鬼爲此說者欲以明杜伯之枉而不知適以成其罪內傳因祖其說以晉人非罪殺趙同兄弟而其祖父爲厲則皆誣謬之甚者乃或謂以戒人君之妄殺故公子彭生渾良夫等事不厭其怪則曲說也以祭祀而言神降於莘虢

人祭之以求土丮淫祀乎。內傳所紀稍簡。外傳則詳述內史過之言謂昭王娶房后爽德協於丹朱而生穆王。夫丹朱生於房。乃以魑鬼淫其千年以後之女孫而生穆王。則是穆王已非姬氏之種。其誕不必深詰。國之興也。則以契爲元鳥所生。稷爲巨人跡所生。其季也。則以穆王爲丹朱所生。爲此言者。當有天刑。而謂周之內史敢以此告於嗣王。以誣其先世。有是理乎。又謂其勸王使太宰帥貍姓之傅氏以祭之。非淫祀乎。外傳但知虢公之祀爲淫祀。而不知內史之所陳。乃淫之大者。他如子產以博物稱。而其勸晉人之禳黃能。亦是淫祀。前此子產謂晉人當修實沈臺駘之祀可也。若夏郊。則豈晉

侯之所得祭而忽勸祭之左氏之無識也於衛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以爲杞鄫何事然則崇伯失祭其於晉人何與甯武子而非也則可不然子產之說荒矣故韋昭亦疑其非謂晉爲周祭之夫子產原謂晉實繼周信斯言也是乃淫祀之兼以逆祀者乎若臧孫祭爰居則尚屬過之小者而柳下已動色力爭使其聞丹朱崇伯之祭不知錯愕更何似也故左氏所載唯楚昭王不祭河是卓然有見者此外則甯武子之諫祭相二百四十年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二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爲左氏所誚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懼脩身以

敬共兵事則可謂其祟始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玉安得有事於河若謂楚行所過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安得示夢以索幣乎子玉之不與猶滅明之不以璧與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也故子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召純門之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崔慶欒郤孫甯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厲也故予嘗謂漢人讖緯求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雖子產不免於是墨子之徒揚其波而至今莫之能正悲夫

問古傳謂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天神地示之祭如何立尸其說難曉

答此是漢人傳聞之語原未可信但天神地示必有配則尸即以配者之子孫爲之外傳晉平公祭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曰董伯蓋姒姓也然則周公攝祭天於郊當以后稷之後爲尸攝祭天於明堂當以文王之後爲尸其謂太公爲尸者妄也泰山不知誰爲配周公未嘗至魯國固無祭泰山之事若禽父以後祭泰山便當以周公爲配齊人祭泰山便當以太公爲配而各以其後人爲尸推之九鎭四瀆皆然此雖其禮不見於經而可以義推而得之者若漢人祭江以伍胥配則非先王之禮

先王之禮，唯諸侯於封內山川，或以始封之君配，諸侯而天子祭之，則必取其有功於是山川者。然則三代而後求合於禮，如蜀人祭江，當以李冰配；楚人祭漢，當以孫叔敖配（孫叔敖引雲夢之藪入漢）；梁人祭漳，當以西門豹史起配；曹濮之間祭河，當以王延世王景等配。此其有功者也。是乃合於祭法。伍胥非有功於江者也。若謂其素車白馬而主潮汐，遂以配江，是其說荒忽難信。即果有之，亦當別祭之，不可即以配江。世苟有講明典禮之君子，必以吾言爲然。至於春官神示諸祭，各有配，即各有尸。不知其詳何若。然大抵有功者即爲配，主其事者即爲尸。故墓祭則冢人爲尸。其餘亦皆可以推而知之。

問蘷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而楚滅之先儒謂祝鬻二祭原祇應楚國大宗行之蘷不應祀也楚人特借其名以遂其并小之私其說似有據然則凡蔣邢茅遂皆不祭周公乎

答是說也愚初亦主之近而稍疑其不盡然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者同姓之諸侯也若異姓之諸侯則二王之後直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固得祖天子矣即三皇五帝之後特不用天子之禮樂而未嘗不祖天子蓋三皇五帝雖當代之天子必有祭而其子孫不可以恝然而已是亦情也情之所在即禮也故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不敢列之五廟以爲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太祖則

固以始封之君爲之是其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然則禮何以無徵也曰有左傳不嘗云乎任宿須句風姓也實修太皞之祀夫太皞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則祝鬻二祭但謂楚當主之而夔無庸者非矣而吾於是推而通之同姓之諸侯未嘗不然夫同姓之諸侯其五廟之太祖固以始封之君而未嘗不別有天子之廟故魯有周廟祖文王鄭亦有周廟祖厲王非僭也顧亭林曰諸侯若竟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何祭天下未有無祖考之人而況於有土者也毛西河亦主此說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

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於東都則別有祊在鄭國而況天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得立高皇廟其遺意也曰如是則不已近於禘乎曰是又非也天子於始祖之所自出固未嘗有廟也五年一祭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以其遠固無廟也若諸侯之於先王則反有廟以其近也然而祭則未嘗敢以始封之君配之是乃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也故毛西河謂諸侯當有出王之廟則是若因此而謂魯可禘則又非也顧亭林亦有此語是固二千年來之疑案而今始得和齊斟酌而定其說者曰是則然矣然先儒

謂楚當祭夔不當祭未於禮宗子祭支子不祭之說也今以左傳任宿諸國均主皡祀之文考之則於禮經不合曰禮所云是爲大夫言之也諸侯之與大夫地不同則禮有異夫古之大夫共仕於一國之中則宗子祭支子不祭是宗法也大夫以世而分族故桓族有季孟叔三家則季氏以嫡爲大宗孟叔以庶皆合祭於季氏以季氏之祭合孟叔二氏之祖在焉故可不祭也諸侯則各居一國其勢不能相就如周公八子其爲外諸侯則魯也邢也蔣也內諸侯則祭周公也凡也祭也胙也茅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繩之則惟魯得祭而外諸侯如邢蔣內諸侯如自祭周公而下皆不得祭周公於禮可乎

故魯國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宰周公亦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各爲太祖之廟蓋周公身爲太宰而子孫世守其采邑其有廟無疑也凡邢而下不敢以周公爲太祖入五廟而亦未嘗不別立周公之廟是以義推之而必然者也其不敢以周公入五廟者以支子也其必別立周公之廟者溯所自出也是固不可以大夫之宗法裁之也即以大夫之宗法言之試以曾子問觀之亦多有變通之禮而奈何竟以施之諸侯也然則蘷子不祀亦自有罪特楚人滅之未必不借此以兼弱耳

問　亭林先生謂七七之說本於易七日來復是以喪期五五齋期七七皆易數也其說近於附會然否

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條則失之然此乃其未定之說在初刻日知錄八卷及晚年重定則芟之矣蓋自知其失也七七之說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萬季野曰究不知始於何王之世三見於李文公所作楊垂去佛齋說及皇甫持正所作韓公神道碑銘則儒者斥之之言也亭林何所見援皐復之禮以爲緣起夫皐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有行之四十九日之久者乎亭林於是乎失言

鸛浦鄭氏居喪無七七之齋可謂知末俗之誤者矣然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殁之禮大夫則朔望二奠若非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然則五品以下者奠

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次是禮也

經史問答卷五終

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六　　餘姚史夢蛟重校

論語問目答范鵬

問一貫宗旨聖學之樞紐也諸儒舊說牽率甚多先生一舉而空之願聞其詳

答一貫之說不須注疏但讀中庸便是注疏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以貫之者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唯曾子得聞之

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尚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顔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以行之卽一以貫之也哀公尚得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自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此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敬也卽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附此者乎故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一本萬殊一實萬分諸儒之說支附葉連其文繁而其理轉晦而不知在中庸已大揭其義也蓋聖人於是未嘗不盡人敎之而能知而蹈之者則希惟曾子則大醇而授之子思卒闡其旨以成中庸是三世授受之淵源也誰謂聖人秘其說者是故仲孫何忌問於顏子一言而有益於知顏子答曰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顏子曰莫如恕然則不特孔子以告哀公也曾謂七十子不如仲孫乎

問臧文仲居蔡之說古注與朱注異近人多是古注然朱注豈無所見究當安從

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棁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槩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但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爲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爲一兆武仲一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爲卽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僂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也乃若山節藻棁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

居雜記諸篇載之不一而足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棁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所謂媚神以邀福也是固横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今世之自以爲熟於漢學沾沾焉騰其喙者弗思耳矣錢塘王大令志伊經師之良也雅以愚說爲然

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師後素功又是一說古注於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不引禮器其解考工亦引論語至楊文靖公解論語始引禮器而朱

子合而引之。卽以考工之說爲禮器之說。近人多非之。未知作何折衷。

答。論語之說。正與禮器相合。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謂有其質而後可文也。何以知之。卽孔子借以解詩而知之。夫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衣裳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豈不了了。若考工所云。則素功。非素地也。謂繪事五采。而素功乃其中之一。蓋施粉之采也。粉易於汙。故必俟諸采既施而加之。是之謂後。然則與論語絕不相蒙。夫巧笑美目。豈亦粉黛諸飾

中之一乎抑亦巧笑美目出於人工乎且巧笑美目反出於粉黛諸飾之後乎此其說必不可通者也而欲叅其說於禮則忠信亦節文中之一乎忠信亦出於人爲乎且忠信反出節文之後乎五尺童子啞然笑矣龜山知其非也故別引禮器以釋之此乃眞注疏也朱子旣是龜山之說而仍兼引考工之文則誤矣然朱子誤解考工却不誤解論語蓋此一句便可釋然若如古注則誤解論語矣朱子之誤亦有所本蓋出於鄭宗顏之解考工宗顏又本之荊公蓋不知論語與禮器之爲一說考工之又別爲一說也若至毛西河喜攻朱子嘵嘵强詞是則不足深詰也

問　商正建丑三統歷之明文也史記歷書索隱則曰商建子是異聞也古人更無言及此者然其實一大疑案願决之

答　索隱曰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人建亥漢初因之至元封七年始仍用周正索隱此言本之晉書董巴歷議巴曰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用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按巴所言乃歷初非歲首也而索隱則誤解巴語以爲殷亦建子蓋古人於歲首則有建子建丑建寅之別謂之三統而

初則非子卽寅故或卽用歲首爲歷初如黃帝及周之用子顓頊及夏之用寅是也或歷初不同於歲首如是也唐書一行日度議曰顓帝歷上元正月辰初合朔皆直艮維之首殷歷更以十一月冬至爲上元此治歷也三統並用此明時也是則歷初歲首分而言之了然可曉者曹魏明帝時欲改地正楊偉議曰漢太初歷以寅月爲歲首以子月爲歷初今改正朔宜以丑月爲歲首子月爲歷初是又董巴之言所自出也蓋三統之中可用丑者以其爲分辰之所紐所謂斗振天而進則律始於黃鐘日違天而退則度始於星紀斯丑之所以成統也若定歷則必以奇數爲始以一陽則用子以四

時之首則用寅而丑則無所憑以爲部也是亦義之易曉者也索隱乃以歷初即爲歲首則失矣漢初承秦用顓頊歷則用寅或曰用殷歷則是用子今索隱曰秦建亥而漢因之則又謬矣秦以亥爲歲首不能以亥爲歷初也

問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及三十二歲卒則是孔子之六十二歲而哀公之六年也是年孔子厄於陳蔡之間顏淵尚有問答或者即以是年死然孔子尚在陳或曰已反於衛要之不在魯可知矣然則謂顏淵道死則孔子殮之其父何由請車爲槨如謂先歸於魯而死則顏路何由越國而請之子且門人厚葬又何由請之子孔子

以哀公十一年返魯顏路何由越國而餽襯乎皆可疑也而更有異者伯魚以孔子十九歲生其卒也年五十則是孔子之六十八歲返魯之歲而哀公之十一年也顏淵死於五年之前而曰鯉也死何與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而又以鯉也死爲虛設之詞得無謬乎是不可解也先生旁搜遠覽必有以釋後人之疑

答 孔門弟子之年史記家語互有不同則王肅以爲世遠難信者是也如梁鱣在史記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則曰三十九歲季羔在史記少三十歲家語則曰四十歲言游在史記少四十五歲家語則曰三十五歲樊須

在史記少三十六歲家語則曰四十六歲子賤在史記少三十九歲家語則曰四十九歲今本家語無九字大抵二三四之間多誤蓋古人四字亦用重畫故與二三易混家語後出或疑其非古本多依史記然終亦難定其孰是也故愚疑顏子少孔子四十歲則於鯉也死之言合孔子七十三歲而卒或云七十四或云七十二然則顏淵之死亦與兩楹之夢不遠至王肅以爲虛設之詞則其謬了然易見也

問向意顏淵之死後於伯魚而先於子路故子貢曰昔者夫子於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如先生之言則似又後於子路也顏淵死孔子及食其祥肉則

似非即夫子卒之年

答 子路卒於孔子七十一歲若以顏子少孔子四十歲計之誠後一年公羊傳於獲麟之年牽連書喪予祝予之慟亦先顏而後仲此不過偶然參錯然要之二子之死相去不遠至孔子以四月己丑卒即謂七十二亦何必不及見顏淵之祥祭也況安知其非七十三也

問 甯武子爲莊子嗣莊子之卒在成公時則武子未嘗仕於文公之世而朱子爲邦有道屬文公闡伯詩陸稼書引左傳謂其時列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如欒武子將中軍而黶如魯乞師鍼爲車右范文子佐中軍而匄爲公族大夫韓獻子將下軍而無忌爲公族大夫季

武子爲司徒而公鉏爲左宰則必武子當文公之世已爲大夫乃毛西河又詆之必欲以朱子爲非幸決之

答朱子謂武子之仕當文公成公之間原非謂武子之爲卿在文公時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于百詩所引也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舌氏用其子戊宋華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月如此者不可以更僕數也唯是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優游朝宁未嘗不可要之此等無關大義西河志在攻朱

子必從而爲之辭以騰頰舌此又可以不必詰也

問史記世家謂孔子自大司空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者之周制司寇乃司空之兼官而司徒卽相也故符子曰孔子爲司徒但魯司空爲孟孫司徒爲季孫孔子何由而代之故或云孔子不過爲小司寇耳不過爲夾谷之相耳原未嘗爲卿原未嘗攝相事史公據傳聞而誤紀之有諸

答史公紀事之失固多獨此一節未可遽非言孔子但嘗以小司寇仕魯者始於崔靈恩至以夾谷之相當是攝相則係近人毛奇齡之言然皆未詳於春秋之事也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宋之六卿尚可曰二王之

後也晉之六卿尚可曰三軍各有副也至於鄭之細亦備六卿雖魯亦然是故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雖以後不見於傳然要之非三卿可定矣且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三桓序次亦非一定而不移者且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亦又有

叔氏爲卿則四卿唯是力能分公室者則祇三桓是其中之差別耳蓋卿不止於三而軍止於三三桓掌而有之故力分公室如謂魯以三卿止而三桓之外無卿則誤矣若春秋之相亦復何嘗之有齊有天子之守國高而管仲以仲父當國晉之枋國者乃中軍而陽處父以太傅易諸師宋則以左右二師長六官楚則令尹之外有莫敖是亦幾幾乎如後世三省二府之制不以一人限之者故卽以魯言歷相四君者季文子而僖公時則臧文仲文公時則東門襄仲宣公時則臧宣叔成公時則孟獻子皆與文子同掌國政然則他國之別立官制者固不必言而魯亦非專以司徒一人行相事也至於

夾谷之相則正孔子爲卿之証春秋時所重者莫如相凡得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是以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文公三年如晉則叔孫莊叔相十三年如晉則季文子相成公四年如晉亦季文子相九年會於蒲亦季文子相十年朝王則孟獻子相襄公四年朝晉亦孟獻子相十年會伐鄭則季武子相二十八年如楚則叔孫穆子相昭公七年如楚則孟僖子相哀十七年會於蒙則孟武伯相皆卿也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而是時以陽虎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夾谷之會三家方拱手以聽孔子儼然得充其選當時齊方欲使魯以甲車三百乘從其征行若魯以微者爲

於其有不招責言者乎。是破格而用之者也。且使孔子不得當國。而乃隳三都。張公室。是乃小臣而妄豫大事。有乖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訓。又必非聖人之所出也。蓋必拘牽成說而不博考夫遺文。則大司空與相國當爲三家之所據。而司寇又當爲臧氏之世掌者。孔子將無一官可居。不亦柴與。

問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間。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曰季孟之間。先生謂春秋列卿次序。亦有不拘成格者。請明示之

答是本孔注之說。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

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

孟氏逊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

而僑如爲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舉守下卿之説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間之説也。

問 然則淳于髡謂孟子居三卿之中。蔡氏即以司徒三卿解之。是耶否耶。七國時。似無此三卿也。

答 豈特七國時無三卿。十二諸侯時亦多改易。如宋以

二王後有六卿而別置左師右師等官參之晉則六軍置師與佐即以爲卿楚則令尹莫敖司馬而太宰反屬散寮鄭衛亦不用周制以齊言之國高之官無明文及崔慶則以右相左相當國何况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唯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若蔡氏之言非也

問孔子不答問陳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而史記系之哀公六年計自去衛之後即如陳已而如蔡已而如葉已而自葉反蔡復在陳始有是厄則與論語不合信史記

西不如信論語也然以陳蔡追隨之弟子考之游夏之年皆尚未踰十五則以爲遂在去衛之年亦難從矣朱先生何以定之

答　是在前輩宿儒皆不能定也推排諸子之年似當在哀公六年或者本別爲一章而其章首有脫文失去子字亦未可必所當闕之

問　陳蔡以兵圍子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欲用之而陳蔡敢出此者故定以爲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爲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或曰絶糧在先以兵圍之又一事也其言誰是

答　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

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也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王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即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何必使子貢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古史謂孔子曾見楚昭亦無據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又嘗入楚乎故朱子之疑之是也

是朱子以爲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叢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注以爲陳人被兵絶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絶糧之說則是而以爲自宋適陳即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之可信者也絶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之可信者也參伍求之而其所不可信者置之可矣（若謂絶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則尤屬謬語不足）

問齊桓晉文正譎之案已經夫子論定矣而先生謂桓文事亦宜有各爲剖析者乞示之

答聖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所據止區區三傳也若但以區區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于晉文此亦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十二年讓鄭厲公之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曾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即討太叔豈不有光於齊十倍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救鄭始親魯之功自落姑始而于是存三亡國首止定世子寗母之拒鄭子華葵　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載書

則東牲浸浸乎賢方伯矣聖人之許之或自其中葉以後否則別有所據要之其初年未可恕也若晉文之才高於齊桓特以暮年返國心迫桑榆又適當楚勢鴟張中原崩潰之日齊桓一死而其子已疊遭楚侮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譎誠所難辭而又不久而薨不若齊桓之長年其志未申若使多享遐算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必有可觀者至于請隧名王固是兩大過然正見霸者本色要之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九合不以兵車皆其最大節目至於正譎之間則不過彼善於此

問

固天縱之吾丈句讀甚新但果何出幸詳示其所自

答此本漢應仲遠風俗通。亡友史雪汀最賞其說。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大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也。則將字又字俱圓融。此究過前人者。

問 竹垞據漢隸。分門人弟子而爲二。近日李穆堂侍郎本之。而吾丈不以爲然。願聞其說。

答 東漢泰山都尉孔伷碑陰。旣有弟子。復有門生。歐陽兖公以爲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也。考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譔所答弟子問。作鄭志。則門生之於弟子。確然不同。但據楊士勛穀梁疏曰。門生同門後生。則是一

堂之中不過年數輩行畧有區別所稱弟子云者如孫世三舍之有齋長而非如交公所云也至經傳所云門人則禮記鄭注以爲即弟子而竹垞誤引交公之語欲以爲門生之受業于弟子者愚質之栢乃家語以及史記漢書更無一合即以論孟言之巳多傳會鼓瑟之不敬疾病之爲臣安見其爲子路弟子也原壤之請安見其爲顏子弟子也一貫之問安見其爲曾子弟子也治任之入揖安見其爲子貢弟子也以上數條注疏中亦閒有如此者不足信祇問交之門人可言子夏弟子但果爾則門人正弟子也何也是章非對孔子而言也家語七十弟子中有懸亶祀典疑爲鄡單之訛而闕之今乃據唐廣韻注以爲

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兗公之說本難盡信故劉孝標世說注服虔欲治春秋聞崔烈方集門生講傳乃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臧榮緒晉史王褒門人爲縣所役褒謂令曰爲門生來送別是門人可與門生互稱之證也門人即弟子則門生亦非私淑可以了然而穀梁疏之言信矣竹垞一時之失未可宗也

問坫制在賈公彥儀禮疏中不甚了了邢叔明爾雅疏差爲得之而終未能剖晰詳審願質之函丈

答坫本有三爾雅垝謂之坫古文作𡎺是乃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端也至許叔重以爲屏墻則又是一坫其土以庋物者又是坫而累土庋物之坫又有三有

㮔之間之坫即明堂位所云反坫出尊及論語之反坫也蓋兩君之好用之庋爵者鄉飲酒禮尊在房戶間燕禮尊在東楹之西至兩君爲好則必於兩楹之閒而特置坫以反之有堂下之坫乃明堂所云崇坫也蓋用之庋圭者何以知庋圭之坫在堂下覲禮侯氏入門奠圭則在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坫即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坫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也然則同一累土之坫而庋爵庋圭尊者用之庋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累土庋物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饌於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坫南蓋近於奥者故謂之

西坫旣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是近於窔者則東坫也至屏牆之坫亦曰反坫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以外向爲反黃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墻之側是正所謂屏墻也蓋反坫與出尊相連是反爵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墻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蓋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以郊特牲之反坫强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

之坫爲專在廟中則既謬矣又誤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從豆坫以土故字從土不可合而爲一也至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以四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墻也再考廣韻則葬埋之禮不備而攢塗櫬居亦謂之坫是又在諸經之外者蓋亦取於累土之意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事皆不見左傳故先生以爲傳聞之詞但子文之仕與已畢竟當有可考又謂子文自可以言忠而文子并不可以言淸此其中必有至理非僅考據而已願聞其說

答三仕三已當時又多以爲孫叔敖事一見於史記孫

叔敖傳再見於鄒陽傳而子文事亦見國語故知其爲傳聞之難信者然孫叔實一爲令尹而已而子文亦未嘗三爲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即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尚可以言忠然則子文爲令尹者再其初以讓人其後卒於位原無所謂罷黜也乃必欲求合於三仕之說因謂子玉爲呂臣子上之間

子文或曾以太宰執政而代其缺不知楚之執政令尹而下唯司馬又有莫敖其下則左尹右尹左右司馬而太宰尚亞之非執政子文並未罷黜不至降爲太宰仁山何所據而定之且春秋之世國老致政仍得與聞大事如知犖之稟韓厥子產之奉子皮葉公之退居於葉亦然然則子文不爲令尹其班資更在令尹之上故圍宋之役子文先治兵而後子玉再治兵其證也仁山在宋儒中考古最精而於此事則失之要之子文治楚其功最大楚之功臣莫能先之惟誤用子玉是一失着及再起時左傳雖不載其事然時値晉覇之衰楚勢甚盛蓋亦多出其力特不知大義故不可以爲仁而於楚則

自是宗臣也。至若陳文子之本末。則大不可問。崔杼弒君。文子實早知之。見於左傳。是時崔慶雖强。然文子亦甞爲莊公所用。父子皆被任使。而文子陰陽其間。與聞弒逆之謀。絕無一言。坐待禍作。無論其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即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覬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此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是又絕不可與蘧伯玉之出近關者同語也。蓋陳之大也。成於桓子。而肇基者文子。熟看左氏。踪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而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而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若論世者。又不可以爲其所欺也。

問中牟之地見於左傳見於論語見於史記漢志水經而卒無定在乞示之

答中牟有二其一爲晉之中牟三卿未分晉時已屬趙其一爲鄭之中牟三卿旣分晉後鄭附於韓當屬韓臣瓚以爲屬魏者非也左傳所云中牟晉之中牟也卽史記趙氏所都也漢志所云中牟則鄭之中牟也而班氏誤以趙都當之故臣瓚詰其非以爲趙都當在漯水之上杜預亦以滎陽之中牟回遠非趙都其說本了然道元強護班志謂魏徙大梁趙之南界至於浮水無妨兼有鄭之中牟不知終七國之世趙地不至滎陽而獻子定都時魏人未徙大梁則其說之妄不待深究且鄭之

中牟並不與浮水接其謬甚矣惟是臣瓚以爲趙之中牟當在漯水之上則孔穎達亦闕之以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所謂河北之中牟也按湯陰縣有中牟山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是也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在中牟則其險亦可知不知何以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于史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前乎此絕不聞有中牟之名班志不審而誤綴之酈注亦强

主之僕校水經渠水篇始畧爲疏証而得之

趙氏分國其險固自在晉陽而富盛則數邯鄲至於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即中牟是要地也須知古人定都之所必非草草也

管子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嘗考此三邑者皆狄人所以窺中夏之路是時狄患方殷故桓公築此三邑以爲扞城晉衛二國皆以此禦狄也

三卿分晉魏得鄴全有漳水之險故其後趙以中牟予魏易其浮水之地取其地界相連也國策樓緩以中牟反入梁史記趙悼襄王元年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

成則又嘗歸趙及末年魏人以鄴予趙中牟之復歸于趙不待言矣

問謝文節公疊山謂武王之立祿父仍使之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與周並立而命三叔以監之其位號如故也斯興滅繼絕之心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之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而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武庚既死始降王而爲公以封微子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疊山自言此說得之韓澗泉之論語解其說甚新未知如何

答是說也穆堂閣學最實之以爲足徵千古之謬然愚未敢以爲然澗泉之書今不傳若疊山之取之則固有

爲言之不必深校其事之果然與否也民無二王使武王果不欲絕殷命何不立微子而已仍以西伯事之乎向亦嘗以是言正之閻學士以爲此等皆新說不可解經也

問鄭東谷謂孔子教孟孫以無違謂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也斯近世毛西河之說所自出疑亦可從

答朱子之說自屬是時凡爲大夫者之明戒其義該備東谷之說亦可從但校狹耳

問鄭東谷曰塞門反坫必桓公以管仲有大功而賜以邦君之禮舉國之人皆以爲仲所當得而仲亦晏然受之所以特名其器之小不然仲方以禮信正桓公豈自

爲是乎。

答東谷之言甚工。然亦未必伯者君臣。大抵守禮於外。犯禮於內。桓公受胙。不以王止其拜而必下拜。禮也。庭燎之事。則居然行之矣。管仲辭王上卿之燕。禮也。塞門等事。則居然行之矣。果守禮。則雖君强賜之。亦不受也。

問水火吾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東谷以爲畏仁甚於畏水火。如何。

答集注之說。自民非水火不生活來。東谷之說。自避水火來。東谷似直捷。然集注不欲薄待斯民。則勝矣。蓋古注馬融之說。集注所本。王弼之說。東谷所本。

問微子去之。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也。是否。

答 徵子先抱祭器歸周之說自妄東[illegible]說是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復其位亦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徐閶公不知復位之卽爲復其微國故疑以爲微子若與武庚同在故都安得武庚反時絕無異同之迹而因以爲未嘗有來歸復位之事則又非也微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郿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微子兄弟終身不稱宋公而微子反葬於其先王所封之地其忠盛矣

問 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或以爲伯牛蓋以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此其證也然否

答 是屈翁山之言也所引尸子雖佳然檀弓伯高之喪

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以爲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爲伯牛也。論語稱子者，自曾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伯牛也。

問王厚齋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即斯人與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強名，無足怪也。先生昨數七十二弟子，卒於夫子之前者，何以不及顏高，是必有說。

答厚齋先生考古最覈，獨是條稍不審，按孔門之顏高，

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虎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獨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信者亞聖與伯魚之死其年至今莫能定況其餘乎若以少孔子五十歲計之過匡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顏高亦止七歲耳凡此皆無從審正矣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八年鬬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是則厚齋之疎也已

孔子有十年見於家語然則年於定公之八年以
又從諸謝是一顏高也譜是史記家語之年亦多不可
信有說乎與伯魚之卒其年云今孰能定况其餘乎若
以少孔子五十歲計之適衛之歲定公之十四年也
高亦止七歲耳凡此皆無從稽攷惟是不聞其生之
年但以其死定八年繫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
子以適衛是則厚齋之誤也已

先生經史問答卷七　　餘姚史夢蛟重校

大學中庸孟子問目答盧鎬 附爾雅

其次致曲謂善端發見之偏者先儒謂至誠所發亦是曲但無待於致耳其說然否

答此朱子之說也而寔未合至誠未嘗無所致但所致者非曲蓋至誠得天最厚未發則渾然天命之中中豈可以謂之曲已發則油然率性之和和豈可以謂之曲故至誠雖未嘗廢人事而致中也非致曲也致和也非致曲也其次未能合乎中和之全量則必用功於所發以溯其所存故其中之所存既有偏而其和之所發亦有偏則謂之曲若至誠之所發可以謂之端不可以謂

之曲朱子遂以曲字當端字是未定之說也觀其章句曰善端發見之偏則亦不竟以端目之矣故愚謂致曲者即其次之所以致和也蓋致中之功難以遽施則必先致和然必先致曲而後能致和致和而漸進於致中斯其次復性之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

問七十二家格物之說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盡舉其異同至於以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此說最明了蓋物有本末先其本則不逐其末後其末則亦不遺其末可謂盡善之說而陸清獻公非之何也

答以其爲王心齋之說也心齋非朱學故言朱學者詆之心齋是說乃其自得之言蓋心齋不甚攷古也而不

元儒黎立武早言之。黎之學。私淑於謝艮齋。謝與朱子同時。而其學出於郭兼山。則是亦程門之緒言也。朱子或問。雖未嘗直指爲物有本末之物。然其曰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極其大。則天地古今之變。盡於小。則一塵一息是卽所謂身以內之物。曰心曰意曰知。身以外之物。曰家曰國曰天下也。蓋語物而逐身。至於心意知。卽身而推。至於家國天下。更何一物之遺者。而況先格其本。後格其末。則自無馳心荒遠。與夫一切玩物喪志之病。程

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其義已交相發，而但以一物不知爲恥者，適成其爲陶宏景之說也，故心齋論學，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則最不可易，蕺山先生亦主之，清獻之不以爲然，特門戶之見耳，總之格物之學，論者皆詳之，即以讀詩言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格物之學在身心者，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格物之學及於家國天下者，事父事君，格物之大者，多識於鳥獸草木，格物之小者，夫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後儒譏之，而陽明以格竹子七日致病矣，然不知多識，亦聖人之教也，蓋聖人又嘗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矣，又曰不知矣，程子亦嘗有曰不必盡窮天下之物矣，

參而觀之則草木鳥獸之留心正非屑屑於無物之不知而如陽明所云也是則格物之說可互觀而不得也

問禮云昭穆以序長幼則是序昭穆時已序齒矣蓋昭與昭齒未有不序及羣昭之長幼而淵列之者穆與穆齒未有不序及羣穆之長幼而淵列之者然則又何以更待燕毛也蔡文成謂序昭穆時必亦序爵其說雖於禮無所徵然容有之蓋序昭穆而又序爵則又不能盡序齒者故直至燕毛而後得序之然否

答善哉問也序昭穆則即序齒而其中義例尚多故不能純乎序齒文成於三禮之學未深故語焉而不詳蓋序昭穆非漫取昭穆而序之必先序宗法假如伯禽以

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雖有長於魯者弗敢先也其何以序齒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為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疎之殺是也其何以序齒兼以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畿內之公卿大夫士序於五服公侯伯子男之上是宰周公雖係周公之支屬而反序於魯君之上其何以序齒是皆文成所未及也然則序昭穆之中其條目極多故必別有序齒之法向來無人理會及此

問西河謂燕毛亦兼異姓殊為異聞然否

答是妄言也。蓋誤讀祭統而爲此說。祭統尸飲五而後君以瑤爵獻卿。尸飲七而後君以玉爵獻大夫。尸飲九而後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是乃九獻時賜爵之禮。注疏家謂本主序爵。爵同則序齒。是固兼有異姓。然所及止於內諸侯。而外諸侯不與焉。由是加爵旣畢。則行旅酬。外諸侯亦豫矣。然而皆兼有異姓。則總之非燕私之禮也。直至旣徹。而後異姓之賓退。則歸之俎。同姓則燕。其說明見楚茨之詩。

問朱子謂序齒之中。擇一人爲上座。不與衆齒。然否。

答朱子之學極博。其說必有所出。今致之不得。是必齒最長而德與爵又最尊者。前惟召公畢公。後惟衛之武

公足以當之不然恐亦不過依齒爲序而已

問天下國家可均謝石林觀察之說甚佳然則朱子竟以平治二字詁之得無過與

答均字亦只得詁爲平治要之平治自有分際管仲之分四鄉頒軍令是用强國子產之正封洫定廬井是用弱國俱說不到時雍於變地位故但曰可均朱子亦未嘗說到平治極處

問身有所忿懥諸語吳季子薛敬軒之說先生皆以爲未盡願詳示一通以入講錄

答是章乃誠意以後觀心之功而諸儒言之皆淺謂有所忿懥則必有不當怒而怒者有所恐懼則必有不必

[illegible]而長者薛敬軒亦云然夫不遷怒亦是難事然遇所
上之則雖所當怒而疾之已甚雖所當畏而過有[illegible]
便是不得其正必須補此一層於義始完吳季子之[illegible]
更粗其謂好樂不得其正如好貨好色樂驕樂樂佚[illegible]
憂患不得其正如憂貧患得患失此豈是誠意以後節
目蓋本屬可好可樂之事而嗜之過專則溺本屬當憂
當懼之事而慮之太深則困如此方是官街上錯路也

問大學楚書本無專指故康成注引春秋外傳楚語王
孫圉事復引新序昭奚恤事以並証之朱子但指楚語
必有意而方朴山以爲非未知誰是

答朱子之去取是也新序說苑並出劉向之手然最謬

謬大抵道聽塗說移東就西其於時代人地俱所不考嘗謂古今稱善校書者莫如向然其實粗疏不足依據即如此條明是蹈襲王孫圉之事而稍改其面目然又舛錯四出夫昭奚恤乃春秋以後人以國策史記考之大抵當楚宣王時而是條所指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共王時人至大宗子敖則其人從無所見乃昭奚恤皆與之同班列其妄甚矣況昭氏出於昭王今乃得與昭王之祖共王之臣比肩是則其妄人所造也又參之章懷後漢李膺傳注所引大宗作太宰子敖作子方而太宰子方在春秋之世亦無其人及觀李固傳所上疏曰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

陳列名臣。秦使儇然爲之罷兵。則又笑曰。劉向以王孫圉之事移之昭奚恤。而此又以昭奚恤之事還之王孫圉。眞所謂展轉傳譌者。試令攻朱子之徒。博考而平心以質之。將何說以處此。新序說苑之誤。不可勝詰。其顯然者。晉文公與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荀息同時。介之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時。楚莊王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時。又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乃攻朱子者欲奉此以爲異聞。疏矣。

問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注。文子。司馬子期之子。而不見於內傳。不知卽淮南所云魯陽文子否。所謂

梁者何地

答 是時有三梁曰少梁曰大梁皆非楚地曰南梁則惠王之所與也內傳所謂襄梁及霍即其地也酈道元曰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蓋周之南楚之北也其地尙有魯公陂魯公水又謂之陽人聚秦遷東周君之地然則本周地是時已入楚但淮南所稱魯陽文子與韓戰麾戈挽日是時安得有韓諸子故多誕妄不足信也子期之子見于內傳者二曰寬曰平

問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朱子謂義無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朱子謂氣無義則餒呂忠公大愚不然其說而朱子力闢之然考之程子則無是餒也便

是氣無義以爲配則餒故必有事於集義是卽忠公之說也何以朱子不從也如程呂則上下文本一氣如朱子則是兩扇義無氣則餒是别有養氣之功氣無義則餒是雖善養而仍須集義得無失之支乎願求明教

答程呂之言是也自有生之初而言氣本義之所融結而成渾然一物並無事於言配也有生之後不能無害則義漸與氣漓而爲二故必有事於義使之與氣相配是以人合天之說也配義則直養而無害矣苟無是義便無是氣安能免於餒然配義之功在集義集者聚於心以待其氣之生也曰生則知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絪縕而化之謂也不能集而生之而以襲而

取之則是外之也襲則偶有合仍有不合而不慊於心氣與義不相配仍不免於餒矣本自了然不知朱子何以別爲一說以爲必別有養氣之功而後能配義不然則義餒又必有集義之功而後能養氣不然則氣餒是萬不可通者也故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非之梨洲先生亦非之

問孔子之拜陽虎孟子援大夫有賜於士之文釋之朱子謂陽虎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先儒疑焉或謂陽虎當時柄政雖陪臣而儼以大夫自居聖人亦遜以應之夫歌雍反坫臺門旅樹在當時之僭妄固不足怪況陽虎當逆節未萌時已欲以璵璠塟季孫不顧改玉之嫌

人其枋國亦又何所忌憚但陽虎即以此來要之聖人必無詘身避禍如陳仲弓之於張讓者非天子無所稽首孟武伯且知之豈孔子而反有愧焉或以周禮除上大夫即正卿外尚有小司徒小司馬諸大夫而左氏有邑大夫家大夫屬大夫論語有臣大夫西河毛氏之說以曲解陽虎之可稱大夫然小宰以下諸官乃副貳而非家臣又皆以公族居之如臧孫氏施氏子服氏之流若家大夫邑大夫輩則雖冒大夫之名而實則士故必冠之曰家曰邑又安得援大夫之例以臨士而士亦竟俛首以大夫之禮答之者敢問所安

答前說本漳浦蔡氏後說本蕭山毛氏皆非也嘗考小

戴禮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瞰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寃陽虎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乃至汝漢淮泗之水道亦悞舉之則此節禮文或隨舉而偶遺所以有大要之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若孟子文謂陽貨先焉得不見亦未能發明孔子之意蓋使

陽貨以大夫之禮來。雖先不見也。孟子才高。於此等不無疏畧耳。曾記明徐伯魯禮記集註中。微及此意。而未盡愚故為之暢其說

問周公弟也。管叔兄也。邢卿謂周公以管叔為弟。管叔以周公為兄。而朱子更之。如邢卿。則似於孟子之文不順。但先生曰周公自是文王第四子。請言其詳

答太史公以周公為行在第四。是管叔之弟。賈逵以為行在第七。則并是蔡霍二叔之弟。邢卿以為行在第三。則是管叔之兄。賈逵所據。蓋左傳富辰所次文昭之序但富辰之言。似是錯舉。非有先後。如謂實有先後則畢公在大亂之中。毛叔亦奉牧野明水之役。而均少於康

叔聃季冉不可信況如富辰之序是蔡郕霍皆周公兄臯鼬之盟魯衛均在但聞蔡爭長於衛何以不聞爭長於魯是又了然者也然則賈逵之說不問而知其非若史公之與郇卿諒必各有所據然史公與孟子合朱子所以從之而荀子亦以管叔爲兄則郇卿恐非矣

問　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爲顏涿聚而孫疏以顏讐由爲顏濁鄒其說誰是

答　濁鄒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裒金以贖之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讐由即濁鄒孫疏之言

之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讐由則讐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墻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讐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犂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庚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以字音更不足信

問　梨洲黃氏謂夷羿篡逆之罪滔天何暇屑屑校其師弟之罪況有窮死於寒浞非逢蒙也蓋古司射之官多名羿逢蒙所殺別是一人非夷羿然否

答　孟子不過就所傳聞論之不必及其篡弒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誠有此說然謂有窮死於寒浞以是知其

非逢蒙。則又不然。王逸注楚辭曰。羿田將歸。寒促使逢蒙射殺之。非明證與。左傳曰。寒浞使家衆。蓋亦指逢蒙也。況後世如王莽司馬昭劉裕之徒。豈必手自操刃者。此等皆所謂無關大義。不足深攷者。黃氏之學極博。是言蓋本之吳斗南。然亦有好爲立異之失。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弟子。宋政和中。以程振之請。贈爵一十八人。皆本趙注孫疏。乃滕更明有在門之文。卽趙注亦曰學於孟子。而祀典遺之。朱子僅取一十三人。又去其五。願聞其說。

答樂正子。萬章。公孫丑。孟仲子。陳臻。充虞。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邱蒙。屋廬子。桃應。趙注。孫疏。朱注所同也。

孫子叔高子趙注孫疏所同而朱注不以爲然浩生不害盆成括本不見於趙注但見於孫疏而朱注亦不以爲然朱注之去取是也季孫子叔本非昪時人以爲季孫聞孟子之辭萬鍾而異之子叔亦從而疑之趙注之謬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相傳明世中曾經罷祀而今孟廟仍列之殆沿而未正與以高子爲弟子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故以爲學他術而不終然小弁之言孟子稱之爲叟則非弟子矣經典序錄有高行子乃子夏之弟子厚齋王氏謂即高子則亦恐非弟子矣告子名不害趙注以爲嘗學於孟子者若浩生不害則趙注本曰齊人未嘗以爲告子孫疏疑以爲告子而

浩生其字，不害其名，夫浩生不害固非告子，即告子亦恐非孟氏弟子，孫疏將漫言之，不知祀典何以竟合爲一，是則謬之尤者，至盆成括則在孫疏亦但言其欲學於孟子，非質言其爲及門也，元吳萊作孟氏弟子列傳一十九人，則似仍政和祀典之目而增之以滕更，其增之可也，仍列此五人者，則泥古之過也，今孟廟且以子叔爲子叔疑，則是據朱注而增趙注，又謬中之謬也，

問然則先生以告子爲公孫龍子之師者何據，

答是東萊先生之說，而厚齋引入漢書藝文志疏證者也，蓋以其白羽白雪白玉白人白馬之問答也，孟子殆以其矛刺其盾也，

告子名不害見趙注厚齋又曰告子名勝誰是

答 告子名不害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問 事親從兄之道孟子以括仁義知禮樂五德朱子於禮則曰節之密於樂則曰樂之深似原未嘗以制作之禮樂言之故蔡文成公謂足蹈手舞不必泥在樂字說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先生以爲不然何也

答 蔡氏之說蓋求合乎朱子不知其不合於孟子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最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曾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興孝上

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曰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敎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冕而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敎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文成以爲舞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豈必究其極而言之而後見孝弟之無所不包若夫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

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是愚說足以包文成之說也文成之說未足以包愚說也況朱子亦未嘗謂禮樂祇就虛說也

問先生之說令人豁然乃知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然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其於禮樂之實總未能盡故事親如曾子孟子亦祇曰可也然否

答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終是本領不到其餘

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値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況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値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恫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曾子閔尚未造乎此

問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要

耶則三代以下竟無足語此者矣

答曾閔亦自是造得九分矣曾子以晳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大是不易到此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但校之聖人或尚少差耳

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二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閟宮詩以爲泰山之陽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汶陽其說果何所據

答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

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
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
山之祊是南陽尚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
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汶陽之田賜季友
則尚未盡失而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有南陽
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汶水出
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嬴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
者也又西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
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即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
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來山又南流逕陽關即
左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博縣即左氏哀十

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即左氏成二年齊侯圍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闡其西南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讙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問爲諸侯憂朱子以爲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古注以爲

列國諸侯梨洲黃氏主古注若據本文原不屬天子言則與上節之為諸侯度不同似當以朱子為是

答古注之說校勝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海而歸轅宣仲謂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為黃池之會過宋欲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朱子以附庸之君言之則亦是列國諸侯之小者其義可互備也況春秋之晚雖魯亦困於征輸願降而與邾滕為伍而杞至自貶為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愚故謂古注注亦不甚異於朱子也

問社稷變置之說邠卿但云毀社稷而更置之則非更

其神也故朱子謂毀其壇壝而更置之則與國君之變置不同孫疏曰更立社稷之有功於民者其說異于本注梨洲黃氏主之當何所從

答當以孫疏爲是蓋古人之加罰于社稷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亦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于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于是有恆雨恆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于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

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于天交過于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其正神則無從易也蓋先王所以設爲配食之禮非但爲報始已也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爲難必藉人鬼之素有功于此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有之社以勾龍稷以柱與棄是也故梨洲謂郊祀配天固是尊其祖父而亦因其祖父之功德之大是

以與天相通藉以達其感孚昭格之忱此實有至理精意焉然則社稷不能止水旱又何咎之辭但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尫縣子尙以爲不可況其進于此者故孫疏變置之說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旱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

問厚齋援唐人李陽冰之說以証朱注則似變置反以祀社稷者似非孟子所謂變置也其說如何

答厚齋所引陽冰之事得其半失其半按陽冰令縉雲大旱告于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于山

巔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于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厚齋于其未雨以前之事不序則不足以證更置之罰矣陳后山曰何容有咎遷社稷而盜止是則足以證朱注者

問 漢人以禹易社之配宋人以契易稷之配豈亦因水旱而有更置耶其說安在

答 是則妄作也以禹配社猶可以契則謬矣商先公之有功水土者有冥然可以配社不可以配稷

問 左氏昭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蓋亦變置之意也而子產以爲

非是其說與孟子異先生以爲若何

答斬木其實是古禮即變置之意也子産以爲非者即愚所謂未可輕言之意須知古人于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絶明祀自任者

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國策中趙后亦詆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其說誰是

答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蕢荷蓧楚狂晨門一流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詆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

乃伊尹之任一路上人。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惓惓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眞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淸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茀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帥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于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愚非

取學先儒之疑孟亦因都講之問欲持其論之平耳

問宰我不死於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公據賢於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潛邱極稱之而吾丈以爲不然何也

答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闞止之譌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匄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貴與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死不必恥則不必諱若以賢於

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孔子之卒高弟蓋多不在如閔子仲弓漆雕開皆絕不見疑其已卒而三年治任入揖子貢則是子貢之年最長其長于子貢而尚在者惟高柴以哀十七年尚見於蒙之會又冉有亦尚仕季氏蓋皆以居官不在廬墓之列宰我於史記家語不載其年雖未知其長於子貢與否然此後並無宰我出處踪跡則先死又何疑要之此等事去古遠無足深考潛邱之言多見其迂

問孟子在宋或以爲辟公時吳禮部據孟子稱之爲王以爲康王偃也康王之暴孟子何以肯見之故亦有以爲辟公者然恐以禮部之言爲是

晉邵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愼靚王之三十年正康王攺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則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餽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畧

問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証之所紀畧同吳禮部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卽此事然如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況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

不相接

答章子見於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于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過然其勝秦而還則王

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罪妻屛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僅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其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昵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如宋儒楊文靖公張宣公言則其貶章子有太過者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則誠如賢者所疑威王未嘗與秦交兵前此當秦之獻公正所謂六國以戎狄擯秦之時其後則孝公方有事于攻魏故威王三十六年之中無秦師齊秦之鬭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爲誤編

于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問 京山先生解孟子，謂陳侯周非其名，按之史記，誠然。顧謂周者忠也，司城蓋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梨洲先生取其說，是否。

答 據史記，則陳侯固不名周，但左傳史記世本諸家所載諸侯之名，異同亦多，如左傳鄭子儀，在史記則曰子嬰，左傳鄭僖公髡頑，史記則曰惲，而小司馬又曰髡原，史記鄭武公掘突，譙周曰突滑，左傳宋景公欒，史記則曰頭曼，漢書古今人表曰兜欒，史記宋王偃，荀子作獻漢書律歷志魯諸公名尤多殊，班氏以小字附于下，蓋出世本，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則安在陳侯名周，不又

所本。可不必深考也。至京山訓周爲忠。歷証之商書太甲篇。國風都人士篇。小雅皇華篇。左傳。穀梁傳。國語皆有之。則以周爲忠。正與下文觀所爲主相合。未嘗不可。但謂司城是殉陳而死者。不知何所見而言之。愚不敢信也。

問陶山陸氏埤雅。亦新經宗派之一也。聞其尚有爾雅新義。又有禮象。大抵當與埤雅出入否。

答爾雅新義。僕曾見之。惜未抄。今旁求不可得矣。禮象則未之見。竹垞以爲即是埤雅草稿。陶山在荆公門下。講經稍純。然如埤雅卷首。即謂荆公得龍睛。曾魯公得龍脊。則大是妄語。不知陶山何以有此也。

問爾雅釋言律遹述也郭注以爲叙述之辭而邢疏曰律管所以述氣則與郭注各是一說

答張南漪曰郭注是也律本是聿誤作律堯典曰若之曰注曰古與粵越通詩遹駿有聲注以爲與聿同然則曰粵越聿遹五字皆發語詞郭注以爲叙述者是已邢疏謬詩曰嬪于京郭注引之亦作聿

問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漢爲潛江爲沱汝爲濆淮爲滸見於尚書與詩而濟爲濋汶爲瀾洛爲波濄爲洵潁爲沙更無所見不知是何水邢疏漏畧不詳

答諸條皆見於水經不知邢疏何以不及但水經亦有不可盡信者即諸書所言亦多不合河之爲灉當在雷

夏而酈注兼以之解關中之雍則謬也若說文以灘爲

汳水亦非也江之爲沱水經兼載孟州之沱荆州之沱

顧宛谿曰孟州之沱乃湔江而湔爲蜀相開明所鑿酈

注明言之非禹貢之沱矣或又欲以成都內外江當之

則二水爲秦守李冰所導益非禹貢之沱矣唯師古所

指湖廣枝江之水支分而後入大江者可以當禹貢之

沱宛谿之說甚覈然則益州之沱未有考也漢爲潛郎

水經之涔水篇然亦尚有疑者詳見愚所說水經中淮

爲滸則滸者實水厓之通稱不知何以專歸之淮酈注

以爲游水汝爲濆郎瀵水非河水篇之瀵水也一名汾水毛傳誤

以曲防解之然則雖其見于尚書與詩者亦正未易了

了也而況其疏漏不詳者乎乃若濟之爲濋則道元以爲定陶氾水汳之爲瀾道元以爲岡縣闌亭之洸水是亦以瀾之合于闇而言之洛之爲波道元以爲門水潁之爲沙道元以爲濦水唯渦之爲洵但引呂忱之詁而無其地氾水洸水門水不知果否是爾雅所指與否若沙水則明是莨蕩渠水之一支讀作蔡水非濦水也

問沙之讀蔡不但郭氏無注邢氏無疏而陸氏亦無音先生果何所出乎

答見許氏說文而水經注引之即鴻溝也左傳所謂沙汭也北魏書有蔡水即沙水胡梅磵引水經注亦通作蔡郭氏偶失之耳

大山宮小山霍本連解作一句宋晁補之作二句竟對解之自是晁氏之謬否

答古人似原有二種讀法水經注第三十二卷泚水篇引開山圖灊山圍繞小山曰霍而第四十卷霍山下亦引爾雅曰大山宮小山曰霍斯郭氏之說也然第三十九卷盧江水篇又引爾雅大山曰宮則晁氏之說矣亦非無據也

問論語蕭墻之內羅存齋爾雅翼以爲取蕭祭脂之蕭其說甚怪不知是否

答存齋爾雅翼極精然是說則恐未然蓋蕭墻是屏墻舊人如鄭康成劉熙皆指朝之屏故以肅字解蕭字亦

有合于六書之旨若存齋則指爲廟之屏故以取蕭爲諡謂援神怒以怵季孫則其說誕矣

問爾雅釋草鉤芺據說文則是重名據正義則是二名不知誰是

答說文鉤芺一名苦芺則是重名邢疏誤也

問陶山存齋其於爾雅爲巨子近世浮山堂通雅以視二先生不知何如

答藥地不能審別僞書故所引多無稽且其通雅門例亦非接二家之派者

經史問答卷七終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八

餘姚史夢蛟重校

諸史問目答郭景兆

問　姜湛園論文謂先秦以上莫衰於左傳而重振於國策其說前人未及豈國策反能出左傳之上

答　是湛園好奇之言也左傳所志多實事二百四十年典章在焉國策所志多浮言大抵一從一橫皆有蹊逕前後因襲若就中實有義理可按卓然關於世教如輔果絺疵之先見豫讓之報知伯匡章之不欺死父信陵君之諫伐韓魯連之卻秦王孫賈之母君王后之父即墨大夫之告王建李牧之枉死吳起之對魏武莫敖子華之對楚威魯共公苑臺之對魏惠莊辛之對楚項襄

不過十餘篇而樂毅父子去國之詞荀子之謝春申亦庶乎可取此外則虞卿陳軫尚畧有可采以其言雖不純而一爲趙一爲楚較異於儀秦之徒也其餘令人一望生厭何可與左傳比也顏蠋王斗二篇亦或可節錄然已涉於夸矣

問齊宣王伐燕事孟子所親見也荀子亦親見而以爲齊湣王國策在燕則宣王在齊則湣王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吳禮部校國策亦力主孟子究竟誰是

答當以孟子爲是但如此則必須依通鑑增宣王之年十年減湣王之年十年然後可合東萊大事記亦如此蓋孟子所述確是滅燕之役東萊先生欲爲調停謂宣

王伐燕乃指前此十城之役夫所取十城安得云倍地又安得云置君不可通也唯是史記年表固不足信而通鑑亦是以意定之非有所出終屬疑案非二千年後人所能懸決

問司馬穰苴國策以爲湣王相與史記異

答吳禮部曰大事記引蘇氏謂史稱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晏子薦穰苴殺莊賈因以成功春秋左氏無此事意穰苴嘗爲閔王郄燕晉而國策妄以爲景公時按史稱齊威王論次古兵法附入穰苴而策以爲湣王相故禮部主之蓋景公時齊甚弱欲奪晉覇而不能欲禦吳侮而不克則穰苴之傳謬矣

問漢志引六國春秋。或曰卽國策。是否。

答恐非也。六國春秋。當別是編年之書。而今不傳。國策之例。恐近外傳。葢自哀公二十七年後。當有六國春秋一書。而後楚漢春秋繼之。然七畧已不載是書。其亡久矣。太史公采國策。止九十三事。則其餘所采。或有在六國春秋中者。亦未可定也。

問李牧之死。國策則極寃。史記則言其不受命。捕得斬之。二說逈異。通鑑主史記。東萊大事記主國策。誰從。

答趙策中。此篇最足感動人。令讀者流涕。史記不知何以不用。吳禮部曰。葢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加之牧。是也。須知牧旣不受代。當時趙將誰復能捕之者。其妄明

矣弟趙策中前後汚以司空馬之謬語令雄文灰減色愚特芟去其前後另爲一篇其文曰韓倉惡武安君於趙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出示出之袖中狀如振梱纏之以布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門舉劍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吳禮部曰諸李牧者諸書皆言郭開策文下篇亦然但郭開卽譖廉頗者其與韓

倉必亦有差誤予謂或自郭開與韓倉比共陷牧亦未可定也要之忠貞恭順如牧而以爲拒不受代而誅則枉甚矣

問吳禮部校國策亦有譏之者其究若何

答禮部於是書甚勤密遠過縉雲鮑氏本其譏之者明學究張一鯤之言也惟是禮部婺學故有尊信大事記過甚者要之其考據則得十之九一鯤何足以知之

問田單晚年不見於史吳禮部校國策以爲避讒於趙

答是乃禮部發前人所未發大畧當不錯不然以安平之材何以自攻狄之後一無所見於齊及其相趙所立功亦甚少而是後遂亦不見於趙則安平之見幾保身

又不欲負其宗國以爲人用蓋遠出於時人之上六國大臣雖信陵君不能及矣惟是襄王之悖不足論君王后既聽政任宗臣之野死而不返亦何待乎王建而始亡也

問 聊城之事吳禮部主國策非史記不知誰是

合 禮部所考定最審

問 國策之事多難信東萊呂氏嘗言之然如六國獻地於秦自是實事所以通鑑亦載焉昨聞先生謂其中亦多漫語何也

答 秦所取六國之地韓魏最先次之者楚其後及趙然所取者必其爲秦之界上而後得有之今策言張儀一

出趙以河間爲獻燕以常山之尾五城爲獻齊以魚鹽地三百里爲獻非不識地理之言乎河間常山秦亦何從得而有之況齊人海右魚鹽之地乎以秦之察豈受此愚又累言文信侯欲取趙河間以廣其封文信封河南當在韓周之交何從得通道於河間吾不知作策者何以東西南北之不諳而爲此謬語也

問徐廣謂中山立於威烈王時西周桓公之子而先生以爲謬願聞其說

答中山卽是鮮虞其種乃白狄至春秋之末已有中山之名入七國滅於魏而復興卒并於趙當春秋之末晉尚無若中山何而謂周能滅之而封宗室於其地無是

理也然自徐廣酈道元皆爲此言莫有能正之者要之鮮虞未嘗爲晉滅則西周桓公之子安能封於其地此易曉也若國策謂中山君嘗爲楚伐而亡則又屬野人之言中山於楚眞風馬牛楚雖强不能越魏踰趙過代而集矢於中山故吳禮部但謂司馬子期非楚公子以斥鮑氏之謬而不知策文之本妄中山必不受兵于楚也如策文所云羊羹蓋襲華元之事所云壺飡蓋襲趙盾之事本附會也中山亡於魏魏使太子擊守之其後不知何以復立蓋中山去魏遠魏終不能有之是以失守而策述趙桓子之謀以爲中山復立之故亦非也魏世家惠王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小司馬以爲是卽

中山之復立者。恐非也。是時中山蓋尚屬魏。故其君入爲相。如孟嘗君之相齊耳。若謂是復立之中山。則不應舍其國而相魏也。要之中山復立之年。當在魏王二十八年之後。

問平原君料白起廉頗之長。其文極可喜。今但見於漢嚴尤三將序。春秋後語二書。亦屬後世所無。而諸傳記引之者。先生以爲國策有之。何所據。

答見章懷後漢書列傳第八卷注中。

問河渠書歷序春秋以後諸侯變更水道之詳。班氏溝洫志亦引之。乃古今川瀆大掌故。而小顏小司馬。俱未及詳箋。願縷晰之。其曰禹疏九川。自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是跨豫徐荆三州之界源流若何

答鴻溝卽地理志所云狼湯渠水經注作莨蕩渠通典作浪宕渠一也志曰河南郡滎陽有狼湯渠首受濟水東南至陳入潁卽水經注之渠水篇也是鴻溝之經流志曰陳留郡陳留縣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陽夏入渦渠卽水經注渠水篇中附見之魯溝也是鴻溝之又一支志曰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向入淮卽水經注之陰溝水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志曰梁國蒙縣獲水首受菑獲渠水東北至彭城入泗按陰溝水之支爲汳水次爲獲水卽水經注之汳水獲水

二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志曰陳畱郡浚儀縣睢水並受狼湯渠水東至取慮入泗即水經注之睢水篇也是鴻溝之又一支蓋志所載狼湯渠之源流五合之則爲鴻溝今以水經注質之狼湯渠至尉氏始有鴻溝之名鴻溝又曰沙水自新陽入潁以入淮而支流自義城合渦水以入淮狼湯渠之東出爲官渡水秦人引之爲梁溝即陰溝水也又東爲汳水爲獲水入泗以入淮而沙水之至浚儀者又合汳水爲睢水以入泗其所周流正值鄭衛曹宋陳蔡六國之境

鴻溝不知誰所爲闞澤即曰蘇秦說魏王云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以前有之晉楚戰於邲邲即汳水則

春秋以前有之。予謂所証不止於此。國策景舍伐魏取睢濊之間。是睢水亦見於戰國。水自渦出爲洵。是渦水見於爾雅。水自潁出爲沙。是沙水亦見爾雅。而沙汭並見於左傳。其來遠矣。乃酈道元則竟曰大禹塞滎澤以通淮泗。又曰昔禹於滎陽下引河以致東坡之徒。遂謂鴻溝是禹跡。則大謬也。夫職方豫州之川滎洛。誰謂禹曾塞滎者。奈何并河渠書。不諦視也。宋儒唯黄文叔言此不謬。

予既斥道元滎澤之非。復取水經注反覆求之。乃知鴻溝之跡。實始於徐偃王。道元引古徐州志言偃王導溝陳蔡之間。以水道按之。正沙水之地界也。蓋偃王首開

鴻溝其後如魯溝則吳人所以增開卽國語所謂商魯之溝者故一名宋溝而梁溝則以秦人所增開陸續穿鑿遂爲鴻溝支流諸水而經流則實偃王始之故予謂通淮濟者始於徐繼於吳皆是疆著而卒於秦政二千年以來未經考出今始得之

問其曰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何也此事在諸書直無可考

答地志曰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夏水首受江入沔水經注有夏水篇然不及通渠事唯皐覽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蓋指此但雲夢已見於禹貢固非孫叔所作但引沮水以入之所謂通渠者也漢水一

名沮水。斯事足補水經之遺。

問其曰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何也。是乃吳事。不知何以屬之楚。

答厚齋先生曰。吳之通水有二。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此自江入淮之道。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在哀十三年。此自淮入汴之道。是江淮之通固屬吳。馬班於此似有誤。然愚細考水經注。則楚亦似有通江淮之事。水經注瀙水篇瀙水合泚水。潕水篇潕水亦合泚水。而泚水篇泚水合澧水以入淮。是皆淮之屬也。乃泚水篇泚水又合堵水。又合瀙水潕水以入淯水。淅淯二水。則皆漢之屬也。蓋

南陽之地淮漢並行其水已有互相出入者皆在新野義陽一帶江淮未會而淮漢已通吳之力所不及也是非楚人通之而誰通之夫淮通漢則卽已通江矣是吳之通淮於江者在下流而楚之通淮於漢以通江者在上流也史記之言亦別自有據也左傳楚人伐隨師於漢淮之間蓋其証也

蓋川瀆之亂河先與汝通則鴻溝是也通汝者通淮之漸也已而淮先與漢通則泚水之合於堵水淯水是也通漢者通江之漸也及邗溝開而江遂竟通於淮商魯之溝開而淮遂竟通於河也

問其曰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願聞其說

答地志曰中江自陽羨入海北江自毗陵入海南江自吳入海此三江之道也五湖則卽震澤禹貢時之大江本不與五湖通相傳吳人伐楚用伍胥計開渠運糧而江湖之道無阻今其地有伍牙山有胥谿可証其說見於高淳漢圖經按左傳哀公十五年楚子西伐吳及桐汭此舟師入湖之道也而或曰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則似已有入湖之道事在伍胥之先則或壽夢以來已有此渠而伍胥特脩治之乎世遠不可得而詳矣要之史公所云其指此事無疑若非史公此語則又將指爲三代以前故道矣

問其曰於齊則通淄濟之間何也

答地志曰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濟即齊所通也但淄水經流入海其支流則齊人導之由彤水以入濟地志亦微有失

問其曰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隼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即華陽國志所載否

答是也三代以後變更水道者皆有乖地脉不合川瀆之性惟李冰所經營有大功顧史公不列之循吏傳但畧一見於此向非華陽國志至今存則李冰之詳不可得聞

問三代後之變更止於斯耶抑或有遺

答畧亦祗此淮與濟通江與淮通淮與漢通漢與雲

多通江又與震澤通濟與淄通禹貢之水道無完瀆矣其餘惟齊桓公塞九河見於緯書鄭康成釆之又趙惠文王徙漳河世家惠文王十八年漳水大出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之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之南八年之中再徙巨浸而其詳不可得聞水經注漳水篇亦不及而春秋時楚之孫叔敖開芍陂則有功於淮南者爲正史之所畧

問六國世家其紀事莫如趙之誕謬者不特屠岸賈一事也如宣孟之夢簡子鈞天之夢原過三神之令主父大陵之夢孝成王之夢何其言之龐而怪與謂非緯候之先驅不可矣

答是盡當芟除者也其中紀事之失尚有昔人所未及糾正者惠文王十五年即燕昭王之二十八年也以師與燕伐齊大捷燕人遂深入取臨淄是時齊襄王保莒田單保即墨而餘地皆入燕乃曰惠文王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燕厲爲齊遺趙書游說趙乃合擊齊夫當時之齊區區二城耳秦何所利而擊之即擊之又何所畏而必與趙共擊之其謬一也乃下又曰是年廉頗攻齊昔陽取之夫昔陽是鼓地春秋末已屬晉至是原屬趙非齊地且齊是時所有祗二城安得尚有餘邑爲趙所取其謬二也乃下又曰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接樂毅背狗齊地及二城不下遂守之并

未嘗歸燕何從將趙師而攻魏其謬三也乃下又云十九年趙奢將攻齊麥邱取之是時齊亦尚止二城麥邱屬燕其謬四也乃下又云二十年廉頗將攻齊按是年樂毅尚在齊次年田單始敗燕軍復有七十餘城當前一年齊無可攻其謬五也蓋惠文王此五年中無一事可信不知史公何所據而志之而廉頗本傳惠文王十六年伐齊取陽晉不作昔陽然亦非也

問韓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旣有昭侯焉得又有悼公

答小司馬曰姬亦作玘則卽李斯所云韓玘爲韓安相者也斯與韓安同時其謂玘爲之相必不錯則玘乃亡

韓之相。但玘相安而安亡。非弑安也。世家此句是誤文。當茇去韓先稱侯。後稱王。無所謂公。亦無謚悼者。小司馬曰。或是鄭之嗣君。按韓自哀侯已滅鄭。昭侯時無鄭矣。六國世家。韓最畧。由李斯之言推之。玘是王安之時專權者。故以之比趙高。若昭侯時。申子爲相。安得容小人如玘者乎。

問燕世家不載昭王好方士之事。而封禪書中微及之。昭王賢者。不應有此。

答齊威宣二王。燕昭王。晚皆惑於方士。雖世所傳王母謂燕昭無靈氣之語。不足信。然燕齊方士之所聚。恐或有之。唐憲宗武宗。皆英主。何嘗不以方士損其業乎。

謂廢者亦只是奪其權也是時昭王年長而宣太后尚事事親裁之此便是不善處嫌疑之際一旦昭王置之高閣安得不憂死故人以爲廢

問 呂不韋傳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何許文信侯之過也

答 太史公不知道於此見之不特不知所謂達亦不知所謂聞孔子所謂聞者只是論篤色莊一流其在有位便是五伯假之一流不韋乃是亂民豈可語聞太史公見其呂氏春秋一書而以爲聞陋矣

問 潛邱謂白圭仕魏當文侯時一見史記貨殖傳再見鄒陽傳其爲文侯扳中山下逮孟子游梁之歲七十餘

年邠卿誤以爲卽孟子之白圭而林氏又增益其說不知爲又一白圭也

答　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別有一白圭當昭王時是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以不一引及鮑彪謂當是孟子所稱者

問　史記衛世家頃侯厚賂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是頃侯以前乃伯也顧寧人曰索隱以爲方伯之伯雖有詩序旄邱責衛伯之文可據然非太史公意且古無以方伯之伯而繫謚者索隱之說本鄭箋

答　康叔明以孟侯稱非伯也衛初封卽是侯爵故祝鮀曰曹爲伯甸是其證也其後稱伯者或昭王以下之所

黜至頃侯而復之

問蚩尤據管子則是造五兵者黃帝之臣也而古多言蚩尤與黃帝戰於阪泉則是諸侯之不終者三朝記則又曰蚩尤庶人之貪者許慎據之以爲造兵非蚩尤乃黃帝也賈公彥調劑其說以爲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祭蚩尤於沛廷夫黃帝使蚩尤造兵則蚩尤是黃帝賢臣如竊黃帝之兵而與戰則不止於庶人之貪者豈可祭也吳斗南曰漢高所祭是蚩尤之星殆亦不得已而爲之辭而杭堇浦力詆之謂高祖立蚩尤祠於長安宣帝則祠於壽良後漢詔馬嚴過武庫祭蚩尤不以爲貪鬼且壽良乃蚩尤之冢所在豈是星乎

藝文志兵家有蚩尤二篇則許吳之說俱不足信是否

答　蚩尤爲黃帝造兵自是作者之聖豈有倡亂之理而阪泉之戰則古來傳記俱有之愚疑造兵之蚩尤是一人阪泉倡亂之蚩尤又是一人蓋黃帝在位久故其後有聞蚩尤之名而即以爲名者以之弄兵惑衆如古來作射之人名羿而有窮之君亦以爲名此其証也後世所祭則造兵之蚩尤非阪泉倡亂之蚩尤也且造兵之蚩尤冢在壽張見於皇覽而阪泉倡亂之蚩尤死於涿鹿誰爲遠道葬之壽張者乎是亦可以見蚩尤之有二也至於蚩尤造兵故即以司兵之星名蚩尤高祖所祭者未必是星也

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夷如淳曰章邯之司馬也然
別將二字是贅文
答 愚意以爲司馬其姓夷其名故冠之以別將
問 高祖至南陽襄侯王陵降晉灼小司馬以爲即安國
侯王陵也師古以爲非義門曰王陵起於南陽則安國
侯即襄侯蓋其初所稱封爵也不知是否○韋昭謂襄
當爲穰蓋字省而臣瓚小司馬以爲穰是韓成所封陵
當封於江夏之襄是否
答 高祖本紀迎大公呂后時因王陵兵於南陽功臣表
陵聚衆定南陽陵本傳亦有之張蒼傳陵救蒼之死於
南陽是安國侯即襄侯矣義門之言是也襄當作穰蓋

卽南陽之地．江夏則不相接矣．韓成之封以元年．是時
陵何妨自稱穰侯也．

問　亞父范增．如淳援管仲以爲例．而貢父曰．仲父自是
管仲之字．亞父亦增字．如淳妄說．

答　然則呂不韋之稱仲父何也．貢父亦偶未之思耳．

問　項王自據梁楚地九郡．是何九郡也．

答　九郡從無數之者．其中須大有考正．據班志．數秦置
三十六郡之目．秦於楚地置十郡．則項王所得楚地凡
六郡．曰漢中．以封高祖．曰九江．以封英布．曰南郡．以封
共敖．曰長沙．以爲義帝都．而項王所得．曰東海．曰泗水．
曰薛．曰會稽．曰南陽．曰黔中．是也．秦於梁地置三郡．則

王所得梁地凡二郡曰河東以封魏豹而項王所得曰東郡曰碭是也然則僅得郡八不得九矣及考史記秦初滅楚置楚郡次年置會稽郡而班志於楚郡不書乃知其有漏也蓋秦之先得楚地而置郡者曰漢中曰黔中曰南郡曰南陽在未滅時及滅楚但置楚郡所統甚大次年乃盡定百越而置會稽然楚郡所統過廣故分而為九江為長沙為東海為泗水為薛而楚郡但統淮陽一帶班志失之則九郡之數不足今以楚郡益之適得九郡之目胡梅磵曰秦置楚郡班志不見蓋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其實大謬會稽不在楚郡之內史記甚明而鄣郡並非秦置秦之所分凡得郡五而楚郡亦

未嘗廢蓋三十六郡之數京師爲內史本不在其內班志誤以內史亦當三十六郡之一故失去楚郡而不知也

問因九郡而并知班志三十六郡之漏乃信考古之難

答不特此也史記於三十六郡不詳其目前志於三十六郡有東海而無黔中續志於三十六郡有黔中而無東海既各失其一而又皆失去楚郡則實止三十四郡矣故亦自知其不足則以內史充其一又不足則以晚出之鄣郡充其一而三十六郡始完裴駰注史記但據續志而不參前志於是晉志因之厚齋通鑑地理通釋因之梅磵注通鑑亦因之以爲續志必同於前志而

不知其亦不合也蓋嘗反覆考定而後得之詳見愚所

著漢書地理志考證文繁不能悉舉也

小篆并亦不合也蓋淺人習於字而後俗字之譌已然
譌漢書地理志考證文集不能悉舉也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九　　餘姚史夢蛟重校

諸史問目答盧鎬

問彭城之役檄曰悉發三河兵南浮江漢以下史記注皆不得其說而師古畧之梅磵先生以爲一軍由三河以攻其北一軍浮江漢以攻其南是矣然本紀不載南下之軍何也

答史漢之文多於本篇不見乃互備於年表與列傳而此事則竟失之然韓信用兵大都如此如伐魏豹則大軍由臨晉而別遣棘蒲侯由上郡攻其背是也水經注曰高祖二年置長沙郡又置黔中郡是蓋南下之軍自漢中出先定二郡而有之長沙乃義帝之都而黔中則

項王南境乘虛取之所謂南浮江漢也江漢之地過此三郡共敖守南郡漢兵尚未得至其境是足以補遺

問　五諸侯兵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劉攽曰河南韓魏殷趙也吳仁傑曰塞翟魏韓趙也其說誰是

答　雍方被圍自不與五諸侯之列塞翟早已亡國河南殷亦亡而常山間關入漢無兵則諸家所數祇韓魏趙為可信乃吳氏謂塞翟二王雖降尚如魏豹之得君其國以兵從行吳氏所以為此說者以史記雖云元年八月降二王置二郡而漢書則曰二年六月雍亡之後始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爲史記之誤塞翟未亡則足以充五諸侯之列矣而不知又不然史記於元年八月書置二郡者高祖既滅二國定其疆也漢書於二年六月書置五郡者高祖盡定三秦通正其地界也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置二郡未嘗不與史記同吳氏知其一不知其二而謂塞翟尚如魏豹之得君其國不知功臣表又有曰棘邱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則翟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敬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則塞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安得謂二郡至二年八月始置乎且塞翟項王之屬也使是時

尚以兵從必全軍入楚不肯隻身亡去矣曰然則五諸侯之二竟爲誰曰魏王之從軍見於其傳韓王之從軍見於異姓王表趙相陳餘以兵從亦見於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於淮陰之傳蓋齊人亦以兵從也是五諸侯之四也其一則殷曰子方謂塞翟不在有國之列而忽以殷當之是自背其說也夫是時漢之置河内郡明矣曰高紀誤也有証乎曰有功臣表闓澤赤由河上守遷殷相擊項籍夫殷尚有相則卬尚有國不然當曰河內守矣蓋殷已降漢故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及彭城之敗卬死始置郡耳是又五諸侯之一也乃知是時所滅爲塞爲翟爲河南而魏與殷不與焉塞翟已滅而反

以爲未滅殷未亡而反以爲已亡甚矣其舛也且諸公亦自參考史漢不甚密耳史記陳平傳曰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是卽司馬卬降漢事也曰項王使平擊降殷王是明言殷降漢而未亡故復降楚也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是卽漢王擊卬之兵以入彭城事也漢書亦同然則殷之未亡明矣蓋史漢二本紀及表並誤幸陳平傳及功臣表可以正之而五諸侯之數完

問　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先生謂田橫二字當是衍文何也

答　是蓋因上文田橫兵敗弃彭越故牽連誤書之其宜芟去無疑田橫義士也雖於項王亦有田榮之怨然是

時則項王以橫故喪其大將并二十萬人於齊橫仇漢不仇楚矣而謂爲漢苦楚是與狠子野心之英布等矣橫之奔楚正以越是時中立且爲漢且爲楚故姑依之則彭越或受漢餌而絶楚食田橫不肯爲也向使橫果爲漢苦楚則垓下之師漢必亦召之以壯聲援而事定不必亡入島中矣

問鴻溝之約因項王兵少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項羽之兵少由龍且二十萬衆之敗而食盡則以彭越皆有可考韓信進兵獨不詳其始末不知他有所見否

答是不見於淮陰本傳見於灌嬰傳蓋項王但與漢爭於滎陽敖倉之間雖兵少食盡尚可支吾而韓信已王

爲故自淮北擣其國都觀灌嬰傳則其兵攻彭城又越彭城而南直渡廣陵縱橫蹂躪項王腹心中不可保矣安得不議和乎故世但知垓下之戰非信不捷而不知其大功在用灌嬰當此之時項王良將已盡無能與嬰抗者即不約中分天下亦內潰矣此從未有爲淮陰表彰其事者唯是史漢皆言灌嬰已攻降彭城則恐未必彭城乃楚都若已降項王且安歸蓋是圍彭城而破其軍也

問史記秦楚之間月表謂淮陰王楚以齊還漢梅鋗於通鑑則曰兼王齊不知其何所據按曹參傳初相齊及敗王楚參歸相印則似史記爲是

答恐當以梅彌爲是蓋使淮陰以齊還漢則漢必早立齊王不待信禽之後也漢畏信見其不肯還齊信之禍所以亟也觀田肯之賀不言得楚而言得齊又曰非親子弟莫可王齊則信未嘗還齊也夫以信王楚固非漢之所能忘情而况加以齊甚矣其愚也

問貢父曰古人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但貴右者似戰國時俗也吳斗南曰乘車貴左兵車貴右戰國時習見兵車之禮故貴右然信陵虛左迎侯生則亦有時而尚左貫高至漢漢臣無能出其右者則漢亦尚右

答左右之禮亦難考仲虺爲湯左相是伊尹以右相先之慶封爲齊左相是崔杼以右相先之不必單禮也軍

禮止楚人尚左故王在左廣中而魯舍中軍季氏將左師則似魯又上左此皆難以強爲之說大抵位次之間尚右者多

問漢别將擊布軍洮水蘇林如淳皆不能言洮水所在徐廣曰在江淮間而不能實指其水胡梅磵曰乃零陵之洮水也布欲由長沙入粵故走洮水按江南唯零陵有洮水則梅磵之言是也而吾丈不以爲然願指其地

答梅磵最精於地學然其通鑑所言亦往往多悞者蓋地學至難即如九江左右本無洮水而布之走死於番陽布之封也兼有壽春江夏豫章而都壽春豫章在壽春之南番陽又豫章之南長沙又番陽之南零陵又長

沙之南非可猝來猝返而長沙與布婚雖欲依之然長沙則正當嫌疑之際使布竟得長驅直入其國與漢兵鬬於洮水則長沙直與之同反矣既不與之同反則便當逆拒之布安得走洮水乎且布既至洮水而敗矣何以不竟走粵乃返轡而東又出長沙之境重入於淮南國中之番陽而長沙始遣人誘而殺之不殺之於其國而縱賊之出而徐殺之何其愚也夫布與長沙婿則必約長沙同反長沙不答所以能世其國而容布入其國而橫行乎且布欲入粵不必走長沙布國中之豫章與粵接可以入粵之徑甚多而布欲走長沙者特望其同反也長沙不答所以逆之於境而誘而殺之番陽是布

潯未出其國也然則洮水者何水乎曰是誤文也蓋九江之沘水也沘與洮相似而訛蓋布敗於蘄反走其國又敗於沘乃思投長沙未至而死於番陽如是則其地得矣沘水見水經顧宛溪欲以震澤之洮湖當之則在吳王濞國內矣益謬

問南武侯織亦粵之世立以爲南海王文穎謂尉它正據南海前以封吳芮尚是遙奪茲復遙奪以予織未得竟土之也但讀詔文則織當是無諸之族蓋亦必以功而封豈竟無寸土而虛命之者

答王隱晉書地道記以爲封於交阯之羸𨻻亦恐未是交阯在桂林以南尉它所屬役也高祖時其道不通無諸之族安得越尉它而王之要之無諸之族則必其種

落東與閩越相接西與尉它相接而其所據南武之地蓋在南海境中有犬牙交錯者故以南海爲國而王之文穎以爲虛封不知文帝時明有南海王反見於淮南王安傳傳曰前此南海王反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是非虛封可知矣淮南王長傳亦有曰南海王織以璧帛獻皇帝是未滅時又曰南海民處廬江界中反則既遷之後也蓋其地在今汀潮贛之間以其爲無諸之族則知其近於今之汀以其所封爲南海則知其近於今之潮以其遷於廬江之上淦則知其近於贛文穎讀史漢不審而以爲虛封王隱則妄指其地

問　漢書高后紀所書孝惠後宮子五，而恩澤侯表則六，記關侯武之下，尚有平昌侯大，不書何也。

答　史記高后紀詳於漢書，但於五侯之封，亦不及平昌。至六年，始書立皇子平昌侯大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故其後書濟川王大。呂氏既平，徙濟川王封於梁，未幾皆誅。按大嗣封呂王，則明是呂氏之子，故漢書亦見之異姓王表，而其封侯之年，據恩澤侯表，在五侯之後，故史漢本紀竝失之。

問　尉它自稱南武帝，泰泉先生謂它改南海為南武，非如師古等所云生謚也，引南武侯織以証之，是否。

答　據史記，尉它未受漢封時，自稱南粵武王，及僭號，自

稱南粵武帝，則武自是生謚，漢書它稱南粵武王，與史記同，而其後乃稱南武帝，此是脫文，漏去粵字，泰泉謂它改南海爲南武，其說無據，蓋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當在今潮州汀州之交，故織以閩粵之族，侯於其地，而並非尉它之臣也，非尉它之臣，豈肯取尉它所改地名以署其國，而是時織已與它並爲王，則它欲爲帝，又不肯取織封侯之小縣以自名也，審矣，蓋南海之有南武，猶東海之有東武，並非它改南海之名而名之也，試觀東粵王之反，亦自稱爲武帝，則泰泉之言非也，

問厚齋謂古人受刑祖右，引儀禮疏以証之，然則爲呂氏右祖，以示將有刑也，盧六以曰王孫賈之誅淖齒，則

曰欲與我者袒右是不過以卜衆志之從違非若如受顧之說義門曰木強老革倉卒間未必學叔孫太傅也然則厚齋之言非與

答　陳涉之起亦袒右則厚齋之說未足信

問　景帝詔三輔舉不如法令者貢父曰此時未有三輔武帝之時始改主爵中尉爲右扶風此時祇左右內史耳詔文誤也但此係詔書何以有謬

答　是時或已分右內史之地以屬中尉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亦未可定觀武帝營上林其時亦尚未定三輔而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則中尉已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隱然分三輔矣特其後始

改定京兆馮翊扶風之名耳。

問救決河起龍淵宮孟康顏師古以爲西平之龍淵宮酈道元以爲瓠子之龍淵宮劉攽以爲黃圖茂陵之龍淵宮三者誰是。

荅救決河與起當連書則道元之說是也茂陵之宮亦是武帝夸其導河歸北之勛而爲之西平之宮則別是一古跡董浦亦以愚說爲然。

問漢武帝置五屬國王厚齋曰考地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按志則張掖之治日勒者但言都尉不言屬國都

答張掖二都尉其治日[illegible]都尉其治居[illegible]

國都尉但前志亦無明[illegible]續志

問文頴曰盛唐不知何[illegible]在盧江左右韋昭曰在南郡師古以韋說爲[illegible]先生主文說乞詳其地

答盛唐在樅楊故下[illegible]帝作樅楊盛唐之歌樅楊今之桐城太平寰宇記於桐城縣引水經注曰大雷水東南流逕盛唐戍今本水經注失去江水第四篇故無其文不應小顏生唐初亦不見也然則文頴之說是矣

問西京十三州刺史沈約劉昭皆以爲傳車周流無常治也而師古引漢舊儀則有治世多疑其非齊侍郎次風尤力主沈劉之說如何

答漢志書太守都尉之治而刺史無有故皆以沈劉之說爲是但刺史行部必以秋分則秋分以前當居何所豈羣萃於京師乎則師古之說未可非也西京初置刺史官止六百石故志畧其治況漢舊儀未必竟誣妄也

問昭帝五年罷象郡按漢無象郡所罷何也

答漢之日南郡秦之象郡也此是誤文當云罷日南郡耳然日南似未嘗罷或者暫罷而旋復之則史有闕文

問平帝罷安定呼沱苑以爲安民縣道元以爲安定郡之苑也師古曰是中山之安定誰是

答曰呼沱則是中山非關中也況平帝由中山王爲天子故首加恩於潛藩但中山之安民縣前志續志皆無

有殆亦不久幷省

問 史漢諸侯王表言高祖之時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先生以爲不止十五願聞其數

答 是時天子所有河東河南河內魏郡東郡潁川南陽江陵武陵巴郡蜀郡漢中廣漢雲中上郡北地隴西則爲郡十七又益以內史則十八

問 史漢皆言景帝之時趙分爲六徐廣曰趙河間常山中山廣川清河也顏師古曰趙平干眞定中山廣川河間也孰是

答 景帝時尚未有眞定平干二王乃武帝所封徐廣是

問管共王罷軍齊王子也所封當在齊地管則鄭地何也

答管乃菅字之訛濟南有之菅縣也道元注水經可證于思容齊乘中已及之索隱以爲滎陽者謬然卽其謬可以知唐本史漢二書皆以沿襲誤字而莫取水經注以正之可怪也

問史表齊悼惠王子楊虛恭侯將廬漢表作楊邱恭侯安而別有楊虛侯將閭相舛錯

答楊邱地志作陽邱在濟南楊虛倉公傳亦作楊虛道元曰在高唐引地志證之然今之地志無此文齊次風因以爲卽平原之樓虛但功臣表元帝時別有樓虛侯

則次風之言亦未的要之道元以商河出於楊虛則自在高唐平原之間特不可以樓虛當之耳是楊邱楊虛之地爲二也不可溷也將閭後嗣爲齊王諡孝則安得爲侯之時先諡恭是恭孝之謚爲二也不可溷也史表誤而漢表是也

問　白石侯雄渠索隱以爲白石在金城正義以爲安德誰是

答　漢入封國從未有在河西者而是時則河西尚未開也豈封之匈奴境內乎安德在平原正齊所分地大抵諸同姓列侯表所封地最難考從未有疏証之者愚別有稽疑二卷已成書可得其十之八足下試取觀之

問中水赤泉杜衍五侯史表皆作莊侯漢表皆作嚴侯謚避諱也而徐廣注史記曰五侯手殺項王故皆謚壯然則非莊也非莊而漢表何以俱改曰嚴

答此恐是班氏所見史記誤本以壯爲莊因改爲嚴徐氏雖生班後然所見反是善本蓋五侯當謚壯不當謚莊也凡古文籍亦甚有善本而反後出者

問橐侯應作槖侯地志山陽郡之橐縣也臣瓚音拓而師古於功臣侯表覓音槁似謬

答師古不甚精於六書故其考字最疏如灃水出鄠縣後世流俗本訛作⿰屋阝而師古卽音屋蓋不勘正於水經也洨侯呂産後世流俗本訛作汶侯而師古卽音問蓋

字不勘正於史表也溮水見於說文地志訛轉爲溮水則竟無其字而師古即音哉皆與槖藁一例三劉吳氏亦未能正

問齊哀王之舉兵幾壞於召平而成於魏勃乃文帝反封召平之子爲黎侯而魏勃大受灌嬰之責何也

答是漢之君臣有爲爲之也蓋討諸呂者權也不肯發兵者經也罪魏勃所以預防伍被之徒也封召平之子所以養成後來張尚王悍韓義諸人之節也斯其慮遠矣又按文帝因大臣先有立齊之議故不忘情焉薄朱虛東牟之賞而齊王之薨僅謚曰哀又託以推恩悼惠諸子分其國而六之故召氏封魏氏不封皆有成心

問成安郾侯郭長師古曰郾音梟是何謚也

答謚法無郾字不可解而郾亦不音梟丁度集韻郾想止切音璽是也然集韻以爲國名則亦謬

問高帝功臣之克世者惟平陽恩澤之克世者惟富平而歸德侯先賢撣直至東京之永平何也

答歸德以降人封故義門曰想其封國雖在汝南之歸德而仍居屬國之地所以得久愚考下摩侯冠支亦以降人封在猗氏而詔居弋居山則義門之說是也

問王氏五侯之後平阿侯譚之孫述在東京尚襲爵何也

答五侯中不得爲大司馬者二紅陽及身不得其死平

問之子仁不得其死皆以忤莽也而亦正以是受禍繼陽之子丹首降世祖有功其子泓因得封而仁之子亦嗣爵二侯幸矣加於王涉王尋王邑輩遠矣

問漢之給事中侍中最爲要近然無定員而野處以爲宋時閤門宣贊祗候之流但漢多用士人爲之其信然與給事中侍中似非閤門諸吏比

答野處之言非也漢初侍中亦雜故賈誼至與鄧通同侍中而爲通所譖其後則大屬清流得參天子密勿不由尚書省白事故弱翁以此翦霍氏更生以此忤石奄是豈宋之閤門官所比然其中亦有差等如劉歆之爲常侍則不過校正文史耳

問百官表景帝五年安邱侯張毆爲太常疑是張軼

答所糾是也漢之太常必以諸侯爲之見野處容齋隨筆中毆在漢書中有傳是安邱侯說之子然不嗣爵官廷尉不官太常嗣爵者奴而軼是奴子

問用脩告古今人表后夔一人而夔在上中后夔出於下上豕韋與韋一人而豕韋在上下韋在下上范武子與士會兩見計然即范蠡所著之書而兩見何其謬一至此

答是表之誤不僅於此而用脩所舉唯范武子一條果是錯若其分夔與后夔蓋以九官之夔非左傳取豔妻之后夔古人原有此說故分之而豕韋乃五伯中之家

若韋川三蘖之韋也，分之甚是。計然或曰計倪，亦夫

卽范蠡也。

問：漢高帝之八年，楚元王之三年也。律歷志中何以不書漢年而反書楚年？志中楚元之年凡三見。

答：是必劉歆之文也。蓋周曆之後有魯曆，以魯紀年，劉氏爲楚元之後，故援其例而以楚紀年，是雖以意度之，然觀志云魯釐公二十二年距楚元七十六歲，則是以楚曆接魯曆矣。

問：律歷志曰漢高卽位，歲在大棣之東井二十六度，鶉首之六度，故漢志曰歲在大棣，名曰敦牂，太歲在午。不知大棣是何分野？

答大棣之名不見於十二分野鄭郭杜賈孔邢言分野無及之者但以漢高即位之年在午考之史記天官書有云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在酉歲陰者太歲也即所謂鶉首之六度也其云星者歲星也殆所謂大棣之東井二十六度也然則大棣即壽星之垣而不知古人何以旨缺之蓋十二分野間多别名如元枵一名顓頊之虛大火一名閼伯之虛娵訾一名孟陬則壽星或亦一名大棣但祇見於此更無可考

問漢十九章之樂歌先生謂其篇次有錯是在三劉吳氏俱未之及願詳示之

答房中十九章中匡衡所更定二篇俱大可疑其曰

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天地之篇爲第八按鸞路龍鱗乃第七篇惟泰元詩中語匡氏奏罷之而更定之則天地之篇仍是第七也今列舊詩爲第七以更定者爲第八何也又曰匡衡奏罷黼黻周張更定日出入之篇爲第九按黼黻周張即匡氏第八篇天地詩中語匡氏自更定之而又奏罷之而又更定之益可怪且果如此則日出入之詩亦仍是第七也今以爲第九是三詩實指一詩不滿十九章之數矣是必有脫落訛謬之失而今不可考

問郊祀志曰武帝移南嶽於霍山邢叔明爾雅疏所本也吳斗南力攻之然則孟堅於當代掌故豈亦有誤乎

答班氏此言本之史記然未嘗霍山本一名衡山安得謂長沙之所移乎夫吳芮之王於江夏而國曰衡山蓋江夏本九江之所分故以天柱爲望而名其國及三淮南之分封則得盧江豫章者國曰盧江得江夏者亦曰衡山是二衡山王者皆不在長沙而以九江之分地得名則霍山之一名衡山由來舊矣斗南欲攻班氏何不引二王之國以証之乎至於三代南嶽之祀或曰在天柱或曰在長沙若以大小較之似當以長沙之衡山爲是特不可以天柱衡山之名爲長沙所移者蓋漢家南嶽其在元封五年以前似原在天柱不在長沙何以知之志曰元鼎三年濟北王獻泰山而常山爲郡然後五

嶽皆在天子之邦唯南嶽是九江之衡山故可云在天子之邦若在長沙則尚屬王國不得曰天子之邦也而以爲元封五年所移可乎是皆班氏所未及撿吳氏亦所未及詳也

問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師古引應劭曰黎侯國也東郡黎縣師古又引孟康曰詩黎侯國也齊次風因以壺關之黎爲商時之黎而東郡之黎爲周時失國寓衛之黎是否

答商周之黎皆在壺關無二地黎爲狄滅遂寓於衛水經注瓠河東有黎侯城是寓城非國也晉成公滅狄復立黎侯是明在潞國之旁無疑矣師古不能糾孟康之

誤而次風從而和之非也

問泰山郡之乘邱師古以爲公敗宋師之地濟陰之乘氏又引應劭以爲公敗宋師之地果孰是也

答是在杜氏左傳注了然蓋其曰魯地則明是泰山郡之乘邱若濟陰之乘氏則宋地矣道元於水經亦狐疑不止師古也

問鄲侯周緤蓋沛郡之鄲縣也史漢注皆音多而沈繹旃曰讀如字何也

答繹旃之考正史漢皆見之於水經注中甚有佳者如鄲字之音足發二千年之謬漢書周緤本傳引蘇林注鄲音多寒翻則固讀如字也史記周緤本傳亦引林注

但云百多則斷脫去正二字而史漢二侯表所引亦然漢志引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引亦然則竟讀作多字矣然古小學書中無此音自丁氏集韻由添一條曰鄍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繹旃扶其謬而發之

問 蘭陵有二有東海郡之蘭陵有臨淮郡之蘭陵荀子所仕厚齋以爲東海不知是否

答 晉書地道記東海之蘭陵是魯次室邑是時魯尚未亡則荀子所仕當是臨淮

問 上谷郡潘縣前志續志晉志魏志並作潘顏師古音普半翻吾丈引栘禰先生曰據水經注潘當作瀵大是異聞然考之今本水經亦作潘願吾丈審定

答師古所見諸史是唐本梅磵所見水經是宋本似未可以與師古爭然道元注水經則是六朝本又在師古之前矣今本水經灅水篇潘縣潘水皆潘字雖吳下所稱宋本亦然乃於河水篇河水過蒲阪下引帝王世紀曰舜都蒲阪或言都平陽及灅乃恍然曰是灅水篇之灅也古人言舜都廣甯廣甯在上谷乃知世紀之灅正諸史所誤為潘者師古未之審也水經今亦無善本盡改灅為潘而賴河水篇中尚存其一字然非梅磵之言亦何從蹤跡之斯眞所云一字足千金者也

問王氏漢藝文志疏證引唐氏曰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劉向言卿以宣王時游學

即以宣王末年至年已百三十七矣宣王伐燕孟子在齊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按此何以解之

答太史公謂孟荀同時固未必然中壘以爲後百餘歲亦未必然蓋同時而又同居於齊不應一無問答而使其後百餘歲則已入秦入一統之世矣大抵孟子游齊當宣王荀子游齊當湣王經典序錄子夏之詩三傳爲孟仲子仲子再傳爲荀子則時代可推矣

問陳餘雖棄將印不從入關而其在南皮尚以詩說降章邯未爲恝然於諸侯者項王斬賞而遺之豈不悖乎

答項王之失非一不祗於陳餘也惟是陳餘棄將印仍有說降章邯之勛使其斥點[illegible]三縣之封不受遂游燕齊

以終身庶幾魯連之遺矣吾甚爲陳餘惜也

問鍾離眛在項氏爲名將然及其喪職匿於韓信國中而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斯言恐失之夸果爾眛何以不救項氏之亡

答陳明卿嘗言之矣漢何故以眛不敢擊楚乎然當時辨士之言類如此

問瑯琊王劉澤呂嬃之婿其封王本不以正黨於産祿是以齊王誘而留之澤以計脫入關文帝即位不降封而反以大國酬之何也

答文帝長者而即位時所舉定亂之賞甚有私蓋大臣本擬立齊王而澤恨齊王之紿之故撓其事文帝以是

得立而澤遂得從封燕以報其功不念其平日之黨於呂也則朱虛東牟之見絀固宜矣雖然絀朱虛絀東牟絀齊并絀其功臣魏勃而褒燕褒齊相名平之子則固文帝之自爲謀也至於平陽侯曹窋曲周侯酈寄皆有功而不加封陸賈亦不封不可曉也豈諸臣皆朱虛所善故同欲立齊王者與

問漢書功臣表功狀皆與史記同獨王陵異史記王陵功狀曰以客從起豐以廐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卜雍侯漢表功狀曰以自聚黨定南陽漢王還擊籍以兵從定天下侯但史記王陵本傳漢書王陵本傳

皆與漢表功狀合而不與史表功狀合誰爲是者

答王陵是自聚黨定南陽者未嘗從起豐未嘗從至霸上未嘗爲漢守豐史表功狀之言皆謬但陵自定南陽歸漢甚早而不從入關者蓋高祖留以爲外援本傳以爲不肯屬漢則又非也陵不屬漢何以能免張蒼於死而次年高祖即用其兵以迎太公非陵屬漢之明文乎且陵母之賢一死以堅陵之從漢矣則謂陵不肯屬漢高祖恨之其封獨晚非也蓋漢初功臣位次第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三曰從定三秦而陵之功皆在此三者之後又無秘策如陳平等則其晚宜矣故曰史表誤然漢書亦非也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十

餘姚史夢蛟重校

諸史問目答董秉純

問梁書劉之遴傳今本漢書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帙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前其次序以誰爲是

答所謂古本者僞也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焉則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爲諸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仍之

問樊噲破河間守軍於杠里河間在秦不列於三十六郡之目是何守也

攷秦之三十六郡無河間固明文也即令有之河間時已屬趙項章鉅鹿之軍隔於其間不得至中原也杠里一見於高紀再見於是傳注家雖不能確指其地然高紀由陽城至杠里由杠里至東郡成武是傳由成武出亳至杠里由杠里至開封則其地在梁周之間非河間之所部也是其爲誤文不待言也以地按之或是三川守之軍則近之

問樊噲傳虜楚周將軍卒師古以爲周殷先生非之必別有所見

答周殷是時守九江已以軍降漢會擊陽夏則此別是一人矣項氏諸將尚有周蘭

問　東發先生謂鄧陸朱劉合傳之不倫。是否。

答　誠哉是論。但東發貶叔孫通似太過。通晚年有爭易儲一大節。雖前此爲佞。而在漢則不可與朱建並貶矣。竊謂酈食其畫策守敖倉。劉敬請都關中。陸賈招降尉它。三臣功皆大。而隨何亦當增入爲同列。合之以叔孫通。至朱建。當爲之附辟陽傳中。

問　淮南王安傳。言安以武帝一曰晏駕。大臣必立膠東王。不卽常山王。何也。

答　景帝十三王。而出於王美人者。此二王也。王美人者王后之妹。於武帝爲從母之弟。尤親故云。

問　蒯伍江息合傳。亦似不倫。

答亭林嘗言删伍只合附見於淮陰淮南二傳最是要之删生尚可伍則下矣江則更下矣息則無賴耳原不合作特傳

問直不疑傳將河間兵擊吳楚先生謂是擊趙何也

答河間是趙之分國是時趙方同反安得踰趙而東征誤也

問如淳以馮敬即馮無擇子宋祁據功臣表曰非也而先生謂秦漢之間有二馮無擇疑亦有二馮敬願聞之以解如宋二說之紛

答秦本紀馮無擇是秦將冝馮敬是其子初仕魏王豹者也文帝時爲御史大夫者相去不遠故如淳有此言

功臣表別有漢將軍馮無擇呂氏之私人其子亦以氏誅宋祁之所本者此也而不知如淳所指是秦之馮無擇則祁誤矣惟是馮敬以御史大夫共廢淮南據百官表不詳其以後之事若如賈生語則是爲淮南所刺死所謂匕首已陷其胸者也淮南王長已廢誰爲之報仇刺殺敬者且刺殺三公非小事而絕不見於他傳尤可怪者馮奉世傳出自馮亭之子詳序其先世乃但及無擇不及敬豈有以敬之位三公死國事而不一及之者故愚又轉疑別是一馮出自別望殆非馮無擇子也然則宋祁固誤如淳之說亦尚自可疑也若景帝時又有雁門太守馮敬死於匈奴則又是一人矣

問史漢皆以爰晁合傳先生謂其失史法竊意是不過以其同爭七國事而合之耳非以其人同道也

答晁錯雖以急切更張蒙謗殺身然其料七國則非過也爰盎直是小人之尤以私怨欲殺錯而使漢戕三公以謝過於逆藩即令七國之師可罷而流極之勢將使諸王成唐末鎮將之悖害國是何等其罪一也況又料事不明卒不能罷吳師其罪二也奉使不能結納計惟慷慨責吳楚一死以謝錯乃抱頭鼠竄辱國不一而足其罪三也幸而景帝護前得以不問不然盎亦族矣觀盎之生平巧詆絳侯而折申屠嘉相總欲擠大臣而奪之位故淮南王長之事亦勸文帝誅三公直是小人

尤其引愼夫人席及爭梁王事不足以贖其大罪史法但當附見之晁錯傳中錯則功罪固自不相掩也

問史記以張馮爲一傳汲鄭爲一傳漢書合之東發先生嘗謂汲鄭不應合傳矣不知張馮何如

答汲長孺在漢時無倫輩鄭莊固不敢望況莊有引桑宏羊之罪乎張釋之是名臣而亦非汲之儕馮則并非張之比矣張可與田叔作合傳而馮附之汲當作專傳鄭則應附韓安國兒寬一輩傳中大抵史記習氣但就一節紐合張晚年不用於景帝馮亦老困故合之汲鄭亦以其失勢後之寂寞

問鄱陽上吳王書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劉仲馮曰青陽

吳地是否

答青陽即長沙始皇詔書所云荆王請獻青陽以西是也仲馮誤矣

問史記竇田爲一傳附灌夫韓安國自爲一傳漢書合之是否

答史記固非漢書尤爲不合竇田薰蕕相去遠甚竇本不以外戚得封自以七國時功而爭梁王爭栗太子其大節甚著在景帝時當與條侯作合傳晚節不善處進退之間自是無學術然安得謂之凶德而使與田蚡同列田蚡特豎子無一可稱晚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黜之在外戚傳史公生平習氣喜道人盛衰榮枯之際

以自寫其不平而不論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強合竇田爲一傳漢書則因韓大夫在東朝與議竇田之獄而并牽合之尤非也安國祇應與鄭莊輩合傳

問韓安國爲梁內史說長公主以免梁王於詭勝之禍見梁王傳亦見鄒陽傳而安國之傳則分爲二其說長公主乃爲中大夫時梁王僭用天子警蹕致帝怒事在詭勝入梁之前及安國免官復起爲內史詭勝殺袁盎致禍則安國不過勸王殺此二人而未嘗更用長公主之力也三傳相矛盾

答梁王用警蹕未嘗干景帝之怒及殺袁盎始得罪則上安國之勸殺詭勝復營救於長公主以免禍蓋是一

事其分爲二者誤也

問長沙定王傳應劭注王以舞得益地信否

答是妄言也武陵桂陽並未嘗屬長沙而零陵至武帝始置郡安得如劭所言

問衛青冢象盧山師古無注盧山是何地之山

答但以祁連山例之則是塞外之山胡梅磵曰揚雄所謂塡盧山之壑者也按匈奴中有奚苻盧山見趙充國傳

問杜周爲執金吾治桑衛獄亭林先生謂衛太子獄在周卒後四年桑大夫獄在周卒後十五年班生之謬一至此乎

答周為金吾正是武帝作沉命法時當是以此見長而至三公而史誤以桑衛之獄當之

問戾太子傳以賓客多異端歸咎於博望苑之立蓋以為巫蠱張本也巫蠱既是江充之誣則於戾太子何與乎異端之說似予成敗論人矣

答戾園始終不見有賓客生事者其後起兵亦祗一石德主謀石德謂之不學無術則可謂之異端則非也此為史臣之附會無疑通鑑載戾園處疑畏之中極其詳悉乃知戾園固無過而武皇亦尚未失父道天降厄運生一江充以禍之但通鑑此條絶不知其何所出致異中亦不及西京事除班書外唯褚先生補史記偶有異

同而荀紀則本班氏溫公不知采之何書大足改正班史而惜胡梅磵亦未嘗一致及也

問東方朔傳何其言之麗也

答史漢皆喜於文字見奇詭而不論史法漢書校史記畧減然如司馬相如東方朔傳仍所不免以史法論朔之斥吾邱麐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節三者已足何待滑稽之娓娓乎其實文字亦不尚此穢語

問班氏稱梅福繼嗣封事合乎大雅信耶

答子眞早犯王鳳晚逃王莽斯爲孤飛之鴻而謂封二王之後足以得繼嗣則其言失之於愚成帝之荒淫豈以二王無後故絕嗣乎班氏稱之抑又愚矣

以霍光爲霍叔苗裔，得非附會

答班氏如此謬語最多，以韓增之貴盛爲本於周烈，以杜延年之貴盛爲本於唐杜世祿，以霍光爲霍叔後，可謂無恥之言。褚少孫以爲霍太山之靈生光，可嗤一也

問王貢合傳，東發先生謂其不應次之四皓鄭嚴之後固已，但王貢亦似不類於龔鮑，而龔鮑尤不屑同羣於紀唐，班氏合傳，豈非大舛

答王貢二人本異，王之風節高，而貢乃石顯之私人，蓋韋元成匡衡一流也，但以彈冠一事合之，則王受玷矣，王宜自爲傳，移貢於韋匡傳中，龔鮑合郭蔣薛方等爲一傳，紀唐但應附見莽傳中則得矣。李杲堂先生嘗別

撰西京忠義傳四卷首以王章劉向繼以何武鮑宣王安辛氏三子翟義張元皆死莽者又繼以彭宣王崇梅福邴漢陳咸逢萌龔勝龔舍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向長蘇章蔡勳皆不仕莽者而諸劉之死者并劉宣另爲一卷其末卷則李業王嘉王皓譙元皆不仕莽而其後死於公孫述曹竟死於赤眉足以補班氏之遺

問翼奉勸遷都成周之說亦似不切時務

答奉乃術數之士蓋見洛都之有王氣而有此言而不知元成哀諸帝不足以當之也所以術數之士未必竟無所知然不足恃向令是時果聽其言庸足救西京之亡乎

問厚齋先生曰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宦戚之萌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宦寺之惡義門謂魏不可與匡並論然否

答魏匡自是截然二等魏有得有失匡則小人而已漢人原無能以經術爲宰相者魏亦安敢曰以易相乎厚齋譏魏由許氏恩餘之臣以自通以致末流不能止宏石之惡義門謂魏之由平恩蓋以發霍氏之奸未可深然其說亦是但宣帝以刑餘爲周召而魏無一言則厚齋之責備固難免矣義門雖欲爲之左袒安可得乎若匡又何譏焉

問王商史丹傅喜合傳先生議之願求其故

答王傳可合。史不可合。世但讀史丹本傳。盛稱其擁戴成帝之功。遂以爲賢者。不知附會王鳳以排王商。實皆史丹爲之魁也。史高排蕭望之。劉向於先。丹排王商於後。班史不能寫出此一層。故史丹但宜入外戚傳

問翟方進傳以翟氏之亡。爲壞鴻隙陂之報。其言近於附會然否。

答方進壞陂。自是不合。然以此爲其滅宗之所自。則忠臣志士。自此氣短。非君子之言也。方進生平極醜。不應有此佳兒。若以壞陂得此報。則所以報之者。反榮之矣。總之班氏賤守節。故於王章傳載其妻牛衣之語。而未又述其合浦采珠之事。甚陋。李東堂曰。王章之妻庸人

也班氏庸史而傳龔勝傳載老父天年之語亦害大道杲堂曰老父與草木同腐天年雖永何益至論翟義爲不量力尤悖

問美新投閣或以爲谷永或以爲劉揚而以揚子年祇七十有一不逮天鳳五年是否

答是皆愛莽大夫之甚而曲爲之脫者蓋揚子年四十餘而入京成帝方郊祀甘泉是永始四年也次年而王根秉政薦之是確鑿可據之文也由永始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揚子以四十餘入京又三十年正七十一何年數之不符也今必欲諱其莽大夫之恥以爲不逮事莽乃自成帝建始元年數之則移揚子入京之歲

在二十年前，自可從而爲之辭矣。夫建始初元，王鳳秉政，非王根。成帝並未祀甘泉。揚子枯坐京師二十年，以待王根之薦乎。故爲揚子辨者，不甚讀書，而徒費此苦心也。若谷永則死於王根之世，有明文，而又移而後之二千餘年之故鬼，爲諸公顛倒壽算，悲夫。

問　義縱以揚可爲亂民，此事甚可傳。

答　酷吏傳中二人頗當洗雪。郅都無一事不可傳，只爲凌逼臨江王致死，遂入酷吏。義縱無一事不當死，只有誅揚可，宜入名臣。論世者不可不知也。

問　史記貨殖傳，詳及周秦貨殖諸公，宜也。班氏斷代爲史，何以不去。

此先儒所已言者但頗不然班氏之文自傳首以陶朱子貢等六人因及秦漢之制富家計然之畧通爲一篇是叙次貨殖之緣起非傳也至程鄭卓王孫始是本書之傳今本誤割裂之以六人皆各爲一傳則直與史記複矣非班氏本書之叙次也錢塘施太學廷樞善考古亦以予言爲然

問西河漕中叔以游俠爲王莽所惡捕之卒不能得斯其人殆非凡兒也

答游俠至宣元以後日衰日陋及巨君時樓護原涉之徒無足稱矣中叔得罪於莽殆是何武鮑宣之客而又寘鴻遠去不爲甄豐等所羅織其本領甚高惜乎班氏

序之不詳要之足稱朱家劇孟後一男子

問據水經注丁姬墓不甚毀而史言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何也

答莽所最恨者傅后也元后所最恨者亦傅后也丁姬則無之故周棘者傅后之陵而丁姬得未減不過取其太后之璽綬而已史槩言之誤矣

問丁明爲大司馬與傅晏同時世無稱焉而先生進之何鮑諸貞臣之列願聞其說

答丁傅當時並稱其實擅權者傅氏而丁氏無聞焉細考之則丁明乃賢者史稱其爲大司馬能任職與丞相王嘉善見其死而憐之又惡董賢而卒之爲賢所排則

之賢可知莽將篡國時明在侯國而莽殺之當時雖
貢如傳喜尚不爲莽所忌而獨忌明則明之賢可知其
亦於丁傅二后惡傅不甚惡丁而於二后之族則惡丁
及甚於惡傅可以知明之正色立朝矣愚序李氏西京
忠義傳始表章之以補班氏之遺

問陳咸避莽事詳見於范史陳寶傳謂咸以莽未篡時
已去尚書之任莽篡以掌寇大夫召之不應通鑑采之
而莽傳則咸已在掌寇之任但不久而去其事不同

答范史所據者殆是陳寶家傳或推崇其先世而過美
其詞恐是莽傳爲得實如范史所言風節固極高即如
莽傳亦不失爲見幾補過之君子可以附之龔鮑之後

也

問 何武公孫祿欲排莽於平帝之初互自相舉武竟死國而祿晚應莽之徵則庸人耳武之舉祿誤矣

答 二人欲排莽而互自相舉便自貽人口實只此可以見其無才即令爲大司馬亦不能辨莽也蓋何武是德優而才短若祿更不足言矣李杲堂曰高春餘景俯首僞庭內負宿心外慙良友名言也

問 謝承後漢書豫章太守賈萌討王莽而死太平御覽引安成紀謂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而死而莽傳則萌以九江連帥爲莽拒漢而死誰是

答 恐是莽傳爲是倘如謝書則翟義之流矣莽之九江

卽漢之豫章而連師卽太守也
問尉它之地自大庾而西奄有七郡蓋盡得南荒矣水經注亦載其以次子婿安陽因并其國安陽卽交趾也而先生以爲尉它祗得東粵之地稍及於西粵而此外非其所有願求所據
答水經注之事甚誣不足信蓋是時尚有蒼梧王趙光乃它弟則自蒼梧以西卽非它有是它尚未盡今東粵一省之疆域也而功臣表有南粵桂林監則它之地固有犬牙錯入西粵界中者矣它之地不過西至桂林而桂林以東尚有在蒼梧國中者安得并交趾日南九眞而屬之乎蓋是時蒼梧以西號曰西甌別有國族它於

上漢文帝書中明言之。它特臣服之而已。非能并有其地也。且交趾是時國名西于。明見功臣表下鄜侯黃同以擊斬西于王功封。則交趾別自有王之明文矣。何嘗名曰安陽乎。漢平南粵。因以兵乘勢并取諸國。故牽連敘之。而遂以爲是皆它之地。誤矣

問漢宣帝初。嚴延年劾霍光。厚齋困學紀聞引沙隨謂延年女羅紨爲昌邑王妻。生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先生以爲失言。按沙隨多學大儒。厚齋尤精於論古。而此事明見昌邑王傳。似無可疑者。何所見而以爲非也。願聞其說。

答是時有二嚴延年。其劾霍光者時爲侍御史。後爲涿

守坐誅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長孫之字以別之二先生之多學非後人敢竊議而於此事則失之

問荀氏漢紀並無增加於班史之外者獨文帝紀中言韋孟嘗爲御史大夫並不見於班史韋賢傳敢問所出

答此荀紀之妄也百官表中文帝四年有御史大夫圍意者荀紀所誤據與文帝時以庶寮至三公者自馮敬始前此皆功臣也

問說苑諸御已陳楚莊王曰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此別是一子家羈也然莊王以前楚安得有并陳之事

答說苑中若此者不勝詰直不足詰陳何嘗有子家羈而莊王以前陳尚從齊於九合楚安得遽并之春秋時陳之賢臣最少女叔原仲亦無甚事跡泄冶鄧元一死一去而鄧元亦不見於左傳今忽以子家羈爲陳產中壘之移東接西漫無考証遂至於此

問陸賈新語今世所傳無完書漢志置之儒家則是可與荀況肩隨當必有說

答漢志儒家收得最雜如劉敬朱建皆在焉不但陸郎也但論衡引新書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爲道此數語頗有儒者風今本無之

問七錄數九主以爲勞君最上終以寄君其說不倫似非中壘之言然否

答以禹稷爲勞君自足稱上然無爲而治者將不更在上乎其言法君等俱無義以授君爲禹之授益子噲之授子之尤背是何相比之不倫也張南濟曰秦隋二帝並勞君豈亦謂之上耶

問子華子世皆以爲贋書而水心先生篤信是何說也

答水心講學雖不合於朱子然其卓然之見不可謂非魁儒至於極口稱子華子則好奇之過矣

問孔叢子世亦以爲贋書然否

答不敢謂其爲西京之書亦并不類東京之書然東發

先生有言其文筆雖弱而義理頗醇

問　廣東新語以韓瑗爲粵產是否何以與本傳不合

答　黃門之非粵產斷然無疑據宰相世系表其先在漢時居赭陽是楚產據本傳則唐時已爲三原人是秦產而黃門爲潁川公仲良之子即襲其爵潁川爲後周三水伯褒之子當宇文時五嶠阻隔安得粵人北仕者然則何以有此傳聞也曰黃門得罪之後謫其子孫於廣州意者後人留居嶺外遂以成訛也

問　安成侯竇充是漢文帝竇后父遷固皆失其名乃見於唐史而別乘以爲竇消不亦妄乎

答　遷固皆不志竇侯之名自是無考若唐史則一見於

宰相世系表再見於竇建德傳此本之竇氏世譜而不足爲據按決錄志竇長君之名爲建而不及其父使有可攷則決錄不應遺之矣唐人早已造竇侯之名而立之圖經又別爲之則甚矣其不學也

問韓氏宰相世系表四人瑗爲一族休滉父子爲一族宏爲一族祇應三表而今有四何也

答是歐公之誤也退之一支其家無作宰相者而今亦入之故有四篇宰相世系表之誤甚多如劉氏則失去幽求之世系而韓氏不應有愈之世系又官爵名字多出六朝譜系之造作蓋不可以縷陳也

問五代史鄭遨傳遨故與李振善後振仕梁貴顯欲祿

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按李振傳無南竄事

答據振傳在唐時嘗自金吾將軍出爲台州刺史非以罪竄特是左遷然亦未嘗之任而即以其時去投梁今云仕梁之後嘗南竄則謬也

問伊洛淵源錄以范正獻公淳夫爲程子弟子朱子亦疑之而仍存之先生始言其決非程門何所據

答以淳夫爲程門本於鮮于綽然淳夫集中絕無可證淳夫但於温公稱門生伊川則未之聞也其薦程子疏亦不言是師弟而陳默堂集有答淳夫後人書曰以某所聞於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程門無不同觀此言

則非師弟可知矣

問　淳夫之謚宋史不見未知定於何時

答　淳夫謚見於魏鶴山集當是乾淳中所賜元城先生謚亦在此時紫薇言淳夫爲人極肖婦翁呂申公而身後之謚與之同想當時議謚者亦采紫薇此說公案也

問　退之謂荀揚爲大醇若是班乎抑其中又有差也

答　荀子醇疵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列傳可謂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各殊而粉飾之以孔氏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正亦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六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

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爲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經史問答卷十終

跋

謝山先生文集一百二[illegible]卷前五十卷先生所手定自四十卷至、十九卷[illegible]史問目今年秋過武林吳丈城先生之同社也純請[illegible]剞劂氏[illegible]丈曰海內望謝山文久矣全集今茲未能[illegible]以問目[illegible]卷爲嚆矢可乎因商之杭丈世駿汪丈[illegible]遺書廣[illegible]丈曰璐皆願勸事純亦告之同里諸[illegible]隨力佽[illegible]蔣三樞獨任校刊功尤爲多遂以集[illegible]更請吳[illegible]之序吳丈謙不敢[illegible]而謝山先生以[illegible]祠命純藏[illegible]彌留亟請誰當序先生文者先生卒[illegible]故今亦[illegible]別求叙但以純所詮次世譜弁首云乾隆乙酉九[illegible]日門弟子董秉

純跋尾



